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七九册目次

經部・詩類

豐川詩說二十卷首一卷

〔清〕王心敬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川詩說二十卷》提要

詩說序

六經惟易詩二經屬吾夫子心裁手定而易則繫翼[illegible]
最悉詩則平日所言與教及門者明法反覆益易義[illegible]
周公三聖人開天明道之秘藏千萬世盡性至命之微
言吾夫子所奉爲進德寡過之心宗而詩則十九屬西
東周治亂興衰之蹟廟堂之上與在野賢達閭人前後
感事托興勸善過惡而作吾夫子所藉以教人身心倫
物之助陶淑性情之資故於二書論辨發明獨詳而切
也秦禁經藉而詩與周易獨得不廢故至今缺訛殊少
於書春秋不可謂非昊天之相道矣柰吾夫子刪定之

篇章未至多亡卽平日論詩之明法與論語二十篇昭
昭並存而孔門相守之本序訓詁則從無傳書故漢初
齊魯韓毛諸傳紛紛而起蓋宗傳一失學者往往各以
意見揣摩卜度其間而好事者又各以一己臆說托諸
先達爭勝而競長兼當時正誼明道之旨鬱而未明故
一時老儒經師皆不知爲聖道計眞僞是非而但欲自
名假眞占勝經傳之林故其爲弊遂至於此也然斯道
之大公自在天壤三代之直道不泯於人心兩造具陳
則是非自在故齊魯韓三家之說本與毛傳並行一時
終亦不久盡湮而毛傳遂獨行於世蓋近理者行世遠

耳魏晉六朝迄於隋唐更無異說宋興崇尚經學於是歐蘇程張孫鄭朱呂諸儒各有傳註而於毛傳則互有從違朱子則尤以大小序爲疑而其爲傳決以已見然今觀毛傳大序之文前後似渋湊泊信如朱子不淸人意之評小序則漢儒附益處當亦不無然其得情合經處亦正自多而朱傳概舉而廢之是則始也自唐至宋詩之一經齊魯韓三家之傳盡廢於毛傳之盛行繼也自宋至今毛氏之傳又廢於朱傳之盛行而詩經一傳遂另行一疏解而盡非漢人相傳本面矣然如自朱傳獨行以來同時則有東萊之面諍至元則馬端臨之辨

說最詳迨有明一代則前後名賢碩儒往往致疑其間而京山郝氏之駁議尤悉思嘗反覆推勘其間謂序近古而朱在後不合以後而反廢前說似矣然獨不思明經者論是非耳論是非者謂其於經旨合否何如耳苟使後說而合經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後且齊魯韓又豈盡不在毛傳之前而皆以毛傳近經盡廢安在後之更合者不可獨行歟又將謂毛序必承傳有自不可輒改抑獨不思齊魯韓三家之傳獨無序耶有序則亦必自托於承傳有自矣而一概盡廢則又何也總之詩之爲教發明諸先師孔子者詳數其益則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無義不備統括其旨則如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其餘炳如日星曲暢旁通則如誦詩三百教伯魚兩章與夫他所發明卽詩之正旨全旨可想而知正旨全旨可想而知卽吾夫子删存之大槪可想而知且旣云三千删爲三百今而二風之淫詩種種不特使初學血氣未定者披卷而生邪思抑且環席聽講則掩口而竊訕笑卽吾夫子平日雅言之教如何反參以邪穢之章而當日所删之詩又皆何詩歟況如風與雅頌體裁不同今果如朱傳改本序另傳之處其失也不且令雅頌與風同體而共調三經終出於紛淆錯亂耶故余今亦

不敢盡謂毛傳之必親傳自孔門又不敢謂毛傳大小序之果出一手全無好事者附會但是較之朱傳頗覺意味深長雅正與孔門言詩明法爲近於吾夫子删詩本旨合符爲多故詩經一解獨多從毛傳而每篇會以孔門言詩明法詮註其間蓋旣以恪遵聖訓仰體聖心於義爲當兼垂老待盡之年矻矻然於三百五篇殫日夜之力疏旨而解疑竊冀少於先師孔子删詩明訓本意取足自益於毫釐卽吾事盡耳彼一時毀譽固所不敢恤亦正無容恤也世有大道爲公之君子果能鑒予本心而明以教我是則余所百拜而祝也夫

豐川王心敬題

豐川詩說目錄

豐川詩說目錄終

豐川詩說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謹
黃岡門人靖道讀誠合
咸寧門人羅宗彥素臣　同校

統論

先儒謂詩教始虞廷明良之歌非也前乎此者傳記已傳堯時擊壤之歌更前乎擊壤者又傳黃帝時卿雲之歌意自有文字後即有根心達情之咏歌流播宇宙特以大義不關勸懲不足垂世立教吾夫子皆放軼不錄未見六經耳始見六經則推虞廷明良之歌也然據其

歌元首股肱明良喜起則萬事康元首叢脞股肱惰則萬事墮不但善惡法戒昭然懍然即味其君臣交警通如朋友一段意旨孔門教詩之旨已自可知且唐虞夏商四代之詩即云風氣尚樸亦當傳有篇章乃商頌猗那五篇前祇此一歌見於虞書之錄存就這裡尋繹吾夫子刪詩存教之義不又可想而悟耶而謂鄭衛風之桑篇淫奔不見刪黜其若存教之義何且又不知當日三百之外所刪二千七百皆何詩也必不其然故小序愚即不敢謂果出子夏之親承師授要之於今上下風之誣爲淫奔大小雅之改從近說者其傳來原序殊與吾夫子刪詩存教之旨爲近蓋昔孔子論詩曰詩可以興云云又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於詩教宗傳正不啻揭白日於中天今欲於千百世下窺吾夫子刪定之詩奉爲法戒之資既不能親炙聖師之前明其來歷又未能與游夏二毛晤對一堂審其傳授之果眞果僞徒據相傳之傳註爲証佐必其說合於吾夫子刪詩存教本旨乃不至全負吾夫子平日諄諄以詩垂訓正義耳總之五經傳自聖師而俱無當日傳註可憑後生從千載下解釋經義必以仰印諸聖師平日之遺訓而隱合即不能一一盡當亦庶幾於聖師刪定經教之旨不

至全然謬戾然後爲當故愚之說春秋不敢泥傳違經至於說詩則又不敢從今而背序蓋春秋一解凡皆曲體孟子論春秋本旨而說詩則又由體二論中吾夫子論詩明法獨覺惟毛註之相傳序說爲近爾頗不知海內高明以爲何如也

詩教何爲而特重於孔門也詩本先王因人情而作及其入耳而聞諸管絃入目而誦之簡策亦正可感聽者讀者之情而移人心而變風俗故詩之正者興人之善心詩之邪者懲人之佚志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蓋精神性情之感召非彼此可得而間也先王知詩之動人

心而成風俗者如此之切故取風雅頌之正者上以歌之郊廟次奏之朝廷又次用之邦國鄉黨甚者且時時用之務中而不以一日舍蓋有禮以節性防淫仍有詩以興起而節性防淫之情使之亹亹於趨正去邪之途而不能自已者是乃先王誘民爲善肫懇悱惻之念所迫也故詩與禮樂恒相比而成章亦復相比而成化郊廟諸詩則用在祭天地祖考朝廷諸詩則用在朝聘慶賞命將遣使與賢勞役其餘大饗燕賓燕親戚故舊諸詩則用在睦族尙齒養老射飮讀法凡皆禮體相關用各有宜感乎自神耳而先王仍慮夫大禮之行在旬季

之間外此者心志或失於蕩佚不檢而性情未得和平卽風俗不能臻於醇醲也故自天子以至諸侯大夫皆使設之矇瞽令日誦詩於其側而草茅學士習諸庠序定爲科條皆令循守乎春絃夏誦之規使時時諷咏美善之咏歌以潛消其淫鄙放佚之志於不覺而且或博識而多通故當其時內而京師之國學外而四海之鄉學上自天子諸侯之元子下至卿大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無一人一日而離詩也夫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蓋心悉其功效之所極故如此諄諄示訓爾周之東遷王綱盡墜諸侯不復貢士於王朝卽侯國一切

學校教士之法其槩廢可想而知吾夫子身任斯文在茲之任孜孜乎以行道得徒傳道得與爲心期故其造就門弟子之規一準乎先王三物與賢之旨其立教者文行忠信之爲規模其雅言者詩書執禮之爲訓迪蓋以非此無由成德達材而庶幾於大成也且詩教之倍諄於孔門者當時選擧之法不復行列國仍會盟征伐之是騖及門英彥之士既不復可仕於王朝又不得輒與世祿公族之子弟當權執政以行義而達道亦惟是權卿上大夫之家爲宰而治賦足民奉使而聘鄰款賓耳爲宰則政事之練達爲先奉使則語言專對之爲亟

而三百篇則政事之得失治亂悉具風俗人心之情僞變遷語言之剛柔直婉畢陳學之而斯與人情時勢相宜故平日論詩旣多明法而至此又特感而諄諄示及門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教其子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夫子平日語學詩之要曰思無邪語教詩之大致明效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至此又專以達政專對爲言者正以前二說探詩本語學㝡所以協成德至此則專就適時之亟而爲言示訓也今觀他日答子貢之問士仍於行已有恥外但取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爲重而他非所取則當時適時之宜而士學之所重從可知卽夫子平日以詩教爲諄諄之義亦正可意會而知矣

昔司馬太史謂詩三百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朱子從而辨之曰今欲爲之辭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奏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也其亦誤矣愚謂是說直辨於名實是非歌聲可否之間猶係義之末易辨者耳卽就風雅之體裁聲音論若謂三百之音皆絃歌之求合於韶武則是協自邶以下十三國風並桑間濮上之音於韶武大雅之聲也先已不辨風雅體裁與其聲音矣蓋風雅雖皆四字爲辭要是語其體裁聲音風則活動飄姚雅則詳允端慤頌尤湛靜莊嚴各自不同不然豳風七月之篇近於雅矣而終不入雅而入風黃華魚麗等篇近於風矣而終不入風而入雅蓋風雅之聲音原自不同也今特以音節之失傳後人無從確指其所以然之故其實是風雅之別必屬較然難混故自昔風雅各分部帙卽雅且分大小耳今乃謂十三國之風皆絃歌之合於韶武卽不特鄭衛可使

亂雅以淫奪正卽風雅之分先王及孔子皆多事矣可乎不可故先儒謂太史公之言往往多牴牾此亦其一耳

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義理者三百五篇唐孔穎達則駁之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至朱子則又從而駁之曰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義理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愚謂二說皆近理矣尚覺於論世之義未盡也夫曰古詩三千孔子取而刪爲三百不知三千篇者是周之太史所藏歟抑是魯之太史所藏歟若謂藏之周史中間如淫汚穢雜之篇何由敢貢於王朝將謂是魯史所掌魯中國之一侯耳正風正雅頒自王朝或當掌傳至如列國淫風汚俗流傳俗口之咏歌亦並存如此之多則取何義又當時竹簡漆書三百篇便簡策煩重收藏已難檢閱不易若果三千篇則策冊繁重之至矣不知吾夫子是假得周太史之藏策載歸刪定抑或就魯太史而假策刪定耶聖人之在今日中國四海無不尊若天地神明在當時僅一周流栖皇老布衣耳況據傳刪詩在自衛反魯六十有八之後隨又刪尚書修春秋贊周

易定禮樂皆哀公十二年以至十六年四年中事以既老之年五經皆經手裁賛易又至於三絶韋編若如太史公說無論吾夫子此數年中皇皇乎刪定賛修之殫心費力當不可堪即翻閱策書之勞擾如何其可堪也故謂孔子所見之詩不止三百可也謂果屬三千至反魯後刪為三百則誣甚又不如其說果得之何書何傳也至朱子謂三百篇未必皆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則亦只得一半耳葢變風變雅皆是當時衰亂之政治所關人情事變所極存之正可資以識時達變神明其智為達政專對之資藉故錄而載諸簡策為可典

可觀可羣可怨且可以事君事父之資耳豈徒為中有鑒戒姑存之云爾乎至若取其可施於禮義七字亦語言之病太史公既順口說出不顧其文理之安即朱子亦順文讀去弗察耳葢如用於禮義三字則當云取其有當於禮義為妥如用取其可施於五字則當云取其可施於懲創為妥也今日取其可施於禮義則語無倫序矣以此見古名儒臨文讀書失於不及點檢處亦多義讀古人書者正不可不知裁擇也

先儒謂詩三百篇二南正雅周頌皆用之郊廟朝廷及閭門鄉黨邦國以化於天下至變風變雅則亦自下貢諸王朝而領在樂官以時存肄是葢謂三百篇正變之詩皆貢諸王朝而王朝亦皆存肄耳不知二南正雅周頌是王朝與魯俱有之詩若變風變雅則孔子周流列國得諸卿大夫及學士野老之傳聞王朝當皆不備也葢如變風變雅若非刺幽厲即刺宣平諸王皆不無詆譏怨懟之詞而如其刺當時用事之大臣則於尹氏皇甫諸往往極口鄙薄且其詩多卿大夫述作太史如何肯以上聞且太史如何得以採撫如是而謂領在樂官存肄有是理耶至如風則鄭衛懿親淫泆之咏言者羞口聞之汚耳誰敢以此貢太史即王朝又如何不為懿

親諱而忍令播諸聲歌自彰宗教之不嚴風化之不淑耶又何況男女淫媟謔浪生人之大惡重恥王法之厲禁首嚴無論不敢自宣諸口即有其辭誰敢明以示人令太史得聞得奏而王朝得以時存肄哉且王朝於此存肄義又奚取歟且今觀鄭衛諸詩皆東遷後事夫周之東遷王迹之息不可言矣即使巡狩採詩果係周典斯時也天子既不巡狩即應無採詩觀風之舉列國即又不貢詩以備太史氏之陳而謂皆領在樂官以時存肄何捕風捉影之談竟施於聖經賢傳之間一至是乎至如齊風中刺齊襄兄弟狗彘之行陳風中刺陳靈君

臣會歎之爲又萬無上陳並存肄之事乎則由此類推唐秦曹檜諸詩既無文武成康時可以垂法勸善之篇即俱非王朝太史之所掌從可知也大約王朝與魯史之俱有者二南正風豳風七月大小二雅之正以及周頌耳蓋王朝之所時用魯亦得備於王朝之特須其餘變風變雅則孔子周流日得於數十年之採錄彙諸正風正雅之後統成三百以識世變驗風俗明得失而廣勸戒爲及門諸子多識畜德之助耳若必執爲三百篇皆領在王朝樂官以時存肄則信古而不達情理之至矣

漢興傳詩者齊魯毛韓四家齊魯統其地之所傳毛韓則專指其人顧齊魯韓三家之說則當東漢之時已多不傳毛詩獨相傳至趙宋而朱文公乃半變序說半從已見夫齊魯韓皆托於傳自聖門後裔而獨不及毛傳之久者物之精者獨貴理之長者乃傳吾道大公人心終直則以毛傳之獨長於三家也今齊魯韓之詩說不傳無從盡考其乖異之詳即如三家說關雎之詩以爲詩人刺周康后毛傳獨以爲言后妃之德而美文王聖德化始閨門之盛則揆諸論語孔子之論關雎毛序真若合符節而齊魯爲刺之說竊覺仰印於孔子兩論關雎之美盛而贊嘆不置且扞格牴捂矣何惑乎毛傳之久傳而三家之不久即廢哉而朱子顧獨以毛序之說多與詩辭不合詆爲鑿空夫辭若類是而旨不如是者正序所謂主文譎諫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也詩道托興微婉原與尚書質實徑直之體不同而可執論書之旨以論詩哉況孔子以無邪蔽全詩之旨其言直截分明而一旦變舊說托諷之風詩取其類於男女贈答者盡易爲淫奔其若吾夫子蔽三百以無邪一言之旨何即且夫子當日所刪皆何詩而留淫汚敗教之篇顧如是之多也愚且見吾道大公人心終直昔以毛詩之長

而齊魯韓三家盡廢他日凡朱傳變序盡易爲淫奔贈答之傳終不能與毛傳競長天壤耳蓋理惟其可長斯長也

五經經秦火之後簡編脫遺既多兼古文漆書竹簡其剝落迷糊本自不可勝道況自漢至隋諸儒之附會風影所在而是故即今日士林共尊之尚書中包二帝三王之典謨誓誥而竟不免訛遺種種而且經文之附會四代中幾及其半又如春秋文簡字少易少訛遺而其訛遺則尤爲特甚由是類推而三百篇之爲遺爲訛不知何如矣故讀詩有必不可解處應以還之原來之疑

案爲當必欲以意見尙説皆誤也

詩三百中間次第多不可以意定至國風之次第則二南爲首此不容疑而如王風次衛之下邶鄘繼二南爲次且邶鄘皆衛而分之爲三意者孔子當日删定時彚詩之篇但隨其所得每國彚次一篇初無先後之别而衛風獨分爲三則又或者夫子於居衛時取其篇什得之某地者卽係之某地如今人詩草作自某地卽係之某地之類乎不然王風之不先於衛而邶鄘衛之裁分爲三何也彼大全程子序國風篇次一説雖艷傳士林愚不敢同衆附會爲至當不易也

十五國風獨衛風爲多意者衛與魯鄰又吾夫子一生居衛之日多於他國故其採摭爲多乎

詩至孔子時必不止於三百而如三千删爲三百則必不然謂二南正雅三頌皆得之故府則不可謂其説之無據謂變風變雅皆得之故府而又皆爲王朝之存肄則乏論世知言之識矣葢二南正雅三頌自得諸故府十五國變風及變雅自夫子周流列國得諸學士大夫間者

詩教始自舜臯明良一歌而義則取於元首股肱之交警自是歷夏商千載無傳朝堂之歌咏逮至春秋孔子删定詩章乃有風雅頌之三百五篇而如風首二南無非義取風勸至若小雅則道朝廷政事之雅也而冠端鹿鳴所以燕羣臣嘉賓也首章卽及周行之示次章及於德音不恌又次皇華君勞使臣也首章中毋懷靡及之旨下四章迺於周爰諮諏謀度詢反覆覩望則勞使臣而實以教使臣矣嗚呼勞則情教則義詩眞發乎情止乎義者哉别遍推正雅悉不徒然然則善讀書頌詩者亦可知舜臯賡歌文武雅歌異事同揆卽吾夫子删定之微旨從此並可淵然會矣夫

京山於詩序斷爲首句屬原來本序下申衍之詞斷爲

毛公之説卽本序而斬然有先序後毛之分仔細看來其説亦不爲無見卽先儒亦有疑至此者然如序説傳來已久本末殊别而京山硬作分疏謂爲必然嗚呼二千年後本無明文是庸詎知其説之不盡出本序乎又庸知非毛本序旨而檃括以成文乎則如凡篇中首一句者當不能斷其必毛之潤色如下申衍之辭者當亦不容蠻斷其全非出自本來也京山每訊晦庵果於增移大學本文則如於詩序硬以前序後毛識别原序而毫無質疑之意不謂之蠻斷耶解本無明文之古書闕疑之意亦奚可少

朱子之談詩論序

朱子曰舊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考焉然則大序之分非相傳原篇亦並非原有大序之名乃朱子摘關雎舊序中係統論詩義者別而名之大序引冠篇端耳得此一摘而後學可以知三百梗概便於初學講貫多矣然終不如還其舊之不失毛傳本旨也

朱子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以此評序眞有識之言也蓋由今細觀序義不惟非孔子所作亦斷非子夏手述蓋使

孔子自作必簡言該要又必文於義貫渾然天成今觀易繫二篇言言精當簡括亦復圓滿現成便可推類而知也且即使作自子夏子夏在聖門推文學之科文章制作亦必原始要終有倫有序不應如此語義重疊筋脉不屬有似截鶴續鳧也大約爲此者是採摭古來相傳論詩之言更輔以闡衍之旨敘次成篇耳或毛公或衛宏又或古原有說毛衛前後損益皆不可知若必執爲出自何人則固矣朱子定爲作自衛宏則亦微欠通融耳然要之不滿人意補湊而成二語則大儒明眼篤論也至如序本統貫關雎篇首然無段落分畫而朱子又細界段落井然各冠篇首此則自便初學又爲洗出古語眉目其功同於費直輩之以孔子十翼分比各卦正不得概施以過於零碎分段之律也

又朱子謂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然如愚細味大序不惟文字淡於補湊非孔門子夏輩高賢手成亦且只道得體裁與正變之梗概殊與孔子論語中十三處論詩明法殊未之合而全似三傳之於春秋則知大序必不出於孔門卜子夏手而如近世詩傳之僞托於端木其不根又甚却是小序似有來頭蓋詩未有無題可以傳授及門者

又當日朝廷上製作時則亦必有原來用處題目即變風變雅流自世間傳自孔門亦必有題乃可按目索義按義類推以爲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資無題如何可以推義義不出如何資人感發歟但是觀小序之文首一句無弗穩括下文敷衍亦且往往不能蓄暢其本旨而語意滯泥格閡處且時有之則知第一句或是原來本序而下文多諸儒推原其義附會足成也然要之不能蓄暢其本說則信有之而謂全無義理則亦欠却虛心矣小序自覺較後世說詩之家於義爲近也

原朱子所分大序之得失

大序曰志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敬按此三語簡括分明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敬按此一段亦自能得詩人之情亦可爲讀詩者資吟咏之功然如上文方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是謂詩本於志矣而此段忽轉而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夫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豈謂不是又卽以嗟嘆咏歌不足之意爲申發言爲詩之景况情形亦無不可但律之以上文詩本言志之旨倐志倐情言無倫類則朱子界而畫之不令段落混而爲一固爲允宜而亦可知其本奏洎而成原非一人一時之言耳倘以爲卽屬出之一人亦觸奏泊舊說牽强彙敍一處無疑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敬按此言詩發情成音旣成之後正可以見人情之樂哀愁怨考政治之得失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而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名災細味大段之義總所以明詩之用廣大深切入人深而見功速原非他教之所及這義旨亦弘不可謂無補於詩教至輔氏謂凡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亦未嘗不合於序者之本心然要之相其文情各自爲段初非出於一手前經后緯血脈貫注之言也且加動天地感神鬼是則是有此理而發於驗人情考政治之下亦未免廓落不切不似孔子之論詩字字的當耳此又窮理者所宜知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敬按此段是又言先王以風雅之正經爲教而後有此效驗這意思亦好要之比於吾夫子之論詩義淡摸擬旨終廓落耳且於發明詩教入人深見功速後乃敍此一段雖亦若言有倫序然如上段言詩關人情之苦樂政治之得失則風雅之正變俱該於是矣此處互言自合統承前意以入先王經教之旨爲當乃復單承先王以正經立教而不及於變此旣其義旨之不協矣而開口仍曰先王以是云云又若統承上意云然者不且卽文義亦不協耶凡此皆朱子所謂奏泊而成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敬按故義乃承上之文此處忽及六義於上義無所承且統視下文於上文意旨全不關注而忽揷故曰二字

則亦分明是前人曾有之說扯來敘次於此而全無增損潤色之功故朱子謂其多不满人意耳至如加一二三四五六字様於風賦比興雅頌之上義致不倫尤足令人咤異蓋以風賦比興雅頌非同洪範九疇可施一曰二曰之例也至如一曰風下不繼以雅頌而繼之以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而後以雅頌繼焉孔氏雖曲爲解說亦總不免涉於遷就穿鑿爾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上述六義之目下則竟接原風之義文義亦未爲不合

但上文六義統正變以爲言而此段原風加之刺字又申之以主文譎諫言無罪而聞足戒之二語則似專原變風之義矣此等處尤最不满人意也然以敬細推此弊之由既緣輯敘者湊泊古來散說成文未加鍛鍊亦緣其未洞師旨胸無定見溷爲齊魯之說所奪故不覺亡其師傳而不覺也蓋經一也旨豈容有異柰自經秦詩書焚禁之後漢興崇尚經術而孔門相傳之經教十九失傳一時儒者各以其意說經故經師多門遂各據所聞授諸其徒不相統一詩則齊魯毛韓尤屬聚訟且又以當時文字書寫雖易竹木而綾帛然亦尚爲卷軸所習兼義多口授不盡錄傳故即勤學善記之士且不無違異其師說更一疎莽遂自忘其師旨之承而潛移黙奪於他說而不自顧爾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敬按是說亦自說變風變雅有來歷但如上文僅及風義不曾道及正雅而致此頓出變雅是亦義旨不貫不满人意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政刑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敬按此段承上變風雅作來亦來歷分明蓋正風正雅周頌作自王朝變風變雅大抵十八皆國史所作一二分出公卿大夫及留心世道之學士儒生若其出於匹夫匹婦則百中一二耳所以然者如變風之淫汚匹夫匹婦豈敢自作變雅之暴政虐刑匹夫匹婦亦只敢怒不敢言心悱不敢道耳又豈敢作此固誦詩論世之正義也且明乎國史之作出於十八即可明吾夫子删詩存變以著時變昭勸戒之旨而朱子極駁作國史之說爲不通此處亦尚欠虛心玩索爾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義禮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義禮

先王之澤也

敬按發乎情止乎義禮此二句淵然有味明得此義不惟可明國史變風雅之作原是戒惡懲慝之意亦且可明吾夫子思無邪一言之蔽三百之旨然序意只歸着變風而不掐全詩又至此復單承變風而不承變雅則亦仍是不滿人意處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敬按此段又疏風雅之意以風爲取於一國之事繫一

人之本以此疏風之義眞非後儒之能言而以雅之義爲取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是謂雅仍是風而風之形於天下四方卽是雅然則前但原風之義而不及雅後但原變風之發情止義而於變雅遂不復道意或在此乎曾不思既以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別雅於風而明其義之爲正則是雅與風義不容不判而爲二名又奚得仍混而爲一乎且雅有大小之分風亦可以大小分別耶必也正名是因臨文辨義之道也序蓋仍失之矣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此又專以頌體之名義作釋以之語於三百篇之三頌則亦未盡而無當蓋不特周頌中意不盡然至如頌中存魯又存商則此處自當有別寓之義耳不得以頌字疏義儱侗當之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敬按至此二句則殊不可解蓋將謂四始乃風雅頌至極之詩則上文不及四始是謂二字殊無語脉若以四始卽作風大小雅三頌解則四始又全無謂且十五國風大小雅與頌謂之四詩或可謂之四始名實又無一而可矣而序云云若非自漢以來傳寫錯訛卽屬最後

傳毛傳者文義疏鹵此不辨而知也朱子窮理格物靡所不周乃亦順其失而贊之至比於删後無詩之義抑又何也夫大序一篇寥寥不滿千言先儒推爲詩教淵源且疎漏偏枯者如此之多之甚據此以推卽小序與全詩訓詁部帙浩繁又不知當何如而齊魯韓三家之註人異見而說逓傳爲時久而文字繁當日又不知疎漏偏枯奚似也嗚呼聖經垂世二千餘年不啻日月經天而註序疎漏偏枯直如此卽聖道宗傳危微精一之旨精微奧妙不知如何穿鑿晦蝕矣然則當今而原經宗聖能於積霾後撥滃雲而見天日者是眞聖心之殷

待而不負後死者詩書誦讀之責也夫

詩教淵源

虞書舜典曰詩言志

敬按先儒多謂此是詩之所昉愚謂非也六經言詩其昉於此乎然曰詩言志則是詩屬言志之具而志爲詩本明矣志既爲詩本思正是志之全體大用而謂思無邪一言不可蔽全詩乎學者但據虞書詩言志一句尋味洞然卽詩之爲教可從而知解詩之道可從而知而由此類推凡讀三百篇及秦漢以來詩而不知推求本志爲法戒而但驚擷採風調凡遐歷代詩不知考索志

義而但取聲情雋永詞藻豔麗凡學作登高咏物贈荅輸篤之什而不知審端志意選言崇雅以無負於古人道志之正而但取闘富誇多皆於詩教詩旨無一當也俱可知矣

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敬按昔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迄於夏商周而錄詩則只此一歌則卽謂此一歌爲吾夫子唐虞夏三代之一部詩選可也然歌中賡揚則只是明良喜起以爲法叢脞惰墮以爲戒君之切志望臣者秉德率下之外無他語臣之懇款望君者靖共襄上之外無諛詞由是類推卽古聖人作詩之淵源可想吾夫子當時删詩之宗旨可想而所謂詩主言志卽言此作者責望之志而此外盡屬餘波亦從可想也夫

作詩至大舜皐陶删詩至孔子亦止矣而於二帝三王之代崇尚之詩獨在於此然則後世風雲月露之什無與勸懲且無當於道志之旨矧益之以導欲增悲不亦

得罪於虞廷賡歌之數哉或曰尚書所載不又有五子之歌見於有夏之代耶而以爲唐虞夏三代只此一詩可乎愚則又謂五子之歌出於古文昔人多疑其僞書且屬僞而歌獨屬眞乎卽以爲眞而五歌中所戒者逸豫之滅德所怨在背祖訓以底亡不猶是皐陶所賡叢脞惰墮之意耶嗚呼統三代只此二詩而法戒之意異事異文而同歸如此卽詩之爲教吾夫子他日删詩之旨不從可證而詩之主於言志不又可從証也耶

孔門詩教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詩以道性情而天道之感名人事之得失畢備書以道政事而帝王升降治理盛衰之故畢存禮則日用之間上而郊廟大而朝廷下至鄉國間吉凶軍賓嘉以及身心動靜之間靡所不該盡人生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三者原無所不具此大學天德王道之淵源也子所期於門弟子者大人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之學故其所雅言惟此三者而此外怪力亂神則皆所不語即利與命仁雖間一言之而要之亦罕耳據此以觀即聖教之規模脉絡可以意會而聖人諄諄詩教之旨亦可意會也然雅言不及易何也易道精微非中材所可遽及此則雖言不多待其人後言耳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不及春秋何也據史記世家夫子作春秋在七十有一之年踰二年而七十三歲即卒是則即或偶一言及其義而門弟子不復存記亦不可知又春秋之事皆屬權力變詐僭亂無章是正所謂力亂在平日不語之列者也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則是春秋之事夫子所羞稱於及門亦並不在雅言之列從可證爾且細味春秋一書但標事目而事跡之盡例即可知吾夫子不道春秋之由且又可知吾夫子於詩所刪所存之旨而且以知朱傳

之舍序而改使鄭衛多淫風固不如小序之托爲刺諷不作淫奔爲長也蓋使淫奔之詩如此之多而不刪即夫子之所刪皆何詩而亦與春秋盡削僭亂之跡與書禮始在雅言之例其脉絡無一而合矣然愚見如此顧不知海內高明以爲何如也

又按記者此言或在自衛反魯之後與反魯之前皆不可知要之是吾夫子從經歷有得之後深見得詩之爲功如此故屢以詩之益勸人學之以收益也或曰然則非雅頌得所之後安得詩之益人如是余則又應之曰是不然論語中凡言詩三百者前後纍纍而自衛反魯之年則六十八歲也自此至七十三歲皆刪定之年又相從陳蔡諸賢皆不及門矣若謂諸訓皆在反魯之後則三百篇當未定於反魯之前無論此四年中不至十三處諄諄此一事即商賜皆不在側伯魚已且早亡不惟可與言詩之許不學無言之訓全無根據即三百之云亦全無謂矣大約當時書籍既未及版行又當時書籍原自無多不過易與書詩國史與禮而易則未繫之前未易概授及門春秋則當時國史而皆僭亂之跡不足示訓惟有詩書執禮切人日用行持學者可據而習爾然書道政事學之考政治之得失亦尚習之有數禮

爲日用之常行而遐想當時通布之簡策當亦不多惟詩自四十歷聘之後以至七十採其可垂教戒者收錄已至三百中間凡上陳天道下備人事可以考政治之得失可以驗風俗之美惡且上自明王下逮忠臣孝子思婦勞人或諷或咏欲歌欲泣之辭其言微婉其風肆好道理文章政事語言旣無一不具亦且和情適性感人動神悠然易入故夫子生平於三百篇最爲得力而自授徒以來所以訓而廸之者遂前後諄複不一而足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嘗謂此聖門學詩之明法也而鄭氏則有曰學詩與誦詩與益學未嘗不誦誦未嘗非學但誦者記其辭學則習其事取義不同耳以用也藉資之意感動曰興由歌咏得也考鏡曰觀由美刺得也和衆曰羣嫉憤曰怨二者由温柔得也邇謂家庭遠謂國與天下事父事君由敦厚得也鳥獸草木識其名目由文辭得也詩備夫婦兄弟朋友而不及者惟君父爲大也六經皆至教獨詩之爲言也長言咏歎知者深入解頤愚者巽言亦悅故可感人而使興其美刺詳明故有以考見得失而可觀其性情温和故不乖忤而可羣其志意忠厚故無嫉妒而可怨其人多忠臣孝子故事父事君取之咸備其托物比喻多鳥獸草木之名亦足以廣見聞所以小子不可不學也愚謂是說明矣然却要知興觀羣怨雖異事而各有所資實一體而交相爲用不知各有所資則儱侗承當之弊不能免不知交相爲用則支離割裂之弊不能免故神而明之默成而信詩教與易教支離雖分彼此血脉原相貫通也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學詩者亦先須下格物致知之功

敬按上是統論詩書禮之益人此又是專言詩之大用

弘效示人以詩不可不學之意然曰可以興觀羣怨則是詩之益人身世可以事父事君則是詩之益人倫常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是詩之益人博物洽聞其意旨本分明顯著讀者當無不必知其義而共曉其說但如鳥獸草木之名此不難識而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詩中未嘗一一題明要須吾輩今日誦詩必一一辨得出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義在何處我學之而一一能獲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當用何法然後能收詩實效也且夫子是逐項並列其於脉絡貫通處俱於言外俟人自悟吾輩讀之又必須參透興觀羣怨事父事

君是與用而各爲功實一體而相爲用讀時須一一心領神會用時須處處殊塗同歸到這裡眞能神而明之默成而信然後不負先師孔子諄懇示教本意所多識畜德之益亦且不言畢收矣然據此以觀而後世之詩之得失與夫選詩之得失可以照而明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詩三百無非驗邦國之臧否陳朝廷之得失美前王之功德刺時君世卿之謬戾辭旨皆溫厚和平可爲立言應對之法故善誦者必誦言玩味渾身體行涖官臨民

協張弛緩急之宜奉使將命優應對合宜之才始爲窮經致用無負於經也若授之以政而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是詩本足以致用之經而誦經反不能致用也又誦詩本爲可以致用而誦盡全詩會於此二事無一得之效也其與瞽之誦詩何異哉故曰雖多亦奚以爲嗚呼學者知此可悟學詩之要矣

敬按此又單以達政專對明詩教之致用然言中是言誦三百之詩而達政專對之不能是不能收三百之益言外則見詩三百凡身世倫物無理不該達政專對固其中畢該之端緒又足與學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表裡發明耳嗚呼詩教益人直如淵海後世有閱詩萬首作詩且千數百篇而涖官臨民迂濶不適於時川立朝論事出辭不協於經常卽其詩可知而其所以學詩之學亦從可知也

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

敬按如曾子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者固卽此能言之正旨言卽所謂專對之類然一切筆劄對答舉在其中夫夫子訓子而又何以特取學詩之能言也蓋當時人士壯行之路別無他途惟有出而爲宰治賦足民出而奉使應對嫺雅爲可以出身達學耳是故能言之選正

用世之需而當時書籍無多惟詩三百篇中蘊含政事言語之弘義資人爲多孔門所學以詩教爲重者以此爾

敬又按於今觀孔子之言無一語不正當確切又無一語不溫厚和平且其自明曰吾於諫其從諷乎凡皆於詩旨所謂神而明之不言而信也卽謂其一切教徒授子之旨率本其得力以爲言可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上章教及門備舉詩之大效全益卽周南名南在其中

爲周南名南之益並具其中至此教子又單舉周南名
南而明其不爲之弊直至於此者盖化以起自閨門者
爲眞而學以化於妻子者爲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
有不能自修其身可儀妻子而能孝敬親長式穀子孫
宜其家人者家人不宜卽家之近不能齊而况能治國
平天下之遠乎是則閨門者風化之首自近及遠之本
而詩美文王之德之盛所由細推其刑寡妻至兄弟以
御家邦而儒生處士雖與王公大人貴賤不同亦必化
先妻子然後齊治平均之化步步可推之而廣施之而
宜耳否則起脚卽躓前塗無一步可通行矣而周南名

南則正身刑家化民成俗之貝模也故聖人教子不求
速化之術苟祿之爲而於繼體承家之本屬望甚殷又
爲此諄切之訓激烈之警也不然何莫學詩之訓伯魚
豈不聞之而又瑣瑣以周南召南之不爲重加警戒哉
又或前以可以言教伯魚恐伯魚錯認全詩止立言之
資而不知二南最切於修身齊家自內及外自近及遠
之方故於此又爲申前未盡之義耳蓋於其愛子之諄
切正可明詩教之益人弘深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二論中言詩者不一而足或論學詩之全益如小子學
詩章之旨或單舉一二事切用之益如誦詩三百章之
旨或指一二篇以明義如周南召南之旨或單舉一章
以發端如關雎師摯之旨而至此則直指詩教之全體
爲言蓋前章論詩各就其綱條之取義爲言恐學者或
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泥流忘源無當於三百垂教本旨
也故特直指全體垂訓耳然據此而聖人之詩教是居
何等卽聖人啟誘來學其殷懇肫摯是居何等也朱子
註此章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諸語
先儒推爲直截分明善發孔子立言之旨乃泥鄭聲淫

之言又謂國風多淫詩凡係似男女語者盡易本序而
謂爲淫奔則不惟驅正歸邪顯讓本序爲多亦覺與此
言自相牴牾耳且合二千年相傳與聖言暗合之序而
憑百世下揣度近似之語言是亦非好古信理多聞闕
疑正義也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吾於三百篇亦
竊取從先之義從小序而已蓋小序卽不敢謂一一符
吾夫子詩教本旨要之尚與思無邪之旨不遠也

又按吾夫子生平諄諄以詩教誨人而至此直以思無
邪一言蔽三百之義則知鄭風之多淫邪非詩之本淫
後之集傳不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夫集傳本以明

經豈欲其害辭害志流弊至此哉則正以棄相傳之本序而但據其托諷之文辭便謂爲作者之本志遂不覺廢古從心自入於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途耳且如序言則鄭本無淫詩況証以七子歌詩如野有蔓草子產且歌之以美晉卿豈有淫詩爲男女之自作而肯相傳於公朝之上又豈有子產之賢而以淫詩美晉之上卿者乃集註顧廢序而謂爲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賦其所在以起興之辭是殆泥詩有草露之辭又其辭似男女贈答之言而遂逆其志亦出男女淫邪之志也不知當日下筆時亦曾於吾夫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

百之旨曾迴憶對勘否耶朱子大儒最推於五經有功乃詩解則廢序而自從意見賢者一時未加點檢之過自不能掩然則後世更有朱子必加更正從可知矣

敬又按胡文定傳春秋泥傳而湮經朱文公作詩傳廢序而任意然文定泥傳尚是於無義例中強生義例文公廢序則是於本無邪詩中反牽入邪思文定之過過在穿鑿附會然而功尚在於扶世立教文公之過過且在於以辭害志而平日明經遵聖之功不免見累於詩傳一書過同而功則不同嗚呼惜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敬按京山謂二南之詩據本序則是周家王業既成後周公作禮樂追詠周道始興文王后妃修身齊家治國之事以爲後世法程而加其序關雎則不言文王太姒而泛言后妃之德者蓋所詠求淑女以相君子贊襄以爲衣服和羨以備祭祀衽席寤寐有求賢之思左右嬪御無嫉妬之意以明凡爲后妃者皆當如此故曰后妃之德夫子刪詩以冠三百所以明教化之典閨門爲始哀樂之情男女爲摯如關雎之哀樂是乃爲求賢以相君子誠敬以奉祭祀其樂非謔浪宴笑之喜其哀非低徊怨懟之悲其辭雅馴其聲平淡中正和平得性情之

正而爲聖德之形容是乃所謂修齊之本壼教之宗也而朱子則謂此篇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太姒果爾則是宮人好德與后妃何與又三百篇中好德之詩不少樂不淫哀不傷又何獨一關雎且關雎化行文王三分有二矣不應太姒初嫁來便有關雎也敬謂必如此推原乃不負論世知言之正旨而足發明吾夫子屢嘉嘆關雎之本意而又以証毛傳所引古序之遠有來歷不同齊魯耳今三家全傳不復可見若如漢人所傳關雎一章爲康王政衰內傾於色故詩人作此以刺康后夫政衰傾色借古而刺何哀樂得正之有而爲吾夫子

嘆美不置哉以此益可證毛傳相傳之序獨合於吾夫
子贊嘆關雎之旨於齊魯韓三家爲正而毛傳原序之
不可輕廢爾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敬按此章爲師摯已去三桓僭樂樂官廢職故追思及
此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則關雎一詩信如序說爲
王化之始甚美文王后妃聖德之形容而不至如齊魯
三家所爲刺康后而作亦明矣若如齊魯韓三家之說
則關雎刺康后矣何洋洋美盛之云以此益徵毛序之
獨爲能得夫子删詩首此本旨即他序從可類推也嗚

呼說詩不本古序如適異鄉不用指南亦何所不至哉
而朱子苦苦駁序之鑿空而不免又鑿誣鄭衛多淫風
此亦及門少高識參證之過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敬按朱子謂魯哀公十二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
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
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樂丹陽洪氏則
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戾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
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二說微有
不同或者多致辨其間各主一說愚謂二說皆只明反
魯正詩之故其不同處只在周禮在魯殘闕失次與王
迹息而詩復得之他國以歸耳然這裡却非其所重蓋
此等無論無從質其孰是亦正不容爭也論語本意是
言樂正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蓋樂以和詩之聲詩爲樂
歌之章二南歌於房中鄉國此不能亂當時禮壞樂崩
僭踰無章如晉宴衛史至用彤弓四牡天子燕諸侯勞
使臣之詩則是雅不得其所三家大夫亦且八佾歌雍
而詩歌至用天子祀祖之詩於堂則是頌不得其所由
此類推當時之樂失正而詩失所者當不可勝言夫子
自衛反而定樂按其舊制各有所宜而天子諸侯所用

之詩遂各得其宜今其譜雖不可見然如舞佾則天子
八諸侯六大夫四之類截然不紊其樂容如是即樂聲
可推而知而所歌之詩之得所可推而知是故雅則用
於天子之朝頌則歌於天子之廟與樂而偕正是乃所
謂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朱子槪言樂詩只是樂
正詩正意而於雅頌得所意亦似未透洪氏言著定三
百五篇則又合風雅之正變三頌之周魯商俱在其內
是尤泛而不確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是聖門學詩而真能知戒能得乎興觀之旨者也故

夫子重之而妻以兄子據此而詩教之切人身心言行即從可推宜孔門之詩教爲重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敬按子貢論學知詩是即處境而直通於詩子夏論詩

悟禮是從悟詩而轉通於禮一是從外打入一是從內打出道皆是識不滯礙能於詩中觸類旁通而不爲章句訓詁縛者故夫子皆許其可以言詩然則由夫子之重南容以觀可知夫子之期望及門學詩者期在其身體力行實得於詩中由夫子之許賜商可與言詩以觀可知夫子之期望及門學詩者並期其能引伸觸類旁通於詩外蓋以詩之理非體行即博誦無益非明悟則亦膠塗成滯也嗚呼聖門之有取於學詩論詩者蓋如此吾輩亦可以悟矣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按張横渠先生曰知詩者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說詩之法也愚謂孟子此言特就丘蒙之以文害辭中以以意逆志之旨使說詩者知所法耳若如推以意逆志之旨以盡全詩之蘊則必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咸知所資庶盡學詩之益又推此旨以體詩教之宗則必思盡無

邪使吾性情之一歸於正夫然後盡以意逆志之旨而克副先王詩教之設吾夫子諄諄訓詩之旨耳然如更由此引而伸之推類而廣之如大學之處處引詩中庸中之往往引詩作起結孟子七篇其引詩亦復不一而足則如聖門之學問語言得力於詩教爲多而中間斷章取義不據本旨者亦且十五則又以知善說詩者以得之言中而會於言外乃盡以意逆志之道也

附他書所載孔門詩說

孔子曰入其國其人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失也愚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也

敬按此言不見論孟而出於戴記葢與公孫尼子緇衣諸篇同爲孔門子弟所彙記其的出孔子與否今亦不敢臆定要之義有根據言亦融通足與論語孔子詩教詩明法相爲表裡讀者讀其言溫柔敦厚即當推求溫柔敦厚之旨令得心下明了讀其言其失也愚即當推求其失之愚是何等情狀令得明了於心讀其言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則當推求如何得溫柔敦厚而不愚又當推求如何於溫柔敦厚不愚知其爲人能深於詩到這裡反覆推勘使之了然於心並了然於口始謂能通於詩旨然徒明於心亦無得也又必能黙成於政事言語之間類通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際而無負於聖人教詩之旨是乃所謂善讀詩爾

敬又按經教愚之爲言是就不能致用處說然如誦詩學詩推類而論則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固不待言即不至如此之固而無子貢子夏之引伸旁通是即愚之類也且即言詩能具妙悟之識而身心無與觀羣怨之實益倫常無眞忠眞孝之實驗授政而不達出言而無章縱是胸無滯義口無滯辭徒知不能力行終同面墻而立猶之乎愚耳葢愚之爲人聞言不知所謂即知亦滯礙不通得物不知所用即用亦不能恰當於緩急輕重之宜故就這一字實推諸詩必於詩人之志一一能見徹知著於既學之後能黙成於身盡推於用然後不至犯此病痛耳嗚呼吾輩欲窮詩致用可無知要耶

周禮採詩諸儒論詩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敬按此言出於周禮太史之官自漢魏以來無有駁其說者其實是最不通於義禮之言葢此六者謂之詩之六義可耳謂爲六詩將作何解此葢襲詩序之言而忘其起端詩有六義之文妄造此六詩之言耳其實是詩有六義則通而謂賦比興風雅頌爲六詩則全無義理也故先儒謂周禮爲漢儒類萃諸書摸擬附會而成就大序以正周禮之僞則兩得據周禮以証大序之文則兩失耳然如去一二三四五六之文而但曰風賦比興雅頌云云則亦視大序爲得耳蓋於風之下不以次序雅頌而直俟賦比興畢而後及則唐孔氏雖爲之說以曲釋其義愚終疑而不信謂是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仍蹈序失而不加察耳嗚呼秦亡漢興一切經傳賴漢儒搜補甚多然其貽誤後人亦復不少葢其時

經學初興一輩經生往往擇而不精以訛襲訛十五類

此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此亦摸擬格套之說殊無義理且如周禮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知仁聖義中和而太師所教六詩之本則又曰中和庸祗孝友豈大司樂所教之六德非大司徒所教之六德乎又豈司徒司樂之所教半同而半異乎名實交亂將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歟故吾於周禮不敢信其書之不附會於漢人也至六律爲音一語亦是瞞預稱贊不切情實之大言蓋如明良之歌只得韻

脚聲叶念出聲口調和便是律和聲若執以爲一詩必字字音叶六律則不通矣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敬按此言漢儒倡之諸儒襲而用之無異說者二千年矣然以愚仔細推索則竊覺不惟於古制不合亦且與情事未符何者六籍之可信莫如尚書則於今考四代典制眞僞有無之故者証之尚書始足徵信此不待言天子巡狩此應四代之所同也然如五年巡狩則載之尚書是爲有虞之制明矣尚書於舜典肆覲東后之下則但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而曾不及於太史採詩觀風豈採詩觀風獨細於同律度量衡而孔子錄書獨遺耶且當是時虞廷已有明良之歌則亦非詩之未興也而於採詩觀風無及焉則是五年巡狩而太史採詩不屬有虞可知矣夏商更無明文可徵卽周興尚文而如果有此則常在周矣乃今無論周制天子巡狩以十二年爲期與五年巡狩不合卽遍求之三百篇中孰是爲巡狩之所採者蓋如二南正雅周頌是乃王朝所作用之廟朝鄕國統頌之四海者其餘變風變雅則十九幽厲以降王朝列國之學士大夫刺時傷世之歌咏而孔子之得於周流採摭者然則戴記此言非

漢儒附會周禮之說卽周禮附會漢儒之說當可不辨而明而先儒疑周禮爲漢人附會之書亦良非虛矣

敬又按二南二雅之正與周頌諸篇皆王朝之自作此不待太史之採陳也其餘變風變雅則幽厲以下之學士大夫非刺幽厲之無道卽刺宣王之失正並當時列侯卿大夫之踰禮犯分與其風俗之淫薄不檢其詩如何得至於太史之耳且是時巡狩不復行不惟太史不復採詩卽得採如何敢以此陳之王前此旣屬附會之可疑矣又其情事按之四代無一而合則又可悟周禮爲漢人之附會也

莊周曰詩以道性情

敬按莊周此說與論易同病皆是道得一半之論蓋詩道性情而三百立教則旨取於正人性情也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道性情特言乎詩本於思也必也正人性情則思無邪三字可蔽三百於一言乎且莊周所語之詩原與書易春秋並言正是指孔子所定之詩而言孔子所定之詩而可僅以道性情盡之歟故余曰莊周論易論詩亦只道得一半也

昔隋李伯藥見文中子論詩文中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

有端序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

愚謂文中子是言於漢魏六朝後獨爲積陰之初晴向見天日謂文中子不賢於漢魏以來諸儒吾不信也

程元問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正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文中子曰夷王已降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

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終不失於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文中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風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愚謂季子至魯觀樂一歎左氏摸寫失真之言耳如左氏所載果一一出季子則季子亦後世摸象之見矣必不然也必不然也且安知此段故事之不同於無是公

烏有先生傳也而文中子乃不能辨何耶且其謂小雅烏乎衰謂正小雅諸篇可也其變也安在不衰正月小旻諸什非周之衰何以至此歟亦溷而未別矣獨謂豳風勤而不怨則近之

朱子嘗謂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

愚謂此談詩之一道爲知詩者談詩則得若執此盡施之初學亦未當也爲初學談詩詳明訓詁後要須推其本旨使之明於反身可用之實更能畧推統類令知旁通如此久之庶知領畧向上微意不至以辭害志而知

所取益耳

又曰古詩卽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敬謂讀詩不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而便使人有得此眞能收效於興之一端者然孔子所謂興則是見一切善卽思齊見一切不善卽內自省可觀卽用之自觀可羣可怨卽用之自羣自怨遇倫常大故卽本

其旨以事父事君而凡起心動念無一不與詩旨默成而信耳詎獨吟咏有得便盡興義也然要得收興全益豈是草草可能要須細心玩味經旨於可法可戒處盡明了於心便卽體他温柔忠厚之旨實用之身心倫物閒覺得不合便改之令合覺得不盡當卽改令盡當詩卽是吾明師吾卽欽奉其明訓時時恪遵而不敢違越然後可望於不負詩傳實收學效耳這裏却非徒哦吟咀味之能到故夫子前說誦旣而又以學詩爲詩層層剥入以訓及門也葢誦只吟哦咀味之謂學則實習其事爲雖與學無異旨要之身體力行倍爲緊切也譬如

醫道中辨藥性立方法明炮製酌服食原是一體相成事一節不可或缺且如香附一味而分四製之法治男女不同之症良醫卽於四製中分別酌劑之宜謂是氣味之迴別則仍一香附謂是收效之弘博則又須四製非明醫達其性酌其方辨治法精用規卽效不可收徒勞無益耳然推其本原則在明醫從經歷深入試驗分明之後乃得一一中窾而中會故學者欲收詩益非明其旨而通其義學其事而爲之身縱善自咀味吟咏只成畫餅在壁無當充飢不副聖人諄諄垂訓本意也秦漢以來自宋以前只以詩爲聖人之所刪諸儒解說註

疏只了得明經遵聖之案至隋文中子數言乃始稍探詩本然亦未盡吾夫子刪詩垂教本心至程朱則浸浸求實用而近孔門訓詩之旨矣然如神而明之默成而信則諸先生全集俱在可撿而覆亦不敢隨聲附和爲能到此地位也宋儒中伊川晦翁永叔東萊四公於詩非有註卽有說然詩者志之發也道者志之則也歐公於道無關徒以考究典故諷味文義爲說呂則氣質雖爲和平學亦未能洞本故雖平心遵序其於孔子三百宗傳亦未盡契葢二公說詩雖未得一一盡睹要如大全所輯亦自可想而見朱子殫心輯傳用力雖多然如

括論語孔子言詩本旨按之集傳與全書論詩諸說亦不敢許為妙契盡神也亦似只從諷咏文義咀味有得着脚耳又不獨其輙變古序改從浮奔見譏士林也獨明道先生天稟既粹充養有道春風和氣徵色發聲天然與詩意妙合故不獨其談詩慨領言外微旨其一生襟懷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這便是他融詩溫厚和平之旨於一身又如王荆公盛氣待言者先生諷之曰朝廷事非一家事願公平氣處之荆公亦為之愧屈這便是他能體詩教溫厚和平之旨於言語間故三代以後全體渾合詩教者明道一人耳至若象山陽明皆

不免高明而少柔克之力又不能似朱子沉涵經旨從容乎禮法之場故其立身立言皆不免勝氣凌厲盡變和風甘雨之令範為秋風蕭瑟寒霜凛冽矣嗚呼昔吾夫子生平教詩詩懇篤摯不啻耳提面命而盡孔門獨得一顏氏舉後世獨得一明道誦詩不難而心解難即心解亦不難而身體難蓋如此也吾輩後學亦可以知反身從事詩教之方矣

豐川詩說統論終

豐川詩說

余始為詩說時直以疑端不一不覺引蔓滋長而自覺其繁且不便誨子弟也乃復刪繁就簡為此說焉

原詩

虞書曰詩言志

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敬按宇宙自有文字以來即應有言志之詩詩當不始於虞廷明良之歌即語詩旨亦當不始於言志一言而吾夫子刪書則獨存明良賡歌又獨始此一言而前此不及焉亦可知言詩不根於道志非詩之道也道志不關於諷勸非詩之正也然則後之讀詩者須明此旨後之為詩者亦須明此旨

原詩之教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先王以詩爲教本旨也蓋以正辭導人正志以和聲和神人不和之情詩旣非徒泛言人志之辭樂亦非徒設以娛情之聲故詩與樂俱爲教冑之資而並收其益耳然要之皆管歸於典樂之司則又以知樂而不足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非樂之正而卽謂之鄭聲可也詩而無與於勸人之善戒人之惡和神人之情又庶可以言詩矣又曰卽詩言志數語可悟論語興於詩之脈絡所自來卽八音克諧數語可悟論語成於樂之所自來而仲尼祖述堯舜之脈絡於此並可意會

論語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吾夫子總括詩教以爲言者如此據此不惟可悟孔門教詩大旨卽詩之爲道可知學者學詩之道可知且以知朱傳衛鄭風中凡類男女之詞者盡改爲淫奔正不如毛公本序之尚足存詩教也蓋使凡涉男女者卽屬淫奔將孔子當日之删者皆屬何詩不惟於三千删爲三百之說乖戾且孔子論詩旣禁人邪思而編中仍錄邪詩是開門置金而欲盜之不入曰吾曾於門貼不許閒人亂入之戒矣聖人固如是之不達人情邪必不然矣

又曰此孔子論三百之詩也而準此以律古今之詩其是非邪正亦正可入目而立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子曰興於詩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記孔子教詩與屢論學詩之益如此讀詩者必於此等處一一實究其義一一實收其益乃不負聖人教詩本意雅言本旨

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

又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此吾夫子以詩教子之言如此前是言不學詩之弊蓋言凡議論文章皆是乃學者立身涉世要事故特以諄訓其子次是言二南之宜爲蓋修身齊家化民成俗又學者日用所不可離事而二南則言文王化行南國其諸侯大夫亦皆能正身刑家以御家邦之風故又特提出二南之宜爲而不爲卽其弊如正墻面而立也然如前於詩之益言則曰學而后於二南則曰爲者學尚兼誦讀論世屬外神明默識事二南乃身家修齊要義須實體諸身心日用之間始爲貴耳然則今日讀詩必明於

詩之善於言處何在學之而有以言屬何功二南之淑人又何在爲之而不至而墻者用何功力乃爲不負先師明訓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孔子言不善學詩之弊如此蓋三百篇皆言志之詩而其爲言也非關於風俗之美惡卽關於政治之得失故其中有政事之道在有言語之法在誦之者必身入其中實領其益遇政事則通其意於吾之所曾學遇專對則通其用於吾之所曾講如曾服一藥使能治一病

乃爲不徒誦耳若未讀時是如此旣讀後遇授政專對仍是不達不能直是無得於經猶之普誦詩耳雖多亦奚益哉然則吾輩不讀詩則已如曾講讀過三百篇必期實獲其益乃見不徒講讀也然如六經皆天德王道畢備之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學者切要之務而獨以授政專對責誦詩之士又獨責誦詩者以授政不達不能專對何也緣孔門之教原屬用世經世之學又當時士子出而用世非從政宰邑卽出使聘問故授政專對特其所重今觀四科中言語政事卽次德行爲科卽其所重可知而當時之傳書實自易詩書禮而外亦更無多且易旨奧深匪可槩責故止以自學爲寡過之宗尚書則皆帝王之大經大法禮則本朝之典制故雖皆所雅言而如政事之巨細正變言語之婉轉委曲則莫如三百篇爲備故統斯世上下貴賤之政事言語咸資益不窮也是以孔門最重詩教而垂訓多明法耳窮經者必明得此旨則可以知孔門重詩之旨與反覆垂世之旨不然卽論世無識詩教不明而孔門諄複詩教之旨亦不明也

敬又按歷覩吾夫子以詩教子及教及門之旨則知論詩以到得神而明之之地始爲能通其旨又必到得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之地始爲實享其益然如漢魏隋唐之說詩止於訓詁至宋儒始談義理但如義理之精推程朱矣而其議論到得神而明之者亦僅僅耳默成而信之旨則殊未之及何也嗚呼論詩不到默成而信之地縱能不滯於言詮要之議識邊事其去雖多亦奚以爲者何能以寸莚與增益議識不足盡聖人教詩本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孔子專闡關雎之詩爲得性情之正如此然亦惟如

毛皇言后妃之德故樂不淫哀不傷爲得性情之正奏之而洋洋乎盈耳爾若如齊魯之訓關雎爲刺康后則刺矣刺何以見其哀樂之正而有洋洋盈耳之盛哉又如朱傳爲宮人思后妃而作令且無論宮人豈能解於作詩又無論后妃未至則尚爲有莘之女無以遂見其后德之盛且若其詩果出宮人之好德則是宮人好德耳亦奚以見后妃之德而徵文王刑于之化耶無以見后妃之德又無以徵文王刑于之化卽安在奏之而情文之盛足動人聽聞耶故讀此二章益徵毛傳之於說詩不惟近於齊魯韓三家又見朱傳之終遜毛傳爲近

理而合經也嗚呼卽毛傳之近於齊魯韓三家而二千年來毛傳獨行卽朱傳之近理合經終遜毛傳不又可知他日毛傳之終行天壤寃不能以朱傳廢哉

學詩明法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此孔孟言詩之明徵如此而如子貢論學知詩子夏論詩知禮一則由學悟詩一則由詩悟禮而夫子皆許其可與言詩可見學詩一事不取於執一不化而取於觸類旁通又如孟子於咸丘蒙之泥辭則曰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可見說詩貴以意逆志又如其於高子之言詩而直譏其爲固可見爲詩宜通於輕重大小之權衡而不容執一例以爲言然則據孔孟言詩之明法益可見學詩者必通此意觸類旁通而後不至流於害志涉於固執耳

敬按以上帝典孔孟論詩之明法如此學詩者必如是而後得詩意不負詩教不然縱不蹈高叟咸丘蒙之固未有不蹈雖多亦奚以爲之戒者

風雅頌

國風者有周列國之風詩也義何取於風也風之爲體

飄姚和動初無定質而十五國之風則下之感而成俗者靡不由上之所感雖其間正變不同要之舉非一轍如風之動物然故列國之詩通謂之風傳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其說頗自爲明也二雅者關乎王朝之詩也而義取於雅者雅正也詳允端慤之謂也蓋其詩盡關王朝之上與下所以感動於王朝之情以道志永言而其言視國風爲詳允端慤故正變總以雅名也序所謂是言王政之所由廢興自爲近之而如一雅而分大小則如序言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之分今按詩而考其說自當而若朱傳大小雅之分如南北腔之不

同此則不論政之大小而論腔調矣曾腔調可分大小耶則竊覺不及序說之爲妥耳且謂雅與風腔調不同則可謂同一雅而以腔調分大小竊恐推索不去耳三頌者首周次魯又次前代商人之頌先王也義何取於頌也頌之爲體湛靜莊嚴之謂也然如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則是矣而以爲頌旨止此則以今細考其篇章凡子孫美祖宗之功烈臣子頌君父之德敘舉人臣人子事生事死與夫巡狩朝會戒農報賽訪落受戒牧馬飲泮正無不在豈必盡以其成功告神明者故序首美盛德一語自當而結以告於神明一語亦覺未盡耳然

則魯不録風而録頌其頌又以次周何也曰是則不敢臆斷也姑以臆擬或者魯宗國父母之邦也自伯禽之誓録於尚書是後更無如元公伯禽二公之聖賢者卽有風焉其旨可從知矣魯可訓耶魯之不風其或者猶宋之不風乎然不諱不可而無録亦奚以彰宗國之懿文則又不可故姑録魯人美僖四章明臣子隱惡揚善之意焉蓋魯僖雖亦不敢比於元公禽父而四詩則篇中德音令儀其足訓後而垂訓亦多矣其篇繼周而編者魯周侯也自應尊周王朝在前也然則三百篇盡周詩魯雖侯亦周侯也商頌則商人之詩矣而以之終頌

何也是亦不敢臆斷也姑以臆擬或者存有商聖主之篇章以當一代文獻之徵乎又或者吾夫子商人也有先代聲靈之感而姑寓故國丘墟之慟而然乎然如宋亦大國也且吾夫子車轍嘗及亦必得其遺詩矣獨無宋風而録商頌何也又意者傷之而且以諱之乎蓋以商旣夷而爲宋矣而其後累世亦寡崇德尚教之令君卽有風焉不足爲重適增故國之辱耳奚取焉故無宋風而增商頌以終篇焉然如其置商之頌於篇末不惟不得先周而且不得先魯則先昭代崇時君而後次勝代之遺章或者體製當然而要之吾夫子編次之際其

感愴亦極矣然則風雅頌其體果截然爲三歟曰風雅頌雖以體裁不同而分然亦非截然不可相通也風中如七月淇澳等詩未嘗不可入雅麟趾采蘩等篇未嘗不可入頌雅中如湛露蓼蕭其調未嘗不可通風大明文王等什未嘗不類於頌頌之有客豈遂不類於風臣工泮水安在不類於雅要是大體依別抑傳來各分故孔子亦因而別之耳其實風之一義足貫全詩蓋雅頌皆一風之流被也今觀雅之歌也曰其風肆好即雅而頌可從知矣

大小序

毛傳原無大小序之分序分大小則始自朱子舉毛傳關雎篇游衍旁逦及全詩之旨者分爲大序而以本事各冠其篇者爲小序今觀所分大序係統論全詩而小序則係各篇之自來分之爲二亦無不可但細觀毛公此篇序說則是以關雎首三百故因序關雎始風之故因而總論全詩大旨而末則仍歸關雎之義原來本屬一篇必若割別大小於統論全詩大體亦尚近之而於毛傳本篇截去中間此段則反覺血脉不貫亦似不如仍還其舊之爲情事合宜爾又朱子謂大序好處多然亦不滿人意處多小序則全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余竊又細究其義則如大序自詩言志以至詩之至一段初看亦似次第不差及一實按脉絡則處處語議不倫段段意旨不貫全是矻力湊泊不但不滿人意也彼其於首序如此即逐篇小序亦自可想而知但謂皆後人杜撰先後湊合而成則亦覺未允蓋其專門師弟相傳凡經一手豈無以其意見附益之處然竊意其增益者當在首句之下發明之處若各章首一句則應是傳來作詩之由這便是作詩題旨天下豈有無題而作詩之理又豈有詩成而後擬題貫篇之理耶彼京山謂序首一句函括精約法戒凜然須經聖

裁乃克有此其言縱未必果然然亦斷當屬傳來有自之說也不然無論毛公衛宏不能憑空撰起即孔子子夏亦難憑空下筆何者今試問將國風諸篇藏去國名隱却小序但以十五國風與二南打亂一處令孔聖卜賢讀詩撰序將能之耶矧毛公衛宏輩歟故余斷以爲序中多後人增益則有之若序首一語斷屬孔門傳詩後裔相緣承傳爲窮經之籍者也

賦比興

朱傳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爲賦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去者爲興引物爲況者爲比郝氏

則謂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於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凡詩未有離興者興爲詩情情動於中而發於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而托於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叙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詩者性情之道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今以愚循味二說按之詩旨郝說理自不差但詩既性情感易之道則以藉此物引起本意卽爲興之一義自無不可葢大旨既取於感興卽謀篇成章亦取感興一法正是情文相協且其說承傳自毛公關雎葛覃之類亦且賦比興並列爲類亦與六義之

義合正不容固執爲失也且言詩貴領意以取益此等處不能親見聖師而質其孰是義苟可通自不須固爭耳

三經三緯

或問詩六義若三經三緯之說朱子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的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葢不是賦則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卻是裏面貫串的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愚謂是說殊覺未盡穩確詩道以體裁爲骨骨乃其經風雅頌則詩之大體也若賦比興則是貫串乎三體中之線索矣貫串之線索是乃緯故三經畢究以屬風雅頌爲妥三緯畢究以屬賦比興爲妥

毛傳朱序

自漢興尙經術三百篇一經前後有齊魯毛韓諸家之遞興逮東漢則毛傳獨行而齊魯韓三家遂絕今三家之說不存亦無從證考其說之奚似要以今所傳三家說關雎一詩爲刺康后而作原不及毛傳爲咏后妃之德與孔子論關雎本旨相合亦可知其讓毛獨行之故矣自漢而來歷魏晉六朝隋唐言詩主毛終無異說迨宋興世主好文崇經一時如歐陽劉孫二程諸公言詩

始究義理而詩說始衆迄於南渡朱呂崇尙理學研經益密而東萊仍主毛傳朱子則獨秉心裁意所不合往往變原傳之序以就已說其於風中衛鄭之篇凡類男女之詞者盡例以論語鄭聲淫之旨更爲淫奔自道之詞於是風中二國之詩幾於淫風滿紙自是以後更歷元明咸以朱子道學淵源三朝課士無不以朱傳爲功令於是朱說獨行而毛傳又竝不談葢天地間此盛則彼衰亦勢之自然也然經者千萬世公共之理其是非離合自千萬世公共之是非離合是也合也固不可以世俗之不知好尙而獨違非也離也亦豈容以世俗之

羣好羣尚而苟從且今亦不敢謂毛傳之盡得經旨全無出入又不敢謂朱傳之與序多乖違與經無背也但就二傳之去經遠近論又姑無論其全而但就衛鄭二風論據毛序則衛風僅新臺鶉奔采唐三詩爲刺淫按朱傳則淫詩且至七八章據毛序則鄭風僅溱洧一詩即男女之游蕩後風俗之淫佚按朱傳則且至十一二篇皆男女之自道其私夫孔子之刪詩也括其旨曰思無邪若淫詩如此之多所刪皆何詩乎且樹邪表而責以影之不直其如詩教之無邪何又其雅言也將盡廢此一二十詩耶抑同在雅言之列耶且孔子作春秋則

舉十二公中王朝列國之事跡盡削之不道而獨標題見義爲其事之不足訓世而徒穢世教而染之汚濁也詩而至於男女自道其淫蕩之狀而不知戒尚可垂後而不慮汚世歟況錄淫導亂曾中士知禁以吾夫子萬世一家中國一身之聖刪書定禮扶世立教不啻父之訓子而肯出此歟況乎風俗人心古今不甚相遠男女淫佚惡之至者也苟非病狂喪心孰敢以其淫惡而自宣之詩又孰敢以其詩直播之鄉國爲太史之採陳且即太史得之亦何肯何敢以此等詩陳之天王巡狩萬國玉帛畢聚之會耶即此又可知三百詩中必無多淫詩得之太史採錄吾夫子亦必不多錄淫詩垂世示後蓋刺淫尚屬戒淫而錄淫則直是導淫曾理可爲而夫子肯爲之歟況幽厲以前周室雖衰而禮教猶存豈當有種種淫亂之詩播於邦國幽厲以後時巡不行而三百篇風雅之變則少幽厲以前不淫不亂之詩而多幽厲以後非亂即淫之詩又何也而如細據毛傳則不惟二風之淫詩本少即刺淫之詩亦不數數按朱傳則不惟刺淫者連篇累牘而不已即自道其淫佚者亦且彰明較著而不畏將毛朱二傳之於經旨近遠離合不亦可按傳而立分也耶而況乎他所變序之說尚多按經

不合之端則知他日大道爲公之君子反經宗正斷斷乎必從先進已

太史採詩 貢王

按傳謂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採詩以觀民風今之三百篇皆藏之王府夫子從而刪定之者此說沿襲周禮太史採風以獻之說相習不覺而其實周禮即原屬附會之說而非其事實也蓋無論五年巡狩載於虞典而虞書初無太史採詩之言又無論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又無論變風淫蕩太史必不肯採陳變雅非刺其先王時君即譏其世卿執政縱採得亦必不敢陳王且

吾夫子以布衣周流至周亦何由至周藏詩之府而悉錄之用以删定耶更若三百篇果屬太史之採陳天王巡狩之歲必四巡方岳太史車輶所涖必不至區區十五國之疆域而三百篇合王畿之風僅僅十有五國則又何也況周自幽厲以前雖風化漸衰而禮教猶存豈當有種種衰亂淫佚之詩播於邦國得爲太史之採陳幽厲以後時巡不行又豈得有衰亂淫佚之詩得爲太史之採陳而今細按三百篇內但係變雅變風十九皆幽厲以後詩又何也大抵二南房中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列國藏本自合須自王朝而播諸鄉邦豳風七

月則周公作以述后稷公劉風化之篇章鴟鴞以下或周公作或東人爲周公作魯自世守正雅則盡屬王朝典禮之用周頌亦王朝典禮合用之篇王朝定典卽列侯之國自當俱存方册列魯周公後得以天子之禮樂祭周公其凡爲周合用之樂章魯皆藏之故府抑又奚疑至如魯頌則尤魯之存肆商頌縱非故府之藏或出周流之得而如變風變雅則斷斷乎屬吾夫子一生採輯見聞或得之宗國或得諸轍環之收錄而不屬太史採陳者也例如剌亂之雅宣淫之風作者必不敢聞於太史而太史卽得之而必不敢上陳也耶由是以推太史採詩陳王之說據理必非事實

太史公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義理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是言當矣然愚則猶謂古詩果有三千豈無正於三百篇變風雅中怨刺淫亂之詩者而風則變者十居其八雅則變者十居其六抑又何歟大抵孔子時詩亦當不止三百而孔子則錄存三百亦不必皆可施於義理而孔子則槩取以明勸戒卽禮義存乎其中爾三千删爲三百之說

太史殆亦信當時傳聞之言而不察於事理之說也且如果三千删爲三百又不知采唐溱洧等詩尚存篇中彼删去二千七百等篇又皆何等篇歟

遺落訛誤

六經非特經秦人焚禁以此多遺落乖訛而非吾夫子删定本經亦緣當時朝野之間既不知崇尚卽精通無人迨漢與崇尚經術且幾百年以竹簡漆書之脫落而加以較正乏人卽中間訛謬不可勝言況更滋以漢人之附會歟今觀春秋一書文簡字少第一卷便無限遺訛卽詩三百中之繁言長篇可想而知且據本經以觀

如南陔六章且盡亡其辭即中間遺言訛句不又可知耶故讀經不惟易書春秋宜知闕疑即讀詩亦宜知闕疑一法遇不可通處必須姑作闕疑爲當不然穿鑿附會失經必多反不如闕疑之以俟訛還欲訛尚不失舊也至如朱傳訓南陔六章本笙詩有其義而無其辭則亦似未得其說而强爲之辭耳若果有義無辭不知雖辭之義義於何寄又若果無其辭不知六篇之序憑何撰起且若如魯鼓薛鼓之但有節而無辭笙簫之但有調無詞則如戴記鼓節與笙簫譜之塗圈圖節可矣何以並譜亦不傳也總之此六詩也倘屬漢儒必欲補足

三百十一篇之數而故造爲此等篇名則是此六篇屬烏有先生若序果不誣而以經秦盡亡其篇則自當屬本經之脫遺倘如朱傳所謂有其義者非眞有所謂無其辭者乃眞無則眞是進退兩無可據亦似屬大儒之失言矣

正變

詩三百自孔孟論詩初無正變之說正變之分後儒以其盛時所作關王朝定制用之宗廟朝廷鄉國而足爲勸者別之爲正以其衰亂所作刺譏當世足爲戒者別之爲變耳夫一詩也而以足爲勸者別之爲正以足爲戒者別之爲變即此亦可達於詩道正旨詩教正旨矣然則後世之傳詩推漢魏三唐抑試問其爲正耶爲變耶亦尙即變亦未敢全許耶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編次

三百編次無全說獨程子有說細論國風次第及二雅三頌大次蘊于由有十五國次第說耳然程子之說覺廓落而蘊說太覺不近情實也愚意三百篇編定大約吾夫子當日祇於其中按治亂盛衰之篇章爲編輯前後令觀上下風於二南則編之於前列國風編之於後夫小雅亦惟於其可用諸朝廷典禮問者編之於前其

衰亂不可用而祇足爲戒者編之於後三頌則周所必用者編之於前魯頌一國之頌既非王制商頌則屬前代之頌不復用於本朝則亦編之於後此間自屬用意編排至十五國之風次二雅三頌章次則隨其所得彙次成篇但使雅頌得所即教旨可明初非必於按世按代一一如編次春秋法也蓋不惟中間如衛鄭齊魏諸風之次第不可意定前後即雅頌之詩中間追頌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以及幽厲以後之篇本有世代可考而或者以六十有八之後矻力刪定爲力已難兼竹簡漆書以布衣從事其間移易亦非易事故但於

正者取足示勸彙編於前卽於變者取足示懲而彙編於後卽已原未嘗細證於何代何王之宜前宜後未可知耳不然風也王風次衛風之下此國次之一大參差也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後淸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葛藟平王詩乃在桓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後周頌酌賚桓般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凡皆篇次之參差豈吾夫子計不及此乎凡爲此者固亦但使雅頌得所卽勸懲足明抑爲時迫促兼竹簡漆書之殊難爲功尚未及致力於此爾此又千百世下所宜論世而可以意會者也然這亦屬妄

相揣度謂爲或然今觀二論之編固有下論中章合在上論之前者然猶曰記出羣弟子耳孟子七篇乃孟子自作之編而下孟篇中亦自有合在上孟篇次之前者大抵詩與史不同史必依世代年月爲先後詩則但取雅頌擬得所卽可耳至若豳風居變風之末猶之魯商之頌位置於周頌之後耳葢此篇以豳名風却非果屬豳人本其風以自道之詩七月一章乃周公追述豳風以爲勸次章乃周公道志感王其下數章則東人爲周公咏之詩然繫之周公未得繫之東人亦未得故吾夫子編詩取此篇合東人咏周公詩彙爲一編而取豳

風二字題篇耳昔程元問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能無變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正之哉元曰豳風居變風之末何也文中子曰夷王以降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葢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變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是說宋儒亦多是之愚謂是說似近而實非也葢謂以豳終風謂變極而可正故終豳以正亦似矣若以豳係變風之後而亦目爲變則附會而穿鑿矣豳風一卷前屬周公追豳陳戒之詩後屬周公道志喩王及東人咏歌周公之詩以

周公之追述豳意也而列其風於邶鄘齊鄭則非事實以周公之自道東人之咏周公也則係之東人旣不備竟係之周公則不該且不可以列於國故但取冠篇之義名篇耳其實非國而並列諸國之次是爲其義正不可廢然欲取類而國無可取故但以首篇之義終風而明教也不猶之魯商之頌不可入周頌而終以其義之不可廢而彙之周頌之後耶今觀後世之輯類書與選文集猶有類可編卽入其類無類可編卽附之於後亦卽倣此例耳總之此等處謂之無命意則不可於其意之不得而牽强附會無證之義亦非所以說經也

十五國風次斷屬吾夫子隨其所得彙編爲次必非太
史之採陳如是又必非周史之收掌如周禮之云也葢
使陳之太史無論變風雅中十八屬不可陳之詩太史
所不敢陳不可陳卽史官何得而掌抑且果如太史所
陳何爲止於十五國而王府所藏十五國外更無一詩
且風不先王風而先邶鄘抑又何歟甚矣昔人謂周禮
多漢人附會之說此言眞非誣也然因此益知匪特周
禮論詩之多誣卽司馬太史史記一書後世奉之同於
憲典而其如言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等說亦誣甚
矣且又不特太史公論詩多誣卽左氏係周末秦初間

人又其人亦似孔門弟子輩後裔而亦竟不知三百篇
編刪之由來也葢亦無論其論國風二雅之大義無當
吾夫子刪詩本旨卽其載吳季子觀樂一嘆所述國風
之次悉三百篇次第夫季札觀樂先孔子刪詩五十有
九年而其所述論皆合三百篇次今不謂本傳附會詩
而反謂本序附會左傳可耶由是以觀經自孔子刪定
後惟孟子能得其義卽孔門後裔如左氏者亦不得本
意而往往穿鑿附會也嗚呼聖經本不易讀又更以秦
漢之缺畧僞撰更不易讀且以缺訛僞增之經而更滋
之以汗牛充棟穿鑿附會之註疏經可易讀耶吾輩今

日亦惟有以經證經不得則守禮訓寧闕無質一義已
爾

聲韻

詩係咏歌性情事故三百篇除頌中有直陳不取叶聲
之處此外風雅未有不叶韻者然如詩中大篇長節或
一篇用數韻又或一節亦用數韻則大約按第一韻叶
之爲長而亦有不盡然者看下韻之多寡而已朱子論
此最明而京山郝子論此尤詳讀詩者正須明於此義
卽可和聲以得吟咏之情也然觀三百篇中用韻益可
知況韻之不通已葢無論以三百篇本合之韻而強分

之爲悖於聖經卽其以天籟之自然彊分而界絕亦乖
天地之和聲其不通而無味亦至矣而千百年尊之而
不變是亦宇宙一可惜可歎事爾

朱子詩說

朱子詩傳本序通體敷暢條達文字自佳但如篇中原
詩之正若周南召南與二雅之正直謂是其人之自作
且往往確定其時代又謂古者天子巡狩必陳詩以行
黜陟則亦似仍出於相沿不察之說而未盡論世知言
之旨也葢如風之正在二南而二南之首數篇豈必宮
人與后妃夫人之自作凡皆周於王業既成後廟堂之

上原風化之自起推本味之以風化當時後世耳故二南爲房中之樂用之天子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不以朝野貴賤異也大序所謂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蓋卽此義耳今盡執爲作之自下則泥而未融二雅之正如小雅之鹿鳴天保頌之屬周總之爲王者之燕賓求言祝君頌禱而作所以通上下之情必執爲燕何賓頌何后而作太雅之文王大明頌之淸廟執競總之是述文武之明德以示寵後世皆屬周王業既成之後作之廟堂以揚先烈而勸子孫而必執爲作自武王受命之年武王嗣位之年與夫作之出於周公之手史佚之手則亦覺膠而不化不免仍類儀禮十七篇皆出周公手製之說也至若變風變雅則自應屬吾夫子於周流歷聘之日或得之宗國之傳述或得之列國之聞見記錄而刪存以定此三百五篇耳若曰得諸太史之採錄今無論孔子布衣無由盡覩周太史之錄藏卽王朝太史亦何由得列國學士大夫與士女刺君刺卿與譏訕同列之咏歌獻之王廷而列國之學士大夫與其士女亦何敢以怨懟王公大人譏笑鄉黨閭巷之惡跡穢態令其得聞於人間致動王朝太史之採陳哉況如鄭衛篇中私相要約戲浪之士女又誰肯犯父母鄉曲之遺惡而自以

其淫私遠聞於人使太史得採陳於天王巡狩之日耶噫嘻以朱子之賢而此等處皆不免沿襲前人習說而因以解聖師手定之經讀書知言可易言耶卽凡其自爲序說之當與不盡當亦可類推已

朱子曰讀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取益若只草草看過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又曰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愚謂若前一說說得沉着後一說說得醒快讀詩須得如後一說乃始合孔門言詩明法乃能收讀詩實益不然縱能如前一說用力亦只尋常一細膩好聽的讀詩法也總之聖門教詩主意是要人讀一章卽實享此章之益讀一卷卽實享此卷之益如古名醫製藥方相似製此方便要人對症卽實服此方以愈此病倘如本來無病則亦設調元養脾之方以防未然故必讀方書時將風土氣血病情脉理與夫藥性炮製君臣佐使及病人服食調養之宜一一明了於心然後有病則可隨手而愈無病亦自知善加調攝不至日犯難醫之症這纔算得善讀方書讀詩必如此切實尋味切實享益乃纔算得有滋味有益濟亦纔算得能興於詩凡孔門論詩明法無不如此然如孔孟論

學正無不如此不獨論詩也
或問子以爲善讀詩者人人可以得益事事可以取效
卽如關雎葛覃學者如何可以取益天保鹿鳴學者如
何可以收效曰關雎葛覃雖是咏歌后妃事然如讀詩
者讀此等詩便反身上來如得后妃婦人尚宜如此何
況男子可妬賢嫉能可不勤不儉不孝不敬耶況后妃
之德皆刑於文王之身化卽此便推而準之修先自身
因以刑于寡妻以正厥家他日出仕有民社風化之責
便推本此意以化民成俗則雖關雎葛覃正無不可爲
儒者之炯鑑天保雖所以祝君庥然如家必有尊士必

有師仕必有長準此以事上而語言必遜推譽有方禱
祝仍自有體如所謂戩穀罄宜雖頌而能不忘規雖勸
而仍不傷直則天保雖臣子頌揚大君之詩正無不可
通之尊長師友之間鹿鳴雖王侯燕賓之詩然如士孰
無友孰不仰嘉賓周行之士孰不祈嘉賓不佻之視誠
如能準詩旨款善貝朋尊崇有道無吝承筐之將無忘
遺鼓笙簧之樂務得其心悅以示我周行則鹿鳴雖有
爵位者燕賓求益之詩正無不可通於儒生盍簪之用
然不特此詩也詩道本如鏡花水月得其旨者章章皆
可通神取像又如周易取象會其意者人人事事皆可

反觀自得只在善學者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耳初不以
男女貴賤分疆別域也
盡漢唐以來讀詩之法只是說到神而明之之法邊然
總到這裏皆不符孔門詩教本旨也蓋觀孔子之言曰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
如不學詩無以言不爲周南召南便如正墻面而立詩
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諸義可知學詩以默成而信
爲要歸神而明之尚不足盡詩教也至如春秋時歌詩
斷章取義此與孔孟引詩秦漢以來文字引詩雖離合
精粗不同要之皆斷章取義之派絡斷章取義要是默

而成之之枝葉神而明之之流衍耳非本實源泉也
或問國風所以析衛風爲邶鄘衛三篇與雅分小大之
故朱子曰詩古之樂章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
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
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官調作
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
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做成詩
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愚於音道未之有聞
不敢執此論之當情與否但如以音調論邶鄘衛別大
小雅則竊覺此義之未盡情實也邶鄘衛雖皆衛地尚

是三處百里之間鄉音各異何可以音調分邶鄘衛之別至如大小雅之正同作之廟堂之上其變亦同作之學士大夫這裏音調如何可分愚竊以孔子一生所錄詩章二南之外衛詩獨多彙爲一篇未嘗不可而覺得爲篇太大幾欲與十二國之風相埒似乎不倫且孔子生平居衛最多爲時最久或原從邶地得之者卽彙之爲邶原從鄘地得之者卽彙之爲鄘原從衛地得之者卽彙之爲衛如後世名公文集中詩章得之越中者爲越遊草得之楚中者爲楚遊草之類到得刪定彙輯時遂如舊編而彙以成帙耳蓋吾夫子當刪詩定篇時年

已老又編簡不似今紙筆抄寫之易但得詩存而可識風俗足備勸戒卽足中間時代之前後正不暇細計也且卽以衛論衛爲都邑邶鄘其屬地編詩分次自應先都邑於屬地而衛詩則先邶次鄘而後衛又如王風卽當時平王東遷王綱不振要之名分終在何容亂紊前後之序且春秋十二公非皆東遷以後事耶又史是魯史卽尊孫之魯有何不可而必歲歲稱王以冠時豈有編詩而獨忘尊王之義者衛詩分三篇而衛敘於後自應是編仍其舊而未暇計國邑之尊卑也大抵細看詩十五國風惟二南傳來有自餘皆吾夫子得諸故老之傳聞而細考自邶以下之篇則首一章率是足爲世勸之什以下皆是就其所得畧加排編殊不盡拘以世代

鄧潛谷曰詩有逸入並有逸出夫出入尚逸何況篇次之先後可執泥而論耶雅則正也王朝之政事也發於朝廷達之天下故二雅政本也君燕臣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襄上治則政善而民安是以有大小正雅君不盡下臣不匡上則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爲依大小雅文刺失導徵而變雅以作是以有大小變雅大抵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其變也反之總之小雅序事大雅序義事與義大小之所

由別也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註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音洪又重之以任能音耐紉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卻謂止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某因讀楚詞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剛字叶

器之問詩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語意自恁地好當

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卻是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卻愈衰

卽此亦可知沈韻之盡失古意又以見後世聲韻迺大識力人必反於舊也

李茂欽問先生嘗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爲我答此

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爲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必爲一鄉所疾惡詩人溫厚必不如此愚則謂是說也不惟文公之難語於論世亦見茂欽之闇於推情夫譏刺鄉里之淫惡便以爲輕薄子今如自作淫奔事卽敢直以其醜穢宣聞於人又王朝太史採風而竟敢以其詞陳之太史聽其採錄而太史竟獻諸天子巡狩方岳衆人屬目之地哉且如周時之天子凡屬在諸侯非我伯叔卽我甥舅寧不爲親賢諱而肯以詩協之管絃以時肆耶文公止知譏刺鄉里之惡爲不厚獨不念自作淫詩與採錄淫詩絃歌淫詩爲更不敢不背也卽古今雖異人情不遠文公無所不通而獨不計於此茂欽號稱高弟而於此不能自置一對甚矣論死理非難而能原活情之正非易也然則如予舊所謂如朱子陸子陽明三公者皆百世之賢而其語言往往各隨其氣質之偏而多不自覺固是全美之難亦其門人子弟無能及其師之人能爲師補偏救弊此言或未盡謬爾

郝京山氏詩說

余生平見詩傳不多然據目中所見則覺惟京山說詩近理爲多故所錄獨衆然亦緣欲借京

山啓發鄙見故中間於京山說駁正亦衆

六經惟論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可與言詩此孔子論詩之明法也孟子於咸丘蒙之問而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於高子疑小弁之怨而曰固哉高叟之爲詩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意而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

作詩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既成後以題强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闕題或可據詞標補至於詩義微婉難事有所本而常托與象外據詞撰題必無是理朱子傳詩一切詆序爲妄作衹據詩中文字斷以已意今用之余未敢信其然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凛然須經聖裁乃克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淵畧尋思極得深永之味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

間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今於首序增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後附朱說參以愚見不敢辟其妄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手澤如新如以序爲非而改從今說則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別至於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刺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爲思見君子非刺幽王緜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如此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既醉非太平鳬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如此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改爲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興如此則雅與風又何以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

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修泮宮閟宮但爲修祖廟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如此則三經紛如亂絲矣

敬按京山謂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予謂詩本古序即不敢謂義理周匝完備要之比今說爲無乖於義理京山謂雅頌各得其所予亦不敢謂其說盡允要之其說於詩體自近又謂聖人手澤如新予則又謂詩本毛序雖不敢謂盡當吾夫子編次本旨要之不中不遠蓋如細玩古序中間不慊人意處亦自不少但以今說相較則徑率與婉曲不同膠柱與觸類不同盡言與含蓄

不同三經無別與三經體裁秩然不同於今日而讀三百篇既不得親見聖師又無從目覩孔門所傳之傳註亦惟取其近理者爲明經之資已爾

朱傳祇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某名某事不然即斥爲鑿空若辨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惟以切貞爲主獨不思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何稱爲主文譎諫乎且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總之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於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即作於是時也朱傳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輙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即謂爲作於其時凡美刺代言者即謂其人自作皆不無固執之弊

愚謂毛序無論出於孔門傳授爲非屬鑿空即使果出毛公父子之手毛公距孔子删詩時四百年既爲鑿空朱子又後毛公千五百年其自以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果得其眞不類鑿空耶此等處雖信心之篤亦不免信心之過孔子曰信而好古窮經固在信理然亦須吾所自信之理勝於古人所明之理乃可若其於古人所據之理吾尚未能盡其底蘊之精微而輙以已見廢古而師心則是所信者非屬信理而成師心也吾不知以朱子之賢何以於詩獨舛錯至此

按朱子改古序祇據文辭疑是懸斷如叔于田序謂刺鄭莊不教養其弟獨以其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序以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獨其辭若類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滛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詳見本篇

愚謂以此別毛朱之離合已近理矣更若揆以吾夫子删詩存教之旨則如朱傳美叔段謂美悖逆強横之材技曾孔子而取於悖逆強横之人之才技耶其若垂世立教之本心何又如朱傳謂將仲子篇爲滛奔曾孔子删詩皆删何詩而尚存滛奔耶存滛奔於憲世立教又何取乎且今無深論義理即如孔子以六十有八之年秏力删訂而尚存錄此等敗俗亂教之詩穢汚世道敗壞風化其與平日不語怪力亂神之旨又何自相反背歟即又無論男女滛奔之詞之必不敢自爲即爲而亦必不敢鬨於他人使通國傳播而更傳之王朝太史降

國之賢士大夫也故序即不敢謂曾經聖裁盡得經旨要是於今說爲近理而少疵

朱子專以史傳徵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傳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左傳夸詩爲詞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季札觀樂先孔子刪詩五十九年而本傳所述皆四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而反謂序附會左傳抑又何也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縕盟不可爲詩意盡於此不通於彼膠柱則合觸類即滯不可爲詩

子貢論貧富於詩何與而以切磋琢磨解子夏論素絢於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嘆賞謂其始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無人會但作頓悟上伎倆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托興深遠言語寬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詞若矛盾語有疑似而志相背於是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而冥合不逆者執其似而反遠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離而不殊合而不泥入而不執出而不遠兩端用中乃可言詩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讀他書憑依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美之而無一語贊揚氓谷風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朱子於東山改爲自作於氓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烈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詩殊覺不然

詩有味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托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托爲其人之意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吟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通章托言全不露正字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至末章方說明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章首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

後托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托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餘可例推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婉之趣言外不盡之旨都未嘗徑情直發者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朱子不免以近體解三百宜其以直敘說詩也

凡詩中托興之草木禽獸皆求諸目前至近貴使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爲布穀鳲鳩之爲鶻鵃皆愚夫婦所習見聞取以托興比類世儒往往妄事猜度轉生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托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於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興者詩之情情動於中發於外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於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陳括總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娛樂爲興喜怒哀樂皆本於興故詩者性情之道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踵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咏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蓋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比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咏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之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願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咏之事而所咏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興者義亦不成矣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緜衣閟宮之類不直賦其事而託黍離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亦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王心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耶

比者托寓之意非獨兩物切譬爲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托言於彼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離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尚或字文音聲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以喻其蕭灼采艾以喻其灼肉此類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中谷有蓷蓷一名茺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母之喻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兎爰閔周兎之言毒也雉之言嶷也終南之條言

理也梅言媒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
急也栩之言虎也如新臺有泚借作頮泚之泚君子偕
老之玼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
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淸人在彭在消在軸
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宮實有是
女彭猶旁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戲之喻庸言戕也弋言
引也皆詭譎之喻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
衣因緣於祭鼐小雅之鶴鳴取義於交物此類無庸幾
不可解故凡托物皆比而朱傳於此類一切以爲發端
之語不亦無所取義耶

愚按京山此說理亦自長但如興之爲義旣取感興則
章法文義並取以此物與起彼物一法亦自情文相協
恐亦未可盡詆爲非也此固執前意膠於成見亦失通
人引伸觸類之意

朱傳於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遂使聖人
經世之典雜以諧誹初學血氣未定披卷生邪思張甫
聽講即掩口而笑至使蒙師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
甚違聖人雅言之意其關係豈淺淺哉

愚按此論最淺顯而正自深微似高遠而正自確切孔
孟復生必謂爲知言即朱子復生亦當爲之屈服論經

取於明聖道言足明道正不必是古而非今也

或曰刪詩旣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
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於響詩成於志此聲
與詩之辨也今按古序以繹志鄭之一風其何者爲淫
詩歟雖溱洧一詩志在刺淫而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
而累志苟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
詞不可爲淫詩者歟要知土風化氣習氣成響八方莫
不有淫氣而惟鄭爲甚故凡靡靡之聲稱鄭衛猶今人
言楚歌趙舞又所謂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云

爾不然豈楚獨有歌而趙獨有舞歟又若謂鄭音即鄭
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國風未有宋詩也則
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歟以鄭衛之聲獨罪二國非
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謬乎樂記子貢問於師乙曰賜聞
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即詩也歌有辭而
聲惟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
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以南北腔唱樂
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幸因記有錯簡
疑商齊與風雅頌並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
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

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五篇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皆何詩乎

愚按京山詩聲之辨發前人之未及此眞善讀書能究詩聲之旨者若朱傳解鄭衛二風凡涉類男女之辭者皆目爲淫大約皆由視聲詩爲一之誤也明於詩聲之義而朱傳鄭衛二風之解可銷却一半疑團矣然如愚則又謂夫子但言鄭聲淫初不及衛也乃今按衛風三篇則中間刺淫者實多於鄭而夫子論聲之淫反不及

焉則又可證聲之與詩各自有歸而鄭聲淫之語聲非語詩抑又明甚也且又以知二篇之序斷宜本毛而朱傳自當遜之矣蓋據毛序則與鄭聲淫而非其詩淫合據朱傳則竟是鄭辭淫而其詩並淫且據毛序而覺不特衛詩自道其淫之詩絕少卽鄭風亦自道其淫之詩亦本無之庶幾與吾夫子刪詩存教之旨合又按朱傳則不特鄭多自道其淫之詩卽衛更多自道其淫之詩得毋與夫子刪詩微以思無邪一言謬戾歟則甚矣居今而欲明詩教不本吾夫子思無邪一語明宗而卽以說詩恐詩旨終不能明又如讀五經論孟而不能會通

其旨以說詩卽使無穿鑿之病恐亦不能弘暢其旨爾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亦若事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殆然如指掌而朱傳一切詆爲附合依辭泛解殊失刪定之意六經所爲重以道非以辭也世世多良史而春秋爲宗非春秋能富於史漢也世世多騷雅而三百篇爲宗非三百篇盡工於屈宋也則其所重可知矣若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三百篇猶之乎詩耳如古序言詩褎寃實鑑萬世常新若易古序而從今則揚葩摛藻嘲風弄月而已聖人奚取焉

愚按據今說鄭衛淫詩如此之多是三百篇刪存立意欲教人思無邪而則多錄邪詩以垂世卽吾夫子不亦自違厥旨耶夫樹邪表而禁人之不思邪是已不免誨淫導邪矣豈特揚葩摛藻嘲風弄月而已歟必不然也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評顯諫雖頌在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等篇亦是交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譽後世以鋪敘爲記事外加譏黴自是三代以後淺薄文字

三百篇自文武成康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

俱載美刺並存以爲萬世法戒不徒葩藻而已王迹熄
覇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
臧否混淆五覇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此孟子
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故千古知詩無如孟子
愚謂詩亡若據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言卽東遷以前
如昭穆恭夷孝諸代未東遷也而何以亦並無詩歟且
如幽厲有詩也而顧以在下譏刺之詩遂可謂有朝廷
制作之詩與竊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者當是謂東遷而後不特如周盛時朝廷之制作可
以見王朝盛治之迹者不復存卽其如衰時賢士大夫

憂時念亂可以見王朝衰亂之迹者亦盡亡故春秋遂
繼詩亡而作也又郝子曰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
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當時治亂之跡
春秋記天下無王詩記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
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
所遺如讀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
其用皇父鐘鼓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
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采芑則知君
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
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
而春秋言善也世儒不達謂詩不皆善刺詆古序爲鑿
空豈不誣哉余謂是說頗近之也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太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
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托興以風非獨爲紀太姒事
蹟而作是詩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
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問有無但領畧其情景意象
自然可風如卷耳草蟲之類事愈近而意愈遠芣苢之
類辭愈淡而景愈眞甘棠摽梅之類情愈迫而言愈緩
如鏡中看花水中觀月谷中傳響可冥合不可迹尋凡
詩皆然風爲甚風皆然二南爲甚通於二南詩思過半

矣若逐篇責問某人爲某事全失之也
二南可爲而不可讀也讀則通其辭而辭不可執論其
世而世不可考質其事而事難定拘故夫子教伯魚曰
汝爲周南召南爲也者得其意體諸身心之間而已
愚按京山此論爲字之指眞發前人未發之旨但以爲
不可讀則下語又固執矣蓋辭雖不可執然舍辭亦何
由通其意世雖不可考然舍世亦何由斷其眞事雖不
可定然舍事亦何由得其情但當曰爲者非徒讀之之
謂謂卽實體諸身心之間乃得實益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然要知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

雅未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澳容非風之變於正乎周南之於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故詩不可執一觀也

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化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頌無不正而有變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懲大戒與春秋相終始也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後淸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葛藟平王詩乃在桓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詩後周頌酌賚

桓般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然風雅各得其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愚按是論自是通人之言然亦安知非簡策之錯訛讀者以意會之則可若執爲定說則又誤矣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頌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雅頌風斂成俗化俗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足動天地感鬼神而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愚按京山此論論風首六義亦得其解若以雅爲化俗成雅故中之以雅又以爲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而詩乃至故終之以頌則不免附會且失穿鑿矣蓋若以中雅爲取於化俗成雅故以雅繼風無論義無所徵卽如雅之變者與正幾等其變皆衰亂流極之篇安在足化俗成雅者又若以終頌爲其取於雅正足動人神則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故以頌終也則如頌有三篇以之言周頌亦似矣次魯則其詩豈必皆足動天地而感鬼神乎蓋四詩皆以頌魯僖其人豈足以感動天地鬼神其德豈足以感動天地鬼神又如商頌屬前代之遺音而獨以之終本朝之頌也又何歟大抵風雅頌之爲次取其下自列國上關王朝終及宗廟鬼神以是

爲次衛頌亦未知果有當於序詩次第本旨否也

予辭詩人器推原夫作者之志耳詩志也志明則辭易曉子云興於詩有興有義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而歎其事可哀不徒在事而在哭死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以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古之詩皆志也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何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爲雅悄薄淩厲爲鄭天全自得爲雅粧綴排比

為鄭五音合和為雅四聲切響為鄭古言四五為雅近體六七言以至縱橫馳騁如唐人歌行豪蕩不羈皆鄭也自漢以來風雅久湮漢始作倡武帝好文一時辭賦諸臣如司馬相如輩好奇吊詭而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共郊廟樂歌創為新聲用三言緊促杳渺類方士符呪語無復平雅之致如鼓吹鐃歌多教坊俚語方言雜演成曲正所謂鄭聲淫而好事者詫為新奇附和為古樂府體風雅之義於茲斬然矣迨乎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佳篇足追風雅者而反自遜以漢為不可及千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於五而漢樂

府三言轉覺急促彈歌二言後人俗作魏以後用五言無復可加矣經用四言所謂樂盈而反貴雅而賤鄭也至於五音天成後人裁為四韻以求切響亦惟鄭聲為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於道德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刪正協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與雅變而忠貞發乎天性今樂猶古也漢擬為辭賦競趨奇壞雅意寖微魏晉六朝茲加風韻婉麗論者詆為卑弱唐之中興專主氣格然近體作而古意荒矣自唐人以詩招士士以詩射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性情之道離矣其放也叫號譟呶否則悽楚悲怨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於唐而廢於唐可與知者道耳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聞道也

徵按京山謂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刪正協之絃歌愚謂經夫子刪正是則然矣不知如二風鄭衛之刺淫二雅之變刺時閔亂諸篇協之絃歌是屬何取又吾夫子一生周流六十八歲以後始刪定詩書若三百十一篇盡協絃歌即精力做於歌詩協律不給矣有是理耶協之絃歌之說是以相沿前說不察耳蓋協之絃歌者如

風之二南二雅之正與頌之正耳餘但刪定留之足以存教明戒即足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為文字以同天下之聲然其實字有定形而聲方旁溢拘泥文字難齊聲音且文字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字可用或數音互噢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甚細而方音人語口齒喉舌輕重疾徐終於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罔象求也古人諧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字聲之拘拘然也讀詩不逆志不通理執點畫形象以求字執

四聲平仄以齊聲夫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韻恊聲應律存乎知音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讀毛樂讀洛叶又芼讀冒樂讀鬧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又華讀敷家讀姑叶亦可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汀與人叶又人讀然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離來讀釐思讀西又霾讀埋思讀腮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又鏜讀撐兵行各如字叶亦可無佃甫田維莠

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怛叶亦可民亦勞止第四章愒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第又愒讀歇泄讀洩敗讀北大讀德叶亦可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陶讀由又囚讀消叶陶亦可餘可類推古詩叶韻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一章四聲茅叶藻上聲蹻入聲昭平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鞠育毒皆入聲售覆皆去聲讐平聲氓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孌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鳲鳩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於用韻之類四句二韻隔句叶者

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是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瞻彼中林之類有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有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與佽調與同叶有首尾叶中間三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第八句叶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宜無罪女反收之音守與有叶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與奪叶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第五句叶第三四與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簴以下六句叶瞽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但中間數字頸挫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誕置之平林會伐衍平林平林寒冰數字相叶耳有兩字連叶如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條枚調飢離之戚施白駒來思皆二字連叶也至於文字聲音假借尤

多除一字四聲相通者不論其餘以旁音借讀如采讀取友讀以左右采琴瑟友之之類服讀北宻㳂思服輾轉反側之類夜讀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類老讀魯與子偕老執子之手之類下讀虎宗室牖下有齊季女之類凱風自南南讀林吹彼棘心之類載馳載驅驅讀丘歸唁衛侯已焉哉哉讀貲天實爲之之類毋讀米畏我父母無折我樹杞之類兄讀香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桑之類馬讀毋巷無服馬洵美且武之類英讀央尚之以瓊英充耳以黃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簟茀朱鞹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雙讀松冠緌雙止

曷又庸止干讀千出宿于干飲餞於言之類逝讀晒歲律其逝日月其邁之類慆讀偷日月其慆職思其憂之之類繡讀肖素衣朱繡自石皓皓之類者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好讀厚惟子之好羔裘豹褎之類風讀分歔彼晨風鬱彼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戶之類稼讀故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冲讀稱鑿冰冲冲納于凌陰之類嘉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斯讀羨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類家讀姑曰予未有室家予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栗薪之類儀讀俄樂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

已勿小人殆之類翩讀彬緝緝翩翩謀欲譖人之類邱讀欹猗于畝丘作爲此詩之類怨讀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讀當夲讀匡大東小東杼柚其空之類賢讀[illegible]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穉讀杵勿害我田穉秉畀炎火之類殄讀帖瑕讀絕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疚讀其來讀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之類偕讀巳近讀豈邇讀以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之類男讀林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罔極之類牧讀宻于彼牧矣維其棘矣之類怠讀臺勿俾太怠不醉反恥之類又讀怡室人入又以奏爾時

之類此類甚多皆臨文變通隨聲轉注不爲典要自沈韻出近體興而古意蔪然今之字書大抵拘泥沈韻牽強附會未可全憑篇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盡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人皆以義求音不知以音會意音發無心聲出義存文字隨聲音義理始合故三四五爲鉞曲天然節奏由此推之凡聲音皆含義理非離聲音別生義理也先儒謂華人詳於義梵人詳於音離音求義未爲知音知音之義者始可與識字可與言詩矣

詩有一字爲句者生民首章之類是也二字爲句者小

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曰，頌維清之肇禋是也有三
字爲句者摽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有五字爲句者誰
謂汝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爲句者政事一埤益我之
類是也有七字爲句者父曰嗟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
八字爲句者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有九字爲句者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而皆以四言爲准所以爲
雅樂

豐川詩說原詩終

豐川詩說卷之一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illegible]謹[illegible]
黄岡門人靖道謨誠合
咸寧門人羅宗彥素臣 同校

二南敘旨

豐川氏曰二南二十五篇要知原是周王業成后追原
文王州家御邦之盛槩託興以風天下後世非必實有
是事是人又都要知正是實理實情正理正情自可儀
型天下後世於無外讀者須得此意以鏡花水月視之

方能寘會詩人本旨與孔子取以冠三百本意若必一
一從周南召南中致辨於情事之有無虛實二南之情
致淺深厚薄是猶不達陶淵明傳桃花源本意而苦苦
致爭於其地境之奚似人物世代之奚似也善讀書者
迯不如是

余於二南註用京山郝氏解爲多蓋愚意詩解毛傳視
朱傳爲近而京山郝氏之解則惟毛是依但毛盡屬訓
詁京山則依毛而運以文義之條理斐然可誦處又視
毛爲長故愚於二南二十五篇中往往全用郝說而間
亦刪其繁補其缺而斷以己意焉然要之用郝則不啻

十六七矣然全用鄘處則必標鄘子曰三子明其說之

自來間有改易則不復別

讀二南要知周召諸公當日作此以風動天下後世之義又須知吾夫子刪詩取以冠十五國風首之旨何言乎要知當日作此以風動之義也夫人之情見善則好見不善則惡者天秉之良也然而不能不汩於情欲而移於俗尚惟周召諸公知情欲習俗之汩人移人中於隱微而非區區政刑所能驅之回心而易慮也於是本文王德化漸被之槩歷歷形之篇章使人諷誦之鄉黨閭帷間以變化其情欲習尚之不正潛移默轉於不自

知益道德齊禮之微權周之盛時其明君賢相之所以黼黻太平而移風易俗之具如是乎周而密也故讀二南者須知當日作之之意與文王德化所以如此之盛而神明於諷誦之際默成於脩身齊家之間即氣質可變德誼可成風俗可美而當日作二南以風人之義不為徒然爾何言乎要知吾夫子刪詩取以冠十五國風首之旨也自天子達於士庶未有不本於脩身而能齊家未有不能齊家而能化民成俗者書則脩身齊家化民成俗之綱領禮則脩身齊家化民成俗之矩矱而詩則導人興起其脩身齊家化民成俗之性情而二南本文王德化之盛以為形容則尤脩身齊家化民成俗之儀型也善學者如讀二南而逐篇能得其欲言之義又得其未言之情而且以實體諸身世之間而是則是傚自當如入芝蘭之室不覺久而與之俱化矣能與之俱化其以助於脩身齊家化民成俗豈其淺乎此二南之教又所以神詩禮之教而默以助政刑之不及也

人非大賢以上必不能無藉而興好善惡惡之念而是念則得於詩教為易故曰興於詩而二南則尤性情之正無邪之思之圖影學之而可以興者莫要於此故夫子屢贊關雎之樂不淫哀不傷又曰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而趨庭之訓且以是鄭重儆子也夫二南之作縱非武王之世必屬成王之代緣中間意旨必周召諸聖賢親見文王盛德化家成國之由又深達當日設以成德範俗微旨故本文王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者託興以風天下後世蓋德必如文王而後可立型百世而文王盛德感被之槩則非周公等深識未易喻又詩教可以默淑天下後世性情風俗之故亦非聖知如周公亦見不及此故余嘗以為於二南之作見西周聖賢之達天德又見其達王道蓋天德即在人性情之間而王道不出乎人情之外惟其浸漬乎文王之德而能得

其心源之合故能形諸篇章傳神寫照耳讀者要於此識文王之德之盛又於此識作者示範之旨更以識吾夫子論詩獨取二南冠首之意乃爲善於讀詩也

昔者武王盤盂几杖之間處處有銘其意葢欲以觸目儆心而自脩其德者如是周公輔武王佐成王黼黻太平禮樂政刑靡所不周而又復慘淡經營作爲二南正雅頌以用於朝廷宮幃鄉邦鬼神享祀之間葢總之欲以和平眞摯之意潛孚幽明朝野使之咸動於不自知以此範圍一世共陶淑於道德齊禮之中而無所不用其極者如是然按其淵源凡皆得文王肅雝身範亦臨

亦保心法武王則推而體諸脩身周公則推而廣諸淑世其實異用同功而二聖人繼述之善不獨在盡倫盡制之間而直是於脩身平天下無處不神而明之也讀者能於此悟文武周公道法之相承即於詩教淵源亦思過半矣

學者讀二南之作能知得與武王盤盂几杖皆銘異用而同功即詩教可淵然而悟

識二南之旨達二南之教者其人可與達天德葢二南之成本於文王之德化所漸而二南爲詩之教又所以化人於德而使之動於不自知故非達天德者未易讀之而識其指歸也然如未達天德亦正須於二南取尋文王之德是如何又如何遂能刑諸家被諸邦國由內以達外由近以達遠如風之動物而靡所不入到這裏明得脈絡盡識得次第明亦自可漸達天德耳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又以二南爲房中之樂后夫人以此時時諷誦以事其君子葢古聖人之欲以道德化家化國化天下之人心而漸之仁摩之義者如此其備也後世道德齊禮之化旣已無聞而如歌詩合樂移人性情之用又復廢墜不講欲風俗之醇美如古時奚可

冀歟

蘇穎濱曰二南皆出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豐川曰正於其得諸風聲感被之淺而舉貴賤男女能革故鼎新翳然興起於禮教義命之精微於此益徵文王過化存神之妙眞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淺深之分恐未爲定論

周南序旨

關雎

風何以首關雎也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咏一后妃而凡爲后妃者可風也風動也教也風何所不動教何所

不化而獨以后妃首風何也所以明風之自也后妃文王之配也文王之德無不動而后妃則刑于之化所首被也彼其位中宮配至尊不淫色不妒忌而孜孜乎求賢樂善如不及非文王之德之感被獨深而后妃亦以文王之德爲德能如是歟故二南首風而關雎尤首二南者正以明文王之德之盛而其齊家之化可百世師者如是也然則誦是詩者作美后妃讀也可作借后妃以爲風讀也更當以爲美后妃正所以美文王也可以爲美文王而欲使人知凡有家者必宜以文王之刑妻爲師也始得爾葢后妃能以德助文王是乃言中之旨

而由文王刑于之化獨深則又言外示教之隱意也夫

葛覃

序何以謂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國之母也必也勤儉孝敬然後不愧母儀而后妃之職盡職盡即本在是也然序不曰太姒之本而曰后妃之本明乎舉一后妃而凡爲公侯夫人大夫妻士庶人婦者皆以是爲本也且如詩義謂后妃如是固后妃之賢而文王刑于之化則在不言之表矣故曰美后妃正所以美文王之德之化以風天下後世也彼尚書之言文王曰徽柔懿恭又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嗚呼惟文王有如是之德而後有后妃如是之本然則凡有家者更可以知刑于之自矣是又聖人教詩以關雎葛覃首二南之旨也夫

卷耳

卷耳序以爲后妃之志也后妃內君主乎中宮而以進賢審官知臣下之勞苦爲志不幾於預外事乎非也后妃君內助也內助者君之德無所不助而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勞苦則人君勸忠致治之大德后妃而不此之志縱不妒忌縱不險詖私邪縱能勤儉孝敬婦人之恒德耳於內助之義未副也故序以如是爲后妃之志明乎爲后妃者志能如是然後行侔乎天地可以奉神靈

之統而理萬物之宜爾然其淵源則惟文王有夢卜求賢之志而後后妃有關雎卷耳之德之志則所以明后妃之志即所以明文王之志也故曰觀后妃而王道寬其深矣此又夫子定二南垂教本意也然如毛序則爲后妃志則進賢體臣如朱傳則爲婦人之念夫遣情意旨之淺深天淵以此益知讀詩守序尚爲近理裨教爾

樛木

樛木序以爲美后妃之逮下也逮下則不妒忌矣不妒忌則后妃之德厚德厚而福將焉往乎則謂此詩也詩人明於天道報施之實理而據后妃以說法勸善可矣

嗚呼一二三章僅十二語四十八字耳而一部迪吉錄一部感應篇大旨俱備於是詩人之旨深哉然如序則詩人咏歌垂訓之至意苟從朱傳以爲宮人咏歌后妃之什無論宮人不解贊詠即有之不亦類臣妾佞諛之習套耶詩教當不如是

螽斯

螽斯按序首以爲美后妃子孫衆多即義已明矣而復自註曰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其本旨抑又備足也然如篇次樛木之下者有樛木逮下之仁是以若螽斯子孫之盛有是德斯膺是福是乃詩人次篇而孔

子編次以垂教之旨也序尚未之及耳然此事屬詞春秋之義而亦詩人之義正不似後人註書一一細加敘明也且如此序謂爲樛木之福可謂爲關雎之應亦可又惟和而能羣則類聚必衆此人事之自然亦天道之必然更可知後世寬惠忠厚之子孫必昌而刻薄妬忌之後嗣往往不蕃之故矣詩道觸類旁通讀詩者並能見得此等意思即於存心行事得益於詩教爲多耳

桃夭

桃夭按序首以爲后妃之所致而下又自註曰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夫國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而無鰥民者由文王之仁政覃被因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乎抑僅關后妃之不妬忌而民間之婚姻遂以時乎序詩者之於詩殆亦猶傳春秋之左氏附經爲說而無得於經旨亦多也嗚呼序一詩之大旨也即其序經如是而他箋疏之弗當於經旨可類推矣故讀詩固以按序爲長而必一一據序以爲說即悉失旨亦多也必也二南二篇按篇次以推經意由化行宮幃而後漸被於民間以究編詩次篇之旨庶幾文王刑于寡妻因之御于家邦之次第秩然可按篇而會也然要之讀此篇要識得文王德化之實能使民間男女所由

俱無曠怨之實而又於關雎化行之義脈脈相關始爲論世知言耳不然則亦頌詩而不能論世也

兎罝

兎罝按序首一句曰后妃之化其說不免於支離而下隨自註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得此一補然後首一句不至甚病以此知先儒謂毛詩本序屬衆手前後潤色而成之言匪誣而又以知先儒謂序首一句確不可易而下文皆不如首句之當之說亦未允也蓋如此序苟不得下數句之推原即其病可勝言乎其以爲兎罝人材之盛本於關雎之化行者則文王壽

考作人之化惟其能廑於深宮夢寐不忘是以后妃化
之有關雎寤寐求賢之德卷耳審官進賢之志蓋賢賢
易色之風始於閨門而達諸邦國是以深山窮谷兎罝
之野人皆懷才抱德可以備用王國而濟濟多士耳是
則風化之盛始於宮帷而後被於士類故曰關雎之化
行則莫不好德然后妃之好德進賢非感於文王之壽
考作人何以如此之至乎故曰覩后妃之化而又有以
識文王之德之盛也然則讀是詩者當明於關雎之化
行之義又當明於關雎之化所由行之義則章旨篇旨
絲絲貫注爾不然得其一遺其一又未有不泥序而失

者也故序可從亦須善讀而不可漫從

芣苢

芣苢 按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夫閨
闈何以得和平乎則文王之德化由關雎而達耳故讀
是詩者當明此詩爲是咏后妃之美義尤當明后妃之
所由美義蓋讀此詩也王民皥皥於此可見即文王之
過化存神亦於此可想而如篇次兎罝則又以明文王
德化覃被不獨人材之盛徵於兎罝野人輩即悠然太
平之象覃被於草野婦女間而欣欣乎化日之舒長者
依然在目也

豐川氏曰此序首一句迂下二句亦盤鬱未能調暢故
知序斷不出於子夏何況親經聖裁朱傳大半改序固
失檢點京山酷守毛序謂爲事事得情亦未敢許爲能
頌詩論世也

漢廣

漢廣 按序曰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間無思犯禮求不可得也朱子則謂序因詩
有漢廣之言而遂附會爲德廣於義不通京山又謂序
意蓋即廣之意釋之謂始自宮壺而遠及江漢以此謂
廣本無乖錯然自二說出而後之論此詩者遂各有偏

主愚則謂二公皆未得毛序本旨也蓋序以漢廣標目
本爲由岐豐化及江漢以是謂爲德廣所及是則德廣
自是道其由來漢廣自是篇目序初非泥詩中漢廣之
言而因發德廣之意朱子以爲德廣因漢廣生義固未
盡合序旨而京山謂序是即廣字之義釋之終不免覩
德廣之廣有藉於類推漢廣之義爲說也嗚呼序義本
明而二公皆不免失其本旨讀書知言亦豈易言
漢廣篇次芣苢之後而情景要亦自別蓋芣苢是有周
被化之婦人薰陶文王后妃之德者深且久故有化日
舒長室家歡慶之象漢廣是南國聞風之遊女久染汙

亂之俗至此耳闢文王后妃之風欣然有易舊更新知
禮守分之風由其近遠親疎之不同故其被化之淺深
厚薄亦異也然如兎罝序及后妃之化而漢廣遊女不
本后妃者兎罝係周京民庶后妃寤寐求賢能以關雎
卷耳之德志佐德助化故兎罝野人本后妃明風之所
自也漢廣則廣及江漢端由王道之行非內官之職耳
而據其篇次芣苢則自周疆以至南國之次第情形宛
然在目矣
篇中凡八言不可而下六不可則皆是從上遊女不可
求思生來固是道遊女之知以禮自持人不敢犯而一

時男女咸知禮教之尚而風化惟新從可想也詩人亦
善於立言矣

汝墳

汝墳按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憫其君子而勉之以正也是則序意謂文王化行不
獨岐豐男女知禮守義卽南國婦人情之所鍾亦知以
正勸勉其夫矣而據詩則又不獨見后妃關雎卷耳之
化漬被南國卽文王以服事殷之誠且共諒於南人此
序以爲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耳
篇中父母孔邇之父母據序以爲行役之父母朱傳以
爲指文王言皆無不可蓋總之從序則其勉夫於正者
爲知孝據朱傳則其勉夫於正者爲知忠忠與孝皆正
義故二義無不可用也或曰然則其如木序何曰本序
但言勉之以正耳原不分孝親忠君也謂父母爲行役
之父母源出於箋非出於序故昔人有箋不如傳傳不
如序之說蓋作序者間有未得詩旨之處而箋詩者亦
多有不得序意之處正未可信爲鄭箋所以遵序於序
意一一盡達也此又讀毛鄭詩說者之所宜知也

麟之趾

麟之趾按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夫麟趾何以
爲關雎之應文王之德能化后妃有關雎之賢后妃之
德能不妒忌逮下如樛木之厚自不獨天道合報之以
衆多之子孫卽其和氣薰蒸公子公孫有不振振信厚
如麟趾故曰關雎之應也然此章据樛木螽斯之後謂
爲樛木螽斯之報也可而獨以爲關雎之應者明風之
所自也蓋從來國運之興必由于孫之衆而且賢當紂
之世商之孫子蕩佚不可言而周之公子公孫皆振振
然守禮而信厚卽周之必昌已決於此夫麟爲盛世之
瑞王者德隆運興然後四靈畢至今而文王后妃之子

孫如是即周之必興有微豈非有剬之瑞應乎而原其所以有此瑞應者則文王之德能感后妃有關雎之德而亦惟關雎之化行然後諸福之應邑後之祥輻輳而並至故曰關雎之應也蘇子由譏序如麟趾之時將字郝京山又謂公子公孫言衰世之公子公孫不指文王后妃之公子公孫其意謂螽斯已言其子孫不應江漢汝墳後又及子孫編次乖宜也一則不免於文害辭一則不免泥編次等第而昧於前明子孫之衆多後明子孫之賢之義耳至朱傳謂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又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至則不免將比喻之麟直作四

靈之應與解召南之騶虞同訛亦不敢許其能得詩意也葢謂公子公孫如麟未嘗不兼瑞應若以爲麟之趾角屬盛德之應則將客作主忘其爲喻而不合詩旨爾二南雖被化有淺深而中間多以婦女之向義加禮爲咏葢男子上之有義禮之教下之有政刑之儆婦人女子則義理之不聞政刑之不及矣必由道化之深丈夫服教畏神之風眞浮於家庭日用之間然後婦女蒸蒸向善之情不覺不知而丕應故二南徵化皆以婦女之和平守正佩禮守義見王道入人之眞感化之神也這裹非霸道之能及亦非淺儒之能識

召南序旨

召南者周有天下後追敘召公宣文之化自召而南感化之情景也然周南如江漢汝墳有南國詩而召南無周詩者京山所謂周南化出周達而召南專言化之及遠也至其十四篇編次雖若與周南不同致而要之亦自有序可按而尋則亦猶之乎周南但微有隱顯之不同耳獨其中氣象風味不侔者周南十一篇醇懿粹美讀其詩覺有宇內太和王民皡皡之象蓋親被文王之化所得者深召南則僅屬化之漸被不及親炙聖人而得諸風聲之感動所得者淺故十四篇有轉移感動氣

運方新之槩而不似周南雍熙太和之風是則所由異耳然要之皆始於閨門而后達於邦國則古今來無論治國平天下未有道不行於妻子而能行於國中達於天下者也又皆由化起閨門達於邦國而得天昌後庶類蕃昌則古今來又未有道隆化浹而天地不位萬物不育者也以此見二南立教皆天人王道之權衡本無殊旨也

周南首后妃之德召南亦首夫人之德者王道之成以溥及朝野爲徵而王道之始則以道行妻子爲要故閨門之化正諸侯王由身達治之樞紐所謂欲治其國必

先齊其家也文王之化由周南而召南其實皆由家以暨國故南國之君循文王之化其夫人大夫妻亦遵后妃之化道行化起如一轍耳而如詩人之意與吾夫子編二南之意則謂必如周南召南之起化始乎宮壼又如太姒配德之深被化亦始乎宮壼而諸侯夫人大夫妻舉能師太姒至德之風然後見王者脩身齊家之實功實效是則垂世立教本旨耳

敬按召南凡十四篇首言國君夫人有鵲巢之德次言大夫妻有采蘩之敬又次言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又次言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又次言為

嫡妻者有逮下之仁又次言為媵妾者有安分之誼又其次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自守而無強暴之相陵又其次王姬之貴尚諸侯一等而其下嫁也肅雝著範依然文王之懿徽而又終之以品物之咸遂庶類之蕃昌蒐田以時仁而不殺而王道於是乎成其篇次蓋隱隱與周南次篇之義符契凡皆生人身家之矩矱然要之撮其編若化行南方功由召伯而推其淵源則文王明德親民之功所施者溥而所感者深矣故曰召南之化皆文王之化也讀者必由其次第識其規模又必由其規模識其淵源然後吾夫子編詩首二南之旨可尋而諄諄以二南不為致儆其子之本旨可尋也

昔夫子教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其致訓之懇切警策如是非真見得二南之益人身家而奚為若是之懇切警策讀二南者須逐篇尋得出二南之可為在何處為之而不至面牆用何功及上身來一一分明頭頭有緒然後為善於窮經雖然識見縱到得這裏亦只是窮理邊事夫子曰為則匪徒謂當明其理正是望伯魚以實體諸身心國家日用之間耳蓋得其義必力行實踐而後能默成

而信默成而信然後謂之為然後身可脩家可齊不至舉步面牆爾

豐川詩說卷之一終

豐川詩說卷之二

國風

國風者彙編十五國之歌謠也周之國豈止此國之詩亦豈止於此而詩止此者吾夫子之採錄止於此也謂之風者則朱傳謂以其被上之化而有言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是矣然如二南則周王業既成之後追誦其事以化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耳初非文王之世民間自作之歌至自邶至檜十二國皆季世之詩自屬吾夫子周流時於士大夫並閭閻間

所得幽則自魯掌故之所收藏吾夫子因而採錄者朱傳信周禮太史採詩貢王王受而列於樂官之說本之以傳詩則亦不免沿襲舊說未加察也蓋無論全詩即就風論且無論如鄭衛之風太史必不得採天子必不肯受即齊陳等國之風敝苟林陵等篇太史肯採獻天子肯受而存肄耶況乎經無明文足以後信顧可襲前弊說不加是正歟解經期於明經無補於經而適以誣聖奚爲乎故予於是說疑不敢信而獨自信爲如是云顧不知後之君子且以爲何如也

周南

周岐豐地南謂當時政教所化及之梁荊巫篇中自周至南兼及焉故曰周南也風所以風天下後世也而首之以周南者則周既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人人師文王之化故以爲風始也然則是周也指周京不指周公明矣彼毛傳故繫周公之說似泥於召南之繫召耳予固不敢從也而是詩爲周有天下後追誦當日風化盛世之作非未有天下時周人與南國人自道其情之作抑又明矣而朱傳顧謂得之國中雜以南國之詩則是眞

以其詩爲周召人之作也亦似未達於二南立教之本旨爾予亦疑而未敢信也必如京山氏謂二南諸詩序皆不指文王太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即此可知作者之志在託興以風事不必問有無但領畧其情景意象自然可風之論乃爲得二南之倩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毛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傳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敬按首章言方今河氷已泮春水方生而蠶可浴正昏姻祭祀之期也彼關關然和聲相應之雎鳩則在河洲之上矣若所謂窈窕然幽居之淑女生于下國

庶姓皆可以相粢盛助蠶繅者是則君子之好逑也君何德以配君子乎 二章次言彼參差荇菜清潔可薦宗廟則左右乘流以待取矣而此窈窕之淑女育於庶姓今方當內官乏人之際我當寤寐不忘以求之若其求而未得則蠶繅無人衣服不備悠悠然輾轉反側寢席爲之不能忘焉 三章又次言且今獨未得覯爾誠得之則豈但已乎彼荇菜既得則隨在或左或右多方采取之矣淑女既得則內事備官我當友之以琴瑟焉荇菜既得或左或右相助烹芼之矣淑女既得則我當樂之以鍾鼓焉琴瑟在堂鍾鼓在廷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

敬按是詩也總之取衽席易溺以后妃之尊貴而能寤寐思賢不淫不妒孜孜乎博致羣淑以宣內教是則易象所謂貫魚以宮人寵而正用之者也故曰后妃之德而其憂也以思得淑賢故即甚哀悲無已也不爲傷其樂也以得淑賢雖琴瑟鍾鼓之友樂若過也而適得其性情之正亦不爲淫故孔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而仍取此篇以冠二南耳然周南爲文王之德而文王之妃則太姒也序不言太姒言后妃何也郝氏原解曰二南之作乃文王業既成後凡爲自

天子以至庶人修身齊家之法以文王風之非專爲美文王太姒作也其曰后妃之德者則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也故鵲巢亦曰夫人之德言凡爲君夫人者當如是也然二南咏文王之化而並不及文王一字又何也郝氏曰詩咏后妃化不自后妃始也惟文王有夢卜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文王有卑服康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溯流窮源觀后妃而王道窺其深矣味后妃正使人知化起自文王也此夫子定二南義也

敬又按風風也敎也謂風以動之而敎以化之之義

即於此具也吾夫子編風首二南而關雎則用之王宮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爲房中之樂是蓋有至教存焉以其用之王宮言則古之后妃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後之后妃何得不惕以其用之邦國言則后妃之德如是則凡有國有家者之夫人季女何得不惕以其用之鄉人言后妃以后而好德如此則士庶人亦當知閨門爲行道之自不容不以道閑其家更就其用之學士領讀言又當知后妃之化無非得於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以御於家邦必且悟於正身行道之爲要而不敢不勉於自修焉吾夫子刪詩存教其

取義深遠固如此讀詩者必通於此意然後論語中一切論詩明法庶可意會而知爾

豐川氏曰按首章取義雎鳩河洲者鳩之言聚也鳥惟鳩多族而雎鳩乘陽氣變化與他鳩異故爲王后妃之比河洲則河中平曠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地不妒之喩也然亦以仲春陽和始布鷹化爲鳩正當祭祀昏姻之時故托興於此耳君子毛傳指后妃其說謂待后妃小君內子好合逑聚以爲左右之善侶其言亦未嘗不通然以君子屬后妃不惟不見后妃之德反覺隱與序背亦且詠此者必歸宮人之口會此詩出於宮人之口乎宮人果能詠詩乎並非情實矣故不若以君子還指文王如朱傳之言爲當也然如朱傳謂君子指文王而却以其詩爲宮人思得后妃配君子而作則不惟宮人必不能作又無論作自宮人不見后妃之好德且無論與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全不相合更無論文王襲位當在中年則聘娶后妃在爲世子之時爲世子時而宮人即美其后妃之德會有一可通之義耶吾夫子刪詩編風以關雎冠端勸教天下後世之意獨借端一宮人之言其托始不亦太不倫乎故總不若以君子指文

王而謂作是詩者爲托於太姒然後見后妃之德且以見文王刑於之化爲滿盤皆合也

敬按荇菜生於河畔淸潔可薦宗廟又祭則后妃薦豆內宮備職故下二章荇菜左右之采取皆取義於此總之詩之托興大槩多指眼前切近之物亦或與其本事相關斷未有全無干涉者而如關雎之中雎鳩河洲荇菜左右之類則冠首之篇尤義意有關於正旨不同泛設也獨毛傳以寤寐思服之思服二字爲思蠶織爲王祭服友謂同志共事琴瑟鐘鼓皆祭祀行禮之樂則不免爲穿鑿深必求事實而反失

事實耳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郝氏曰朱傳改為后妃治葛既成而自賦其事非也按關雎母儀之事葛覃處女之事未嫁為賢女則既嫁為賢婦故葛覃為本關雎兼言蠶事此章專言績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常服恆居無羅紈不厭布縷嫁時無靡麗不棄澣濯刈濩紡績不辭親執言語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有女如此為婦可以安舅姑為后可以母天下教婦順序說是也朱傳因無贊美之辭遂謂為后妃自作夫二南皆先王所以垂訓修身齊家化國之道非為贊頌作也

一章彼初夏之時葛之覃然蔓施於山谷之中者其葉萋萋然茂盛於時黃鳥飛集灌木之上其鳴喈喈然遠聞暮春谿山之景物如此　二章當盛夏之時葛之覃然長施於谷中者維葉莫莫則時可採矣於是而刈於是而濩績以為布精者為絺粗者為綌製為衣服愛惜之不敢厭薄也　三章女子德言婦容誨有師保嘉禮既備乃告師氏言將歸矣治我衣裳私服禮服無事新麗或汚或澣又或不必澣將歸寧君子宜其家室以安父母也

豐川氏曰愚按朱傳疏是篇亦未嘗不圓潔可誦但謂為后妃自作無論乖先王作二南以風世之旨詩二南化成時太姒以壽終久矣亦覺情事未合也大抵朱傳是據詩中二我字遂謂為作是詩者之為大姒獨未計卷耳一詩纔十五句耳中間用七八個我字豈登山酌酒馬瘏僕痡皆實事耶以託興之可代設一境即託興之可代作已語又奚疑乎

又按郝氏曰葛覃全詩僅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孝敬之性悠然可想即先王作是詩以風化天下後世之意淵然可想

又按朱傳謂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愚謂讀此詩但據此以繹而一一反上身來推類質證即詩旨詩教可會而必斤斤爭於后妃自作與先王作以憲世之間正不必也況以爲作自先王之垂教其義自古而味自長理更活乎

又按言告言歸以下五句穎濱詩說謂師氏告之以適人之道言常自潔淸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矣蓋從言告一句主解也是亦一說然如此一件公

案毛則謂爲歸於夫家而安夫之父母朱則謂后妃自謂其本生之父母蘇又如此作解嗚呼後世說詩之家亦同聚訟豈獨禮歟然則治經者得經可證則取證於經不得則但取近理者足借以明旨足矣可不須苦爭事物之突似也

豐川氏曰敬按此篇詩情一一分明讀者須會其風旨一一取證於身心家道之間然後不負先王作是詩吾夫子錄是詩之意不然縱解得明疏得暢口耳間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勞苦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郝氏曰婦人以縫衣裳釀酒漿爲事葛覃衣裳也卷耳酒漿也蓋卷耳之草可爲麴蘖因酒漿而念及使臣有進賢之志也我馬陟彼皆使臣之事后妃而酌勸使臣酒何也禮王者獻賓

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於外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於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由出也凡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今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彼其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飲酒銷憂不幾於蕩耶縱謂託咏亦何異於鄭衛之辭乎若曰婦人勿豫外事則婦稱內助不此之助而安所助乎況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勸職故謂之志而已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

章采采卷耳以爲麴蘖采之又采竟不盈傾筐之筐

其艱且勞尚如是我念諸臣經營四方周道倭遲勞而功高外廷之上得無棄置如遺乎 二章 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疲矣何以勞之我姑酌彼金罍之酒以釋其永懷而已 三章 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病矣何以勞之我姑酌彼兕觥慰其永傷而已 四章 諸臣在外勞且久矣豈但馬病僕亦且困矣婦無公事將若之何惟有吁歎而已

豐川氏曰敬按本序謂是詩先王作以明后妃之志朱傳則改爲后妃思夫自賦之作今無論思夫之義視明后妃之志爲淺薄傳亦已讓序即就詩之情旨論中間更無正誼明訓之旨但述其惻勞慰遠之情若如序言則言外之寄託正大可風若如朱傳則止於婦人之思夫縱云貞靜專一而事不足法情不足念則亦僅閨幃中婦女鍾情如後世烏棲曲之類耳夫子奚爲取以列周南之前耶況如太姒之賢縱能詩必明於語默之宜豈肯作此等夫婦恆情之詩周之列聖又豈肯令此等無關大義詩風動當時傳之後世乎且即孔子又奚取於是詩而濫以惡世教故必如序言而後其義可法天下後世也故愚意斷以從序爲長

樛木三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原解曰此作詩以詠歌之辭朱傳改爲衆妾稱願而作傳自不如序之妥也蓋木枝下垂曰樛樛木下接葛藟上附象后妃逮下衆妾親上即所詠之本事已具君詞此二語但爲先言他物引起所言之事即所詠之事又安在乎又曰南方陽明故美多取南北方幽暗故刺多取北

一章 木莫盛於南土南土之木有樛然下曲者則葛與藟纍縈其上矣后妃以上逮下衆妾以禮事上恩誼聯屬何以異此然則此可樂之君子和氣交鍾福隨素履而綏定之矣 二章 南方之木曲垂於下葛藟荒蒙其上上下親睦和氣致祥彼樂哉之君子福履將扶助之矣 三章 南木曲垂於下葛藟縈旋其上尊卑綢繆其旋元吉彼可樂之君子福履必成就完備無疑矣

原解曰關雎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皆言后妃之

賢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其所生漸被國人致與
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豐川氏曰敬按是詩也即后妃之逮下而凡君之於
臣主之於僕官之於民可以類推而凡主婦之於妾
婢尤可不問而知其宜聞之生勵也且據其辭德之
盛者福斯盛而又以知福之非可漫享且匪可以倖
致凡欲福之茂者當自茂其德已履茂盛之福者又
當刻刻自茂其德也大抵六經垂戒示勸之旨雖與
後世感應勸善等書異旨而要之其義則無不該爾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
郝氏曰此亦詩人詠歌之辭朱傳以爲御衆妾自作
非也其以螽斯比何也螽斯蝗屬生子最多凡血氣
之類羣處則蕃息不和則不能羣善羣莫如螽斯后
妃慈和以羣衆妾而多子故以螽斯比然辭旨隱約
於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於后妃詠其子
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感
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然以螽斯
比即是以螽斯與借物爲比感物爲與義雖有二其
致則一
一章凡物羣則妬惟螽斯之爲羽詵詵善羣故種類蕃
息物理如此人亦宜然爾后妃子孫振振衆盛和氣
所鍾亦非偶矣　二章螽斯之羽其飛也薨薨然羣飛
后妃子孫繩繩不絶罔所宜爾　三章螽斯之羽其集
也揖揖然和聚后妃子孫蟄蟄類聚罔所宜爾
郝子曰讀螽斯而后妃之德微於牛矣樛木待下進

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原以義相承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原解曰后妃不妬忌之德洲
於下國凡男女之有室家者皆有樛木螽斯之風故
曰后妃所致先王令凡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
華即時物爲比也

一章桃之始華婚姻之時也夭夭之桃方少灼灼之華甚美之子年少美好其歸以時其會以禮賢可知也豈有賢女而不宜其室家者　二章桃之夭夭有華必有實之子少年有德宜其家室可知也　三章桃之夭夭實緊則葉茂之子德儀兼美宜其家人可知也

按郝氏曰誦桃夭而后妃之化徵於國矣豐川氏曰愚則謂徵后妃之化行於國正以徵文王之化刑於家也蓋二南皆先王所以訓修齊治平之道而其義則取於先家齊而后國治故周南雖皆歸功后妃其實是隱推文王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爾且一國之

得以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者中間有多少王政之仁在何以獨歸后妃之不妬乎蓋二南明風之自惟文王有如是之德以感后妃故后妃有如是之德以相文王是以大化丕行男女正婚姻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耳又本詩曰宜家室宜家人則是風化大行庶民之女皆知勤儉孝敬不獨宜於其夫而並宜於其舅姑妯娌三章迭用三宜正所以明婦女歸人之正範也詩道旁通讀詩者要須知斷章取義之旨即與觀羣怨多識畜德無在不谿

兔罝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原解曰邦國多士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始故當其寤寐淑女友樂不忘賢賢易色之風始於閨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兔之輩皆懷才抱德以待明主寤寐之求所謂過化存神遷善不知王民之皡皡也而自宮闈始故曰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寡

妻不刑而能化家邦者未之有故曰后妃之化

豐川氏曰按毛公此序首一句亦不免帶病下三句則覿首句爲妥而京山此說則尤爲足補原序之未及蓋此章必得本旨下三句並郝氏這一解而后其旨始顯而暢爾否則序首第一句眞覺費開銷也然以此見作序者必非子夏蓋以自關雎一大序下葛覃卷耳凡三序雖義理不差要之皆有極力揣度艱難補湊之意不應子夏聖門高弟以文學之選又親聞三百篇雅言之教而如是且從來成書者篇首必尤爲加意關雎葛覃卷耳周南開章始卷之篇也而

其說且然即其後之復序全傳可從知而序者之識解亦從可想也嗚呼生孔孟數千年後不幸不逢聖人之親傳而於其所不得不奉以爲講說張本者且如此之不滿人意讀經註經可易言耶

一章肅肅然整飭之兎罝其張罝椓杙而其聲丁丁然者赳赳草野之武夫耳然覩其布罝網羅其材智勇略殆可以折衝禦侮爲公侯之干城歟 二章肅肅然設此兎罝當此九逵之道者赳赳之武夫耳槪其行誼德美不但足爲干城而直足以配公侯爲之好仇也 三章肅肅然設此兎罝在彼林中者赳赳之武夫耳覩其運用籌策不但足匹敵公侯而又堪爲之腹心也

原解曰誦此詩者想見當年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此四友十亂至衰世用之而不盡者皆關雎之造化也後王嬖妾嫡處羣小蔽賢周宗以滅聖人刪詩首二南有以夫

芣苢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毛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原解曰愚按兎罝咏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美者古善之名后妃不妬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繼螽斯室家歡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實宜姙婦人所需也閨閫安樂男服事乎罝羅女服事乎蠶聚室家無仳㒧之憂而皆以生子爲願詩人託詠芣苢見王民皞皞而古序惟以一美子括之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求徵而太平景象悠然詩可以與其斯之謂若解爲采芣苢之婦人自作則拘矣

一章芣苢婦人所需也室家無事庶女偕行采此芣苢非一人也求而未得薄言采之采采既得隨地行處薄言有之 二章采采既有所取在穗拾其穗而薄言掇之所用在實取其實而薄言捋之 三章采采既將盛之以袺薄言袺之采采愈多扱其袺於帶間薄言襭之

郝氏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誤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衽女工而託詠采芣苢終篇變換纔六字一唱三歎恍然見庶女於原野之間而聞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於言也

豐川氏曰二南若不得毛序卽如卷耳以爲思夫芣
苢以爲婦人樂有子無論婦女不必解作詩卽能作
亦奚關於風化而夫子至以編之二南而且以二南
之不可不爲教子歟觀卷耳芣苢之必從序而後見
其詩之不徒後世閨情則知序之關於詩教爲多也
詩繹曰芣苢葛覃之感也志和而音平

漢廣三章章八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不可得也　原解曰按
諸詩自關雎以下古序皆首句爲目此篇宜目爲南
有喬木如摘詩中語宜目爲江廣而取漢廣者取廣
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斷取如曹風匪
風大雅嘉樂序皆然故毛公卽廣字義釋之始自宮
壼而遠及江漢可不謂廣歟朱傳詆其謬過也然此
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官之職統諸王者
也

一章茂木可休南方有木上竦無枝下可休也游女可
犯漢上有女貞潔自守不可求也如水小可泳漢之
廣其可泳乎水近可方江之長其可方乎　二章薪之
錯雜而生也擇翹然高出之楚刈之此之子女中翹
楚行將以禮歸人而自以粟秣其馬矣豈刈楚之可
伺耶如彼江漢斷乎不可犯也　三章薪錯雜而生擇
彼蔞蒿之最長者刈之此之子女中之蔞也將以禮
適人自秣其駒矣豈食吾之蔞乎如漢如江不可踰

越已

汝墳三章章四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郝氏曰此篇首二
章勞苦饑困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
子勞苦勸以六義見其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卽
其閑家可知故曰文王之化

一章汝水之墳有木生焉可以爲薪君子久役於外而使婦人躬採樵力不任重伐其小條與枝而已當是時君子未歸惄焉憂戚如調理饑病形神困憊強餐而未能也　二章遵彼汝墳今年所伐之條又是往年舊伐之肄歲既改矣君子始歸生得相見喜其不我遐棄也　三章魴魚本白勞於網罝尾變而赤矣虐政如火努力自効誰無父母桑梓丘隴在焉將奚逃也

豐川氏曰按是詩註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朱傳以爲文王三分有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其行役之家人見其勞苦作此詩勞之而以父母孔邇爲指文王其說皆未嘗不似但以爲出自其婦人之自作何以當商之衰其江漢間婦女偏能詩如此之多及當周之盛又不見一詩耶既非情實又此時商紂既不復巡狩至其地卽文王亦無由巡狩至其國此等詩是從何來藏之太史秘藏之府而孔子採入周南乎這裏更難出脫故總不如本序以皆作之周王業成後追述文王風化之盛令世世師法文王爲長蓋事不必取據言不必取徵皆託興以形其道化之所及卽二南冠詩而周南又冠召南之義可淵然會也故論詩必以從毛傳爲長

按周南十一篇至第九詠漢廣一篇以見文王之化行乎漢南其女子皆端莊靜一知以禮自守詠一女子而意蓋不盡於一女子也第十詠汝墳一篇以見文王之化被於汝墳其婦人皆忠厚專[illegible]知以正勉夫指在婦人而意蓋不盡於行役婦人也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此文王之德之盛世世可師而詩人所爲反復詠歎以示型天下後世意爾

麟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原解曰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編詩者取德修瑞應之義著王道之成也道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四靈畢至之世無異故曰如麟趾之時無犯非禮也蓋商紂之末俗奢禮壞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兔罝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謹愿步武頭角振振

有端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
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傳以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
孫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亦未嘗不可但周南
十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反及家庭
未免覺編次之乖序說不可改也愚謂京山之言似
矣然前螽斯是詠其和而能羣故子孫多此則言其
德之盛而必昌故不特子孫多而且賢京山之說是
化行由近及遠之序朱傳指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
孫則是言衆盛且仁有周興起先後之序由序可由
朱之說亦正無不可也但序說較朱爲長又相傳已
久宜從序耳

一章聖王作而麒麟至彼麟之趾步趨中度不妄踐履
蓋其趾之仁也今也貴族公子皆不驕不奢忠信仁
厚振振如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吁嗟公子其即麟
乎 二章麟之額端正不觝蓋其定之仁也今也公孫
守禮振振愿慤其眞麟乎 三章麟之角周正不觸蓋
其角之仁也今也公族守禮振振醇厚其眞麟乎
豐川氏曰按郝氏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飛揚
跋扈怯冠而虎翼由來漸矣之說是明序衰世公子
之義然要之必兼重以商紂之淫後風俗漬染益不
可問之意則序意始完至其謂詠公子公孫公族之
賢歸於振振令儀令色儼然瞻之在前辭約而旨遠
妙於形容則於辭義亦無不盡然亦要須足以文王
之德之盛被淵淵乎燕天而昌後益可想見之意然
後章𠂢詩義始完也

豐川詩說卷之二終

豐川詩說卷之三

召南

召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釆邑詩名召南者周之初興也分岐周之地令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篇中皆形容召公宣文王之化自召達於南國而爲風化之漸被故曰召南耳然風名召南而詩實非召詩皆王教也郝氏原解曰二南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耳故召南即繼周南而編焉是爲二南

鵲巢三章章四句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原解曰朱傳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壹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諸侯教國先教家召南先夫人之德猶周南先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歟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果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教之則皆欲其如此也故毛公謂國君積行累功不專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据而有之亦不專指太姒見詩人所以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何也教於周畿必始關雎教於列國必始鵲巢召公之有德皆所以有文王之德也故召伯之化皆文王之化也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爲巢木梢最高大不取墮

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戶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鳩鳲鳩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惟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邦君無爲受成其夫人可知矣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有爲毀巢之道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一章鵲之有巢積累勤矣鳩以專一之性不勞來居之我公侯奄有國家得之子之賢以居中治內百兩親

迎豈曰不宜　二章鵲之有巢鳩來方之之子來歸宗廟有王百兩相迎不亦宜乎　三章鵲之有巢鳩來盈之之子來歸內官充牣百兩成禮不亦宜乎

采蘩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原解曰朱傳改爲南國諸侯夫人被文王之化家人叙其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前鵲巢夫人

不必定求其人而詩皆本文王所以修身齊家以教南國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冕而親迎以重宗廟故修籩豆奉祭祀君夫人之職也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蘩操之勤有齊莊之容然後可以奉祭祀若采蘩夫人斯可矣苟南國夫人有若此者亦太姒之教文王之化而詩非必實有其人也　一章禮公侯祭祀則夫人薦豆蘩可實豆也采于沼沚之濱乎何用之以供公侯祭祀之事也　二章蘩生於水采之必於山澗之中祭行於廟用之必於公侯之宮　三章將祭之夙夜夫人在廟視其首飾僮僮然竦立而敬也既祭而退視其首飾祁祁然舒緩而歸也盖敬不可見觀首飾之容可知也

敬按此詩凡三章不指其爲何國之夫人但形容其親操之勤齊莊之容以修籩豆而奉祭祀詩人之意若曰必如采蘩之夫人然後可以奉祭祀而不失職爾其示型示勸之意盖即寓於摹寫形容之間大抵詩三百除正雅頌外多學士大夫感時諷事之咏歌此外亦間有出於其人之自爲與實指其事者若二南則鏡花水月但取於託興以風耳事與人不容確指而必欲指其人實据其事以爲說則不可故余嘗

謂二南之取興與周頌之取象必得其意而後可通其情不然則言易未有不執象昧義言詩未有不泥辭害志者

草蟲三章章七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原解曰朱傳改此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按序則是詩爲初嫁之女自防則爲守禮若如朱傳則爲獨居之妻思夫是謂鍾情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是故序確而正

一章草蟲阜螽兩物而共類同草蟲鳴則阜螽躍倡隨之義也昔者之來君子未親懼無德與汝或忝厥配憂心忡忡不寧也未見君子此憂不降見而未覯憂猶不降及今既見既覯心乃降爾 二章視彼登山者所求在蕨昔者之來恐違夫子憂心惙惙既見既覯

然後心悦耳 三章彼登山者所需在薇昔者之來遠我父母憂心傷悲既見君子心始平爾

按見相視也謂同牢以前覯相親也謂成昏以後見疎而覯親也郝氏曰草蟲阜螽皆蝗屬性善聲故以取與蕨薇可以和羹皆中饋之事草蟲躍蕨薇生仲春之令也知爲大夫妻者據編詩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卽君夫人之職此章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卽大夫妻之職女子之嫁父母命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新婦入門艮人未習私懷憂慮故未見君子憂不釋既見不覯憂猶不釋必其既見既覯憂心始平如此自防可不謂知禮者乎然詩亦非必其新婦自作蓋詩人託與王化所從來見文王所以教南國莫非以禮齊家之事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老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原解曰序於諸侯夫人奉祭言不失職於大夫妻奉祀言能循法度何也君修法度

臣奉法度者也故君不祭爲失職臣不祭爲廢法度凡祭備物行禮主婦職中饋薦豆採取烹芼器皿奠獻莫不各有法度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爲大夫其廟爲宗室非宗子而爲大夫其廟亦建於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親之此皆所謂法度也詩詠季女大夫妻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於宗婦也箋因季女之文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於宗室三月告成於祖之祭然序言妻非未嫁之女女未嫁而出采蘋藻非法度未嫁而親主祭於宗室尤非法度也箋說附會詩辭與序不合朱子改爲南

國大夫妻被文王之化家人叙事美之尤拘也所謂大夫妻者言凡爲大夫妻皆當如是言妻而大夫可知亦諸侯妻之有采蘩云爾

一章蘋可薦也於何采之則于澗之濱矣藻可采也於何采之則于彼行潦矣　二章何器以盛之則維筐及筥矣何器以烹之則維錡與釜矣　三章奠之何處大宗廟室之牖下也何人主之齊莊之女婦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毛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原解曰召公爲西伯大夫敷教南國嘗舍止棠下後人思之託樹以致遺愛焉夫召伯之教皆文王之教也人服召伯之教愛召伯而不知教所自來此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觀民思召伯而文王之化可知也按召當文王時未稱伯亦足徵二南之詩不作於文王之世明矣

一章彼蔽芾然茂盛之甘棠凡我南人勿翦伐之昔者召伯嘗於此草舍焉　二章蔽芾之甘棠凡我南人勿翦壞之蓋昔者召伯嘗於此憩息焉　三章蔽芾之甘棠凡我南人勿翦屈之昔者召伯於此嘗說止焉拜屈其枝至地如人拜也　原解曰是詩語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千古去思此爲首唱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汝從

毛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一章彼厭浥然者道上之露也行者豈不欲夙夜乎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強暴是以不可爾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　二章然猶不免強暴之獄故其自辨曰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屋則雀有角矣然屋則穿矣雀實無角女未嘗有室家之禮今而致我於獄則似有室家之道矣然女雖召獄禮實不足也　三章謂鼠之無牙信矣今而

穿墉則鼠有牙矣然墉雖穿矣鼠實無牙女未嘗有室家之禮今而速我於訟則似有室家之道矣然女雖速訟禮實不足終不女從也

敬按女子幽貞爲强暴所搆辱在泥塗則不勝沾濡故以厭浥行露爲比雀鼠比小人角牙比爭辨雀有角鼠有牙比無情之訟皆詩人賦貞女之辭朱子改爲貞女自述已志葢據詩辭之近似改之也獨不思託之詩人則意味爲永且於論世與論二南由作之故不尤爲一一可徵耶　原解曰誦此詩者想見貞淑之氣如疾風勁草挺然孤秀女有壯節非婉嫕柔

質而已者召伯聽斷明允使幽貞之情得伸雪於濁世文王之教遠矣詩人亦善於占誦矣

詩繹曰漢廣不可求矟有訟爲風亦遠矣乎此辨二南之旨也亦不可不知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原解曰羔羊云鵲巢之功猶兎罝云后妃之化也始於宮幃達於朝廷宮幃有專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儉故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如羊性柔而善羣故曰德如羔羊也蘇穎濱曰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其德則過矣愚謂序說德如羔羊葢指托興羔羊一篇之義猶兎罝之托興兎罝也郝說不免認羔羊專爲羔羊葢亦泥矣而穎濱謂詩咏羔羊乃君子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言德則過則亦不免認序說德如羔羊爲專指羔羊亦未可爲善於讀序也惟詩繹曰

羔羊樂不失職也節儉平康俯仰順適矣志適而音舒化國之日趣其說雖不依序曲解而不啻發序言之未融也

一章大夫朝服以羔裘紽之以組色惟素而數止五退朝而食出自公門禮度雍容委蛇如也　二章羔羊之革素絲飾緎其數惟五彼服此者氣象委蛇自公所而退食也　三章羔羊之縫素絲飾總其數惟五彼服此者氣象委蛇退食自公所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叶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上聲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
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原解曰此詩
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
夫克家亦可知矣其託詠殷靁亦猶汝墳之王室如
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

王命殷靁聲比殷商南國至朝歌千有餘里而紂虐
遠及故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懈之以思也莫敢
或遑勉之以勤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哀而不
傷怨而不怒親愛而不忘公義如此婦人豈非鵲巢
之流亞歟然詩亦不必即其婦人自作明於其時動
於召伯之化者當有如此婦人也朱傳改爲婦人思
夫則降而爲變風亦可何貴爲二南
一章殷其靁乎在彼南山之陽天威無弗屆也人孰無
家何此君子獨去而不敢少暇得非分無所逃耶振
振君子久勞於外尚其歸哉尙其歸哉　二章殷其靁

乎在南山之側天威不測也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
不敢息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可也尙其圖歸可也
三章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天怒且及矣君子去此不遑
豈非義不敢安處乎振振君子尚及生還可矣尚及
生還可矣　原解曰大夫以西伯之命供紂之役不
敢質言故曰何斯此斯指君子違斯去家也蓋諸侯
之大夫西伯率以事紂者詩繹曰殷其靁閔勞勸義
也情至義篤矣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男女得以及時也　原解曰朱傳以詩辭嫌於女乃
求男故改序爲女子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
有強暴之汚非也葛覃之告歸非后妃自告耶商紂
之虐王室如燬男女失時文王化行而閭閻安樂故
女感時思歸猶豳風採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
皞皞之象王道本人情摽梅人情之至也觀其詩非
必即出其女之口而當世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離

切而不苟且遻就在必待求求必以時文王之教也
托咏於摽梅何也蓋春梅始華華則實實漸多則華
漸少仲春至婚姻之期矣而詩托咏不於男於女何
也詠於女子而後見情之至二南之化皆自閨中始
也

一章 梅花落而戒實在樹者十之七耳春將半矣衆士
以禮求我其及此吉日乎過此非其時矣 二章 梅花
落而實存者十之三耳時漸迫矣求我庶士其及今
可也 三章 梅花落而盡矣未幾實熟而傾筐且至矣
求我庶士其惟及今過媒妁之言乎 郝氏曰梅梅
花實梅子七三以十爲率皆言花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毛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
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原解曰小
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朱傳謂爲不妬忌以
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衆妾美之而作
則拘矣詩人歌此爲凡君夫人者皆當如是妬忌女
惡之大者不妬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不惟思
窈窕無傷善之忘而已君夫人而使其衆妾皆得進
御安其分而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星
比何也不敢自同於大明也猶諺云衆星不敢敵月
之意衆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於東晨出則
星見於西即往還所見爲比然詩亦非必其進御之
妾自作也豐川氏曰是詩也可以風君夫人可以風
衆妾並可以風朝廷之上尊卑庶官與天下之學士
大夫淪落卑賤之倫謂即詩人借小星一譬以說法
可也若謂此等詩皆似其人自作廢序不顧則試思
自周南以至召南何爲是時之后妃君夫人宮人大

夫妻以及閭閻婦女偏能作詩如是之多又閨壼房
帷之作何以得相傳皆在且吾夫子身不至南國又
皆於何處得來入編乎且又如此等詩即離序亦尚
有義理可尋至如卷耳草蟲摽梅等詩倘一廢序不
知與後世藁砧烏棲等詩何異而吾夫子錄冠三百
且鄭重教其子以宜爲乎則知讀二南詩必不可廢
序不廢序而後知吾夫子删詩存教又諄諄教子爲
二南正旨也朱傳必欲廢序而皆作其人自作失編
詩存教意矣

一章 嘒然小明之星稀疎三五在天之東日入初昏時

也此時整齊宵行適彼公所雖云勤勞貴者當逸賤者當勞所賦之命實與夫人不同敢憚勞乎（二章）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旦時也肅肅宵行抱持衾幬自公所而退往來雖勤貴賤之命實不相猶耳

豐川氏曰小星二章安命達義不特可為小星輩婦女師範並可為士大夫屈抑下位者之儀型詩可以興此尤最明是在學詩者知取益也又曰周南如芣苢召南如小星溫厚之性和平之音讀之如置身王民皞皞時周之方隆再一堯天舜日令人穆然神往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原辨曰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夫人與媵各有姪有娣為九夫人進御君所則媵從嫡初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至勞使之媵亦不怨嫡感而悔詩人作此美媵見媵之賢而嫡之所以能悔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汜比何也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今見收也然何以明其不為美嫡詩代為媵言則為美媵也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有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是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為賢女而朱傳改為媵待年於國嫡不與偕行後嫡悔而迎之媵作此詩非也蓋惑於鄭箋獨留不行之語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非謂在母家不同嫁也如待年不行豈得怨嫡嫡亦何從勞使之

豐川氏曰美媵美嫡此是爭一詩中情形耳是詩託興却在南國被文王之化不特鵲巢夫人羔羊大夫草蟲大夫妻知禮安命即初嫁之夫人備媵之衆女亦相感而悔過達義則是德化直格於貴賤男女而無所不遍也然則如江沱之媵之嫡不皆可美可型而如文王之化之旁溥不尤有國有家者之所宜則倣以化民成俗耶此編詩之志而聖人教詩之旨也一章江水大矣支流小分旋復會合而有汜之子初歸棄我不用將謂終焉矣何幸其後之能悔也　二章江有渚向相容也之子初歸屏我不與然亦暫耳至於

今乃得安處矣　三章江有汜倘汜隨也之子始歸止
戕而不過我用是嘯今我暢然而歌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毛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
成淫風比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原解
曰是詩朱傳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強暴所汚詩人因
所見以美之亦近似矣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

紂時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
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耻知耻
自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序言及此非
經聖裁未易苟作麕鹿比斧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
醜詆之辭也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尨吠則狗彘
惡之矣如朱傳因所見是必詩人直適野見死麕死
鹿士以茅包直遺女女罵於室太吠於門因賦此詩
矣可乎
章野有既死之麕穢物也以白茅之潔包取之尋垢
失其倫矣女子仲春緬懷嘉禮良士以禮徵聘可也

何故無禮而誘之乎　二章樸樕然小林之野有死鹿
焉以白茅之潔裹之汙斯茅矣彼女清潔如玉可以
不潔累之乎　三章女拒之若曰爾勿恃其強暴[illegible]舒
舒而脫脫徐徐安詳可也男女有別勿感吾之帨
巾感帨則近吾身矣彼此素無往來勿使吾之犬吠
犬吠則近吾家矣其惡而遠之如此可謂別嫌明微
之至者矣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
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
之德也　原解曰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子皆
王教所漸也王姬雖嫁諸侯而其儀衛施諸侯尤貴
能不以貴驕其夫車馬僕從謙恭順和是以可美朱
子謂爲武王以後詩是矣又疑平王爲東遷之宜臼
齊侯謂齊襄公諸兒非也二南皆追詠文王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云者如書大誥稱武
王爲寧王酒誥稱爲成王商頌稱契爲玄王易云康

侯周禮云寧侯皆非定謚也平正也齊一也如均平
蕩平齊聖徇齊云爾皆美其祖父之德見兒女家教
有本耳文王之孫下嫁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
王詩當入王風宜曰諸兒名字何足辱簡策而厠諸
二南乎比唐棣何也唐棣之華併比擠族有類聚親
睦之象故以比兄弟婚姻桃李多子釣絲牽連故比
男女也
一章何彼襛然而盛者乃唐棣之華開而能合猶二姓
之好也今此肅肅雝雝氣象謙冲者乃王姬之車殊
無驕貴之容也　二章何彼襛然而盛者桃與李之花

交相映輝也今者之婚女以治平之王爲祖男以修
齊之侯爲父其賢其貴皆相稱也　三章相彼釣者求
魚合絲以爲緡乃可引也齊侯之子求妻而得平王
之孫得其所求矣
朱子曰此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
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詩繹曰王曰平王侯曰齊侯
距周始王亦又遠矣非周公時詩也然肅肅敬也雝
雝和也敬以和何事不行采來見前王之化者遠也
愈久而不忘是夫子之志也關雎卷耳之德厚鵲巢
采蘩之齊敬美矣麟定之公姓何襛之王姬猶之振

振猶之肅雝焉何其盛哉
豐川氏曰按是詩作於武王既得天下與成王之代
俱無不可要之無的據作闕疑可也然如肅雝乃文
王之德而王姬亦以此著美則王姬之應由文王之
感於此徵而文王之化不特被於南國直化及後世
子孫故編詩者取以終文王化行之遠則其義從可
知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毛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原解曰周南終麟趾而國
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
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安靜者其發生必盛
化始宮幃近乎遠應匪襲取也朱子以爲文王之化
是矣云美南國諸侯非也蓋召南雖諸侯之詩非必
諸侯能爲言文王所以教南國者仁及禽獸草木功
贊化育非聖人不能而於召南言之者以終之也南
方卑濕多生蘆葦野獸成羣故以爲比非爲鵲巢獨

能致騶虞關雎獨能致麟趾也以麟應鳩以騶應鵲比類屬辭非專主食獸也毛云仁如騶虞則是眞以爲獸配麟蓋因虞叶作牙而附會之不足信也騶虞本二官名月令田獵命僕及七騶春秋傳晉悼公使程鄭爲御六騶屬焉蓋騶乘御掌馬之官書舜命益作虞周禮有山澤之虞掌禽獸之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五豕而殺一其仁也如此故歎美之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君之仁也

一章我僕于田彼茁然而長者吾見諸葭焉草木之蕃

可知一發矢而遇五豝焉禽獸之多可知夫禽五而僕殺一取之不盡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 二章彼茁然而長者有蓬焉一發而遇五豵獸雖多而不殺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 原解曰詠騶虞而王者仁贊化育矣始於閨門施於朝廷邦國達於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物咸亨修齊之效茂以復加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蓋王道以誠意爲本誠意以刑家爲先夫婦王畿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是故君子愼獨勿欺必自此始於此眞能如見賓如承祭無惰

行無逸志然後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孚豚魚之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太姒之助故其過化存神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修身齊家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修業內有賢配則事半功倍苟不幸而帷薄不淑則肺腑受病非若藩籬外可以諉而棄之也其事瑣於米鹽其幾密於嚬笑耳目心志錮其中無適可離必刻勵於衾影以求底於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於妻子而能放諸遠者矣正牆面立豈不信哉

或曰二南之詩皆里巷之謠此拘說也周有天下追思當時流風善政潤色歌詠以貽式穀大率皆周公召公輩之制作而孔子刪定於衰周之季以教來學苟文王時民謠有此焉用周公孔子爲今論二南不必按事求徵但據古序繹作者之志修身齊家規模俱在明辟王以弘化理士君子以資進修洋洋美德乎周公曰文王我師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之謂也

豐川氏曰二南編次雖不拘拘篇章之次第然如自閨門以達於朝廷自朝廷及邦國自邦國以及於遐

方庶類則當時風化感被之梗槩宛然可想而於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之德化之盛美亦正可按篇而會也昔吾夫子嘗教其子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是蓋謂二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洪範人無貴賤寸步難離一不如此則舉步成礙爾然則讀是詩者必達於爲之之旨又必達於不爲則正牆面而立之弊乃爲不負吾夫子删詩本志爾然如不按旨實爲而一一盡體諸身心之間亦猶無當於吾夫子教詩明法也

豐川詩說卷之三終

豐川詩說卷之四

邶風

原解曰邶鄘衛皆商畿內之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邶鄘不詳所封衛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於衛各因其地之所得分爲三國其實皆衛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亂而殷墟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於前衛滅於後所以明戒也

敬按朱子初解邶鄘衛詩曰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鄘音者係之鄘後定詩傳則曰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以其爲聲之異今但以爲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係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爲得也愚謂據是說則朱傳之於詩亦非苟然矣初也不得其說則以爲其或出於此及覺其不安則又變前說而不吝可見賢者之用心原惟道是從不同於師心之剛愎也乃其爲傳也顧多更舊序註鄭衛二風也往往改似男女之辭者盡作淫奔

此則一是泥孔子鄭聲淫之旨爲張本二則據其辭之近似以斷志不覺偏泥耳向使及門之士有通大義者據理而規得其心折當不難立變其說之不安益原其本心本是爲與其不得罪於作序之人不若據其本辭以求不失作者本旨是乃必欲求明經旨雅意若使得明大義者開之以義之難越情之至當眞於經旨爲脗合安在不翻然而改乎惜乎少此得力之高足遂令朱子大賢於三百篇一經貫穿鑿師心之譏也

又按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

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京山之說原本於此據此可以斷一國之風而三其名之故矣然愚則又謂一衛風而三其名且三其篇者固以得之邶鄘者係邶鄘得之衛地者係之衛然亦似以合編爲一篇則衛風一篇幾欲與十二國風埒不但篇目殊覺不勻亦覺本篇繁重難終故因仍其所得之地爲篇名因而各別爲篇次爾

栢舟五章章六句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毛序曰栢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原解曰朱傳改爲婦人不得於其夫而作

非也蓋忠臣不得於君與賢女不得於夫情相似故忠臣常托賢女自怨而不怒不遇而不能去序所以目爲仁人而以辭害志則似婦人語耳舟以比濟世栢木芳香後彫以比君子栢舟汎流比仁人不遇也一章言以栢爲舟堅緻牢實乘之以泛流於水中者蓋我心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故如此之深耳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　二章鑒明而妍媸並納以其無擇心也我則不能矣賢否原不相謀好惡出於天性如之何能并茹之乎我心已難堪矣乃我共事兄弟又不與我同心聊往告愬反以不能含容爲我罪也

三章然兄弟雖怒我心則曰堅而正匪如石之可轉
也我心正平匪如席之可卷也亦只謹小慎微自傚
威儀令不可選而已 四章悄悄然心懷隱憂思我見
慍於羣小遭其病受其侮亦已多矣靜思無端忽忽
驚寤闢然如有所失落也 五章日乎月乎何迭相虧
也君乎臣乎何其弁昏也處此昏亂之朝眞如垢衣
在體煩寃憒眊不自聊賴然義不可逃則不能奮起
而飛去也

豐川氏曰首章六句漢魏六朝三唐詩人之風致至
三章匪石匪席及威儀不可選此則是知德行有大

本領人事漢魏三唐到此者殊少詩三百此等處皆
其根柢不盡係正風雅也

豐川氏曰按朱傳發明此詩之義曰讀詩須當諷詠
看他詩人之意在甚處如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
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其辭氣忠厚惻怛怒而不過如此此所謂止
乎義理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
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
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
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至如賈誼云歷

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
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愚按如朱子是說眞善
於發詩之含蘊矣顧如此詩據其辭謂爲婦人之不
得於夫亦不遠然如原序謂仁人之不遇亦正自合
況千餘年來相傳之原序謂爲仁人之不遇且詩中
弁無酷類婦女之辭而必欲變序之古以從已見此
亦不免賢者信心之過也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多
聞闕疑生聖人百世之下可信者須還他一箇信卽
可疑者只合還他一箇疑何必一一硬執已見

緑衣四章章四句

緑兮衣兮緑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緑兮衣兮緑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序曰緑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
是詩也原解曰衛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
位故作是詩其以緑衣比者何也黃中色緑間色衣
爲上裳爲下表爲貴裏爲賤緑衣黃裏云云皆比嫡
妾失所也此詩莊姜自作故序云傷已與載馳竹竿

之類凡婦人自作者序各分曉朱傳於他詩一切謂
爲自作非也
一章綠間色而以爲衣黃正色而以爲裏妾之蔽嫡亦
猶是也多憂方來何時已耶　二章綠爲衣而居上黃
爲裳而反下妾之上僭亦猶是也憂繫於心何能去
之　三章絲本綠耳惟汝治以爲綠愛而衣之古人制
禮使貴賤得所豈若今人之過乎　四章絺綌宜暑凉
風凄然則捐棄宜也今我見棄將若何亦思古人遭
此有善處之道先得我心可以自慰矣
郝氏曰按正風雅而後爲閨怨者多矣綠衣之怨婉

愉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情渾厚端莊
不激不怒所謂可以怨者矣
豐川氏曰宋儒謂當困苦拂鬱之會只思古人處此
者是如何樣處遣便心得其平今觀綠衣之詩曰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則莊姜以婦人而達於此義不謂
之賢不可得矣然則孔子删詩於綠衣燕燕日月終
風直於邶風一篇中歷錄四詩殆謂其可以怨得情
之正而亦其人之賢能通於義理也云爾
豐川氏曰按莊公卽武公子而於夫婦大倫遂至於
此卒之貽謀不善遂至宣公之瀆倫賊子爲國基禍
然則祖德之不足恃亦明矣故君子貴自立而有國
家者必以德義預教世子期成令範爲要也否則富
貴聲色嗜欲一切皆能移人易於轉變如以武公之
賢一傳遂生莊公鑿喪元氣幾於莫可救藥者豈少
也耶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
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勗寡人
毛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原解曰莊姜無子以陳
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
吁弒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是詩其以
燕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離別燕雀依人爲
乳子也故玄鳥爲誕子之祥莊姜於嬀以子相依子
亡相失故用爲比不言夫死子弒國破人亡而託與

燕燕闕山寥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如終曲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爲絶唱

一章 人世聚散何異燕雀吾與子如燕燕相依差池其羽子今歸矣後會不再能無遠送望而不見涕泣如雨　二章 燕燕于飛上下追隨今子歸矣予遠送之望而不見獨立揮泣　三章 燕燕于飛同聲相應子行南還予遠送之望而不見實勞我心　四章 維爾仲氏與人以任存心以實秉性和順行已端淑每以先君偕老之誼勉我孰有愛人以德如爾仲氏者乎

豐川氏曰終溫且惠淑愼其身而知本於心之塞淵

勸慰寬解而知勗以先君之思後世道學名儒見理持躬不過如此衛之中宮君臣非庸郎昏而宮闈中做者能做到這裏說者能說到這裏反得此於二淑媛文王康叔之流風餘訓長矣然於這步處設身尚論應是莊姜旣秉性明淑而且不得於莊公無中宮靡麗之溺心以此益以道誼詩書自閑自歛故能大義分明出言有章則艱難拂欝之增益多矣哉或曰子斷謂二南皆非二南人自作何爲獨以此四篇盡謂作自莊姜歟曰二南是實人實事必屬其人實實自做且以莊姜之賢而有道誼詩書資益故當艱難拂欝時發爲根心道志之詠歌以遣其抑欝無聊之心志此又可論世而得其情也後世屈原之騷杜甫之詩多是此類然屈杜皆讀書積學之士而較其底蘊不惟杜詩中多牢騷委雜之可議卽屈騷一出於忠君愛國而其憤世嫉俗大苦殊傷忠厚之意其品格下綠衣四詩亦且懸絶矣嗚呼衛詩邶鄘衛三篇衛自武公邶前有莊姜風雖不古而尚見先王典型之不墜讀者不當以變風低視之也又其心塞淵之詞其後頌文公亦用此義必衛人傳誦莊姜此詩奉爲明訓也又曰燕燕前三章可以怨四章則可以群之旨在焉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毛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原解曰朱傳改序爲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禍莊公卒矣大人傷國難之不定非不見答也呼日月者詩之情皆爲夫婦之比非專爲告訴日月也

豐川氏曰鄭說明矣然如詩凡四章而章章有胡能有定之言則是言州吁之禍國難無日而定其詩爲作自州吁之時追傷莊公之不以古道待已而禍因至此明甚也況篇次燕燕之後則州吁已弒完自立稱莊公爲先君矣又何得謂是詩仍作自莊公在日

歟改序作因不見答於莊公而作不惟與篇中胡能有定不合亦於篇次燕燕之後次第不合矣

一章 日乎月乎升照下國夫婦相須人之大倫也乃如之人徃昔不以古道相處今禍貽宗社何能有定乎死者而有知寧不我顧也 二章 日居月諸共冒下土夫婦同心亦猶是也乃如之人徃時不與我相好今禍貽國家何能有定乎死者有知寧不我報也 三章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常相偕也乃如之人惡聲相加曾無已時今日之禍其何能定是則可憂也若夫無良之音使我可忘矣 四章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始相偕而終相失也父母養我不終遺此禍患其何能定乎至於報我之薄無可述矣

豐川氏曰綠衣之篇古人自慰其言溫厚和平日月之篇篇篇呼日月呼乃如之人則怨而不免於怒矣何前後厚薄之不侔如是乎蓋綠衣不過在夫婦順逆之情所謂過之小者也日月則係乎國家亡亂之關過之大者也過小而怨傷厚道矣過大而不怨亦豈謂厚道乎今觀其詩篇篇曰胡能有定又終之曰報我不述是則謂國亂之不定爲可憂若報我之薄則無可述嗚呼莊姜亦明於名義之大小輕重矣孔

子曰詩可以怨是則所謂眞可怨之詩也乃如之人指莊公胡能有定指州吁之亂日月可以怨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止也 原解曰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所謂爲州吁作也朱傳改爲傷莊公而作非也蓋如誦綠衣燕

燕莊姜乃溫惠婦人其無恚忿過甚之辭可知且此詩謂母憂賊子則爲賢母謂婦人怨夫則傷於忿矣毛說是也

豐川氏曰郝說已近理矣而如愚意亦尚非所以論世也盖如此詩而亦改爲傷莊公作則是一怨不已至於再且至於三無論怨而不已類於呪詈卽篇章過於煩瀆夫子删詩奚得不去正謂州吁賊君侮母天倫盡滅國亡可待情不容已於忿怨耳或曰若謂爲州吁將謔浪笑敖何以解乎曰莊姜國母而州吁嬖人子昔所畏而敬者也方其取完爲已子時則莊

姜於州吁以庶孽待之可從知卽州吁亦心恨而無可如何可從知一旦州吁弑完大權在手則其見莊姜而謔浪笑敖以洩夙昔之恨此暴虐逆賊之常態若謂爲莊公則夫之與婦謔浪笑敖尋常婦女亦不肯以上口皮何況莊姜之賢恐掛齒頰乎或曰若是則莫往莫來之辭又何以解乎曰州吁雖簒完而立莊姜終爲國母縱不能昏定晨省亦必有朝見國母之常節州吁性既悖逆而且心怨莊姜之初不子已而子完卽朝見之常節亦且不循而又時出於謔浪笑敖故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靁靁而曰虺虺則謔浪者且出以悖言笑敖者且加以侮容而莫往莫來則目中全無國母而不知覲省大禮幾於南國之蒯爾若指爲莊公則莫往莫來是屬夫婦私情莊姜又豈忍出諸口乎且前日月章曰報我不述又何容至此且反覆述其報我之狀耶况据篇次在綠衣燕燕三篇之後則此篇斷以毛序爲是無容疑爾終風是關倫常國脉事故怨忿獨深

一章 狂風終日不休子之狂暴亦猶此矣有時見我則嬉笑傲慢無人子禮將若之何中心自悼傷而已

二章 終日風霾不開子之昏惑亦猶是也有時來見有

時絕迹不往來使我悠長而思慮也

三章 終風陰曀不旋日而又曀此子何時開悟乎憂不成寐惟願彼自噴嚏而已

四章 陰曀曀而不開靁虺虺而不止此何時改圖乎憂不能寐惟願彼自懷思而已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
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一章鼓以進兵伐鼓鏜然有聲踊躍矜喜以凶器爲樂
事也今國有土工漕有城役又非不勞矣我獨從軍
南行苦尤甚焉　二章今者之役非不得已從孫子仲
結好陳宋與之伐鄭耳無故犯難生還未卜憂心忡
忡然也　三章是行也隨其所往於居則居於處則處
兵敗陣亡必喪其馬家人索我馬於林之下可耳
四章昔許室家死生隔別不相亡棄成此誓說執子之
手期於同老是疇昔之願也　五章事至今日吁嗟闊
別不得生活矣吁嗟信誓不得伸遂矣
豐川氏曰入邶風至此凡六篇首則仁人之不遇憂
讒畏譏卽其政衰禮亡君臣寮友之間可知綠衣嫡
妾倒置卽其夫婦之道蕩然可知燕燕日月終風擊
子弑君侮母很戾凶殘卽其君臣母子之倫蕩然無
存可知而擊鼓五章則州吁不自知罪好兵黷武之
情形又自可想而見君子讀詩至此有以知康叔之
澤將斬而州吁死亡之報立至也詩可以觀正謂此
等
又按兵凶器戰危事而擊鼓踊躍是以兵爲戲也樂

戰者亡州吁滅亡之禍徵於此矣土國城漕非不勞
也而獨以南行不歸爲憂可見兵者不祥之器聖人
不得已用之可已則必不可妄動以耗國之財而傷
民之命也卽此二事詩可以觀又見於此而如國中
既有土功漕地亦且築城而仍勤民於遠卽其用民
之虐亦已甚矣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州吁不有
人禍當卽有天刑無疑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耳　原解曰朱傳改爲七子自作非也凡
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非盡出其人之口然則
謂之道性情何也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
可興可觀卽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觀其人性
情之謂也此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
不忍斥其母之惡故君以爲幾諫以達孝子和氣之

要凱風以比和氣棘小棗以比七子也棘性晚發夏始生心母生七子猶不安其室詩人不忍斥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善諷喻也棘雖非大材爨生爲籬中赤而外多棘比七子護衛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雖無用亦足以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應節又爲審時之比也恩按據京山說明是詩作自孝子不如序作自詩人之爲近理矣而恩意則更謂七子如有詩人如此之諷如此之能言則是知義理善爲親掩過者矣必不肯作是詩傳之當時以彰親醜而自揚其孝也此尤論世知言之

道以此斷此詩必非七子自作

一章 凱和之風夏自南來時已晚矣而棘始生心吹而養之夭夭如也母生七子幼而鞠育其劬病勞苦當何如也　二章 凱風吹棘長而無用猶可以薪七子雖壯無令善之嗣辜負聖善之母矣　三章 泉水寒涼在浚邑之卑地灌溉無川猶供邑人之汲今以七男供一母不能供涓滴而使母勞苦曾寒泉不如矣　四章 黃鳥之羽睍睆可觀載好其音猶能悅人以七男奉一母不能婉容愉色以悅母心曾禽鳥不如矣

豐川氏曰讀凱風之詩反已自責而諷親之意見於言外韓昌黎羑里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蓋脫胚於此可謂善於立言矣然則凡臣之不得於君友之不得於友妻之不得於夫而欲自道其志者皆可作是觀即皆可師此義也然要之作詩人之言看則愈覺有味不然則形母之愆彰已之厚孝子忍乎況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固屬自責之辭而不啻明道母德之不淑於鄉閭矣既孝子所不忍出亦人子所不肯出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毛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原解曰朱傳改序爲婦人以夫從役於外思念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宣公意不主閨怨也後世詩多擬閨怨者何必盡婦人自作乎

豐川氏曰京山氏之說近矣然要之謂詩人託之閨怨則國勢時情一一盡現夫子錄存之旨亦見若謂

婦人以夫從役而作雖有不忮不求之雅言總是斷
情耳不應吾夫子删詩存敎二南衛風先有如許閨
閣恒情之詩也此詩斷宜從序爲長
一章雉雉于飛泄泄然鼓翼曰求其雌君不恤國事惟
婦人是好猶雄雉也嗟我懷人始不能見幾引去今
日之行自詒阻隔耳　二章雄雉之飛下上追鳴以媚
其雌人之好內亦猶是也國事至此誠哉可憂言念
君子實勞我心也　三章日往月來時序屢更悠悠我
之所思道路長遠何能致其來乎　四章凡爾君子雖
我婦人焉知德行竊意人生處世無所忮害無所貪

求何往不善今之征役爲忮求耳其何能善乎
郝氏曰百爾君子呼在位者以儆若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原解曰朱傳謂是詩未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也然亦
何知其不爲宣公夫人乎序有所受之匏未剖可配

以渡水匏尚有葉乏利涉之用水深比防閑之嚴雉
雉善淫鴈飛有序匏以行嫁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
一章匏可涉水今尚有苦葉未可用也濟涉之處其水
方深欲濟者深則有厲淺則褰裳度量而行斯爲知
禮　二章濟之水瀰其盈矣雉之鷕鷕其音矣水盈必
濡其軌今日不濡雉鳴雄非其雌今反求牡人之背
禮無以異此也　三章古者婚姻禮因時舉贄用和鳴
之鴈貴從陽也行禮以旭日始旦貴正始也妻歸及
霜降之後冰泮之前陽徃則陰來也非禮非時豈容
苟合乎　四章水盈而匏難用我其招舟子而後濟乎

人皆徒涉我獨不敢須同心之友乘舟以共濟耳
豐川氏曰此篇取譬不一情與麗雜而隱約意若有
欲言不敢不言難已之狀非君夫人之穢行不敢斥
斥奚爲若是朱子改爲刺時諷淫亂之詩若刺時諷
淫亂則如采唐溱洧何不可直刺之有而隱約麗雜
必使人推求而後明乎大抵鶉奔墻茨之刺頑與宣
姜在衛宣已亡之後民風士氣益忿益怒故直斥而
不顧此詩作於衛宣夫婦交相淫亂之秋民情尚有
所畏故不敢直斥其穢惡而反覆曲喻以道志而與
諷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毛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俗傷敗焉原解曰谷風東風也習習不斷也谷之言俗也俗成於習谷風習而成陰雨君德習而成民俗也故以爲比朱子謂詩中不見化其上意改爲棄婦自作非也詩人美刺鮮有植陳者設身處其人之地代爲其人之言心曲隱微皆肖其人所以爲妙於性情而可風若謂棄婦自作則微婉之致全失矣

愚謂是說尚是就詩之來路言若更須詩論世則據詩以我禦窮及及爾顛覆等語是乃寒窶貧家婦也何得作出詩來如此婉好懇到且朱子亦嘗評是詩曰谷風一篇他只是如此說出來而序得情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

慶源輔氏又謂其比物連類因事與詞條理秩然有序豈二南當文王之盛婦人女子皆能作詩而衛當其衰其婦人女子亦皆能擅長風雅彬彬多文耶這裏亦覺太說不去而以朱子之明識往往改序從已

則不可解也然則詩無婦人自作者乎愚則又謂三百篇中如綠衣燕燕四五詩自是莊姜自作餘者不特鄭衛風中諸類婦人作者非其人之自作即二南風化之盛辭旨懿醇亦斷非其人之自作蓋淫者自作必不敢而二南之作不應當時自后妃以至閭閻其婦女咸能作詩謂爲自作殊失情實也然則綠衣燕燕何以獨斷其爲莊姜自作歟愚則謂此論世而謂爲或然其說已具本註可覆也

乾東坤布合而谷風生習習不斷則陰雨降也民風所從來人情變態亦猶是凡夫婦相與小有參差嘗

勉強含容不宜暴怒譬彼葑菲採其葉且留其根若唱隨之間言語和悅莫相違背則可以偕老矣奚至變態如風雨乎 二章 乃爾竟棄我而令去也我則奚忍遽去乎是以將行上道而遲遲蓋中心之違不能遽去耳乃爾之送我則竟不遠僅至門而止則爾之恝然甚矣然則誰謂荼苦乎以巳相比其甘如薺矣而爾方且宴樂其新婚如兄如弟焉 三章 彼涇渭皆濁而涇則尚清於渭涇以下流入渭遂若與渭同濁然觀涇旁落之沚則湜湜然清潔見底我之清潔奚以異是汝奈何以新婚之故而遂不吾與乎然我身

雖棄我心未絕亦幸勿輕逝我之梁勿輕發我之笱令我後之不繼耳雖然我躬巳不見容何暇恤我後日之事乎 四章 思我昔之治家也如濟水者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論有無勉強圖濟雖鄉鄰有喪無不周救況於夫婦之間敢處其薄乎 五章 爾今不念我之勞不我能養反以我爲讐是則有心阻我故雖善亦且不售如賈之百貨俱陳終不見售耳獨不念昔之與爾治生也惟恐生理窮鞠同至顚覆今旣遂生矣乃比我於毒而棄之心奚忍耶 六章 昔我蓄聚美菜以備冬月乏時之需今爾安於新婚而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安樂則棄之也而且於我極其武怒而盡詒以勤勞之事亦曾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耶

豐川氏曰涇渭余鄉之水余所目覩大約涇渭皆濁於澧澇而渭則倍濁於涇顧前輩解此則皆以渭清涇濁爲說雖朱子亦因其解而以此註詩皆身未至秦目見二水云然也故余於此句獨更其說又篇末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義毛傳作至解朱子作來息時解獨蘓子由作安息解蓋毛之意則謂不念昔余之初至時朱之意則謂不追念其始至時接禮之厚而

蘓意則謂爾今與新婚安息亦曾念昔者由我而蘓此安息耶如毛朱之解說來未嘗不可然意味淡薄不足以結束通篇必如蘓說則與通篇義旨掩映收束不漏且足徵薄夫困窮則依人力以安樂安樂則反不念其安樂自來之薄劣爲足見詩人示敎夫子刪存本旨也至如行道遲遲二句亦覺余說稍爲近情故不復沿襲舊解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豐川氏曰卽中露泥中見衛之不能庇極寓衛無益耳黎衛與國見亂不救卽此可爲衛傷故黎臣詩餘存衛風若曰其臣勸歸則序失旨失辭矣國君豈有其國可歸而輕寓人國之理黎侯之不歸蓋黎侯之不能歸非不欲歸也何得以勸歸爲說然如黎之不守其國君臣同責而黎臣獨曰微君之故者意黎侯之去國黎侯之不聽人言而自致之故其臣獨以怨君乎据本詩語義自明諸解俱不如本詩之分明故不復採註成解然君子讀是詩而謂其可以觀可以

怨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毛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所以責於衛也
原解曰朱子謂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誑其誤非也衛之先本牧伯武王封康叔[illegible]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衛爲伯之始也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業故詩曰與曰同皆連率之事以旄丘葛比何也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絕者葛亦不斷絕之物俗稱狐疑爲葛藤毛遂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卽此意也朱傳謂久寓於衛時物變而登旄丘見葛起興豈其然乎
豐川氏曰据詩編次之序衛之至此已衰不可言而狄能滅黎卽狄之強可想而知黎衛與國今也狄已入黎卽衛之禍釁不遠而中原諸近狄之國其爲蠶

食當不可勝慮矣爲衛計者自覺力不能勝狄救黎當懇告與國倡率義師以救黎爲自固之計可也爲同時之與國計者黎已見滅衛且浸弱燎原之勢禍蔓滋長必簡將選士各出銳師以救黎爲復黎安衛且以自強之策情始爲宜能如是卽狄必大創而黎可救衛且可終安而凡與狄邇者亦皆可安坐而無患已何至他日邢滅於前衛滅於後卽齊魯鄭曹無不受其侵陵歟況衛若有識借與國共憤之情苟能不惜珠玉糗糧共約與國而大興義師卽一舉而恤災睦鄰之聲揚便可復方伯連帥之舊職而享固境

負邦之實利齊桓之業當可預收於此日也而計不
知此則直是燕雀處堂突決棟焚而子毋嫡濡尚恬
不知懼也嗚呼衛之必滅於狄豈待他日軒鶴之懿
公哉君子蓋已預決於式微旄丘之歌矣
一章 相彼旄丘葛之生者其節誕然而長所處平夷故
其生延蔓也以我遭此危急望爾衛伯叔救患恤鄰
可一言決耳今何其多日而不定也　二章 何其安處
不動乎意必約與國而後發乎何其遲久不決乎意
必有他故相羈絆乎　三章 今我久客狐裘且敝矣豈
我不以東控告乎緣伯兮叔兮不能約與國同興連

帥之師我雖來告亦徒然耳　四章 我國家陵替瑣然
細矣尾然末矣微命殘喘不絕如線漂流離散之子
也爾衛伯叔端拱坐視袞然褎冠不動充耳無聞無
乃太忍然乎
豐川氏曰觀二章之與處三章之靡同黎人之望衛
怨衛深矣而其致望於近衛之與國亦復不淺至四
章之衷如充耳則責衛詑衛而其責詑與國正不異
衛也
按詩繹曰式微旄丘黎臣咏也其錄於衛何也刺也
黎君臣在廷流離瑣尾殷鑒烈矣上不能修舉方伯
連率之職次不能觀鑑以自強於政簡賢胥邑惟日
不足已焉能無及乎故終之以載馳載馳循旄丘之
志也是其應也　豐川氏曰潛谷之論美矣雖然猶
寬一着責衛耳衛與黎比壤而居黎之見滅衛之唇
亡也行且及衛是剝床及膚之勢燃眉之患也爲衛
君臣者救黎如救焚不遑朝夕是爲宜耳乃曰觀黎
君臣流離瑣尾之狀日聞其哀懇之訴而尚褎如充
耳乎匪病狂喪心當不至是吾夫子錄詩而存此二
篇於衛風正以誌衛之風氣至此蓋明明亡徵之現
而莫可救藥爾

豐川氏曰木桃之咏衛人感念齊桓救衛城楚丘而
作覘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而劉
須溪謂一章之何多日也未有怨望意三章之靡所
與同爲微怨獨不思黎之君臣正失國而寄命於衛
乃敢責衛君臣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是直以土木
人全無心肝並無知覺責之待之矣安在一章之何
多日爲未有怨望意乎況其爲言曰何多日其辭若
緩其意正急蓋即此一言驚詑之意即寓猜疑之中
這是其善於立言雖怨未敢遽怒而其實是怨深怒
甚姑作緩詞先爲開銷究之無可開銷則直責曰褎

如充耳也須溪於宋號爲長於論古而說詩如此噫
說經亦不易已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毛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
以承事王者也原解曰朱傳改爲賢者不得志而仕

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意若自譽而實自嘲愚謂輕
世肆志豈風人之度譽而自嘲則詼諧矣六經無此
體蓋求其人不得遂以爲賢者自作又疑碩人美人
自誇遂以美人爲君以碩人爲自譽自誇其實非也
序云刺不用賢蓋當時有賢人不用而仕爲伶官者
詩人刺不能用者耳

豐川氏曰京山之言辨矣愚則更謂無論通章之言
不似自作之詞卽所謂碩人有力如虎等語亦斷非
其人自譽自嘲遂至於此且謂爲作自詩人之刺不
用賢則刺意分明若以爲自作則自己甘心流落伶
官賤品又誰刺也論世知言必當以序爲正但如分
章古本三章朱傳分碩人俁俁以下四句爲一章共
作四章則朱傳爲長蓋相其章法如朱傳前三章以
四句爲例正自覺於拍爲合如序說作二章其分章
覺得於章法文義俱欠穩妥安知古本傳來非於分
章錯訛也讀經以理長情近爲尚此等處正不必是
古而非今

一章彼令之簡束而又簡束者蓋方將萬舞於日之方
中而居前列之上也　二章觀其人則形貌魁梧碩大
而俁俁令竟萬舞於公庭相其材勇則有力如虎當

能御馬如組　三章國有是人用之禦侮可矣而乃使
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徒見其顏色之赫如渥赭遨
公獻工之爵酒是可惜耳　四章嗟乎彼山則有榛隰
則有苓生各有所也令以碩人而萬舞上前是乃生
不逢辰故如此然則爲此人者宜何思乎亦思西方
美人夢寐求賢之聖王耳然彼美人者則已成西方
之人令豈得而見之乎蓋爲碩人惜生不逢時之意
深矣

豐川氏曰余謂簡兮之賦竊覺毛朱二傳之俱未合
旨蓋毛以爲簡擇其人固引不起下意朱以爲簡易

不恭亦覺不符本詩情景故余僭易簡束義以其將
舞必先簡束結構也執轡如組毛朱俱指爲平日之
材勇亦覺不合蓋於其方叙萬舞不暇又措拽平日
材勇況下即接左右手之執秉而忽揷平日材勇一
句亦覺語義不倫故余亦僭易以即其如虎大力可
想其御馬之裕如正以是人足以爲國捍患禦侮正
宜用之使展其材矣而乃使之執籥秉翟萬舞於公
庭而徒邀君之錫爵一飮是則所由致思於西方美
人也如此則庶覺上下血脉貫通耳至西方美人則
斷指文武作人用賢之聖人無疑蓋以如此人而當

其時必不至淪落如此之至今也美人徒成西方已
往之人即安得不淪落至此乎蓋重以惜此人之不
遇時也然揭此而衛廷君臣昏昧奄奄之情形則不
可言矣蓋以此詩雖不可定其作於何時要之相其
編次在式微之後載馳之前則黎之見滅於狄必在
其前矣此時正宜鑒於黎之烈禍君臣上下卧薪嘗
膽淬勵圖功日夜孜孜於選賢任能簡將練兵爲搆
敵自固之策乃爲宜耳而以如此魁梧材勇之士而
聽其淪落於公庭萬舞之間而不知拔而擢之以作
振武強兵之資黎之故轍不遠矣載馳一詩即載篇

未吾夫子錄詩編次豈無謂歟故曰詩可以觀而要
之垂戒亦復不淺矣

泉水四章章六句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
出宿于泲飮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飮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
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

毛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
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一章 泉衛水也淇衛地也水無情而自衛出者還歸於
衛我爲衛女寧忘衛國孌然美好之姪娣皆與我俱
來今欲歸衛畧與爾謀之 二章 我若歸衛出宿則於
近郊之泲飮餞則於近泲之禰成行易矣但念女子
既嫁遠離父母兄弟今父母終矣兄弟無歸寧之禮
我有諸姑伯姊在歸而問之不亦可乎 三章 我若歸
衛于亦可宿言亦可餞載塗其車以設舝旋車遄往

速至於衛誠不難矣但是行也於禮無玷瑕乎恐有害也 四章 肥泉故鄉之水思此長歎須漕故鄉之邑思之悠長歸既有害思將奈何惟乘車出遊近郊以寫除我憂而已

豐川氏曰是詩揔序傳皆以爲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曾無與詞夫父母終而歸寧不得此禮之常豈獨衛女女送父母之終欲歸不得而言念故鄉亦其恒情又豈獨衛女之情可傷而孔子刪詩則錄此存衛風中者是時禮制蕩然齊魯大國所稱禮教之邦也而魯道有蕩齊子由歸之作亦且流穢當時敗風壞俗今觀泉水一詩欲歸恒情而其難也則憂憂乎禮教之守是則性情之正可以風當時而型後世者矣吾夫子取而錄之或此意乎然如衛女情形之急迫則亦似匪獨言念肥泉須漕有故鄉難到之感或以衛自莊公以至宣公夷狄外訌國禍連年此女雖不可斷其爲何君之子要之据編詩之次則宜姜之女爲多是時衛之景象狼狽故其思歸迫切之情隱有故國阽危之懼無由一至而問其情況乎然詩既不及序又不言善讀者會之意言之外參以論世之思可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毛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原解曰朱傳改爲賢者不得其志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詩謂出自北門者如陟彼北山出其東門之類以爲實然則固矣詩人託爲仕者之怨以刺時非必仕者自言也北門背陽比昏時故刺多比北美多比南

豐川氏曰愚嘗細味詩旨參究序傳之說覺得人臣而王朝任之以事國君又以國事埤遺即權勢在手富自不難而竟至終窶且貧室人交謫此人必自矢不苟之賢者急公急國而不顧私家者也以此詩人目爲忠臣但如此之人必有心肝有見識又豈肯怨王事國事之敦遺而且苦室人之交謫乎縱曰知歸命於天其意近厚亦覺失忠臣之身分而無當於賢

者語言之宜矣故必如序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以詩作詩人之言而刺爲詩人刺時始近理爾　又曰人臣肯任王事國事是必其急公任事而其家貧窶是必其忘私忘家急公之人斷不肯怨國事之埤遺忘家之人又何恤家人之交謫故以是詩爲出自詩人則憫忠傷時俱得以爲出自賢者之自道則情與事背言與行違不惟淺薄可議亦覺情理不近且失詩人忠厚之旨夫子删詩存教之意也

一章我行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然念我窶陋家又貧乏世無知已吾其已焉哉生不逢辰天實爲之夫復何言　二章王國有事既來適我本國政事又一切厚積於我我從外歸室人機困交徧責我已焉哉天命如此復何言哉　三章王事既敦迫我政事又一切厚遺我我從外歸室人無聊交徧摧挫我已焉哉天命已定云如何哉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原解曰朱傳謂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政誰無威虐仰州吁弑君宣公殺子孰有如其威虐者而謂未聞耶

豐川氏曰京山之言是矣愚則又謂無論州吁弑君宣公殺子其下化之必群尚威虐即朝廷之上習爲淫亂則在上既無道揆在下寧有法守暴戾者既易於乘時明威貪很者亦易於投隙脅取如此則必君

子犯義小人犯刑而莫能止也逮至勢趨於此則上心加忿輿論歸嚴於是法網益密而淫刑之逞所不免矣故淫亂之國其究也威虐必甚於威虐之朝朱子謂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威虐是則好讀書印古而偶忘論世知言之旨也夫

一章北風寒凉雨雪霏雱陰氣盛而肅殺慘慄也吾欲與惠我好我者攜手同行遠害全身不俟終日其可舒乎其可徐乎事勢甚亟矣　二章北風喈喈然聲之疾也雨雪霏霏然落之盛也惠而好我者相與攜手同歸其可舒徐乎亦事亟矣　三章今所見赤者莫匪狐

所見黑者莫匪烏耳聞目見孰非凶類好我者與之
同車而去不可舒徐事甚亟矣
豐川氏曰衛之人情至此離心離德不可言矣豈待
焚澤之戰然後見其舍君不顧哉詩可以觀吾夫子
錄此詩蓋謂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而其去不仁
也正如兎之脫網是有國者之炯鑒也夫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豐川氏曰此篇據毛蘇朱三家之說余反覆參會終
覺未能了然於心故亦不敢採三家之註自成一說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
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一章人情羞愧汗泚則滌之以水此新臺甚有泚也而
近河水之瀰瀰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汗顏乎齊女之
來求安好之匹乃得此籧篨不潔之人也二章物不
得潔則洗新臺有洒累此河水浼浼然流渙濯之汗
齊女燕婉是求乃得籧篨不絕之人乎三章魚網之
設本以求魚鴻反離之齊女求燕婉反得戚施亦可
醜也
豐川氏曰新臺一詩詆衛宣之醜至深痛矣而一字
不及衛宣事此所謂文王譎諫也倘若廢序將何憑
以解此詩乎且朱傳於新臺亦不能不依序爲說而
於他詩與序意本合者往往廢序而申以已意亦不

免失於執矣然則序一一得詩旨乎亦非也相其大
畧自有所本但如不得經義而委曲遷就處亦正不
乏然要之能得詩義較朱說理合情近自多也又余
計是時衛以王室懿親襲牧伯之尊而又居中原樞
要之地納子之妻曾無愧懼群臣亦竟無一諫阻至
齊爲大國明明以女婚伋聽宣公之納而曾不爲之
論即當時之禮教風俗蕩然盡矣嗚呼衛之得禍也
自宣公而周之王綱尚可言耶君子謂春秋之必折
而入於七國七國之必折而入秦蓋亦天道人事之
必至也夫

詩繹曰新臺深刺也苦葉惡未形刺微而婉新臺著
矣匏歌行無人道矣故刺痛而深夫蘧篨戚施所謂
不人疾也不鮮其疾汙不殄疾固不可藥也太深痛
矣

一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
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傳曰衛宣公納伋之
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於公公使伋

之齊令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
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
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爲賦此詩

一章　彼二子之自河適齊也乘舟飄流汎汎然其景是
行也以義忘身禍機不測使我中心思子爲之養養
然不定也　二章　二子乘舟孤帆遠去汎汎往矣願言
思子使我心疑能無瑕乎其有害也

詩繹曰二子乘舟哀也二子爭相爲死赴如歸也國
人傷之始見其景汎汎然行則願思之心養養然日
我聞有故不敢以告人既見其往而不返者景也又
願思之日得無其有害乎誠害之痛何如也愛深情
至矣爲人君父亦獨何心嗚呼栢舟綠衣作而終風
日月之鳴哀新臺賦而乘舟之傷亟如影響矣又曰
靜女溺女也新臺瀆倫矣乘舟虐賊倫矣衛兆淫而
溺女成俗施於子孫瀆倫賊嗣國以是始亦以是終
可憐也夫

原解曰讀衛風至新臺二子乘舟天理民彝斬然盡
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亡而其禍皆始於帷薄之間詩
首二南繼以邶鄘勸戒豈不章哉

豐川氏曰衛宣瀆倫而詩人賦新臺殺子而詩人賦

二子乘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亦信哉
又宣公一死而頑以淫烝報宣之淫狄以滅懿報宣
夫婦之惡直如影響曾無爽則又所謂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一理不可誣也夫獨計壽
亦宣姜子不與朔同謀而義切存兄至死不顧雖若
與夷齊所處不同要之天倫爲重生死富貴爲輕其
心猶之乎夷齊去國不顧之血誠也天地鬼神諒之
矣夫子刪詩而存此取其義而憐之也殆深矣而蘇
子由顧謂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爲非義嗚
呼叔齊不爲重父過孔子賢而仁之恭世子不爲重

父過君子許其爲恭獨喜之死仮爲非義也哉亦刻於立論矣然如仮不以納其妻爲恐而視死如歸以恭君父之命原情論理亦謂之恭世子可也嗚呼衛宣夫婦古今之大惡至醜而得二子之賢如此信乎賢者之不繫於世類而衛之中冓尚得此二子與共姜之守義增國之色君子謂是文康叔之餘澤未泯也夫

安城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又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嗚呼渡河野處已兆於此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豐川詩說卷之四終

豐川詩說卷之五

鄘風

柏舟二章章七句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原解曰女子笄而後嫁詩稱髦則共伯尚未冠而共姜尚未笄也若齊風甫田總丱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云蚤死少毋共姜之父母蓋女既嫁夫死守節乃其常禮未嫁則恩義不浹其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而共姜乃能以死自守夫子以爲是人情所難也故鄘風首錄之

一章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彼髧然之兩髦六禮雖未終乎而盟言已定卽實我匹生死同歸誓不他適矣人生有母覆蓋如天獨不諒人乎　二章汎彼柏舟在彼河側彼髧然之兩髦六禮雖未成乎而成約爲特則生死同歸誓不爲邪慝矣母也如天獨不諒人乎

豐川氏曰共姜柏舟一詩列鄘風之首而前後與刺宣姜諸詩並列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萬年流芳百世者使人百世可感可恭遺臭萬年者使人萬年可懲可戒則卽謂孔子刪詩編次一節一一取可與可觀之義以垂敎而與周易春秋同一示象明義比事屬辭之旨可也

豐川氏曰未嫁則無夫婦之恩故聖人不以未嫁守節責人乃無夫婦之恩而以兩髦爲儀特之死靡他逆等人眞嗜義如歸天稟獨摯之賢媛尤足以風世示勸聳人聽聞正聖人之所貴也取以冠鄘風之首

而愧薄夫淫婦之顏於以見聖人立敎崇重節義之旨矣若在後世有此等節烈當事者宜深加崇表昔余辛卯春於武昌聞黃安石虹張公孫炳龍妻彭氏未嫁守志深詫爲奇及後自吳歸楚道經麻城門人徐子家麟言本城現有二婦皆未嫁矢貞而前此者邑屢有人卽黃屬如此者亦往往不乏緣楚中前代當事者遇未嫁守節之女深加旌表九邑遂習爲風世世有人耳嗚呼君子之德風士君子讀書懷古以親民表俗爲任獨奈何弗爲風化盛衰計歟且未嫁守節此天地間第一難事而有倡必和則人性之善感之必應從可知也矧如敎人作名臣名儒旣非難事亦且有榮名之兼安有感之以實倡而不應者哉然則有風化之責者亦可觀感而與矣

詩繹曰易淫莫如貞衞貞先實然故鄘首柏舟明貞者性也風會遷流豈騖固然反其本而風可正也移風之道也愚謂是說得吾夫子編詩以柏舟首鄘之旨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序曰牆有茨衞人刺其上公子頑通乎國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原解曰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昭伋之兄也宣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於朔母宣姜故詩人以牆茨爲比

豐川氏曰此詩固以文義分明故余不復採註作解然實不欲下筆成說也讀之惟有太息而已獨計衞

至宣公遠邈康叔僅一十四世於武公爲曾孫僅隔二世耳而遂至堂堂國母如此淫穢曾無愧畏其民情亦遂藐上詆刺而毫無忌憚則情欲之生於富貴者易溺民情之憤於公惡者難忘古之聖王所以房中燕閒之地亦樂奏二南而正身齊家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毛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原解曰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也

一章邦君之妻與君偕老從一而終故其服飾在首有副副上衡笄加以六玉其容貌委委舒徐佗佗安重佗佗如山委委如河服此象德之服乃宜耳今子之

不善如此象服何　二章玼玼然潤澤者其禮服之翟衣也髮黰黑而多如雲不用假髮之髢也笄下懸瑱以玉爲之搔首有揥以象爲之額廣而揚又白而皙如此容飾世所驚覩胡然自天降胡然自帝神乎　三章瑳然潔白者其禮服之展衣也外加素紗以示斂飭也其目清揚其額揚起誠有如此之人是乃國色之女也

豐川氏曰通篇只君子偕老一句隱諷以義象服是宜隱諷以德子之不淑明以刺之餘皆極揚其容貌服飾之盛蓋咸笑之言甚於怒罵詩人所爲善於言也然而連篇累牘笑罵不已則人心之忿恥已極一洩不已而至再再不已而至三至四而恨仍不消故下又繼之以鶉奔雀彊痛罵而極詆焉嗚呼衆怒難犯有國家者可無鑒歟

桑中三章章七句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原解曰朱傳改爲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期於幽遠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事雖幽遠而蹤跡昭彰所謂如見其肺肝也　豐川氏曰京山謂桑中爲刺而非其自作切情近理矣然如三篇中言沫之鄉則信然矣如云孟姜孟弋孟庸則不必其實人桑中上宮淇上則不必其實地期要送則不必其實事但託與以風而其

人其地其事皆隱隱於此摹映寫照此正詩人主文諷詠之旨若如京山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則言之者安得無罪而何稱主文譎諫乎且如吾夫子論詩明法如此分明其於唐虞二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跡刪削得如此精約明潔而獨於衛風反存淫詩如此之多無論與刪書作春秋之旨背馳亦與刪詩之說無可出脫矣以此竊覺漢代經秦焚禁經籍之後不惟諸經遺失錯譌者無限即一擧好事人於正經中附會增益亦衆不然桑中等詩何取於懲淫而至以汙簡牘而煩聖裁耶又竊覺太史公刪詩之說亦捕風捉影之言未足盡信也故余於此篇亦不欲採註成解

詩繹曰牆茨之言屬法言也偕老之言婉巽言也然偕老詳容服不詳不淑牆茨言不可道不詳不可道猶偕老意也是刺而有風焉詞人之詞幾乎背矣愚謂牆茨之言大率類民庶直樸之詞偕老之詞大率類士大夫諷諭之言故一直一婉然當時直是如此醜詆之不已則宣姜直是大無廉恥而歷年又多故衛之士庶刺詈之獨深獨衆迨至鶉奔而明罵以禽獸之不若則通無臣子回護委曲之意矣顧獨不解

此等詩何得傳於世爲吾夫子採錄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一章鶉無定居惡亂其匹常奔奔然鬭鵲傳枝受卵不淫其匹彊彊然剛也物尚如此頑之不善不如二鳥吾君乃以爲兄乎　二章鵲猶彊彊鶉猶奔奔姜之不善國人乃以爲小君乎

原解曰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爲國故
繼之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毛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
焉

一章仰觀室星十月之昏見於南中是時農畢可以興
作矣乃揆度日影以正方面而新作楚丘之宮室創
造之初卽爲久遠之計樹之榛栗以備籩實及椅桐
梓漆以待伐取爲琴瑟器用也 二章升彼故城以望
楚丘及旁邑之堂與景大之山高丘之京以察其形
勝降於平地觀桑以驗其土宜乃灼龜而卜其繇曰
吉終果獲善也 三章當春靈星見而降雨正農覈之
時也命主駕之倌人戴星早駕出舍桑田勸民耕織
所以操心爲民人計者篤實淵深已然匪但於民然
耳驗之物產七尺以上之牝馬亦多至三千非秉心
塞淵能致此乎

安城劉氏曰是詩作於文公之季年前二章乃追原
其始事後一章乃要其終而言也

豐川氏曰按傳衛懿公九年狄入衛懿公及狄戰於
熒澤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
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
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衣大

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嗚呼傳所
謂務材訓農入政詩所謂因天察地樹樹星駕稅桑
覩田是則所謂秉心塞淵也而畜牧之盛亦遂根於
此焉故知有實心乃有善政有善政乃有民安物阜
之效然則凡爲天下國家者秉心不知塞淵而徒以
區區文法欲臻富庶之美是猶却行而求前也寧有
冀乎詩可以興可以觀讀此詩悟美效之必由實政
是則可以興之旨也知自立之匪由倖致是則可以
觀之旨也 定北方水宿室心也十月之昏見於南

中榛栗可供籩實椅梓木可爲器桐可琴瑟之用漆可飾器皆有國者將來必需之物也以人力樂者爲京非人力自成者爲丘靈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蠶三月見於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塞實也淵深也馬七尺以上曰騋　又按大全集所載詩譜列國世系本太史公而訂於朱子而詩傳則成自朱子之手今觀詩傳引左傳謂戴公乃宣姜子公子申文公卽其弟則是戴公文公皆宣姜子矣而詩譜世系則謂戴公公子頑子文公卽戴公弟何彼此之說不合如是也然此等處無經可證姑從世之共傳者言之正無

不可惟是大義正旨所在關於聖人垂世立敎之義此則必求天理人情之安可以印合聖賢存訓明義本旨乃可耳草草沿襲舊說無當於經亦奚貴後進之誦讀歟

又柏舟取喻邶鄘皆以冠風秉心塞淵邶鄘皆以美德應是此等懿旨雅歌一國傳誦累世相沿故觸手取來便用乎嗚呼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之道若明學者家喻戶曉習聞而行知安在一道同風之盛不可重覩歟又曰自世敎日衰大義乖而微言晦學者出口無復道德雅頌之言下焉只鄙俚之聞上焉亦僅便給之尚有由來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序曰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原解曰此詩朱子以爲刺原序以爲止奔而以女子有行不知命皆止之辭豐川氏曰蝃蝀序以爲止奔朱子則以爲刺若異旨矣然其實止奔乃以刺奔而刺奔之意正爲止奔無不可通也但

細觀十五國風次大抵以世爲斷文公方興敬敎勸學授方任能則人心必易舊生新而廉恥道與論世知言還當以止奔還詩爲長

一章彼蝃蝀在東不待陰陽和而雨亦且雨不優渥而遽止此蔽之所謂淫虹不可指指則指病而莫之敢也然不敢指而惡之則深矣彼女子不正相奔人雖不敢直指而惡之心深亦猶是也何不思女子及笄則行當適人而遠其父母兄弟矣何患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二章蝃蝀朝升於西則雨終朝而止矣女子爲苟合之行亦安能久乎何不思女子之生至於成

人行當適人而遠其兄弟父母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二章乃有如此之人徒懷婚姻之欲大無貞信之守而全不知天作有分賦分已定不可踰也是直蝃蝀之淫氣爲人不敢指者矣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毛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豐川氏曰序首一句分

明其下發明三語則不免支離而滋蔓衛之中葉在位無禮固是承先君之化然以爲詩人卽明指承先君之化則不免穿鑿滋蔓耳故知昔人序不出一人手而傳不如序之說亦自有見也又原註亦仍支蔓不潔故余於此訂盡依朱傳焉蓋余於大旨多從毛序謂其視朱傳爲近情理而遇朱傳情理獨近之說則又不敢貴古而賤今也

一章言視彼鼠而猶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矣則其不死亦奚爲哉　二章相鼠則猶有齒可以人而無容止乎人而無止則鼠之不若矣其不死亦奚俟哉　三章相鼠則有體可以人而無禮乎人而無禮則鼠之不若矣其亦胡不遄死哉

豐川氏曰凡物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鼠猶物類中貪盜爲人所共惡之族故以爲戒蓋衛正以上淫下貪喪國敗家遠徙楚丘僅寄一綫於河東國之有禮乃所以檢身心而定民志禮之有無是乃衛興衰絕續之關也故其時之賢士大夫鑒前之弊作爲此詩痛戒而嚴懲之東萊呂氏曰疾惡不深則遷善無力衛人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嗚呼其得詩人作之之旨乎

詩繹曰莊宣宣淫靜女桑中之詩恥心亡矣文公興而恥尚得所蝃蝀惡奔相鼠惡無禮正色厲辭而陳之然如信命禮儀則詩以爲度爽信關命悖禮而敗俗則詩以爲鑒詩不可以觀哉愚又謂詩可以觀而興之之機卽寓於觀故夫子曰興於詩而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序曰干旄美好賢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原解曰按詩美好善而但言車騎何也衛自中衰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修省以至於善見以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無好善人之患書所以貴於一个臣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此大夫始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旂所謂見羽毛之美聞

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占諷也

一章孑孑然建干設旄大夫之等威也今在浚邑之郊旄上縿旒以素絲紕而縫之四馬駕車以載之此爲見賢而來也彼美賢士何以畀之答其來意乎　二章孑然之干建鳥隼之旟在浚之都以素絲爲組而來者又非一車良馬五之矣彼美賢士何以予之乎

三章孑然之干注羽爲旌在浚之城屬以素絲而來者非一車良馬又六之矣諸大夫接踵而至彼美賢士何以予之乎

原解曰四馬駕一車五六馬不止一車言諸大夫來見者衆序謂臣子多好善此也　豐川氏曰解五六馬不惟與情事符亦正與序在位多好善旨合讀書有眼令人解頤又蘇子由集傳謂干旄所以招賢者良馬所以贈賢者謂既有以招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夫謂前四句爲所以招之贈之意旨自無不可用獨解何以畀之謂人思有以畀則詩本期望之辭而不免認作報禮之辭矣未當也

朱傳曰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

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心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心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稱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
能救也　傳曰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
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
其兄又義不得往故賦是詩也原解曰朱子所謂許
穆夫人將歸衛而許之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
作是詩蓋據首章之言爲實事非也若使夫人果將
行許大夫果跋涉來追則詩中登山采蝱行野踏麥

一一皆實事矣豈比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
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是大夫問於兄弟所
謂跋涉之大夫據理託言非眞有旣行追留之事蓋
衛之亡也許以婚姻力不能救亦當爲請於大國而
許人坐視無一介之遣夫人所以爲憂也三章言采
蝱蝱貝母爲女子遠父母之喩四章言麥麥宿於外
爲女子適他邦之喩諷許君而但斥大夫與國人云
不如我所之隱然怨許國衆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
士風故序曰許穆夫人作貴之也

一章宗國破滅我將馳驅歸爾唁之兄侯在漕驅馬悠
悠親至於漕其本願也今徒使一大夫跋涉而往何
濟於事是以我心則憂也　二章凡爾許人旣以我婦
人遠行爲不嘉則我不能旋反矣以我視爾違人之
願實爲不善我思終何能遠也爾旣以我歸爲不嘉
則我不能旋濟矣以我視爾拂人之情實爲不善我
思終不可秘也　三章蝱生阿丘陟而采之女子背母
寧忘故丘我之所思未爲不善蓋亦各有其道而許
以我爲過殆狂少不諳事者耳　四章我行曠野麥生
芃芃今我歸衛行以亡國之苦持告於大國誰爲我
因誰爲我至故我不得已親行耳爾大夫君子無徒

以我行爲過雖爾尋思百方不如我一女所往耳

蘇潁濱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
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今載馳之一章曰
言至於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兎爰
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淸人文公之詩
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
矣愚謂載馳爲戴公爲文公皆不可知以之終篇而
列文公楚丘之後或者爲衛女嫁許穆因附其詩於
衛而列之篇中猶商頌之終三頌意乎是不可知兎
爰之爲桓王固也又安知非葛藟之亦屬桓王而序

中平桓二字之譌乎淸人文公之詩而列於莊昭之間傳者固爲失之然又安知非簡策之貽譌且孔子於詩隨得隨錄未及是正歟凡此皆不可實斷必斷爲非孔氏之舊亦非所以論三代上之遺經也蓋經中疑端中間必不可質者往往而然亦只合可考則考可正則正不可者聽之闕疑而已

衛風

淇奥三章章九句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毛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一章淇水之曲綠竹生焉可爲磨礪之用猗猗然得水而茂斐然有文之君子其學問工夫如治骨者切治象者磋治玉者琢治石者磨其精如此故其德瑟然嚴密僩然武毅赫然光輝咺然聲聞此有斐之君子入心愛慕終不可忘矣 二章淇水之曲綠竹青青得潤深也斐然君子冠之充耳用琇石而色瑩弁之會縫飾玉石而如星其德瑟僩其望赫咺有斐君子民終不可忘也 三章淇水之曲綠竹密如織席培植久也有斐君子學問精純如金如錫涵養溫潤如圭與璧在輿則寬舒綽綽倚立軾上之較而莊嚴自得與人則溫良樂易善戲謔以借而不過差也

詩繹曰淇奥衛風也比於雅矣康叔宅心知訓至武公而睿聖故衛風首淇奥明國有與立焉也

豐川氏曰活動嫖姚之謂風風係一國之事詳允端

慤之謂雅雅係天下之事淇奥三章切磋琢磨詳形其學問克治之功是知行並進之修也瑟僩赫咺細擬其充實光輝之盛是內外交至之符也終之以不可諼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而明德親民意旨秩然矣次又申其威儀末又申其瑟僩而金錫則煅煉之精純昭然可想圭璧則涵養之溫潤儼然如覩寬綽重較戲謔不虐則守深神守氣和禮節無所不周直是一形不已而至於再至於三統美不已而德意之畢詳又氣宇之備詳詳允端慤十五國風未有此也即二雅中幾此者亦寥寥有數耳而不以歸雅而歸

風者綠竹美衛之武公一國之詩也雅則王者之事係天下之得失而一國之事不可入矣故不以入雅而以之首衛爾讀此詩也觀武公切磋琢磨瑟僩赫咺之聖德威儀恂慄之盛美輝輝乎可儀可象可法可則即詩之可以興者在是德如是而民自不諼即其可以觀者在是金錫圭璧寬綽不虐即其可以羣者正自可斷章而取義更如惟武公有如是之德故能以外侯而入相宗周且如淇奧綠竹切磋琢磨會弁充耳金錫圭璧之備具不亦可以事君而多識之益具於是乎在耶則謂淇奧三章二南之脈絡而十

三國之根柢可也大學援引細繹豈無謂歟學詩者當不容草草讀過　又如詩爲菉竹大學引此則爲菉竹猶曰字形雖異本屬一義至於有斐君子詩爲有匪而大學則爲有斐則字形半類而字義迥殊矣較其短長則本詩傳來之字反不及大學之近理此以知六經經秦一火値漢儒特地整釐不特竹簡漆書脫落錯繆之多即其附影逐形魚魯豕亥中於不知者不可勝道也然則讀經論史切不得據一成之說固執不變

按淇奧一詩非知德者不能焉意者武公睿聖樂聞善言樂多賢士即其同德比義而夙以德義切磨者親炙其徽美而以知德之音形容有德之人故表裏內外之悉備乎又喜其只形容德威之畢周曾無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之譽開後世佞諛之門

按淇奧三章中如切磋琢磨瑟僩赫咺金錫圭璧重較不虐之形容字字從中嚴外肅德心德威形容得切情中理眞如月印寒潭處處逼眞以此比德然後謂之知德以此入咏然後謂之德言至於將心正用於此而不徒文藻之尚亦始爲達於輕重本末之權衡若後世淸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細雨魚兒出微

風燕子斜等詩體物撰情未嘗不工然亦可惜其將心僅用於此也故讀淇奧一詩又當知立言之道用心之方

又按綠竹朱傳以爲竹引漢武帝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爲楗又引漢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之說京山則本毛註以爲草似竹而澁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瑩器具故比切磋琢磨其說不同然余未嘗身至其旁不敢懸斷其說之孰是存此試問衛人不知今淇水之奧尚有竹林與否蓋如地果宜竹不應古有而今無倘如古有今無必其地不宜竹此可兩

言決者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毛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原解曰此詩但道賢者巖居岑寂而莊公不能用賢之失自見朱傳改爲美賢者隱處澗谷非也賢者隱處澗谷至於獨寐獨寤獨言寂寞無侶是誰之咎詩所以諷刺也

豐川氏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得時則駕不遇則蓬纍而行嘯歌自如此賢者守義之明亦安命之達也故獨寐獨寤獨言而弗諼弗過弗告賢者亦只自得其窮耳初不悽悽於貧賤也顧以抱德樂道懷才濟世之儔而聽其淪落於巖谷在賢者亦得矣其如國家生民何此白晳備國君之正義也廿白美賢者則竊恐失詩人作詩孔子錄詩正義矣蓋美賢者自詩辭而刺莊公則詩志也讀詩貴在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　國家無眞隱此有國之恥亦有國之憂國家有眞隱此尤有國之羞而其懼則倍深矣蓋以朝廷重道德則草野重名節君國子民而舉國無一節義之士必其士風之競趨榮利而上無道德之倡也夫有國家而無道德之倡則上無禮下無學貪殘苟賤之風熾而賊民興矣賊民興而喪不旦無日耶故國無眞隱爲有國之恥而尤有國之憂也國家能重生民而壓旁求則草野自當無遺良倘若黜陟在我用舍在我而聽輔世長民之士自適於澗谷必其無夢卜求賢之志而惟讒諂面諛之進也恥何如矣且讒諂面諛之人至而君子日以不容小人日以益衆國欲治也得乎故國家有眞隱此有國之羞而其

可懼則倍深也然如國風一編所以徵一國之風爲國君勸戒故必從國家有眞隱一義示刺庶於旨合而以此益覺序義之長宜守爾

一章　考成隱處之居在澗谷之中彼碩德之人心思寬綽雖深山窮僻無與爲侶略無戚戚之意當獨寢覺寤之時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二章　考成隱居之處在曲陵之阿彼碩人者心思廣大雖寂寥窮阿無與爲侶略無局促之意當獨寐寤歌之時永誓其不敢過望也　三章　考成隱處之居在高平之陸彼碩德之人不能見用雖軸卷而藏無以自見略無悔悶之思

當獨寐寤覺之時永誓不以告人求知也
詩繹曰考槃地適而中無迫心之慮外無形役之擾
寬神守休恬無與伍是幽人之適也味形言表矣非
深嘗焉知此味哉然以武公之睿德務士於交儆終
老弗懈也莊公有溺志賢者退而適於野誰與盡規
儆哉先公之業宜替矣故序爲刺
豐川氏曰考槃以從傳作考成槃桓之室爲長以永
矢弗過爲言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義傳義亦
得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朅
毛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嫡
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原解曰
按此詩本爲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
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
嫁之儀及舉國之富就恒情易曉者開論而莊姜之
賢不足復爲昏主道矣意婉辭厚所以善於諷刺
一章彼碩人者頎然而長始嫁衣錦升車外加素紗爲
褧衣是乃齊侯之女將往嫁衛侯爲嫡妻與齊太子
同母而碩人其妹邢侯呼之爲姨其呼譚公爲私族
類可不謂貴乎　二章以言其容貌其手如茅荑之柔
而白其肌膚如脂之凝白而膩其項領如蝤蠐之虫
白而長其齒如瓠中之犀瓣白而整其額如螓之廣

而方正其眉如蛾細而長曲其笑容之巧倩然口輔
好也其目瞳盼然黑白分明也容貌可不謂美乎
三章其來至衛也敖然從容止於國外之農郊整飾其
車服四馬驕然強壯馬之銜鐵兩旁朱韋幩然四馬
皆幩鑣鑣然也車上蔽茀飾以翠羽夫人之等威也
而乘之以入朝是時大夫相率早退勿使君勞與碩
人相親也　四章夫齊本名都會也大河洋洋當西北
其流活活然施魚罛於水其聲濊然而有鱣鮪其尾發
然葭蘆與菼荻其長揭然從嫁之庶姜其衆孽然媵
臣之庶士其壯朅然此孰非勝地之產大國之儀從

乎
詩繹曰碩人閔莊姜也亂本也傳曰女惑男不可解
曰惑莊姜德美未論詩陳其貴寵車服之盛者如此
乃竟不見答是不可解也蓋其心蠱巳
豐川氏曰按莊公爲武公子其庭訓必非無方且又
目見其父之勤求規儆乃皆身而背之甚矣情欲之
移人雖賢哲不能必諸其子也又使非姜貌之不美
雖貴而賢亦將爲昏主解耳乃以姜如此之賢又如
此之美而竟不見答則又以知不特君臣之遇合有
命卽夫婦之遇合亦有命也命也將何如乎然如吾

夫子錄此則似以爲衛之中葉因莊公之不禮莊姜
出是基州吁之禍又以莊公溺色棄德使宣公效尤
而宣姜始禍以此更入世之亂而始定於文公所以
垂棄德溺色寵嬖貽亂之戒深矣

氓蚩六章章十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
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
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毛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苦而自
悔喪其匹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原

解曰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風人
美刺微婉而刺又鮮有直者惟雅端懟有之若民間
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覺如必直指某人某事善
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達於風人之
志矣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佚今以爲棄婦自作豈
肯詳道其醜如此卽此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
徒以穢清淨之世乎　豐川氏曰是詩之非自道而
爲詩人刺時則京山之論明矣顧如吾夫子錄風於
邶鄘衛錄其刺淫者纍纍又如谷風一詩亦且錄棄
婦之篇茲又錄氓何也意者衛自莊宣以後淫風成

習禮教蕩然或男子無禮悖義而貪色棄舊或女子悖禮犯義而輒自從人雖更文公中興而其風未革氓之作也或者又曰勿爲苟合苟合者雖一生勤勞一旦色衰人棄卒之無詞可復而人且不憐谷風是戒男子之爲德不卒氓是戒女子之苟從貽悔二篇皆對證之藥故吾夫子亦前後並錄於鄘衛二風乎敬又按谷風與氓二詩皆出於衛而辭意多同叅之黃隕即涇渭淸濁之色也食貧即方舟游泳之苦匍匐救育之勞也至於暴矣即有洸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既育比予於毒也而二章又皆大

篇而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意者衛自武公殷於閒善崇尚規箴故其宮幃朝野間漸被成風亦遂有一輩好文工辭憂時感事之士相率爲不平之鳴以寫其胸中感觸之忿而吾夫子居衛之時獨久故得其詩獨多而但於有關風刺可裨風化者舉錄以存敎乎不然十五國風何獨衛風最多也耶然而不可考矣姑留後世以俟通經知聖之大君子是正焉

又按篇中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二語可裨女戒如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又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則言立身一玷必且見棄於骨月姑謀不臧必且後悔而無及六語又可爲生斯世居斯世者淸夜之鳴鐘嗚呼芻蕘之言君子不棄刻本三百篇錄以明刺垂戒之言歟故吾於讀氓一篇又得斷章取義之八語焉至於通篇細疏則有自漢以來及朱子之集傳在又無事余重爲詆之蚩蚩傳神寫照也　又安城劉氏曰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暨昔之過在已故終以自悔昔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

谷風歸怨之深也愚謂是說亦有當於立言之體可爲誦讀三百篇之一資故不復細註而仍姑存此註數語云

竹竿四章章四句

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原解曰朱子謂是詩未見不見答之意

攺爲思歸寧而不得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惟不見答而憂愛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其夫其情艮苦而其言舒緩不激不露但末繫一憂字而所以致之情家室相違之意皆寓於此釣用絲比夫婦之相關身在他國遠思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維繫也泉源淇水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違也獨笑猗行無儔侶也悠悠之水與盈涸者異檜松之木與早雕者異比人不如物也其意微婉三復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其爲不見答乎

一章籊籊然竹竿非不長也以釣於衛之淇垂釣得魚

豈曰不思顧地隔一方竿雖長遠不相及矣　二章泉源與淇水同衛水也泉源在左則淇水在右不與泉源相得也水本無情人豈宜爾女子各有所合已離其父母兄弟矣豈能離而輒聚乎　三章淇水在右則泉源在左又不與淇水同處也水流何心人亦復爾巧笑瑳然而獨佁佩玉儺然而獨行顧影無儔聊自適其適耳　四章淇水悠悠其流不息檜楫松舟其木後雕物猶有常人何不然我心之憂惟駕言出遊以自舒寫耳

豐川氏曰婦人之情不得於夫則思父母兄弟而言念故鄉否則出遊以自排遣者常也難在詩意切近人情初無激烈忿恨之意而饒舒緩涵泳之風怨而不怒眞得詩人之旨而可以怨並可以觀此吾夫子錄以示型意乎然如邶鄘衛三篇除武公文公數詩餘者非人倫之變即衰亂之憂二南之風蕩然矣三風備錄或以誌衛之少治多亂而悲王化之陵夷遂至於此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原解曰按春秋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芄蘭草柔以比童穉禮國君年十二以上治事成人與庶人童子異然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夫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將何註疏歟

一章芄蘭之草其枝柔脆童穉之子亦猶是也今佩成

人解結之觿國君佩成人之觿非過然其材能未知於我而乃雍容焉直遂焉垂帶此觿能無愧心而欝悸乎

二章芄蘭之葉蔓生不能自立如童子佩成人習射之韘其材能未必長於我乃容與直遂垂帶此韘能無驚愧乎

豐川氏曰芄蘭二章序以爲刺惠公之驕而無禮愚竊謂味詩中雖則之言悸兮之言則言外謂已爲國君佩成人之佩矣而曾不知正其母淫穢之行將來之辱國基禍且在於此其亦愧古幼君十二以上治事成人之美矣故不特可愧而且以爲悸也不然幼而夙成此豈易事而必欲責惠公駛童子耶

河廣二章章四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毛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按此詩當是作於衛未遷國之先宋襄公爲世子時也蓋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迨衛徙楚丘之後而襄公始爲諸侯耳

按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言外詩之婉而不直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言而後信何歟

一章誰謂河水廣乎以我欲往之情卽一葦可航而渡也誰謂宋國遠乎以我惓念之切卽一翹足望之可見也　二章誰謂河廣乎我覩之曾不容小舟之刀誰謂宋遠乎我覩之曾不過終朝之程其所以易往而不往者出母無返故也

按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子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歿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襄公之母凡六人皆止於義禮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也

豐川氏曰按范氏之說其考世亦不能詳蓋此詩作於衛未渡河之前是時襄公尚爲世子安得責襄公之盡孝盡禮歟然如其論子事出母則亦天理人情之至可備詩外一義矣又以余據此類推宋出襄公之母而終以襄公爲世子而後卒君宋則如後世母一見黜其子往往以已立之太子而因母並黜卽兩漢之賢主皆所不免焉則又以嘆春秋時諸事盡衰於三代盛時而人心亦尚有一種厚道不盡泯滅不

似後世之刻薄覆其巢而必毀其卵亦足徵先王之遺澤其流深長也夫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毛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原解曰朱子改為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必婦

人自作也首章謂以國士執殳其刺曉然

一章伯兮朅然武勇乃邦國之英傑也今以伯執殳為王前驅與衆卒為伍亦枉其材矣 二章自伯東行吾首如亂飛之蓬豈無膏沐伯既不在誰為主而我為容飾乎 三章其雨矣其雨矣又復杲杲然出日伯歸矣伯歸矣又復不歸我願思之至於頭痛不以為恨爾 四章聞草有令人善忘者安得樹於北堂以忘我憂乎然我於伯願言思之雖至心病終不欲忘也

豐川氏曰通篇只似念夫思歸牢騷不堪之意然如首章邦之傑兮為王執殳前驅三句則豈徒見衛之賢者不得志於衛而為伶官之淪落北門之從容亦見拔自王朝者以一國之俊傑而止於荷戈前驅則王朝之舉錯其乖錯可勝道耶周之東遷衛既國事日非賢才廢棄王朝之舉錯亦復如是嗚呼衛之衰落將不可支而王朝尚有振興之望耶讀伯兮一詩知吾夫子存錄之際悼歎信深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毛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民人也 原解曰朱子改為寡婦見鰥夫欲嫁之而作眞以此詩為二人偶語非也當是或有所指亦不必遂為寡婦自作未有心欲嫁其人又訾為狐者狐妖物以比明是刺語

一章有狐綏綏垂尾緩行在彼淇水之梁若有所求也彼欲涉則褰裳我心憂之子其未有裳乎 二章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厲彼振衣欲渡則必用帶心之憂矣之子其為無帶乎 三章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

之側既渡升岸可以服矣心之憂矣之子其爲無服乎

詩繹曰有狐閔男女失時也盛王之世上之人憂其民夫家之不失時者多矣衛事欲不忌國多鰥寡淇梁之側綏綏者皆是也詩人閔之而作悼失所也故桑間後淇梁衷皆衛之所以亡惟其如是是以終之以木瓜思謂潛谷善讀詩者也蓋據其編次而與亡之機徵於此矣詩教蓋與春秋同旨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

木瓜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以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此詩蓋作於齊桓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所投良厚詩言木瓜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况如齊者衛無以報奈何身死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得無近於好成古人之惡者乎倘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

首章人情處困雖木瓜之賜重於鼎烹當致瓊琚之報匪以瓊琚報一木瓜也感激情深託玉示信以明不忘也况所投不止木瓜而敢忘乎　二章木桃雖微投我於患難之時即瓊瑤不足言報豈以瓊瑤報一桃惟託此以致永好耳况不止於木桃也　三章木李雖微投我於危急之秋即瓊玖不言報豈以瓊玖報一

李惟永以爲好耳况不止木李也

豐川氏曰木桃一詩據毛序見衛人思報齊侯之德亦見衛文不能報齊桓之德其思報齊桓足見三代直道原不泯於衛人之心其譏衛文不能報亦見三代直道又不泯於衛人之口皆於諷刺之義有關若如改爲投贈之詩無論男女即有其心必不敢出諸口即夫子於衛毫無揚善懲惡之意而諄諄取男女滅禮穢教之辭吃吃然編諸退葬之年亦何取義乎故知後世讀詩必以從序爲長也

豐川詩說卷之五終

豐川詩說卷之六

王風

王王城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illegible]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奠九鼎以時朝會是爲東都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弑幽王西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於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於諸侯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　原解曰王風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殷故墟也紂亡於前幽厲踵於後故以東周繼衛

蘓子由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也　朱子詩傳曰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豐川氏曰王風次衛自原解詩繹蘓氏詩傳及朱子集傳凡四說自愚論之原解謂衛與東都皆殷墟以王繼衛爲明紂亡於前幽厲踵於後義取於即編次示鑒恐孔子編詩之義初不如是迂遠也如詩繹則相沿舊說編次之失而幾於無說處此矣蓋無論太史採風本風彭假使果然周太史奈何不尊王於邶鄘衛乎蘓氏朱子之說但若近似矣然於次衛之義未有出脫亦覺近似而非其情實耳風自是風體即二南王化之盛亦列之雅不得也王風所言皆平王東遷王城後民情時俗初不及朝廷典章政教不謂之風奚謂乎恐非以王室遂卑其風僅及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也至若論編詩次第王風而編之雅自不可然亦合繼二南而編今不繼二南而且繼邶鄘衛後非經秦經師廢鈌至漢

百餘年間較正乏人以此簡策錯訛即吾夫子刪詩時已屬遲暮之年就其正雅正頌各列於前變雅變頌各列於後風則一國之詩彙諸一處即雅頌得所國風各別而大義已明且如自王而下十國編次俱無義意則是吾夫子刪詩原未暇數數於逐篇逐章前後之次也况雅如小雅之勞戍反居遣戍之前頌如訪落敬之成王詩反居武王賚酌之前且如風清人乃鄭文公詩而亦前忽突據此以推王風次衛之旨即其情形可類推矣今必曲爲之說徒見其迂遠穿鑿而於情實無當也至

藕傳謂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則又不達於傳者之失而曲生異解耳十五國風未有帶篇首詩目二字標名者王風獨帶篇首黍離題名曰王黍離此自屬傳來之誤以穎濱之識考論世而區區爲是分疏且獨致辨於王周之間亦覺知言之匪易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宗廟宮室盡爲黍離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宗周謂鎬京平王東遷鎬京丘墟大夫過而傷之以黍離比即其所見也

一章彼離離垂者其黍耶彼方生而爲苗者其稷耶此地昔爲廟朝今爲畎畝使我足靡靡而難前中搖搖而靡定彼知我者謂我心憂至其所憂者則不知不

知我者則且謂我何所求而如是之徘徊不去耶悠悠蒼天誰人使至此乎　二章穗苗成穗也醉則憂之沉者也　三章噎憂心不能喘息之狀言憂之深也

豐川氏曰通篇不指一實事實地實人而故國淪廢之況觸目傷心之感與夫敗國基禍之恨一一於言表托出如即乎其時而見乎其人聞乎其言而聽乎其感慨嘆息之聲孔子曰詩可以怨可以觀是之謂可以怨可以觀也先儒曰風人之寄托微婉而悽愴是之爲微婉悽愴也而詩可以言此亦一徵

敬又按黍離一詩周大夫目見西周之淪廢而作而詩錄東周王風之首明西周淪廢由東周之王棄西周而苟安東周也然則吾夫子編次王風而首以黍離其爲周之前王傷而嘆息惕恨於東周之後王者豈其淺哉且前乎此者衛之風也雖衰且變而尚有淇澳定之方中干旄等詩後乎此者鄭之風也雖衰且變而尚有緇衣鷄鳴等篇而王之爲風非民戍而怨即民勞而傷非遇旱而民不聊生即厄兵而民不安室甚至骨肉有葛藟之憾風俗有淫佚之憂最可嘆息惕恨者則擺棄流徙不啻一寓公任賢圖功旁求左治尚恐不濟而棄賢遺才祖孫如出一轍而君

子陽陽丘中有麻與王風相終始則衰颯凋零無復振興之象昭昭現於篇什之中也可感慨可勝道耶故予嘗曰黍離一詩閔宗周而實以刺平王黍離一篇十章誌東周之衰不可言而實以慟西周之風不復再也夫

敬又按西京文武成康之故都也自文武至於平王僅十有三世耳而宗廟宮室故址竟成黍離之場百世下讀此詩者尚爲之感慨而太息矧行役大夫必世祿之家累葉食王家之祿有不過之而憂心如醉如噎者耶但如以文武成康聖賢之相繼而不能保

十餘世後不至如此之凋落則有以知天命之靡常善則得不善則失天心之難諶不可恃也以文武爲之祖聖聖相繼而幽王身一無道即國喪身滅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此以知祖德之不可恃也關中四塞號爲天府之國申與犬戎之入周竟如入無人之地而曾不能守險而力禦此以知地險之不足恃也周之未東遷也據西都爲壺輿倚洛邑爲堂皇豈啻十犬戎而百申封者且當時更不聞犬戎申侯尚有强助而竟喪邦亡軀於二寇之手此以知大小之非所以論强弱而地域廣斥之不足恃也千八百之屬國依然四海之共主猶是無論要荒之外共衛京師即綏甸之間百乘之家千乘之國星羅棊布何一非王帛朝貢之族又何一非翼衛京師之旅者何犬戎申伯舉事之初不聞一旅入援入周之日又不聞一人舉義而竟聽二豎之戕賊天王哉則以幽王之失德已甚人心之共憤已久人心向背之靡常猶天心去留之靡常而不可恃也更加由此類推而天子之貴曾可久恃由此遞推而夫婦之恩曾可頓絕父子之愛曾可頓絕哉此又讀黍離一詩者所宜沉潛默會聖人意中垂戒之旨又宜推廣引伸詩人言外未及

之意者也

敬又按二南明西周之所以興黍離誌東周之所由衰其興也以化由中壼其衰也以釁作艷妻而皆起宮幃之閒者然則周之先王制禮作樂以二南爲房中之樂使天子諸侯以至大夫士皆得用諸閨門燕閒之私者其取義眞深長也又二南二篇是周先王未有天下由周化行南國之槪即武王永淸四海之根黍離一篇是周既有天下後一旦東遷失據非故國淪棄之傷即人情顚頓憂苦之狀嗚呼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子孫不能以天下守河北蓋千古如一轍

也然則黍離十篇即編於二南之後周人載咏之情吾夫子錄垂戒世之旨不又百世之宜奉爲炯鑒哉敬又按大全載元城劉氏謂大夫行役往來初見稷苗又見稷穗又見稷實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是益眞以周大夫三至宗周而異見也不知詩人反覆咏歎祇以發其纏綿難已之情如桃夭之什由花而葉由葉而實自立言之次第宜爾豈歷三晧而所興異致乎元城名儒而有此以文害辭之悞大全範世立教之書而不察於立言之是非離合是亦讀詩者之所宜知也至小註疊山謂閔周之詩

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則又豈所以論世乎聖人錄詩取足誌世變記情事垂世教豈必如郡國文獻之誌必連篇累什而後已乎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原解曰朱子攺爲行役大夫之室家思念而作非也思夫而詠及牛羊鷄棲不似大夫妻語若泥君子之稱僚友相呼亦然豈獨婦人得稱其夫乎詩人托興非必其婦人自作也　豐川氏曰據詩辭全似婦人念夫之久役不歸而作然認作大夫妻之詠無論詠及牛羊鷄棲似尋常耕牧之家不類大夫妻語即聖人錄詩上下風中錄如許婦人思夫之作不惟重疊煩瑣無關世教即如二南之盛婦女皆能作詩東周之哀婦人亦能詩如此之多而何後世之寡乏也亦非所以論世矣故斷以從序爲長

一章君子往役不知還期今何至哉彼鷄之放也晚必歸棲牛羊之牧也日夕下來畜産且然况使其臣乎君子于役而永無休息如之何不思也　二章君子久役不計日月何時可以來會乎牛羊在外尚知休息况臣子久役會不念其苦乎然今且不敢望其即至顧不知君子于役得免饑渴否耶

敬按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戍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也又曰兵者毒民於死

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豐川氏曰范氏之言是乃古今之通義也愚則又謂平王之時何特乎河南土曠民稀名曰東都其實六百里之侯封耳一旦舍堂堂西京而寄命於此知本計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孜孜乎愛惜民力如保赤子而不肯令之疲勞猶恐民氣之不蘇而國本之不固也且戶口之

至自西京者方憂生計之未立洛邑之故民亦且窘於供億之繁促莫可如何而無期之役又勤民於遠而迫之以死已矣乎民氣何日之可壯而王綱何日之能舉乎君子讀是詩知東周之終不復振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毛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原解曰此詩猶衛之簡兮士不得大用并求爲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涸跡優人而且陽陽自以爲樂豈非世亂時艱居高位者爲難免乎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頹可知王者招爵祿馭富貴士生王國而厄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朱子改爲婦人美其夫則辭旨不免失於淺矣又謂即前篇君子之婦猶覺迂而未當王國行役未必止前篇君子而婦人思夫又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且何據而知此兩篇併出一手也亦大不可矣　豐川氏曰京山辨是詩之作近理矣發明原序閔周之旨亦得矣而顧以世亂時艱居高難免詮註本序全身遠害之旨則不惟未符自已安排序說首句與下意分屬本

旨亦且未達君子立身存心正分矣蓋本序首句閔周自正旨下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三句又是詮序者就君子陽陽生解其實未達君子陽陽乃詩人形容君子作樂之狀爲托以諷時之言蓋當左手執簧右手招房之時雖欲不陽陽不得其樂只且亦是此時雖不似樂不得而不知中懷之愴悽不可言矣不觀衛俁俁之碩人有西方美人之思耶奈何以詩言陽陽而信爲眞陽陽以詩言樂只而信爲眞樂只歟且人果屬君子則忘身濟世之念必切全身遠害之念不生居高乘勢尚可借以拯溺救焚如必以涸跡

優人爲全身遠害之計而躧庸碌貪鄙者敗國殘民無論顯晦吾君吾民猶夜難安卽禍敗相尋淪胥以溺君子忍乎故相招祿仕全身遠害之說注序者旣失序意而涸跡優人懼居高之難安則亦京山之爲序說所惡也乎余嘗謂序說宜尊而亦宜善讀正爲此等處爾

一章吁嗟哉當君子之與伶人爲伍也視其意氣蓋若陽陽然自得也及其作樂房中則左手執簧而右手招我由房其樂蓋亦只且而甚矣　二章當其雜伶人而進也視其意氣蓋若陶陶自適也及其作樂房中

則左手執翿右手招我由房之與而其樂蓋亦只且而甚矣

豐川氏曰詩辭若贊君子之居賤樂業而詩志則實是深惜使君子之淪落伶官也蓋以當平王東遷之秋無論奠邦安境必仗賢者則禦侮奔走亦正非人不稱今遇君子而聽其涸於樂工下賤之中以爲養身全家之計嗚呼不特西周九經棄焉如遺卽目前時勢亦情情焉不識輕重緩急之權衡矣嗚呼文武成康之元氣蓋自平王銷鑠殆盡矣其後之多歷年所而僅世累葉是殆文武成康之遺澤未泯也夫又如衛風之簡兮以碩人而淪於伶官王風之君子陽陽以君子而涸跡優人是必當時官皆世祿之家衆篤草野之士卽求抱關擊柝亦不易得故不得不屈身辱行以寄命於萬舞簧翿之間而不暇計也獨計以文武周公之聖創制立法靡所不週令未能革世祿相沿之弊風致英才碩士淪落於昭代者前後相望而不可勝數則亦聖人未滿之分甚而孟子所由獨推立賢無方爲成湯之執中也夫

附又吾讀簡兮君子陽陽二詩而竊覺武王之舉逸民特一時興王之令典而非永立之規矩周禮司馬

三升之法乃漢人之附會而非出於周公之定典蓋使武王果立此定制卽後世行之不當亦當有賢者自進之路又使周制果有三年賓興之法卽後王循行士之卓異者亦不至若貧身之無策伶官何品樂舞何事而衛之碩人周之君子一一甘心蹈之耶彼注毛序者曰全身遠害此曲士之詖辭至潛谷名儒乃亦曰士貧而道在嗚呼枉道徇身至此極矣辱且不堪道何在乎殆亦不脫昔人之曲說也夫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日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日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
日予還歸哉
毛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亦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原解曰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難方伯連帥救之天子者制命者耳未有撤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弒幽王滅宗周窮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王反遣畿內民爲戍忘殺父之怨而懷立己之恩民彝泯矣詩人不忍直斥托揚之水以比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苟生之天子既不能令於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嘆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之老稚亦不足矣力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爲揚之水哉夫子刪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　豐川氏曰朱傳原解之

論正矣然如平王之爲人憯乎忘殺父之讐殷乎闕樹己之報心喪久矣尚可責以人君人子之大義乎又如既受申施雖明知其民之不欲力之不堪而能辭其難乎然如當其時之詩人目擊乎民情之勞怨託爲戍者之責刺卽孔子之刪詩亦明見當日之情事而特錄之以存刺則皆以傷周民之不幸生於此時痛周之王風不幸至於此極而垂戒示訓之意蓋隱隱在刪詩存篇之中也至朱子改是篇爲戍者之作然則篇中戍申戍甫戍許之言豈一人而三戍乎又豈三戍之人各爲一章而合以成篇乎辭似出戍

人之口者正是託戍者之言以道意歷數戍申戍甫戍許之皆不得歸者正是詩人備指其戍役之頻數傷民勞之不堪而刺平王之竟不知恤也然則觀戍申戍甫戍許之不一其地自可證詩爲風人刺平王作非戍者自作之辭抑又明甚而必改序作戍者之自道亦奚爲歟

一章 水壯則其流勇悠揚之水力不能流一束之薪周室微弱亦猶是也我以弱卒遠戍瓜期已過在國之衆不與我相代戍申久役懷思何月得代而我乃還歸也 二章 悠揚之水力不能流束楚在國之衆不與

我更迭戍甫思歸甚亟何日乃代乎還歸也 三章 悠揚之水雖蒲亦不能流彼在國衆人不與我戍許思歸甚切何月始得代而乎乃還也

詩繹曰揚之水傷戍也于申于甫又于許也戍遠且繁矣又戍之以久民何以堪哉於是乎有中谷兎爰之咏而周遂東也詩可以怨此其可怨者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毛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原解曰朱傳改爲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其辭曰有女仳離恐非出婦人之自作也

豐川氏曰周之東遷行者有流離之苦居者有供億之傷久罹兵革又疲遠戍而凶荒又頻頻繼之當此

時也既無三九之蓄又乏王政之助閭閻室家之相棄情形可想而知而周之爲周其情形亦自可想而知也序曰閔周自得詩情又不獨有女仳離之辭必不出於婦人自道之口耳至蘇子由說此詩謂其始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其後人之不善者棄之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棄之者故其以艱難見棄者則嘆之以不善見棄者則條然歗其無故見棄者則泣而已以三章各別一事各分一人不惟傷於支離失詩人本情亦且艱難不淑何嗟及爲無序而失詩人之體況世安有無故棄其妻者亦不近情事矣 次章

遇人之不淑只作憐其遇凶禍說爲近不應作不淑爲不良之人也不良之人棄婦此在下愚爲常情何關王風盛衰哉

兔爰三章章七句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於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於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敗傷君子不樂其生焉　豐川氏曰此詩朱傳改爲君子泛然憂亂之詩據此詩情景人人不安其生謂爲君子之泛然憂亂亦無不可但如序註君子不樂其生一語既與詩情吻合又其謂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敗傷作此詩者乃當時擔任國事之君子幾幾乎有生不自保之慮是以悲悼如是則指爲泛泛之君子不若指作當事任責之君子之爲合而序之從諸侯背叛王師傷敗說來則是傷周之君子不樂其生正是閔周不能使君子之樂生而國運遂至於此正與序閔周之旨合也

一章雉所以取兔也兔則免矣而雉則離之彼我生之初國家尚屬無事迨我生之後則首禍者起此大禍而百憂我逢夫天下之禍首禍者起則其當身受之宜矣今首禍者逝而反使爲之繼者受之非其所爲而反受其禍則惟昏睡不動付世事於不知尚可耳二章無覺三章無聰總是禍亂叢集全無生人之樂亦並無安生之期惟有一死付之不知不聞斯可免耳

豐川氏曰王以民爲天也今民遇艱難不淑逢百罹百憂百凶而不樂其生直至此極也王何能國乎序

曰閔周蓋得詩人之志矣

葛藟三章章六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毛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豐川氏曰按是詩原解謂爲九族刺王而朱傳改爲

民夫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自作葢誤解謂他人父乃稱他人爲父也不知詩意謂兄弟相親以父母同耳不顧兄弟是不顧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矣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正是怨而不怒之義豈流離失所之自作乎愚則反覆詩義覺如朱傳之說不惟與序旨違亦覺本文每章皆有終遠兄弟一句爲無謂然若如京山解序之說則亦太覺委曲牽强不顧其文義之安矣葢如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豈九族刺王之體乎其惟蘊說稍爲合序而且與文義亦合乎故詮解盡從穎濱註說焉

一章彼緜緜之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依也今王棄遠兄弟而爲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我哉葢曉之以義之不安而動之以情之必至也　二章莫我有三章莫我聞則將擬其情之愈薄愈淡而反覆刺王之不知人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序曰采葛懼讒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淫奔者託以行指其人而思念之非也以一日三秋爲閨思是委巷之言耳讒口傷人乘其間隔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姦欺蔽君未有不始於間離而終於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謂是歟如謂淫奔竊恐失之

一章人情疑生於不見故讒言每起於去後彼采葛以爲絺綌事之無疑者也然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二章彼采蕭以供祭祀事之無疑者也然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

君而直如三秋焉　三章彼采艾以攻疾病事之無疑者也然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不特如三月三秋而直如三歲之久也

豐川氏曰昔周之興也親親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無所不致其厚而感之以誠也故周道以昌今之王文武之後王也今之王城西京之東都也其親賢臣民皆自文武成康以來直道而行之臣民也今觀王風之君子陽陽則賢隱矣楊之水中谷有蓷則民勞而困困而散矣兎爰則大臣怨而小臣懼葛藟則王族不睦而親親之道失至采葛則羣臣疑而敬

體之經蕩然並廢嗚呼王風之爲王作者僅七詩而一一與文武之經相背馳東周之不復望於西周豈待稽首獻地之日哉其積衰不振之勢已兆於去鎬遷洛之日而成於兎爰中谷七詩之秋矣百世下尚欲爲之痛哭流涕別吾夫子周之臣子蔓麻周公晚而删定詩章其爲感愴又何以堪哉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毛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思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周衰大夫有能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非也當時若實有此大夫則此詩之作爲無謂矣蓋謂聞車聲而恐見服色而懼古之大夫猶能聽訟今之大夫聽訟未能也是以爲刺　豐川氏曰朱傳謂爲淫奔者畏其大夫而歌此殆以上二節有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不奔又末節有異室同穴皦日之誓之語耳獨不思淫奔者畏政刑持正之大夫則信矣而敢形之歌咏乎且生異室而死同穴是何意旨無亦不切人情乎至京山依毛作刺近矣然如其照以末節后二句亦覺與上節文義不貫未敢爲然也然此等處既無關大義且文理不能盡通姑從闕疑爲正無已則蘓氏集註尚爲稍近乎

一章　古大夫乘其大車檻檻然有聲繡毳於衣色青如菼其等威服色人所嚴憚故男女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衣毳者不敢耳　二章　大車啍啍然其行遲重毳衣色赤如玉之璊淫者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衣毳者不敢奔耳　夫生則有內外之別而死則同穴此夫婦之正也彼古之乘車衣毳者聽男女之訟

非獨使淫奔者止也直使民間夫婦相與以禮人要而無相棄如異室同穴而有皦日之信也蓋思古正所以傷今之不能耳

豐川氏曰上二節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以爾作所私以子作大夫既覺文理不安至末節與上節文理亦似不貫殊費解說此處終當作闕疑爲當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豐川氏曰詩語本無活誰之辭朱傳改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則是輕加作者以穢汙之名傷聖人删定之旨矣此旣宜從序爲當且如據序謂國人思賢而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留之者則醜惡不可道又必若從朱且不知當時此詩是何等不顧廉恥不畏父母鄉黨王法之婦女作又何以得傳之後世卽孔子亦何取於訓世垂範而錄存王風中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故說詩廢序眞如無燭夜行不特迷徑必墮坑壍

一章彼今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爲生者彼留子嗟也而彼留子嗟者庶其肯徐徐而來以慰我思乎　二章彼丘中殖麥以爲生者彼留子國也而彼留子國者將肯來就食以慰我思乎　三章彼丘中殖李以爲業者彼留之子也而彼留之子將肯重來貽我善道如佩玖乎

豐川氏曰子嗟子國之子或作一人或作三人無不可倘如朱傳作三人而又改序作婦人望其所私則是所私者留氏之三人矣又大不可也朱子如此大賢而於解詩如此乖錯當時門下多好學之士而亦不力加諫阻可不謂吾道之一憾耶又衞風有投李報玖之辭而此亦以李玖同用此亦或當時用韻自有故事衞人習而用之也

敬又按王風一篇平桓莊三王之世之詩也君子陽陽據序刺平王棄賢不用而作丘中有麻據序刺莊王放逐賢人而作嗚呼東遷之後是何等景象卽求賢如求飲食一刻難緩一長不棄猶恐賢之不得而治無與助也今觀平王旣棄君子於伶官莊王又放賢士卧丘中吾夫子删詩編次以平王之棄賢始以莊王之放賢終今雖未敢定其果出何旨要之悼周之衰而傷其祖孫之昏庸累世棄俊傑於無用之地其爲感慨當不可言矣

豐川詩說卷之六終

豐川詩說卷之七

鄭風

鄭本西周畿內之地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於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遂并虢鄶之地施舊名於新邑是爲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畿內之國也

豐川氏曰原解謂周室東遷鄭爲輔故鄭風次王然如晉又不次鄭而次鄭以齊則竊覺此說之未允也大抵二南首風豳風終風吾夫子自有命意

自邶至豳則編次或當無義意耳

緇衣三章章四句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風焉　原解曰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故曰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祭服爵弁緇衣朝服皮弁緇衣故以緇衣咏盖上之取於下也有布縷爲衣服有力役爲宮室有粟米爲飲食上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愛也下不欲而上誅求則三者皆民之怨也武公善其職故詩託言衣與館與粲見民力所自竭於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殷勤矣故曰好善如緇衣

一章子爲王卿士服緇衣甚宜也衣久則敝若其敝也我願爲子改爲之願常居此職服此服也子有館舍

吾願適館以親近周族子退朝而食於館吾願還家取粲以授子凡吾民力所能致者無不樂爲之供也

二章子服緇衣何其好乎敝則願爲子改造願適子之館以就子又願還而取粲以授子也　三章子服緇衣其蓆而妥乎敝則願爲子改作願適子之館以問子又願還而取粲以授子也

豐川氏曰小民之財力民所惜也授衣適館授粲則凡布縷之輸力役之輸米粟之輸皆樂供之上而不忍惜不敢惜矣此國人好德之情抑實武公善於其職使人不能忘耳孔子曰詩可以興然則凡有父母

斯民之責者觀此詩而正可奮然興矣又曰可以觀然則爲民父母者分宜用民之力而或不爲民之所愛而往往有怨讟謗忿之情者觀此詩也亦可反躬而知自責矣

將仲子兮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淫奔之詩非也詩祇言莊公逆母殺弟之事蓋莊公殺弟之心切於祭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即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寛而意甚險千載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於諷也杞木高桑木韌檀木堅以比公室强而段無能爲也

一章將仲子兮勿遽然踰我之里折我之杞豈敢愛之踰里折杞事跡顯著恐父母有言仲子之言雖可懷父母之言亦不得不畏姑徐徐可也　二章將仲子兮勿遽然踰我之墻折我之桑豈敢愛之踰墻折桑事出造次恐諸兄有言仲之言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從容圖之可也　三章將仲子兮無踰我園而折我檀豈敢愛之事涉悠遠恐國人多言仲之言可懷也國人之言亦可畏待時可爾　蘇潁濱曰莊公非畏父母兄弟國人之言者必欲叔段致於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於死是以祭仲諫而不聽

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兄弟國人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嗚呼莊公豈不忍者哉又曰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踰墻踰園而折杞桑檀也愚謂此說明切勝序說可味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毛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
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原解曰毛說正明古序所以
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叚而作非也莊公縱
弟淫蕩比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陷於大惡春秋傳
所謂鄭志也詩若美叚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
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爲國人美叚意
索然矣　豐川氏曰若以爲美叚不特意味索然亦
覺孔子錄此二篇毫無關於世教而徒誇彰强梁驕

悍之浮美殊無謂也故序說爲是
一章叔時出而往田巷若無有居人非無居人也雖有
人不如叔之信美而且仁耳　二章叔時出狩覺巷之
人曾無飲酒者非無善飲不如叔之美而好耳　三章
叔遊野外覺巷之人曾無有服馬者非無服馬不如
叔之美且武耳

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毛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
得衆也　原解曰此章朱傳亦改爲鄭人愛叚而作
非也序意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材之教陷其弟於
惡也夫溫文恭儉生人之美節射獵馳騁抑邪之遊
行叔叚爲君母弟夫人愛子而無師保學問與羣小
田獵飲酒身親搏獸控弦馳馬以爲事何待鄢之役
而知其有將萌之患歟二詩亟道叚材藝之武勇其

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
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父兄
於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美叚而作何足以風
一章叔之往田也駕車有四馬叔自執轡調和兩驂兩
驂馬在外應手如舞叔在澤藪縱火禁休四圍俱舉
袒其裼衣赤手搏虎獻於公所而其徒曰請叔勿輕
易防其傷汝也　二章叔於田四馬皆黃中兩服馬皆
上襄之良外兩驂馬稍後如鴈之行叔之在藪火烈
俱揚叔既善射又復善御其御也磬以馳馬控以止
馬疾徐如意也其射也放弦而縱矢往而送開發有

力也　三章 叔於田四馬皆驪白之鴇兩服並首齊一
兩驂稍後如兩手叔在藪火烈阜盛獵事將終馬行
慢矣矢發罕矣乃釋箭蓋而納矢焉乃弢其弓於鬯
中焉
原解曰凡諷刺不在多言前章言巷則與市井狎可
知此章言袒裼暴虎則粗豪不撿可知二篇皆名叔
于田此云大者前章短此大篇也又段稱京城大叔
或曰大云愚謂即前章言巷無居人無飲酒無服馬
而羣小之欣服可知即次章言將叔無狃戒其傷汝
而羣小之愛戴可知嗚呼粗豪得衆此固段之自邇

於禍也使當此之際莊公能教之以禮禁之以威何
至有他日出奔之釁哉莊公則一聽其縱恣而莫之
禁迨於稱兵犯上乃簡將選銳克之是則叔段之惡
莊公忍於成之使至此也傳曰鄭志蓋深得其心也
夫故叔於田二篇非爲段作正爲刺莊公而作也若
曰美段夫子重叠錄此義奚取乎至次篇加之以大
固非以大篇之謂又豈因曾有京城大叔之號而摽
目獨增之以大乎自是毛氏傳序時分別篇目之加
耳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毛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御狄於境陳其師
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忘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
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命羈勒一罪人苟擁衆作亂
則國危率衆出奔則忘師公子素所以惡而作是詩

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清人意同　又曰章中
彭消軸似不必皆有是邑彭槃通樂也消散也軸旋
也皆遊戲之名詩者聲音之道諧彭以爲比耳
豐川氏曰師之所駐必據扼要之地若以彭消軸皆
鄭郊不惟其地於鄭無考即師之所駐在彭而又在
消在消而忽在軸亦難開銷矣京山之說爲長也清
人云者高克所統皆清邑之兵也
一章清邑之兵從其將於河上之彭四馬被甲旁旁不
息車上建二矛矛上有重英儼然軍容之備也然無
所事事河上乎翺翔而已　二章清人在河上之消四

介麃麃然武勇二矛喬聳於車上無所事事河上乎逍遥而已　三章清人在河上之軸駟介陶陶然舒遂車左執御者旋車以爲戲車右刺擊者抽戈以爲樂將軍居中修其容好而已

豐川氏曰詩中不見高克之可惡並不見文公之惡克但敘其陳師鞠旅逍遥河上之況而高克之見棄於君文公之無道御臣一一可想是則風人之旨可取也吾夫子錄此固誌鄭君臣之過以示戒且以惜鄭爲周輔逢周道之衰而鄭之君臣政事且至於此其爲王室世道之慨深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原解曰此詩刺大夫立朝不稱其服而朱傳改爲美大夫蓋誤以彼其之子爲美辭按詩稱彼其者皆刺之辭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皆是也此則託古諷今稱賢人刺不賢人也言古賢者德稱服彼其之子不能耳　豐川氏曰京山疏彼其之子自爲近之蓋如面美其人者不曰豈弟君子則曰樂只君子淑人君子味彼其之子四字縱非甚貶之辭要有外而不內之意則不以彼其爲美自爲近理然如文義章法若以彼其爲刺今之辭則舍命司直邦彥諸義皆承接不去蓋以上一句刺今以下一句反爲美古卽文理不貫矣故據序釋辭自當以彼其屬古大夫爲妥蓋言古則亦尚有外之之意可加此辭爾

一章古者爲臣服必求稱彼服此潤澤之羔裘順直而且美之之子能安處天命始終不變乃爲有直侯之德而無忝如濡之美也今其能然否耶　二章彼服此豹飾之羔裘孔武而有力之之子能守正不阿爲邦國主張直道斯稱斯服矣今其能然否耶　三章彼服此晏然鮮盛飾以三英之之子爲邦美士無愧於浚明之德斯稱斯服矣今其能然否耶

豐川氏曰服此服必有此德有此德斯稱此服方今王朝制度自公卿大夫至於士皆有命服以象其職不知讀此詩也能一一反身自問其德之稱否耶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毛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望思焉　原解曰按鄭莊射王幽母身蒙大惡左右用事惟祭仲祝明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而去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忿先德而惠顧嗣君也遵大路者比率君子之道願留受教也其志本正其語音好濫朱傳因改爲男女相悅之辭蓋據論語鄭聲淫以概鄭風諸詩誤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君子而辭

似婦人此自鄭人習成腔調豈可以辭遂改爲淫詩乎然亦足明鄭聲之爲淫而初學諷誦焉能無惑故君子立言崇雅聖人發無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然則子奚不刪乎曰其志本正而其義關於理亂烏容廢之所以放鄭聲而不删鄭詩惟學者勿以辭害志可矣

一章遵彼大路攬執子之衣袪而留之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之情未可倉卒寁然而去也　二章遵彼大路攬執子之手子無魗我而不留與爾舊好不可一旦寁然相棄也子君子之欲去者故好鄭先公之好賢者我惡我魗皆指莊公

鷄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毛序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誼以刺不悅德而好色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詩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

詩非也葢詩意古賢夫婦相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　豐川氏曰朱傳之旨與毛序之說亦不相遠但如本序相傳由來已久況如序旨義味深長又何必廢序而另換一說此亦賢者自信大過之一種習氣也

一章古之賢夫婦之居家也女曰鷄既鳴矣而其夫則曰昧旦不止鷄鳴也子起視夜何如乎如啓明之星爛然而出事早則爲之從容我將翺翔以往弋取鳧鴈也　二章射獵在男子而中饋在婦人弋往以弋加鳧鴈歸而爲肴與子宜之相與飲酒偕老而不厭將

室家安樂即琴瑟之在御者亦且安靜和好三章且並不特如此而已也彼婦則答曰子有親賢之心我則何事於服飾之美孰是子所延納而來者我以雜佩贈送之孰是子莫逆而順者我以雜佩問遺之孰是子同心相好者我以雜佩報答之又豈徒中饋飲食以娛樂於私室而已也 豐川氏曰舊說自士曰昧旦至莫不靜好皆男子之辭末節作婦人答夫之辭蘇子出集傳則皆作託爲婦人之辭二說俱無不可但如愚意開章士女並起註疏從舊庶幾雙應起語稍覺爲長然觀首章以女曰鷄鳴起末章以婦人

相期以贈答終即通章作婦人勸勉之意又奚不可但得章中正義微旨一一透出即詩可以興之義在是正不須固爭於誰爲男言孰爲婦意也詩言原皆是借作影子耳至首章義取於昧旦不忘儆勸見其勤生治業早夜不替不但可風田野夫婦並可爲凡有位者作一儀型二章明夏勤和好之可以致福而通無一語及宴昵之私同夢之樂是爲樂而不淫室家之正即凡有室家者無論貴賤俱當視此爲範正在言下也末章欲其君子親賢友善而無愛於服飾之玩則以德相助不徒中饋飲食之尚幾幾乎有卷耳進賢之志而可以示訓於室家閨壼之間者多矣君子讀是詩竊有以知作者有型世之思而吾夫子删詩存教之意隱隱如見也詩繹曰鷄鳴士女悅德也溱洧士女悅色矣鷄鳴之辭靜好溱洧之辭謔蕩其雅俗之辨歟

豐川氏曰夫子謂鄭聲淫者統論其辭調風尚耳如鷄鳴緇衣之詩何嘗不雅正者然如衆一篇而觀爲詩凡二十有一而獨此二篇爲近雅則雅一而淫九矣吾夫子之言不益信哉至若朱傳篇末鄭衛之辨則不特本非情實亦覺以鄭聲作鄭詩論殊失聲詩

之別爾

敬又按首章鷄鳴昧旦視夜翺翔即君子之遜志時敏大臣之夙夜惟寅明君之宵衣旰食俱可作是義觀亦俱是這一點亹亹生意也二章弋言加之宜言飲酒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力勤而情和味眞而旨永不特二南之宜其室家宜爾室家此物此志即上而王氏皥皥孰非本此意以一道同風乎末章雜佩婦人所以飾色悅夫者也而不惜助夫親賢友善嗚呼君子而聞斯義也賢賢易色之心可以油然生忠臣而聞斯義也推賢進士之念可以奮然起而

娼嫉忌刻之意可以惕焉愧聳然釋矣即謂此一詩
而興觀羣怨事君事父之義舉該於是可矣昔孔子
贊鴟鴞桑土綢繆之章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余亦
謂此詩非知德者不能爲非好德者不能讀也夫
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凡事豫則立之意也如此勤事
事安有不舉者又酒誥戒酒詩則君臣朋友鄉黨間
往往有取於酒至此章則直言宜家偕老酒作之緣
詩書之旨豈相背乎王道本乎人情酗於酒德商王
喪亂之餘風故以爲戒宜言飲酒人生洽情宜家之
借資故義取飲酒蓋酒之爲物溺而過則諸惡之媒

和而適則暢情和志之藉也末言來則贈至我者未
嘗不結其歡也順則問未至者必邀之契也好則報
同道同心者弼夫德輔夫仁義不可忘情不可不久
也取義既有次第用情亦復周匝士君子以此取友
安有凶終釁末之傷有國家者以此求士求賢安在
白駒之致眾而青蠅之能間哉嗚呼雞鳴一篇謂吾
夫子錄此爲千百世之夫婦說法也可即謂爲千百
世之貴賤男女借古賢夫婦以示型也亦無不可矣
敬又按此一詩與小雅鹿鳴棠棣伐木湛露等篇並
國風二南脉絡絲絲流注通其義者以之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裕如也余每讀此篇推類旁通輒覺滿
篇生機洋溢恍見吾夫子刪詩存教盛心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
音不忘

毛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
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原解曰朱傳

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謂忽辭昏非惡見逐無罪國人
無爲刺之夫國人正以忽無故見逐而突特以大國
之助奪嫡苟忽亦有助何至於此此國人爲忽黨者
之見未暇論昏之當辭與不當辭也豈得遂改爲淫
詩乎

一章有女親迎若與之同車其顏色之美如舜華其儀
度翺翔雍容其服飾佩瓊琚之玉惜哉彼美之孟姜
信美而且嫻雅也　二章有女同歸其顏如舜之英其
丰度翺翔佩玉和鳴惜哉彼美之孟姜美善之音至
今不能忘也　德音即齊請昏之音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毛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所美然　原解曰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傳改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寵榮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也

一章扶蘇之木生於高山芙渠之花生於下隰物理自然今君子淪喪而小人高張不見子都之美而乃見此狂人國事可知矣　二章喬高之長松則宜在山游

縱之龍草則宜在隰今賢否失宜不如草木不見子充之美而乃見此狡童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毛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淫女之辭非也誦其詩凄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其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振也

豐川氏曰味此詩義旨若如作有去志看人臣見君之難而倡和同去豈聖人之所取篇中兩言倡予和女詞意鄭重而諄複作同心期以共濟似於義爲長也若改作淫女之辭無論蘀兮吹漂無詞可措至伯叔倡和豈伯叔倡之淫奔乎抑大不可矣

一章落葉辭樹風其吹女矣今之景象如此叔兮伯兮汝其善倡予將和女焉　二章木葉將隕風其漂女矣伯叔諸臣汝其善倡予將要女焉

狡童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成權臣擅命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辭非也謂忽以世子逐於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數刺之愚按鄭忽初即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得國豈獨祭仲之力抑亦忽有不滿於諸侯與國人者故春秋不書鄭伯而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忽意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愚按忽以嗣君初立席未煖而見逐不童而人能携其有乎箕子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何獨侯邦又方立而遽

喪其國者乎若以聖人不删爲與之詩宜删不删者多矣如唐風椒聊無衣皆簒賊之辭錄以誌戒耳豈盡爲與之乎

一章彼狡童兮我欲効忠乃不與我言將若之何維子之故使我憂慮不能餐也　二章彼狡童兮不同我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安息也

豐川氏曰按詩意甚似鄭忽初立羣黨煽亂已成强國受賂助突國勢幾幾乎朝不保夕矣而所用者一皆輕薄二心之侶一二老成反擯棄不任此狡童一詩之所由作也朱子謂爲淫女見絕而戲其所私既

於情理本辭按之無一可合至京山謂爲突黨惡忽者刺之之詩夫詩詞固多隱諷反諷寄托之辭不可盡以辭斷要之未有合辭而可斷者今試問細按此詩辭意果附突者刺之之作抑抑附忽者怨忽而作耶嗚呼朱傳固失京山亦未敢盡爲得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毛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豐川氏曰此篇朱傳作淫女語其所私之詩固失即京山依毛鄭解褰裳涉溱爲褰裳涉溱水以告子亦覺迂曲不似無已其蘊說爲俏近乎本從之

一章子惠而思正吾亂鄭無難入褰裳而可以濟溱矣子尚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　二章子惠思我褰裳而可以涉洧矣子尚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

原解曰按鄭風如蘀兮狡童褰裳諸篇慷慨憂時而

其言皆似婦人艷語此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也如以辭而已凡鄭詩孰不可目爲淫奔乎

丰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毛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豐川氏曰此詩予實求之不得其解既而思之卽得其解亦奚容於解乎又予無删詩之識

不敢謂此等詩之可删于生又晚不及見大小毛氏親問其序之來歷二者俱莫可如何也亦惟守吾夫子闕疑二字還諸鄭風此下數篇而已又惟周末秦漢之間齊魯諸儒往往附會經傳以滋僞謬自鄭聲淫之說發自聖師而竊覺鄭衛二風之緣此附會攙和不少而此下數篇或屬齊魯老儒之附會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豐川氏曰予無得于此詩之解並不達于孔子錄存此詩之義又不知爲眞爲僞亦從闕疑焉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原解曰朱子謂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爲淫女風雨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雞鳴亂世慘淡景象此時豈私奔相就之時而以爲心夷心瘳心喜亦不倫矣　豐川氏曰京山之論正矣然如鄭風僅二十一篇而錄此等淫詩如此之多吾夫子必不出此又不徒淫詩不敢作此女子且不得聞之孔子而動其錄存也

一章 風雨淒淒然天氣陰曀時晷難測然雞自喈喈然長鳴而不失其期君子生當亂世不改其度亦猶此耳我得見之則心平矣　二章 風雨瀟瀟有聲雞聲膠膠亂鳴倘得見君子何憂不瘳乎　三章 風雨雖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乎

詩繹曰世亂俗敗矣自非性生能不改度乃雞則風雨淒瀟而喈喈膠膠然鳴而不已者自若蓋性之德而不改此度此德也君子不易乎世獨行其道不惑於邪獨立其操亦若是耳見之而適我願矣胡不夷胡不瘳胡不喜也　豐川氏曰三章反覆形容益一念賢賢易色之誠如是耳昔之人有言曰好善如緇衣好之始眞思謂思賢如雞鳴思之始笄也鄭風有此二章可風百世足刷東門溱洧之恥矣善誦詩者讀雞鳴風雨之辭法君子之德度可也讀既見君子心夷心喜之辭矢好善樂賢之誠心可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原解曰朱傳謂辭義儇薄施之學校不切改爲淫奔非也若使辭不儇薄何故爲鄭聲學子青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正朋友久要之言如謂語儇薄鄭詩皆然若盡斥爲淫則舉鄭君臣師弟朋友莫匪淫人所行莫非淫事何以爲國且自男女外豈遂無

詩而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以實其所謂鄭聲淫之一語乎且淫詩不刪所刪又何等詩歟

一章青青子衿昔嘗與子羣居今者離羣使我悠悠思之而不能忘焉然縱我不往子寧不寄聲以相問乎

二章青青然子佩離居久矣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乎

三章以子廢學不講遂縱遊佚挑然輕侮達然放肆閒行登眺在彼城隅之高闕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蘇頴濱曰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愚謂此數語分明可洗諸說之繳繞而發明序意

詩繹曰子衿刺不悅學也夫學重觀摩亦重聚樂故師以道民朋友以移之欲民德之有壹也若離羣不悅學則學之所從廢矣故青青者子之衿悠悠者我之心思其學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乎奈何其莫往莫來也末章悼之也挑達不學而在城闕學其荒矣故不見而念之深惻怛至矣意師儒其學者作非猶及見敬業樂羣之盛能知此味哉上二章反復而愈有味也深於風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毛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淫者枸謂非也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鄭昭微弱不能制突也鄭昭見奪

於突與晉昭侯見奪於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莊公
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忽以伯
兄繼世同父解體竟死於高渠彌之手詩所謂終鮮
兄弟傷忽之無助也朱子倘謂其眞無兄弟而疑其
非忽乎哉
一章清淺輕揚之水一束之楚尚不能流爾之微弱何
以異此雖有兄弟竟爲讎敵維予與女無相欺之意
爾愼無信人之言人實欺誑女耳　二章揚之水不能
流束薪爾終鮮兄弟維予與女二人相信而已爾無
信人之言人實無信心與女也終鮮兄弟謂兄弟雖

衆終成讎敵與無同也予詩人自謂也
豐川氏曰鄭莊公不能體毋心區區一弟必欲陷之
重罪而令其死於他邦忍心害理得罪於天大矣厥
身一死四子互爭而三子咸死兄弟之手天道明威
不亦信哉然則讀揚之水者須知鄭昭之死死於終
鮮兄弟而鄭昭之所以終鮮兄弟則由其父莊公陷
弟於死流毒深重之故始爲讀詩能推類引伸爾始
明於幽明生死昭報之必至耳
敬又按比事屬詞春秋之教也而予前謂三百篇亦
然者如鄭莊陷段三詩臚列篇首而鄭忽見逐四詩
遂疊列終篇卽此比事以觀以鄭莊如是之刻薄自
宜得鄭昭兄弟如是酷烈之報而以鄭忽之宜終而
不終自當爲其父貽謀之不臧孔子曰詩可以觀今
由鄭風前后比事而觀篇終刺忽數篇隱然作刺莊
三篇之報忽突子儀三人皆死於兄弟之手隱然抵
叔段一人之命亦止可以觀天心人事之感召不遠
而君子存心行事之不可苟也夫又豈獨其盛衰得
失之可觀而已哉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
可與娛
毛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
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詩人
見淫奔之女而作非也恒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
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
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
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於吉士世
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

僑爲淫奔矣國無離亂則出其東門爲義士矣故論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矣　豐川氏曰此詩本序佳甚當屬傳來有自故如此精約若京山之解更自論世知情但如有女如雲雖則詩之本辭安知非詩人之借以道意謂以若是之亂離室家無自保之朝夕縱使如雲之女匪我思之所係但得縞衣茹藘安於室家卽吾願足之意乎不然以鄭國如此之離亂出東門而見女之如雲出闉闍而又見女之如荼且如其辭如雲曰服飾之盛無亦於喪亂時情事太不諧乎然如其分疏序說則眞能論世知言者也

一章兵革離散室家相棄縱使東門有女其盛如雲顧我思慮何暇及此亂世苟全性命縞衣綦巾之妻聊喜得助免於孤曠足矣　二章出其闉闍縱使有女潔白如荼我思何暇及此但縞衣茹藘聊得相保亦足自娛也

豐川氏曰此詩人有感而閔亂之詩然如其言而有以知常人之情安樂則志驕淫艱阨則甘淡樸驕淫卽百禍之囮淡樸卽百福之根卿大夫貽謀善後淸白節約乃所以深愛子孫也夫又此詩不及亂離一字而舉国亂離不能自安家室之況言不可想而見此風人之旨也三百篇衛風之外鄭風獨多應是其國傳來習尚詩歌故其篇章流傳之衆而如其託諷往往辭類婦女亦其習成腔調如是也今觀盛唐之詩另是一種聲口中晩之際又另是一種聲口卽鄭風之多淫聲而辭類婦女可意會而知然其始必有倡之者故君子表風善俗以崇雅反經爲貴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序曰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原辨曰朱傳改爲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非也果爾邪穢已甚聖人奚取則序宜與溱洧同云刺亂何云思遇時乎蓋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故詩人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有美一人比君家語夫子遇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教子路豈淫詩而

聖人以教其門人又春秋傳鄭子太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歟必不然矣　豐川氏曰昔蘓潁濱傳詩遵毛序首句而去其下之閎衍郝京山解詩遵毛而亦以首句爲傳來之舊其下閎衍爲毛氏與衛宏前後附益之說解中分首一句爲古序而以其下閎衍歸毛公今觀此詩序說首一句最要下數句亦不免旁溢及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則竊有以知蘓郝二公皆善於讀書者也蓋如君澤不下流民窮兵革則似矣然亦安知其詩不爲昭以後之詩乎此語亦不免泥於編次

之前後也且家語左傳皆在毛氏之前倘如果屬男女思不期而會則淫佚之詩矣夫子過程子束帛以贈是乃心所最重之人子太叔享趙文子是又心所最敬之人何爲孔子賦此以比程子睨子路子太叔賦此以比趙文子而文子至以爲惠而謝之歟以此益知序說閎衍不惟有不達詩意之處亦並有不達首序之旨之處也嗚呼論三百篇於今日而不準吾夫子論詩明法背序而失遵序亦失皆不免矣

按蘓氏曰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不及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若以有美一人爲婦人之謂然則衛風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序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愚謂是說可以見序說之亦不足盡信而後世說詩之雖不能廢舊說而泥舊亦不得也

一章野有蔓生之草尚被天澤之零溥然其瀼也今民

憔悴何至不如草乎安得有美者一人目清眉揚婉然姣好邂逅相遭以適我念望之情乎　二章野有蔓草露之零瀼瀼而多安得有美一人婉然清揚邂逅遭逢則與子偕臧矣

敬按偕臧是自道上章適願之故臧善也與子偕臧則意取於彼此何用不善之義矣苟如屬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則辱且穢如何可云偕臧乎故如朱傳男女相遇之說又如序說男女失時之言不特未達本序首句之旨亦於本詩義旨未符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溱與洧瀏其淸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毛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原解曰朱子改此爲淫奔者自敘之辭非也蓋詩人纍其事以刺如鄘之桑中云爾詳述士女相謔無羞惡之心所以爲刺豈待呵斥而後謂之刺歟　豐川氏曰古者男子不輕入人中閨女不

得出闔外嫂叔不通問男女不授手禮如此其嚴所以厚風也鄭則逢春之會男女遊戲溱洧全無內外之別又羣相戲謔恬不知忌即此一事以觀而其民俗大概可知也即民俗如是而其君臣之政教可知也詩人所刺蓋爲鄭民傷實爲鄭之君臣傷爾故曰詩可以觀政治之得失而吾夫子所由采鄭詩以溱洧係鄭風之末也若如序說男女相棄淫風大行則直是於詩詞本序俱相違矣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是何景象男女尚得如此閒遊浪謔耶情既不近又如前出東門之本序何蓋前篇傷亂世男女之情本篇自刺平世男女之風也至加朱說則情理更不近矣蓋如淫奔自道不知此詩誰從男女口筆寫出又誰留下本子爲夫子採而夫子又何肯採錄乎又二章只換二字次章瀏淸只補渙渙未及次章之殷盈亦只補首章秉蕑未盡之情形而後數句反覆咏嘆祗以致其慨惜之情蓋鄭之風人有味乎其言者而吾夫子之錄存其以爲戒至深遠也至若詩詞則本明白易解矣故余不復重疏滋贅　詩繹曰溱洧刺亂也淫始於觀遊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士女淫於觀矣　按詩繹或問鄭風曰浮匪直汰者浮即美者

亦浮氣肆而聲揚土風也夫曰唯然何不刪曰鄭王之依也庸得而忽諸首緇衣風之楨也國之所與立也將仲子叔於田太叔於田亂始萌矣骨肉恩薄而傾亂之人受寵也禍中於子孫狡童褰裳揚之水應焉於是乎五公子爭而鄭亢不振於春秋今緇衣羔羊之風存距至是哉然以武公好賢樂善鄭鄉校世不廢風雨子衿零露應焉女曰雞鳴出其東門化焉而鄭存曰朱傳以淫辭億之若信淫何也曰天下之情一也以淫億之則淫以貞慮之則貞誠以淫億之

標梅死麕詎不比於淫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淫放之矣然去聖千載詎無逸入詎無疑闕序近古姑繹之明典亡之變已焉必朱傳情得風一勸百廢不治可也　豐川氏曰潛谷之謂淫孔子之所謂淫也謂爲土風亦近頗謂不删之爲王依也則鑿矣蓋如陳檜之風抑猶存邶鄘衛之前王風也是奚爲歟且使删其淫穢存其貞正揚善而隱惡不亦爲鄭者厚歟必不然也必不然也存風所以存國篇次隨其所得以爲次初不必盡有義意也然如謂彼童褰裳揚之水爲所以應將仲子叔於田則識天道以風雨

子衿零露爲應武公之好賢樂善鄉校之鄭世不廢以女曰雞鳴出其東門爲亦武公鄉校之化則識治理至論朱傳以淫詩億鄭之大意則三百篇垂範之旨尚存自二南以迄兹七八百年之詩案可定而千百年讀詩之明法亦於此可定當能質後聖於不惑也蓋放鄭聲鄭聲淫吾夫子明明道之矣豈有手自删詩而於鄭風淫詩幾半乎言行自相違戾矣亦必不然也必不然也

敬又按詩繹如中間大似可删之章不删而猶存則所謂去聖千載詎無逸入詎無疑闕是則眞潛谷善於論世之識也爲序近古姑繹之明典替之變焉是則眞能知言也必朱傳情得風一勸百廢不治可是則又深知吾夫子删詩本旨千百世後斷詩之定案雖吾夫子復生必爲之解頤朱子復生亦不能不爲之面服而心折也夫

豐川詩說卷之七終

豐川詩說卷之八

齊風

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菑之地今山東濟南府是也自哀公至襄公凡十世而爲詩凡十一篇內及魯事者四篇夫齊大國也而錄存之詩如此寥寥且無可勸之篇何也則意者齊之先公無關之者故其風不尚詩且吾夫子之採錄其所得亦僅此乎至魯無風而魯事四見於齊則愚意或吾夫子謂此魯事者魯之醜也不可以顯而齊之風也不可以隱著於齊可以誌齊風而魯之禮教即

可識於此是又微顯之隱意也夫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毛序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興儆戒相成之道焉　原解曰朱子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於周懿王殺而烹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

一章人君辨色視朝雞鳴則夫人鳴佩王於房中告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耳　二章既又告曰東方明矣會朝之臣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光夫人心切而誤視耳　三章既又告曰天將旦矣百蟲飛聲薨薨矣豈不樂與子寢而同夢但朝會諸侯侯君久且歸矣無以我之故多與子以憎惡也古賢妃如此今何獨不然

詩繹曰雞鳴刺色荒也然思古賢妃而不言今好內斯風人之言哉

豐川氏曰辭似賢妃之辭而直作賢妃自作則反覺

義淺薄序言得風人之旨也　又按杜少陵有詩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這意旨當從此詩首二節會來益忠臣自待之心期與賢妃事主之心期君合符節也然其實文王之宵旰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此物此志也豈獨忠臣賢妃哉讀者能引伸旁通斯善讀詩者也更若能反身實踐斯善於爲詩者也且能如是即十五國風無不可觀無不可興又不獨二南之宜爲矣

還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獵者交錯於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耳

詩緝曰還刺禽荒也而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一章子之周旋便捷可謂儇利已遇我乎峱山之間並獵追兩肩子尚揖讓我而謂我爲儇利豈子猶爲未儇耶　二章子之茂然美盛可謂好已遇我於峱山之道並逐兩牡反揖我而謂我爲好豈我猶好於子耶

三章以子之昌然壯大可謂臧已遇我於峱山之陽並逐兩狼揖我謂我爲臧然則我與子偕臧耶

豐川氏曰此詩何取於風而錄存也誌齊之功利誇詐已有其漸固曰土風亦政教之流失而太公之遺風將泯也夫　華陽范氏曰表記曰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　疊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者可不謹哉

著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毛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原解曰禮婿往婦家奠雁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於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婿不親迎但俟婦於其家故詩人托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其所謂矣

一章君子俟我於門內之宁我始得見其冠旁充耳懸瑱之紞以素絲爲之紞末加瓊華之美石以爲瑱焉　二章三章再進及庭三進及堂皆盛衣冠而不親迎亦廢禮矣

豐川氏曰一不親迎何足刺即有此詩孔子奚不删

而存葢風由上之所倡也昏禮親迎重祀續也而齊
風不行上之無教可徵而齊之時風亦門可徵於此
也序曰刺時正以刺倡於上者不能化之以禮以成
此衰頽之時耳

東方之日二章章四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
以禮化也　朱子改爲淫男女自作非也

豐川氏曰此詩次哀公後不能考在何世要之前此

荒淫之君倡之也刺衰謂刺風之衰正是刺表風者
之衰耳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衣裳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毛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原解曰東方未明顚倒衣
裳不必眞有未明徵召之事此其君興居無節號令
不時耳折柳樊圃此朝政不如農圃應節識時也與
居晨夜掌晨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
諸挈壺氏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一章辨色視朝有常期也今東方未明遽起而顚倒其
衣裳亦既早矣方顚倒衣裳之時已有自公所來召
者君興尤早也　二章東方未晞顚倒其衣裳已爲亟
矣時有自公所傳令者猶以爲晚耳　三章折彼柔脆
之柳以樊疏菜之圃其限易踰也然雖狂暴之夫猶
瞿瞿然顧不敢越況晝夜之限甚明爲挈壺者不能
晨夜非失之早則失之暮焉

豐川氏曰此詩不詳其世大率亦是自哀公後荒淫

之餘風未殄故朝廷之興居無節而令不時錄此葢
以誌齊風之敝有由來爾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
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毛序曰南山刺襄公也禽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原解曰魯桓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女弟也未嫁而襄公私之旣嫁與桓公俱如齊齊襄公使人殺桓公於車中事見春秋傳此詩齊大夫刺襄公也南山雄狐比居高而行禽獸猶衞風之雄雉也亟稱魯道者閫外通闠行人共見也亟稱齊女者明其非齊婦冠屨以比有別五兩雙緌以比亂倫首足同體而冠屨異匹以比同父並配偶也屨兩而用五比襄公有婦而亂倫冠一而緌雙比文姜未嫁而有偶葛以比其薄俗云種麻夫婦同則易生以比娶妻斧析薪有判合之義以比媒妁也

豐川氏曰序言刺襄公而按詩後二章則並責魯桓益本意責襄禽獸之行而因及魯桓之不知防閑其妻故曰刺襄從其本意道之也顧曰大夫遇是惡作詩去之則不知何據如無據亦不免滋蔓矣

敬又按齊始太公至哀公僅五世至襄公則十五世耳今觀齊風自哀公迄襄公無一可取之詩一惟是誇詐蕩禮淫亂無節之風逮襄公而遂躬爲禽獸之行禮義廉耻蕩然無存卽中間十餘公其行徑可想而知政事可想而知風土民情可想而知富貴之溺人敗德如此其甚嗚呼封建之不可行豈獨僭上殃民之是懼其實壞風化蠹人才而亂世教莫此爲甚也故予嘗謂先王之井田必不能行於後世封建則又必不可行於後世蓋一是勢必不能一是理正不可耳不知前輩名賢毎尸津津談井田封建是何識解也附記篇末質後聖若此詩舊自有註故予亦不復重滋繁言

甫田三章章四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毛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原解曰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指也夫風未有無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何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義求大功事見春秋傳何謂未見乎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弁之時突弁指爲君以後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弁正是比其衣冠而禽獸也　豐川氏曰[illegible]詩辭如朱傳改爲厭小

務大忽近圖遠無不可然正不如以序還詩之爲近也蓋以序還詩則此詩有實指泛戒詩人則詩載齊風不免無着落耳頗如京山依序近矣然如解此章末節則亦不免牽强未合而回駁前人亦正未得也大抵吾輩生後世既無由親炙先聖先賢而質詩之出來問序之眞僞自宜從近古而理長者還他註脈若終覺不得則寧闕無質斯亦吾儒大公虛衷之正道而苦苦爭不可知不能定之辨於千百世下亦正不必也况窮經自有要領舍其要領只以尋常訓詁泛泛打發過去而苦苦於終不可知終不能定者爭

長競短則亦不免犯此詩之戒矣惜又無從親炙文公京山二公而面進此忠告也故予於此章之解前二章朱郝兼採末節仍採朱傳蓋註經不能肩得聖心亦理順者爲安耳

一章農有餘力然後可田大田不然莠盛草矣地邇可致乃思其人不然憂勞無益也　二章無田大田田而不治則莠桀然長矣無思遠人思而不至則心徒勞矣　三章童子婉孌幼小總髮爲角其狀丱然會相見未幾而突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强求之也蓋循序而勢有必至耳

散又按詩纘讀甫田曰嗟夫戒之毋田甫田也田甫田歆於大也窮大而失其歸荒矣又戒之毋思遠人也思遠人羨於遠也遠人以爲思蕩矣婉孌而丱也已突而弁也亦無容遠思爲矣故易積小以高大記行遠自邇而學近愼以思知自然之爲體也朱傳於詩知學哉然則序以爲刺襄公無德義而求諸侯何也曰夫有所受之是也然志大心勞焉適而可反之學以近思不亦善乎愚以爲潛谷此說既妙得詩義兼能善取朱長此說說詩者所宜知此意則吾輩學道者所宜鑒也故並附錄章末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毛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射弋而不修民事故陳古以風焉　豐川氏曰序謂刺荒是也不修民事而爲狗馬之尚不惜才勇而使之淪於狗監則謂爲刺荒夫豈不當而終乃曰陳古以風則無謂矣以此知序非一人所成而前人分序首與序說爲二亦有由然也舊詁已備茲不重贅　衛之碩人淪於伶

官王之君子淪於優人齊美且仁且鬈且偲之才勇
而仍淪於狗監嗚呼士何不幸生周之衰而東遷之
周自王及二國之風同一靡敝如此卽其餘可類而
推而當時之風俗政事與夫生民之情形又可想而
知矣春秋之亂蓋亘古之一會也夫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毛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原解曰此詩作於
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朱子改爲刺魯莊公
非也莊公於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
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
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笱狗也編竹爲笱以取魚者也魚目不寐曰鰥鱮首
大身小魚之懦者唯唯從遁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
可出敝則魚出以比帷薄不修水族多淫淫義生於
水如雲如雨如水皆比淫也　豐川氏曰京山之說
近情事可以斷決此案顧愚則又謂齊子之目則亦

非對子之稱序說有當此尤明徵也但如當日從如
雲如雨如水之衆而通不知耻其穢垢之行不畏於
天不愧於人魯桓眞心死齊襄眞禽行他日之俱死
賊手殆天厭其汚以洩周公太公之怒耳而加吾夫
子備錄齊詩不一而足其示懲亦深矣然孚則尤惜
吾夫子之臨筆忿懣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由敖

毛序曰載驅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原解曰朱
子改爲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
及襄公不知詩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
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
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簟服則襄公之車會文
姜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
豐川氏曰無論簟茀屬國君蔽車之飾不可以移君
夫人卽如此四章通載齊風自屬諷刺齊襄不容畢

指文姜且稱齊子則明明文姜是其女弟稱魯道稱
汶水稱行人彭彭儦儦則又明明言魯之通都大道
山川衆目共見共聞而敢肆然明會齊子乎則所以
發齊襄羞惡之心而動其顧忌之念者亦切且亟矣
序言刺襄自屬得情當不容據辭害志也況按其辭
俱作齊子說也可即作各章前三句指齊襄來會文
姜而後一句道文姜發魯正無不可又奚容必舍序
而自為一說歟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
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毛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
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
之子焉　原解曰此詩刺魯莊公故辭較微荀南山
婉所以為母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
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言也每章猗嗟發嘆歷數

莊公之美而其所不足自見爾　豐川氏曰章末數
語言其以如此之形容如此之材藝宜是可以禦亂
何有毋之不能防閑而聽其恣穢於二國乎所謂稱
之愈盛而刺之愈深也語曰嘻笑之言甚於斧鉞猗
嗟之謂矣

按詩繹曰問齊曰齊其有逸詩乎詩並有逸而入乎
於治亂未有列也三代之遺音未識也泱泱大風索
之靡獲也斯何也使非逸詩太公之風下矣

豐川氏曰潛谷謂有逸詩吾不敢必其無逸也謂詩
有逸入還東方盧令等篇不入何損風示乎南山等
篇存一而可存二而足矣奚以至三至四乎於聖人
惡惡之短春秋盡削僭亂之意似難逼矣不謂潛谷
有逸詩逸入之論為善疑不可也顧如愚意則太公
之封齊已在耄耋又其意中所重則原在以齊介東
海土疏民貧惟是生聚富强是為先務故當日者尊
賢尚功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孜孜乎以庶民富
國為功課而所謂尊賢者即尊此務於生聚富强之
賢尚功者即尚此生聚富强之功而詩書文為之教
本不似魯衛鄭之原以文教開國其後並無繼體好
文之君倡之於後故其風之微也一惟是色荒禽荒

功利誇詐之風而並太公尊賢尚功之本眞而忘之蓋風者風也上以是倡風斯下以是成風故或在開創之君或在繼體之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魯自周公尚文累世崇風衛自康叔承文王之教後又有武公之好學而崇尚規諷鄭則桓公爲宣王母弟來自王朝夙聞文爲又鄭衛之地居天中習於文教故其風詩獨多而齊以大國風詩轉少耳蓋由其創者旣不重此而繼者習於故常而流失益甚卽安得有三代之遺風可識泱泱之大風流播也不然豳岐豐鎬文武成康重熙累洽之醇風寖被也今之秦風皆在汧渭東徙之後而宛無一篇似西京之遺風亦獨何哉故齊風之止此固孔子之採錄止此抑其本來傳播之寡之也然潛谷亦惜無三代之遺風泱泱之大風爾非謂其篇章寥寥也若謂其篇章之滅火卽此十一篇潛谷尚有逸入之疑而尚奚嫌之與有

魏風

魏魏地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又當其北土隘民貧風俗習於儉約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舊註皆曰魏唐之於晉猶邶鄘之於衛其實皆晉詩也然如予細味七詩之旨皆爲魏未見併於晉前憂危悼事之詩按之魏旣屬晉後情事皆不相似益若屬晉詩如邶鄘於衛則是時晉已强大方務兼併安得大國侵削其民愁苦廹蹙至此極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原解曰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魏地陿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由於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傳改爲縫裳之女所作非也

一章一禮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禦寒之具況旣儆而纏繞之猶爲可履霜禮嫁三月廟見始執婦工今未見之女其手纖細謂可縫裳以省傭貲其民嗇儉趨利

類此裳成然後要衣成然後襋今縫裳即欲要之縫衣即欲襋之貴人即欲服之其君德褊急類此 二章

彼貴人容止提提然安舒與人宛然謙恭以右讓人自避居左佩象骨之揥首容倫非不可觀也雖此褊急之心所以爲刺耳

豐川氏曰魏風勤儉非由上倡當亦非上力之能移緣其土地不特隘而且薄民生其間生理艱難雖欲不儉不得儉則雖欲不嗇不得嗇則雖欲不勤不得勤儉而嗇雖欲不褊急不得也蓋地勢使然雖使中更從容博大之君亦不能遽易其儉約之風而倡之寛綽和平之域也然要之十五國風除二南外少如是之良者善讀書者知其短尤宜知其長勿以詩有褊急之刺傳言宜倡以博大從容之風而隨聲附和善易俗者勿輕言宜倡以博大之規蓋縱倡亦不應縱應亦止於郡邑都會之間徒一番耗其勤嗇所致之財而戕其樸愨謹愿之風但善導之以天理人情之近而使變易其薄惡之風焉即古聖人舉政不易俗之善道耳

敬又按十五國風除二南則十三國耳十三國又除豳則十二國耳然中原之國俗民風大畧可見於此

即其國俗之文物習尚亦大畧可見於此而爲詩總未有如此之質而直者則由其風俗之儉約勤勞習以成性故其學士大夫憂時感事亦皆無浮靡淫哇之志之言獨其遭周之衰又值其國之敝國迫而役數吏酷而民窘凡賢者有意外之慮小民無樂生之心耳要之善爲國者因其本勤本儉之俗而道之以寛惠清靜孝弟禮教之政其民自可用而其治不難成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毛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原解曰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爲勤不奪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人君而以親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並耕而食數米而炊如沮洳菜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

大人之事居上織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即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傳改爲刺儉不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

一章 汾水下濕有莫生焉采以爲蔬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無度量然雖美無度量而采莫事細絕不似公路之貴人公路不似況其上焉者乎

二章三章 采桑以飼蠶采藚以聊饑皆勤儉而失體之爲也

豐川氏曰按詩繹曰葛屨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也褊斯儉儉斯褊情性之理也然夫子曰寧儉寧固矣刺之明儉之有禮也易民風之有道也然曰維是爲刺

明他無刺焉耳曰美無度獨異公路焉耳斯刺也固其所美歟愚謂如滑谷之論不可謂不達詩情不達治理然曰斯刺也固其所美則不免以維風之婆心出爲激揚之過辭矣蓋曰維是褊心之爲刺美無度而殊異乎公路公行公族則是惡而未嘗不知其美初不類好而不知其惡者之流於一偏謂之刺而中情則可謂之刺即爲美則未當詩旨耳故予於魏風唐風甚愛其俗之樸質柰惜其詩之不幸又甚愛其詩不流於纖靡淫肆而如葛屨汾沮洳陟岵伐檀蟋蟀等篇則又甚羨其知禮而善言也魏唐有詩人其猶虞夏之遺風未泯乎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其君勿見小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以自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處貧窮當然斗筲之見何足以議大計乎故以園桃比家語孔子云果數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貳棘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食之賤者生於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則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之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深憂也

一章 園中有桃欲以其實充肉爲殽儉嗇如此安望能光大其國家乎是以我心憂欝而歌謠自舒蓋不能

已焉爾不知我者謂我歌謠自肆而曰彼殽桃之人所爲是哉子何至云云乎則是我之所憂終無人知矣然如我之憂人人宜共見矣而曾不我知葢亦勿思之故耳　二章　園有棘以其實充食餘客如此是以我心無聊而出行於國乃不知我者則曰此士遊蕩無極彼食棘之人所爲自是而子言何其則是我心之憂人終不知矣夫我心之所憂而終無人知葢亦勿思也夫

豐川氏曰不忍直斥時事但借桃殽棘食比其兒小惜費莊於大畧卽國勢之危亟言外可想至章內心

之憂矣凡四見其誰知之凡四見葢亦勿思凡二見此志也殆屈平散髮行吟之境此詩也殆離騷九辯九歌之所自來乎然則爲君者遇人臣痛哭流涕之開陳纏綿委曲之諷諭而或疑曰沽名或疑曰多事葢亦勿思爾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毛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豐川氏曰朱傳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顧謂爲孝子登山望父母者自言則非也葢無論征夫身羈疆埸不暇登臨孝子思親無待升眺卽忽陟岵而忽陟屺方陟屺而旋陟岡且必陟岵乃望父陟屺乃望母陟岡乃望兄亦不免泥辭害志矣又如必役夫之自言不知其詩何以得傳之本國留在後世供吾

夫子之採錄也自是魏之賢士大夫傷斯民之征戍頻煩死亡相繼而終無休息體其情而代爲之言以冀諷耳本序特未能點明此意也又觀篇中猶來無止猶來無棄猶來無死則是其行也乃見役大國爭城奪地死生所關之局非僅如後世戍邊坐堆僅屬遠離親戚之傷也故篇中反覆道之嗚呼當此之際小國之君民亦苦殆極矣吾子錄存此詩殆首以誌當日之時局而尤欲垂此詩令後世知長征遠戍之民情宜念也夫

一章陟彼岵山瞻望吾父憶行時父戒曰嗟我子此行

夙夜無已其尚愼之哉爾去猶望爾來無止於役而
不來也　二章夙夜無寐猶來無棄三章夙夜必偕猶來
無死夫棄與死豈行役之子所心欲當是疆場之上
晝夜皆屬危機故母教之以夙夜無寐而後望之以
猶來無棄又疆場之上必衆人一心然後以守則嚴
以戰則勇故兄勉之以夙夜必偕而後期之以猶來
無死葢此義固是教之以爲臣禦侮之道亦是教之
以臨事知懼死中求生之宜是殆教忠教勝義無不
周自非賢士大夫達情知義之人必不能懇款周摯
至於此極故予謂魏風託咏之人葢一時賢智識時

達義又善於立言也然如此等有關諷喻之章不得
作於遣戍勞戍如皇華載馳爲王朝之雅歌而僅見
於削弱小邦伐輪行役之私情則風人之所生不時
而吾夫子錄存之際其感悼亦深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毛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原解曰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
削民間愁苦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託采桑無處以
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
淺深厚薄之味相去遠矣讀者自別
豐川氏曰詩體不同有一字不言本事而事見言外
者如邶王風中綠衣黍離之類是也有直言其事而
勸戒之辭卽具言中者如魏風葛屨汾沮洳數詩是
也言各有當卽安得謂邶王風之深厚而魏詩之淺
薄乎京山以此論是篇之序與朱說亦恐未允也但
如朱傳之說於詩辭似矣而以予就魏風之篇次論
旣覺不合卽通就魏風七詩論亦不合卽且就詩中
本辭論亦覺序說爲近而朱傳似當讓之也葢如前

數章刺褊刺儉刺削刺苦戍則魏地阨隘逼處强大
魏民窘急勞苦亦已甚矣不應一人獨有十畝之圃
又獨得閑閑園中如寬鄉平世之中有考槃之碩人
此就篇次而覺序言之長也又魏風七篇章章衰世
君民上下惴惴乎憂時病危之感秋風夜雨中卽安
得有靜木閑草蕭然自得者若以此作賢者不樂仕
而思歸農圃是疾風甚雨中欲得當衝草樹之安恬
卽恐此賢者亦不達於時勢矣此合魏風七篇而覺
朱傳之末及序近也又本章言行與子還兮尚可解
以願歸農圃若二章行與子逝則是碩鼠逝將去汝

之思而可言歸農耶文歸農亦只歸本國之農而近
之一字可加之耶應是戍役旣苦如采芑之云地陋
食艱如采莫采蕢桃殽棘食之云而十畝之郊抛踈
人稠桑亦無所而更無可資之食且又廹之以碩鼠
之貪暴故特感桑黮之無所而思爲樂郊之去如逝
將去女之意耳此據詩本辭而亦覺序說爲近也但
如序說亦欠圓滿耳顧又不知愚見之有當萬一否
耶謹誌章前請質高明

伐檀三章章九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毛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
仕進耳　原解曰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
所謂不稼不穡而取禾不狩不獵而縣貆此正無功受祿
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者乃所以刺小人取禾廛庭
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亦不似美君子之辭

一章檀木堅韌車之美材也坎坎然用力伐之將以爲
車而寘於水涯無所用之徒見河水淸漣成文耳君
子材堪任重淪於困窮亦猶是耳而在位者不親稼
穡胡斂民三百之廛不習狩獵胡庭縣貉貆之肉是
無功而素餐也若伐檀君子見用豈素餐者哉 二章
輻車輪中植木也直波流直也十萬曰億 三章 獸三
歲曰特淪波文也囷圓倉也飧熟食也

詩繹曰伐檀刺在位素餐也古之君子先人後己寧
己勤人毋以人勤己寧己自養毋厲人養己力惡不
出於身也不憚病己食惡過取諸人也不多與己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至公之極也未有無事而素餐素
食素飧者也於伐檀見之矣噫有位君子能無素餐
乎詩恭陳古以諷今陳彼以諷此也夫

豐川氏曰匹夫一人之身尚不欲無事坐消衣食如
漢徐孺子者衣食幾何且必出於力耕之餘至如身
居民上受朝廷之祿爵付之以生民之休戚一不稱
職卽負君負民其爲素餐不亦大乎然則士大夫居

位食祿不知爲生民饑寒勞苦計而惟孜孜爲子孫飽煖安逸千秋百世之圖此不惟不知天道人理之正也即其負慚於伐檀詩人負慚於王家祿糈亦甚矣嗚呼伐檀一詩凡乘高履貴者人人大書一通貼之坐隅可也

敬又按昔范文正公居官毋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嗚呼文正存心厲志如此安得不成有宋一代人物乎然敬則又謂此段故事不特可師當世直可示範千秋且不特士大夫所宜奉爲儀型自天子至於公侯凡享人之供食士之毛無人不宜儀型於此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毋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毋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毛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原解曰朱子改爲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非也詩人託民言爲刺耳非即其民自作也

豐川氏曰物之無用於世而貪盜無厭爲人所深惡而願其速死者無如鼠鼠盜物類之至賤也此詩乃取比於碩鼠則以貪而無厭之吏乘權據位其噬人無厭似鼠而人曾莫之能禁則直類碩鼠之縱肆矣所謂惡之深者怨之至也嗚呼同一民之主也愛則視爲父母惡則賤如碩鼠父母則惟恐其亡而祝以萬壽無疆碩鼠則逝將去之而願適彼樂郊然則民情之向背所關豈微而時使薄斂豈非勸百姓之大經也哉　又首章食黍二章食麥言無時不食三章食苗直是不可食者亦食以此形容貪酷之吏凡所以搜括民財者其術至密而無漏眞是妙得其情首章莫我肯顧二章莫我肯德三章莫我肯勞則所以形容貪吏之嚴刑重法追取於民者其情形逼眞蓋貪吏必酷乃情狀之必然耳又同一土國郊也而曰樂是以輕徭薄賦乃春風太和之鄉而重斂虐使則霜雪酷烈之域也以此形容盛世衰世之政事民情不又爲景象宛然耶更如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云云

則是並不計安土重遷之苦而羣思爲避離水火之計矣然則君國子民者可自信曰民爲吾民取惟吾取彼將焉往哉嗚呼三章碩鼠什千古民風圖爲民上者書此坐隅作淸夜之鐘可也

敬又按米粟之徵分之當然民不敢怨也碩鼠之怨怨在三歲貫女而莫我肯顧肯德肯勞爾然如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民苟盡去取將奚施取既無所國將奚立是則適彼樂土者民之得所而逝將去女則失家失國立敗之道也讀是詩者能以意逆志則言外之意昭然可見更能推類引伸卽言中之旨正

自咀嚼難盡故吾願讀是詩者與尚書五子之歌同讀可也　緇衣之桓武民願爲之授衣且願爲之適館更願爲之授餐出之已力者無一恐惜致之吾君者心無不摯碩鼠之魏民猶鄭民也至戒其無食我黍我麥而並不欲食其苗且思逝而去之適彼樂土嗚呼讀此詩者能於此中得其所以然之故卽比事屬辭之教不獨在春秋而詩道亦悟得一半爾

按詩釋曰問魏風曰良風也良風何以先亡曰有國者之罪也土狹民貧而無政風雖良莫能用也園有桃傷削也陟岵傷役也碩鼠傷重歛也十畝之間卽士困且逝矣國吝嗇而不中禮其交鄰也鄙薄其使民也卞急其在位也貪鄙取財務盡而用民不恤斯招侮而府怨也能無亡乎有道者用之則覇王之器也故驕盈而惡吝歛而削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豐川詩說卷之八終

豐川詩說卷之九

唐風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爲唐侯因陶唐故地得名南有晉水其子燮因改國號晉即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稱唐從始封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毛序曰蟋蟀刺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爾

原解曰按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勤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崩寥寥則禮壞樂壞矣是詩不必即作於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與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烏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爲樂以儆其儉即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里巷歌曲焉能有此朱子改爲民間歲晚行樂謂刺昭公無據夫民間行樂無關政教則亦不足以爲風列國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詩其變風不始於各國中衰

之諸侯而誰始乎今盡爲無據不知民間聚樂又何所據也

一章蟋蟀在堂維時十月歲遂暮矣今我不樂則此歲之日月去矣但不可過於求安當思其職業所居樂不廢事即可謂良士瞿瞿然遠慮者矣良士豈遂終歲桎梏也　二章蟋蟀在堂歲遂往矣今我不樂即今歲之日月其邁但勿太安當思及職外事好樂不至太荒即良士之蹶蹶者矣良士豈必終年拘蹙也

三章蟋蟀在堂任載之役車且休息矣今我不樂今歲之日月慆然去矣但勿太康思職事可憂好樂而不

至於荒斯爲良士獲安靜之休矣良士豈必終無休宴之時也　詩繹曰蟋蟀思而則也俗憂勤自克矣方刺儉也而戒荒也方勗樂也而儆憂也方思居也而思其外其憂無所逸也噫玆良士之所以曰休歟哀樂相生幾者微矣唐魏風重民俗故首葛屨首蟋蟀皆下以風刺上上未能樹之風焉

豐川氏曰唐風之勤儉十二國之風未有也然善用之而舜皐明良之盛規大禹無間之心法在是不善用之卽魏風之所屢戒唐風之所重儆亦於是乎在然則君子建國樹表豈獨作法於奢之有其弊卽克

勤克儉過而無禮其流弊亦且有如晉之僖昭諸公褊陋侵削而莫能自救於衰世之秋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有天下國家者其貽厥孫謀可不愼哉

敬又按蟋蟀三章前四句見達人之曠識後四句見賢者之良矩張而知弛弛而知張通此義也文武之道具擧於此矣謂爲此詩者非知德之人吾不信也至如辭不浪下字字斟酌則又十五國風之稀盼可味可法也夫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原解曰朱子改爲答前篇之意而解

其憂非也所謂亡國之日廹以促詩人爲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實慘氣象危廹如朝露然以爲解蟋蟀之憂不亦遠乎又謂此詩非臣子所施於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諭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於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卽刺又豈可者葢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自不得不爾既不陳作者之名又不摘君父之過若爲同儕自語影響比設何爲不可故有雄狐碩鼠田盧之比而非詈有狡童狂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云子有宛死何嫌之有

如謂非所以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則詩人之志幾乎窮矣

一章山有樞隰有榆有其材者貴能用今子有衣裳而不曳婁有車馬而不馳驅宛然坐見其死他人取以爲樂矣　二章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杻矣子有庭內而弗洒埽有鼓鐘而不鼓考宛然坐見其死他人保有之矣　三章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鼓瑟以喜樂延引此日一但宛然死而他人入室矣

豐川氏曰此篇語言雖似於勸其實情形迫急慨然閔惜之情備見於激辭惕語之中是蓋立見國家之

不復可保而守器者吝嗇益甚故頻頻儆之以宛死若曰死去帶不得毫釐也而又頻儆之以他人是愉是保入室若曰子之吝嗇若徒爲他人作看財虜耳諷喻之儆切眞不啻大聲疾呼國風之箴刺鮮有如是之激直者朱子改爲答前篇之意亍且謂正似見前篇如是合理當情之言而曾不知悟孫視祖而倍甚故爲此憤激之辭儆痞之耳或者疑其過甚又謂前篇似學士大夫之言此章似國人之言皆未深考其世也國風篇次大率以世爲斷今觀下章卽接以揚之水則明是昭侯全不知國勢之將奪於桓叔而但務締弱爲此詩者非其宗親之情切於痛宗社卽賢士大夫之志激於悼亂亡故不覺痛哭流涕而言之急切也然如不忍言曲沃之將據其有而但泯言他人是愉是保而入室此則風人微婉之旨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旣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强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原解曰按晉昭公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强而潘父弑昭公謀納之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至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傳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主旣云不敢告人又作詩以自明者乎嗚呼有國家者使其民從敵以爲樂且爲之隱諱欲不亡得乎自古亡國民心二而後敵人乘之叚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

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遠矣

一章 悠揚之水其流淸淺中有白石鑿鑿鮮明水弱而石壯也晉弱沃强何以異此今將以素絲爲衣以朱爲領從爾往沃以見君子云何不樂乎 二章 揚之水白石皓皓水微而石顯也今將以素衣朱繡從子往鵠以見君子吾何所憂乎 三章 揚之水白石粼粼水落而石見也我聞君子將有大擧之命幾事不密則害成吾何敢告人乎

豐川氏曰揚之水篇次於山樞隰楡之後益沃見立興晉見立亡而昭公終不知大計日益各嗇福縮會不改圖憤發卽山樞死死他人入室之辭安得不痛忿悲烈乎然則山有樞三章之辭之太甚實詩人之志之廹切也讀詩者論世原志之爲要甚無徒據辭氣之剛柔婉直言詩之淺深厚薄斯善於讀詩耳

敬又按世儒皆咎哀世之王侯多疏忌宗親今觀晉昭分國封沃而沃强卽欲叛晉又何恠封建之不行於後世乎又世儒責秦之速亡往往歸咎於廢先王建封而未建宗親嗚呼秦之積暴得罪於天心久矣卽使封建仍舊而果能自二世直至萬世乎且三代之封建未替也當桀紂幽厲而胥失之抑又何歟故君子讀揚之水數詩又可以斷後世封建是非之論云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强盛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一章 椒之爲物小而芳烈聊且植之耳今其實蕃衍采之滿升彼其之子奄有邦國雖碩而孤立無朋椒雖聊小乎其枝條日長遠矣 二章 椒聊之實今且蕃衍盈兩手之匊矣彼其之子實碩大而遲鈍不若椒雖聊小乎其條長遠矣篤馬不進皃

詩繹曰揚之水憂民從沃也椒聊憂晉也民心往矣國將安之曲沃昌晉微矣碩大無朋況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況厚施得衆也尾復味椒聊遠條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噫詩其有忠厚之心哉

敬按詩繹疏碩大無朋碩大且篤皆指曲沃然如首

尾味椒美之重之也而中忽曰彼其之子則頓插經
之之辭且曰碩大無朋無朋二字亦似譏其孤立無
助不似美重之辭似不如原解首尾指沃而中二句
指晉爲辭旨俱諧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
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毛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原解曰朱子改爲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詩人
述其相喜之辭非也詩本爲不得婚姻而無可奈何
之辭葢晉沃構亂民間室家流離詩人託言男女相
見流離之情耳
一章木析爲薪必纒縛而後成束女之於男必媒妁而
後成耦今仰見三星正昏禮之夕顧此何夕乃亂離
之夕而安得見此良人乎女兮女兮無媒無禮如此
良人何哉 二章芻綢繆而成束男女媒合而成配今
雖三星在隅顧此夕何夕安得成此邂逅好乎男女
兮男女兮如此邂逅何亦徒遇此時而已 三章楚綢
繆以成束男無媒何以得妻今雖三星在戶顧今夕
何夕安得見此美人乎男兮男兮如此美人何
敬按蘇潁濵解今夕何夕四句曰夫婚姻之難自其
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
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
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
成婚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
兮子兮云者有所懇之之辭也予謂如此作解亦正

可爲此四句另備一說

杕杜二章章九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
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 原解曰朱傳改爲無
兄弟者求助於人之辭非也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
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比大抵

杕杜孤立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此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恐不得目以泛泛無兄弟之語也

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猶足自庇今兄弟離叛獨行踽踽曾杕杜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情相親也若他人可恃嗟彼行道皆人何不見輔乎人無兄弟何不見助乎情不相關是以不能也

二章杕然之杜尚菁菁其葉猶足庇本今獨行睘睘無兄弟雖有他人豈如我兄弟若他人可依行路之人何不相比人無兄弟何不相佽乎

詩譜曰杕杜刺不親親也踽踽睘睘傷無親也夫天親天顯也天生物使一本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一本故也無偽也行之人皆人也已胡不與比人無兄弟踽踽矣彼胡不佽焉則天親不可以人為故也奈何君遂棄骨肉乎遂棄骨肉將孰比孰佽矣言深痛庶君鬭深感乎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毛序曰羔裘刺時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一章羔裘以豹皮飾袪彼服此者是我民所由安居者也以我懷居之切豈無他人可依惟念子故舊不忍遽去耳　二章彼羔裘豹褎者是我情所待以究察也我有隱微之情豈無他人可赴愬惟念子舊好不忍遂忘耳　按居居猶言處處即安之意究究體察意

敬按蘇潁濱曰君之處於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袪雖貴而以羔為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不吾卹乎且吾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故舊念子耳乃反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愚謂潁濱說首二句

之旨正自可備一說　又按蘇說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意亦好

鴇羽三章章七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毛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

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按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鴇鴈之儔其足蹼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栖卑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也皆以比時政

一章鴇之飛也其羽肅肅性不樹止而今下集于叢生

之栩矣失其性矣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役在外不得種蓺黍稷以養父母父母何所怙乎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所也　二章何其有止極三章何時復其常而皆頻呼蒼天時事可知益言下刺時之旨深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毛序曰無衣美武公也武公始併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晉武公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是詩美其君稱子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爲武公自述謂序言美爲奬亂夫序言美非采風者美之非刪詩者美之武公之臣自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四鐵云衛聖人刪詩亂臣賊子事所當戒則存以告來許若謂此詩奬亂不可教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及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多矣豈皆可以爲教者歟存無衣乃所以爲教也

一章侯伯七命我豈不能製七命之衣但不如子所齎

來之衣借重王命安穩且吉祥爾　二章天子之卿視侯其服六命我豈無六命之衣但不如子所賜之衣久著而溫煖爾　原解曰此言六七者命數也非六章七章之謂

豐川氏曰按晉自桓叔至武公廢弑晉君者共五世會於王毫無顧忌至此乃賂釐王以請命則以王之威不足畏而王之命終可重也而王亦遂靦然受其賄使大夫錫命曲沃嗚呼王之不自重其寵命亦甚矣何怪諸侯之日益不尊不信也吾夫子錄此存晉風殆亦首著武公僭竊狡桀之罪而重傷王靈之自

卽於湊替也夫然據此而覺太史公古詩三千孔子
删爲三百之說爲未允蓋如此等詩皆存卽所删二
千七百篇又皆何詩歟必不然也必不然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毛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
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原解曰朱子改爲人好賢而

恐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兼併晉國內與宗族爲讐
賢人去之故詩人托杕杜爲刺耳
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孤立路旁剪滅宗族得國何以異
此彼賢人君子安肯共事而適我乎徒使我中心愛
之無自而飲食之也　二章有杕之杜生于道曲孤立
無與彼君子兮其肯從我遊乎中心好之無由得而
飲食之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毛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原解曰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按獻
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詩託死
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葛生蘞蔓指死所
也尸骨野草失其骸骨故曰亡此域塋域居室墓壙
也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魂歸于居于室皆哭死
飲恨之辭角枕錦衾斂襲之具周禮大喪共角枕儀

禮斂用衾若謂夫婦宴寢之具則里巷之語矣
一章葛生蒙于楚蘞生蔓于野草莽之地也予美從軍
身亡於此幽魂寂寞誰與獨處乎　二章葛生蒙於棘
蘞生蔓於墓予美死於此誰與之獨息乎　三章死者
束尸以角枕雖有角枕空復粲然斂尸以衾雖有錦
衾空復爛然予美身死草野無枕無衾悠悠長夜誰
與獨旦乎　四章日莫永於夏夜莫永於冬年莫永於
死後予美無生還之期矣惟百年之後相期同歸於
九泉之居而已　五章冬之夜夏之日悠悠我思百歲
之後歸於穴室而已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原解曰朱子改爲聽讒之詩未見其果作於獻公之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爲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名章首二語比讒言侜張苓木耳也以比聽苦辨其味葑拔其根

一章采苓者曰我采此於首陽之顛夫何地無苓焉知此苓必於首陽顛乎人言無稽且無稽信則將舍乎亦無輕舍也必加察焉不信則無間可入不舍則其情立見人欲爲讒不可得矣　二章無與三章無從而必加之察則讒者之情形可以立得安在讒者之尚敢侜張也噫讒行生於聽者之肯信讒昌生於聽者之不察聽言者可以知所尚矣

豐川氏曰以晉地人情風俗之勤儉加之憂深思遠而二篇十八詩前此者有惴惴禍急削弱之象後此者有洶洶危亡篡竊兵兇役苦之形其次非讒昌即賢逝無非衰亂之徵夫國之風國之俗所從徵也國之俗國之表風者之動之也以晉地風氣之敦樸如彼而其形之風者乃如是即晉之前後諸君可知而東周之王政王教亦可從而知矣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詩之亡非無詩也遡其本由無國政窮其源由無王政苟無王政即有詩而謂王者之跡息而詩亡可也故吾觀晉風而倍有感於詩亡之故

秦風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始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賜封邑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委之秦始大即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郝氏曰秦地即豐鎬之地秦民即豐鎬之民何爲夷之秦既夷矣陳檜曹諸夏反後夷狄乎必不然也

豐川氏曰京山之論辨矣顧如魏唐之勤儉自是其
風土使然郎前無堯之始倡風俗自應如此且如魏
唐二風共十八篇前憂偪弱暴貪後憂强藩盜國唐
堯遺風奚在乎註經者往往捕風附會多此類也然
要之秦風好武樂戰勁直廓落恢恢乎兼併之兆而
雜霸之風啟周而爲秦是則吾夫子之删詩而心傷
也夫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六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毛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
之好焉　原解曰按秦自非子始封爲附庸非子曾
孫秦仲人爲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於是
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誇美朱傳謂
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非也

一章君子有車鄰鄰然相接之多有馬白顛者皆其又
有寺人爲役未見君子寺人先爲傳令非舊日之等
威矣　二章山有漆可爲器用隰有栗可供籩實今君
有禮樂矣既見則相與並坐鼓瑟百年氣象始見今
日失今不樂往而爲耋矣　三章阪有桑可爲弓隰有
楊可爲笛今君有武備矣既見則與並坐鼓簧今者
不樂往者不待而亡去矣

駟鐵三章章四句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毛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
焉　原解曰朱傳謂此爲亦前篇之意非也按秦仲

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弒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
甚有功周亡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爲諸侯
盡以西京地予焉前篇秦仲猶附庸故但誇其車馬
禮樂侍御此則襄公已爲大國故美其園囿田獵序
說各有攸當也

豐川氏曰秦人以秦仲秦襄前此之未有故喜而誇
之然如秦以伯益之後而子孫之風尚如此則乃祖
之風烈蕩然矣然猶曰世之相去已遠淪於西鄙近
於犬戎之日久矣若秦仲之去周成康則未遠襄公

則又得雍岐之故地而曾無能採徵西周先王之流風善政故家遺俗以表之風而開國之規模止於如此吾夫子之錄秦風也應傷風氣之自此澆漓秦人之建國無本而先王仁漸義摩之風自此絕響也夫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毛序曰小戎美襄公也修其兵車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夫子焉　原解曰朱傳謂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按此論甚正然非夫子錄小戎本意其錄小戎非嘉之也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習尙固然時商鞅白起輩未生小戎已為之兆矣聖人蓋知如神序說所以為確也若夫犬戎弒幽王與秦仲雖義不共天而秦人好戰非待於此詩本託興婦人朱傳遂以為婦人自作皆非也

豐川氏曰京山之論近矣然以為錄小戎非嘉又以為聖人前知如神則亦近鑿而誣也蓋謂非嘉秦人之尙武而好戰此自吾夫子錄秦一風之意若小戎一詩義正而言溫秦風十篇此為良矣就風論世秦之日强而寖與其兆於此乎昔夫子刪書而獨存秦誓謂其悔過一念之長尙足取以示訓後世故不以秦廢其善初非有後世讖緯之見雜其中則此之刪

詩而至小戎也獨能無節取其長之意耶謂之非全予尙可安在並無嘉之之意又安有前知如神之旨可參其內者故予解書於先儒謂夫子刪書錄秦誓為知秦之將與曾臆斷其為穿鑿近誣而茲於京山之謂詩錄小戎為聖人前知如神亦不敢謂說之中理而符於情實也

一章　兵車利馳驅故其制小車箱中宜俴無所收載貴輕便也車轅曰輈上曲如梁五處以皮束之駕車四馬兩服居中兩驂在外以皮為環當兩服背游移不定引兩驂外轡貫於環執之使驂馬不外逸也又以

皮二條前繫於衡後繫於軫擱兩服馬脅外以驅驂馬使勿內入礙兩服也車下以板側掩曰陰以皮二條前繫驂頸後繫陰板曰靷使驂引之行也陰板之下繫靷有環曰續鋈之以金車上悉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心有轂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轂長於大車欲其穩也駕車之馬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以此行伐西戎征夫室家曰言念君子溫潤如玉方今在西戎板屋之中思之亂我心曲也 二章 四馬甚肥六轡在手騏騮二馬居中爲服騧驪二馬在外爲驂盾以捍衛畫龍於上合兩以備壞也驂馬內轡曰軜置環於軾前曰觼以金鋈觼繫軜於上大軍徂征征士室家曰言念君子溫然在西戎之邑何時方是歸期胡爲使我念之也 三章 四馬俴空不被鞍甲甚犂而調和車上建厹矛柄下有錞鋈之以金盾畫以蒙有苑其文韔弓以韔虎皮爲之馬胸有帶刻金飾之韔中之弓交二於中其未韔者閉之以竹約之以緄大軍既行征夫家人曰言念君子卧起爲之不安然大讐未復今亦不敢遠望其歸惟願我厭厭然安重之良人飲食起居各自愼重修甲礪器隨處整飭處羣以和臨陣賈勇秩秩然有德音之西來即中懷稍

慰耳　詩繹曰秦之興尚武功士女樂戰激之至名節女婦爭死故君子甚風焉

豐川氏曰按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諸解盡作征夫平日室家相與德音秩秩不改其常說說來聲口未嘗不似但覺不中情實耳蓋此二句是一篇結穴泛泛說歸乎日既於詩旨不能結果兼方美西征車旗之盛又知非一大勝則歸更無期結尾處不發明祝願本心而暇計乎日室家之好耶即無一而可知矣故秩秩德音斷須說歸好音秩秩而來爲當蓋征夫之好音首在飲食起居之調適而可以寡疾次在器甲之堅利而足以衛身又次在同儕之相與和睦而忮求不生而最要則在臨陣奮勇足以立功建績報國而榮親四者有一不備即非德音四者有一乖遺即非秩秩且必征夫能秩秩德音即未遽歸而歸當有期更不特身命可保而亦且顯榮可望此千古之同情亦千古之公義必本此義以疏秩秩德音二句之旨乃合家人祝望之心而亦始足結小戎一篇之大意而情事允協也顧不知當世爲明以爲何如也

敬又按秦人與犬戎不共戴天之讐也小戎爲詩不特見其君臣勇於報復即婦女亦樂於戰鬬而曾無

罹思此合義之勇也既不當以尙武譏又如結章秩
秩德音解作祝望其德音之秩秩而來卽忠孝繼繩
孝於一詩而發情止義小戎一篇可爲秦風十篇根
基而不徒然矣此又與吾夫子刪詩之旨隱相符契
葢錄十五國所以表風短者固所不諱所以明其倡
之者之不善長者正宜亟揚所以明其風之短中猶
有此長是卽吾夫子直道而行維世勸世之婆心也
何得以秦之尙武好勇而一槪翟之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毛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焉　原解曰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鑿非
也周道親親尙賢平易忠厚除詐力而卑武功自文
武至宣幽國於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
東遷秦襄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
愁居懾處思昔太平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
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苦文武成康
之澤維繫民心而秦人慘覈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
國之初已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葢周
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和之景明也周禮行而忠厚
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
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樸滅之禍聖
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誣爲鑿空亦已誤矣
豐川氏曰京山之論於疏序義亦近矣至以爲秦廢
周禮强梁腊毒兆二世樸滅之禍則不免以後日之

慘禍歸之始謀之不臧矣夫秦雖臣妾四海之日不
永於漢唐要之相傳三十八世强於西土者爲世過
半而卒能統一四海居尊御宇其實自秦仲襄公以
來獨邀天眷亦已厚矣且二世之禍六朝五代半有
過者半且不及而可以是論强梁之腊毒耶據此論
世有識者且將不信雖然春和而萬物聿生秋肅而
百草萎死葢仁則昌暴則亡昌則其後必永亡則子
孫頻斬此固自然之理而天人必至之應也則如周
禮行而忠厚篤祜周禮廢而强梁腊毒以此斷周秦
之善惡短長其論要自匪誣耳

一章彼蒹葭蒼然而白露凝戾爲霜化國之日一變而爲蕭殺之晨矣我所思之伊人其在水之一方乎將遡洄逆流往從道阻且長若遡游順流而下宛在水中央可得而卽也　二章蒹葭淒然荒凉露凝而白方未晞也我思伊人其在水之湄乎遡洄以從道阻於上升也遡游而從宛在水中之高坻焉　三章蒹葭采采以爲薪白露凝而未已所思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出其右不相値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可得而就也

豐川氏曰周東遷而秦以與自秦仲至襄公凡三世矣滋西周之故地撫西周之遺民善政留在方策故家豈無老成任賢按舊而治葢不待始皇之雄桀而天下早歸囊括矣乃所尙止於車馬戰攻而加所謂伊人者懷仁抱義死在而棄諸秋霜荒凉之區矧其後四篇之不繼有如權輿所歎者乎嗚呼秦之尙武功此秦之所以日强秦有賢不尙而止於武功之尙此秦之所以止於秦而不能與於三代之盛歟故開國承家者貴審所尙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此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毛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　原解曰朱傳改爲秦人美其君之辭亦東鄰駟鐵之意非也按此詩美而寓戒稱其顏色而諷以其君頌其佩服而教以不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南山條言調理也梅言謀也紀作杞堂作棠棣也杞言紀常言綱治理謀猷陳紀立綱皆修政之比所以爲勸戒也

豐川氏曰京山之論亦近似然亦覺不免近於穿鑿葢祇如首章其君也哉則言下自是謂宜勿忝此名邦次章壽考不忘則言下自是謂宜壽考長存勿忘先王命卽美之之中而戒之之意俱在其中奚必附會穿鑿類於公穀之說春秋就字句生解哉

一章終南之山秦之巨鎭亦何有哉上有條焉有梅焉草木茂盛秀氣所鍾也君子以王命作都其下服諸侯之服外裼錦衣內着狐裘顏色充盛如厚漬之丹其君也與哉愼勿忝此名邦也　二章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開國承家修明紀常其衣裳靑黑之

敝五色之纈佩玉之聲將然服此服居此地壽考長
存勿忘王命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毛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
是詩也　原解曰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以
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三良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公何
也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
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
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貽子孫身死
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厥後始皇崩令後宮
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穆公
豈能辭其罪哉聖人刪詩存黃鳥誠惡之也

一章交交然飛而往來之黃鳥良禽也爾奈何止於棘
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氏名奄息者與焉此百夫之
特出者也思其臨壙使我惴惴戰慄彼蒼者天盡殺
我善人若其可贖吾民願以百身贖之矣　二章仲行
爲百夫之防三章鍼虎爲百夫之禦言三人一家而
皆良士也

豐川氏曰死以人殉西戎之虐習陋習秦以居鄰西
戎染而傚之累世不易至穆公則至百七十七人夥

是移於習風雖賢者不免矣覩如秦自襄公東徙岐
豐故地迨穆公之身亦已九世西京之流風善政曾
無能繼而舉者豈非陋習易染而正道難興乎眞可
爲君子愼習之一鑒也至序云刺穆公則特以亂命
出自穆公耳然魏顆何人乎康公奈何不知變通以
陷父於惡而不一正秦俗之陋乎又竊以知大孝諭
親於道之難而眞能善繼善述之尤難也君子安得
不推原至理詳辭垂訓於簡策歟

敬又按此詩序刺秦穆而一字不及穆公但言子車
三良爲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臨穴惴惴其

慄可贖願人百其身而怨憤之詞則一歸彼蒼之天
嗚呼秦風之不得擬二南者風旨醇漓世道盛衰之
關也至如簡質雅暢而仍復氣象老雄辭義蘊蓄則
如小戎蒹葭終南渭陽諸什以及此篇則除二南外
十二國風未有矣季子曰此謂夏聲信乎其爲夏聲
也獨惜秦人累世不生一聖賢爲之君遂不得大儒
名世爲之佐曾不聞道德仁義之懿微本之成雅頌
之徽音以比於西周耳然如作者自是大手筆不徒
綺麗爲上者也後世談詩者論風旨氣象嗚呼識此
義也則思過半矣

敬又按蒹葭三章見秦人之棄賢於山陬水澨讀
黃鳥一詩見秦人棄賢於地下九泉嗚呼衛之碩人
安得不與西方美人之思乎然如觀秦蒹葭黃鳥權
輿之篇即秦之風尙可知詩可以觀即謂此等處可
觀也可以怨如此等情形尙可以不怨乎而又如此
詩之風旨不又可識怨之之道耶

晨風三章章六句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毛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思
念稱君子者如皆以爲婦人則男子竝無思而君子
獨婦人得稱其夫乎亦不可矣晨風鸇也摶擊孥鳥
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鷙猛爲賢故以爲比臣擇
君如鳥擇木木向陽者茂而北林蕭索鷹鸇在野則
鷙而避林則鬱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

皮駮斑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駮則大木羅列矣棣
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檖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
或曰駮赤李也檖木上遂也與禾檖通
一章 鴥彼急疾之晨風歸彼鬱然之北林吾人際會先
公望秦國來歸而今不得朝陽亦猶此也君子嗣服
徒我不見憂心爲之欽欽不寧是果如何哉如何哉
多應忘我矣 二章 山有苞櫟不得遂其高隰有六駮
大木陳列於下士之失所亦猶此未見君子憂心爲
之不樂如何哉如何哉忘我必多矣 三章 山有叢生
之棣隰則成樹而上檖今秦之士亦猶此矣未見君

子憂心昏然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必多矣
豐川氏曰穆公好士故百里奚蹇叔由余輩皆自遠來而一時士之聞風而至仕其朝者必衆康公嗣位不能繼父之志訪落圖治而聽其坐沉於無用之地故晨風於是作乎竊意當時如百里奚蹇叔輩已皆逝矣不然何不能輔嗣君繼先君遺徽耶此間無故實可考要之康公非能繼父志者也
敬又按晨風一篇見秦人記過忘功自昔已然刺康公而亦惜穆公之風歎一世卽替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秦俗樂於戰鬭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讐以曰從事於干戈語曰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樂人之樂則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所以刺之
一章雖吾與子同在行伍之中豈曰子無衣君能解衣衣子而同袍乎平居未嘗衣汝也直以王命興師則令我修戈矛與子同仇伍耳　二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裏衣之澤乎直以王命興師則使我修戈戟而與子偕作耳　三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乎直以王命興師則命我修甲兵與子偕行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謂秦康公爲太子送舅渭陽而作非卽位以後之詩非也詩三百篇次與尙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井然此詩居黃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卽位以後詩明甚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予有母而後有舅念舅卽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而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世子時事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故是詩也定知不作於渭陽送別而作重耳旣卒之後蓋康公

即位重耳卒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餞別語耳序所以爲詩根柢不可易也

豐川氏曰京山發明序意情旨宛合不特朱子復生當爲心折卽吾夫子重起亦當油然首肯後世如無情切明經之士則已如有其人說詩必當守序而疏序舍此卽恐不免重蹈荊棘之處多耳

詩繹曰渭陽康公篤母也語質而情長秦良風哉

權輿二章章三句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一章始君於我處以大屋渠渠然深廣今也禮衰供薄每食無剩餘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　二章始於我乎每食四簋至豐盛也今者食不克飢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

詩繹曰權輿刺無終也以權輿名篇君子者愼終於始者也吁秦賤士乃秦士躭躭四簋亦信其賤矣

豐川氏曰秦士信自賤矣而如四詩之刺譏康公亦先世之舊臣何如也士且無論其於乃父之風徵何如也不承權輿言下明明譏其失孝子繼述之道耳

豐川氏曰君子垂新於厚猶恐後世之漸卽於薄開國而以薄將之後將何所不至哉秦自襄公始大至穆公始顯康公爲穆公子則皆秦創業垂統之君也其父一死而頓忘其尊賢好士之美蒹葭晨風權輿並黃鳥之詩備見於三世十篇之中君子謂秦遷文武之舊都據中原之上游本可以王而卒之止於霸强而終於殘忍則康公之罪大矣孔子錄秦風而四詩並載有以也哉　敬又按蒹葭伊人是秦見幾遠去之人黃鳥良人是秦蹈羅陷網之士晨風則憂譏甚間權輿則困窮羈留若吾夫子删詩而以權輿終卷者蓋謂惟其如是待賢卽所謂伊人者安得不在水一方乎賢者且去而不留留者又豈復有並坐鼓簧之契矧泥先公之亂命又何恤三良之畢殉而生鄭重愛惜之心歟故四篇祗形一事而一事備見於四篇然如篇終結出不承權輿則所以譏康公不能纘承父美永終先猷而自墮建立之羽翼則依然春秋大書責備之旨也夫

豐川詩說卷之九終

陳風

蘊穎濵曰陳太皡伏羲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後虞閼父爲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妻以元女太姬與黄帝之後封於薊堯之後封於祝者共稱三恪禮降於二客而尊於諸侯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五世至幽公荒淫遊蕩無度國人刺之而陳之變風始作

然原其風出於大姬葢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克寖其善者篤於善其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旣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益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太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嗚呼此坤之初六致履霜堅氷之戒歟

宛邱三章章四句

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邱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毛序曰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見此人常游蕩於宛邱之上故序其事以此刺之若是則民間自相刺耳夫風行則自上始也內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首風乎非也

豐川氏曰京山無關君德之論是矣然不特據此可以辨朱傳之誤序也溱洧流風通國之士女如狂故錄此終篇以誌鄭之風俗其餘雖醇謹樸畧之鄉安在遂無一人之好游且大觀之望豈常人之可責而指爲見此人常游於宛邱之上便以此徵風已爲不

近且此人何人而無冬無夏擊鼓擊缶於宛邱鷺羽鷺翿何物而此人旣持彼而旋復持此皆於情事不近若一遵序說刺幽公情事一一宛合且於錄此首風之旨鍼鋒相對故此詩以從序爲長而由此類推則三百篇俱可知也

一章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今子蕩而忘返日爲宛邱之遊恣已適意信乎有情矣而國人屬目無大觀之望焉　二章坎然擊鼓作樂於宛邱之下雖祁寒大暑漫無休期常見其持鷺羽而舞也　三章坎然擊缶作樂於宛邱之道無冬無夏持其鷺翿而舞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毛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原解曰朱傳改爲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必不自宣其醜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此疾亂之辭甚明恐非男女聚會自賦其事以相樂也大抵此詩之叙穀猶衛桑中之期送與鄭溱洧之贈謔皆

詳其事以諷之所以爲刺

一章　城之東門有枌城外宛丘有栩耳目紛然如許子仲氏有女婆娑然遊樂於下焉　二章　選擇良善之旦將會彼南方之原氏其女輟績麻之業出都市之中婆娑而遊焉　三章　既及良晨而往於以總衆同邁視爾初會未習翹然如荍已乃貽我一握之椒望外之幸也　按原姓也子仲陳大夫氏子女也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鬷總也邁往也

豐川氏曰東門之枌卿大夫亦相尙於遊蕩而不知以禮檢其家也嗚呼原氏之仲陳大夫族姓也今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甚矣陳風之淫靡不良也將來亡於上下荒淫又奚疑乎然計幽公上遡媯滿始五世耳計其時當在宗周康昭之間而風俗已至於此於此見富貴之易於沉溺又以徵上倡之不可不臧故東門即次宛丘而編詩教亦猶是比事屬辭之旨乎讀詩者誠能合及於此即於詩可以觀之旨見一斑矣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毛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辭又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序以爲愿無立志故配以此詩耳愚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此詩殊無小心畏忌之意何緣强配僖公詩實似賢者隱居何不以秉政不任賢之謚配共公尤明切乎夷去僖甚近也古人序詩不察原委但以謚法强配欺天下後世無是理也　愚按朱子詆序深刻往往類此獨未思陳本小國又逼近南楚僖公愿謹無爲詩人還就誘掖

因器勸戒如孟子云滕雖褊小猶可以爲善國云爾詩人即其所自處以比故似隱者之辭耳　一二三章蘇潁濱曰棲遲必大屋樂饑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此四者孰不欲之然舉世未嘗必此四者而後可以爲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僖公自謂小國無意於爲治故詩人陳此誘之愚謂是說分明勝於諸說明於此者逐章疏解不難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毛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原解曰朱子改爲男女會遇之辭非也水性流蕩而池水湛靜以比貞女幽貞麻紵菅比君德昏亂詩人惡淫女思淑姬猶小雅車舝之思季女也晤相對不寐也晤歌以善道諷咏也晤言以善道相告語也君德不淑而致望於內助無聊之至所以爲刺也

一章麻之爲物必漚而始脫東門池水停蓄以之漚麻則無漂流之患猶淫女配君子必日導於淫昏雖彼美之淑姬乃可與惺然晤對歌咏相箴相規不導君於淫昏也　二三章晤語晤言皆謂以善言告語之意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毛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

女猶有不至者也　原解曰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其刺同楊有葉冰泮後期也朱傳改爲男女期會負約之辭暮夜郊外林莽相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乎非情也

一章霜降以後冰泮以前皆婚姻之期今東門之楊葉牂然而盛則暮春矣親迎以婚爲期啓明之星煌煌而猶不至豈知禮者乎　二章東門之楊其葉肺肺然過時矣親迎以婚爲期明星晢晢而猶不至豈知禮乎

豐川氏曰陳風寥寥耳而以東門起興者凡三篇又

如篇首取喻於門如衛門墓門者且二篇不知是一
輩詩人習成之腔調如是套頭如是耶抑是別有取
義也此事雖不關詩教大旨要是陳風可疑之一端
附記篇末俟質高明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

毛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　原解曰按春秋魯桓公五年陳文
公病庶子佗弒太子免而自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
人殺之此詩刺佗無良由無賢師傅也自古貴戚驕
奢由羣小導之鄭段與國人狎而作亂陳佗與不良
處而弒君垂戒遠矣墓門凶僻之地棘言急也梅言
迷鴞惡鳥也比凶人朱子謂序因陳國無事可紀獨
佗作亂以是詩與之非也夫事孰有大於弒君者陳
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
風而無刺奚以為風故陳之墓門猶衛之終風與鄭
之叔于田耳

一章墓道之門有棘生焉非以斧斯析之不可除也猶
人不材必以直亮之士輔之此夫不善不可為輔國
人所知眾惡之而不能去其根據株連曠昔已然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　二章墓門有梅惡聲之鴞羣萃其
上凶人聚而作不祥猶是也此夫不良不堪作輔故
為歌以告之既告而不顧至於敗壞顛倒思予言無
及矣　按夫指陳佗之黨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毛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
焉　原解曰讒賊者讒言賊害人也各章首二句比
讒言防邛皆地名凡草秀曰苕堂下路曰唐鵲巢苕
皆常有之物而遠指防邛猶采苓之言首陽也廟中
路本砌磚為之草有鷊鳥亦有鷊四者皆疑似侜張
之言故比讒也朱子改為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
也以予美為男子則僴兮為怨女矣以予美為婦人
則離騷為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為忠憤從朱則此詩
為閨思聖人刪定之意宜何從乎

一章或告君曰防邑有鵲巢邛地有美苕讒言影響莊

昧大都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忉忉乎　二章或告君曰堂下路中有礴甓邛地有美鷊蕎堂地本礴砌爲之而鳥與草名相似譏言譸張疑惑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惕惕乎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毛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好色焉

原解曰是詩本刺好色而毛公云在位不好德蓋人

主之心所好在此則所輕在彼孟子云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齊民好色亦職惟叒爲民上而無德何以先民下之淫風由於上之倡率故詩呼月出以儆在上月主陰司昏俾夜作晝比女色也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覆思念至於勞心輾轉不已所以爲刺朱子改爲男女相念之辭味索然矣

豐川氏曰京山之論正矣正則自當於聖人删詩之旨也而末乃徒曰義味索然於改序作男女相悅相念之辭則又不免徒以辭旨論三百篇仍是經生之見耳曷亦思吾夫子之删詩奚爲乎爲勸善戒惡也惡孰大於淫亂成風又孰大於淫不自諱而尚敢自道其情而無忌者倘如朱傳十五國風但涉類男女之辭盡作淫男自道即二風淫詩且六十六篇是孔子删詩諸不關勸戒之什盡從削删而獨爲淫男女留此情請耳揆之吾夫子平日論詩明法恐必不然更揆之吾夫子删詩命意又必不然也顧舍此而區區以意味索然爲說故余竊以爲非善論詩教者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於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焉　原解曰陳大夫夏御叔娶鄭穆公女夏姬生子徵舒南其字也御叔早死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焉徵舒惡之弒靈公此詩託爲國人刺公而朱傳因改爲民間相與語之辭非也

一章君何事於株林乎是夏南之居君將往從夏南也然則匪從株林也祇欲從夏南耳　二章時見其駕一乘之車止舍於株林之野時見其乘一乘之駒朝食于株朝朝暮暮無休息也

豐川氏曰予讀株林一詩合以左傳所載陳靈公滛夏姬始末竊嘆重華大聖人之澤自此將斬而周之王靈奄奄曾不能惕一微小之陳而致令其君臣蕩肆如此不禁爲大舜文武掩卷悼慟者久之

澤陂三章章六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

轉伏枕

毛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豐川氏曰據序則言此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之詩則直男女之辭然如據詩辭首章傷如之何涕泗滂沱次章碩大且卷末章碩大且儼則又似不但非男女之辭且不徒男女相悅憂思感傷之故而中間或更有緣由耳然予更無從質也心所不明不敢強註抑又如此等詩卽果得其情註亦奚益是宜留之還本來行世之註耳

敬又按陳之始封胡公以神明之後備周三恪而武王妻之元女作賓王家其淵源若此其正也僅歷五世至幽公而荒淫之狀已不可言自幽以至靈公又十三世而靈公之淫縱則又甚於幽公卒之身弒而國亡乃今細考陳詩始於幽公終於靈公統凡十篇而中間更無一頁什則是自中公下終陳之二十二公更無一頁君從可知也嗚呼周之王也三恪二客備極尤禮世胄之尊龍列土分茅直並於功臣懿親逮至平王之世方及一十二世而三恪之見者僅一陳而陳之傳世如此至二王之後則杞最不振宋爲

大國而亦無卓然名世之君豈神明之後祖宗之澤歷年已長極盛者難爲繼耶抑封建太厚王制太寬崇高易縱富貴易溺不免易成驕侈而莫可禁止一如宗周累聖之後至幽厲而卒亦莫能自持耶論者其尚有感於此哉議制者其尙永鑒於此哉

敬又按讀陳風十篇且不必與二南豳風較風旨卽與上篇秦風論氣象秦風則高山大川陳風直淫房洞肆秦風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陳風如娼優下隷傅粉塗脂吹彈歌舞秦風如秋高風勁行其途者雖蕭然意愴要是滿目空濶陳風則淫哇蒸爍行於市

者臭氣薰人如不終朝從這氣象上較優劣陳之不久必亡而秦之將不可量備見於此也後世談詩者旣不知辨風旨而復不知審氣象詩道安望其反於正始乎吾願讀三百篇者鑒於此選詩爲詩者知所尙也

檜風

檜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妘姓之爵武王始封平王東遷鄭桓公滅之而併有其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蘓氏曰其世次滅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

而考也

豐川氏曰檜詩之世不可考然如匪風之三章曰誰將西歸則作是者是西周已衰不可支之際乎嗚呼衰世之小國亦難矣哉然如不幸而生衰敝之世上無可仗苟可自强卧薪嘗膽勵精圖全可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游宴故詩人憂之此又拘毛說過也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已好潔衣服毛公解說詩中文字詩不爲潔衣服作也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所爲去亦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遥不能自强故以衣服比言服飾之外都無所事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　蘓氏曰好潔衣服非大惡也而大夫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

君也

豐川氏曰郝蘓之說於詩託羔羊之故明矣然如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衣服逍遥游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則本旨自明朱子之說旣止道得一半蘓氏之說亦於豈不爾思未能發出總不如序說之圓滿周匝也

一章羔裘以閒居狐裘以私朝服飾非不美也然國小而君惰危亡將至豈不念爾而恐於去乎道不可留勞心忉忉然也　二章羔裘狐裘儼然國君之翱翔無事危亡將至豈舍于不思道不可留徒爲憂傷耳

三章羔裘如膏日出之而生曜服飾雖美無憂勤之處使我思之中心是悼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原解曰禮父母喪必三年疏衰苴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冠再期外一月大祥又間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閏二十七月上下同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故詩

人刺之

一章三年之喪十又三月而始練冠庶幾見此守素冠之禮者其人急遽其容癯瘁乃爲守禮之孝子我思之不見勞心慱慱然耳　二章庶見此服素衣者乎我思之傷悲倘得見之聊與子爲同歸之好矣　三章庶幾見服素韠者乎我思之蘊結姑與爲如一之交矣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毛序曰隰有萇楚怨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政煩賦重民苦而作似矣而非也凡人情欲生於有知而成於有室苟常如童赤無知無室家則災累之有萇楚始生自立盈尺以上則延蔓草上人壯而有室多累似此故以爲比　又曰是詩與唐風十畝之間朱說皆極似然所不及古序者風人之志深厚微婉則得故善說詩者不以辭也

豐川氏曰此既一說而余則正謂序自近古而十九義長於朱說故詩以序爲長也

一章萇楚始生無綠自立長則其枝柔弱扳緣倚附不能自持回思少時沃沃然克盛淡泊無知良可樂也　二章緣梁生子柔情隰有萇楚猗儺其華不能自立人之多慾何以異此不如爾始生夭沃無家爲可樂也　三章人心無慾則剛萇楚倚儺故其結實也不能挺立思子初生夭沃無室爲累人不如也　按註萇楚一名羊桃葉如桃子如棗核花實皆連理故以爲比

詩緯曰隰萇楚疾淫也人生而靜無知無欲也物至知知感於欲而動則莫疾於淫衛變風之首也陳變風之極也而皆以淫禍詩人傷之曰若是其泆也不

如萇楚天沃之爲樂也其夭沃也以無知故無欲也
其無欲也以無室家也無室家則無知也恍足樂也
人生而有知其願有室家者人道也以從淫不如無
之爲愈也深痛至矣故君子於無欲之知競競焉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
道焉　原解曰朱傳以周道爲適周之路謂序未達

非也詩言顧瞻者雖適周之路而意之所托則周道
盛時也王綱振肅故列國無侵陵之患比其衰也小
國失恃故曰心中怛兮所以瞻行路而思王道也風
發車偈亂世搶攘之象
一章狂風非常而暴發車行非常而奔偈亂世景象何
以異於驅車走風塵乎覩此周京之路中心爲之惻
怛也　二章匪有風之迴若此者矣匪有車之嘌搖
若此者矣世路洶洶不寧顧瞻周道中心弔憫耳
三章京魚者煩之則碎治民者亥之則理天下宗周則
政出於一而小國安苟有西仕周者我願以安民致
治之善言安慰之也　西歸謂仕西周者
按蕭氏曰京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謂京魚者亦絜
其釜鬵安以待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民者亦猶
是也安用急疾之政爲哉誠有能復爲西周之安靖
民者以好音歸之矣是義亦可爲誰將西歸二句別
備一解

曹風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介於魯
衛之間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是也武王以封其弟叔
鐸其俗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又介

魯衛之間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
世昭公立而變風作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毛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
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原解曰蜉蝣之言游也
放浪不檢無法守之比蜉蝣小蟲朝生暮死國小而
迫之比衣裳文采好奢之比羽翼任小人之比危亡

將至故無所依朱子改爲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
者此刺之非也
豊川氏曰曹風四篇皆關曹治亂興衰之原觀末章
之念及有王卽知首章之刺爲傷君況次篇刺其任
人之不當三篇譏其用心之不一何一非曹衰替將
危大故豈有以首篇刺不及君而泛及時人元細娛
而忘遠慮乎且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何國茂有何
關治亂而吾夫子編詩獨以冠曹風也必不然矣故
此篇斷以從序刺昭公爲長
一章蜉蝣雖有羽翼然朝生夕死不能長久今君臣不

能自强而惟靡麗是好雖衣裳濟楚其何能久是以
我心憂慮國之將亡無所憑依惟於我歸處而已
二章之采采衣裳三章之掘閱如雪二章之歸息三
章之歸說皆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遠慮憂其國以
及其身之意蓋爲此詩乃當塗遠識憂國之人故其
言悲切而哀苦也嗚呼後世之方其生而不知慮死
徒娛於目前而危亡之不恤者亦奚以異此哉有天
下國家者可以返而自鑒矣
詩繹曰奢者苟目前爲觀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
蝣噫知生死之爲旦暮也卽裳衣楚楚何爲矣夫志

蔬則奢愈蔬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蔬矣是約奢
之道　又曰唐風刺儉以宛死昜其曳婁曹風刺奢
以蜉蝣傷其楚楚故奢儉有禮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毛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焉　原解曰朱子謂序以三百赤芾附會春秋左傳

晉文公入曹之事遂以爲共公非也按詩序本國史
舊目聖人因之刪定其來遠矣左傳出後人手叙重
耳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人襲此詩三
百赤芾語其實誤也蓋諸侯大夫不過五以曹之蕞
爾擧羣臣不能三百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濫
耳故曰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信無孑
若侯人則曹之大夫信有三百詩烏可以辭徵也左
傳引此屬文非重耳眞有此言朱傳反疑序說爲附
會左傳誤矣
豊川氏曰京山之論似矣而亦恐未能悉詩情形也

其謂序本國史舊目不知除二南豳風正雅頌外何詩是太史所採以獻王而國史得而標目者卽如曹之四詩曹伯此之時已在有周東遷之後貢之者誰採之者又誰乎又其刺曹君臣也至比之蜉蝣至比之鵜梁至譏其鳲鳩之不如而致慨於寒泉之傷物曹之詩人何敢以此達國史而國史又何緣得此入覩而獨標之與且當時赤芾固大夫之服而此時王綱已墜國章盡弛又共公酷好修飾儀文狎任小人左右侯人之類皆服大夫之赤芾者至有三百亦或有之夫詩辭固不可徵實然如蜉蝣鵜梁鳲鳩寒泉

之類不徵實可也謂曹之赤芾者非盡大夫可也若三百之赤芾則共公一國之侯又喜奢華其左右私人何處無三百之多乎朱子之論旣泥故實京山之論亦不免爲故實所泥也雖然讀詩至曹風止合求其是何時勢而其君尙是何等風尙卽此識其理亂興衰足爲鑒戒足矣而區區致辨於此等不可究詰之處亦異於聖人教詩之明法也夫

一章 夫貴賤有章彼侯人者荷戈執役之人賤役也彼其之子皆何功德而服赤芾至三百之多乎 二章 維鵜貪汚之物當在水中求食乃今處魚梁之上曾不濡翼而得食以爲食譬小人當荷戈而役耳今乃服此赤芾亦不稱其服矣 三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小人無功而苟得君寵豈能終遂其寵遇乎 四章 南山薈蔚然而草木茂盛其氣蒸騰朝旦上升彼季女者婉孌美好自守貞一而不免飢餓小人氣勢方盛而君子困餒何以異此

豐川氏曰國以多君子而昌以多小人而亡侯人何人而赤芾有三百之多季女何人而斯饑乃如是之可憐首章曰三百赤芾所以使如是之多者何人次章曰不稱其服所以使之不稱者何人三章曰不遂

其媾所以使之不遂者何人四章曰季女斯饑其所以使之長饑者何人前三章之譏彼其之子正是譏昭公之任小人後一章之惜季女正是刺昭公之不知任賢又如兩相較而彼其之子赤芾至三百之多季女寧得幾人而一飽之無時則昭公遠君子近小人其昏庸之甚可不問而知而詩中終未嘗一字明刺昭公此則所謂風人之言譎諫而無罪也然如其罪狀昭公正不啻鳴鼓之攻矣詩可以觀可以怨俱在此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毛序曰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非也詩因美以見刺稱善人君子以警在位者之不然猶鄭風之羔裘小雅楚茨之類民風不醇出上無身教而下無表率也故君心至誠純一爲本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見君子之儀而側儀可以徵心物性誠一無如鳥哺子鳲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喜食桑葚初夏桑葚熟則率子食之氓之詩曰吁嗟鳩兮無食桑葚是也以鳲鳩比亦人不如鳥之義是以爲刺

一章鳲鳩之降於桑也其子有七而哺之常如一人君有誠一之德安養兆民亦猶是矣故善人君子其儀容安靜有常儀者心之形儀之一由其心之貞固如結而不變也　二章鳲鳩在桑其子或在梅子移而鳩不移居一以待子也淑人君子其朝服大帶用絲在首之弁色尙青黑服有常卽儀有常而心可知也

三章鳲鳩在桑子時在棘淑人君子儀有節而不差忒則可表正四方之國矣　四章鳲鳩在桑其子時或在榛淑人君子本如結之心表正國人仁者宜在高位胡不壽考萬年乎　蘇氏曰鳲鳩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豐川氏曰鳲鳩據序爲刺不一是也然如味編次之旨則正是形出上二篇之病源而伏却下一篇之脈絡蓋首篇蜉蝣之刺爲刺其儀之不一正是君子儀一不忒帶絲弁騏之反而二篇鵜梁之刺亦芾三百季女之婉孌斯飢爲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正是鳲鳩均一之反而又帶絲弁騏正其儀一不忒此亦若爲蜉蝣衣裳赤芾三百者示之儀型正是國人正是四國又自可無心憂不遂之隱患而究其原由則皆根於心之貞固純一則謂前二篇爲明病形而鳲鳩

一篇爲對病下藥可也第四篇寒泉之浸彼苞稂苞蕭苞蓍陰雨之能膏黍苗一則比刻薄者心之不能均平而害及於物一則比含洪者情之公溥而澤遍於人四國有王正是明文武成康仁澤覃被之秋郇伯能勞正是思其廣宣仁惠之人總之道明王賢伯卽是正是國人正是四國儀一心結之君子而胡不萬年則心一者儀自一儀一者政自一政一而焉有不祈天永命於無窮者而今也不然正由其心之不一由是其儀亦不一前爲蜉蝣鳲鳩之刺所由來而後有下泉周京念耳故十五國風因以世斷而如

其卽比事屬辭以爲教曹風四篇正與春秋異致而同歸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毛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原解曰朱傳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侯人遂爲共公此天下大勢非共公之罪非也按詩先後自有定序此詩爲共公久矣不恤其民而使民憂思安得無罪事雖不獨曹而詩作自曹卽爲曹風豈得以天下大勢諉之泉水寒冽不能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蓬蒿無力供誅求也是以有明王賢伯之思焉

一章冽然寒涼下流之泉本能生物况今田無五穀但浸彼叢生之稂民間荒涼苛政侵刻何以異此是以愾然不寐而歎念周京之盛時也　二章冽然下流之泉浸彼叢生之蕭耳故我愾然寤嘆念昔周京之盛焉　三章冽彼下泉浸彼叢生之蓍草耳我是以愾然

寤嘆念昔京師盛時焉　四章芃芃然茂盛之黍苗非稂蕭之荒蕪也天又潤之以陰雨豈若寒泉之浸漬乎念昔周京盛時四國既有明王爲主故有郇伯勞之今天下無主矣安所得賢伯乎

豐川氏曰國風終曹而結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所以明惟今四國之無王故列國皆無善政而生民不得其所爾然則此詩也雖曹人明寤嘆之根原其實自邶鄘至曹十二國詩人作詩之旨皆同此義則謂下泉一詩爲代十二國詩人曲寫其未言之隱可爾故予於十二國風往往發王綱不振之嘆正有見

於此而謂十二國變風與十二公春秋同一悼世亂
傷王靈之旨正非無據也
敬又按下泉一詩作於共公之世此時晉文始覇執曹君分曹地要王饗禮策命爲方伯故曹之詩人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之咏蓋其意謂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今無明王焉得有賢伯乎是殆忿晉文之不能勞國而反自悖王章陵蔑小邦特曹人畏晉不敢斥言而獨念彼西京而慨嘆於王靈之不振耳然則春秋未作之前尊王賤覇已見於曹之詩人不知後儒說春秋反崇奬覇功抑又何也

敬又按前此讀三百篇時竊疑國風終曹共公則晉文已覇而齊桓之覇且五十餘年矣乃三百篇於齊本風無一美齊桓晉文之詩但於衛風終木瓜之篇見齊桓有城衛之勞於曹見其隱慨晉文之不成爲伯而重爲郇伯之念夫詩之有風明一國之本風也齊自太公後桓公爲盛齊風刺齊襄之淫惡累篇而獨不一及桓公晉自唐叔後晉文爲盛晉風刺晉獻之殘忍累篇而獨不一及文公豈齊桓晉文之長不足錄而齊襄晉獻之短反足戒歟無乃與春秋譖善惡之旨殊耶既而以解春秋未能了然於春秋嘗桓文伯功殊無特褒之辭反復孟子罪五覇仲尼之徒耻道桓文之事而竊覺吾夫子删詩之意猶是作春秋之義也桓文之伯業在俗目視爲盛勳然律以大義則假王靈而自悖王章正是三王之罪人聖心之首惡聖人所以殫一生心精惓惓删定者惟是勸善懲惡而所貴勸善懲惡者謂其善眞足勸而令人知慕惡眞足懲而令人知戒有益世教人心耳桓文假公濟私之業世方眩於其名震而驚之曾無有人焉察其隱抉其蔽而更爲之推波助瀾將不使天下後世盡趨於覇假之途而蕩乎正直之綱常名義泯然

悉絕不止也故於齊詩寧錄齊襄之淫惡爲戒於晉詩寧錄晉獻之殘忍以懲而於齊桓晉文不一及焉正爲謂其行事原不足風猶之春秋一書於其覇功無一特褒之辭耳京山云千古知春秋者惟孟子一人余且謂準孟子斷春秋之旨以斷詩不錄桓文之義即孔子删詩存教之義昭然可悟即謂千古知詩無如孟子一人可也然則於衛錄木瓜何也蓋齊桓楚邱之樹衛律之正義雖爲後時然終是於衛爲大德一旦齊桓身死其子初立纍禍種種衛於此時曾不知報而反加之兵衛之忘人大恩秉喪取利亦不

義之至矣木瓜錄於衛風正是徵衛人之薄劣衛風之不良衛非專爲美齊桓霸功也然據此而齊桓過中之功並彰於世春秋微顯顯微之義亦於是在矣

敬又按詩繹曰檜曹小國之風也國小民寡殷憂善思良風也夫思善之主也羔裘蜉蝣奢思儉也素冠喪思哀也萇楚知誘物化思無知也皆反本之思也鳲鳩則思得一而反之正也匪風下泉則思治也殆夫子東周之思哉故國風終而受之檜受之曹於是乎後之幽噫陳風靡靡矣微檜曹孰爲返之本哉愚謂是固然矣如吾夫子編詩本意則檜之終以匪風

爲取於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曹之終以下泉爲取於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蓋隱然傷小國之靡敝生民之不安由無勞之之郇伯而當時未嘗無方伯而暴戾異於郇伯則由四國之無王故其寤寐之間慷西歸而念明王者猶是檜人曹人之志也返本善思特一義爾

豐川詩說卷之十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一

豳風

豳周之始國也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今陝西西安府邠州是也周自后稷始封邰其子不窋失官不窋之子公劉始遷邠自是十世而古公亶父避狄遷岐文王遷豐武王既得天下而遷鎬其淵源皆自幽始也幽風七月一篇則周公爲成王陳后稷公劉風化之由明王業之自來始於幽故曰幽風然爲詩凡七篇幽俗特其一耳其六非周公之自作則周大夫之爲周公作而皆係之幽風

者幽風難繫之國而周公之自作與大夫之爲周公作又無所從繫故統於題篇之目也其以之終變風者竊意幽既不可先二南又不可並列於邶鄘鄭魏且風非一國之風事屬異局之事獨以其風之俱可返本還正也編之終篇殆以誌不可忘而且足爲勸耳文中子謂亦變風也非也豈其居變風之後並幽而變之乎又曰終之變風言變之可正似矣而亦非本旨也存風足爲勸卽變之可正在是矣又何俟畫蛇添足歟況正變之說前儒亦以無可分別而强名之後人亦無可分別而因

仍之中間極有難執泥者以强名難執泥之局而執爲一定之例亦恐不可爲善言詩也然要之豳爲周公述王業之由始而七月後次之以周公之自作與大夫之美周公則先儒所謂剥則思復先公基始文王成中周公代終是乃豳道之全可風天下而示勸後王則吾夫子删定之意或於是乎在爾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毛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艱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朝廷獻納宜屬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風末則周公之變聖人遭兄弟之謗屬非變歟人情艱則思危勞則返本履泰則驕思危則懼昔者周先公之始造豳也勤以立本儉以制用豫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奉君慈以育衆陰陽寒暑日月必按其節昆蟲草木榮枯

必審其時祭祀燕饗與作勞逸必致其謹敬天勤民
教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艱難也
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譸張於小人而疑
忌師保是時紂子未殄東土多難西土人不靖國家
之事未可知故公陳先世憂勤以告王使克念爾祖
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則呼父母之意歟
章我周勤儉開國忠厚傳世先公之治豳其風可陳
焉民生衣食爲先豳民爲衣不待寒至也時方七月
火星昏而西下暑氣退矣至九月霜降始寒民家相
授以衣過此十一月一陽生之日風寒而觱發過此

十二月二陽生之日氣寒而栗烈若不桑麻則無衣
不狩獵則無褐何以禦寒卒歲乎豳民爲食亦不待
饑至也正月三陽之日往修耒耜二月四陽之日舉
足以耕民間婦子皆出餉於南畝田畯之官見民之
勤亦至而喜也　二章七月火星西流九月將授衣不
可不預也春日始和倉庚鳴而蠶桑初生女執深筐
循小逕求柔桑之葉是時春日舒長蠶生未齊采蘩
以啖之祁祁衆也此采桑采蘩之女感仲春及時
覩公子于歸念已亦將與同矣君民之分雖異而遠
父母兄弟之悲無貴賤一也　三章今年七月流火已

豫來年之蠶桑故八月萑葦成則蓄爲曲薄以待養
蠶之用及蠶生之月條桑以取其葉執斧斨以伐遠
枝之揚起其女桑低小采其葉而留其猗然之條至
七月秋至伯勞鳴八月麻成則績爲布而帛與布皆
染之或玄或黄其朱者甚鮮明供爲公子之裳也
四章四月陽極陰萌葽感而秀五月陰生蜩感而鳴漸
至八月四陰秋成穫稻矣十月純陰草木落擇大寒
至矣於十一月一陽之日往取貉取狐貍之皮獻爲
公子之裘至十二月二陽之日同衆繼獵以纘武功
所獲小豕曰豵以爲已用大豕曰豜獻之公家也

五章宮室所以蔽寒寒生於陰五月陰生斯螽動其股
而鳴六月二陰莎雞振其羽而鳴七月蟋蟀猶在野
八月寒至依人在於簷下九月漸近在戸十月大寒
入於牀下是時室中有穴塞之有鼠熏之塞北向之
牖塗荆竹之戸呼其妻子曰歲改天寒可入此室居
矣　六章六月鬱薁二李新熟可食七月葵與菽可烹
八月棗可剝十月稻可穫則釀春酒以介眉壽凡此
養老不敢不豐也若我農夫七月瓜猶可食八月壺
猶可斷九月麻子可拾荼可采樗可薪凡食我農夫
者從其儉而已　七章豳地氣寒時維九月禾稼將熟

始菜種菜圃爲納禾之場十月始穫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凡禾麻菽麥無一不登矣乃相告曰田中之稼既聚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功公事畢晝往取茅夜則絞索亟升田中之廬補葺之來春將始事播穀不暇爲此矣　八章藏冰發冰公家調燮之事亦民事也十二月二陽方微隆陰固蔽乃於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陽氣冲冲然微也至正月三陽之日陰猶伏在下納冰於地藏之凌陰之室至二月四陽方盛晨朝獻羔以告司寒之神取新生之韭以祭寢廟薦冰所以爲家役者禮無不備也九月氣肅霜降十月農畢掃場於時朋酒斯饗於鄉閭曰殺羔羊升公堂舉兕觥酌獻公而祝萬年無疆之壽也

敬按首章一之日二之日朱子曰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張子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而京山引舊註則以爲五月至十月六陰皆稱月月主陰也一之日以下六陽皆稱日日主陽也似於義較長然詩中不及三月而四月又言月臨川王氏曰四月正陽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愚謂臨川之說近矣然亦似太曲而近鑿

也蓋前之言月言日俱主陰陽此章四月言月者則與下五月八月一順說去正無不可以月言猶今一年十二皆主月言初不言日取其言從文順耳　五章曰爲改歲集傳引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愚謂此則不行其說而曲爲附會耳三正王者可隨時而改民間曾可舉而迭用乎況王者亦無既用一正而三正又復迭用之理當是農工盡畢寒氣改此一歲之節候故下接以入此室處蓋主一歲陰陽寒暑之改易言非謂三正之通於俗已久也　八章朋酒斯饗按傳曰兩尊曰朋既不免附會儀禮兩尊壺之說爲言而又以爲連下殺羔稱兕觥爲敬君之禮亦覺章旨語脈俱不相合蓋愚嘗反復經文此當是言農畢歲盡民間嘉會之舉如鄉飲酒之類耳似尙未及於敬君至下文稱兕觥則酒尊卽觥而舉矣豈既用兩尊之朋酒又復稱彼兕觥乎亦不免語義複贅也況饗之一字亦非民所得施於君也至如蘇氏謂農功既畢國君因其閒暇而勞享其羣臣朋友於朋酒之饗義似矣然如七月一詩純道豳民之風不應忽插豳公饗下之禮故總覺以朋酒斯饗爲民間於歲終農

畢通行養老會膳如鄉飲酒之類爲章脉語脉盡合耳　朱傳曰首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始二章至五章旣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旣終其意而並言果蔬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豐川氏曰七月一詩陳王業之自始而止以衣食爲急衣食所資要以預備爲貴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本務而欲務本者貴預謀也不然臨渴掘井晚矣

豐川氏曰中庸九經之行而類推之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盖理之至者萬事不能外也吾觀七月之衣食靡不預謀卽君子立身行已學問文章盡可類推矣朱傳曰二章三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前段無衣之意敬按安成劉氏曰二三章雖終首章無衣之意而三章則意益深遠盖二章之終其意者惟言暑

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旣成而來歲蠶事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愚謂遠慮備悉堯舜三王之治平天下孔孟之明道燾世無不如此吾輩讀詩於此等不能推類旁通豈能免高叟之固然如不能反身體踐卽替誦腹陳之識又何能免也

豐川氏曰按四章三山李氏謂采桑采蘩勤於蠶事亦至矣又於鳴鵙之後麻事興焉至於染玄黃之色爲公子裳取狐狸之皮爲公子裘凡所以輔桑事者無不致力也愚謂朱者爲公子裳狐狸爲公子裘卽於輔桑績中寓忠愛之意周以忠厚開國自公劉以來民之知愛戴其君上便如此其後大田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仍是先農之遺風則由其傳來君心無不先民後已故其民被化成風亦無不後已先君也嗚呼以時日曷喪之商民而遇如此之周民有不前徒倒戈哉周之終易商而爲周盖不待甲子牧野之戰而已務於邠郊戴上之民矣　五章改歲入室因物情察民情無隱不見聖人通天下之志如此其悉也卽平日之體恤民隱又何不至哉聖人天理之至而

實人倫之至也故吾觀七月一詩而見周公之聖之
用也大者經天緯地卽細逝類物通情也朱傳曰此
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劉氏曰以上三章皆
言所以爲君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亦可
以見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　六章朱傳曰自此至
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享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而此章果酒瓜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
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永嘉陳氏取稻以爲
私取秫以奉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
養長幼之義明矣朱氏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

也而供老病奉祭祀之意多瓜瓠苴荼老者未嘗不
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
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須餒歟愚
按其後文王之養老卽本此意故孟子曰西伯善養
老後世興王立規定制未嘗無粟帛之賜然究之祇
以修儀文之尚而無補於老安實義其亦異於先聖
賢尊年尚齒之弘規歟　七章我稼既同上入執宮
功六語形出民間終歲勤動不得休息之狀情景逼
眞爲民父母者何忍以生民有限之力有用之日而
虛耗於臺榭陂池之爲哉至如稼之甫同若可少休

而卽念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少緩而復念農
工之當始於其築納而見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乘
而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終始而其憂勤艱難無間
於終始爲民上者體此意以撫民民安有不得其所
而怨咨者乎學者體此意以修德進學德安有不修
而學安有不進者歟故讀詩須以讀易之法讀之庶
幾一象可爲千百象用而一風可爲千百風勸也
八章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
其君也周之先公使民給足衣食未嘗以爲恩周之
民勤勞執事而事事念先公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

上而兩不知所以然此所謂皥皥如也愚按論世須
知此等氣象乃可識治理淺深天人去留後人虐用
其民無論古今天淵亦不知失衆卽失國之炯鑒矣
又何怪民風之不厚而至以讐視其上歟
敬按臨川王氏曰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
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
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
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七月之義也愚謂是言雖若總括其事實其實亦不
免失於廓落盖是詩是周公推原豳俗明當日之民

風如是今之王業皆從此中醞釀得來不言王政而
王政之感被正望成王於言外推想故七月一詩不
繫之雅而繫之風也今觀說中仰觀俯察上以誠愛
下下以忠利上慈幼助弱燕饗祭祀等旨旣溢詩外
抑又似語王政而朱子集傳亦不免探闡章義士林
至今推爲名論依以說七月大旨嗚呼䏻侗假借之
弊若賢者亦不免矣故今日讀經舊註不可廢而正
不可盡泥也

原解曰或問七月與鴟鴞公劉何風雅之殊也　七月民
事鴟公劉君事然周禮春官籥章云祈年吹豳雅蜡
祭吹豳頌何也此詩歌於朝廷可爲雅歌於祭祀可
爲頌鄭康成謂如釆桑之女感時思歸是風春酒介
眉壽是雅稱觥祝君是頌朱子不然之而以楚茨諸
詩當豳雅　豐川氏曰以君事民事別風雅京山之
說暗與序合矣至鄭氏郎以此一章分何者是風何
者是雅頌則眞鑿而京山謂歌於朝廷爲雅歌於祭
祀爲頌誠如是則風雅頌古聖人何以皆另標名目
孔子又何以分別爲三乎宜朱子之不然也然如朱
子以楚茨諸詩當豳雅則亦不免附會周禮模擬近
似耳且如果楚茨諸詩當豳雅豳頌當取諸三百篇

中何等詩乎此又不免認周禮太眞而曲生異解耳
總之經無明文之處只合闕疑周禮却是不可盡據
緣周禮乃漢人附會而成之書本非周公制作原書
若一一盡信必與易詩書並四子傳來底本違戾爲
多以之註經經旨反以此湮晦耳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
嘵

毛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原解曰武王崩成王
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
將以殷叛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王疑公
公告太公召公曰我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
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猶疑公未釋也公乃自
東作此詩以貽王首章言鴟鴞呼武庚也取我子謂

陷管叔於死二章未雨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已志然序不言公自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冲國家新造紂子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知者謂公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知社稷之計諒聖人之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傳以金縢文爲有據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訛序云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爲周公東征二年誅管叔武庚作按詩居東非東征也居東雖位而東征黜殷也居東二年東征則三年也誅管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雖誅武庚尚在是詩作於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居東未歸而東征則歸之後矣朱子誤於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於孔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於解金縢弗避之語承訛相習使聖人千古不白之冤以迄於今愚於金縢大誥諸篇詳辨之矣

一章鳥之惡鴟鴞者呼而告曰鴟鴞乎爾既殺我子矣勿更壞我巢室以我如此之恩愛如此之勤苦養育此子如斯其可憐憫爾既取之更欲毁我室耶　二章我及天未陰雨之先剝取桑根以纏綿巢之牖戶頭

防風雨勤勞非一朝夕矣今此巢下之民或敢有侮慢毁我室者乎抑不知其不可也　三章予之手拮据而造作予將取萑苕以籍巢予蓄而積之租而聚之以至予口盡病凡以我未有室家耳豈爲爾毁乎　四章予之羽譙譙然減削矣予之尾翛翛然敝敗矣予之室方翹翹然顚危風雨又漂蕩搖動予維曉曉然叫呼而已　原解曰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嗣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又叛則殷周不兩立者天下之定勢也况管叔誅矣武庚可獨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爲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毛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歸勞師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原解曰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誅管叔得鴟鴞之詩感風雷之變始悔悟迎公公歸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武庚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即此行也大亂既殄將卒生還閭閻安堵皆公所以振溺亨屯而躋之安全者故周大夫作是詩亟道其使民忘勞而公之忠勤盡瘁神武不殺皆隱然言外可謂善頌而朱子謂爲公自作以勞歸士如采薇杕杜之類則仁人之言不待公而能之矣況可以風而亂爲雅乎

一章東山大亂王師徂征慆慆三年可謂久矣班師東歸零雨沾濛行旅載途又何勞也我自東山言歸心已西望家鄉而悲客久衣敝歸則更製新衣勿復事行伍銜枚也覩彼蜎蜎然蠕動之蠋在此桑林之野如我敦然獨宿不移亦在此戎車之下相臨生還人與物咸亨也　二章我徂東山慆慆三年今我來歸陰雨載道久役于外田舍荒蕪栝樓之實蔓延於簷宇伊威小蟲生於室中蟰蛸結網當戶舍旁畦壠荒爲鹿場熒火夜行景象淒涼雖畏勿畏故國故鄉伊可懷思耳　三章我往東山三年不歸我來自東又窘陰雨鸛性好水蟻性知雨蟻出爲垤鸛鳴其側征夫遇雨於路婦人悲歎於室乃洒掃其地塞其空隙而征夫遂已至矣見彼敦然不動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矣　四章我往東山慆慆不歸我自東歸零雨在途征士未有室家者歸及仲春倉庚飛而羽鮮明親迎歸妻乘或皇或駁之馬母送其女結帨告戒禮儀之多九十俱備此新婚者固甚美矣彼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何如也　古者車戰止則爲營衛故戰士皆宿於車下

按舊解有敦瓜苦四句比匏繫東山其苦如之下二句言不見室家亦已三年不如朱作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薪苦瓜皆微物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歎可知爲近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征士答前篇周公勞巳而作非也朱傳於凡詩義似者必改爲答前此章緣斧斨似兵

破缺似戰故以破斧爲答東山然使東山之戰至於兵器破缺則殺人多矣豈褒美之辭詩言戎器惟車馬弓矢戈矛而斧斨以析薪伐木司馬法輜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築壘用之故于章缺錡錡釜屬所以爨三章缺銶銶追鑿之屬皆任用之器朱傳盖誤認作征伐之兵器故云然也

一章我公東征三年在外旣久破我析薪之斧缺我采樵之斨勞苦甚矣周公東征務使四方下國一歸於正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人陷於反側哀憫我人豈不大乎　二章旣破我析薪之斧又缺我炊爨之錡勤勞甚矣周公東征務使四方下國吪化而已其哀憫我人豈不甚善乎　三章既破我釜又缺我追鑿之銶勤勞甚矣周公東征使四方之國收歛安固耳其哀我民豈不甚休乎

豐川氏曰破斧一詩兵出三年在內有室家違離之憂在外有破斧缺斨之勞不以爲怨而但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吪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之嘉之休甚矣周公爲天下生民之心無一不喻於國人而周公之處心積慮無不洞若觀火也獨惜聖人之心

靑天白日天下共見共聞而成王初且未能無惑管蔡亦且大肆流言向非風雷之變則管蔡之流言竟行而周公之嫌謗莫白則富貴勢利之溺人而嫌疑寄託之難處雖聖人且如此矣何況下此者乎故吾讀鴟鴞破斧諸篇而有感於後世託孤寄命之難不特在君之識人而正在此一箇臣之自處也然則爲人君者亦可以鑒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毛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原解曰朱傳改序爲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非
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尙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
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
豈亦宜之王意欲親迎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
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禮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
其見疑也奚以慭其旣明也奚以喜旣不以衆難而
失常豈以旣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
伐柯取妻比蓋伐柯用斧取妻用媒故有是語故借
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苟無序必將以是詩爲婚禮而

作矣
一章 伐柯如何匪斧則不克取妻如何匪媒則不得言
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二章 伐柯
伐柯而必以用斧匪獨謂其能伐而已以爲執彼柯
以伐此柯其則不遠也今欲歸公亦豈有他道哉但
悔前日之誤卽成今日之是亦惟設其籩豆踐然成
列君臣相語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
心乎
豐川氏曰伐柯二章周人明見朝廷之上必不可無
公公之在東必不可以久留故始諷周以公之宜迎

繼諷周以迎公之禮蓋公青天白日之心國人共見
而成王終遲疑未能親迎則朝廷之上克廣君心無
其人耳故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嗚呼下焉
者不足論竊計此時二公猶在也而無以贊其決又
何論後此歟

九罭四章章三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毛序曰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原解曰前篇諷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
公朱傳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
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
善其於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已故謂周大夫
托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非蓋王
悔始之失公而詩人諒公之忠順惟王還其舊服而
已上公袞冕卽冢宰之服首章諷所以迎公之禮二
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
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

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蓋王迹不諒公而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也而如篇中表公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王之情則其辭義悲惻微婉矣

一章九罭之網設則鱒魴之大魚可得今我西人欲以覯公無他道也惟王以龍袞之衣絺繡之裳往迎還其舊服復其舊位而公斯得而覯矣 二章又恐東人之欲留公也則告之曰周公之在周譬如鴻之于渚亦其所當在也今王欲公歸元宰虛席豈其所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處而已 三章鴻飛遵陸非其

所願居也王欲公歸公豈不復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宿而已 四章是以王之迎公也有袞冕之衣矣以公之忠順王命不宿在我西人則喜公還而在彼東人則應悲公去曰王無以我公歸而使我心悲耳蓋盛德所在人心愛慕豈朝廷之上無知公者乎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一章老狼有胡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疐其尾然而胡尾未嘗能為狼累也公之輔王二叔流言以病其外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覩公如覩狼然前憂其跋胡後憂其疐尾也乃公則自讓其大美不居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但見其赤舄几几然安且閑而已 二章狼退則疐其尾進則跋其胡而初不為胡尾累也公孫大美不居而盛德微音如玉之完瑜無有瑕疵也 按蘇氏曰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三詩以目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大夫美公之詩此豳風次篇之

先後也 原解曰誦狼跋而知世路嶮巇自古為然聖如周公猶不偶士宜如何以自處有大美而能讓焉其可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故雖老於行而日尊以光使憂能傷人周公孔子何以免乎詩可以觀其斯之類歟 詩繹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周公之謂也鴟鴞當艱危之頃恩勤鬻閔悲鳴悼疾屬屬乎血誠東山夷艱大之難閔勞盡下呢呢欣欣薰然一體惻怛之愛也論語曰克巳復禮禮仁之則也伐柯不過則也狼跋樂天安土几几乎則之盡也程子曰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安仁至矣
豐川氏曰予讀豳風七月詩而竊以爲周公聖之周者也禹湯文武聖而達也孔子孟子聖而窮也達者既達畢遂其達之功勳窮者終窮亦自遂其窮之志事周公則達而未達窮而匪窮殆乾之九四所謂或躍在淵之位而處綦難者乎後世但見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且有輔相之大勳大勞以爲人世君臣父子兄弟之遇合古今莫隆莫樂於此矣抑思其當文王羑里之前自岐遷豐其佐父經營草昧者是屬何等身苦文王羑里者九年公孝子之用

情其彌縫周旋是屬何等心苦文王既崩武王繼立周日益盛商日益衰商王受之忌惡既深紂黨之媒孽且靡所不至周公正屬當權用事之人其身心之危苦當屬何如至不得已而有牧野之師在後世則諒其爲應人順天之舉在當時豈免以臣犯君之嫌且三分有二黨紂尚繁有徒以今追昔其心之憂苦更當何如暨大業甫定成王尚幼武王遂崩時則寄命託孤萃公一身內則遭管蔡骨肉之流言外則叢武庚祿父之交訌而成王亦復心疑不得已而避之居東者二年既迎而歸又東征者三年滅國且至五十竊計當是時也武王以九十三歲崩周公爲武王同母弟其年即至少亦在七十上下間矣而[illegible]老禦侮一身交當勞瘁靡所不極者前後凡六七年計年當在八十後然後安處明農耳則是人生際遇之難隆盛美莫過周公而其實人生遭逢之艱危[illegible]亦莫周公若也然賴此而動心忍性細大[illegible]備嘗無險不斷無微不明昔孟子斷孔子曰聖之時者也余且謂周公聖之周者也時則仕止久速之咸宜周則巨細順逆之畢達時則自周周自能時是則二帝三王而後窮莫聖於時中之孔子窮達之間則莫

聖於道周之周公爾嗚呼難矣哉如公之盛德記謂周公成文武之德眞不誣也然如公之聖備見於孔子之憂深孟子之推稱而如豳風七篇則公用心之淵深德度之恭安又概見於此讀詩者誠能於豳風七詩所於周公之所以聖不惟可明吾夫子備錄七月鴟鴞狼跋等七篇之由來其於論世知言亦思過半矣則即謂豳風一篇爲公無年之譜牒並爲公作傳神照一圖可也

豐川詩說卷之十一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二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勍功劭 謹錄

黄岡門人靖道謨誠合

咸寧門人羅宗彥素臣 同校

小雅

詩繹曰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饗皆有樂尚矣周公相成王定樂乃製爲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臣以至興賢育士遣將命成畢各臣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敬愛之則具次爲燕饗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

焉命之曰小雅其祭祀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陞爲樂歌以格王正事命之曰大雅故雅者正也正者政也會朝政所自出燕饗政所自行曰政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麗乎則大雅性通乎命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之所以別也乃其詩鄙以爲本文武時作若公所自作今不可盡詳矣故風者風也風本於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雅者正也故發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情而推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且燕饗以慈惠盡下情臣朝會以道德襄上志則政善而民安君不盡下臣不匡上則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依大小雅以爲文刺失道嫩而變雅作焉故上感下下格上莫大於二雅二雅政本也傳曰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肅莊敬以發先王之德蓋各有當也其風先雅何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道之始政之根也小雅先大雅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通乎雅而政立政立而天下定矣

原解曰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搖活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大小之義舉此矣雅有正變皆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又曰雅無諸國之別毛氏以次列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朱子以亡詩配數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愚謂毛氏十篇之以次列爲什亦不過謂有編次可按耳豈眞謂如軍

法之十人爲什必不可亂乎且如前代什伍之法歷代相因至入陣而什伍變又至五花鶖鶩而且屢變安在軍法必執一者如朱子必變舊什以從已見自可不必然即從見之所安以改編亦自無嫌於亂舊京山必以爲譏此亦成心之未化耳知是自鹿鳴至魚麗十篇本序分明而朱子多變原序自撰一序此則不免自蹈意見之偏執而京山不如以此爲說則評斷古人亦豈易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原解曰朱傳改爲燕饗賓客之詩蓋據燕禮鄉飲酒禮工歌用之遂以爲通用之樂然此詩初本天子燕羣臣嘉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爲鄉射燕禮之通用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爲泛然燕饗之詩乎愚謂是說明矣矧如小雅鹿鳴十篇皆王朝正用之詩如序之爲天子燕羣臣嘉賓來歷本自分明抑又不容以通用之鄉射燕飲等禮而遂目是詩泛然爲燕饗作也

一章鹿生於山苹生於水鹿呦呦然和鳴而食野之苹山澤交感所以聲和我有嘉賓燕饗樂作鼓瑟而吹笙簧承筐以送幣帛禮備情和庶幾嘉賓好我示以經國之大道也　二章蒿生於藪鹿之和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仁義之言形於旅語足以示民使不恌薄

爲君子者所當則傚故我有旨酒與嘉賓燕飲遨遊竊觀法之益也　三章芩生於濕鹿之和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燕飲作樂和樂且久豈口體之養將以安樂嘉賓之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

原解曰鹿陽物也生於山苹蒿芩皆草生於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王求敎之象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登歌之旨也

敬按鹿鳴三章下二章皆通章一韻獨首章前四語

一韻後四語一韻故解者轉前四語之韻以就後四語然觀後四語換韻而上一語即入下韻安知作者非前四語自爲韻而後四語各自爲韻乎但如觀下二章皆通章一韻則易首章前四語之韻以就後四語義亦自長且詩韻有叶有轉無非取於調適聲響則首章叶前就後亦覺通篇適調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於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原解曰周先王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以燕之毛傳謂爲文王之詩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諸侯使臣來往皆王事也此因西伯未稱王而曲解之非也後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於文王之世周道大行而後禮樂興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焉

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

一章我乘四馬騑騑然馳驅不息周道回遠豈不思歸但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必堅固而後言歸是以懷思而傷悲爾　二章四牡騑騑然不止駱馬嘽嘽然喘息勞亦甚矣豈不懷歸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得從容啓居爾　三章翩翩然飛之鵻鳩勸耕之鳥也下集於叢生之栩而不能高飛失其所矣我爲人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得耕田養父失所亦甚矣　四章翩者鵻飛而止於叢生之杞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服養母亦猶此鵻矣　五章駕彼駱馬駸駸前進豈

不思歸爲君忘親作此詩以養母之情來告君也

詩繹曰四牡體臣也使臣勞於王事卷耳念之於內四牡宣之於外周之德盛也

豐川氏曰篇中首之傷悲中間三個不遑末一將母來諗若使直出征夫口則爲怨懟惟其悉出勞使之來則爲善體下情故知人情誠聖王之田也使之不虐勞之盡誠爲所使者安得不悅而忘勞勞而忘死哉後世虐用其臣又毫釐不憫恤其勤勞欲臣下之不怨不叛無是事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輝也　原解曰按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耳人主深居穆清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咨爲先務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傳謂序不達詩意非也

愚謂如京山說於序意自合卽於詩意取皇華駪駪亦合但如定以詩爲文王之作則不免又蹈毛氏謂王事爲指文王之失耳

一章 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英華或原或隰輝映載路使臣銜王命而行光華亦如之其從行駪駪然衆多之征夫各懷不及之憂亦庶有以光華其君命也

二章 我馬維五尺以上之駒六轡鮮澤而如濡儼是車

馬馳驅隨事隨處周徧不遺咨諏訪問助于一人耳目之不及可也　三章 我馬維靑黑之騏六轡調直如絲乘此馳驅周徧咨謀其計畫可也　四章 我馬維駱六轡潤澤而沃若乘此馳驅周徧咨度其機宜可也

五章 我馬維陰白雜毛之駰六轡調齊而旣均乘此馳驅周徧咨詢於衆人可也

豐川氏曰首章每懷靡及下四章屢用周爰咨諏云云綢繆諄複蓋皆君代臣而道其心實是臨遣使而重之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卽此可會其意已且如每懷靡及周爰咨諏云云於凡學問事功文章靡不可通先儒所謂詩道引伸觸類觀此益信也　下四章駒騏駱駰層次讀者記憶頗難先輩編就七言一歌可資初學記憶附記於此歌曰我馬維駒騏駱駰六轡如濡絲若均載馳載驅皆無異周爰咨諏謀度詢

棠棣八章章四句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焉敬
按如序首一語庶爲近之若下二語亦似不免因周
公有管蔡之釁曲生附會蓋果如周公因管蔡之失
道而作何故詩中亦只以里巷凡民之情形爲言豈
周公之聖而不能爲得宜中情之辭歟以此見昔人
謂序首一語遠有來由其下多漢人附會其說亦自

有見也然又如果出王朝燕兄弟其樂歌亦自有體
如何亦只據凡民流失之情爲勸戒之旨歟六經經
秦漢後欲人不疑且不可得而何況經師一家之意
見歟故今但據辭訓義其詩之爲周公因管蔡作與
否與王朝作以燕兄弟與否乎雖十七右序至此亦
不敢自信也
一章常棣之華衆榮同萼萼之承化雖韡外見兄弟同
本亦猶此也凡爾今人試念天顯有如兄弟者乎
二章居常無事則親疎不殊戚戚之情臨難倍切雖死
喪可畏惟兄弟甚相懷恤也陳尸原隰裒而收之亦

惟兄弟惟相求耳 三章脊令之鳥在彼原野首動尾
擊一體相應兄弟急難如左右手每有良善之朋不
過爲之長歎息而已 四章不幸兄弟鬩很於家牆突
有外侮則以禦爲務每有良朋之衆豈能捐軀以助
乎 五章今死喪禍亂平矣急難既安矣外侮且寧矣
追傷往事生死升沈杳不相及乃雖有兄弟反不如
友生之和其於天顯民彝不亦乖耶 六章既歷患難
之苦益信兄弟之親今日之燕陳爾籩豆飲酒饜飫
既和樂矣兄弟不在非眞樂也惟兄弟既具而後相
親如孺子之眞愛爾 七章妻子相好相合如鼓瑟琴

生人之慶也苟兄弟相猜則其樂鮮終必兄弟既聚
而後妻子和樂可長久耳 八章可知室家雖親得兄
弟而後安妻孥雖和得兄弟而後樂此情深切難可
言喻惟親身閱歷窮究其理圖謀其難始信誠然苟
非身遭艱危者其誰能知之
敬按原解三四五章每有良朋雖有兄弟之疏亦自
可通要之細玩本文首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終之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覺此三處之疏似不及朱傳與
通篇文義爲貼合故解盡從朱傳焉
詩繹曰夫人之親莫兄弟若也是天顯也其誰不知

然不驗之死喪驗之哀原又驗之急難不信何也則
猶意之也於天顯未有顯也惟死喪威矣而孔懷者
兄弟也人無是也天顯何顯也哀原又威矣而裒求
者兄弟也人無是也急難急矣而急之者惟兄弟也
即良朋無是也天顯又何顯也雖其閱牆隙矣天者
離矣而禦外侮於卒者兄弟也感者卒而天者還天
顯之盡也匪曰異人即良朋無膚也信矣乎今之人
莫如兄弟也迨喪亂平矣安且寧矣乃視兄弟不如
異人焉不已刺乎深痛鬭矣故籩豆之儐也飲酒之
飫也歡盡矣然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不具不孺也

妻子之合也如瑟琴之和也和至矣兄弟翕而後樂
且湛也不翕不湛也宜室家此宜之樂妻孥此樂之
亦天不容僞焉爾然苟曰知之非亶究圖之而誰與
信之噫天下未有不亶究圖而能亶知其然者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原解曰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故
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明則士附林
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有士幽谷有鳥伐木

鬧鳥鳴比求賢得良朋丁丁用力以比求治許許人
衆以比朋友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故舊王者貴
不忘賤故屢咏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舊之詩也

敬按廟堂之上燕及朋友故舊作其樂以道其情而
皆不遠乎人情天理之至古聖王之禮樂可以通其
義矣又按政教禮樂王者所以平治天下之具也周
自文武成康之世善政善教既足使民畏民愛而大
禮復興天地同節大樂復與天地同和者仍如此其
委複周肇宇宙太和安得不在西周文武成康間哉
語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善竊經者

即正小雅諸什而有以考西周遐化存神之妙其於
論世知言思過半矣
一章入山伐木斧聲丁丁然豈一手之力於斯聞鳥聲
嚶嚶然出谷遷喬以呼其朋儔而況於人伐木者聞
此當益堅同志之好矣人情變態鬼神難欺苟能同
聲相應神將聽之終當和好平康不至於乖離矣
二章伐木者許許然衆釃酒以飲藇然均齊蓋用力則
同飲也今者之燕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或諸父適有
故不來我不敢失禮不顧也於乎粲然鮮潔灑埽其
室陳設飲食盛以八簋殽有肥牡以召諸舅或適有

故不來我不敢有遺忘之咎也 三章伐木於阪陁之
阪釃酒以飲人衆而有衍蓋與之同勞亦與之同樂
也今者之燕籩豆有踐成列兄弟既在無遠凡民失
朋友之恩惟以修脯糗糧之類吝而不分遂致疏薄
今我有酒湑其糈而湑之無酒則買之坎坎然擊我
鼓蹲蹲然起我舞及我閒暇之日飲此所湑之酒矣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君 原解曰朱傳謂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
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則是
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受燕者皆歌此詩則周
臣之答上也不幾於雷同虛文乎非也文武盛時上
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
有太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與非豫作是詩徒
使諸臣誇詡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
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
曰戩穀諷以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
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寓責難之義所為天保也

朱傳單厚多益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重沓而乏諷
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君而以日不足神之
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
一章天道無親歸於有德今觀天之安定爾亦甚堅固
矣使爾君道盡厚何福不開除與君又使爾多益不
損下以益一人是以億兆繁阜莫不既庶矣 二章天
之安定爾也使爾戩然盡歸善道宜君宜王宜民宜
人盡無不宜以承受天百祿天方降爾以久遠之福
而爾能盈滿是懼維日取損而不自足所以受天百
祿而無不宜也 三章天保定爾無不興盛使爾宗社

神器如山阜岡陵之固使爾多福方來如川之始至
無一不加增引長也 四章爾身祖宗所依憑也擇吉
蠲潔而爲酒食以仁孝享祀祖考夏禴春祀冬蒸秋
嘗於先公先王之廟先公先王若曰期爾以萬壽無
有疆界報其孝享也 五章祖考之弔閔爾也詒以多
福使爾民風醇厚習尚敦樸不識不知日用飲食風
俗一而道德同羣黎百姓之德徧爲爾之德矣 六章
爾之受福觀象於天景運方新如月上弦而恒如日
初出而升觀象於地四宇孔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
崩裂觀象於物如松柏之茂青青不改無不爾承繼

也
敬按天保六章頌祝中不忘規戒之旨如此乃爲眞
能報其上若如後世神聖有道極意鋪張是爲導君
於侈即謂之負君恩辜主澤可也以此知古文尚書
大禹謨中頌堯聖神文武之旨斷屬孔書之僞篇無
疑爾蓋以有周尚文尚無過譽君上之辭矧唐虞風
氣醇醲君咨臣警之代歟故讀經不論世而盡依傳
註爲說者終於經旨無當也
蘇氏曰天地神明無有不順則所以顯之者如是愚
謂此正盛古之稱報所由異於後世也三百篇千古

詩祖豈不信然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敬按朱傳謂此未必文王之時而原解則謂風者教也雅者正也周之政教由文王興風雅皆自文王始也蓋文武同而謨烈異功莫大於武而德莫高於文夫子於書記武功而於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鹿鳴諸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愚謂原解之論近矣然如斷歸文王亦少闕疑之義而不免執一例以言詩總之風雅之正斷當屬西周盛時之詩然如爲文武爲成王時周公之作皆不可知舍序固無說詩善法然泥序亦恐失論世活旨也

一章今之往戍也方春薇生采而食之薇始作也念我歸期在歲之暮遠戍邊境去其室家惟玁狁之故耳豈上之人無故勞我耶　二章采薇采薇薇初生柔弱念我歸期憂心烈烈熱中遠行饑渴戍事不得安定同行無歸人誰爲問我室家也　三章采薇采薇薇長而堅剛念我歸期當在歲暮之陽月王事不堅固啓處無暇憂心甚病我行離家方始未得即歸來也

四章彼爾然茂盛者維何棠棣之華也彼羽衛衆盛者伊何大將之路車也駕此戎車四馬業業不息豈敢安居當奬勵三軍一月之中三戰三捷以圖全盛也

五章駕車四馬騤騤不息將帥依此車以戰守士卒隨此車以進退如腓與足將卒既同心矣四牡翼翼行伍又整齊矣弓弭之弭象骨爲之盛矢之服魚皮爲之器械又精好矣然豈敢恃此而怠緩乎玁狁之難甚急無日不戒備也　六章戍事既定班師有期因念昔者我行蒲柳方生依依柔弱所謂采薇時也今我來歸雨雪霏霏歲云暮矣行道長遠加以饑渴我心自哀傷耳其孰知之者乎

敬按遣戍而教以臣子之宜蓋慰之而戒在其中矣然戒之以臣子之宜而仍曲道其情之所苦則戒之之中而慰之者無所不盡其徵盛古君臣期於彼此各盡其道各宜其情蓋如此

出車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原解曰前篇遣戍此與下篇
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同
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子
小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以
杕杜小人之私情
一章昔我出車於郊外之牧自天子之所謂我分閫而
來王命不敢宿留遂召僕夫駕車啓行王事多難不
可緩矣　二章昔我出車在牧內之郊車上設龜蛇之
旐以指揮後軍飾旐以旄又設鳥隼之旟以指揮前
軍彼旟此旐旆旆然飛揚於車上此行任大責重憂
心悄悄而駕車之僕夫亦為之憔悴矣　三章此行大
將為誰南仲是也王命帥師往城朔方出車彭彭壯
盛旂旐央央鮮明傳令三軍曰今日之事天子之命
使我保障中夏非輕舉邀功也赫赫南仲玁狁畏服
孔棘之難忽已攘除已　四章玁狁既襄振旅而還思
昔我至朔方正夏日黍稷方華擬歲暮可歸而簡書
復使西征遂及春矣雨雪解凍道有泥塗王事多難
啓處不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爾　五章當此春日室
家思曰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趯趯隨之倡隨之情蓋

動皆同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始
下赫赫南仲方往征西戎未得歸也　六章南仲今歸
矣春日遲遲然舒長草木萋萋然茂盛黃鳥喈喈然
和鳴采蘩者祁祁然衆多當此景物煦和大將振旅
執訊獲醜以歸威名赫赫之南仲玁狁平夷宇宙清
寧功成凱還豈不樂乎

杕杜四章章七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
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原解曰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
而美其功杕杜以勞小人叙室家私情而已杕杜孤
樹也杜棣屬梨也實甘爲棠澁爲杜棠枝叢密而杜
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杕杜比士卒
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則散故爲還卒之比

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
一章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也征夫
遠戍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日復一日今歲已十月
猶不歸女心傷悲征夫可以暇矣　二章特生之杕萋
萋其葉又復春矣征夫以王事出踰歲不歸我心傷
悲覩此草木萋矣女心悲矣征夫可以歸矣　三章陟
彼北山采杞而食春忽暮矣征夫以王事不得供子
職貽父母之憂何但妻子乎計時已久檀車雖堅今
亦幝然敝矣四馬雖壯今亦痯然疲矣物猶如此人
何以堪征夫或不遠矣　四章望其載而匪載望其來

而匪來憂心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不至我心疑慮
多爲之恤乃卜之龜筮之蓍二者偕占會云近止然
則征夫之歸果不遠矣
詩繹曰采薇出車杕杜治外也夫天保以上尊賢親
親敬大臣體羣臣雅道具矣乃推轂而遣師歸而飲
至散軍而勞旅咸將之以燕饗樂歌推功僩勞下下
之慮周且竭焉忠之屬也故能内順治而外威嚴周
過其歷有以也夫又曰周盛德本文武故序曰文武
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三詩蓋周公制作
時取文武褎玁狁勞南仲時詩次之定爲一代遣戍

勞師勤歸樂歌非制作時補造詩也豈西戎玁狁世
爲中國患而城戍車戰爲驅戎大法於三詩畢具無
所事補造歟抑文武時戍守功最南仲亦因用咠歟
夫天下雖大好戰必亡故詩不貢製國雖安忘戰必
危而守衛中國適至三詩而止可焉故因用之歟乃
其定爲文王時若武王時詩則不可得詳矣
敬按如詩繹此說得詩情明詩用善於論世而弗膠
意見之先入如涽谷者不謂之可與言詩不可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原解曰朱傳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删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說

者但爲上下飲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書所言皆口腹殽饌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爲據則雅頌只爲儀禮外傳豈聖人敎詩之旨
一章漁者以葦薄爲罶而魚麗於其中者鱨有之鯊亦有之即一水族之物之多而萬物可知君子有酒既美而且多以之行禮於何不備乎　二章魚之麗於罶者魴有之鱧亦有之君子有酒既多又旨以之行禮無一不有矣　三章魚麗於罶鰋有之鯉亦有之君子有酒行禮既旨又有則用無不周矣　四章凡物多則患其不嘉今即一魚之類推之既多而又嘉非以充數爲多也　五章物旨則患其不齊今物既旨而又齊非以希少爲旨也　六章物有則患其非時今物既有而又時非以不時爲有也
原解曰朱子謂魚麗非文武之時不在鹿鳴什內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相間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間鹿鳴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山有臺移舊章以會儀禮幷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歌置周道文武之盛不講竊恐未然夫聖人删詩非删禮也笙歌相間自有儀禮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

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簫管竽籥之類亦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耶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

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詩卽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奏維清於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卽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爲二未見其可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

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亡其辭　原解曰按此皆武王之時詩萬物既多孝子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之義孝子奉養淸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台編故得獨存朱子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

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所謂其辭亡者是也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竝詆之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奏諸篇耳

敬按如京山此說其於辨此三詩之有辭無辭義已分明至於愚意南陔白華華黍六篇按題各有取義若曰本來無辭抑思無辭則弃義無之無義而南陔白華等六詩之命名於何取義歟卽藉口曰笙歌又獨不思笙非奏此南陔白華華黍之辭以將其義緣何此六笙詩獨被以南陔白華華黍之目乎且若序樂之節則有腔無辭之調可按次而序吾夫子删詩

自是定詩而序列無辭之目抑又奚取又若詆毛序之爲妄增卽說詩無一底本可據矣將更有人焉並所據之鄉飲燕射亦擧不信卽三百篇可由人意見爲說而詩傳可盡廢矣惡乎可然則序謂其辭亡者自爲近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原解曰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無詞由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時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時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之變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原解曰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多吉人是詩可以觀焉朱傳改爲燕饗通用之詩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删詩不以樂如以樂删詩則所謂新宮貍首采齊肆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爲樂也惟頌樂歌附諸風雅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專以樂言詩乎南明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臣相得也罩罩網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交也鵻鳩來思乘時變化也

敬又按新宮貍首之不存不可定爲孔子之删若以删定此數詩即南陔六篇亦可以删例之矣可耶自是亡其辭爲正

一章魚深潛於水南方江漢之間有嘉善之魚衆人烝然罩之而後可得嘉賓抱樂潛隱旁羅勤求而後可致也今既作賓而來王有旨酒用於燕飲以相樂也　二章南有嘉魚衆人小罟撩之求賢之勤亦若此吾王有酒用以燕飲嘉賓而衎樂之矣　三章南方有下垂之樛木甘美之瓠因得上附明良交泰亦猶此矣吾王有酒用燕飲以安嘉賓之心焉　四章翩翩然飛之鵻鳩變化之鳥也羣然來集嘉賓乘時顯庸何以異此吾王有酒燕而又燕致慇勤之無已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　原解曰朱傳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夫
雅者正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云
有酒猶似燕饗是詩無飲酒語惟㨾燕禮歌南山有
臺然非爲燕作也其以草木比多材亟贊樂只君子
言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
以爲樂得賢也
一章前視南山有可爲簑笠之臺後視北山有可爲蔬
菜之萊王國多士如此樂哉君子邦家賴以鞏固而
爲之基歷數賴以綿長而萬壽無期也　二章南山有
桑北山有楊何材不具樂哉君子邦家賴以光顯壽

命賴以延長　三章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哉君子澤
及生民而爲父母名譽久遠而德音不已　四章南山
有栲北山有杻多賢夾輔豈不遐遠而眉壽乎道德
音聞亦以是而茂盛矣　五章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
此多賢可以調養君身而爲黃耇可以保艾子孫而
無後艱矣　南山北山左右前後之比
敬按雅以道政事以爲樂得賢則邦家歷數百姓子
孫如詩中所云胥於賢賴之若目爲燕饗通用之樂
歌周制尚文固無所不周但是專爲燕饗而留之於
雅亦覺於雅不稱且王朝典制而於得賢爲邦家立
太平之基雅中少此一大題目亦覺典制之未備也
故此詩畢竟以序說爲正
又按雅正也正政也而無不本於情詩情也而無不
歸於正以彌乎正故嘗謂詩以道性情而實以正性
情吾夫子所以謂三百可蔽於思無邪一言也後世
言詩動曰風雅而形於朝廷邦國縉紳間者無一非
頌譽鋪飾之旨形於草野讌會別離發情道志者無
一非款昵愁怨感憤之思嗚呼是直鄭聲耳而以之
冒褻雅名晚近世溺流忘源類如此

崇丘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亡其辭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諸侯來
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
謂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
括全篇比零露之義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蓋周
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
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蓬
蒿生澤藪高不盈尺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履禮

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於四海
禮之謂也愚謂如朱子之說自於詩辭爲近但如必
執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之詩則與詩之篇次
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燕飲之序乖如京山之說自
於詩之篇次合且如以天子親萬國懷諸侯釋序澤
及四海亦自可而謂必非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
以示慈惠亦執也蓋如天子於來朝之諸侯燕飲慈
惠是卽懷諸侯之一道懷諸侯卽澤及四海在是矣
又安在朱傳天子與諸侯來朝示之慈惠與本序澤
及四海乖歟是則二公之言皆執也總之如此詩用
之饗來朝之諸侯自無不可而執爲用之燕飲諸侯
則不可絲下章湛露方是燕飲不應燕飲諸侯遽有
二詩也謂此詩是天子慈惠諸侯卽澤及四海亦自
可若謂澤及四海不關諸侯之來朝示慈惠則不惟
於毛序朱傳本可相通之旨分執意見仍如毛朱二
公之意見未融本來顯著之辭旨不顧而不免辭外
索意耳　又如篇中燕笑語兮孔燕豈弟則燕字樂
義爲多卽兼燕飲之意亦無不可要之以下篇之專
爲燕飲詩歌則此章之燕爲樂於接對爲宜且卽首
節燕笑語之燕尚可通以燕笑燕飲之便文三章之

孔燕豈弟斷當專以樂言不應更帶燕飲義也
一章蕭生於下濕蓼然上遂露降自天湑然下零天澤
交而成禮亦猶是也君子來朝既見則我心傾寫爲相
與燕飲雖笑言語是以有譽悅而安處也　二章蓼然
之蕭零露瀼瀼上下交也既見君子爲國家榮寵爲
朝廷光華精忠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於位而壽
考不忘也　三章蓼彼蕭斯零露泥泥然沾濡既見君
子相與甚燕樂而情意豈弟其豈弟之德藹然和氣
足以宜爾兄弟而令德獲壽考之樂不忘也　四章蓼
然蕭斯零露濃濃然厚君子來朝馬轡之鞗有革下

重仲仲然㒸順車馬之鈴雝雝然和鳴聞聲見色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若此宜爲福壽所聚矣　古解曰燕樂也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孔燕甚樂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按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愚謂由庚等篇若果無辭何可以足十篇之數既可以足十篇之數則不容斷以見屬矣詩本無其辭今既以爲本來無辭又取其目以足十篇之數且無論篇之有名必非無義而強名又無論辭以達義有義必有辭處處難通即如前爲本無其辭之篇目舉以實爲什之定數亦覺自亂其例也凡此皆不容後之讀詩者不一更定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序曰天子燕諸侯也　原解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朝以朝旦禮主於辨也飲以昏夜情主於合也故爲湛露晞陽之比三章飲多易亂故以顯允令德諷四章禮終易放醉則驕亢倦則躁急故以令儀豈弟諷豈弟者溫恭也

敬按前篇當是來相見之喜此篇當是既見燕飲之歡然如譽處龍光德音豈弟則喜非流於私昵顯允令德豈弟令儀則情胥歸於天則故詩爲道性情而正性情之具也

一章露天澤也夜則零日則晞湛湛然露盛而濕非陽則不乾吾與君子燕飲厭厭然恩意濃厚不於朝旦而於昏夜款洽之至也苟不盡醉則無歸焉　二章湛

然之露在彼豐草草茂則得露多厭厭夜飲在宗廟之室考成其禮親親之禮情最洽也　三章湛湛然之露在彼杞棘夜久矣飲多易亂君子顯明允信皆有令德不以醉而昏亂也　四章燕畢且歸矣見桐椅之實離離分明君子清明之德亦由此也豈以久而急遽醉而傲情乎豈弟樂易莫不有溫恭之善儀也

敬按首章之不醉無歸次章之厭厭夜飲情洽可謂至矣三章則美之曰顯允令德四章則美之曰豈弟令儀德而顯允則中誠之睟面盎背儀而豈弟則矩度之整防溫恭却是美之之中而期之戒之之意寓

焉細考小雅至此凡十餘篇矣無篇不與此意合符即此可知詩之一道思無邪一言眞可以蔽三百又以悟孔子刪書二帝中天之會只取明良一歌蓋早已定詩教之宗傳矣然則後之爲詩者不達於此旨謂之溺流忘源可也選詩者不達於此旨謂之逐末昧本可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天子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盡醉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於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以彤弓表其武功鄭康成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王未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一章朱色之彤弓新未受弦弨然而弛色異凡弓是昭代所貴也今受以歸尚其寶藏之我有嘉賓功在社稷中心誠敬欲以相貺故設鐘鼓之樂舉大饗之禮於一國即以予之矣　二章彤弓弨兮受之則以承載之此朝廷名器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喜悅故設鐘鼓於一朝即右賓而授之矣　三章彤弓弨兮受之則以衣櫜之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好樂故設鐘鼓於一朝

即以醻答之矣

敬按彤弓待以授有功而言藏之載之櫜之覘之重也我有嘉賓則中心貺之喜之好之愛之誠也又必鐘鼓既設而後饗之右之醻之則待之又復有禮而無褻媟之意嗚呼古之盛時其君之重國家而不敢輕有功者如此安得疆場之上無國爾忘家君爾忘身之臣靖冠氣而負遊褻哉而如其貺之喜之好之也則一本於中心之誠以之覘後世兔盡狗烹鳥盡弓藏之公私仁忍不又天淵懸絕耶然則誠有願治之主必遵經法古然後治理醇醲可繼三代之盛也

菁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原解曰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卿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於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

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是詩以菁莪比者莪蒿也蒿生澤藪其氣香以爲著通於神明以爲槱升臭於郊廟百祀故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易長之物也故比育材莪本不生陵阿與水中言在彼者比培植之厚也錫百朋錫具也具文而澤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楊木爲舟楊陽也以比君子舟利涉以比濟世沉浮野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義寓義無古序即毛氏不知其所由作豈惟毛氏即仲尼亦不知其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青青子衿同改爲淫奔皆似耳讀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知詩與敎辭與志之辨序烏可廢也朱傳於古序斥爲無據於比義不理會則以是詩爲燕飲賓客無怪矣

敬按據京山此說已足明序說之不可易已願如愚意則竊謂又有可證序說之必不可易者小雅正什盡關王政之大端而諸大禮所關皆僅一詩若此詩如朱傳仍改爲燕饗賓客則燕饗賓客多至五詩矣夫燕饗賓客豈大於親親尊賢出軍遣將而獨多之至如是耶且如此詩亦作燕饗賓客則育材屬國家第一大政而反無一詩何周之盛時聖君賢相明良

濟濟諄複於燕饗賓客而獨於第一大政反疎略如是歟以此證此詩之必宜從序樂育材爲當而又以證前鹿鳴南山諸什之俱宜遵守原序不容盡改爲燕饗賓客通用也亦明矣

一章菁菁始生之莪俄然易長在彼山阿之中物既美少得地又厚其茂盛宜也君子敎化大行草野之士得樂其敎育且觀國之光而有禮儀矣　二章菁菁者莪在彼小渚之沚多士洒濯亦由此也既見君子得蒙漸被我心則喜矣　三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羣賢麗澤所獲實多何異百朋之錫乎　四章楊

木之舟則沉則浮虛以待用也人材國之舟楫既見
君子論定而官任官而爵我心則安矣
敬按以莪之於中阿中沚中陵無所不在比材之無所不有無地不有而無人之不育則於下二句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等義無不可通若以爲興則奚爲於莪之中阿興樂且有儀在中沚興心喜在中陵興錫百朋乎朱傳始以爲三章皆比而後乃仍改爲興不知何見也
敬按詩繹與朱傳皆以君子屬賢材而原解蘇傳則以君子屬長育人材之君子二說原解蘇傳爲長蓋

序是爲樂育材而作自應以君子歸育材之君子也詩繹曰正小雅皆以燕始於尊賢終於育材才賢之府也才育之成而賢賢尊尊矣故育材以殖不殖將落殖之而大化嗣續綿綿於無窮贊化育之道也王道備矣
蘇穎濱曰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已定矣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次與今詩合小雅止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爲次故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爲先後也今將辨之則其言代玁狁西戎者爲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者爲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
敬按穎濱謂二雅正詩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爲次此說自近蓋以其據儀禮歌詩之次爲證也至謂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以證先後之不關於世代則拘矣蓋謂此詩爲周之盛時作以燕兄弟尚可謂周公爲閔管蔡而作亦覺不免附會之見爾此詩如果周爲閔管蔡作當時豈無得宜

之言而乃盡本民間衰薄情景爲說抑何歟此論竊恐未允也然如即此爲燕兄弟之詩則如二南二雅之正上自天子諸侯下逮大夫士庶無所不用而天子諸侯歌之亦覺於情事未當爾更如謂薄伐玁狁西戎爲文王之詩謂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爲武成之詩其餘則不可得詳愚亦竊謂若如前之謂爲文王次之謂爲武王者舉通以不可詳之旨乃爲善讀六經也蓋如薄伐玁狁西戎安在遂非武王成王之詩而爵命諸侯澤及四海安在不可歸之成王之代歟經無明文事非左證必一一執意見以爲

說皆未可也

豐川詩說卷之十二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三

小雅

六月六章章八句

詩繹曰六月周中興也而變雅始此成康沒周道寖衰八葉之世厲王暴而流彘雅道微矣仲尼不忍其遽也受之以六月而中興之治象勃焉然德不洽於周於是乎幽王繼之小雅盡變而周東　六月美北伐也采芑美南征也明王中興克詰張皇以陟禹之迹復文武之境土故美之夫師克在武安民和衆保大定功在文文武吉甫萬邦憲之矣師克在謀在明信在孰歷更嘗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威之矣師行在律律在整服二詩具焉夫君子之臨戎也哀而敬靜而威麗而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敬也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威也戎車旣安如輊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泰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靜也故修攘舉而周以中興忱率是周雅不終復哉然師行以六月出車蓋義卒飲御非飲至樂歌惻怛盡下終未若采薇出車之慈也故以爲變小雅焉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
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侯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原解曰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聖人刪詩稽王
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
成周之盛百度所以修舉世運所以興隆而穆王以
後周道寖衰典型廢墜至於厲王頹敗極矣國人逐
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修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
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則美其命將
北伐之有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氏序說歷舉鹿鳴
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明聖人刪
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

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於詩也
一章 盛夏不興師今六月盛暑棲棲不寧戎車修飭四
牡騤壯載是戎衣以出何爲者也因玁狁猖熾中國
急難王命出征所以攘夷而正中國也 二章 戎馬比
力不比色今四馬既比物齊力矣而色又皆驪其馳
驅進退閑習法則非備之有素而能然乎當此六月
既製戎服服成就道趨事斂速然日行不過三十里
師出以律不倉皇失度王命出征使之敵愾而佐天
子也 三章 四馬長廣顒然壯大薄伐玁狁以成美功
戎車既戒懼今將士皆能嚴畏敬愼以供武事自足

以制敵而安定王國矣　四章玁狁不自茹度整齊醜
類盤據我焦穫之地分兵侵我邊地之鎬通近朔方
深入涇水之北我乃選鋒而前進建赤幟畫鳥章綴
白繪爲旆央央鮮明簡戎車之大者十乘開道啓行
以爲先鋒焉　五章戎車既安而調適從前視之如輊
從後視之如軒其盡制如此駕車四馬既佶壯而又
閑習軍實非不足也然薄伐玁狁僅至大原而夷夏
有限不窮追也爲大將者乃能文能武之吉甫萬邦
以爲師法何難玁狁乎此王國匡而天子所以佐也
六章今吉甫成功歸矣王錫之燕飲喜樂多受福祉以

其歸自邊地之鎬在外永久朋友情疎進諸僚友與
之飲酒有炰鼈膾鯉以爲殽時維誰在有張仲者其
人孝友也以此名賢陪彼勳臣功名始於孝友王所
以嘉吉而率勵羣臣也
敬按敘吉甫之功而以侯在之孝友張仲爲榮詩人
之善於勸善如此卽此可悟盛世之所尚而愈明孔
門論士之旨矣六月美吉甫之武功而嘉及張仲之
孝友此與孔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謂士之旨無殊
尚嗚呼記謂子雅言詩書正謂其言雅於三百篇旨
合豈必常日諄諄教詩不置歟然則據此以推而孔
子雅言之教並可會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
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蔥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荊來威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原解曰此宣王命將南征
有功歸詩人歌之朱子改爲行軍采芑而食賦其事
以起興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於彼於
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
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菁菜軍行采食按詩本托
言耳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眞有踐民田采芑之

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𤼵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敏及北虜既平軍聲既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吉甫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

敬按京山是說較論吉甫方叔之功畧不謂無論世之識但如采芑朱傳以為采此芑菜殊覺于下新田菑畝悉協京山以為嘉穀雖與新田菑畝棲畝義合

亦覺詩中屢托采薇卽安在薇可托詠芑獨不可作菜乎但如槪下其車三千法當三十萬衆則采芑于新田菑畝為餘糧棲畝于義似長然以經無明文可按留此一案竟當作一傳疑可也又本草地苔亦名為芑

一章 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今蠻荊背叛方叔以王命臨戎兵車三千師衆千盾素習率之以行駕車四馬青黑齊色翼翼然騤服齊整上公金路赤色奭然竹簟為蔽魚皮為矢服馬領下有鉤膺樊英九就當馬之膺馬轡首以皮為鞗其餘華下垂也

二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近郊之地無不有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鮮明所乘路車之轂約束以皮車前橫木畫以雜文四馬八鸞其聲瑲瑲方叔身服爵命之服其朱韍皇然鮮明佩玉瑲然和鳴葱色之玉以為佩首不事戎服而應敵從容如此

三章 歟然疾飛之隼其飛戾天而下集於所止王師鷹揚遠擣南蠻亦猶此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衆千盾試習方叔率以臨陣三軍聞鉦靜而止聞鼓動而行鉦人司鉦鼓人伐鼓各有司存先陳師旅告以約誓方叔紀律明而號令信進而戰

也伐鼓淵淵然寂靜徐而退也振旅闐闐然駢集其整齊嚴肅如此

四章 蠢然無知之蠻荊為我王國之么讐方叔大老深沉諳練算無遺策率師以進執其訊馘獲其醜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迅擊如霆發聲如雷其威也如此顯允方叔昔嘗與吉甫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服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敬按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循舊典以會諸侯振飭人心命意既

已深遠車馬儀制一一整齊詩人反復讚美之如是不然田獵遨遊古人多刺而奚爲通篇讚美之不置哉至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詩人意中直有羨美不盡之意宣王之世尚西周之流風而亦爲此極口頌揚之辭何歟蓋周自穆王王綱已墜至于厲王則頹敗亂離文武成康之風澈蕩然矣宣王中興能法祖復古武功文事一一釐然整飭故詩人滿懷嘉嘆美其德不徒曰君子而曰允矣君子美其業不徒曰大成而曰展也大成蓋實實見得德堪媲祖業足繼先爲中興令主故不覺滿懷欣慶莫盡其形容也然稱

其德亦只曰君子颺其業亦只曰大成初無駕三軼五之修辭故吾夫子刪詩時皆備錄而存之以示憲後世焉

一章 在昔中衰百度廢墜今車盡制而堅攻馬蕃阜而齊同乘輿之四馬龐龐肥壯駕車以往東都修朝會之禮於久曠之後也 二章 朝會則必講武田獵之車既好四牡之馬甚大東都有廣大之草澤乘輿今往將遂行狩也 三章 欲行狩苗必算徒衆囂囂然其聲之多也建旐以統人設旄以飾旐將往搏獸於敖山之陽甫草之地也 四章 乘輿既東諸侯咸集駕四牡

之馬奕奕然盛大服赤色之芾著金飾之舃來會同者絡繹不絕也 五章 朝會既畢狩獵斯行决以鉤弦著於右大指拾以利弦著於左臂各於手相比次也弓矢均調適宜諸侯同爲射夫協力助王共舉所獲之胔人心齊也 六章 四黃之馬既駕兩驂雁行不偏御者循其馳驅之法不詭遇邀就射者發必中獸如破物然射御各極其精也 七章 狩事既畢蕭蕭靜肅聞馬聲之嘶悠悠徐緩見旆旌之閑徒衆車御寂無驚擾其頒禽也所獲雖多惟擇取三十餘悉分賜君庖不求盈也 八章 是役也師徒不爲不衆矣車馬不

爲不多矣然但聞師行不聞人聲紀律嚴明人心整肅信矣其爲君子之事誠哉其爲大成之業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原解曰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於馬祖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思接於下也蒐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可以覘軍實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綜理故詩人美而歌之

一章吾王再狩西都將用車馬先祭馬神外事用剛日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曰使我田車既好四馬孔阜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　二章越三日庚午選擇我馬于羣獸所聚麀鹿麌麌然衆多之處如漆沮二水之旁可爲天子大獵之所也　三章漆沮之間有平原焉其地祁然而大禽獸甚有而多或儦儦疾走或俟俟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盡率左右同心射獵以燕樂天子也　四章張弓在手挾矢在絃小豕曰豝發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即死獲獸雖多非以自供也將以進御賓客爲燕飮之需且以酌醴齊行大饗之禮也

詩繹曰師田習武也攻同好阜簡車馬也選徒簡徒也禱伯差日一衆志也升大阜謹觀望也靜而治閑

而獲簡技擊也服而不貪衆而有紀閒而無聲靜整至矣中小殪大武也御客酌醴暇也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自盡以奉其上也嗚呼經武之事盡此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採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爲流民自言誤矣

一章鴻鴈之飛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轉徙無常其羽聲肅肅然也民生聚散何以異此爾民初遭亂而往飢寒流離劬勞于野爰及同行之鰥皆可以哀憐之人中有鰥寡無告者尤爲可憐也　二章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得所止矣民散而復還修其墻垣向之頹圮者今百堵皆作雖云劬勞究竟得安居矣　三章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如有所愬新集之衆有居無食有食無衣何異嗷嗷之鴈維此明君惠養安全自不容已維彼昏君謂我民宣縱驕恣觖望無厭驁然不顧矣

詩繹曰前外攘保西周之終此內寧開中興之始文武之政在人詎不諒哉

庭燎三章章五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原解曰朱傳改爲王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者蓋夜未半而起太早非可繼之道進銳者退速始勤者終怠所以卒有姜后之諫也詩繹曰箋曰王有雞人國爲朝告時焉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故曰箴噫即官正而時問不猶憂勤之心也與哉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夫何可刺也愚謂箴之或即美之之中恐其勤始懈終而寓規之之意乎然此則詩人之旨不獨

是篇也

一章王勵精求治夜半不安於寢問曰今夜早晚何如乎乃夜尚未中央而王將起矣庭燎已明諸臣來朝者車馬鸞聲將將然衆矣　二章夜何如乎夜尚未盡庭燎久而光漸小晣晣然矣諸臣續至者鸞聲噦噦來者將盡其聲漸殺也　三章夜如何乎夜始向晨庭燎不見光而見烟氣夜將明矣君子來朝見其旂而辨色矣夫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此固王之勵精而無乃不可爲常乎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序曰汚水規宣王也　原解曰以親恩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為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傳詩中邦人諸友政

為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

一章汚然而滿之流水必歸於海水猶知朝諸侯憑陵跋扈如急疾之鷹飛止不定天下萃渙之勢未可知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安當思危皆無遠慮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將累及父母矣　二章汚然之流水其流湯湯然盛也諸侯放恣如水横流如隼飛揚念彼不循禮者至于坐卧不安憂不可弭忘也　三章鴥然之隼雖或飛揚時亦循中陵而止諸侯豈無循理述職者則宜推誠懷撫而訛言復肆中傷不可不懲止也聞諸侯自相謂曰我友事王室可謂敬矣讒言其猶興也羣情危疑如此王可不懲乎

詩繹曰世之昌也讒夫昌而有懲故上下洞無阻而志同今民訛言曾莫之懲也莫之懲則何忌而不讒故曰我友敬矣讒言興矣不可不過防而慮危也乃卒之周失諸侯也則讒為之階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諒哉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敬按毛傳謂教王用賢朱傳謂不可知其由按其說皆可通而語其解則不特毛朱異而諸儒之疏且人人異也今姑引毛朱二說以俟推焉原解本毛氏之意曰鶴鳴于九皐深澤之中聲出聞于四野賢者修德宕穴令問遠播無異此王欲得之未易也如魚深

潛于淵 時或泳游于渚江湖自得未肯出潛輕受
人餌必也清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彼園之可樂
有嘉樹之檀其下維落葉之蘀有德者上無德者下
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砥礪治功如
他山之石以爲錯磨之用其受益可量乎朱傳曰鶴
鳴于九皐而聲風聞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
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
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
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
理其庶幾乎

敬按蘀諸註皆解爲落葉愚謂觀次章穀爲惡木則
蘀亦似草木之惡而賤者耳義取落葉覺無義味也
詩繹曰鶴鳴納誨也辭不直指義託遠諷可咏可思
可興可觀可存省循服不可知所指而旨趣深有遺
味可味也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然言巳孫中典
之業茲替矣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軍士怨久
役而作謂未見其必爲宣王非也如必欲見爲宣王
則詩亦必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
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太原兵不足故發
畿內之民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傳遂以爲
軍士語耳 詩繹曰祈父杕杜之反也
一章祈父汝爲司馬掌征伐典畿內之兵我軍爲王侍
衛之爪牙以獲腹心何爲轉徙我於憂恤之地不得
安居乎 二章祈父予王畿內爪牙士也胡爲轉徙我
於憂恤無所底止乎 三章祈父汝眞不聰不能察人
之隱我乃有母無兄弟爾何轉我於憂恤使我母自
主饔飧之事乎

白駒四章章六句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
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留賢
之詩非也其留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
矣故刺其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
敬按古之君子志在行其道不欲空縻人之祿以公
侯其身而逸豫優游其啓居故記曰私惠不歸德君
子不自留焉今不行其道而徒以公侯逸豫動之食
苗食藿縶維之是正所謂私惠不歸德也伊人而留
伊人非君子矣伊人而君子豈以是區區者爲之留
哉故吾讀白駒一詩而竊嘆當時尚有尊德樂義不

可以爵祿虛縻之士讀白駒而正嘆宣王經喪亂之
大故既知國以賢興今遇宜留之賢曾不能共之天
位共之天祿尊其位以行其道而徒爲此留賢其文
以自塗飾也中興之業之不終也抑何怪其然矣
一章皎皎然白色之駒伊人所乘也我飼以場圃之苗
苗而縶留之維縶之以延今朝焉在此則所謂乘馬
之人同綏其行而逍遙於此耳
二章皎然白駒我食
以場圃之豆葉縶維之以延今夕所謂乘馬之伊人
因以挽其去而爲嘉客於此矣
三章皎皎白駒尚其
賁然光寵而來將以爾爲公爾爲侯逸樂無窮期也
山林孤寂愼勿優游長往勉哉爾勿隱遁是思也
四章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自以生芻一束飼其馬雖我
苗藿亦不屑矣令德令儀溫然如玉身雖不留猶願
聆其德音勿遂貴重爾音如金玉不以遺我而有遠
棄之心也
敬按白駒第三章四章動以公侯逸豫之可欣惕以
空谷生芻之寂寞嗚呼此後世招隱等詩之自來也
雖視富貴驕士者異致然要之夢卜後車之風邈乎
遠也君子讀宣王諸詩竊歎有周朝政之不能終復
西京也夫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民適異國
不得其所而作非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
民言以諷王也蓋謂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

邦失所而歸故託以黃鳥非以黃鳥爲刺刺疾黃鳥
者耳與呼碩鼠與
一章 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於我邦族之穀也無食
我邦族之粟也此邦之人莫肯以善道相與我將不
久而復我邦族矣 二章 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
粱此邦之人不達人情不識事理我將旋歸依我諸
兄耳 三章 黃鳥黃鳥無集於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
不可同處我將旋歸依諸父耳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
祇以異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原解曰朱傳以爲民適
異國依其昏姻不見收恤而作非也民適異國則流
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婣
任卹之行安在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
詞之刺凡詩刺多即其人之事代言詞其詩知其政
而美刺寓焉春秋之法如此
一章 我從故國來經行其野見惡木之樗枝葉茂盛猶
可休息今我漂泊無依以爾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
不我養是惡木不如也將如之何復我邦家而已
二章 我行其野采惡菜之蓫以療飢昏姻之故就爾止
宿爾不我養歸反故鄉而已 三章 我行其野采惡菜
之葍以爲食而曾不念舊親親我不如新匹爾之鄙
吝如此然吾想爾欲以成富耳不知忘親棄故但爲
人怪異也

敬按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

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
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
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
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卹
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其官師以時書其德行
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友
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
所刺之民乎愚謂據此以推而益明序以刺宣王旣
無善政之養又不能善教以化爲得作者本情若曰
民適異國依其昏姻不見收卹而作無論民間之詩

無由得附於周雅則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旣出民間自作則風矣何以彙編雅中哉　詩繹曰王教廢民散矣此鴻鴈之反

敬又按據朱傳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謂其誠不以彼之富厭我之貧亦祇以新而異於故耳爲詩人忠厚之意但如據成之爲字本成而非誠不得援論語爲解且論語此二言本非原文出於後儒之想當然爾然亦無的據况以流離瑣尾之際舒潸篇忿怨之辭末復結以忠厚之語尤爲不類且詩本出於託諷亦恐不爲此不類之託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詩繹曰宣王雅終斯干無羊何也隱之也宣初丁厲王之難而二相共和行政焉王冠勤德愼微紀修攘之政而中興詩人所爲賦六月車攻者也雅道幾有復乎迨白駒作而賢隱黃鳥賦而民哀王德息矣考室安考牧富於是乎侈心生而功潰於有成故讀斯干無羊若侈其盛而索之無獲也居處笑語芋蹐寢興安安不設備也三百九十羣濈濈濕濕牲足具而足也若乏經遠猷然又願祥而好異噫是雅道之所窮也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嗚呼治興於憂勤圮於安富其可懼也夫其可懼也夫

秩秩斯干悠悠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築室成而宴飲以落之不言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成則升屋刲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也

敬按是詩雖無過侈之詞然不免斤斤於規制躭躭

於笑語寢興更不免流移於嘉祥漸開宮室燕逸休徵符瑞之塗轍矣無論方之公劉諸詩太樸盡散文王有聲命意寬荒卽較諸衛風定之方中亦讓其秉心塞淵耳中興之功未成而墮可見於此西周之衰無復更盛識者亦於此詩卜其兆矣

一章 鎬京王居旁據鎬水長岸秩秩前對終南遠山幽幽築基盤固如竹之叢苞結架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者兄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

二章 我周妣祖開造丕基中葉圮壞而王似續之築室百堵之多或西其戶或南其戶於是居處而安焉於是笑語

而樂焉

三章 宮室先垣墻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栎之以杵橐橐然土聲堅重墻成牢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是君子所居以爲尊大者也

四章 其爲室也規模嚴正如人跂立而翼翼然恭也方隅整齊如矢行急而直也棟宇軒舉如鳥驚起而革簷阿彩繪如翬雉飛而華美也是君子所升以居上臨下者也

五章 其爲室也前庭殖然平正楹柱覺然直大向南正處噲噲明爽房奧冥處噦噦深邃是君子所居以安寧者也

六章 君子寢於是室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乃安寢焉既寢而興興而占夢吉夢維何夢熊與羆夢虺與蛇

七章 乃以是夢問於老成博識之大人占之曰熊羆剛毅雄壯之物是爲生男之祥虺蛇柔弱隱藏之物是爲生女之祥

八章 由是生男邪則寢之以牀尊之也衣之以裳盛服也弄之以璋象德也聽其泣皇皇然大聲比其長皆將服朱芾鮮明有室家爲君王者也

九章 生女也寢之地從其順也裹以單衣示無加也弄之瓦器象其所事也願其長而貞靜無貢外事之非亦無貢外事之宜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貽父母之憂可矣

敬按宣王考室而有詩或者自厲王流彘之後宮室

不無毁於兵戎故王新室落成詩人羨美而稱祝之歟不則如文王築豐欲求寧觀成武王建鎬欲貽孫燕子與王舉事經營深遠不遑計及其他也宣王終興於父流之後南討荊蠻北伐玁狁而後仍敗績姜戎至料民太原且果如詩依世次先後爲序祈父繼沔水而作則諸侯離心者尚多戎狄侵凌者尚衆黃鳥行野相繼而咏則飢荒當屬薦臻流亡滿目可傷而斯干乃作于師旅凶歉之后咏其事者曾不聞借此諷君正事而第爲是竹苞松茂居處笑語芋躋寢興男女卜祥之諄複豈非王志滿于小康不樂正諫

杜伯既殺左儒已死满朝臣子一惟將順從諛之務乎月其詩曰似續妣祖夫宣王之宜似續者祖孰過於文王武王今以斯干九章之取義較諸文王求寧覲成武王貽謀燕翼之旨何如乎而詩乃曰似續妣祖無論其少納約自牖之義卽其頌不副德言不務弊於名實間乖剌亦多矣君子讀斯干一詩謂其已開後世西京洛都之祖虛詞縟㬥負慚雅詩也夫

敬按篇中惟相好無猶寓規意然在宣王則却非所重爲此詩者殆惕於杜伯左儒之轍不敢正言而又知揚詡太過之不可也故爲此近理似禮之言塗飾以塞責乎嗚呼不謂周之未東文章風雅已開後世詩文滑稽脂韋之風可嘆也夫

按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于斯二章願其繼妣祖于斯三四五章願其安身體于斯自六章至末願其得子孫于斯

無羊四章章八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原解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敘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祀所常用者耳

敬按鄭氏謂此詩以宣王中興能使牧人舉職故敘而歌之是矣然相詩人立言命意之旨則似宣王志移於宮室符瑞自侈其安定富庶不可以責難陳善也故上篇但以新宮室敷衍此篇但以新牧事舖張耳識者竊謂小雅斯干二章無論其風味遜文武諸雅卽於鄘風定之方中一篇亦旨味遜讓爲多也

又按斯干無羊二章點染舖張但於淡中設色冷處着想不謂極巧盡妍不可也然如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旨則邈無聞焉當時廟堂之精神命脈端可見矣故幽王繼之溺色荒宴而西周蕩然爾嗚呼吾夫子敘詩無羊之下卽以節南山繼之固以誌盛衰治亂眞反掌之易蓋亦不無咎於宣王貽謀之不臧也

夫

一章 誰謂散亂之後爾無羊乎計羣凡三百不知羣凡幾也誰謂爾無牛乎畢犉牛一色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也誰謂爾羊之來角多而聚濈濈然和集爾牛之來耳多而動濕濕然潤澤也　二章 牛羊在牧或自山降於阿或飲水於池或臥而寢或動而訛牧人隨牛羊來荷其蓑笠負其餱糧順其所往以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別其物色多至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也三章 牧人之來閒暇樵採以薪以蒸或搏取禽鳥以雌以雄爾羊之來矜兢強壯無羸弱也不騫不崩無羣

疾耗散也但麾以手肱使之歸則畢來使之升牢則盡升也　四章 自中葉彫耗所望在富庶而佳兆已形於牧人之夢夢衆人相與捕魚又夢統后軍之旐與統前軍之旟以問大人占曰衆人捕魚是羣取之象其必豐年乎豐年則衆所漁者多矣建旐與旟是師衆之象其必室家溱溱乎室家盛則統馭者衆矣既富且庶斯中興之業矣

豐川詩說卷之十三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四

小雅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朱子謂春秋魯桓公

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子孫氏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即七十年後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即常武王謂之尹氏歟

詩釋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刺王用尹氏而不均寵用其私人爲鞫訩爲大戾焉首斥尹氏不斥言王也尹王之體也終致之王迫切之至也王尹之心也王訩相之訩也相不平王不平也君相一體也

一章 終南之山節然高大積石巖巖民所共仰尹氏官居太師赫赫之勢爲民具瞻何異高山之仰今其所行不善使我憂心如火惔炙畏其威而不敢戲言觀此國運亦既終斬絶矣王何不察乎 二章 節彼南山草木之生皆猗然垂實何其均也尹氏尊爲太師偏黨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重薦之病喪亂弘多民有不嘉之言而尹氏曾不憯然懲嗟也 三章 尹氏官居太師以世臣爲國根柢執國之平宜維持四方輔毗天子以道服人使民信而不惑可也今既不見信於民即不見恩於天則不宜久塞賢路空曠我太師之

官也 四章 尹氏爲政委託親戚羣小不肯躬親王事忠勤報主庶民所以不信服也豈世無君子乎惟爾弗肯訪問弗與仕進爲可誣罔君子謂國無其人也式平夷其心不肖者則已而退之勿使小人親近危殆瑣瑣么麽之姻婭勿高爵厚祿以私之可也 五章 天生小人以禍人國家是昊天不均傭而降此窮極之訩亂也昊天不惠愛而降此乖戾之大變也所以救之者惟在君子王若信用君子而君子至則民之怨望闋息矣君子用事自平夷其心而人悅服則惡怒亦遠去矣 六章 今既不見憫於天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醉不知誰執國之成法者不自爲政偏任羣小勞苦我百姓也 七章 吾欲駕彼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昂壯可用也然環視四方蹙蹙然出門即蹙何處可容馳騁乎 八章 宇天下事宜以和平方其盛爾內惡視爾矛戟如欲戰鬬由其心不和平故也苟能平夷其心悅懌其氣如酬酢然人已諧和何入不得耶 九章 昊天乎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因是不安寧矣乃不懲創其非心反怨人之正已者焉 十章 家父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訩亂所由庶感動王悔心任賢求治以蓄養萬邦爾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詩釋曰王信訛言而繁
刑以中湎於褒姒惑以恚而繁刑賢輔棄焉小人幸
焉

豐川氏曰自古惑於女禍者必疎棄老成而信任小
人信任小人則必是非顛倒而繁刑以逞紂寵妲姬
而比干死箕子囚商容之徒擯棄於野一時飛廉惡
來之徒富貴烜赫連及姻婭而民困於淫刑厚斂者
莫保朝夕殷以是亡凡皆蠱女之貽禍酷烈也詩凡
十三章前七章但反覆憂亂興禍極號天悲人之況
至八章則一言直寫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九章十
章則備明棄輔失助之害莫逭十二章十三章則備
形小人之得志用事而民困無聊蓋女禍之流極必
至於此故前乎此者殷之即喪由於此後乎殷者西

周之喪殆與紂一轍也然竊計二南正雅作於盛世其詞多簡而大小變雅直至如此之篇長而詞繁則盛世之樂歌祇於寫情即已而衰世之士大夫憂時念亂而無可如何憤懣之極斯不覺長言慟哭莫能自已耳

詩釋曰按史幽暗厲虐乃篇中刺幽王曰今茲之正胡爲厲矣又曰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乃知暗之必虐幽暗厲之階也

一章　正月純陽用事凍解矣而繁霜恒寒之應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王聽者又方甚

大即王安得不惑而刑安得不重乎嗚呼亂其萌矣乃如之人則盡忘其亂我獨憂及宗社不覺京京然憂之大也哀哉我小心無可如何徒畏懼如鼠病在穴愁居僻處以至痒病爾　二章　父母生我胡爲使我病乎遭逢世亂不先不後適與彼虛僞訛言之人值任一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曾不由衷即禍患之來不知何日是以我心之憂益甚以致小人之侵侮日至爾　三章　不幸而遭此亂時我殆無祿乎是以憂心惸惸念此無罪之民并臣僕及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哀哉此民復從何人受養也殆如視烏鳥之飛不知將止於誰氏之屋矣　四章　瞻彼中林木之藪也則維薪維蒸蓋斬艾盡矣刑虐如此民今方危殆疾痛號呼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然此特値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爲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　五章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六章　生斯世也謂天高乎不敢不局其躬將恐壓也謂地厚乎不敢不累其足將恐陷也身逢亂世禍機不測敢謂

無是事而不懼耶我所以長號此言有倫有理非妄語也哀哉今人胡爲肆虐害人如虺蜴乎　七章　瞻彼崎嶇之田甚瘠薄也尚有鬱然特生之苗豈以世亂而無豪傑乎違衆則遭妬是天摧杌我也多方排擠如恐不克始云求我爲法如恐不得今乃拘執堅固仇仇不釋惟恐不力矣　八章　是以我心之憂如有物結之乃今之政何暴厲之甚至此極乎蓋淫刑生於淫心心淫必惑惑則志蠱氣淫多恚怒而刑從以繁彼火之燎原其勢方張寧或滅之赫赫然顯盛之宗周一褒姒遂滅之蓋婦人蠱惑王心而讒人由是乘

間敗壞之耳 九章 國事如此思其究竟永抱無窮之
慮如彼行道又窘迫於陰雨其車旣裝載乃棄夾縛
之輔輪墮爾所載之物然後倩人助已晩矣國步艱
難不用賢而貽悔何以異此 十章 爾駕車者勿棄夾
縛之輔以員益爾持輪之輻又數數戒勑爾御車之
僕如是則不輸墮爾所載之物矣今奈何終踰絶險
之地曾不以爲意乎則其覆敗宜爾也 十一章 魚相
忘於江湖今在池沼何樂之有君子立衰亂之朝亦
猶此也雖深自韜晦終將不免如魚雖潛伏烏能逃
網罟之患顧一身何足恤憂心慘慘念禍及宗社爾

十二章 君子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和悅
其鄰里與其婚姻甚相周旋我獨無侶而心自慇慇
然憂之痛也 十三章 佌佌然之小人大厦安居而有
屋蔌蔌然卑陋者厚祿奉養而有穀民獨不幸無居
無食是天降天禍椓擊之也彼富民猶可惟哀此惸
獨無告者若之何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詩繹曰國無政不
用良用不良布於有位毒痛於下民仰于天和諭見
於日月雷電山川陵谷爲失行而反道焉又曰節南
山刺師尹正月刺褒姒十月之交刺皇父並見羣凶
而政本在王故序歸之刺王於是乎有驪山之禍嗚
呼可塈也天

一章 十月建亥純陰之月朔日辛卯純陰之日日爲陽

王而是時有食之者陰盛陽衰之象甚可醜也彼月有時虧缺而微常也此日亦虧缺而微陰陽失道今此下民災害並至亦甚可哀矣 二章 日月之食雖有定次然陽尊陰卑月行自當避日今日食告凶是日不用其行矣及觀此四國失政不用賢良亦豈得其行乎彼月見食則維常事此日見食何其不善也豈非小人盛而君子衰之徵歟 三章 爗爗然震電閃爍動於十月不安寧不令善百川沸騰水湧爲災山之頂冢崒然高者今皆崩頹高岸陷而爲谷深谷塡而爲陵莭變如此哀今君臣胡不憯怛而懲創乎 四章 天災之致由於小人有如皇父者爲王卿士兼總六官招致同類有番氏者爲司徒掌邦教有家伯者爲冢宰掌邦治有仲允者爲膳夫掌飲食有聚氏子爲内史掌策命有蹶氏爲趣馬掌馬政有楀氏爲師氏掌朝事此七子皆以諂媚王之美妻褒姒而分據要津氣燄熸熾方安處未可動也 五章 抑此皇父小人之尤作事暴戾不肯自言不時胡爲動作我而不與我謀遂毁我牆屋以爲園囿壞我田畝盡爲水草之匯曰非我戕女乃下奉上之常禮爾 六章 皇父傲然自以爲聖人以向爲私邑擇用已三卿司事之官皆

訪眞富厚多藏之人不肯黽勉留一老成人衛護天子惟擇富有車馬者以從巳往居向爲私人而巳 七章 黽勉盡瘁臣子之分何敢告勞但念無罪辜而遭讒口之多雖勤勞巳不免矣下民災孽豈自天降由此讒人面則噂然聚談沓然重複背則相憎專主用力爲此皆由人耳可諉於天乎 八章 朝政昏亂悠悠然思歸我里不可得亦甚病矣彼諸臣分任四方尙得寬裕而我獨處憂愁之地民力食者莫不安逸而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均如此亦惟黽勉從事爾豈敢傚我友爲身而自逸乎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鄭氏曰雨無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飢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衆亂如雨也世儒疑

不用詩詞命篇有如巷伯常武酌賚般皆盡詩詞而意象悠然寧必淺率易見然後爲詩旨乎

詩繹曰此篇節南山正月十月之應巧言小旻小宛小弁諸篇之括

一章浩浩然廣大之昊天曾不駿大其德降此喪亂飢饉戕伐四國之人天道旻邈暴疾作威曾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者棄之不義則伏其辜矣此無罪之人同遭飢餓相與淪胥鋪徧而死何哉二章周之宗祀將盡滅矣人情洶洶靡所定止正大夫爲六官之長今皆避禍離居莫有知我之勞勤者三公及諸大夫莫肯夙夜在公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勤王庶幾曰王用悔過爲善耳今反出於惡而疾威不改日甚一日若之何不滅乎三章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不肯見信如行道邁往漫無抵至凡百君子各臣止敬各求自盡何可不相畏不相畏是不畏天也天可以不畏乎四章今戎寇已成不可退矣飢饉已成民不遂生矣王曾不悟而我近侍小臣憂之慘慘日以困瘁凡爾諸臣莫肯用心訊問以求忠益聽人之言答之而已不詩忠也一聞譖言全軀而退國事將誰賴乎五章哀哉耿介不能言之人匪但言出於舌禍且及身

而受困瘁矣可哉利口能言之人巧言如流而使身處體樂之地今時好諛惡直如此六章人惟曰往仕耳不知今之仕甚急且危也欲爲忠直見謂不可使而得罪於天子欲爲巧佞庶幾可使而公議難容見惡於朋友仕不亦難乎七章我嘗謂大夫離居者曰爾還而遷居於王都乎彼對我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絫其意如鼠之畏人吞聲泣血未有言及時事不疾痛者此其畏禍之情而云無室家者託辭爾不然昔爾去王都居外又誰爲爾作室家乎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爾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京山曰朱子改爲以王
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
群小故發謀猶之說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
即不善謀也如朱傳之言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
一章天道冥邈暴怒作威敷布下土奪王之鑑使謀猷
邪僻漸趨於危亡何日而止忠言本臧則不從諂諛
不臧反用之爲謀若此以我視之必甚至窮病也
二章小大謀盡君心讒害忠良潝潝相聚詖訿相詆反
覆傾險甚可哀痛今王於嘉謀則皆違之於巧佞則
皆依之我視王之爲謀何所底止終歸於亂亡而已
三章治亂之理明者曉然無事於商量愚者不悟轉趨
迷惑先知莫如龜龜既厭而不告矣謀夫雖多亦何
所成發言盈庭恐事敗獲咎而無敢任者如行遠者
而但坐謀何得於道路乎王如從善一言興邦矣何
爭紛小之潝訿也
四章哀哉今之謀國者不以往哲
爲程式不以大道爲經常維近習之言是聽維近習
之言是爭衆口淆亂如彼築室道傍與行路之人謀
是用不得遂成也
五章小人熒惑王聽匪獨小人之

罪王信任之過也今國雖不定有通明而爲聖者有
不皆聖而爲否者民雖不多有明哲者有善謀者有
恭肅者有艾治者王惟不用雖嘉謀安施如彼下流
之泉相與淪陷至於亂亡而已何救於國事乎
六章虎不敢空手而搏河不敢無舟而馮人知其一矣至
於國所以敗天下所以亡甚於虎與河人不知也思
及於此戰戰而危兢兢而懼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
薄冰恐陷也王曾不之念乎
郝子曰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别其爲小
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别此四篇若然大東

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於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烏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原解曰朱子改爲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宣王承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先也宣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中后賢而幽王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而幽王夫婦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訓爾子式穀似之宜臼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廢嫡兄弟亂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二章刺酗酒喪儀而身不修

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於夫婦故以鳴鳩比鳴鳩即雎鳩布穀也鳩族惟雎鳩關關善鳴而高飛他鳩鳴則不飛飛亦不能戾天月令鳴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遂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因以爲比苟幽王能如關雎則無忝於先人矣三章言菽叔也比君嗣中原比見黜菽豆藿也豆言關藿言護爾雅大山宫小山藿太子在外之比螟蛉之言伶仃蜾蠃之言毒螫皆禍亂之比下篇以小弁繼之其爲刺幽

王明乎
一章宛小之鳴鳩關關拂羽高飛戾天人而無夫婦之
誼不克自審鳥之不如矣我心憂傷思昔先后黽勉
同心未央問夜明發視朝所以幹蠱而中興也承先
祀者獨無二人之懷乎 二章敢德喪儀莫如醉人惟
齊肅聖明者能以溫恭制其暴戾彼昏昧不知者惟
麴蘖是好一於沉湎日以增盛當各敬爾威儀天命
一去不復來矣 三章菽生中原無所藩籬則庶民孰
不采之桑蟲有子則蜾蠃遂負以歸今王屏黜其子
將恐有挾之以去而爲不善者矣倘或不肖則當教
誨以善爲法奈何輕棄之乎 四章嫡庶兄弟本同一
體視彼脊令飛而且鳴其情甚急可以兄弟之間漫
不相關乎在我有事日斯邁矣在爾同心亦月斯征
焉夙興寤寐急難相恤庶幾天倫攸敘無忝爾所生
爾今一雖之一愛之豈國之福歟 五章交交往來飛
之桑扈食肉之鳥也今循場啄粟失其性矣哀我顚
寡之民法所當宥不宜犴獄而今禁網煩苛亦宜岸
獄矣刑罰濫加貧苦無措聊以一握之粟出問諸卜
何從而得吉乎 六章溫溫然恭謹之人雖無取禍之
道常懷不免之憂如集于木上將懸顚也惴惴然小

心如臨於深谷將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將恐
陷也生乎今之世何自而得免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原解曰朱子

改爲太子宜臼被廢而作非也凡刺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眞出其人之口毛公獨於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於父無刺而小弁之親親非宜臼所及爾故篇首以鸒斯比鸒斯鴉烏也烏孝鳥能反哺鸒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臼爲世子依母歸申以讐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鸒斯諷之賢傳之言也愚竊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世之業孟子所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親小弁則失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爲詩則親而爲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晩讀毛傳此疑頓釋益信毛公之於詩深也

詩繹曰小弁正月之應也王嬖女耦敵信訛而繁刑塡寡犴獄禍中於子孫故曰正月之應也

一章 鸒斯之烏弁然拊翅提提羣飛歸於其林曾無顧巢反哺之思人子忘親亦猶是也民莫不善我獨憂罹不知何罪於天乎我罪伊何乎心之憂矣將如之何哉 二章 踧踧然往來之大道一旦窮塞化爲茂草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荆棘何以異此是以我心憂傷惄焉不安有如春擣不脫衣冠假寐長嘆惟以憂故至於衰老心之憂矣病如首痛焉 三章 里有桑梓親所植也猶必恭敬況子於二親無瞻望而非父無依托而非母敢不恭敬歟今父母不我愛豈我不係屬於父母之毛不附麗於父母之裏不知我生辰安在若此其不祥也 四章 菀茂之柳有蟬嘒然鳴其上漼深之淵萑葦淠然生其側物各得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漂流不知所至是以憂思假寐而亦不暇焉 五章 鹿之奔也其足尚跂跂然舒緩以待其羣雉之晨鳴尙知求其雌今我見逐悸悸無侶如傷壞之木憔悴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知也 六章 視彼兎之被逐窮迫投人人尙哀之及逐者未至而先脫之

路有死人尙或收而墐埋之皆有不忍人之心焉君子黜妻屏子秉心何獨忍乎使我憂之涕淚隕落也 七章 王信讒言如受酬爵不以慈惠之心舒徐審究如伐木者伐其前又繩掎其後如析薪者斧析其理骨肉摧折皆讒人之罪今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意外之禍也 八章 世莫有如其高者匪山乎莫有如其深者匪泉乎而或陟其巓或入其底王莫謂宮禁深遠放言自由人將附耳於墻壁媒孽而成禍端也今我已矣顧念國家勿使人往我之梁發我之笱儲位不可竊據神器不可暗干也雖然我身旣不容遑

恤我之去後乎
詩緝曰小弁怨以親親志危而音哀曰何辜矣又曰
伊何罪曰憂愁如擣矣仰寐永嘆矣又曰憂用老
也憂用疢也皆煩冤之極輾轉無奈故繁複其辭楚
騷此其原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
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一章 悠悠昊天下民之父母胡使人無罪無辜遭亂如
此其憮大也昊天甚可畏也予自審無罪也昊天太
甚也予自審無辜也 二章 亂之所以初生者由讒人
以僭差之言嘗試王意王不覺而涵容之一窺意旨
遂無忌憚所以亂漸至而又生皆信讒之致也如君
子聽言不為含容務使是非明白非者怒而責之則
讒言不敢至而亂庶幾遄沮是者喜而福之則忠言
上達而亂庶幾遄已矣 三章 讒言曖昧明主立斷若
執狐疑之見屢與盟誓則小人得計亂是以日長也
讒人如盜信為腹心則必有卒發之禍亂是用暴矣
盜言諂諛使人易悅其味至甘則亂是用餤矣凡茲

讒人浮浪無定不足供職祇為王邛病而已 四章 奕奕
奕高大之寢廟維君子能經營小人無才不可與與
制作也秩秩然有序之大道維聖人能定小人無行
不可與議道德也彼其心懷叵測侈談聖人君子以
文其奸我得而忖度之其狡黠變詐如躍躍善走之
狡兔一遇疾犬則見獲而受禍烈矣 五章 木維荏苒
和柔者乃為良才君子宜培植而樹之言維往來共
由者乃為嘉言宜中心數而識之彼小人者聽其言
蛇蛇安舒但自口出無根心之實如笙中之簧隨氣
轉動而彼初無赧色其顏亦厚矣豈有羞惡之心者

乎

六章彼讒人者居河濱水草之麋託身甚卑其骭有瘍其足又腫下流而有惡疾何拳何勇其造謀大而且多必有爲之徒者然爾所居之徒能幾何王曾不能去之乎

原解曰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豐川氏曰前歷指讒人之害而終之以刺讒見讒之害直至於此刺之不爲失性情之正也故曰詩可以觀可以怨

彼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原解曰朱子言詩中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讒口害人蹤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如

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飄風鬼蜮比其曖昧之私詞[illegible]而意切矣

一章彼行者何人其心甚艱險胡爲過我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甚可疑也問其從者乃云暴公也　二章暴公與從者同行不知誰譖我而爲此禍今我既失位矣爾乃過我梁而不入弔我也爾初與我同僚分誼相親豈如今之不以我爲可乎　三章彼何人斯逝我堂下之陳使我聞聲不見其身蹤跡曖昧謂人可欺耳縱不愧人獨不畏於天乎　四章彼何人斯飄忽若

風南北無定如今胡不自南不自北而逝我之梁顚狂疎忽祇攪亂我心而已　五章　爾終日奔走雖無亭安行亦不暇止況今行亟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六章　爾往子猶望其還也苟還而入我心平矣還而竟不入爾心之所不可者眞難測也但得爾一來乎我心安矣　七章　初我與爾誼同兄弟兄吹壎則弟吹篪情相親故聲相應也與爾如索貫物肝膈相通豈誠不我知乎爾若謂不知我則出犬豕雞三物詛呪之可矣　八章

唯鬼作祟唯蜮射影故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耳覥然而目相看而爲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心也　詩繹曰何人斯極反側也甚矣乎反側之爲心害也古之石交也以心心易易知有親也結於一也孰而背也孰反側焉乃如之人也心何艱也否難知也始如伯仲如壎篪如貫亦云其可矣倏焉如貫忽乃飄風倏焉壎篪忽乃鬼蜮人心之危至此哉故君子慄慄乎防危焉乃詩不質言譖愬則云不入唁不目其人目從行詩可以怨亦於此可見　原解曰愚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眞有逝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譏不動之養乎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性情也其人未必中和至其爲詩必無暴厲如執詩以信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當不免孟子高叟之譏矣

巷伯七章四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按寺人卽巷伯宮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役或用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
一章貝文如錦本由自然今萋積均斐而文成貝錦讒口巧於造作如是彼譖人者無端羅織亦太甚矣
二章南箕在天踵狹而舌廣其初哆然微張因而侈大之遂成此南箕讒口因人小過而張大其罪計亦諭矣彼譖人者誰爲主此謀乎
三章讒者之口緝緝不絕翩翩不定心所營謀惟譖人耳然未有言無實而

不敢露者謹愼爾言勿以計售肆志恐聽者謂爾欺罔不見信也
四章捷捷便給幡幡然反覆心所營謀惟欲爲譖言耳自非明主豈不誤聽但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無言不讐亦終移及汝矣
五章譖人者得志而驕好好然適意被譖者遇禍而勞草草然愁悴物情不平如此蒼天蒼天其監彼驕人乎矜憫此勞人乎
六章彼譖人者誰爲主謀彼譖人之人投棄於豺虎豺虎惡而不食投棄窮荒漠北不與同中國漠北之人亦惡而不受則將如之何哉付之昊天而已復罪於天無所禱也
七章楊園下濕之地有路上倚于畝丘讒口加於卑賤漸及尊貴矣寺人字孟子者作爲此詩凡百公卿大夫其敬愼而聽之乎
詩釋曰巷伯疾讒也甚哉乎惟讒者能使無爲有也織錦是也能張小爲大也哆侈成南箕是也彼其心曰惟欲怨人故曰工於謀人緝緝翩翩而謀也謀何容也罹焉者莫能自脫矣捷捷幡幡而謀也言何便也聽言者靡不自眩矣傳其甚也乃巷伯之疾之也終無已甚曰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曰豈不爾受旣其汝遷已焉不與改悔乎其呼蒼天而訴之也投畀豺虎不卽有北可矣終畀有昊已焉聽斷制其命於天

也爾矣蓋於是知其疾讒若一天也其能惡人一仁也儆讒者曰愼言儆百君子也曰敬聽噫是惡惡者之則也孔子曰惡惡如巷伯其此之謂乎　又曰易泰通也否塞也雅之盛也慈惠燕饗而上下之情通其衰也胥讒胥怨而上下之情塞是雅正變之判也

豐川詩說卷之十四終

小雅

谷風三章章六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朋友相怨之詩非也谷風東風東爲君方風自君始也習習言俗也風雨無常比朋友道乖衛風刺夫婦意與此同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正也獻納之義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屬風邦國爲風王朝爲雅一章東風習習不斷久之風必至於雨習薄成俗猶是也維予與汝昔在艱難同心共濟今處安樂遂轉棄予人情何異於風雨乎　二章谷風頹然自上而下習俗憝薄所自來也恐懼之時置予于懷安樂之日棄予如遺其爲頹風不可振矣　三章習習谷風當山高崔嵬則風之所撼益疾矣故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上之率下亦猶是也今風習頹敗朋友道絶忘和濟之大德思睚眦之小怨天下皆是也

原解曰按小雅短章豐咏如此篇之類猶是風體大雅皆莊雅大篇是以有大小雅之别

蓼莪六章四章四句二章八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原解曰朱傳改爲民人勞苦自作非也孝子行役親死不得見作此詩以諷王之不仁爲民父母使民至此所以爲刺幽王父子相賊釀成驪山之禍是詩爲之兆矣　詩繹曰蓼莪傷不終養也今業之猶慘不忍讀況鮮民乎誠念不如死矣奈何乎爲民父母使

民至此極也
一章莪之始生香美可食及其蓼然長大則變而爲蒿父母生子待養而不能養猶無子爾哀哀父母勤劬勞苦生我何爲乎　二章長大之莪非莪也特爲薪之蔚耳有子而不養其親不可以爲子哀哀父母憔悴勞苦生我何爲乎　三章瓶汲水以注於罍罍貯水以資乎瓶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今父母既亡子以單獨之民偷生人世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所依賴無母何所倚仗出銜恤而誰訢入失路而焉往所以生不如死也　四章父兮以氣生我母兮以身鞠我摩

挲以拊我防護以畜我成就以長我馴化以育我回視以顧我再三以復我出往入來懷抱以腹我劬勞如此思報其德如昊天渺漠不知窮極何能報也
五章南山本陽背北爲陰烈烈然慘切飄忽之風發發暴疾觸目皆淒涼之境凡民父母相守莫不吉祥我何獨遭此害乎　六章南山律律然崒嵂飄風弗弗然奮疾觸境皆戚悲傷凡民莫不吉善我何獨鮮終乎

大東七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有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以告病焉　原解曰按此亦幽厲詩故稱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夫作者皆有受之　詩繹曰大東東國傷政役而衰也蓋周失諸侯始此矣

一章昔周之盛也諸侯之客至具飧牢勞焉有饛者簋飧有捄者棘匕也其道如砥平無頗也其直如矢正無曲也均平之極也在上君子履之不違在下小人

視爲法守今也廻顧往事大非昔比民窮財盡不禁潸焉爲之流涕也　二章我東方之民勿論大國小邦杼柚其空求之者悉而供之者已亟也糾糾然纏縛其繳繞之葛屨猶且履霜佻佻然不耐煩勞之公子亦復奔走道路往而復來使我見之而心爲之病盡力竭不能供其役財殫不能勝其求如是乎其亟也亦孰爲勞來之哉　三章冽然寒泉旁出之泉勿浸已穫之薪薪穫已稿而浸之則腐也猶民也憔悴而更虐用之其能堪乎是以我契契然憂苦不寐而歎息惟哀此憚病之人耳司爨者欲薪是穫薪尙其載之

勿使受浸可也牧民者哀此病民尙其休息之勿重勞之可也　四章我東國之人專主勞苦曾不蒙慰來彼西京之人粲粲然鮮盛之衣服以至操舟者亦皆熊羆之裘私家賤卒亦用爲百僚之貴何西人樂而東人獨苦也亦似頗僻矣　五章西人之徵貨於我東也我東人或以酒饋之彼視之曾不以爲水漿鞙鞙然垂玉之佩璲厚贈之彼亦歉然不以爲長百求百供而不滿志人力已竭必天降神輸躋虛空摘星辰乃可滿西人之求而救我東人之困乎故惟天有漢視下光明庶以餘波及我跂彼三星角立者織女也

終日駕更七次或能濟我杼柚之急耳　六章民苦空歎天高難問織女雖七襄焉能織紝成章以答我睆然而明者有牽牛之星亦不能駕我之箱日之未出東方有啓明之星日之既入西方有長庚之星羅畢用畢又有捄然而曲天畢之星皆徒施之行列耳卒之啓明長庚不能助昏夜之明天畢不可爲狩獵之之用則雖天亦窮矣　七章粟米之簸揚用箕南方空有箕而不可以簸揚酒漿之斟酌用斗北方空有斗而不可挹酒漿第見南箕東向翕其舌若吞噬我東人北斗柄揭西向亦若爲西人挹取而已雖顧天何

益乎　詩釋曰薪穫矣可載也不可浸也民憚矣可惜也不可復也乃東國之效貢勤矣而不之來也將不來矣故周轍東而諸侯之貢職不復至則浸穫薪之效也當是時即欲來憚人豈有及哉故九經於遠人於諸侯曰柔曰懷有以也夫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序曰四月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四月傷亂也在位貪殘莫自知過江漢之南構
禍生亂民不聊其生焉故大東東國傷不均也四月
南國傷亂廹矣豈周之衰楚最先叛擅淫名盡漢陽
諸姬爲四月之由作歟　原解曰朱子改此詩爲遭
亂自傷之辭非也爲若遭亂者自傷以刺王也讀此

詩者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妖札
之象何必斥王乃謂爲刺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
刺義曉然
一章四月建巳時維初夏六月以往暑氣尤盛虐政煩
酷何以異此先祖於我一氣相關匪同他人胡寧秉
我而不顧也　二章秋日凄凄然百草俱病蕭條之景
尤難爲懷當此離亂舉世皆病何所適歸乎　三章時
維冬日烈烈苦寒發發飄風肅殺尤慘民莫不善我
何爲獨遭此害乎　四章山有嘉卉維栗維梅皆卉木
之美者猶亂世未嘗無君子今爲殘賊小人所擯棄

上無奠王煬竈蔽明莫有能知其罪過者矣　五章相
彼泉水有時濁亦有時清乃世道昏亂則永無清明
之期我構遇禍亂何時能善乎　六章滔滔下流江漢
之水本無情也在南國襟帶包絡以爲紀綱焉今我
盡力勞瘁仕爲王臣區區微忠棄而不有是流水之
不若也　七章我生非鶉也非鳶也若鶉鳶則將翰飛
戾天而去矣我生非鱣也非鮪也若鱣鮪則將潛逃
于淵而隱矣今何往而得免耶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深山窮谷草衣木食此亦天亦淵也身將隱矣焉用
文之其作此歌惟以訴哀傷之情而已

原解曰朱子改小旻至此章爲小旻之什豐川氏曰
古者彙篇爲什大約取其篇之可卷又爲其世代之
相宜如十五之類非必限定多少長短一律乃爲什
也今無論詩三百十五篇據通體而論本難以什限
卽十五國風篇之多寡不一雅之正變不齊頌之多
寡不一又將奚什故論詩者定什取其便于分代論
世又取其便後生頌讀爲當區區以竟定什而曰什
宜至此什宜止彼皆不免執泥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原解曰朱傳改為大夫行役而

作非也為行役者之言以刺王耳說見孟子
詩繹曰北山刺不均也秉鈞者不均膴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譏議焉蒸四牡皇華之意索其盡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內外均勞逸也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私內勤外故士盡瘁而哀其病逮於幽王之朝匪直私之逸之豫之且從其後而誹議之外臣獨勤劬勞鞅掌靡不極已且慘慘畏譖愬焉悲夫
一章陟彼北山采杞而食勞苦飢餓甚矣念我偕偕然旅行之士子朝夕從事不得休息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於外而憂思父母也　二章溥天之下無處非王之土率土之濱無人非王之臣彼當事大夫為政不平使我從事獨賢勞也　三章四牡彭彭不休王事傍傍不已王嘉我之年未老貴我之力方壯脊旅方剛可以經營四方是以我獨賢勞耳　四章均為王臣有燕燕然安居休息者有盡瘁以從事邦國者有休息偃卧在牀者有奔走不已于行者　五章有深居不問他人叫號者有慘然劬病勞苦者有棲遲于家偃仰得意者有為王事牽持鞅掌失容者　六章有湛樂飲酒為驩者有慘慘畏不免於罪者有出入優游閒談

風議者有諸務交責無事不為者役使不均如此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原傳曰朱傳改為行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步車為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於困憊

不前誤國僨事所以可憂朱傳因篇次北山小明間改爲行役而作非也

一章 幯車者勿將大車乎車大而牛行遲祇揚塵自汙耳如小人無材君子誤爲推轂一據要津可憂多端追悔何及祇足自痛而已 二章 無將大車則塵起而昏冥矣小人誤爲汲引可憂百端强自排遣祇耿耿在鬱悶中不得出耳 三章 無將大車維塵雝蔽之彼小人誤爲吹噓爲憂將多尋思無及祇自增累耳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慼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誦其辭悽惋流涕雖敘行役之苦實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共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愼庶幾化憂思爲景福處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懲悔之意愈明若但以爲行役而作殊不盡作者之情

一章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其監憐我乎我行役西來遠至艽野自二月之朔至今寒暑載更我心之憂受毒極苦生逢亂世業已受職無可奈何惟念彼小心之

恭人至於淚落如雨豈不思歸畏刑網而不敢爾 二章 昔我之往舊歲方除何時言歸而歲已暮矣念我身獨事衆心憂而病不暇念彼恭人睠睠然長慮却顧心雖思歸畏譴怒而不敢也 三章 昔我以春和往不知何時可還政事迫蹙歲將暮而蕭菽可采穫矣中心憂傷自貽此戚念彼恭人不敢安寧而起宿於外心雖思歸殊畏時政之反覆耳 四章 嗟爾在位君子生斯時也惟無常安居可乎靖淸恭敬爾之職位以正直之道自許鬼神默聽用吉祥與汝矣 五章 嗟爾君子其無常安息乎靖恭爾位惟正直之道是悅

鬼神歆聽自助爾以大福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原解曰幽王東遊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爲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於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之遊無復先王修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為刺

一章 鼓與鐘其聲將將淮之水其流湯湯王遠離西京為流連之樂我心憂傷念古之賢王溫恭小心眞善人君子思之信不能忘也　二章 鼓鐘喈喈然遠聞淮水湝湝然盛流樂不可極憂心為之悲傷念昔淑人君子以禮自持其德豈有回邪乎　三章 鼓鐘伐鼛坐見水落而三洲出為時久矣流連忘返憂心為之妯動思昔淑人君子好樂無荒其德豈有尤過乎　四章 樂所以昭德也今鼓鐘欽欽然音節可聽堂上鼓瑟鼓琴堂下吹笙擊磬音律和同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籥起舞皆不僭差樂則古樂而人非古人焉得無淑人君子之思乎

詩繹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於讒四海傷賦役傷亂皆傷夫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乃淫於樂而後農故鼓鐘楚茨信南山序謂思古道以諷焉而雅復之亂窮則反始樂必思初靡窮不通靡危不扶聖人惻但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夫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
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原解曰朱傳
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

作非也按詩辭莊嚴典則多贊頌語與下篇信南山
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
皆極陳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銜
恨於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古
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祭之詩則七月
亦周公燕饗之詩矣蓋農事國之根本祭國之大事
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
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疆理力
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盛
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

不才乃詠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
東遷九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
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勸民之主以戒成王
楚茨諸詩歷序古曾孫稼穡祭祀禮樂壽考福祿以
諷幽王詩書獻納正同今以爲公卿力田奉祀與雅
何涉雖降而爲豳風可也
一章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四郊荒蕪楚楚多
茨蔾我抽除其蕀此蕀茨之地在昔何爲者乎乃我
蓺種黍稷之田也昔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其稷
翼翼然整齊每秋收我倉既滿露積於外而爲庾者

維億之多也年豐民樂然後致力於神以爲酒食以
獻祭祀以迎尸入室拜而安之以勸尸食飽而侑之
以因祭而得大福也　二章王格有廟則助祭諸侯濟
濟蹌蹌然容之盛也絜爾牛羊之牲奉蒸嘗之祭或
剝其皮而烹飪之或陳肆其體而將進之迎牲之始
孝子使祝求神於廟內西主人待賓之所若先祖來
臨事死如生其禮甚明備也先祖是然臨之尸爲神
保食而饗之孝孫因以蒙慶先祖答以大福萬壽無
疆界也　三章諸臣有執爨者司鼎鑊以供炊煮踖踖
然恭敬不寧俎以載熟其牲體甚肥碩或燔肉或炙

肵從俎以獻也內而主婦莫莫淸靜爲二羞以薦豆品多而孔庶異姓助祭有賓客獻尸之後主人致福徧及合廟旅酬交錯而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時宜於是神保來格答以大福酢之以萬壽也四章

行禮旣久筋力甚瘁矣而式禮無失敬之至也故工祝致神意以嘏辭告孝孫拜神所予黍稷牢肉往賚之辭曰苾芬馨香汝之孝祀也神嗜爾之飲食明爾以百福如先幾焉如程式焉其應不爽也爾祭旣整齊旣嚴肅旣匡正旣戒敕永錫爾以百福之聚時萬時億之多也五章

禮儀既備祀事終尸將起矣戒鐘鼓

以送之孝孫出往堂下西向之位工祝傳神意告利成於孝孫尋廟之神皆醉皇尸則起所戒鐘鼓奏肆夏以送尸而神保遂歸矣膳夫乃徹去諸饌君婦乃徹籩豆皆敏疾共事無異行禮之初旣歸賓客之俎而同姓之諸父兄弟皆留宴於寢以盡其私恩焉六章

燕聚於廟後之寢則在廟之樂皆入奏於寢以安爾孝孫方來之福蓋骨肉無間則福祿永保故爾殽旣進諸父兄弟無有怨者皆懽慶醉飽大小長幼同稽首祝曰神嗜爾飲食旣使君壽考矣而君祭祀甚順禮甚得時有志有物將使爾子又子孫又孫勿廢廟祀而引長之也

詩繹曰楚茨刺也政煩賦重饑饉喪亂民流亡而田卒汙萊有楚茨焉詩人感抽棘而傷之曰夫斯楚楚者茨也棘也猶言抽之荒久矣夫昔何爲者也我嘗埶黍若稷者也黍稷與與翼翼者也倉盈庾億於是乎出饗祀妥侑於是乎生皇饗報慶於是乎在乃今楚茨棘哉篇中具言饗祀豐潔始終悉時之事終之曰夫斯耤耕而祀也維其盡也盡志盡物也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世世萬子孫勿替益引之可也今勿引而替至此哉於感今味永矣周公業起於農王政

務農雅之本也又旅酬亦饗也燕毛亦燕也楚茨作而前王燕饗惠下之道盡故繫之變雅之終

豐川氏曰據序乃刺幽王政煩賦重田卒荒萊饑饉流亡祭祀不饗而刺朱傳則改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作於今細味詩旨則本序之義以釋此詩凡述力農奉祀之勤恪正是處處述古之盛以慨今之不然卽詩旨意味長若如朱傳則譽公卿大夫之力農豐祀語語涉諛述神保之傳神意大小之稽首致祝言言屬諛不惟與人心世教無關卽其滿篇非佞卽諛開後世浮誕諂瀆之路亦覺

詩旨浮薄無味甚矣不應吾夫子刪詩存之不取義
味深長可爲勸戒之詩而取浮譽不情義味淺薄之
篇也故說詩斷以從序爲近聖人以詩教之旨

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
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
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序曰信彼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
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公
卿力田奉祭之詩非也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
以爲成王陋矣亦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於
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盡東南之地爲則
壤實自成王始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篇
公劉皆以農事輔導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王也雖
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孫謂國家也
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貍首之曾孫侯氏
春秋傳之曾孫蒯聵周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汝曾
孫諸侯百福自諸侯以下禮卑名小分輕不足舉矣
其曰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繼前篇自昔何爲之意
亦王者事詩凡四詠禹功豐水東注詠武王奕奕梁
山美宣王天命多辟美商王此篇諷幽王如以爲美

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舉率土而言也周
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
膏沃與疆理之功莫遠於南而極於北文王化行亦
止南國王制云東田大雅江漢云於疆於理至於南
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於海隅奄徐淮揚之土始歸
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如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

一章人言禹功信乎此終南之山禹所甸治也其下有
畇畇然開墾之原隰昔我周王奉宗廟爲曾孫者藉
千畝爲田以供御廩充祭祀田雖始於畿甸疆域有
乎四海周京據西北以至南國東土則壤成賦誰非

疆理之功歟　二章思昔曾孫時和年豐冬覩上天雲氣一色雨雪雰雰然盛也及春有霢霂之細雨土壤化爲膏澤優渥霑足而生我百穀其天時順序如此三章田畔之疆埸翼翼然齊整田中之黍稷彧彧然美盛收而斂之皆曾孫之穡以爲酒食以祭祀畀尸賓獲壽考萬年之福也　四章我民田百畝中有廬舍田畔種瓜瓜熟剝削淹漬以爲葅物雖微而民力普存獻之皇祖祝我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　五章祭以清潔之酒從以赤色之牡親執有鈴之刀啓其牲毛以告純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脂膏爇之以升臭也

六章以是烝而進之饗而獻之苾苾芬芬然馨香祀事之禮無不明備先祖皇然臨之工祝致告萬壽無疆也

詩繹曰楚茨美矣而重農功之義未著此伸之二篇言天祐皇福萬壽不一而足歆王也不知稼穡艱難不知小人之依亦罔或克壽周書戒之矣知非幽雅若受口祿者楚茨言絜牛羊此言騂牡楚茨言頎俎庶豆送尸巳而燕毛燕毛而大小稽首此言鸞刀啓毛皆王禮故序曰思古夫有所受之也

甫田之什

甫田四章章十句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原解曰

朱傳改此爲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首章傷今之意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諷上微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誦者罔覺所以爲主文而譎諫也

一章彼倬然公私章明之大田莫非王土王賦然田大而賦輕每歲百取十萬取千什一而稅上無橫征故我農人有陳積取以自養自古先公教民力田有此豐登今曾孫紹先勤民適彼南畝農人或耘草或耔苗黍稷薿然茂盛於是即田閒止息烝進我農人俊秀者而慰勞之也　二章每歲秋成禮有報賽以我明

潔之粢盛與純色之犧羊祭土神之社及司四方之
神不自歸美而云我田之臧皆諸神賜農人之福也
每歲春耕禮有祈年奏琴瑟擊土鼓以迎始教農之
田祖亦不自爲惟求甘和之雨助我黍稷以養我士
女而已　三章及夏而耘曾孫親來田所農夫婦子餉
耘農官至見而喜曾孫攘却從者親嘗饁之旨否觀
田中之禾皆已易治竟畝如一終當美善富有曾孫
不怒而農夫克敏無事督責也　四章及其秋收公私
遠近之入孰非曾孫之利在田未刈者民之稼皆曾
孫之稼也密如屋茨高如屋梁在外未入倉者民之

庾皆曾孫之庾也如水中之坻如高丘之京其斂而
納之室也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以載之凡茲黍稷
稻粱莫非農夫之慶而敢忘曾孫乎願方社田祖報
之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不能自存焉　原解曰朱
傳改此爲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
與而詩以答之乎毛公矜寡之說正詩人刺王之意
見第三章幽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蠶食漸
迫豐鎬不數年而宗廟化爲黍離此大田諸詩所由
作也哿矣富人哀此矜寡是謂不能自存焉爾
一章維此大田也田大則稼多稼多則種多故於今歲

之冬預備來歲之種預戒來歲之事又戒其所用之
器二者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播
其百穀苗之生者庭直碩大順曾孫之心也　二章苗
舉秀而既方匪甲成而既阜實堅而既滿形美而既
好無不實之稂無野草之莠又去其食心之螟食葉
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害我田之苗田祖有神
秉持四蟲付之炎火也　三章天渰然作雲其雲萋萋
興然降雨其雨徐徐願我小民誠能格天惟天眷曾
孫而雨公田因便及我私田使公私遝遝無不豐登
彼有不及刈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穗穧彼有遺棄

之禾把此有滯穗之遺穗使無告之寡婦拾取以爲
利也　四章曾孫來省斂農夫婦子適來饁饟田官至
而喜也民事既成曾孫來報賽四方之神致精意之
享以其方色之牲或騂或黑與黍稷爲粢盛以享祀
四方之神而介致景大之福也
豐川氏曰介之訓致覗諸訓大爲妥蓋景既訓大介
又以大訓不惟意複亦與報之旨不親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
講武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按各章首二句慨然
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
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
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
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寖衰久曠盛典宣王中
興復古詩人有攻車之頌幽王嗣服荒於酒色嫡庶
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
人觀洛水而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以周京
密邇西戎故諷之以作六師慮其有夷狄之禍也保
家室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
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
諷以罰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
華而旨悴畏禍意深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嗟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興也變而之雅周

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當自得之
一章自我先王營洛邑以朝諸侯瞻彼洛水泱泱然深
廣猶夫故也思昔君子至止萬方之玉帛以奉天子
一人之慶賞以序百辟福祿之盛如茅茨之積也天
子躬擐甲冑服其韎韐赤色奭然以振作六師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也　二章瞻彼洛矣維見
其水之泱泱今猶故也思昔君子至止七校星列武
備森嚴佩刀盛以鞞鞞上飾琫鞞下飾珌御戎服以
講武萬年之久折衝禦侮而保其家室也　三章瞻彼
洛矣其水泱泱寧自今矣思昔君子至止福祿攸同

馭富馭貴操之一人萬年之久懷綏方國而保其家
邦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朱子改北山至此十篇為北山之什）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
則讒諂並進棄賢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原解曰朱
傳改此為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洛矣非也按
序謂勳舊子弟賢而王不能用耳昔者周公之訓曰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子孫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周
道也幽王之世女謁內煽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耆
舊如家父芮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子孫
或有為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福慶
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奪功臣之祿棄賢者
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以穀其子孫而諷王所
用之非人也裳常棣其華同蕚故比兄弟世族非親
非族鮮有以常棣比者其花先葉首章言葉湑則華
落矣故為有賢無譽處之比華色白次言芸黃則色
變矣故為有文章無福慶之比三言或黃或白華有
存者故為有車馬無祿位之比世族彫謝所以謂之
棄類絕世也

（一章）裳裳然並蒂之花其葉湑然潤澤則花落盡矣世
族零替何以異此我見之子喜其象賢而心為輸寫
夫能使人心輸則其享譽樂而處爵位宜矣（二章）裳

裳者華芸然色黃將落之漸矣我見之子文章英華
無忝世胄既有文章則宜承祚襲爵有福慶矣（三章）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色半改矣我見之子乘其四馬
皆駱六轡為御鮮澤而沃若猶然世家之儀從也
（四章）其先君子功在先朝才全德備左之則無不宜右
之則無不有朝廷賴以夾輔生民藉以維持惟其有
功德是以積厚慶長子孫似之而克肖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幽王沉湎於酒比暱羣小上下之間無復禮儀故詩人刺之桑扈小鳥一名竊脂爲貪饕無行之比然其羽毛猶有文章可覩人而無禮儀則穿窬不如桑扈言喪失扈從也　一章交交然羣飛之桑扈猶有鶯然文彩之羽可以人而不如烏乎君子爲禮法之宗上下相悅和而有禮則受天之祜矣　二章交交桑扈有鶯然之領君子於

上下之交有禮以相樂則萬邦自爲之屏蔽矣　三章萬邦爲屏以蔽之爲翰以輔之百辟諸侯皆以天子爲憲稟奉王章敬愼之致福也豈不自斂戢豈不自畏難其受福豈不多乎不然欲人屏翰爲憲何可得也　四章兕觥爲觥以戒爭也其形觩曲以訓恭也旣飲旨酒當思柔順惟酒亂性惟酒喪儀君臣燕會匪有傲慢則禮法立體統尊不求福而福來求矣

豐川詩說卷之十五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六

小雅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諸侯答桑扈非也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於萬物取之不傷其類用之

不過其節飛鳥不喪羣廐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鳥亂於上剝膚取之而刈菅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託鳥獸以比也所云交於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鴦交匹之鳥飛棲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爲比於飛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廐馬摧秣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廐馬不妄費爲盛世之飛鳥猶得所而況於民乎萬年福祿頌古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故

以爲刺
一章鴛鴦交鳥也飛而自適設畢羅以待之不忍掩捕
恐離其偶也君子仁恩及於飛鳥其萬年享此福祿
不亦宜乎　二章鴛鴦在魚梁之上戢左翼以相依天
全性得皆畢羅之所留也仁愛如君子萬年遐福宜
矣　三章天閑之馬宜其飼之厚也今其在廄無事則
摧之以芻有事乃秣之以粟制用有節愛養有方君
子萬年享四海之奉而福祿養之宜矣　四章乘馬在
廄或秣之或摧之節用則用恒足惜祿則福方來君
子萬年福祿綏安之宜矣

原解曰按風雅之序皆始於治中於亂終於思治故
風終豳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漢常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
爲燕兄弟親戚之詩非也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曰
與羣小酣於酒親族疏遠無由得剴其忠文武盛世
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
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飮不休故詩人借飮
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勤以危言曰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飮亡國

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
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一章禮燕服皮弁弁頍然而覆首者何人乎王有旨酒
有嘉殽此戴弁者豈異人乎乃同姓之兄弟匪他也
如蔦蘿施於松栢無松栢是無蔦蘿兄弟依王何以
異此今不見王所憂甚大非爲飮食也儻得相見相
與酬酢則忠言上達而我心庶幾悅懌矣　二章有頍
者弁實維何期爾有旨酒又有嘉殽此戴弁者匪他
人乃兄弟也如蔦蘿與松栢相依爲命今不見王憂
心怲怲儻既見而効其忠悃庶幾王能改圖爲善耳

三章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旨殽多此戴弁者皆兄
弟甥舅情相關也今危亡已見如天將雨雪有細飛
之霰先集則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維怡然宴
樂長夜之歡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

車舝五章章六句

間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
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燕樂其新婚之詩非也
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得入其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非房中之豔曲也是時褒
姒專寵忠諫無路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
東門之池思淑姬也車舝以比民勞無好友無令德
以諷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翟雉善雊曰
鷮平林集鷮褒姒淫寵之比無旨酒無嘉殽宮中沉
湎之比高岡柞薪淫女據宮中之比高山景行淑女
母儀天下之比　詩繹曰褒姒說巧王惑之大夫念
不能得之王思得淑女配王移其心焉蓋王心蠱矣
卽有目言格論終莫之能入思戀淑女卽所嗜移之
庶有瘳乎有於巷自牖心矣至集傳以爲樂新婚之
詩親迎者自作若然當入風非雅矣又風斯下矣

一章間關然艱難行歷者車之舝也民之勞頓何以異
此今思變好之少女駕此車往迎非饑非渴望其德
音來會而心如饑渴也雖無好友爲配但得賢女勸
相亦用燕安而喜樂矣　二章依然茂盛之平林有善
鳴之鷮宮壼之內豈可以處淫人乎惟彼及時之碩
女以令德來教誨是用宴安譽悅愛爾未有厭射也
三章令者之樂沈酣歌舞而已若得碩女雖無旨酒飲
亦樂也雖無嘉殽食亦樂也雖無德配汝樂汝之有
德亦歌舞也　四章男女判合如彼析薪柞爲惡木秪
可爲薪而生彼高岡其葉湑然豔妻方煽猶是也惟

彼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覯之易柞薪而爲良木心憂
亦傾寫矣　五章　山高則可仰若彼嶕嶢有娰爲山矣
大道則可行若彼邪徑不可爲道矣況微賤之女可
母儀天下乎碩女令德可仰可行必也備法駕以親
迎用見以新婚而[illegible]舊特斯慰安我心耳

青蠅三章章四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一章　營營然往來徵逐之青蠅貪味遺毒無不朽敗讒
人何異於此今止于樊籬將伺隙入几席也苟遇英
斷之主自畏而遠去君子豈弟何以防奸其必勿信
讒言可乎　二章　營營然青蠅止於棘棘所以爲防而
讒人窺伺乎外機詐叵測煽惑人心而四國受交亂
之害矣　三章　營營青蠅止於榛榛可以贄而有讒人
附入其內陰險不測將間離我君臣成搆結之禍矣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衛武公飲酒悔過
而作非也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宜與
衛風淇澳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昔康叔封
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揚祖訓欲
幽王念武王思周公而孔子删詩存此與書存酒誥

正同所以爲雅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即幽之時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諷諫之義也

一章 古人射則飲酒賓初即席左右成序籩豆齊楚殽在豆核在籩陳設維旅酒既和美飲者甚齊鍾鼓既懸於越宿賓主舉酬於將射爵行往來逸逸有序乃抗大侯張弓矢射夫比耦呈獻發矢之功各思中的以飲同耦此燕射飲酒有禮也

二章 古人祭祀用酒方其祭也執籥以舞有笙有鼓樂既和奏進而樂乎烈祖樂與百禮合作大禮有壬小禮有林烈祖感格錫以純嘏也主人受嘏則旅酬交錯同姓子孫湛然

和樂各奏勸酬之能異姓賓客手自斟酒其子弟入而更酌康和之爵互相勸酬以助時祭此祭祀飲酒有禮也

三章 今人飲酒則不然初筵温温謙恭未醉之威儀反反抑顔既醉則幡幡輕數矣離坐遷徙頻數起舞僊僊然軒舉未醉猶抑抑謹愼既醉則怭怭媟慢是曰既醉矣焉知秩序乎

四章 賓既醉矣長號讙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傾是曰既醉不知愆郵矣俄側其在首之弁屢舞傞傞不止醉至於此退則與燕者共幸不退則敵爭招禍是謂伐德耳飲酒所以甚善唯其有令儀今若此其何能善乎

五章 凡此飲酒有醉者或有未醉者立之監以正其禮立之史以記其過彼醉者醉矣使不醉者視醉之狀以自耻勿從醉者之所謂勿使昏然如醉者之大慢也不當言者勿言不可由者勿語醉而妄言罰使出童羖羖豈有童顛倒錯亂亦惟酒之故飲至三爵已無知識矣況敢更多乎監史以此爲訓明者以醉爲鑒庶乎知儆耳 原解曰天子諸侯選士而射謂之大射賓客燕飲而射謂之賓射亦謂之燕射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本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序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爾此類朱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惟此蓋既云在鎬則雖謂之思武王也不亦可乎

一章 水深則魚樂今魚何在方在藻中水淺故見藻魚困淺水露其頒然之大首生民窮蹙何以異此王今

何在方在鎬京豈樂飲酒民既困矣君能獨樂乎今
之在鎬京者非昔之在鎬京者矣・二章魚在在藻見
其莘然長尾民生日蹙何異此而王方在鎬京飲酒
樂豈昔之在鎬者其然乎　三章魚之在藻猶水中也
今依於其蒲蒲生岸邊依蒲則水愈淺生愈蹙矣王
今在鎬那然安居容知民之失所乎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
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天子荅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
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
雅之變也如朱傳正變淆亂矣菽荚霍霍之言護也
故大山宮小山霍爲諸侯藩王室之比泉水毖流則
安觱沸者陵暴之比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
芹言勤也勤王之比赤芾在股不蔽其足也邪幅在
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度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
薪非棟階之材也蓬蓬葉亂比無禮也楊木輕舟浮
維之以纚比流離則維持之以道也各章議古諷今
天子所與共奠天下惟諸侯先王爲侑饗以賓之爲
朝覲以會之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屏翰固而

天子尊故首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
之儀三章思來朝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
章思昔人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
亦憤懣不平無勤王之忠爲褒后一笑而舉烽火戲
諸侯末年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西周遂亡詩人先見
故序謂見微思古也　詩繹曰采菽規賓侯也王侮
慢徵會諸侯而無信詩人賦明王賓諸侯錫命燕饗
之盛咸焉曰昔者明王之不敢遺諸侯也挨而予之
福祿膍之宴及其左右優焉游焉惟不侮序賓也德
之盛也古之君子於語也道古無迫心故不迫其言

詩教也夫

一章 菽可爲羨藿采之而盛以筐筥猶不敢褻也思昔先王之世諸侯來朝則有錫予錫予維何路車四馬猶以爲微而又以玄𧙗之袞黼斧之裳加賜也 二章 觱沸然噴沸正出之檻泉非安流也水激則物不生言采其芹芹芹可得乎思昔諸侯來朝旂旐於車淠淠然飛動四馬有鸞嘒嘒然淸和見騤騤之馬則知君子之駕至矣 三章 朝服有赤芾芾在其股足有行縢邪東其下芾不掩脛豈𦔮紳委佩之度乎思昔諸侯晉接不敢紓緩爲天子所嘉予故天子錫命之福祿重申之也 四章 柞之爲木非莊苒之材其葉蓬蓬繁亂人臣倣僻衺儀亦猶是也有和樂之君子作屏王家鎭安天子之邦明良際會萬福攸同下逮從行之左右亦便便習禮辨事相率以從也 五章 楊木爲舟汎汎飄流大縄繫之猶恐不固先王以恩信親萬國樂只君子天子度其忠貞爾祿厚其錫予皆優游悅喜戾止王庭不繫而自固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日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按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爲刺騂赤色形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觸也以比不睦弓屈疆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

一章 騂騂然色赤之角弓其未張也翩然反而外向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兄弟婚姻親則附而疎則離亦猶此也豈可使之相遠而不相附乎 二章 王踈薄親族故親族亦薄之王以此教之人焉得不傚之 三章 兄弟之中亦有令善而賢者王雖偷薄彼綽綽有餘自處常厚也其不善者傚王之薄亦以薄報之交相爲瘉耳 四章 不善之兄弟亦不足校盍人情兩相怨望此執一偏彼亦執一偏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讓遂至亡身愚者任情不通方類此亦可原也 五章 相彼老馬必盡其力老猶憐之所以有敝帷

之思況父兄衰頽王不加憂恤是老馬而反視爲駒也曾不顧後日老亦將至耶老者之欲不難償如食則宜飽而已如酌則多取而已所費幾何而王吝於施乎

六章 王勿聽讒讒人心本薄王以薄信之猶教猱升木也猱之升木何待於教讒言所以日至而九族所以日離矣然骨肉之情聯屬亦易如泥塗之中附以泥塗本相合也惟上之君子有婣睦之美道以貴下賤則賤者自喜於上附矣何胥遠之有

七章 雨雪瀌瀌其盛矣然而見日則消明主有親睦之誼則九族之疑滯盡釋今王恩禮不肯下遺而居之不疑

屢見驕亢而已

八章 雨雪雖浮見晛則流今王不能消九族之怨殘忍刻薄如蠻髦之無親衆叛親離我是以用憂焉爾

菀柳三章章六句 朱傳以桑扈至此爲桑扈之什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原解曰楊之番者柳槀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西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盖頹敗喪亡之比

一章 有菀然茂盛之柳豈不庶幾就以休息猶王者覆冒天下人豈不樂求庇但上帝方甚舞蹈勿自暱就之可也使我朝往以求安靖後將責我窮極雖欲休息不可得也

二章 有菀者柳不尚可憩止乎上帝甚蹈厲無自受其病可也使我往求安靖後將責我過邁雖欲憩止不可得矣

三章 鳥之高飛且傅於天而不肯下況人心恣縱何所不至我今朝王焉能自靖

徒取凶禍爲世所矜憐而已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悅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
何盱矣
序曰都人士詩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
人也　原解曰朱傳改為亂離之後人不復見古時
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章
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於衣服王京八方人
萃習尚易雜明主端好素履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
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

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袪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
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好
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焉可無
此篇所以存都人士也
一章 王都為四方之極章服為齊民之要思昔周京人
士狐裘黃黃然禮法之服也容止有常言不妄出舉
動歸於忠信四方之民誰不瞻望之　二章 彼都人士
戴於首者以臺草為笠撮髮以緇布小冠從其儉也
彼貴家君子之女在昔之髮綢密順直如其髮而止
無增飾也今不得見我心為之不悅焉　三章 彼都人
士冠旁充耳用美石為塡以實之從古制也彼君子
女淑愼守禮是謂尹氏吉氏閑家教也今不得見我
心為之苑積鬱結焉　四章 男子服飾垂腰彼都人士
腰帶厲然下垂服有常也婦人容飾重首彼君子女
髮鬢卷然如蠆容有制也苟今得見之願從之行矣
五章 思昔人士之帶非矯飾而垂也帶自有餘耳君子
女之髮非脩飾而卷也髮自揚起耳今士好奇服女
好冶容大雅之風不可見矣云何不盱目而望乎
豐川氏曰章內止言其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
雅道足為四方取正初無侈陳都邑之盛人物儀容

之美之意以此益見本序之確切自較朱傳為勝而
今之學者則往往舍序而從傳無亦於經文未細咀
其意旨耶
采綠四章章四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原解曰朱傳改為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

人不以道詩人托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婚三月不從征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耳綠與藍色也爲女子事人之比綠其草溢屬可滌笄櫛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絍時也

一章 綠可以洗滌采之終朝不盈一匊心有所思也念予久廢膏沐髮曲局而不理今且歸沐誰適爲容耶

二章 藍可以染采之終朝不滿襜襜心不專也五月刈藍之子期以五月之日歸今六月之日矣尚不至耶

三章 之子在外何所事其狩耶狩必以弓誰爲韔其弓其釣耶釣必以繩誰爲綸其繩獨居無侶同也

四章 射爲男子之事釣則婦人可與綸繩而釣得魚維何魴耶鱮耶聊得觀者庶免孤寂耳

黍苗五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流泉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潤澤天下卿士不能述召伯之職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征淮二役追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一章 民所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芃芃然盛天有陰雨以膏澤之是黍苗之幸也猶南行之師道里悠遠賴有明主擇賢帥如召伯者撫循之雖勞不怨也

二章 方其南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挽輦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

三章 方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車之御我伍旅之師我伍卒之旅是行也淮夷功成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

四章 肅肅整齊之謝功城廓宮室召伯營之烈烈然武勇之征師經營疆理召伯成之

五章 謝邑既成徹田峙糧江淮既定疆理來極土地治而高原下隰無不平也水利脩而流泉灌溉無不清也召伯一一有成功宣王之心安矣今日君臣寧有此耶　原解曰召穆公營謝見大雅

崧高篇平淮夷見大雅江漢篇士治曰平水治曰淸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原解曰朱傳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何

不以此詩爲思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宛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比桑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隰比賢者處側陋也

一章桑之爲木可資以衣今生於下隰其桑條阿然其葉甚難然君子處窮約英華發越何以異此苟得見之其樂如何乎　二章隰桑有阿其葉沃然而光澤君子在野亦猶是也我得見之如何不樂乎　三章隰桑有阿其葉幽然而色黯既見君子則仁賢在位名譽播宣而德音甚堅固矣　四章我心誠愛慕君子但山林朝市遐遠不得而相告語此情惟有中心藏之相見無日何能忘之乎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序曰白華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申后被黜而作猶以小弁爲宜臼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言以刺幽王耳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弁之親愛胡爲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托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言約而該矣朱傳謂幽后字誤

亦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潔淸共承先祀
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鍾風聲也鶖鶴嫡妾
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也皆所以比
一章 茅生淸潔其莖爲菅其秀爲白華采其華菅則以
其葉束之夫婦並體相依猶此也王乃遠我使之孤
獨草菅之不若矣 二章 菅茅柔靭耐旱白雲無心英
英之氣降而爲露尚能及彼菅茅我以天運艱難適
遭其窮反不如茅之被露於白雲也 三章 水之滮池
流而爲池背陽向北是寒凉之水也下有稻田尚蒙
浸灌王澤不下流使我咏歌傷懷而不忘也 四章 桑

衣所自出今樵以爲薪仰給烘燎之煁材美而賤用
之嫡妻見棄何以異此維彼碩人使我念之而心勞
也 五章 宮中擊鍾則聲聞於外閨壼失德天下將無
倣尤乎念此憂心懆懆而王視我邁邁不顧雖欲救
正不可得已 六章 鶖與鶴皆水鳥然鶖之汙非鶴比
也今鶖在梁得魚而鶴乃放棄山林失所甚矣王之
爲此實勞我心也 七章 鴛鴦匹鳥也求魚在梁則戢
左翼以相依物猶如此王之不善夫婦之間二三其
德禽鳥不如矣 八章 王之升車必以乘石踐蹈之而
已然石扁則履者亦卑嬖妾微賤何以異此今王遠

我而進彼所以使我病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黃鳥止於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飮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於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飮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於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飮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曰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
肯飮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

微賤勞苦者作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愚按行
有後車能飮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必謂序言褊狹無
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
不可盡言序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怨而自托
於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於人黃鳥睍睆應節趣時
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
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緜蠻二字爲鳥聲直貫
全篇尤不協文理
一章 緜蠻然哀鳴之黃鳥止於丘之阿夫鳥棲求木何
爲止於土丘之曲乎倦飛欲息不暇擇處也今我旣

涉遠道勞苦所望有力者援引念其饑渴而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者以有餘之後車一載之耳

二章 緜蠻然黃鳥止於丘之角倦恁求安也以我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而飲食教誨之以後車載之而已

三章 綿蠻黃鳥止於丘之側勞極思休也以我卑賤之分豈辭奔走但畏力盡不能至庶幾有力者一存恤而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聖賢親賢好士日與賓客嘉貨接慇勤之驩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宫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於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托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兎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而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乃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不可讀矣

一章 幡幡然其瓠之葉物雖至微采之亨之亦可以薦君子有酒何必牲牢即瓠葉以爲蔬而酌酒以嘗情眞事簡豈厭其薄也

二章 有兎斯首雖非盛饌炮其毛燔其肉以爲殽而以酌酒亦可獻賓何況於牲牢之備也

三章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而酢主人亦可矣

四章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而酬賓客亦可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

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
豈删定之義漸石危險之比周京在西荆舒在東故
曰悠遠豕烝涉波東南江海之象豕江猶易中孚所
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
蹢風徵也月離畢雨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八星形
如有柄小網故曰罕主邊兵亦謂雨師月陰精主水
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以役
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下
三章悽愴哀颯亡國之音也

一章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經歷跋涉維其勞
矣我輩將士自西東征以勞在外無朝夕之暇矣
二章 漸漸之石卒然崔巍山川悠遠孤軍深入敵境武
人東征陷沒而不暇復出矣　三章 東南江海卑濕有
豕魚白腹蹢躅涉波則風將至矣仰觀天象月次於
畢陰主遇雨師則雨又將滂沱矣武人東征遭此天
時遑及他事乎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君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君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陵苕一名凌霄蔓生
附木其花赤周所尚色也花將落則變而黃以為周
亡之比
一章 陵苕之華生附喬木君子倚賴王室猶此花色本
赤而今芸然其黃將落之候矣心之憂矣生計日促
但惟有哀傷爾　二章 苕之華零落已盡祇見青青之
葉早知我生如此何如不生之為愈也　三章 觀諸陸
產牝羊無孕見墳然之大首而已觀諸水族罶中水

靜見三星之影而已山童澤竭閭里蕭條人民饑餓
得食亦可矣安望其飽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按朱傳都人士以下至此十篇為都人士之什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焉
原解曰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

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爲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并然若朱傳紛紛則錯亂矣天地間物之至微易生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若華色赤周所尚也玄黃赤之變也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坤之上六地道窮也小雅始於咸亨終於道窮故詩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

一章天地生物莫微於草無草不黃則閉塞之秋矣民生今之世無一日不奔走道路無一人不將送徃來

以經營四方者亂離極矣

二章草黃未已也腐爛則色變而爲玄今生征夫無一人不葬其室家鰥居於外者哀哉獨非人民乎

三章虎耶兕耶則曠野已爾我征夫乃人也有室有家何乃使之久役在外朝夕不暇乎

四章芃然而大尾者狐也率彼幽草之中尚得止息征夫乘無幨之棧車行彼周道曾狐之不若矣

豐川詩說卷之十六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七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illegible] 謹
黃岡門人靖道謨誠合
咸寧門人羅宗彥素臣 同校

大雅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序曰文王受命作商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刪定以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主和大雅多言君德弼直作敬故小雅未遠於風而大雅寖近於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盛衰並爲聲音而已朱子於鹿鳴以下改爲樂歌於文王等篇無以易之而國語以文王大明

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樂歌則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見之樂則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爲通用之歌矣

一章 我周一代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其神赫然臨之在上於哉昭明於天周自后稷以來舊爲侯邦其受天命新自文王始今子孫奄有天下周道豈不光顯乎天命豈不及時乎文王之神一陟一降今在上帝左右後王不可不念也

二章 亹亹然純一之文王其令問不已功德敷施始造周邦維孫與子並受其福宗子支庶百世世相承凡爲周臣士者亦莫不光顯世世同休皆文王所陳錫也

三章 周之臣士傳世豈不光顯乎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猷翼翼忠敬美哉諸臣生此文王之國文王之國能生此諸臣宜忠効力實爲楨幹濟濟多士是文王所托重恃力而獲安寧者也世顯不亦宜乎

四章 文王至德淵微穆穆然深遠無迹可窺於哉緝續熙明主於敬而已是以大哉天命畀文王以商家之子孫彼其附麗之衆何止十萬上帝既命文王皆於我周臣服矣

五章 商之孫子侯服於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殷之臣士

膚美敏疾者今皆奉祼獻於周京其奉祼者身服黼衣首猶殷冠彼何以至此王臣有忠藎之心者當念興之之故勿忘爾祖文王可也

六章 欲念爾祖在於修德修德在於敬天苟能長存敬畏合於天道即是自求多福昔殷未喪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於斯宜以爲鏡自知大命不易保矣

七章 天命不易爾勿自恣自用當宣布昭明傳訪義理商問名賢虞度殷興亡之故於天所以承天永命者自不敢怠矣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即所以法天萬邦自起而信之矣　原解曰先儒謂文王末

年受命稱王與謂周公殺管叔同謬今觀大雅諸詩
頌文德無以復加啻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
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
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
以獨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
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刪書首堯舜而刪詩首文
王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微
乎遠乎

豐川氏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未嘗不言鬼神而理則實而可信此孔子之獨取以

垂訓示後也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四語則天人既
未嘗不一貫而天遠人邇抑又昭然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
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原解曰

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父子相
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
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
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而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
不王天與固讓所以謂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
豈能終辭此周有天下無驟致而序言精確矣

豐川氏曰大明凡八章而五言天兩言帝四言命一
言多福一言作合一言保右不幾類於援天恃命如
商受我生有命在天之旨耶然言天也則曰赫赫曰
難忱言文王也則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厥德不回

以是天命集而受方國天作之合篤生武王於以成燮伐之弘功奏會朝清明之偉績則言天言帝之數正是言天道之赫赫言命之反覆正是明德乃基福之本根益即頌述文王得天昌命之中而凜凜乎示以天人相通靡常難恃之戒其以視班彪王命論其旨淵味永益天壤懸隔不啻也讀詩者必達於斯旨庶幾可悟聖人刪詩存教之義又此詩吾夫子斷歸大雅且以冠端並可於此識詩道大雅之元音正自有在彼李太白詞章伎倆輒自謂爲大雅之作眞坐井觀天之見爾

章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在下者君德有善惡明明不可掩在上者天命有去留赫赫至可畏天意難信王業艱難可不慎乎紂所居天位也又殷嫡嗣也乃使之不得挾有四方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　二章我周受天之命始於文王文王父王季而母太任也昔摯國有仲女姓任者當殷商時來嫁我周作嬪婦於周京與我王季爲德之配是爲太任有妊而生我文王焉　三章維此文王小心　愼密翼翼恭敬昭事上帝遂來多福惟其德不回邪是以受享四方之國此文王明明在下而天命赫赫者也　四章我武王受命非偶也天視在下命集於周當文王初年天爲作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文王嘉禮初擧大邦莘國有女適應其求容非天意乎　五章大邦有女其德譬天之妹以禮文納幣定其吉祥文王親迎於渭水之涘造舟爲浮梁以通往來大婚之禮不其光顯乎　六章天命文王於周之京纘續世德維此莘國以其長女行歸於周而篤生我武王保安之佑助之錫命以燮和人心而伐大商孰非天意耶　七章當武王之伐商也殷商之衆其多如林陳於牧野莫有鬪志惟望我師來而興起告武王曰今日之上帝降臨殷人見休

臣附爾勿疑我而有二心也　八章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檀木之車煌煌然鮮明四馬皆赤身白腹之騵彭彭然強壯時太公望爲太師號尙父奮其武勇如鷹飛揚凉佐武王以肆伐大商甲子昧爽會戰之朝旦天氣清明氛祲盡銷此武王有明明之德而天有赫赫之命也

緜九章章六句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
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原解曰此詩詠太
王始遷岐山人心歸附以肇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
天命也　詩緝曰首章在豳二章相岐三章卜岐四
章豐岐五章六章七章作廟作室七章避狄能不忘
備而卒之興周八章則周之興由於四友之助蓋得
人斯得天也亦風王重人也　豐川氏曰此原文德
所由興由於太王遷岐而中間備歷艱難與夫備極
經營之象則俱於九章中一一繪出而終則結歸得
人爲肇造王業之本尤爲探本摘要蓋即敘述先德
中不惟見周世德之由來者本遠即規王正事之旨
亦宇宇見於言表此孔子編詩所由列此於大雅也
嗚呼知此詩之爲大雅愈可以悟詩道風雅之辨大
小之別矣
一章 我周王業成於文王肇於太王先世從來遠矣緜
緜然蔓引之瓜今碩然瓜矣而其近本初生則瓞殷

耳有瓞然後有瓜今歲有天下而民生始自豳土漆
沮古先公亶父居之民間土室如陶竈上爲覆蓋下
爲穴居因戎俗之陋未有宮室天造草昧如瓜之始
瓞耳　二章 古公亶父以戎俗不可苟安敏急圖事來
朝疾走其馬循西戎漆沮水滸至岐山之下與其太
妃姜女遂來相視居宇焉　三章 岐山之南地有周原
膴膴然肥美堇荼生此其苦如飴地美可知於是始
謀遷居以契火灼龜占之其繇由曰止也曰是也神
謀既同乃於周原築室焉　四章 迺慰安從遷之衆止
定其居迺有止於左者迺有止於右者而公宮居中

廼經其大畧廼理其溝塍廼遍治其野乃分授其田於是西幽漆沮之衆皆東往岐山遍知其經營之事矣 五章 民事既定乃召司空營建國邑乃召司徒董率徒役使之建立家室先以繩直其位乃束版載土以築垣墻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作廟翼翼整齊也 六章 其縮版以築取土盛於器陾陾然多也投土於版薨薨然聲衆也築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築成卸板再三削治馮馮然堅平也五版方丈爲堵百堵同時並起鼛鼓所以樂工工樂鼓不能止也 七章 廼立朝外之郭門曰臯門明遠在外伉然而高大廼立朝門之應門居中應治將然而嚴正廼立大社之冢土凡動大衆告此而後行非復昔日之荒陋矣 八章 古公避昆夷遷國而內不忘備雖不殄忘其慍怒而亦不隕絕其聘問外和而內戒王者馭戎之道也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柞棫之木拔然上竦無復荒蕪矣行道之路兌然開通無復險阻矣昆夷畏之而駾然逃竄惟有張喙喘息豈復如向之憑陵乎 九章 比及文王爲西伯而周道大興虞芮二國以爭田之訟質正求平文王以無言之化蹶然感動而其良心自生變慢攸而爲遜讓天下有此向風然文王盛德所致人知之矣至其所以化成天下者予謂有率下親上爲之疏附者焉予謂有相導前後爲之先後者焉予謂有喩德宣譽爲之奔走者焉予謂有武臣折衝爲之禦侮者焉雖本文王之聖亦必資賢者之助而況爲後王者乎

豐川氏曰讀緜九章儼然見周家積累深厚發祥之最遠是乃所謂王者受命而興其運世非無本而然也又以見文王壽考作人羣策羣力之畢收其又所謂王者之興雖曰得天之佑實得人之助也此之謂善揚祖德此之謂善示儀型詩至於此是乃大雅之

音

棫樸五章章四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

得其力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盛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兎罝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倦如大車御馬無不調其造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𣙗祭祀之材也禋歷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禋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章以人心爲本恒情愉恭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於雲物

物華莫美於金玉人工莫精於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物也

一章芃芃然茂盛之棫叢生樸樕析以爲薪積以爲𣙗供百祀之焚燎用得其材也濟濟然多士之辟王羣材薈蔚或左或右用無不宜如百體奉心志環向趨附也 二章濟濟辟王祭祀一舉諸臣或左或右奉璋以助祼獻凡此奉璋者峩峩英儁皆俊乂之髦士於禮度攸宜也此辟王祭祀得人也 三章淠然順涇水之舟衆徒共楫之人力齊則舟行矣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率一心如恐不及此行師得人也 四章倬然耶明之雲漢爲章於天亘古如斯周王壽考在位有丕顯之謨教育薰陶若此其遐遠也孰肯自甘暴棄而不振作者乎 五章追雕琢磨以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倂王砥礪羣英名器光寵何以異此聖心純一勉勉不倦總攬一世之英賢程材器使大綱小紀無不在聯屬中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序曰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盛德承祖考綦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雙[illegible]誤以詩中君子即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

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于福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書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父者厚非以此詩爲詠太王王季作也箋既之誤並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不易詩言志序即志也不違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啓如謂厥

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免於骨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福之比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豈弟者正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牲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堅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太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太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親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爾

一章　天旱草木萎稿瞻彼山足有榛與楛其生濟濟蓋山高基厚故麓承其潤子孫藉先澤何以異此豈弟無憂之君子仁孝承先不勞經營而垂拱似續其受祿於祖考也豈弟焉耳

二章　秬鬯圭瓚先世之故物也圭瓚瑟然堅密玉爲柄而金爲勺巨鬯之酒黃然流注於中有寶器則有嘉味盛德蒙福理亦同然故豈弟承先之君子祖考芘之而福祿攸降豈有意於

求福乎

三章　鳶之飛也戾極於天莫自知其飛也魚之躍也深入於淵莫自知其躍也有天淵之高深故有自得之魚鳶有久遠之世澤故有熙皞之民鳳豈弟無爲之君子從容鼓舞人心欣欣向化久道而不知豈不作人之遠乎

四章　清潔之酒既載騂色之牲既備以享祀於祖考君子豈弟之德感格有素以此祭祀因介而得大福也

五章　瑟然茂密之柞棫民資以爲薪槱用其材也君子有豈弟仁孝之德爲先祖所慰勞歆其德也

六章　莫莫然茂盛之葛與藟延施於條枚之上此葛藟自然之性也豈弟仁孝之君子

爲先祖所眷共求福何待回邪乎

思齊四章章六句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咏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實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葢人心之德主於敬而達於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憂彌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幃乎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乎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德效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眉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王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

一章思惟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太姜爲京室之孝婦此文王懿恭徽柔之性成於所生也至於太姒又能繼齊媚之美聲不妒忌而子孫衆多妻賢母聖和敬之風洋溢於閨門二南之化所託始矣　二章致敬於廟上順宗廟先公之心而罔有怨恨

罔有憂恫敬之至也致和於家而儀型嫡妻親睦九族調御家室而有慶成和仁之至也　三章家庭主和故在宮雝雝而巽順行禮主敬故在廟肅肅而儼恪此和敬之心雖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常若自臨人情倦怠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大亦不玷缺葢仁禮存心無入而不自得也　四章德盛化神本乎天性非待前聞古訓而式無不合非待忠言有諫而善無不入故豈弟作人壯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有造今雖文王徃矣雝肅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於人心士類開風與起而

成其名譽爲俊髦之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
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
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
一章 大矣上帝臨下之威赫然可畏察視四方求民安
定而已維此夏商二國其政失道于彼四方之國究
度安民之君而上帝猶未忍遽絕此二國也待之者

久而憎其長惡不悛乃始眷然西顧以此岐山之地
與周爲王者之宅也 二章 岐山林莽崎嶇太王初墾
其拔作之屏除之者乃魔木立死之菑與傾倒遮蔽
之翳也其修理平治者乃叢生爲灌之栵也其拓啓
開闢者乃河柳之檉與腫節之椐也其攘剔繁冗使
長者則飼蠶之檿桑與柘也惟上帝遷明德之君故
荒蕪串習始爲平夷之路天又立太姜贊助其胥宇
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 三章 上帝省觀岐山柞棫
拔然上竦松柏兑然開通煥乎一都會矣上帝以此
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太伯王季時天意

巳屬文王故太伯讓而王季立天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修德以篤周家之福慶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受天祿不失至于孫而奄有天下也四章王季處父子兄弟辭受之際心迹至難明也上帝若有尺寸使量度其心而慮無不當又為清貊其德音而人無非議故其德是非不爽而克明分別善惡而克類道德足以先人克長政教足以臨民而克君慈和愛人而克順上下相親而克比及文王之世其德猶在人心無有遺憾所以既受上帝之福延及子孫也五章上帝謂文王若曰天下之禍皆起於貪欲

惟爾無畔此援彼之心無內歆外羨之心雖處風波危險獨能脫然先登於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帝命之如此是以密人不恭敢逆大國不奉方伯之約侵阮國至於共地文王乃赫然整旅以按止密人徂共之衆以扶弱鋤強厚周家之福答天下仰望之心也六章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阮之兵既遏密人遂自阮疆出侵密王師據險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有敢陳師於我之陵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有敢飲水於我之泉者泉即我之池矣密人既平歸附日衆乃度新原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作新邑以為萬

邦之方向下民之歸往也七章上帝謂文王若曰予懷爾之明德人多修聲色惟爾純德穆穆不張聲色以著形迹人爭長諸夏躁擾變更惟爾總領諸侯不求雄長諸夏以生變革不識不知順天理自然之法則爾何忌何怨於人哉上帝又謂文王若曰詢訪爾寇讎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鉤援與爾臨衝之車以攻伐崇國之城爾喜怒奉天理豈可避讐而縱有罪耶八章文王之伐崇始未忍急攻也臨衝之車閑閑徐緩彼崇墉言言高大我師有執敵之生口訊問者連連相續不輕執也有殺其不降馘耳以

獻功者安安從容不輕馘也是類焉告其罪於天是禡焉暴其惡於神將以致其來附而四方聞之不敢玩侮矣及崇人怙終不服臨衝茀茀奮怒崇墉仡仡堅守乃擊伐之縱兵肆之斬絕其宗嗣忽滅其國土四方聞之誅當其罪無有違拂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禽獸昆蟲焉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囿囿靈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難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文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覩

成故序民始附善乎知文王也如徒以囿囿鐘鼓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執矣

豐川氏曰據序則謂爲民始附朱傳則謂民歸已久而京山獨改民歸已久之說從序始附夫謂序說其來已遠況義無謬戾不必以變古從已可也今乃但以始附與歸久斷是非離合夫朱必變民始附而謂爲民歸已久信未於變序矣然如不原序之爲古而但從民之始附歸久議是非離合卽安在謂爲民歸已久之必不可說是詩乎凡論詩以得聖人刪定之旨爲要區區執文義故事之本難臆斷者而斷爲必出於此不出於彼皆不免高叟之說詩也

一章 文王之臺靈異之臺也始經度之營謀之王心方遲回而衆民已攻作時未幾而功告成也經營之始王戒民勿亟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也　二章 臺下有囿亦靈異之囿也王在靈囿無論麀麌得所牝鹿亦馴伏濯濯然肥澤白鳥集而翯翯然潔白囿中有沼亦靈異之沼也王在靈沼於哉魚滿而自躍凡此品物之得所孰非王心之豫樂乎　三章 王時遊於辟廱有鍾鼓之樂植木爲虡橫板爲業業上畫采爲

牙其狀樅然懸大鼓之賁大鍾之鏞於哉倫序可聽此鼓鍾也於哉人文可樂此辟廱　五章 於倫哉此鼓鍾於樂哉此辟廱潛聽鼉鼓逢逢然和鳴矇瞍方奏樂事王之樂未終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斯萬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斯萬年不遐有佐

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原解曰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之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反覆揄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曰繼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故曰繼文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已

一章 我周以武定功然非尚武也武莫如周而下武者

亦維周自先代世有哲王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忠厚德其神在天而武王修德無忝先后克對於鎬京也　二章 武王所以配三后於鎬京者唯於先世文德作而求之也其修身立政常合天理天下心悅誠服非但一人一家信之而能成王者之大信也　三章 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土之人誰不取法所以然者惟其能孝思三后久而不忘故孝思之誠爲法於天下豈徒武功云乎　四章 天下信之式之則媚愛之矣所以媚愛此一人應而不違者無他惟以武王有孝先之順德耳則是武王能長言孝思昭哉其嗣先王之

服矣　五章 昭明之業在於今日者光被於來世足以上繼三后之迹於哉萬年之久大命永集受天之福矣　六章 受天之福則人必歸之四方諸侯莫不來賀於哉萬年之久不遠獲屏翰之佐乎

豐川氏曰下武之下說者多作大爲義自通蓋以宇宙之强莫强於德周之世德作求是謂不尚武而實爲大武故下武作大武亦順又或傳來竹簡漆書之剝訛亦未可知至京山以下訓下作不尚武功之義既與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之意協與傳放牛歸馬之旨符且於下世德作求孝思順德之意無不照映

有情況按本文取本義亦不煩他索而自明自當從京山爲長至如訓下作大或古訓已久或漆書剝磨之訛俱未可執爲孰是學詩要領不在此等處但從其義長文近者作解而不拘拘以先入之見爭長短則爲讀書者也又古於下武或作文武則於王配於京不協自不容擬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惟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訴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非也本頌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而已益
周道親親隆先繼述其事莫大乎文武文王繼先而

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
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
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
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曰繼
伐

一章文王有聲聞以其能遹述先德而發大之所以有
聲也述之以承前而求其安寧述之以啟後而觀其
成功前有可法後有可傳文王其君也哉　二章文王
無心立功惟受天命既伐崇國以討罪又作豐邑以
安民皆非得已也文王誠君也哉　三章其築豐也掘
淢中之土而因以爲城其作城也適與志合而不後
大非急於從己之欲以廣其都邑乃追述先人之事
而致來世之孝耳文王誠君也哉　四章文王之事濯
然明白無有曖昧其築豐也惟卑小之垣四方人心
自爾攸同倚仗以爲楨幹文王其君也哉　五章及我
武王繼之乃作鎬於豐之東豐水自西東流入渭注
河此昔大禹治水之績也西方於此攸同奉皇王以
爲君一統之業自是始定武王其君也哉　六章鎬京
既建乃作辟廱興學校偃武功以崇文教東西南北
無不心服武王其君也哉　七章維王宅鎬稽疑於上

龜兆貞吉王功乃成所以定丕基遺後人者非苟焉
而已也武王其君也哉　八章豐水之涯有白粟之芑
生焉人材長養猶之嘉穀武王豈不論才論官而仕
之百年之計在於樹人將以貽孫謀而燕安羽翼其
子也得賢裕後武王其君也哉

原解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辭朱子因詩中多稱
文武疑謂不足據夫文武之雅豈卽作於文武之時
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謚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原解曰舊本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朱傳改第三

章十句第四章八句今從之　自此至板凡十篇內
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民勞以下終篇之什皆變
雅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
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
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
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
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　原解曰此詩周公相成王制禮
樂推后稷配天叙其功德之隆見配饗之宜非祭祀
之樂歌樂歌則周頌思文也

一章　我周民始生實維姜嫄姜嫄生周民如何昔爲高
辛帝之妃禋祀高媒以祓除無子于時上帝降迹姜
嫄履其拇欣然感動於郊間所止之處載震有娠載
夙及期載生而產載育而養是我祖后稷所由出也

二章　姜嫄感帝武之祥彌滿十月首生后稷其易如達
不坼裂不破副無菑痛無戕害以顯靈異是蓋上帝
將欲粒我烝民故於姜嫄高媒之祀不敢安寧不肯
康享使無人道而居然生子也　三章　無人道生子駭
以爲不祥乃棄置隘巷之中牛羊過者以足拊字之
不踐踏也怪而移之平茂之林會有人來伐平林者
乃棄之寒冰之上有鳥以羽覆蓋而護之於是始知
其爲異兒也乃往收之鳥乃飛去后稷呱然而泣其
聲覃長訏大載滿道路經歷多難而神氣不損所謂
天授也　四章　方其爲孩提手足匍匐並行稍長岐嶷

然能行立既免乳就口自食遂爲種藝之事種大豆
之荏菽則旆旆然枝旗揚起種禾則穟穟然多穗種
麻麥則幪幪然茂密種瓜瓞則唪唪然多實蓋幼而
天性生知矣 五章 及其壯也堯命爲稷則輔相造化
之道教民耕稼先茀除豐茂之草後擇種之色黃而
茂生者種之方實而齊畝實苞而茂密實種而初播實褎
而遂長實發而生莖實秀而吐穗實堅而粒漸滿實
好而無蔄害實穎而穗垂實栗而不秕教民有功堯
乃即姜嫄母家之邰國封即以爲家室焉 六章 即既
封邰乃啓廟祀誕降嘉種耕助以供御廩有黑黍之

秬有一稃二米之秠有赤粱粟之穈有白粱粟之芑
徧種俱成刈穫棲畝肩任背負以歸爲粢盛酒醴周
之廟祀自此始矣 七章 有邰肇祀其禮如何嘉種既
歸納於臼以舂既舂矣揄米出臼簸揚其糠又蹂禾
取穀繼之米成而淅以水其聲叟叟烝以釜甑其氣
浮浮爲粢盛酒醴者備矣其將祭也載謀而禮無不
講載維而慮無不周敬之至也取蕭脂以焚之升臭
以祭宗廟取牡羊軷以祭行道之神內外之祀皆舉
矣取肉者火而燔之炙於火而烈之薦獻之物備矣
修今年之祀所以興起來年續嗣於不替也 八章

即今王業維新南郊之祀尊祖以配天盛菹醢於木
豆盛太羹於瓦登大饗貴質也馨香之氣方升上帝
即安饗之是何芳臭之薦誠得其時乎所以致居歆
者不在芳臭也蓋自我后稷封邰始祀有相之功克
配彼天庶無罪過悔恨以至今日矣居歆之速豈偶
然哉 原解曰按姜嫄感帝武之祥而生稷其事近
誕故毛謂帝爲帝嚳姜嫄從帝嚳郊祀履嚳之武而
將事齊敏遂歆然有身此說雖似然詩叙無父被棄
之事甚明稷所以得名棄以此詩不須帝嚳而推本
姜嫄正明其無父耳如以帝爲嚳則魯頌閟宮亦云

上帝是依豈嚳乎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而詩本神其
事難別作解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原解曰箋作八章章四句朱傳作四章章八句今從
毛然以余細味全文前十六句語意則朱以八句爲
章殊長蓋首章以授之几爲節則語氣可以住而次
章以肆筵設席起則緊跟上路且下或獻或酢六句
皆可統攝況三章兩對自合古式且四章八句亦一
意貫注正自渾然協拍故愚意此章分章當從朱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耇養老祈言以成其福澤焉　原解曰
朱子改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謂序不知比興

之體與全詩本義但是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
見戚戚兄弟便謂睦九族但見黃耇便謂養老但見
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福祿隨文
生意無復倫理此說非也蓋古序惟首一句而毛公
檢括詩中語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詩雖不主仁及草
木而以行葦比則草木也雖未嘗專爲養老乞言而
已有優高年傾教誨之意推廣而言未爲不可六經
惟詩言可旁通性情之旨悠緩含蓄與他文字根株
不移者殊科毛氏深得解而古序簡約周道親親故
但曰忠厚如朱傳燕父兄耆老詩中已具成賛語矣

其以行葦比者古路在井間旁逼溝洫多生蘆葦牛
羊往來踐踏故以爲比朱子誤以爲義之興非序之
咎
一章　敦然聚生道旁之蘆葦勿使牛羊踐踏則並苞而
成叢並體而成莖新生之葉泥泥然柔澤矣兄弟本
同一氣戚戚親愛莫遠具近則同氣相依自不至間
隔矣兄弟既集或陳之筵以坐或授之几以依　二章
既肆筵於地又加席於筵既授之几又續之侍御所
以安其體供其使令者無弗備也登筵之後主人酌
酒獻賓賓卒爵更酢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酬賓賓

受爵而不飲奠其斝焉其薦有多汁之醓有肉醬之
醢或以肉傳火而燔或以肝近火而炙其美殽有胃
屬之脾口肉之臄其樂或比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
咢也　三章　燕必有射雕畫之弓既勁射必四矢四矢
之鍭既調四矢皆合彼我均中則次序衆賓以中多
者爲賢而飲其不賢也敦弓既句而引滿四矢既挾
而盡發皆如手樹鍭中彼此巧力相當則序次衆賓
以不凌侮爲賢而飲不賢也　四章　射禮既畢即席終
燕主燕者本宗之曾孫也其酒醴味厚而醹用長柄
之大斗挹酒以酌兄弟中之黃耇於是語於是道古

而求其教誨也黃髮之耇老背有鮐文年高而德邵
告曾孫以善道引導輔翼使曾孫壽考吉祥助之以
大福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父兄答行葦非也成王之世周道
恭隆朝野安寧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悅臣子
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亂祚永昌所以
爲太平祝頌而寓規箴也然詩實因祭祀燕飲作而
序不及何也正大雅與正小雅異正小雅記先王善
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詩言
醉飽則燕飲言尸告即祭祀故序不復贅但約其義
而毛公以明良相悅濟濟多士釋太平之義亦不及
祭祀獲福者詩志不主祭祀也朱子爲斷章所誤過
矣益忠厚莫先於親親故有行葦太平莫樂於燕飲
故有既醉守成莫重於宗廟故有鳧鷖序各有攸當
也　豐川氏曰此論眞善言詩匡說解頤尚恐未至
於此眞善發序旨毛公父子復生不引爲知己不得
且能於吾夫子刪詩存教之旨默有契會即文公重
起於九京亦當爲之首肯而心折世儒執成見以解
經義往往譏彈郝解豈能免模象之譏貽誚於大雅

一章 君子燕飲既醉我以酒其恩誼飫厚又飽我以德

朝廷清穆天下和平今固有景福矣願君子萬年助
爾光大之福如一日焉 二章 既醉以酒爾殽既進天
下無事君臣和樂非修德莫享此願君子萬年介爾
昭明之德以永此福也 三章 君子德之昭明必進於
有融欲盡理還勿以瑕纇可也高明必期於善終日
新不已勿或昏怠可也冲人嗣服清明未染所謂善
終者已有其始祖考居歆公尸以吉祥告介終可知
矣 四章 告以吉祥維何君子奉祭籩豆之物清淨嘉
美王之臣隣爲朋友者助攝祀事皆有儼恪之威儀
是君臣同德也 五章 朋友威儀既得其宜君子又有

仁孝之子助獻孝子繼君子之後誠意不竭父子同心君臣感格故永錫爾以衆善之類也　六章錫類維何室家宮壼之中和氣胤育之地君子萬年永錫爾福祿於子孫祚胤兩全也　七章其胤維何有子孫無福祿其胤不全錫爾以胤必被爾以福祿使君子萬年大命與子孫僕屬是錫爾以胤之類也　八章命僕維何有福祿無子孫其祚不全錫爾以祚必先予爾以女之若士者使孫子隨之是錫以祚之類也如是則太平之福萬年令終矣

詩繹曰景福福也福之本在德昭明德也明而未融明有間也融不高朗知不足以知天故有融以高朗爲大明不可息故高朗以令終爲極高朗令終與天同運矣彼以議議介介爲明者小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非也祭而賓尸常禮詩既言燕尸矣故序不復贅但表其守成以志周道之盛王者所承事莫大於神祇祖考天下有道九廟安妥百神効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鳧鷖性謹愿江湖游泳有

安樂之象鳧鷖之負扆在涇之言在京以比守成鳧善沒鷖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天曰神地曰祇公尸神祇祖考之所依公尸安即神祇祖考安即持盈守成之效矣內外非一祭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脯禮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潨象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亹門也

凡釋皆於門每歲春夏門戶有事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不言福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所司也無數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柔序所以謂之神祇祖考安樂此也鄭說彷彿而未盡朱傳則不及此矣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辟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原解曰朱傳改此爲公尸答鳧鷖非也詩本美成王而序不言美者美刺詩之變也至德無稱故正風雅無美刺序言嘉取篇首假樂以括全詩之義猶漢廣言德廣蕩蕩上帝言天下蕩蕩斷章取義也

一章　嘉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昭明之美德能宜在下之民而百姓安宜在位之人而百官悅以是受福祿於天保安之右助之錫命之反覆重申之無已也

二章　君子有令德以干天祿而得百福子孫之多至於千億莫不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爲君宜其爲王不愆過不遺忘以率由祖考之舊法是君子令德宜子孫也

三章　君子之威儀抑抑然愼密德音秩秩然有常能無私怨無作惡虛心率從羣賢故受福無疆爲四方所繫屬也

四章　其之綱也總攬百度而政無不立綱舉則目自無不張之理由是紀焉而事無不理明主勵精於上故臣隣從容外而百辟內而卿士

欣逢盛世媚愛明主陳力効忠不敢懈惰民亦賴以休息矣

原解曰此詩或分六章章四句因舊解穆穆皇皇抑抑秩秩等語或作子孫或作成王不類故疑分章之誤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由羣辟兩對語似皆指成王今按宜君明是子孫之爲夫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正是子孫事仍舊四章爲是朱註併威儀抑抑二章俱作稱願嫡嗣解未免牽强

公劉六章章十句

敬按大雅自首篇至生民皆陳祖德則生民而下以

公劉篇續后稷弘開文武之德爲宜而生民之下忽
問以行葦鳧鷖假樂等什然後及於公劉或者吾夫
子編詩時但取其關君德道法者彙之大雅而不盡
拘次第歟抑竹簡貽後者偶爾紊次歟讀大雅在觀
周家之世德忠厚奚似又觀其大臣之陳戒義取規
諷者奚似雖不盡關篇什次第之間然要之此義亦
一疑案不必泥不疑亦不得也　臨川王氏曰周之
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其時
之甚微所以戒其盈稱其事之甚勤所以懲其逸蓋
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飮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原解曰周自后稷
當唐虞時受封於邰至夏中葉棄稷不務后稷之孫
不窋失其世官竄於西戎不窋之孫公劉復修世業
始營豳居是周之始造也召公歌其事示嗣王之勿
忘先業猶周公之詠七月也
一章 立國之道淳固則可久能薄則易壞篤實哉我祖
公劉之爲君當草昧之初匪敢居處匪敢安康乃疆

埸以治其田乃積倉以儲其粟乃裹其乾餱米糧於
小槖大囊思安輯其民光顯其國乃張其弓矢干盾
戈戟戚斧揚鉞始自命啓行而遷於豳焉　二章 篤實
哉公劉徃相此豳之原從者繁庶皆情願喜遷布散
宜居無有不樂而永歎者旣陟山頂之巘以望形勢
復下廣平之原以察邑居身所冊帶何物維玉與瑤
佩刀有鞞鞞上飾琫而刀有威武之容也　三章 篤厚
哉公劉將營度邑居徃彼百泉察衆水所聚以瞻廣
原升南山之岡以觀高山之京卽此京丘衆聚之野
作民居以處其處作客舍以廬其旅將施教令以言

其言將議政事而語其語也　四章篤實哉公劉宮室既成乃於京師依然安居群臣蹌蹌濟濟使肆之筵使設之几既登其筵乃依其几乃造牧群執豕於牢殺用特牲從其儉也酌用匏器尚其質也食之以饜飲之以酒異姓則爲之君同姓則爲之宗情洽而分辨也　五章篤實哉公劉營建既畢則壞定賦是時幽地既廣且長乃揆日影以辨東西南北升高岡以相陰陽向背觀流泉以察水利灌漑使民家出一人以供征役足大國三單之數量度下隰與高原之田多寡肥瘠什一而徹又度梁山以西夕陽之地廣之幽

居信乎其荒大矣　六章篤實哉公劉國邑既成新附者多乃於幽作館以居之使人涉渭爲橫渡之舟以通往來取石爲礪取鐵爲鍛以供營造既定其止居之基乃疆理其新授之田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或夾皇澗兩岸或遡過澗上流止居之衆日密至有就芮水之外而居者矣

泂酌三章章五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原解曰朱子謂序語意疎非也朱以泂酌三句爲無義之興而毛以爲黍稷非馨之比蓋餴饎濯漑祭祀之事孟子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況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謂明德惟馨也

豐川氏曰既以上三句皆興興而無義興又奚取且三章皆取於酌行潦而挹注此尤見詩人於行潦挹注之取義特深安有無義而如此諄複取興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毛序之取義不惟覕朱無義之興直

有着落抑且善體詩人之意不蹈無義之譏也

一章道間之積水非甚明潔也遠取而酌之徐以待澄清然後挹取而注之此器亦可灌沃餴米爲酒食以祀神明人能洒濯自新則積誠可格天而況豈弟樂易之君子實爲民父母明德之薦不馨於黍稷乎　二章遠酌行潦挹彼注此猶可以濯祭祀之罍況豈弟君子爲人心所歸不可以格鬼神乎　三章遠酌行潦挹彼注玆猶可濯漑而況豈弟君子民所安息不可以孚祖考乎

又按詩釋曰泂酌召康公錫豈弟也豈弟大德也王

者以無怨惡爲大德行潦耳而酌之泂酌之而挹之
又從而注之雖餴饎濯漑以祀可也率斯術也以往
强教說安有一毫疾頑亟戚心哉是豈弟之德也曰
民父母曰民歸塈神勞之矣以敬細味此說亦自通
於序旨正宜錄附原解之後以備叅考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

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原
解曰朱傳改爲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因王歌而
和之非也毛云求賢者擇相也用吉士者審庶官也
人主擇相擇庶官也則群賢輔而天下治召公教王
求豈弟君子以用吉士媚天子而愛庶民猶秦誓之
求休休一个臣也德莫大於豈弟指周公之爲冢宰
以流言避位而成王之疑忌師保召公不懌故作此

詩諷王末章及車馬欲王迎周公以復相位以安庶
官耳及公歸亦作君奭師保同心吐握下士周道以
隆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性者此也朱傳以君子爲
成王誤矣南風卷阿比人主溫恭好賢檐下曰阿鄭
以爲山阿而朱傳因謂王與召公遊卷阿之上尤誤
矣按阿謂深宫曲房也考工記云四阿重屋士昏禮
亦云當阿東南以爲山阿蓋自鄭康成始

一章有卷然曲之檐阿則迴旋之飄風自南來堂高檐
曲故熏風迴旋以入人主屈巳虛懷則善言樂告亦
猶此大賢負簡易之德豈弟之君子也庶其覯光而

來遊乎喜起而來歌乎君臣相悅意氣交暢有懷必吐以陳其德音矣（二章）方今運際昇平伴奐哉爾之游閒也萬幾淸晏優游哉爾之休息也必有豈弟之君子乃能薫陶輔養使爾彌其德性進修㒺懈纘續先公艱難之業永有終矣（三章）爾今土宇內及外夷昄大章明無貌虺之患何孔厚也必有豈弟之君子輔養君德使爾彌益其德性永爲內外百神之主矣（四章）爾承受累世之命其來長矣無締造之勞福祿爾集亦既康矣必得豈弟君子使爾彌久其德性則純全之福可常享矣（五章）賢材無盡有可憑以爲依者有可翼以爲輔者有孝行者有道德者以引爲先后以翼爲左右有豈弟君子以端百揆則衆正向風四方自爲之則矣（六章）其容貌顒顒然端莊卬卬然高朗其德行純粹如圭如璋之貞潔聞之則有美聲望之則有善儀如此者眞豈弟之君子也碩德重望不爲四方之綱領乎（七章）鳳凰文明之瑞翽翽然飛集於所止群賢猶鳳凰也馮翼孝德藹藹王多善士但得豈弟之君子休休有容惟其所使皆媚愛乎天子矣（八章）鳳凰於飛翽翽其羽翔千仞而上亦傅於天矣群材靈鳳也藹藹王多善人但得豈弟之君子惟其所命而媚愛庶民矣（九章）鳳凰之鳴不於卑陋必於高岡明顯之地梧桐之生不於幽谷必於朝陽向明之方方物相須也梧桐菶菶萋萋而茂盛則鳳凰雝雝喈喈而來鳴賢材之擇主亦若此矣（十章）今君子之車既衆且多矣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有此車馬不用以徵聘錫予不爲長物乎陳詩不多惟以此事遂作歌耳非敢自以爲來遊之歌也

豐川氏曰此詩按首二章及末一章之詞則如朱傳召康公從王游於卷阿之上因賡王之歌而作未爲不佀但如中間方以王爲爾又以王爲君子則文義不倫且如以君子即指王則俾爾二字章中凡四用抑誰俾之而俾爾二字且全無取義不幾於語義乖違耶不應以召公之賢作歌吾夫子之聖刪定而有語義乖違之病也況如第三章爾土宇昄章方以爲爾而下随云豈弟君子俾爾彌爾百神爾主凡四爾而中忽參以君子不尤爲語義重疊乖舛之至令人眩於甄解乎又不獨如第二章四爾一君子而中加俾爾守之可駭也則不如毛鄭之解爾指王君子指相臣馮翼孝德吉人吉士等指群賢庶官而全詩以召康公戒王求賢相而審庶官爲按之通體盡合也

原解曰自此以上十八篇文武成三王之詩古序次第井然義理明切有何牽强附會而朱傳一切改作亦所未喻

豐川詩說卷之十七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八

大雅

民勞五章十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民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同列相戒非也古今戒君不敢直斥至呼藎臣僕夫豈可拘篇中稱爾戎小子便爲戒同列乎

一章國以民爲本今民亦疲勞矣庶幾可小安乎京師四方根本愛此京師之民以安四方可也民之不安由於小人無縱詭詐隨順之輩使讒諂不行以防無良之人遏止寇虐之慘然不畏天命者則可柔撫遠

方順爾德訓而安定我王矣　二章民亦勞止汔可小
休乎愛此中國以爲民聚勿縱容詭隨以防其讙譁
用遏寇虐無使民憂庶不毀爾前功爲王治平之美
矣　三章民亦勞止庶可小息乎惠此京師使四方郎
安無縱詭隨以防其不測式遏寇虐無使爲慝慝能
敬慎威儀親近有德則邪慝自遠矣　四章民亦勞止
庶少愒息乎惠此中國使民憂患泄除無縱詭隨以
防醜惡之讙式遏寇虐無使正道敗壞汝雖小子關
係弘大不可不謹也　五章民亦勞止庶可小安惠此
中國使無殘傷無縱詭隨以防固結之姦式遏寇虐

無使正道反常王欲愛汝是用大諫正於汝也

板八章章八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原解曰朱傳據詩中爾我改
爲同列相戒之詩非也說見民勞

一章天人一體也今帝怒而板板然失常矣今下民盡
怨而癉病矣敬慎以將之猶懼於不終乃出令不合
理而出話不然話靡天也爲猶不遠而謀政不久遠
猶靡天也謂天下無有聖人而管管然小有所見而
自用假爲忠信而內不主忠信於心心靡天也天人
不愈離乎天怒而不懼不改是爲猶眞不遠也我是
以大諫於汝而不能已爾　二章今天方難而憲憲然
喜而不懼方蹶而泄泄然放而不收人不能得此於
人況於天乎爾愼無然也愼無然也然天難諶而人
易慢王者出令遠近承式爾維辭之輯而不乖乎天

理則胞合羣心而民洽矣辭之懌而不傷於暴戾則不拂衆志而民安矣

三章 我與爾職雖相異然同爲王臣我就爾忠言相謀爾聽我囂囂相受汝雖不受而我言終可佩服勿以爲笑也先民有云問於芻蕘況僚友乎

四章 天方爲虐將有喪亡之禍汝無謔謔然戲侮老夫灌灌然效其誠款小子蹻蹻然恃其驕慢豈我昏耄妄言實爾以憂爲謔爾惡盈禍烈如火熇熇將無可救之藥矣

五章 天方威怒爾無爲誇張以自獎譽勿爲護毗以求親媚勿使威儀顚倒迷亂勿使善人如尸不得有爲民方愁苦呻吟莫敢揆度

其故而善人尸居將喪所與者孰爲代天惠民乎奈何乎誇毗卒迷也

六章 民之戴君如天天生民與以良知天視聽在民民心知一天故天之牖民如壎篪靡唱不和如圭璋靡判不合如取攜靡求不得其攜也非曰本無而益之固其故有耳牖民不甚易乎今民多邪僻矣惟上有以牖之斯可望進於善良耳爾愼無自立僻邪以導之可也

七章 國以善人爲藩籬衆民爲垣牆大邦爲屏蔽巨室爲翰幹凡皆社稷之輔也輔周則國安然惟君修德懷之則無不安寧至如宗子又非屏翰也乃城也安上自下喪亂爰資何可使壞也倘如一壞卽藩垣屏翰俱壞而喪亂薦瘥不且獨居可畏耶

八章 夫莫畏於天天板板而怒何敢無敬也何戲豫也天板板而渝何敢無敬也何馳驅也良以昊天之明也旦也匪其遠也凡爾出往天無不俱凡爾游衍天無不俱凡爾出話爲猶靡不在明旦之中昭昭乎壎篪取攜不足渝胡可無敬也

詳繹曰正雅首文王大明備言天人之際變雅首民勞板民勞言安民板言天子天人一體之義益精矣

豐川氏曰夫惟如是故曰大雅言道與小雅指事舖陳不同

蕩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型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此詩刺周室蕩
敗故序斷取篇首蕩字爲目而毛公釋其義云天下

蕩蕩者猶漢廣之云德廣所及也德廣與漢廣不相
蒙天下蕩蕩與蕩蕩上帝不相蒙皆說詩斷章取義
之法朱傳非之拘也
一章蕩蕩廣大之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上帝疾甚其威
降於下者多邪僻非天命果僻人自陷溺之耳蓋天
生衆民其命可信降生之初本無不善而人暴棄鮮
能善終命若何可信乎　二章昔我文王嘗嘆殷商曰
嗟汝殷商之君曾是强梁禦善之人曾是掊擊克伐
之人曾是使之在位曾是使之服事乎此皆天降慆
慢之德汝自興起而力用之也　三章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爲人君當秉持善道可也彼强禦多怨之人
爲無根之言以應對是寇盜攘竊用以居內衆怨叢
生詛祝交作無有届極窮究矣　四章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炰烋然矜氣勢以陵暴中國聚民之怨以爲
已德是非顚倒不明由爾背後旁側無賢人也爾德
不明由爾無陪貳大臣無賢六卿也　五章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天不沈湎爾以酒使我不義從法爾自喪
其容止無明無晦叫號讙呼以白晝爲長夜昏淫甚
矣　六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百度荒亂上下昏潰謀
如蜩螗湧如沸羹大小臣民死喪將至尚由此而行

不肯改步內奰怨於中國延及鬼方之遠無不怨者
矣　七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
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縱無舊人尚有舊法可以
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八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大樹忽然顚沛揭
露根本其枝葉未有損傷惟根本先絕所以顚沛君
身本也天下枝葉也君先自壞然後天下從之昔者
夏桀之壞以此殷商之鑒近在夏世今日之鑒即在
殷商之世矣
詩繹曰蕩召穆公傷亂也王不明於德而湎於酒任

㳄禦多懟以拮克寇攘蓋疾威甚矣無可咎故引而
歸之天人疾痛則呼天故蕩之爲節也急其爲情危
其言懇至而有餘悲大聲疾呼之道也不斥王言辟
而曰帝命多辟不斥言周曰咨女殷商不自言托之
文王則詩之敎然也昔周之得天也周公托之天曰
帝謂文王其失民也召公托之文王曰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咏嘆惻怛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序曰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原解曰朱傳改
爲武公自儆而作非也詩中侯度小子等語皆自責
以告王昔商紂荒於酒微子曰我沉酗於酒孝子諭
親必先自責忠臣誨君引爲已過詩言溫厚故導君
惟以自警幽王距厲王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追
惟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取
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

猶箴戒於國此詩作於晚年故曰亦聿旣耄或疑其在於今非追刺語夫追刺而言今猶敘他人事而稱我云爾何害其爲追言也

詩繹曰抑衛武公自譏刺王也殆相王時詩故隷雅王湛酒故初筵抑以爲戒不斥言故引而反之躬自怨責感焉初筵專言酒抑廣言深言精言於天人之際故分隷二雅又衛風錄淇奧風二雅俱有詩惟周召衛武矣

一章抑抑然愼密之威儀乃心德之廉隅外之廉隅整齊則其內方正可知矣豈有外貌邪慢而內存眞德者人亦有言君子容貌若愚未有哲人不愚者此言不可訓也夫田野庶民不學而麤鄙若愚氣質之偏爲疾宜也學士大夫修身爲本亦麤鄙無異庶民則乖其常矣 二章天下莫強於人不可以威服惟有德則四方訓而從之蓋德人所同有明白坦直覺然共由四國自順之矣政令者國之經訏大其謀勿見小利堅定其命無事紛更遠其謀猶務圖久安辰其告戒務中時宜至於威儀修身之本敬而愼之則表極端而民爲則矣 三章其在於今倘迷亂於政國不治矣顛覆其德身不修矣惟荒湛於酒而已汝雖耽樂

是從獨不念所承繼者先人之緒乎乃不肯廣求先人之道供奉其明法也 四章故今昊天不好尚汝所爲如彼下流之泉早隄防之無使淪沒相率以亡可也爲今之計尚早起夜臥酒掃宮庭之內凡朝家之事孜孜不懈以爲民表又修爾車馬與弓矢戎兵戒備戎作以遏蠻方遠慮豫防庶免淪亡耳 五章質爾之臣與爾之民勿習浮靡謹爾諸侯所守之度勿壞王章如是則可以備不虞之變愼爾出言敬爾威儀必求和柔嘉美白玉爲圭有缺尚可磨鑢言語一缺不可復補焉得不謹也 六章無輕易自由其言無曰苟且言之耳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豈可任意使之逝而不追乎未有惡言出人不讎怨未有施德人不厚報者苟能有德有言惠順於羣臣朋友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繼述萬民承聽矣 七章視爾見羣臣友君子和柔爾顏色相接心猶自警曰其未遠於愆乎及視爾在家未見君子亦有此心乎尚不愧屋漏可也勿曰此不顯之地人莫予見天下或有人不見之地無有鬼神不體之處鬼神無形其來不測雖敬猶恐其有失也況有厭怠不敬乎 八章天下法爾爲德爾當使之臧善使之嘉美善愼爾之容止不愆於

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鮮有不爲人法者如人投我
以桃則報之以李乃自然之應若身不善而責民善
猶童羊而責以角惑亂小子耳有是理乎　九章 荏染
和柔之木乃可以緡絲爲弦而成弓如溫溫謙恭之
人乃能虛己受善而立德何也哲人告以話言則順
其德而行彼愚人反謂我言不信智愚相越之遠如
是溫恭所以爲德之基也　十章 於乎小子涉世尚淺
未知好醜非但手攜汝也且示爾往日已驗之事非
但面命爾也且提其耳而丁寧之借曰未有知識亦
既年長抱子爲人父矣惟其志氣盈滿不肯受善所

以無成倘人不自盈滿豈有早知又晚成者乎　十一
章 天道甚明人生何樂視爾夢夢不悟我心慘慘自
憂誨爾諄諄至詳聽我藐藐無有不以爲敎而反以
爲害借曰爾未有知年亦遂以耄矣　十二章 於乎小
子告爾既往前事之失後事之師聽用我謀庶免大
悔天方艱難將喪厥國取譬不遠昔者之事天道靡
淫不差忒也邪僻其德使民至於大急自取之耳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以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一章菀然茂盛之桑其陰旬徧可以休息惟將採彤殘病此下民不得受庇矣王政殘虐天下彤敝何以異此是以心憂不絕倉卒怳惚而顚危倬然大明之昊天寧不我哀矜乎　二章方今征役煩興四牡騤騤不息旟旐翩翩飛揚亂日生而不平無國不滅無有黎民不遺禍爲灰燼者矣於乎惟有哀傷耳國運煩促何能久乎　三章國運無依天不我助欲止無所由欲行無所往世路梗塞如是君子存心自無有爭不知誰生禍階至今爲梗塞乎　四章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昔販章而今侵削矣我生不時逢天厚怒自西京至中原無有安居之所我之見病亦多矣我之邊圉甚急矣　五章王不用賢以兵戢亂是爲謀爲愼而亂反滋國反削也今告爾以可憂之事誨爾以當序之爵賢人已亂猶水止熱誰能執熱逝不以水濯乎王欲已亂不用賢人其何能善有相及於陷溺而已　六章王不用賢人故賢不樂爲用如彼遡風而行甚僾俋而不得舒民有欲進之心常恐以仕招禍曰吾願不及此矣甘心稼穡竭力民事以代祿食稼穡雖勞無禍今之寶也代食雖貧自得以爲好也　七章天降喪

亂滅我所立之王降此蟊賊稼穡盡病哀痛然中國俱危盡空無有衆人同心協力亦念穹蒼以回天變者也　八章維此順理之君民人瞻仰內秉善心外宣嘉謀考擇其輔相維彼不順理之君以獨見爲善自有肺腸而不通衆志上驕下慢使民盡至於狂亂而已　九章視彼中林鹿甡甡然爲羣僚友相譏不以善道相與曾鹿之不如矣人亦有言進退如臨於谷今日之謂也　十章維此善哲之人所見而言者照徹百里之外王不能用維彼愚暗之人反惑以爲喜邪正之辨我非不能言也言則招禍如此畏忌何哉　十一

章維此善人王不求訪不迪行維此殘忍之人顧念
重復用舍顛倒民心不服所以喜其亂亡而安爲荼
毒也

十二章 狂風之來必有隧道多出於空虛之谷
君不信仁賢小人乘虛而入亦猶此也維善人作法
於善本無可指彼不順之人欲攻善人必以隱慝盡
其立朝大節皎然明白惟汚以曖昧之事使君子無
由自明是則小人所以空虛人國家者矣

十三章 大風之行有道貪人敗壞善類猶風也欲人聽從已言
則以辭色接對若人指陳時事誦說古誼則贅然不
顧如醉者矣既不信善人又欲人附已是彼悖亂而

又欲我爲悖亂也貪人之行其道如此

十四章 嗟爾朋友予豈無見爲此言如彼飛鳥仰天而射時亦見
獲吾言豈無一中乎本欲微婉勸諭惟恐顯揚爾惡
而汝反無顧忌加赫怒於我也

十五章 民之禍亂不測者專由小人陽爲直諒而巧於欺背爲民不利之
事如恐不勝故今民爲邪僻專爭不遺餘力徂詐相
尚激成禍亂所以罔極也

十六章 民之未定專由盜臣爲寇害耳其佯爲信也亦曰惡不可爲及其反背
也工爲詈罵變詐如此雖自文曰匪予然我已作爾
歌矣情狀暴露烏得而揜之

雲漢八章章十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述王仰訴於天之辭非也蓋據王曰二字以爲述耳詩美刺多方豈必夜半宮中王果仰天作此等語乎

一章 倬然大明之雲漢昭明回旋於天夜晴則天河明此旱徵也吾王仰天嘆曰嗚呼今人何罪天降喪亂饑饉重至也今我無神不祭犧牲不愛以玉帛禮神圭璧且盡矣而何其不我聽耶

二章 天久不雨旱既太甚暑氣蘊積隆盛蟲蟲然熏蒸禱祀不絕從郊至廟上天下地奠其品瘞其物無神不尊祀矣莫親於后稷降臨而力不能救莫尊於上帝能救而不降臨

與其耗斁下土寧災禍當我一人之身爾

三章 旱既太甚災由人致何可推諉兢兢業業如霆雷作於上不勝危懼也周昔中衰餘民幾何今凶年死亡一民無遺矣天將弃我不遺何得不相畏乎祖宗之業行自我而摧滅矣

四章 旱既太甚不敢謂人力無如何沮止不救也赫赫炎炎無容身之所死亡將至無所瞻仰惟昔有德之羣公與爲官正者皆雩祀所及也既不見助父母先祖情至相關何寧忍予乎

五章 旱既太甚滌滌如洗山無木川無水旱鬼爲厲如火惔焚我心長暑憂如薰炎羣公先正視若罔聞耳昊天上帝何不使我逃避而去別求賢者以安民也

六章 旱既太甚我欲遯去天怒民怨黽勉不敢何乃病我以旱憯哉莫知其故祈年之祭則甚早矣方社之祭亦不遲矣昊天上帝曾不虞度以我敬恭明神亦可以無恨怒矣

七章 旱既太甚臣鄰散亂無復紀綱庶官之長鞫哉窮矣冢宰疚哉病矣掌馬政之趣馬守王門之師氏掌飲食之膳夫與近侍之左右無一人不周遍祈救無力不竭而不能止此災瞻仰昊天使我何所理賴乎

八章 瞻仰昊天有嘒然之星是仍無雨徵也大夫君子助王昭格上天者無餘力矣今雖

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謂昭格者而修之此非爲予一人爲定衆正也民生不遂衆正不安瞻仰昊天何不惠我以安寧乎

按七章云如何里之里朱傳作憂固不如從郝作聊賴之義於文義爲稍順然本文分明是里而義取聊賴亦正涉於牽強差排正不如里字還他本字直作里居處所之里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之義於本文義理兩無乖忤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原解曰朱傳改爲申伯出封於謝
尹吉甫送之而作此事已詳篇中故序不復贅吉甫
對揚於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崇賢封
建復古之治耳人臣立功紀勳著於小雅人主治定

功成見於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
義愈精故雲漢不爲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爲
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
功梁山不爲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而下皆可
知也
一章明主中興天生賢輔良非偶爾崧然高大維此四
嶽高極於天山高者其神靈昔嘗降靈生甫侯今生
申伯維此申伯與昔甫侯世掌四嶽入相天子爲周
之翰四國有患於以蕃蔽四方德教於以宣布厥功
懋矣豈人力哉　二章申伯亹亹然德行不倦先世封

申今王使之繼先業以元舅入相褒賞其功因謝邑
近申加封爲牧伯使南國諸侯取法焉命司空召伯
定其邑居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子孫世守之也
三章王命申伯爲法於南方因謝民以作與爾蕃宣之
功乃命召伯井牧其田稅以徹法乃命申伯輔相及
治事之官遷申伯家屬前使就國也　四章申伯謝邑
之功皆召伯所經營始作城郭以安其民又作寢廟
藐藐深邃以妥其先靈謝功既成申伯將行王錫以
四馬蹻蹻然強壯馬頷下有金鉤當胸懸縏纓濯濯
然鮮明也　五章王遣申伯賜路車四馬告之曰我謀

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以大圭作爾分封之寶舅氏往即爾封南土善地當保守之也　六章申伯行邁信有期矣王如是飲餞於郿申伯乃南望謝邑成行其將送何殷勤也王乃先命召伯徹其土疆因以所稅積其餘糧使館舍有資行李速達所以慰藉其行者又何周悉也　七章申伯番番然老成既入謝邑徒行者乘車者嘽嘽衆盛周南諸侯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豈不顯哉申伯以元舅之親出領州牧文德武功非諸侯所取法者乎　八章申伯之德柔順且直輔相王室揉服萬邦聲譽聞於四國吉甫作歌其詩所

言甚大其風動人極美以贈申伯明建國親侯中興之盛典也　敬按第六章王餞於郿之郿前儒皆以爲即今鳳翔之郿故不得不周旋其說曰時王省視岐周故餞申伯於郿獨不思岐周遠在渭北郿在渭南由岐至鎬道不出郿縱王適省視岐周因而飲餞申侯何故紆遠途徑而於郿飲餞乎當必不然又有周旋之說曰告於祖廟以封元舅獨不思武王既得天下以鎬爲京即鎬當以一十五世之祖廟在焉豐之有文宮岐之有祖廟特因先公先王創建之都世德所繫故皆立廟並祀耳非必凡有告廟竟舍豐鎬

之廟而王輒赴告於岐周之廟也又必不然竊意郿之取義當自有說必非鳳翔之郿可定其解爾附記纂末俟質高明　原解曰按申伯以王舅從封晉錫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弒幽王滅宗周申爲戎首燾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舅曰匪甥婿反覆手之間而已父子相繼宜與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聖人當不無微意存焉詩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乎

烝民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原解曰朱傳改為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非也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謠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於彘是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况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先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於雅王朝使命往來餞送不少詩可勝錄乎
敬按吉甫作誦僚友相送之情自在其中然要知小序美宣王中興之烈自得吾夫子删詩存教正意蓋若僚友相送則存篇國風可矣何以得登大雅且要知不特送山甫是末一層意思正是即送行中處處寓規山甫之旨蓋如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等義無一處非諷山甫一心王室翼戴宗周耳盖吉甫隱憂於周衰諸侯人人強僭目無天子故即美之之中一字一義無不含蓄微意而其隱諷宣王使知臣節臣品特厪馭功尚賢之旨則又在言表也考諸雅宣王中興之詩參參六篇其名落不過數人而五篇屬吉甫作誦篇篇有深意存焉而如烝民八章則尤於道德淵源學術梗槩人臣存心立身規範一一繪出如燈取影如月印潭無弗

情眞語至則吉甫當屬中興府明道備德一名世大賢故孔門相傳世為爭法而物則秉彝一詩孔子旣已贊其知道子輿夫子且為反覆引述而性善之宗一一根本脗合於此也昔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余亦竊謂儒生學古明道大臣事主納君儻不知為烝民一詩則眞正牆面而立爾
一章天生烝民有形則有性性以範形不可踰越故人秉常性則好懿德所以為萬物之靈也况天視有周昭明降格於下保此中興之天子生仲山甫名世之

賢佐其爲物則秉彝不尤超於衆民乎　二章仲山甫
之德柔和嘉美咸中物則令儀令色外一柔嘉也小
心翼翼內一柔嘉也古訓是法學古有獲也威儀是
力動必以禮也天子是順明命使賦精忠獲上不辱
使命也儀所謂有物有則者非歟　三章王命仲山甫
日乎以汝爲法於諸侯纘汝祖父舊職保護王躬王
朝有命汝出而布之既布納而復之以爲王之喉舌
四方有事汝其賦布政教於外使之爰起而應焉
四章肅肅尊嚴之王命惟仲山甫能奉行之邦國諸侯
有賢否維仲山甫能明辨之既能審理又能知幾處

功名之會勿亢侮以保其身又夙夜匪懈無怠遑以
奉天子人臣之節無毫髮不盡也　五章人亦有言柔
則吞而茹之剛則梗而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柔如矜寡亦不侮也剛如彊禦亦不畏也寬
猛相濟仁義並用德之全也　六章人亦有言德本固
有欲之斯至其輕細如毛無難舉也而凡民日用而
不知竟鮮有舉之者我儀圖謀維仲山甫能舉之心
誠愛之而思助之其術道全矣無容助也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能補之能補不足又何待人補乎　七章令
仲山甫以敷教之職王命城齊出行祖祭四馬業業

不息從行征夫捷捷敏疾人懷不及之慮也四馬行
行而彭彭八鸞鳴鳴而鏘鏘此行無他齊國告遷王
命仲山甫往城彼東方爾　八章四牡騤騤不息八鸞
喈喈和鳴仲山甫往齊勿久於外式遄其歸可也吉
甫作此工歌穆然如清微之風仲山甫遠行多所懷
思故陳天意王命盛然大業以慰安其心爾　則法
也如有耳目即有聰明有五倫即有五常之類　原
解曰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躬補袞之臣不可
一日去王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煩之亦異於采芑
六月之命使矣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規諷之

意云爾
詩繹曰烝民美德也烝民天所生也有其生之無非
則者故烝民之有物則者天也維生而有物則曰秉
彝維物則粹精曰懿德有其得之無弗好者故烝民
之好懿德者彝也故物則一天好懿德一天仲山甫
之德懿德也於物則盡之矣柔嘉維則維則故嘉也
令儀令色外柔嘉一則也小心翼翼中柔嘉一則也
心翼翼乃入微其察則也密故儀色俱嘉也式古訓
遜志典學憲聖哲往則也力威儀溫恭抑抑察動作
禮儀威儀之則也皆柔嘉維則也既明且哲則幾微

應妙不蹈危幾敏於則以能保其身夙夜匪解則敬
順將明禮行巽入儀於則以克保其君無不保者古
大臣之德也柔不茹不侮矜寡維則也剛不吐不畏彊
維則也無非則者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
入微難故蒸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舉仲甫舉之懿
德也夫其踐物微則者也微無不入以補袞袞不廢
矣噫仲山甫之德近舜文信可則也夫吉甫之誦如
清風傳曰清微風也所造者微也敬按詩繹此疏晢
於疏詩義矣然如開端以蒸民為美德則敬不敢以
為然也蓋以為美德則不惟與序旨相戾並不達於

詩旨字字是美其實詩旨字字是規爾故論詩旨則
謂蒸民一詩眞知德之言也可而謂專以為美則不
可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舃鉤膺鏤鍚鞹鞃
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
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貔皮赤豹黃羆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原解曰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上服見王王策命錫
車服歸始為諸侯厲王中衰諸侯繼世不更命宣王
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奕
言命韓奕奕然也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纘
考則繼世也言鞹鞃淺幭則喪畢也禮喪車鹿淺幭
革飾詩具故序不贅序者志也志美宣王中興能錫
命諸侯而朱子謂錫諸侯為常事非也若使天子常

能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迹不熄而春秋不作矣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誇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曷常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孱王非與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之命治亂邪正奚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並及娶妻何也王室乂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舉會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可徵天子有道則諸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揆法守秩然可觀與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相違遠矣所以美之

(一章)奕奕然高大之梁山是乃韓國之鎮昔禹所以奠治也今王嗣禹功而中興梁山道路頓覺開展倬然大明矣韓侯由此來朝王親命曰汝其纘汝祖父於家勿廢朕命於國夙夜匪懈敬共爾位凡朕所命愼勿變易虔遊除亂牧伯之職苟有不來庭之方宜榦正以佐爾君也

(二章)韓侯入覲秉弈弈之四馬甚修長肥張執分封之大圭合瑞於王王所錫予有袞龍之善所羽毛綏垂以爲章有車以竹簟爲蔽蓋錯文以爲衡有服以玄帛畫龍爲袞及赤色之舄有馬飾頷下以金鉤懸繁纓於膺飾馬額以鏤金之鍚大喪初除乘藻車用去毛之鞹鞃軾中之靶用有毛之淺皮覆式上爲鞗用革爲馬轡首之飾用金爲小鐶而捡束其革也

(三章)韓侯既覲將行爲祖道之祭出宿於屠王使公卿餞送清酒百壺殽有炰鼈鮮魚菜有筍蒲贈行有四馬與路車籩豆且然盛列與韓侯相燕飲也

(四章)韓侯歸國大喪既除嘉禮載舉娶厲王之甥乃卿士蹶父之女親迎於蹶父之里其車百兩彭彭衆盛四馬八鸞鏘鏘和鳴禮儀不其光顯乎諸娣從嫁者祁祁徐靚如雲之多韓侯視之爛然盈門庭也

(五章)蹶父爲王卿士材力甚壯經營四方無國不到因爲其女韓姞相出嫁之所惟韓甚爲樂土川澤之大訏訏魴鱮之大甫甫麀鹿之衆噳噳有熊羆貓虎將山澤之產蹶父喜此善居而韓姞今歸燕安譽樂矣

(六章)溥哉韓國之城先王分封命召康公率燕國之衆修築完固舊矣今王以韓先祖受命世爲牧伯因其國近百蠻命韓侯以追人貊人奄受北方之國而爲之伯敎以修其城深其池治其田畝清其

貢錯各以地所有或貔皮或赤豹黄羆之皮以時入
貢此皆牧伯之事也
豐川氏曰韓奕吉甫作以送韓侯而實以美宣王也
首章即曰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分明是借送行為箴規欲韓侯受封之國㫖當恭順
王命翊戴周室勿似列侯之侈然自恣敢於無君而
竟不庭也然中寓警王之意亦多矣蓋意若曰前乎
此者徒以先君失撫馭之道諸侯竟有不庭之釁即
王可無長慮歟四句十六字中真是四面皆照吉甫
自誦曰其詩孔碩其風似好如吉甫此等詩真孔碩

肆好而不愧大雅也夫讀詩者所宜知學詩者所宜
學不知是者彫蟲末技詩非其詩而小道恐泥學不
知學爾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　原解曰按周京偏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夷
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三年滅國五十而後徐
淮定伯禽封魯亦為東土重也厲王中衰四夷交侵

至宣王北逐玁狁南平荆蠻而淮夷猶未附初命召
虎經營再勤六師親討必東土寧而後西京安此江
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繫大雅之末簡聖人刪
詩次第可見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故亦可考
而知也

一章　江漢二水浮浮合流武夫滔滔東下肅將天威不
敢安處不敢慢遊淮夷不附是以來求也既至淮浦
出我戎車張我旟旗聲罪致討不敢安寧不敢舒緩
維淮夷不附來鋪陳以伐之也　二章　江漢之流湯湯
武夫之勇洸洸淮夷亂我四方王師經營不戰而孚

遂告成功於王淮夷服則四方平四方平則畿甸安無弗有戰爭之警而王心則寧矣 三章召公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因彼開闢以徹法平其賦稅戎事甫定即行疆理匪疚民匪急公也率土歸王使一體成賦來取則於中邦耳乃往正其疆界至南海而止也 四章武功既成疆理既定王乃命召虎曰南民不沾王化爾來旬徧布政教厥功大矣昔我文武受命汝祖康公實爲翰榦今汝無曰爲予小子之故惟爲汝祖康公是似續耳爾既開其大功我用錫爾以肅祉矣 五章錫爾以圭柄之瓚秬鬯之酒盛以一卣使歸祀其先祖又告於文王之廟錫爾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爾祖康公昔自岐周受命於文祖今使爾重光世德祖孫濟美虎乃拜而稽首惟祝天子萬年也 六章虎拜稽首對王揚言休美曰虎以孫繼祖作召公之成皆天子之賜臣無能報答願天子萬壽盛德日新令譽無窮陳文德以洽四方勿徒矜武功而已

常武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焉 一原解曰朱傳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非也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淮北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漢進師爲南此篇由淮進師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之淮土前篇召虎經營疆理功成可謂有丈人之貞未幾淮夷復叛宣王欲大創之故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懲前之不武也蓋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無常召公謂惟德可懷遠天子躬擐甲胄遠問荒裔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命篇虞人之

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詞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取南北爲目已乎

一章 赫赫明明天子親命大將實維王之卿士昔者南仲乃太祖而卿士其孫也官爲太師字稱皇父王命之曰爾整齊我六師修我戎兵敬哉勿忽戒哉勿疎淮夷侵陵南土繹騷今將親征惠此南國也 二章 既命大將乃擇偏裨王謂內史尹吉甫曰爾以策書命程國之伯名休父者爲司馬訓飭紀律使左右陳列

申約誓以戒師衆率循淮水之涯省視徐土此行不久留不停處不妨三農使各就業也 三章 王師啓行赫赫光顯業業震動六飛親駕尊嚴哉天子舒徐安保而行不張皇亦不紹緩慢遊徐方聞風絡繹騷擾震驚天威如雷霆交作不勝言震驚矣 四章 既至徐方王奮厥武如雷震怒進其虎臣闞然奮揚虓猛如虎厚積其陣於淮水之涯不勞力而就執衆虜截然淮浦皆王師之所敢有負固盤據者乎 五章 王師嘽嘽然衆盛如鳥飛翰奮揚之速也如江漢之水浩淼無際也如山之苞鎮靜不可撼也如川之流其來不可禦也綿綿然密不可衝而絶也翼翼然整不可驚而亂也神謀不測不可知也萬全不克不可勝也以此濯然洗征徐國宜其一戰而定也 六章 兵貴謀而賤戰治貴德而賤功王師固威武王猷本信實所以徐方既來耳來則同爲王民王土是天子之功也諸臣何力之與有惟王廟謨萬全宇內回心四方盡平彼徐方小醜自來在王庭無復反側兵可長不用矣於是王乃曰予其班師還歸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原解曰朱傳改爲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按褒姒奄人據篇中婦寺爲言序標其志而已矣

一章瞻卬昊天不愛惠民甚顚危而不安降此大惡使邦國搖扤人民瘵病小人在位如害苗之蟊爲民賊疾無有平止以刑罪爲罔罟張布不收無有平愈也

二章小人恃寵專恣人有土田以養廉汝反貪而有之

人有民人以待治汝反強而奪之所以爲蟊賊也此宜無罪反收納於刑彼宜有罪反僥倖得免所以爲罪罟也

三章其致此者由婦人耳男子有智則能保障邦國婦人多智干預外政則破國傾城矣哲婦雖懿美其凶爲梟其妖爲鴟其長舌乃佞爲禍之階亂匪天降起於婦人王不親君子誰與教誨左右前後維婦人與寺人耳其能免傾城之禍乎

四章婦寺窺人以忮忒譖人於始而終背其實豈不極惡彼方怡然自得不以爲慝也王勿使預公事則可今王信之如賈人三倍之利賤丈夫所爲君子心識之婦人無外事今乃休其蠶織干預朝政其忮忒可勝言乎

五章天何爲責王神何爲不福王乎王可以自省矣是必有夷狄大患王舍此不忌反忌予之忠言不憂其不祥威儀又不善賢人相率亡去邦國不殄絶瘁病乎

六章天降禍罔惟其優而多矣賢人引去我心憂矣天之降罔惟其幾而危矣人之云亡我心哀而悲矣

七章觱沸上湧正出之泉其發源深矣我心之憂非自今日然耳生當此時人亦無如何維高遠之昊天雖壞亂亦能鞏固苟王能改悔修德任賢無忝皇祖則天意猶可回用以救爾之將來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若召公之臣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此詩中所已言序云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耳小雅終苕之華何草不黃大雅終瞻卬召旻皆悲惋悽切所謂亡國之音也昔周道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召旻命篇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言皆昬椓皐訿之輩辭約而意該矣朱傳詆爲不成文理過矣

一章旻天乎何急爲暴虐也蓋王任用小人是以天心不佑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小民盡至流離中國之邊圉盡至荒虛皆小人致之也　二章天降刑罪罔陷天下小人爲蟊賊居中訌亂皆司闡刑餘之人靡有靖恭之節潰潰然邪僻而已乃使之安靖我邦所以招亂也　三章皐皐然頑慢訿訿然謗毀若此輩者王曾不覺其玷缺兢兢業業甚危而不敢安寧如我輩者位反貶削其顚倒如此　四章今天下如歲旱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如棲木之腐草不濡其澤斯民之無生意如此則國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致於潰亂而不可救也　五章昔日天下豐富不如今時之貧今日百姓盡病未有如此之甚者以小人用事無君子故也彼小人如疏糲之米斯君子如精細之粺胡不自廢替以避君子乎乃專主滋甚爲害日引長而無已也　六章池水由外灌而滿今已竭也不曰由涯之不入乎泉水由中達外今其竭也不曰由中之不出乎國之將亡中外耗竭本由小人今爲害已溥而猶專滋弘大不思國既亡矣栽害不自及其身乎

七章昔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爽者日開國百里人心歸附日甚一日今也人心離散日蹙一日亦可哀矣

嗚呼今之人豈不尚有耆舊雖有而亦終不能用矣

詩繹曰召旻咸其求蘄也念疹瘁而求舊庶及救乎

又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維詩也亦然正雅辭多易變雅辭多險其易易知可昭存其險難知多複隱情性之理也

豐川詩說卷之十八卷終

豐川詩說卷之十九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男　劬　謹　錄

黃岡門人靖道謨誠合
咸寧門人羅宗彥素臣　同校

周頌

詩繹曰序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神明也葢宗廟樂歌雅文王思齊皇矣頌文德緜頌古公生民篤公劉頌后稷公劉盡盛德形容矣不以頌乃清廟咏顯相臣工戒臣工他諸美先德者

僅寥寥數言而足何也曰會朝受釐主格于陳先德美前功備始終形容而後王渢渢乎感有興也頌主唱嘆無淫泆主潔清無侈辭則交於神明之道也各有當也德産之致也精微故郊之用繭栗也廟之用犢牲也頌之歌清廟也一也尊上玄酒俎上腥魚味上太羹齊者之不樂也祭之闇闇漆漆也一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一鐘尙拊膈朱絃而疏越皆交於神明之道也夫周尙文雅文乎文矣故反本而受之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命極矣故詩以頌終焉不其深乎　原解曰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於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乏嚮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倡三嘆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爲祭祀作而皆以絃誦告於廟故同爲頌

清廟一章八句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于人斯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

文王焉

敬按自序言此詩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之樂歌而原解因實其事曰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敬意則竊以爲如序果授自孔門則指定爲成王朝祭洛廟之詩亦無不可倘出於漢初毛公輩之撰擬則指定爲祭洛文廟之說亦覺執泥蓋如必以爲此洛邑文廟之樂歌將武王旣得天下祭文之廟豈其無詩成王踐祚亦已六年六年之前烝嘗禘祫皆用何詩乎故讀此詩者但知爲廟祀文王之詩可矣

泥定序說此周公既成洛邑率諸侯祭文王之樂歌
則亦不必且謂爲一切祀廟祀天地之樂皆周公治
定功成后擬撰亦可而必指定爲周公成洛邑后于
洛祭文廟之詩則不免於固也
於戲穆然幽深清靜之廟祀事肇舉羣后咸集皆肅
肅而敬雍雍而和光助予一人也濟濟然執事之多
士皆秉執文王之德相與對揚其在天之神駿
疾奔走其在廟之主今日人心猶昔左右辟王之人
心豈不光顯豈不欽承久而彌新無有厭射於人乎
原解曰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辟而無韻不

貴聲也懸一鐘尙拊膈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
遺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烏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原解曰太平治功
成也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
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德文
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
皡皡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於德皆驩虞小補道
不通於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
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爲而
萬民化此以爲太平也　天之造化發育莫非命也
於乎穆然深遠運行而不息者天也於乎淵微不顯
文王之德純然精一不雜者聖人也天道聖德同體
並運所以致太平也文王以盛德格天在帝左右其
餘澤波及我后人我當收之不敢失墜大廟我文王
之德而因以格天豈惟今日繼此爲曾孫者傳世愈
遠培植愈厚則文祖常格而天命可常保矣
原解曰按清廟以下三詩玄遠冲淡皆所謂大雅之

音文王之至德也故以首頌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原解曰按樂有歌有舞歌以
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
之功則舞以象之如文王勘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序不言文
王何也詩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
祭也朱傳改爲祭文王之詩複說也古序不作此等
語

周道所以清明者維其能繼續熙明文王之常典也有二新命肇開一代之禋祀迄於後人用之續集大統竟底有成豈非周之禎祥也哉

詩繹曰天維清維昭明有辟文德一天中無欲而靜曰清明恒止而繼曰熙維清清不雜也緝熙明不息也是文德之純也典在德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原解曰按成王初政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於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故嘉廼功戒勿忘先王美箴之意備矣

武烈文德之辟公夾輔先王克定大業今日福祉皆辟公錫之恵我無疆子孫世保之也爾有邦而不自封殖修靡率附我先王我先王既尊崇爾矣子亦念此大功繼世而嘉美之也我先王謂莫强於人不可力服惟修德則四方訓服莫顯惟德惟有德則百辟式刑能訓能刑吾為子孫與爾為臣均蒙其庇也於乎先王不可忘哉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原解曰按此為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大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迹所自起功德最著歟於太王文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

王季也然詩並頌二王安得獨為祀太王既祀太王文王又安遺后稷與王季序說是也

我周王業肇自太王成於文王天作岐山以開王跡太王始荒治之彼民不憚遷徙而營作矣文王嗣興恵鮮懷保從而安康之彼民日趨赴而往徂矣是以岐山為萬邦歸往有平夷之道路無復向之險阻子孫宜世世保守慰二王在天之靈可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六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祀成王之詩非也古者冬至合祀天地於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於尊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樂非一章此其删存之一耳昊天雖名卽文武受命以頌天故大雅文王之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必言聖聖同天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云成王相畏皆成就之義非成王誦也不敢康基命單心皆須文武功德宥而寬者天之德容而深者地之德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二后所以德

配天地也朱傳改爲祀成王則詩當作於康王后郊廟之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我將之間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文生解引國語爲證按國語解成字之德無一辨其必爲王誦也其云德讓信寬固和皆所以基命成其爲王者也若皆爲美王頌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豈詩人立言之意周家基命由二后蘇軾謂成王非基命之主是矣又據商頌祀武丁謂周頌亦當有康王以後詩夫商頌古樂僅存無容再删且武丁賢君其德可法周公所定內外百祀之樂夫子删存

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製作雜其閒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后不宜攙入祖考廟樂前不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乎又據周禮圜邱方澤謂天地不當合祀益信以周禮爲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夫廟祀考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陰不得離陽妻不得違夫此理甚明今拘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爲郊祀天地之詩何怪乎或曰周郊配稷詩不及稷何也獻祖之樂與天異思文所以獻稷也

昊天有已成不毁之命文武二后受之以成一代王

業而不敢卽安也夙夜憂勤以承藉此命者其德宥焉寬宏配天之廣容焉幽靜應地之深於戲繼續光明單盡其心故能咸和永清受命而成其爲王也敢負天之成命乎　原解曰成王成就王業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原解曰古天子冬至郊祀天地一陽初生氣本無形故禮不貴物埽地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配以始祖古之郊祀也周公制
禮每歲季秋享帝於明堂帝者天之神生物之主物
至秋而形成故祭備牲牢配以父郊天報始享帝報
成郊配后稷始於祖之義也明堂配文王成於父之
義也

我所將奉所獻享維羊維牛物至微耳天其佑助我
[illegible]之乎不敢必也天之佑享諒不在物惟自托於文
王庶可格天我今儀法之式用之刑成之以我文王
之典日見諸行事安靖四方天意安民而文王之典
能安民是天所臨鑑也福文王必歆文王所配之祭

佑而享之必矣然我不敢遂懈也其夙夜無忘畏天
之威保此佑享之意而已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原解曰天子五年一
巡狩徧履四方會諸侯於方岳之下燔柴升烟以告
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為巡
狩祭告之歌戢干戈櫜弓矢皆武王事而序不及武
王者後王巡狩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
時夏語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
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歌之
大者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
禮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王者奉天命為天子四時巡行邦國昊天其以之為
子乎今觀天意實尊序我周矣人心久玩薄加聳動
莫不震懼祭告天地羣神及所在山川無不懷柔人
神受職天意可知信於周王為天下君也然何以承

天之意乎明昭有周用慶讓黜陟之典殿最在位之
諸侯又歛其干戈韜其弓矢求懿美之德陳於中國
信乎王之能保天命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原解曰朱子改為祀武王成
王康王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為鋪
張文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

矣祀成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即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云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爲謚耳豈凡言成康者即爲二王乎

豐川氏曰此言辨矣且即據詩以論文武受命有四方矣而乃謂成康上帝是皇又云奄有四方何也據此則斷知此詩所以誦武王不及成康也

明王立功在乎自強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心者惟武王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哉其能成王業康定天下是以上帝立之爲君也自武王成功安天下奄有四方斤斤然昭明之動光於四表今日之祀鐘鼓喤喤然磬管將將然神降福穰穰然降福既簡大孝子威儀愈謹愼是以神人醉飽福祿之來反覆不已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原解曰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獨舉來牟者來小麥牟大麥冬至郊祀惟二麥至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絕續乏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也

仰思文之后稷眞能配天天能生民不能使民自養所以粒食我衆民者莫匪爾德之極也誕降嘉種貽我以二麥皆上帝之命徧養下民者惟稷代天敷教民食足而禮義生無此疆彼界布陳常道於諸夏厘

生正德孰匪其功信乎文德配天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農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誦洛誥以明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狩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

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爲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祠祭歸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

嗟爾從行臣工歸矣尙敬愼爾之在公乎王賜爾以舊章其來咨謀之來茹度之勿自用自專壞成法也爾保介歸矣念民事在農農事在春今已春莫他又何求二歲之新田三歲之畬田如何乎無有荒蕪未

聞者乎美哉二麥將熟秋収繼之天賜昭明不爽迄秋又將豐年矣早命農夫具銚鎒艾治田畝奄忽之間覩持鎌以刈稻矣不先事而可望穫乎

敬按讀京山序解詩解乃覺頌之收此始非無謂詩之立言始有着落善讀書者取朱傳與郝說一平心較量是非當否昭然自見爾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成王旣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戒農官之詩非也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於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同也

噫嘻我周自后稷以來世勤稼穡以成王業爾農夫旣昭明感格于天矣我不敢失墜率是農夫播其百穀疾發其私田終萬夫三十里之地無曠土也亦服爾之耕事萬夫同出無遺力也爾惟克勤其昭格寧有已乎　成王成就王業也　原解曰按頌皆事神

之樂而不言鬼神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所以爲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故頌於郊不言天言聖人於聖人於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章祈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動勞苦而所謂格天事神者在其中矣詩至頌而愈遠故曰興於詩成於廟

敬按詩釋以爾作上帝田祖此於新年告始事自覩然仔細玩味經文如毛之汝爾即從農夫則自覺爲長故終從毛焉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原解曰按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於杞爲周之二客二客來助祭則告於廟鷺白鳥也人臣精白乃心弗緇其節似之鷺善羣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爲無斁之比有斯容諷其心也

白鷺振羽而飛于彼西京之辟雝我客以精白西歸羽翼王家戾止周庭其儀容修整似之而心思皭然可知巳在彼國則人情愛戴無有厭惡在王朝則猶

疑盡釋無有厭斁庶幾夙夜敬戒保此美譽長永善終矣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序曰豐年報秋冬也　原解曰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祭於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通用此詩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高下皆熟故黍稌多而百穀可知矣亦有高大之廩其中積貯之多萬而億億而秭以爲酒醴進於先祖妣以備祭祀之百禮上帝百神降福無不遍也敢忘報乎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原解曰此周公制禮作樂成大合諸樂奏之以告於文王之廟非爲祭祀也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爲始作樂而巳亦非爲釋奠養老也

樂工用瞽以目無見而聽音審也瞽非一人皆在周之廟庭非復夏商之舊矣於是設懸樂之具黄板以爲業植木以爲虡業上畫牙其狀崇然虡上樹以鳥羽小鼓爲應大鼓爲田皆懸之有持柄而搖之鞉有玉石之磬有起樂之柷止樂之圉諸器既具瞽工乃奏及編竹之簫併兩之管無不備作喤喤其聲之盛也肅焉戒文雝焉協律諧和齊鳴先祖之神降而聽之我客來周庭者亦平情釋怨永觀其終矣

潛有一章六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篇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原解曰魚至冬月大寒霜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歌也

美哉漆沮二水深潛之處有多魚有似鮪而大之鱣有似鱣而小之鮪有白色之鰷有黃色之鱨有無鱗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取之以獻祭祀以介於祖考而得大福也

雝雝一章十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序曰雝禘太祖也　原解曰此禘太廟之樂歌太祖周太祖禘行於太祖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卽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於始禘也禮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太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肆祀者表大禮也魯以大夫歌雝夫子非之於春秋書禘於詩錄雝春秋之志也鄭氏以太祖爲文王朱子因改爲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太祖則后稷何加焉武王末受命雖有王祭禮樂未興周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禘祭通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於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遠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子孫祀遠豈宜太疏莫遠於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

年五年不已疏乎遠祖格則羣王咸集故曰祫商頌濬哲亦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卽祫也禘雖合饗故其禮重魯僭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也或曰時祭亦有禘有祫諸侯亦有禘有祫夫禘之爲時祭以禘舉於春也祭莫大於春其次莫大於秋春爲歲首秋爲成物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子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故禮莫大乎禘嘗也諸侯之有禘祫以其亦有始祖有合食襲用其名而禮非諸侯所得盡也

大禘舉而羣后集來自彼國雝雝非勉強至止周庭
肅肅無惰容相助我祭祀者維辟公主祀者維天子
至敬無文穆穆如也於哉辟公薦廣大之牲助我陳
設豈予能致此皆大哉皇考之賜安我孝子也皇考
宣通明哲立人之極文德武功克君之道安民之德
上及皇天故能昌大其後嗣使冲人歷服綏以眉壽
坐撫盈成介以繁祉今日之祭既侑食我烈考亦侑
食我文母追崇罔極有自來也匪皇考烏能及此乎
母有懿範故曰文母猶所謂女士也非謂文王后妃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原解曰按武王
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
穉也此卽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於武王廟之樂歌
詩明徵如此世儒惑於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
年而後致政併強此詩爲七年後王親政作益據洛
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
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
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必無之禮
也

諸侯始見辟王以辟王新立來稟受王章也車上建
交龍之旂陽陽鮮明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和
鳴馬轡首鞗革當鸞鑣之間鶬然有聲來朝之儀皆
太平物色豈不休美有烈光乎率此辟公見於昭考
武王以致其孝以行其享以因享而得眉壽以長保
美哉之多祜則此多祜非自致實爾烈文辟公助祭
感格安我以多福使我緝熙于純嘏爾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原解曰按武王誅紂
封微子於宋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此其始受
命來見周廟故舉武庚事以諷之曰威曰福尋常祭
享不及此辭雖頌客而亦告於廟故皆爲頌

有客有客天子不以臣畜之而禮因先代所乘馬猶
之白也其威儀萋且然隆與其從行之衆敦琢如金
玉客至此其宿宿乎勿遽歸也其信信乎勿一夕遂

去也受之縶以縶其馬馬當客亦當也去則追餞之左右無方以安之旣往之事乃其禍淫之威今嘉善人降福甚平夷而無所猜忌矣

於皇一章七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序曰武奏大武也　原解曰按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樂成奏於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者昭德爲威所以大武也於戲大哉武王有莫强之功烈非徒以武功耳信哉

我文德之文王能開基貽後而文教未敷我武王嗣受之旣勝殷乃櫜弓戢矢止其刑殺久而後定文教大洽治平功成武王之武何以異於文王之文乎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　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原解曰此成王旣免喪而見於先王廟之詩以下四篇成王守成之事而詩多裁自周公借祖考之靈光訓嗣王故告於廟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爲憲章故皆爲頌悲閔哉小子遭皇考新喪王業草創嬛嬛失怙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終身克孝以思念皇祖一陟一降宛然見行事於家庭今予小子嗣服懼弗克孝夙興夜寐必恭敬止於乎皇王予亦欲承繼此序不忘耳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成王旣朝於廟而遂進羣

臣以謀之也餘見前

作事貴始予謀於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於乎遠哉聖凡懸隔朕未能竟也羣臣扶我遷就以求繼述猶泮渙不合也予冲幼無知國家多難未堪惟於朝廷紹皇考上下之蹟於家庭奉皇考陟降之遺守而無失休美哉皇考庶賴以保安明覺其身不至傾迷而已　上下陟降猶見於羹牆之義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成王進羣臣之戒非也蓋羣臣進戒王而王嘉納之其辭如此亦周公之志也餘見前
羣臣進戒若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命不易保無謂高高在上人主一陟一降之事無日不監視乎此奈何不敬王若曰維予小子不聰未能敬也願學焉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緝續純熙至於光明爾諸臣尚輔弼我所克任示以顯明之德行庶不迷所往耳
小毖一章八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原解曰成王既誅管叔武庚而訪于羣臣亦周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成王執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故曰荓蜂求螫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武庚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裁自周公而此詩哀死之意微慮患之計深不似棠棣鴟鴞悲慨者彼公自言而此爲王言也稱小毖自謙求助之辭天下之患未有不狃於小者餘詳前
予自今其懲創往事而謹毖後患乎人近蜂則被螫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我自求之今而後始信彼桃蟲之微果能翻飛爲大鳥也凡事始于微卒於巨可不毖哉予智識短淺無克家定難之才又遭遇辛苦之地諸臣可舍我弗助耶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原解曰朱傳改爲秋冬報賽之樂歌非也良耜爲報此篇爲祈卒章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振古如茲祈之辭也與良耜卒章殊此援古以祈之彼續古以報之籍者籍民力治田也或曰典籍之田供宗廟之典籍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此其祈穀於社稷

之樂歌也噫嘻祈年於上帝其辭簡上帝尊也此詩祈年於社稷其辭詳社稷親也噫嘻專爲民祈此則因籍田並及民爾

草木不除則田不治始芟以除草始柞以除木草木去而耕其土澤然解散地廣功多芟柞芸治千夫合耦或往下濕之隰或行溝上之畛主爲家長者伯爲長子者亞爲仲叔者旅爲家衆者有自治百畝之外餘力來助爲彊者有無長業傭工爲以者皆徂隰徂畛之衆也人多飲食嗿然有聲其婦來餉其夫媚之婦亦依士勞之勤苦相恤也以畧然剡利之耜始事

南畝既耕乃播其實函氣而活驛驛然生長係達受氣厭足者傑然特出久之厭厭均足可以耘矣緜緜麃耘詳密至秋成載穫之人濟濟衆多其實積而萬及億億及秭爲酒醴進祖妣洽合祭祀之百禮品物雖多禮主於酒𩡧然其香以供賓客是邦家文明之光也椒然其馨以養耆老是胡考所安寧也收成之繫於國家大矣非獨此一方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日有此豐年之慶自古如此惟神降康無替引之可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原解曰前篇祈年此有年而遂報之

畟畟然銛利之善耜春始事南畝以播百穀其實函氣而生至夏而耘農夫在田婦子來瞻載筐筥以盛饟黍農人首戴笠而糾以繩執其鎛鋤趙然斂疾以

薅陸草之荼水草之蓼荼蓼朽則黍稷茂至於秋收穫之挃挃有聲積之栗栗不秕積高如墉比密如櫛開一族之百室同時以入穀百室充盈婦子飽煖安寧孰非神賜乎乃殺黃黑之犉牛其角捄然長曲以報享社稷似往歲而續來歲使先農先嗇之祭引之無替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原解

日此所蠶之祭繹而賓尸之 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於先帝鞠衣黄桑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蠶桑者薦衣祈桑也周禮内宰仲春詔内外命婦治蠶於北郊此卽春祭薦衣所蠶之尸靈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弁者尸服也蠶爲絲故衣絲紑潔白也象蠶色蠶馬同氣蠶首似馬俅俅不屈貌弁無曲者象蠶形也祭必繹尸所以報也大夫以下祭於室卽日賓尸於堂謂之儐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賓尸於廟門外謂之繹繹者天子賓尸之名繹

繹也繼昨日也又謂之祊門内外曰祊始祭迎神於廟門内楚茨所謂祝祭於祊也明日送尸於廟門外春秋所謂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繹也禮器曰爲祊於外祊繹皆廟門外西塾鬼事尚右也古者門東西有堂室曰塾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庫門内失廟門外是也於東方失於西方是也庫門大門也廟門在庫門内左繹當在廟門外西塾也言繹又言賓尸繹者賓尸之名賓尸者繹之事也引高子語明所賓者蠶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蓋畢時人所知者證之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附會雜記士弁而祭於公之說以絲衣載弁爲士徂堂基牛羊鼎爲王省牲器夫繹禮殺於正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有司徹云埽堂餕尸俎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卽少牢云祭畢尸出廟門外侯儐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往儐於門基也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者牲鼎皆自堂往門始

祭牲入先太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鼐鼎大以亨牲體鼒鼎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鼎出而鼒從之猶士虞禮枇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徂基之序也兕觥以下則祝願之辭鄭以絲衣載弁爲助祭之士朱傳改爲祭而飲酒則序言繹賓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桑之詩多矣蠶祭惟此一篇故聖人删存之朱傳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昨日之祭爲蠶絲也今尸賓來蒸絲衣紑然潔白載弁於首俅俅然下曲昨者爲尸於堂今日爲賓於門基之蒸自堂往也昨日薦牲於堂上今改設於門外羊俎出而牛俎從之大鼎出而小鼒從之移堂上

之錫爵以飲於塾兕觥觩然其曲飲此旨酒內思和柔無諠譁傲慢之容德盛禮恭宜得壽考之休矣

酌一章八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原解曰大武武王之樂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即武也其三曰敷時繹思即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即桓也武樂歌非一酌亦武樂春秋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爾序云告成大武寵受王造是武

成也酌相時也晦則養熙則用時也時者天運聖人之中聖人至公無私故道莫大乎時而用莫大乎酌毛氏因遵養之語及養天下明武非力服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於盛哉武王之師始而遵守恬養時方韜晦酌於紂惡未稔之先未嘗有利天下之意及時既純光人心同而天命集是用大介一戎衣有天下酌於時不可已又烏容有棄天下之意今我後人寵受此蹻然壯烈之王造所以繼之者維爾大公無私信於衆心耳

使自利自私拂天違時擧心不信何以長世永保乎

桓一章九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原解曰按春秋傳此武樂第六章頌武王伐商講武類於上帝禡於先戎也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於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朱傳以詩稱武王爲疑夫講武類禡武王伐商

時事而詩非伐商時作也周公爲武舞因爲歌歌非一章頌非一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頌巡行皆武樂也而作於成王時何得不稱謚既云綏萬邦屢豐年則詩非成於當年明矣

我武王伐紂以萬邦瘼痛將綏安之也民心悅而天意順屢獲豐年之祥匪但一時蓋久而不懈也當商紂暴虐賢人播棄桓桓然武王能保有厥士用於四方克定其國家於乎其德上昭於天故君天下以伐商也

賚一章六句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原解曰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下大封將帥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　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受之布文王德意以大賚天下使人紬繹深思所以爲此維往求天下安定而已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政也於乎諸臣思文王垂創之艱體我徂求定之意庶大賚爲

不徒爾

般一章七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原解曰舊以此爲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於遊畋槃姍勃卒行路之貌天子巡狩按節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並目亦武樂之一章爾武樂各章殊事而此爲巡行之事樂記所爲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巳或云頌成王則不應篇名與武酌同例也

於乎君哉是周也其巡狩所至登其高山及嶞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凡山阜邱陵出雲氣爲風雨者皆祀之以誠允之心謀猶翕合之河而祭之徧天之下山川之神皆如是裒聚對越此我武王革商以後一代之新命也　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或定於成王之季年也

豐川詩說卷之十九終

魯頌

魯少皥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而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敬以爲此說不然如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則魯頌中當有周公伯禽之頌矣何周二公無頌而魯頌四篇盡成公爲僖公作歟竊意周綱日陵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軼至於僖公之朝尤尚文爲羣臣相習遂爲頌僖之樂歌生歌於朝廷遂歌廟其詩或多而夫子獨取此四篇者辭意雅馴尚有先王禮教之遺可爲學士大夫諷詠而足以資其觀感故錄之存教且亦臣子誦揚君父之體所當然故以四篇續周頌之後與此中當有取資示訓而兼存忠厚之義在也崔文敏以爲重周公之後有賢君能

遵明周公伯禽之烈則恐非刪詩正旨郝京山以爲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以誌譏亦恐求之太深也

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敬按頌猶風體此以言頌體之變則可豈得謂頌之不屬於僭而所歌者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乎天子之頌敬按只當問頌爲諸侯之合用與否合用則當時之事奚害不合用卽頌祖頌父亦豈有當且若諸侯分得用頌卽有頌不爲僭天子若分不能用頌卽未純乎天子之頌亦謂之僭天子也

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存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敬按此數語庶近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敬按詩旨取於委婉忠厚之意多亦恐不得盡律以春秋之法

駉四章章八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原解曰按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毛公序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歌何也凡頌皆樂歌不復舉而

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武王之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當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尊常美君何必請於天子請天子而後頌知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魯頌當卽作於此時將推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　敬按原解之言辨矣然仔細看來此篇與下二篇竟是生前羣臣頌美之詩蓋世教陵夷不特頌宜天子者竟頌在諸侯又不特用爲宗廟樂歌者竟用爲燕飮樂歌原解亦以泥左傳成公六年季孫請周史克作頌之說耳不知左傳周

秦間附會之書卽安知史克爲魯頌僖公並非附會耶留質高明

一章駉駉然腹幹肥張之牡馬在遠坰之野不妨民田而牧養有方非務農重穀者慮及此乎畧數駉者有驪色白跨之驈有黃白之皇有純黑之驪有黃騂之黃用以駕車彭彭壯盛我公思慮廣大無疆思及於馬牧之盡道所以善也、二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其駉有倉白雜色之騅有皇白雜毛之駓有赤皇之騂有青黑之騏以此駕車伾伾有力由我公思慮久遠無期思及於馬牧之有方所以多材力也　三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駉者有青驪騂之驒有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之駵有黑身白鬣之雒以此駕車繹繹不絕由我公思慮無倦思及於馬牧之有方所以强力能作也．四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坰者有陰白雜毛之駰有彤白雜毛之騢有骭多白毫之驔有二目俱白之魚以之駕車祛祛然强勁由我公思慮正直無邪思及於馬善行地而徂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飮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原解曰此亦僖廟之樂歌所以頌僖君臣之有道云耳然此篇大類風體跌宕姚佚無復淸廟肅雍之意春秋以來新聲也敬則竊謂此春秋以來新聲是矣然謂爲僖廟之樂歌則恐不然蓋通體不似頌廟之辭而三章自今以始四語則自是羣臣獻諛於朝之辭不似樂歌僖

廟之頌也況序俱不言頌於僖廟之樂歌何得舍序
而獨信附會之左傳歟此條似當留質高明
一章 有駜然肥壯者一乘四馬皆黃也夫馬牧之有方
則力强而致遠夫臣養之有禮則託重而恃力今諸
臣與燕自夙而夜在於公所明明然無昏亂失禮者
其修潔整齊振振如鷺群飛而下也擊鼓節樂咽咽
然深長既醉起舞若此君臣相悅何其樂哉 二章 駜
然肥强者四馬皆牡也臣亦君所託以乘也夙夜在
公飲酒而退威儀修整振振然如鷺之群起而飛也
鼓聲咽咽醉然後歸君臣何其相樂哉 三章 駜然肥

壯者四馬皆駽也諸臣夙夜在公燕飲今固善且有
失自今矣始豐年相仍公有善道貽孫子世爲善國
君臣相與豈不樂哉

泮水八章章八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求
獻其採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原解曰僖公嘗修
葺學宮史克頌其事以爲樂歌敬按頌詞不無虛誇
然如能脩學育士而於焉馘訊於焉飲酒猶之盛世
風而爲魯之僅事矣且其於學語敬明語穆穆語威
儀敬慎語克廣德心胥敬習於前聞其卒章則厥德
無不柔嘉是猶可作淑世之儀型而爲達政專對之
藉資也故其詩雖僭雖誇而爲吾夫子之重錄歟又
詩中屢稱魯侯此或屬史克之頌歟不然魯之臣子
不應稱魯侯也然要之是頌於生前非頌於死後詩
詞自昭昭也若疑史克作頌於成公六年無論左氏

之多附會傳者多不眞節眞史克節安知其壽之不
歷僖成也
一章樂哉泮水有芹生焉薄采其芹我侯臨泮其旂茷
茷飛揚鸞聲噦噦和鳴國人無幼無長皆從公往以
觀其講學行禮也　二章樂哉泮水有藻生焉薄采其
藻我侯至止其馬蹻蹻强壯其言昭昭宣明載色而
和載笑而絲不慍怒而寬柔以教也　三章樂哉泮水
有茆生焉薄采其茆我侯戾止在泮飲酒顧養天和
永錫難老順彼長遠經久之道屈服魯國之衆人也
四章穆穆敬美之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威儀內外

交脩民所取法信哉有文有武昭格烈祖無有一事
不克孝者以此得福是自求也　五章我侯有明明之
德而能益明其德服遠有本矣又作泮宮闡揚文教
淮夷威化依然帖服有矯矯然如虎之臣於此獻所
馘之耳有淑問如臯陶之臣於此獻所執之囚　六章
克敵以武濟濟諸臣能大其德心視人猶已此立功
之本也桓桓武勇往征以掖逷東南之夷有烝烝之
勇皇皇之度不讙譁不誇揚無爭功不平告於訟者
在此泮宮各獻其功也　七章觩敵賁謀角弓觩然堅
勁士卒各負束矢搜然急疾戎車甚廣徒御斁勵可

以克淮夷保甚善無囟敗矣然不恃此也式審固謀
猷爲久安計則淮夷終獲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矣
八章翩然飛者惡聲之鴞鳥來集泮林食我桑實變而
就好音淮夷向化亦猶此也彼憬然覺悟之後來獻
琛寶有大龜有象齒又廣賂東南之金非懷我侯文
德而然乎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蕪氏曰詩人頌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之所
安外爲鄰國之所懷而脩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

民之望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
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
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
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
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原解曰魯頌

皆爲僖公前三篇頌生平功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
一爲世室配武宮告成功也故首舉廟宮末歸於僖
廟序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
大王遷岐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荊從常許奄有海
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爲目夫常許失矣魯何能復也僖公有駉馬
之富有胥樂之臣有在泮之功後郊禘三望之僭願
大而力小遠思蠻夷而近失常許故序即辭表志而
作者之謏自見亦春秋之義也•
豐川氏曰京山之言亦自知序說復周公之宇於他

經無考且與春秋相戾故以詩志爲說然如以爲志
則在生前爲可豈有祭廟之時其人已薨廟樂合頌
已成功德而尚及生前欲爲未能之志是爲彰其人
之功乎愧其人之心乎必不然矣竊意左傳史克作
頌於成公六年之言不無風影序頌僖公能復周公
之宇亦非於春秋記載之外別自有說則作頌者與
非魯之臣子而爲當時能文能賦之人於其生前作
爲頌而寓祈之辭以効規箴乎又如篇首言廟則是
言后稷周公以及群公之廟末言新廟亦不似言新
僖之廟何得斷爲此篇乃新僖廟作歟然要之序言

必有遺訛不然則漢人撰擬序時未能盡括詩義爾此予所爲讀詩讀序於今日要當有一段闕疑心爲古人叅活句也

一章 深閟之宮侐然清淨盤基實實然鞏固結架枚枚然茂密上世從來遠矣赫赫然顯著之姜嫄貞淑不回感武敏之祥上帝依凴其身使無災害彌十月而生子是爲后稷天降百福賜以嘉種有黍有稷晚者爲重早者爲穋有菽有麥早者爲稙晚者爲穉教民有功受封於邰而奄有下國使阻饑之民皆知稼穡黍稷稻秬徧及下土烝民乃粒繼神禹平成之緒也

二章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自邠遷於岐山之陽周之剪商實始於此及文武之世紂惡盈而周道昌天時已至乃奉天之屆於牧野無疑無慮上帝臨視而天心順治商之師三千同心共成厥功而人心應所以有天下也

三章 天下既定大封同姓乃封周公於魯成王告周公曰叔父留相王室立爾長子大開土宇藩屏周室乃策命魯公於東賜以山川土地及附庸之邑魯所以有國也及周公之孫父莊公爲子者我僖公也建龍旂於車駟馬六轡耳耳柔順春禘秋嘗不懈於時郊天祖廟不忒於禮春而郊祀天地配以后稷享以騂犧帝稷安享降福於効周公皇祖伯禽以下亦福汝於廟秋嘗則夏養牲横木牛角以止其觸三月而後用之白色之牡騂色之剛酒有牛犧之尊將將端正鑊有去毛而炰之豚有切肉之胾有肉汁之羹有籩以盛果核有豆以盛俎醢有大房以載牲體樂奏萬舞洋洋克盛祖考格而孝孫有慶使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東土常有魯國不虧缺不崩頹不震動不騰躍有壽考之三卿爲朋友輔社稷固如岡陵此公上承祖考而恢弘典禮者也

四章 公之兵車大國千乘之賦也每車中三人右人持

矛飾以朱英左人持弓縢以緣繩矛必載二弓必用重備折壞也計公之徒凡三萬人飾胄以貝綴甲以朱綫烝進其徒增增然多也西戎北狄以此當之荆以舒叛以此懲之無敢有承敵我者使爾昌大熾盛使爾壽考富足有黃髮鮐背老成人相爲試用使爾昌盛廣大使爾耆老蒼艾萬年千歲眉秀而壽無有患害也

五章 泰山巖巖高大雖非封內我魯邦所瞻仰而祀也奄有境內龜蒙之二山遂荒治極東至海濱之邦如淮夷舊爲魯患今亦來同莫不相率服從皆魯侯之功也

六章 保有境內鳧繹二山遂盡徐州

之士荒治爲宅近海之邪若淮夷若南蠻若北貊及彼炎荒極南之夷莫不率從莫不應命惟魯侯是順而已　七章 天錫公全福眉壽以享魯國昔齊人侵我常鄭人侵我許公自今以往居常與許恢復周公之士宇燕飲喜樂家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朝廷大夫庶士撫有邦國既受多福而又壽命堅固髮白復黃齒落更生以永此福也　八章 今者修葺先代之寢廟取松於徂徠取柏於新甫斬斷之量度之長者八尺而尋短者十寸而尺用松爲桷舄然層架正衆規模甚大廟貌重新奕奕然盛美也此廟經始乃先大夫奚斯所作人心思慕久而愈深今棟宇更新甚長曼而碩大萬民瞻仰無不順悅也　敬按篇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考之春秋既無其事自合作生前頌禱之辭至俾爾之云屢以爲言亦豈頌神之體更若俾爾耆艾之下緊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使非生須則頌鬼神矣卽俾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之言毋乃涉荒唐無謂之誚與況篇中再呼魯侯盡生須語亦不類頌神於廟之言總之魯之有頌亦已屬變生頌於朝抑又變之變矣周頌淡遠肅雍魯頌前二篇姚宕逸幾類國風泮水已涉浮誇閟宮則誇誕無

實極世間俗福艷祉無不搜尋含納其中不惟體類湊泊亦開後世獻諛之門作劇秦美新之偏矣然則夫子錄此四篇何也風如二南七月三篇外皆其衰世堪傷堪歎之風至於魯上而外之極僖內之三姜下而三家僭侈無所不至微論無風可勸卽有流篇非侈卽僭非僭卽淫夫子敢與鄭衛同錄而忍與十四國風並列以貽之臭耶且魯頌首篇之思無邪無疆無期是尚爲能得政本次篇之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是尚爲善禱善頌泮水卽與學育才獻訊飲酒有盛世風閟宮則孝祖享報遐福美報一一備具孔子曰詩可以興云云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詩之爲道取於道志而志則取於能感魯頌四篇以之語頌體則失正以之語於道志感物則資益於學士大夫亦多矣故余謂頌錄魯頌蓋忠厚之意與示人取資之意並行也然自此開臣子佞諛之途文詞浮淫之蠹矣夫子之錄之也蓋亦不無歉然不安之感耶

商頌

初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

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逮七世後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止錄其五篇然且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亦不敢强通也　敬按詩錄商頌或以爲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商頌愚謂此說若近似而亦非也周用六代之樂是矣孔子適周特一從老聃問禮之大畧耳何嘗得徧歷故府考六代之樂歌而手錄以歸且孔子信而好古又何不錄咸英之樂章有夏之聲與又

或以孔子商後故特於前代錄其祖廟樂歌愚謂此說亦近似而非也夫子先代之念自切然如商頌之錄止此五篇者意當時宋則身所不到而其流傳得聞者止此五篇堪垂世立教耳若以頌之錄商爲是其先王則孔子常言夏禮能言與殷禮能言並慨杞又何與大抵錄頌於前代獨存商頌五篇者爲其頌之尚存足備一代憲章而仍錄於周魯之後則本朝與先代之異宜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原解曰此詩多言樂何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卽此意也

猗與那然聲器之多也鞉與鼓先衆樂設置奏樂擊

鼓簡簡然衆樂大作時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我烈祖及其迎牲祼獻湯孫奏樂感格以安我思成如在之靈鞉鼓淵淵深遠管聲嘒嘒清亮調和均平依我磬聲磬聲諧八音皆諧矣烈祖雖遠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間於赫哉湯孫穆穆美聲思成所以綏也及乎九獻既終鏞鼓斁然交作萬舞奕然並陳助祭嘉客聞樂觀舞無不平夷悅懌者蓋尊祖敬宗有廟來格古今通誼古昔亦有助祭爲客者亦有曾孫爲主者行禮奏樂寧自今日今者溫恭朝夕執事匪懈人心合敬無異古昔烈祖感格尚顧予烝嘗哉此奉

祭非他人湯之孫也一氣脣通有不居歆者乎　王
磬在堂上鞉鼓管在堂下故曰依記磬以立辨辨故
難諧磬聲諧則八音克諧矣　朱傳曰思成未詳然
如齊之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之說庶爲
近之　閔馬父解自古在昔二句曰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公是眞
見得敬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義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淸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原解曰成湯至於大戊七世
矣商道寖衰大戊脩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
宗有德故殷祖成湯宗大戊武丁此祀大戊之樂歌
也朱傳以詩稱湯孫改爲祀成湯今按詩云及爾斯
所言自湯至大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
人心表中興之功也亦云玄鳥頌人心土宇正祀二
宗之詩若那祀成湯無容及此矣湯孫凡後王主祭
者皆得稱之豈必祀湯始稱湯孫乎前篇言樂此篇
言味祖遠難格故衎之以聲宗近易感故侑之以食
不得謂二詩無辨也

嗟我烈祖成湯革夏受命有秩然長久之福引申數
錫於無疆延及爾中宗之所世經七葉再造天下與
烈祖重光也今日之祀淸酒方載神靈來格所思成
就若或賚之禮以羹熟爲節和羹既備既調乃總衆
行禮合衆感格人雖衆而肅靜靡有諠譁神其居歆
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鬷假莫大乎諸侯車以皮
束其轂畫文於衡四馬八鸞和鳴來格奉享我受天

命既廣大矣天降豐年使諸侯之來奉其黍稷以饗
其降福寧有疆界乎今日之祭皆中興之賜尚有顧
我烝嘗乎此祭非他人湯孫所奉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原解曰按中宗十三傳至武

丁而商業又寖衰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
宗頌高宗而頌本祖德正所以表中興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契肇封於商是我商人之始也宅
居殷土芒芒廣大古昔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從其祖
居以正四方之封域湯既受正方之命而列侯率附
遂奄有九州此商先後所以受命也數十傳之久經
衰亂而不危殆者在我武丁爲之孫子繼序重光耳
武丁之爲孫子也秉威武之德爲天下王無所不勝
故諸侯皆建龍旂十乘載黍稷爲大糦以供王祭當
是時畿內地方千里皆民所止居而肇開封域極彼

四海無異正域之初也故今日之祭四海來假祁祁
衆多如景之員附由大河達王都朝宗之衆亦無異
方命之日殷受天命自湯至今咸宜百福負荷豈非
中興所遺乎

長發七章一章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
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序曰長發大禘也　原解曰朱子謂當爲祫祭之詩
按大禘卽祫也故雝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毋此商禘
也並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益追祀遠祖則子孫
咸集所以首四時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正禘而
據雝與此詩則禘非特祭明甚然此稱大禘雝稱禘
何也雖序云太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

一章維商有深濬明哲之德與王之祥發見久矣自昔
洪水芒芒禹分布下土區畫四方外而諸侯大國各
正疆境其邊幅周員長遠內有娀國方大高辛帝立
其女子爲妃生我太祖玄王是我商人之自出也

二章我玄王生而桓武撥治堯命爲司徒受小大之國五教敬敷無不通達身所循行無有差越民遂視傚而興起矣迨玄王之孫相土尤烈烈然威名播於海外截然其整齊也●三章玄王以來天命在商不去至湯天人會合應期降生有聖人之敬而日益進升昭格於天遲遲永久惟上帝是承故帝命爲王以式法於九州

四章湯受小國大國之贄王爲諸侯所屬如旗旒之綴於㦤固結不解也人心所屬卽是天休湯能不爭競不急躁不剛猛不柔弱布政優優和平是以百祿聚耳

五章受小國大國供奉爲諸侯所乘載如駿駹之馬負荷重遠人心所奉卽是天寵湯能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戁恐不竦懼敖然以天下自任百祿所以總歸耳

六章湯以威武爲王載旗秉鉞恭行天討如火烈烈莫我止遏桀以三國爲黨如一本三蘖不得順遂通達十一征而九國截然歸一伐韋伐顧伐昆吾及伐夏桀也

七章昔湯未伐夏中葉遭桀之虐震懼而且危業信哉湯爲天之子天降卿士爲阿衡庶政倚平左右湯以王於天下今日之祭所以配饗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日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原解曰此高宗三年喪畢祔主於廟之樂歌頌中興之功而歸於作廟所謂百世不遷之廟也若玄鳥時祭之歌耳然什先玄鳥而後殷武何也重服楚以終頌也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卽如西牆故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

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總之天下雖
安忘戰則危故周公作立政曰克詰戎兵以陟禹之
迹王者先內後外先德後功始二南而終殷武文武
內外之辨也
一章 撻然敏疾者殷王之武奮伐荊楚深入險阻裒聚
其衆王師所臨截然帖服此湯之孫所以中興承先
王之緒業也
二章 楚既服矣戒之曰爾居王國南鄉
非遠也昔在湯世自彼氐羌之遠莫敢不來享獻莫
敢不來朝見謂此乃商之常禮耳況汝荊楚何敢不
至乎
三章 荊楚既平諸侯畏服天命衆君建都於禹

功九州內者咸以歲時朝覲之事來見辟王求免禍
謫皆曰田野不治則有譴予之稼穡亦匪懈矣庶免
禍謫乎其相畏服如是
四章 高宗中興非徒恃武功
耳天命降視在於民心故下民可畏賞不僭差刑不
淫濫敬天畏民不敢怠遑故天命於下國封殖其福
使夷夏率服也
五章 畿內之治翼翼整飭爲四方之
極赫然聲譽顯盛濯然靈爽淸明中興之業偉矣又
其享國長久壽考康寧以能保安我後人也
六章 功
大者廟祀不毀今者作廟升彼高山松栢九丸圓直
斷之於山遷之於肆齊等斵削積之使乾以松爲桷
梴然而長衆楹閑然勻稱廟寢既成高宗之神甚安
妥矣
豐川氏曰魯頌僭而後商頌簡而質君子讀魯頌而
竊慨周之文至魯頌而流極也讀商頌而徵商之尚
質雖文章詩歌亦質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失非於
商頌五篇亦見一班與詩繹崔子曰（文敏公先）魯頌氣溢
而辭誇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愚竊以
爲吾夫子先魯後商之意未盡出此要之於頌錄魯
錄商皆不無重慨存焉爾

豐川詩說卷之二十終

豐川詩說二十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大旨謂自朱至今毛氏之傳廢於朱傳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後不合以後說而反廢前說固爲得之然使後說而合經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後且齊魯韓三家盡在毛詩之前而皆以毛傳盡廢安在後之更合者不可獨行又將謂毛序必承傳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傳亦必承傳有自而一廢盡廢何也云云其持論頗近和平故其書從毛傳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諸儒之書無一字引及則亦抱殘守匱之學其每節必效鄉塾講章敷衍語氣尤可以無庸也

詩經拾遺十六卷

〔清〕葉酉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耕餘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拾遺十三卷》提要

序

毛詩自鄭孔箋疏之後說者無慮數十家及朱子作集傳於溫柔敦厚之教巳闡發無餘蘊矣尚有遺之可拾乎蓋詩有作詩者之意有聖人編詩之意作詩

者之意風不過善者美而惡者刺即雅頌諸什亦義係乎一王一事而止若聖人編詩之意則上下數百年世運之盛衰王道之興壞以及有周一代創垂之始終大略胥於是乎見焉故詩

人作詩之意可以字句求而聖人編詩之意則每於無字句處若故發難端以示人俾得致其思於先後參錯之際是固毛鄭之所未及詳並程朱之所置弗道者此拾遺之所為作也愚嘗謂五經惟詩與春秋義最相近而兩經之淆亂難解亦約畧相似顧春秋之淆亂難解夫人而知其難解也詩之淆亂難解則知之者鮮盖就詩論詩初非有甚深難解之義也遂習而不察

以為予既已解之矣於是乎聖人編詩之意反為詩之所蒙雖碩學大儒皆茫然而莫得其端緒之所在余於春秋既頗得其端緒而筆之於書矣是書之作亦欲為學者指其端緒而以發明聖人編詩之意為兢兢焉盖聖人之編詩也有正編有餘編有附編而其意之不可以字句求者則惟在於正編其餘編附編特各有所取而不忍其沒焉者耳學者誠能辨其孰為餘編

孰為附編而專以正編求聖人之意則聖人之意固直白顯著而無不可解矣然使非沉潛反覆取其篇次之相比者而區劃之為一一尋其齟齬之迹而得其支節之所聯屬與其脉絡之所灌輸雖欲辨其孰為餘編孰為附編昭昭然如黑白之不爽也豈可得哉噫此聖人編詩之意所以無不可解而卒莫之能解也桐城葉酉序

詩經拾遺凡例

此書總以發明聖人編詩之意為主故特標詩題于前而為指其端緒以見聖人編次先後之所以然其于詩詞則畧之即偶有發明亦止標第幾章而其詞不復詳載以本非是書之所重故也

毛詩雅頌分什最為可笑而朱傳亦仍之考想以其來既久于義理猶無大礙耳然亦由朱子不講聖人編詩之意故可任其割裂而不斥其非今既以發明聖人編詩之意為主則如彤弓菁莪豈可與六月同什楚茨幽雅豈可與幽王變雅同什耶兹悉為區畫部次以類分卷而不分什庶幾于聖人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或不無千慮之一得云

凡詮解詩詞大都皆補朱傳之所未備雖所見未必盡是而決不敢有一毫與古人爭勝之意止求即乎此心之安而已

凡書分卷不過計紙數之多寡欲其厚薄之勻稱而已兹獨不計紙數之多寡者蓋倣學庸分章之法以分卷不徒欲其厚薄之勻稱也學者詳之

詩經拾遺目錄

詩經總說

聖人編詩之意總從治亂盛衰天下大局勢起見但看衞風首莊姜諸詩而衞武年代最先其詩反編在後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詩之前後次第每苦其淆亂難解者坐不得聖人編詩之例耳何謂例有正編有附編又有餘編葢凡詩之有關于天下大局勢者爲正編否則無關于大局勢而聖人或別有所取因各以其類分繫于正編諸篇之後爲附編其不合類者零碎收拾置之卷末爲餘編是所謂例也學者誠知聖意之所注專在正編而附編餘編非其所重斯聖人之意因例以見其前後次第皆秩然有條豈真淆亂而難解者哉

讀詩而不得聖人編詩之意即一國風之次第便不可解其他則又何說且如楚茨諸篇之何以爲豳雅載芟諸篇之何以爲豳頌誠得聖人編詩次第之所以然則于此等大關節目處皆可不煩言而解否則人持異議聚訟紛如扣槃捫燭愈求之而愈失其眞矣此其所關于經學者豈淺鮮哉

周子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朱子曰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此卽詩正編及

餘編附編之說也正編其聖人之精乎餘編附編其聖
人之蘊乎
聖人編詩之例乃文法上事非義理上事也如太史公
孟荀列傳以孟荀為主言其不能阿世取容此與詩之
正編相似中間三騶子以及淳于髡慎到之徒皆因其
為時所尊禮與孟子之所如不合者相反故連類及之
是即所為附編也傳尾舉公孫龍諸人又因荀卿以孔
墨並稱遂言墨翟不過善守禦為節用不足以配孔子
且言其時世不可知此數行文字與當日為孟荀立傳
之本意毫不相涉是即所為餘編也其他史傳中如此
類者不可悉舉何獨至于聖人而疑之、

周南一編詠文王之化凡文王一生之事皆略見其大
概如卷耳見其羑里蒙難、兔罝見其得專征伐江漢汝
墳見三分有二之規模其先後次第皆不紊聖人編詩
之意如此
國風每編之次第惟召南一編尤可玩始之以鵲巢諸
篇見南國之諸侯大夫被文王之化自能修身以齊其
家不待召伯之教也繼又推及于羔羊素絲之賢見南
國之化行俗美不特召伯之善于其職而已彼退食自
公者亦有指臂之助焉而召伯之善于其職以能正風
化為本故先之以行露終之以野有死麕皆能革其淫
亂之俗者召南至此一束既又以召伯之功莫非文王
之德有以致之而詠歌文王之什其見于周南者已備
于是以東遷以後何彼襛矣之詩附編于召南之末蓋
觀王姬之肅雝而能執婦道則文王之修身齊家澤流
後嗣所為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胥即此可見矣迴
環關照聖人編詩之次第其首尾一綫如此學者可不
盡心乎
小序穿鑿悖謬朱子辭而闢之是已然亦有可採者雖
朱子亦不得不用之如衛風柏舟篇序以為莊姜不見
答于莊公此于經傳無可考但據左氏稱州吁嬖人之

子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則因嬖人之寵而莊
公遂莫我肯顧固情事之所宜有者又如幽王南游之
事亦無可考然鼓鐘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籥則
是而人則非使非刺幽王詩則此語為不倫矣其他如
鄭風遵大路篇以為惜賢者之去唐風采苓篇以為刺
獻公之聽讒皆小序之可採者也但可採者少而穿鑿
悖謬則觸處皆是耳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故齊唐二風不採桓文
之什以其為三王之罪人也而小序乃以木瓜之詩為

美齊桓此其穿鑿悖謬固不待言然學者誠得聖人編
詩之意則其說不攻而自破何至紛紛與之辨文義之
得失哉

朱子嘗自論其生平著述以詩傳為最以其廓清之功
大也然詩傳究有可商處即如鴟鴞篇註以為作于東
征以後及與蔡九峯書乃辨其不然今觀其詩編在東
山之前則其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征以後審矣
即此類推詩傳可商之處備多惜朱子未及一一自為
改定耳

國風諸侯之詩也乃變風之終傷天下無明王二雅天
子之詩也乃變雅之終傷天下無賢佐蓋君臣相與以
有成若有君無臣或有臣無君均不足以致治此聖人
編詩之意即虞廷賡歌舜言難于臣而皐陶責難于君
之意也其旨微矣哉

宣王南征北伐所以分編大小二雅者以一在畿內而
一在畿外此鐵板註脚也采芑篇稱蠻荊來威似是南
征然連上征伐玁狁為文則是因北伐之餘威而及之
非用師于淮夷者比故附編于六月篇後以此見聖人
編詩之例不可不知若知此詩之為附編則大小雅之
分設若白黑省却無限葛藤矣

采薇篇先儒皆以為遣戍之詩者以出車杕杜二篇既
是勞戍之詩則此詩不得不為遣戍耳然究有不可通
處故安溪李氏亦嘗疑之今按采薇為合將與卒而勞
之出車杕杜為分將與卒而勞之勞戍有詩而遣戍無
詩者以歸而飲至故有燕饗之樂歌也詩義本明不知
前人何以不作是解豈盡憒憒耶又如召南摽有梅篇
為女之父母憂其女之嫁不及時陳風澤陂篇為其國
人因君昏政亂而惜賢者之不見用豳風伐柯篇為東
征軍士新昏之詩小雅車舝篇為韓侯取妻而天子賜
以燕飲之詩大雅生民七八兩章皆指時王之郊祀皇
矣六章為咏伐密後遷邑之事諸如此類從前人皆不
作是解雖無關于詩教之大然習而不察于文義究不
可通似亦非學者之所宜安者也

桐城葉酉學

桐城葉酉著

國風總說

朱子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樂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事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按此說相沿已久然有不能無疑者王制所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者乃周室盛時之事耳迨王迹

旣熄之後天子並無巡狩之事其時太史之不采風諸侯之不貢詩彰彰明矣乃今自邶鄘以下列國之風反皆東周以後之作而西京盛時太師之所陳者不少槪見則謂天子受諸侯之貢而列于樂官者其說似未可據矣然則自邶鄘以下列國之風孰錄之蓋孔子以前士大夫之好事者或愛其詞而錄之不必皆金匱石室之藏也而其傳則自孔子始余嘗聞之金壇劉于彥曰聖人萬世之師也六藝之傳皆聖人之教也故夏殷與周並稱聖王而夏無詩殷亦僅存其頌非夏殷之詩不備也其先無孔子故也周自東遷以前列國非無詩也亦非無愛其詞而錄之者且成康之世時遒有歌則貢之天子而列于樂官也豈可謂無其事而不得聖人論定之輙久而易亡及東遷以後去孔子之世未久凡里巷之歌謠爲士大夫所愛而錄之者猶未亡得孔子論定編次之而其詩遂以傳蓋一亡一未亡而傳不傳異焉亦視乎論次者之爲何如人而已矣然則豳與二南之詩去孔子亦旣久矣今其詩不亡何耶是固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者也非邶鄘以下里巷之歌謠比然其傳至今也亦恐非經聖人手訂不及此或又以季

札之觀樂爲疑不知鄭衛不入雅樂朱子辨之詳矣左氏之失也誣據左以難朱則馬端臨之過也風舊分十五國今依劉氏說今邶鄘于衛通十三國

國風次第解

或問曰十三國之序可得而言與曰可二南者周家王業之所由基也修身齊家之道畢于此乎具焉故居首繼之以邶鄘衛者自西京政教之衰弱小往往見并于強大天下之風俗日益澆惡民人日益嚚頑斯聖心之所深惻者也故卽一衛以例其餘焉而西京政教之衰則大小雅之詩具在因其體不入風此

二南之後所以即繼之以衛也其必冠之以邶鄘者以此三十九篇中固不能決其皆衛詩也蓋聖人闕疑之意云爾幽厲失道周轍既東使平王能奮然有為未始不可復文武成康之舊也乃其政教之衰與西京等故以王風繼之其時天下風俗之薄惡人民之囂頑衛猶次之而莫甚于鄭前列衛風見西京政教之衰以衛為西京所建之國也此列鄭風見東京政教之衰以鄭為東京所建之國也于是王跡熄而伯事興故以齊晉二國繼之魏并于晉而晉先號唐乃風不日晉而日唐者蓋取其有陶唐氏之遺民見

晉之主盟中夏幾及二百年之久者總由于人心之淳樸遂以致國勢之奠安聖人于此其有尚德絀力之思乎秦穆用孟明而霸西戎未嘗為中國諸侯之盟主非齊桓晉文比也而唐之後即繼之以秦者蓋王者不作雖伯者迭興其于豐鎬之絕業究不能相與維持而不壞也觀雍岐汧渭之間雖周之舊都而惟戈矛甲兵之是尚則先王之遺澤盡矣專擅之風既徹而吞噬之禍益酷維時天下風俗之薄惡人民之囂頑鄭衛而外又莫甚于陳故自邶鄘見并之後而論列小國之不克自保者以陳繼三大國後而檜

與曹次之蓋檜亡于西周始滅之日而曹亡于東周將終之時故一以西周政教之衰致小國之不克自保也即一檜以例其餘焉一以東周政教之衰致小國之不克自保也即一曹以例其餘焉蓋至是而周室之陵夷王道之微缺如江河之日下其勢已蔑難復返而西歸好音之懷聖人猶有弗能已者故以二南始者而以幽風終焉蓋聖人編次之意如此諸儒紛紛異論穿鑿者既不足道而一二大儒又以為無關于詩教也而置之是則可慨也已

周南

關雎以下三篇皆后妃自作見文王之刑于寡妻也樛木螽斯見家之齊桃夭以下三篇見國之治漢廣汝墳則幾及于天下矣終以麟趾者見仁厚之歌與仁厚之德相應而天人之際為不可誣也

關雎

安溪李氏曰此后妃所自作也古者朝有外職宮有內職外職曠而天工不舉矣內職缺而陰教不修矣后妃無妒忌之私極誠求之切可以章文王刑于之化周之興也有自來矣按此解確不可易先儒以淑女指后妃以輾轉反側屬文王不知文王生武王時

先儒謂文王年纔十五其說雖難盡信大約亦不過十餘齡耳其親迎于渭尚未及冠期以十餘齡之人不應思念室家遽至如此之切况婚禮不稱主人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也當時王季太任在上文王方爲世子乃不惟父母之命是聽而寤寐好逑求之而惟恐弗得所爲養廉遠恥者安在乎又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琴瑟鐘鼓心何以安此皆其說之不可通者也乃又或以宮人爲解文王未娶后妃之先安得便有宮人即或有之豈有宮人代君子求淑女之理遁辭必窮更無容辨孔

疏云后妃樂得賢善之女以配文王安溪之說本此蓋諸侯之夫人與諸侯同主宗祀其職本不易盡况后妃經文王羑里之禍其傷憔悴未及耄期而倦勤內政故思得賢女以自助此尤情理之所宜有者後世士大夫之妻往往有因家大事殷爲其夫置側室以相左右者何獨于后妃而疑之程子云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其說似泥惟后妃不自以爲配而以淑女爲君子之配愈足以見其好賢而無嫉妒之意况逑與仇同兎罝之武夫且可爲公侯之好仇矣以淑女而爲君子之好逑何不可之有

首章

或謂此節爲下二節之綱非也下二節原非平列此節便是既得之後喜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可以爲君子之配次節乃追敘其未得之時求之如此其切也觀二章言未得三章不言既得可知兩節本非平列矣

葛覃

后妃當初夏之時惟女工是亟既成絺綌而歸寧父母因即其事而賦之按毛傳鄭箋首二章皆作后妃在父母家志于女工之事辭意拙塞滯專故後儒不從然如朱傳云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則如首二章其意已盡後節爲贅語矣今

暑易歎語似妥

卷耳

朱傳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此詩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征伐朝會之時羑里拘囚之日與按文王諸侯也若有征伐朝會之事雖暫離其室家然非士大夫之行役在外僕僕于風塵者比后妃秉幽閒貞靜之德何至思念如此之切其必在羑里蒙難之日無疑文王當蒙難之日后妃思之至于如此之切然玩其詞並無一毫怨懟之意其殆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盛德有以刑于寡

卷耳

四章

云何吁矣有無可柰何之意若非艱難之日則此語為不倫矣

樛木

朱傳云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内子也按詩言君子未有指婦人者此君子似當指文王朱子以嫌隔越為嫌若泛作國人以此頌君子則誠隔越矣此篇編在螽斯詩前當是宫人作以頌文王者蓋人君能不溺于情欲之私使妾媵之屬以次進御普被

貫魚之寵而以木之下垂者比之正君子所以齊家之道也鄭箋亦以君子指文王但彼拘于序說仍以首二句樛木下垂與后妃逮下則上下銜决不成文理矣

螽斯

前篇頌文王此篇頌后妃皆衆妾作也故類編于此

桃夭

女子始嫁猶桃之方華既嫁而生育猶桃之有實久之而子女繁衍猶桃之枝葉茂盛也家室室家反覆以叶韻不必曲為之解

兔罝

文王脫羑里之囚賜斧鉞之賜伐崇伐密正用武之時也故詩人見兔罝之武夫而作此以美之

芣苢

前篇見赳赳之武夫皆有可用之材疑與秦俗之勇于戰鬭者相似矣乃其時民氣和樂即一婦人采掇之間而熙皞之風可想此所以為王者之化也故以芣苢次之

漢廣

漢廣汝墳南國之詩宜編召南然三分有二之規模不可不于周南中一見之也故載此二篇于芣苢之

後其所以必載此二篇者召南所編南國諸詩皆不明著其地若編周南無以辨其為南國之詩矣惟此及汝墳詩明著其地故編周南以其于文無所疑也江有汜亦著其地何以不編周南蓋始睽而終合其化已微非漢廣汝墳比也故編召南之末

二章

鄭箋楚雜薪之中有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高潔我欲取其尤高潔者

汝墳

父母孔邇爲頌文王之語詞義明顯恰與麟趾篇相際故編漢廣詩後

麟之趾

安溪李氏曰此詩宜在樛木螽斯之後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有郊藪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事也

召南

次第大約與周南相似然不可太泥先儒因周南第二篇葛覃遂強以采蘩爲親蠶配之因周南第

三篇卷耳遂強以草蟲爲思君子配之其必不肯以關雎爲后妃思得淑女者亦以鵲巢爲夫人初歸時詩故欲以關雎爲后妃初歸時詩以配之耳大概穿鑿不可通存而不論可也

鵲巢

安溪李氏以鳩比衆妾以鵲比夫人其意蓋嫌以鳩之拙比夫人也然螽爲食苗之蟲詩可以之比后妃矣何嫌于鳩之拙乎况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則以之比夫人正美其有均一之德也舊說似不必易

采蘩

二南原不必拘拘相配必欲相配則葛覃歸寧父母采蘩敬奉祭祀皆孝也何必定作公桑乃爲配耶

草蟲

此南國大夫之妻喜其君子行役而歸者之詩舊說俱作未見而思解然詩人每于既見而追憶未見未有未見而預設既見者詩旣明言既見旣覯矣舊說恐不確（鄭箋雖可笑然亦作既見解）

采蘋

鄭箋古者婦人未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

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自出祖也詩序莫大于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朱傳不從作大夫妻能奉祭祀按此係大夫女故次在草蟲後若大夫妻則當與采蘩相次矣且大夫妻亦不可稱季女也自當從鄭或疑女子未嫁而祭當以父母主之鄭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成其婦禮也

自此以上四篇皆南國諸侯大夫之能齊其家者

甘棠

此篇所以編在此者蓋南國之諸侯大夫皆賢而在上之人被文王之化自能修身以齊其家不待召伯

之教也但南國之風移俗易則惟召伯是賴耳故此篇後卽以行露次之

行露

獄訟當就召伯決之故次在甘棠後

羔羊

此篇之所以編在此者見南國之化行俗美雖由召伯之善于其職而南國之大夫亦須有力焉如漢遣直指使者巡行郡國若二千石以下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有貪墨之風雖欲斯民之得其所也豈可得哉故行露後卽繼之以此不及諸侯者大夫之于民尤親故

殷其靁

此編在甘棠羔羊後自是民間夫婦之詩朱傳不可易也若作大夫妻則當與草蟲相次矣

摽有梅

此詩先儒皆作女子懼為強暴所辱恐未必然蓋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之嫁皆及時偶有時至而未嫁者則其父母憂之而作此詩我者我其女也父母之于女親之至故我之也我以為君我以為兄詩人于所刺者且我之矣況父母之于女乎

小星

此二詩宜次在采蘋後所以次在此者以其化為己微也抱衾裯而安于命之不猶不我以而幸其終能自悔則嫡夫人之所以逮下者概可知矣視彼鵲巢采蘩有均壹誠敬之德者何如哉故于召南之將終也而類以及之

江有汜

始睽而終合蔽之小星尤不逮矣故次在後

野有死麕

此與行露詩相應蓋召公之善于其職總以正風化為本兩詩皆能革其淫亂之俗者故留之一首一尾以包舉其大凡此與齊風編還與盧令二詩之義正同　死麕鹿汚穢之物比強暴者白茅比女樸樕木之叢生而不與白茅為類者也始言死麕而包以白茅繼言林有樸樕用之以藉死鹿宜矣而白茅束之甚固蓋詩人曾目擊淫亂之俗故以此比懷春之女為士所誘雖失身非偶而與之昵比無間也二章末乃云有女如玉言其潔清之操非復如前此懷春者之可誘雖有強暴之人亦安得而汚之哉第三章遂述其拒之之辭

何彼穠矣

此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其爲召南部中之所本無審矣聖人所以附編于此者自此以前見文王之化被當時此詩見文王之澤流後世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前王之所以沒世不忘也故卽一王姬之賢以例其餘焉其不編入王風者以編王風之本意總欲著東周政教之衰無緣復間以頌美之什也凡詩之附編者以非聖人編詩之意之所在也故謂之附編獨此與他附編異學者詳之

騶虞

騶虞毛傳云義獸白虎黑文按騶虞之爲獸名不見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不足據漢許叔重五經異議載韓魯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于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萊山田澤野據此則騶與虞田獵必各有其事故詩人因春田之際草木禽獸之蕃育爰呼騶虞而歎美之其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蓋美文王恩及庶類之意隱然自見于言外此召南之所以終于是與　麟爲郊藪之瑞不過

一物而已何若上下草木鳥獸咸若爲足以見仁德之全也騶虞若作獸解卽以文法論與周南亦犯複且上二句止泛言草木之盛禽獸之多下句突出騶虞于文法尤不合

詩經拾遺卷二

桐城葉酉著

邶鄘衛上 舊誤以三卷分屬三國今合之爲上中下三卷

衛風所以冠之以邶鄘者考漢書謂周公誅三叛後盡以其地封康叔而鄭氏譜則謂成王旣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朱子從鄭說謂邶鄘不詳其始封其後不知衛何時並得邶鄘之地據此則邶鄘二國其歷年各不下二三百歲其國之歌謡亦必多夫子在衛之日久故得詩較他國不啻倍之其中邶鄘之詩當亦頗有存者但其

國既併于衛兵燹之後其詩往往與衛相亂今所訂爲衛風者在夫子雖確有所見然舊編或有錯入于邶鄘風內者故聖人欲存其舊觀而以邶鄘二國冠于衛上蓋缺疑之意也況其詩又實有不能的知爲何國之風者如三女思歸泉水云有懷于衛載馳云歸唁衛侯是皆的爲衛風無可疑者若竹竿泛稱泉源淇水則三國之所同者也知其爲何國之女子乎三卷內自氓以下大率如是故冠邶鄘于衛風之上者亦以明此三十九篇不盡衛一國之風而已先儒紛紛異論大都皆遁辭也

惟朱子謂不可考想以其無關于詩教之大也故存而不論與然則以三卷分屬三國何也曰是後人傳詩者之誤也考左氏春秋傳稱吳季子觀周樂工爲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北宮文子引威儀棣棣語是今分屬于邶風者也而直稱衛詩則三卷之本不分屬三國也此其明徵矣二南後即繼以邶鄘衛何也曰是蓋聖人傷西周政教之衰致天下風俗靡然而日入于敝故即一衛以例其餘也不然以時代論之衛詩固莫先于淇澳矣乃獨首莊姜詩何爲也哉

柏舟

衛風與周南反對此爲莊姜詩無疑朱傳作或然之詞蓋意在闢小序也似不必　自此至終風五詩皆家不齊擊鼓則害及國矣故接以凱風至谷風見其國之不治式微二章見其不能恤小國也所以如此者總由不能用賢

二章

安溪李氏曰鑒之于物無妍媸皆納焉我則不能如是言其善惡分明不能忍爲容受也

三章

言心既不可降以相從而威儀棣棣又不能屈節
以自諸于衆

綠衣

自此至終風四詩倶莊姜作小序似無可疑

燕燕

聖人編衞風而首錄栢舟綠衣日月終風四篇者總
以著莊公之不能齊其家也此詩並無刺莊公語本
屬可刪因其詩溫柔敦厚聖人不忍其沒也故附編
于此然不附于終風詩後而附綠衣後者綠衣怨莊
公惑于嬖妾戴嬀亦妾也故類以及之此後凡附編

義皆倣此獨前召南部内附編何彼穠矣詩乃聖人
欲以此見文王之澤流後世又與他詩之附編者不
同但以東遷後詩而編入召南不得不謂之附編耳

日月

一章二章

寧不我顧寧不我報言其亦有顧我報我之時但
不常耳

三章四章

俾也可忘報我不述言其若能有定則夫倡婦隨
人道之常其我顧我報倶可相忘于無事而不復

稱述之矣

終風

此詩與日月詩一意相承言其時或我顧則謔浪笑
傲耳時或我報無如莫往莫來之時多也寤言思之
不復成寐但願其有定不禁氣塞于外有如嚏然憂
塡于中若有所懷而不釋也

擊鼓

以上皆衞夫人怨其君之詩見其家之不齊繼以此
篇見其好武而不恤民所爲兵不戢將自焚而其害
遂及于國矣

凱風

按此詩未見有淫風流行意婦人有子而欲嫁雖非
不事二夫之義然未可概以淫行斥之況鄭箋又有
母遂不嫁之說乎聖人所以錄此詩者小序謂美孝
子以言詩人作詩之意則不可以言聖人編詩之意
似爲得之蓋將著其風俗之薄惡而以其美者先之
也

三章四章

安溪李氏曰二章乃微見其母之不安室者蓋必
七子嘗有不從之事幾諫之言致母怒不悅而加

謔焉故曰寒泉猶在浚之下以安流我乃激而不能與母相安乎孟子所謂不可磯者必古說詩之訓義也又曰黃鳥猶能睍睆其色好其音以悅人我乃不能婉容柔聲以慰親心乎

雄雉

按此乃婦人以其夫干祿不遂留滯于外而不得歸故思念之而以雄雉起興蓋以文采之禽比之而其夫爲懷抱利器追欲自售之人可想見矣

首章

惟干祿不遂留滯于外故云自貽若爲公事而行

役于外則自貽二字無着落矣

四章

百爾君子指凡仕于朝者而言不知德行婉辭以譏其貪祿苟進而不欲其夫尤而效之也不忮不求言但能不忮不求自無所往而不善矣何必汲汲以干進乎

匏有苦葉

安溪李氏曰此賢人自重者刺時之詩所喻于涉水者外度其時也所喻于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時之不可則無可行之義矣然而進退之節尤必要之

以主爲夫義路也禮門也義不合而行則是水盈而不知滯其軌也禮不備而就則是牝之求牡女之不待六禮而奔也易曰曳其輪无咎言其濟于義而未濟是以无咎又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言其惡于無禮而猶未行也是以其終必得雖然禮義者持身之常而行止之决必以同道占之此亦大易得朋棄征之意也按此詩所以編在雄雉詩後者蓋觀于雄雉之諷其夫以不忮不求與此詩之刺時人不度時而苟進則當時百官之不能正于朝可知矣朝皆貪祿苟進之人民風安得而不淫惡也故以谷風次之

首章

按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義本爾雅但既以衣涉水奚似與詩託言不度淺深而涉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是橋有厲之名有狐篇淇梁淇厲並稱亦其一證詩之意蓋以水深必從橋水淺則褰衣而過喻世亂未甚尚可以仕亂已極則不可以身犯其難也故荷蕢引之以諷夫子之可已而不已似不當作刺淫之詩解

二章

言世俗之急進而求合也濟盈句仍當從朱傳安淡以濡作濡滯之濡似不必濟盈而以爲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喩急于求進之人雖亂已甚而以爲無傷君無求賢以自佐之意而已乃犯禮以相求也

三章

承前章雉鳴求牡之意而言昏姻之禮男女以正合者也猶必納采請期先時豫事而不急急于親迎如此則仕進者豈可自我而先求之乎

四章

承首章深涉次章濟盈之意而言有舟則不可涉矣然猶必遲遲其行我友未至仍不之涉也喩君子之仕進必從其類

谷風

小序刺夫婦失道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朱子駁之云亦未見化其上之意按詩意與聖人編次之意不同詩本無化其上之意而聖人編次于匏有苦葉之後則此意未可謂無蓋時多苟進干祿之人其俗自日進于薄惡而

不自知也

三章

不我屑以朱傳訓屑爲潔似不安孟子云不屑不潔之士若訓屑爲潔則孟子此語不可通矣蓋屑削也言不肯自貶削而爲不潔之事也凡言不屑皆當作此解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梁間有笱所以止魚逝梁發笱則魚散喩言新昏毋耗散其家產也卽第五章恐生理窮盡之謂閱毛傳容也朱子亦從之按閱字似不可作容字解然此篇云我躬不見容尚屬可通至曹風蜉蝣掘閱毛傳仍護前解則更覺不安正義亦知其誤乃云閱者悅懌之意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以閱字作悅字解尤穿鑿不可從惟康成蜉蝣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蓋閱與脫通以彼箋解脫之義訓此閱字似爲得之言我躬被棄比予毒而貽我罪且不能自解脫矣更何暇憂及後事哉

五章

不我能慉說文慉起也引此詩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蓋承上章自言其盡心力如此而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視之

本戴氏實說

式微

此與旄邱篇皆言其不能恤小國也與周南江漢二詩對

旄邱

按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蓋相命以方伯連帥得專征伐之事也得此詩證之益信衛之國勢不甚強若非嘗以牧伯之事與齊相命黎臣豈宜以是責之又按此詩編在新臺乘舟前其為宣公時詩無疑胥命于蒲正衛宣公與齊僖公事其時世亦恰合

四章

褎如充耳充耳瑱也即淇澳所咏之充耳言其服飾之盛不知狐裘蒙戎有旅丸之艱也褎毛詩實種實褎漢書武帝試賢良策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

簡兮

聖人編衛風于二南之後原欲著西周政教之衰而傷王者之不作也此詩後有西方美人語故特錄之以見義焉　自此以前雖見其朝無方正之士野有衰薄之俗然猶非衛之所以亡也其滅亡之兆直至新臺乘舟之後而始決耳

泉水

前皆詩人身處于國中者之詩此乃衛女出嫁于外而身不在國中者之詩故敘于簡兮篇後衛風至此一束下乃及北門北風及靜女新臺諸什而著衛之所以亡也　三卷三引女子思歸者之詩以作章法蓋聖人編詩之意如此

北門

衛之亡徵莫甚于中冓之醜然其危亂之象固不止于淫之一端而已故將錄其淫詩而以此及北風二

篇先之

北風

衛風自此以前並無淫亂之詩然其勢已岌岌乎不可以終日矣

靜女

衛風之淫于此詩始見之其國之所以亡者大率由此然民風之淫實被上之化故即次之以新臺　此男女相贈答之詩與三卷木瓜詩相似故編之一首一尾而包舉其大凡焉

二章

悅懌女美女字當音汝與三章匪女之爲美相呼
應彤管歐陽氏云古者鍼筆皆有管蓋此女以其
所用之彤管貽其所私不必宮中女史而後有是
物也後儒只因彤管二字妄生枝節似不確

新臺

鄭風之淫甚于衛然其君與夫人則皆無是事也故
衛中間爲狄所滅其被禍較鄭爲更酷

一章二章

籧篨鄭箋口柔也柔媚也以言媚人常仰視顏色
病若籧篨之不能俯宣公媚于齊女故以籧篨比

之不鮮如史記所云數見不鮮也不殄當如箋讀
作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殄

三章

戚施鄭箋面柔也下人以色病若戚施之不能仰
宣公非兼此二疾狀其媚于齊女之可醜而已

二子乘舟

因新臺詩類及之以其事本相首尾也　自此以上
皆宣公以前之詩故編上卷下乃及惠公以後詩又
新臺刺其君牆有茨諸什刺夫人故分編上中二卷

邶鄘衛中

柏舟

衛風之淫其君及夫人以身先之上卷詩刺其君中
卷詩刺夫人聖人心傷其事將錄其淫者而以其貞
者先之所爲陳古以刺今此聖人編詩之意也　呂
氏祖謙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
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
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
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自立則共伯見弒
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者子
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公已葬

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云髧彼
兩髦乎是共伯未嘗見弒而武公未嘗有簒弒之惡
也

牆有茨　國風中如此等詩斷無貢自諸侯而藏之樂官之理學者詳之

先掃而後除旣除而後束之以投諸野此三章之次
第也下皆叶韻而已不必曲爲之說

君子偕老

前篇並刺公子頑此篇則專刺宣姜

三章

不屑髢也屑削也言其髮本美不肯自貶削借髢

于髢也

爰采唐矣

世家貴族相竊妻妾則汙風之流行更非民間淫亂者比皆宣姜有以倡之也故因其詩而類及之

鶉之奔奔

牆有茨及君子偕老二篇皆國人刺淫之詩此篇乃託惠公之意以刺之其語更沉痛矣故次在後

定之方中

首章言營建宮室二章追敘度地建國之初蓋文勢不得不爾卒章則敘其勤于民事而著衛之所以亡

而復存也

二章

終焉允臧乃卜辭

三章

匪直也人朱傳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云云人字指文公與焉對似不安竊意人字當指衛之民庶言文公盡心于民事固誠實而淵深矣然非特于衛之民庶也即其所以致國之富者騋牝三千亦何莫非其塞淵之所致乎

蝃蝀

此刺淫奔之詩先儒因此及相鼠詩編在定之方中後遂以衛人知刺淫奔而惡無禮爲文公化行之驗殊屬穿鑿鶉奔諸什非刺淫之詩乎蓋衛俗淫亂前靜女一篇聖人姑錄之以示其端後即接以新臺諸篇見汙風倡自宮闈而流及貴族則其民風之淫不言可知此春秋舉重之法也繼經文公復立楚邱之後敬教勸學雖國勢稍復振起而淫亂之俗尚不能盡革也故以此及相鼠詩繼之蓋聖人傷西京政教之衰致天下之風俗日敝故即一衛以例其餘其編蝃蝀二詩之意即詩人刺之之意也豈爲文公化行之驗哉

相鼠

此雖不及其淫亂之事然無儀無止無禮則亦何所不至哉所包者更廣故因蝃蝀詩而類及之蓋著文公更化之後尚有如此無信無禮之人其風俗之敝可知矣此聖人編詩之意也

干旄

文公敬教勸學雖不能盡革其淫亂之俗然未始無其驗也故次之以此蓋著衛之所以亡而復存者非獨其君之力也其卿大夫好賢樂善亦有股肱之助

焉所爲衛多君子固夫子之所樂得而誌之者也

載馳

此詩所以編在此者與泉水編在簡兮後同義泉水只思歸而不得故編在衛未爲狄滅之前此言控于大邦則其既經狄禍可知故編在此卷之末衛風至此已終其非風化夌夷之所見端又有不能的知其爲衛詩者則概于三卷置之所謂餘編也

邶鄘衛下

聖人編詩有正編有餘編所爲正編者以國風言之凡民情國勢之所見端而爲其興亡治亂之所

由判者乃聖人編詩之意之所在也故爲正編正編之外本可削而不錄而聖人又有不忍其沒者以其與正編不合類故爲餘編而正編餘編中又各以其合類者爲附編蓋聖人編詩止以正編爲主其餘編附編皆不過旁爲採掇而非聖意之所專注者也衛風三卷前二卷爲正編後一卷爲餘編而正編卷上之燕燕卷中之采唐餘編中之考槃則所爲附編也二雅及周頌餘編附編俱與風同先儒惟不知聖人編詩有此二編之例故但見其參差雜亂遂若有其不可解者天下不乏好學深思之士得吾說而通之其于是經也思過半矣

淇澳

以時代論之衛風豈有先于淇澳者乃置末卷之首蓋聖人傷西周政教之衰致天下之風俗日敝故即一衛以例其餘其非政教陵夷之所見端者本當置而不錄但以武公之賢其詩不忍其沒故與碩人詩並錄于此此聖人編詩之意也

考槃

此隱者之詩于前二卷無所附麗故因淇澳詩而類及之

碩人

左氏春秋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安溪李氏曰以辭意觀之似其初來時宮中人之詩耳未有刺譏憫恤之意難以強通愚按左氏傳不足信安溪駁之是也惟其無刺譏憫惜之意聖人特以莊姜之賢而存之故編在此者有刺譏憫惜之意則當編在日月終風之後矣

氓之蚩蚩

棄婦自悔不可以入淫詩又其始合不以正其夫棄之不足以見風俗之薄惡也故不得與谷風並列而

編在碩人詩後

竹竿

與泉水載馳同而獨編在此者以淇水泉源邶鄘衛三國之所同者也不能的知為何國之女故于三卷諸大篇後附之　以前二卷例之三卷亦當至此一束以下五篇既不知為何國人作又非氓之蚩蚩洋洋大篇比故又附此詩後

芄蘭

訓辭甚善故不忍其沒而又不能的知其為何國之詩也故附于竹竿後

河廣

以下皆婦人詩故編芄蘭後序稱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朱傳亦從其說華谷嚴氏駁之謂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一葦杭之則是衛未遷之時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尚為世子也舊說誤矣按此詩若果為宋桓夫人詩則當編在泉水後矣其編在此者正不知為何國之女耳與竹竿詩同

伯也

前篇為婦人思其母家之詩此思其夫之從役于外故類以及之

有狐

淫詩也故次伯也後

木瓜

男女相贈答與靜女相似故編之一首一尾兩相關照聖人文法之周匝如此

王風

先儒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句謂黍離降為國風似不確孟子明云詩亡未嘗云雅亡也彼其所以

解詩亡為雅亡者總由誤以今之國風為即諸侯之所貢而太史之所採者遂謂詩明明現在安得謂之亡不知今之國風乃聖人得諸當時好事者之所傳習非金匱石室之藏也自王迹既熄之後天子無巡狩之典太史不採風諸侯不貢詩蓋已久矣故孟子謂之詩亡詩亡而聖人作春秋以繼之者當王迹未熄之先豈無辟王誅賞亦未必盡當而風詩未亡則庶人之議見于詠歌猶能以美刺代誅賞詩亡則上無王章下無公論于是人欲肆而天理滅而亂臣賊子遂橫行于天下而無所

忌此聖人春秋之所由作也若以詩亡作雅亡解則雅亡只足爲王迹熄之驗其與作春秋有何關涉孟子只云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可矣何必贅此詩亡二字以滋後人之疑哉乎至降黍離爲國風之說本鄭氏譜而朱子亦仍之者大都皆狃于聖人刪後之詩而見西周無風遂疑東遷以後之風乃自聖人降之而然耳不知王風之名原不自聖人始凡詩之出自朝廷之上者謂之雅其爲里巷之歌謡謂之風王國之詩本兼此二體西周之所以無風者蓋頌揚文武成康之功德以及宣王中興之詩其出自朝廷之上者固無復有遺憾而幽厲之失道其刺譏怨憤之作亦悉具于大小二雅故其時雖有里巷之歌謡皆可置而不錄蓋春秋舉重之法也而聖人于其中猶有不忍其沒者則各以其類錄之于小雅諸篇之後而爲附編因其篇數不多且依類散見故仍統以雅之稱而王風之名不立至東遷以後微特文武成康之不作並求如宣王之奮然有爲者亦不再見于時卽有文學之臣如史克輩借齊晉之事張大其詞而以爲天子之功夸而不實要必不爲聖人之所取故

東遷以後之詩無正雅以平桓以下諸王本無功德之可述故也然雖無功德之可逃而因循不振其失道亦不至如幽厲之甚西周變雅惟幽厲之時有之平桓以下諸王其失道既不至如幽厲之甚則其詩之無變雅亦固其所然則西周之詩有雅可錄故錄雅東遷以後之詩無雅可錄故錄風彼此相備聖人初無所容心于其際也安得有降黍離而爲國風之事乎且曰風曰雅曰頌不過詩有此三體耳非名分之所係也何可以言降所爲降者謂王之降而爲侯也聖人敢乎哉後儒亦有闢降風之說者顧又力主節南山以下爲東遷以後之詩支離穿鑿害經尤甚則亦歸于遁辭之必窮而已矣　王風所以不繼二南而繼邶鄘衞者聖人既傷西周政教之衰致天下之風俗日敝而卽一衞以例其餘矣然使平王東遷之後發憤自強則文武成康之業猶未墜也乃其政教之衰與西周等故以王風繼衞風後實則以王風繼二雅幽王時諸變雅之後也蓋聖人編詩之意如此

黍離

見故宮之禾黍閔王室之顚覆其爲東遷以後之詩

詞義明白以冠王風之首所以著此十篇之皆爲東周詩也

君子于役

力役之征王者之所不得已此詩辭氣和平與召南殷其雷相似未可以此而遽咎其不恤民也故下卽繼以君子陽陽篇見其役竣而歸夫婦得以完其室家之樂也

君子陽陽

朱傳婦人喜其夫行役而歸疑卽前篇婦人之作若如序說如衛風簡兮之意不當編在于役詩後矣

揚之水

于役篇乃婦人在國而思其夫之詩故編在前此則行役在外而思其室家之詩故編在後內外之別也

一章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彼其之子無與戍申之理然詩人之言正妙在于理不合乃愈見其情之切先儒或謂彼其之子乃指列國之人與已更番者而言其說恐不的　前二句以悠揚之水力不能流束楚與已之微賤不能庇其室家也似不止取之不二字爲興

中谷有蓷

凶年饑歲室家相棄不止怨曠之思而已故次揚之水後

兔爰

君子無故而受禍又不止凶年饑歲之不能相保而已故次中谷有蓷後

葛藟

兔爰乃在國受禍者之詩故次在前此乃流散在外者之詩故次在後內外之別也

采葛

自葛藟以前皆著其亂離之日甚此後乃著其風俗之不美思其人而不得見其亦有所畏而不敢奔與

大車

淫者之不得遂其私以有所畏而不敢耳與鄭風將仲子兮相似豈卽鄭桓武二公爲王卿士時與

丘中有麻

王風後三章皆錄淫詩見東周之衰風俗之敝以爲下鄭風之先聲也序以爲思賢不當編在采葛大車之後矣

鄭風

鄭風之所以繼王者埀人傷東周政教之衰致天下之風俗日敝故即一鄭以例其餘與錄邶鄘衛之詩以驗西周政教之衰同義　鄭詩之淫過于衛夫子既錄其風矣而答顏淵爲邦之問必曰放鄭聲何也錄其詩使讀之者動其廉恥之心而知所懲其益于人也與明堂淸廟之什使人有齊莊嚴肅之意者功相等若譜之絃歌則是取之以爲悅耳之具矣如淫亂之人榜其惡足以爲戒乃從而登之于廟廊也可乎

緇衣

安溪李氏曰改衣適館授餐非國人所以施于卿士或同列之詞也

將仲子兮

序以爲刺莊公朱子辨之詳矣安溪李氏又謂考國風之例多以關于君卿大夫者居首民俗居後民閒淫奔之詩不應次此不知鄭有二桓公武公時之鄭乃食采于咸林之地者也莊公以後之鄭則新鄭緇衣詩既是美桓武二公之詩則此詩亦當是桓武二公爲周司徒時其采地之民畏其政刑而不敢遂其淫亂之私與大車檻檻詩相似故即編于緇衣篇後

叔于田之前以其時之先後爲次也豈得以民俗居後爲疑

叔于田

此言其既出而巷無居人無飲酒服馬下篇乃言其田獵之事故此次在前而彼次在後

大叔于田

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則鄭有叔而莊公幾不得保有其國矣故錄其詩綦詳

淸人

春秋書鄭棄其師錄淸人篇蓋著其君之不能御將

而國之所以不競也

羔裘

以上三篇皆著其國之大局勢而其大夫之賢不可以不錄也故繼之以此

遵大路

淫亂之詩不應次在此序說似可從

一章

賢者將避國亂而去之有欲留其行者故爲作此詩言子無惡我而不留君子于故舊之道宜遲遲其行不可以速絕也

二章

言故舊且不可速絕况情好乎不言其避國之亂而以為惡我醜我婉辭也　寁訓速似不確恐當作續字解言不繼續其前好也

女曰雞鳴

將錄其淫詩故以其風之美者先之

三章

贈與來不叶當是貽字傳寫之誤也

有女同車

以下諸淫詩皆女悅男此為男悅女故次在前蔓草

篇亦男悅女與此篇有首尾關照之妙觀一次女曰雞鳴篇後一次女曰觀乎篇前可見

山有扶蘇

此為淫女戲其所私者之詩

蘀兮

有流連光景之意言秋風起而木葉落叔兮伯兮當及時為樂也此較扶蘇篇意更深婉故次在後

狡童

此既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故次蘀兮後

褰裳

與前篇同而語更淫褻矣故次在後

丰

此以不從其所私者之約而悔之故又次在後

東門之墠

此思其人而不得見者故又次在後

風雨

小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傳作淫奔之詞按淫詩未有稱其人為君子者且語氣莊重無佻達之習淫詩中未見有此比朱子之所以必不從小序者不過以隔越為嫌耳不知聖人編詩之

例將序其不美者必以其美者先之此詩乃喜見君子之詩故編在此頑童者之詩之先亦猶將序女悅男之詩而以女曰雞鳴詩先之之意也安得以隔越為嫌耶　金壇劉氏曰此蓋婦人喜其君子從役而歸者之詩雞鳴風雨蓋序其君子歸時所見如此風雨以譬世亂雞鳴譬已之守雖不為風雨改其鳴猶已不因君子不在而變所守也按婦人喜其夫之歸而遂自表其節操于情理亦不協且既與東門之墠以上諸淫詩相反是與女曰雞鳴詩一類矣何以編在此耶故其說亦不可從

子衿

序謂刺學校呂東萊從之朱子門人皆以爲問朱子反覆數過乃曰東萊亂道玩佻達句其爲淫詩無疑但縱我不往句不似出自淫女之口當與揚之水爲一類淫詩至此尤出倫理之外故次在女悅男諸淫詩之後

揚之水

朱傳以爲淫詩但兄弟句不可通朱子引禮不得嗣爲兄弟以解之終覺附會不安殆前魚之泣者耶子衿篇亦與此類

出其東門

又問以此詩者將錄男之悅女者之詩故以男之正者先之猶將錄諸淫女之詩而先以女曰雞鳴篇之意也

野有蔓草

鄭詩皆女悅男惟此及有女同車爲男悅女然有女同車詩第言其德音不忘而未及于亂也故次在前而此次在後

溱與洧

諸淫詩皆淫者之所自作此爲旁觀者摹寫之詞恰與女曰雞鳴篇相似而相反故以之終篇聖人文法之周匝如此

齊風

王迹熄而伯事興矣故以齊繼鄭後

雞鳴

賢妃警戒之辭故居首

首章

以物理驗之未有雞未鳴而聞蠅聲者故一說非特雞鳴也且有蠅聲矣愈足見警戒之意

二章

月出之光一說月字乃日字之誤言非特有朦光而日且出矣按此解甚確若如舊說下二句乃自解其前言之誤則爲時尚早而與三章蟲飛句有礙矣

還

安溪李氏謂國風之例多以關于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後遂以鄭風將仲子今不當爲民間之詩果如其說則齊風何以此篇列在前耶鄭風以時之先後爲次說已見前此以齊急功利故以還繼雞鳴後見其國之所以強也若必以關于君卿大夫者居前

則雞鳴之後卽當繼以東方未明及南山二篇矣

著

齊俗急功利喜夸詐而禮教遂陵夷衰微矣故以此繼還之後

東方之日

此淫者相邀以奔之詞故東方日出時而至其室至東方月出時履我發而去也著特不親迎耳此則以私奔矣故次著後自還至此三篇皆民俗之詩

東方未明

左氏傳稱襄公立無常此詩旣編在南山篇前其爲

刺襄公無疑

南山

齊俗急功利而喜夸詐故其國強而其不能一變至道卽在此襄公雖淫亂無道然適足以自殺其身而已于其國之大局勢無涉也故此及東方未明雖刺襄公反編在民俗詩後

甫田

朱傳不可易雖不知其何所指然訓詞甚善且齊俗急功利而喜夸詐又與此詩之所刺者相似故夫子不忍其沒而于齊風之將終也類以及之

盧令

此與還相類總見其急功利而喜夸詐也故置之一首一尾以包舉其大凡焉齊風至此而終下爲乃入魯事

敝笱

文姜之淫亂其事與南山相比而此詩獨次于此者齊風至盧令而終矣敝笱載驅皆刺魯莊之不能防閑其母任其從容樂易而翺翔于蕩蕩魯道之中也故以猗嗟之詩終焉蓋名爲齊風實則爲魯而發者也故不得與南山比

載驅

猗嗟

自敝笱至此三篇皆附錄也　聖人編齊風之意以王迹熄而伯事興而伯莫盛于桓故以齊風繼鄭之後而齊桓一匡九合之烈當日閭巷間豈無咏歌顧不少概見者殆鋪張揚厲之過甚若存而不削將啟天下賤王貴伯之風而其爲世道害不小矣此齊唐二風所以不錄桓文之什歟

魏風

邶鄘倂于衛故衛風冠以邶鄘魏倂于晉獨不以

魏冠唐而列魏風于唐之前者其詩皆未併于晉
以前之詩也

葛屨

首章

廟見成婦而後執婦功未廟見則猶女也故曰摻
摻女手可以縫裳

汾沮洳

魏風若有晉詩則當如衛例冠唐以魏矣公路公行
公族必魏有是官無疑　以上二篇見其風俗之褊
嗇然非亡國之徵也葛屨泛言好人汾沮洳則直指

其官而譏之故次在後

園有桃

憂其國小而無政其非等詩明矣亡徵于此乃見故
次于汾沮洳後

陟岵

按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乃轉寫互譌爾
雅釋山曰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峐卽屺也劉熙釋名
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屺圯也無所生出
也　此以下三詩皆以其賢而錄之然孝子而苦于
行役賢人君子不肯仕于其朝而以素餐爲可恥則

皆亡國之徵也故類以錄之

十畝之間

玩行與子還行與子逝語則必已仕而欲歸隱者故
次在伐檀前

伐檀

此君子未仕故次十畝之間後

一章

伐檀而置之河干以喻有用之才而置之無用之
地也河水淸且漣漪喻君子之淸卽下文不素餐
意不稼不穡云云譏在位者無功俸祿盈廩充庖

皆非由己之稼穡狩獵而得者也無功俸祿是爲
素餐因嘆淸如河水之君子必不如是其奈時之
不用何哉

碩鼠

十畝之間賢者不欲仕于其朝此則民苦于虐政並
不安于其野矣雖欲其國之不亡其可得哉故下卽
以唐風繼之

唐風

不日晉而日唐者有陶唐氏之遺民焉晉之所以
主盟中叉至二百年之久而弗替者其民俗之厚

有以致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聖人于此其亦

尚德不尚力之意乎

蟋蟀

安溪李氏曰居者家之事也外者鄉黨鄰里事也憂者後來事也瞿瞿然顧慮蹶蹶然圖之夫然後可以休休而安矣

山有樞

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可以自娛而不以害樂故以宛其死矣惕之與前篇同意而語更沉痛矣此民俗之詩而大在前者蓋著晉之所以強也

揚之水

此與椒聊詩皆著沃之強以見其所以代翼也嚴氏粲以此乃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予欲奉此諸侯之服于桓叔我將從之而往以見此君子則如何而不樂乎按朱傳子字即指桓叔此謂國人相語之辭于理可通且下章我聞有命即聞之于奉侯服于桓叔之人前後更覺相關照

椒聊

民皆欲從桓叔于沃則沃之強極矣故揚之水後即以此繼之

綢繆

以下四篇皆著翼之所以亡婚姻之禮人道之常而詩有喜出望外之意則其時男女之怨曠者必多可知矣

杕杜

無兄弟而自傷孤特求助于人其情為更苦矣故次綢繆篇後

羔裘

此怨其故人達而在上不相存恤者之詩玩豈無他人句疑即前篇詩人所作居居猶篤公劉篇所云處處也究究切劘意言彼羔裘豹袪者其初原起自貧賤而與我人平居相切劘者也今乃與行路之人相等而無一毫伏助之意何哉又言我豈無他人而必惟子是望者正以其為故舊而相好耳詩意似當作此解所以繼杕杜篇後

鴇羽

孝子行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更非孤特無助者比矣國勢至此烏得不亡故後即以無衣詩繼之

無衣

亂賊之詩聖人所以存而不削者蓋聖人編詩之意

有通乎春秋者凡遇盛衰陵替大節目必三致意焉

此篇乃武公請命于天子而得列爲諸侯之詩從此翼併于沃而晉非復前日之晉矣此唐叔文侯之後入春秋來之一大更變也聖人安得而略之

有杕之杜

此章賢賢之情繫下章夫婦之義深足見其風俗之厚故于唐風之將終也而類以錄之與蟋蟀二篇相應

葛生

既曰予美亡此則當曰誰與共處而乃曰誰與獨處

于文不順與當音餘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言其夫既不在矣此獨處者誰哉反顧自傷之辭嘆其爲一弱女子耳柰何竟隻身無托也

采苓

序謂刺獻公朱傳不敢然獻公信讒致太子自縊里克連弒二君其事非小故也國人安得無詩序說似可從夫子錄此正以其刺獻公之信讒而著晉之所以亂耳

一章

舍旃舍旃句朱傳作舍置其言解似與苟亦無然句犯重詩意蓋謂苓非山巔之所有勸汝采之者未可遽以爲然然事未可知若有勸以舍而去之者亦未可遽以爲然也二者皆不可苟則亦審其實而已矣苟審其實則造言以讒人者安得而行其讒哉

秦風

秦乃周之舊都自桓文迭興而王道微缺雖豐岐汧渭之間惟甲兵戈矛之是尚已無復文武成康之遺澤矣故以秦風繼齊晉二國之後蓋傷王之變而爲伯也

車鄰

其始也必寺人之令而始得見既見則並坐鼓瑟以相與爲樂視國人若故等夷然故見者喜之而作是詩

二三章

安溪李氏曰阪隰非興蓋言種植之盛也車馬既多種植又盛秦人耕戰之業爲之兆矣

駟驖

與前篇皆創見而誇美之詞而此篇更及其田獵遊燕之事故次在後

小戎

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誇其兵甲之盛雖爲大義所激而自無所怨亦其風俗強悍有以致之聖人錄此于車鄰駟鐵之後總以著秦之所以強也

蒹葭

朱傳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按此詩若起作思賢解則與秦人勇悍之俗不相似且當編在權輿前矣今乃竄在小戎篇後終南黃鳥之前何耶其諸穆公當殽師既敗之後思得賢人以自助而

故爲此詩如秦誓之思一个臣與蓋秦誓之所爲一个臣斷斷然無他技而有容此非有純一寬裕之德者不能不待仡仡勇夫不足以擬之即番番黃髮如蹇叔百里奚輩恐亦非其儔也故曰若有乃想望之辭與所爲我尚有之不同穆公知仁義道德之備足爲子孫黎民之利故求之甚切無如其立國之初即尚威嚴而重刑殺至穆公時雖有一二遺民守先王之道者必皆伏而不出而不肯爲之用公雖有蒹葭白露之思而名可得而聞其人卒不可得而見此公之所以眷眷于水之一方而不能自已也惟其爲穆公之所自作故聖人錄之亦猶刪書而錄秦誓之意云爾

一章

水一方猶史記所謂垣一方也在水一方與在水之湄在水之涘其非中央中沚中坻審矣逆流求之而道既阻長順流求之庶幾其得見之矣乃又不在彼一方而在中央也故朱傳謂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

終南

此詩編蒹葭篇後黃鳥之前其爲美穆公之作無疑

黃鳥

殺人以殉又用其三良正與蒹葭相反錄之以見秦之所以居周之舊都而不進于王也

晨風

秦人勇于功名不以家室爲念故其妻作此詩然只怨其夫之相忘而無怨其徭役不已之意此所以爲秦風與

無衣

此與晨風皆民俗之詩故次在後秦風至此已終下雖有渭陽權輿二篇一以錄康公之送舅而思其母

一以譏其好賢而不如其始皆非秦風之正所爲餘
編也

渭陽

以時代論之此當在黃鳥前而編在此則其非秦風
之正可知

權輿

待賢之禮不終身受者有怨言旁觀者無譏刺觀此
則蒹葭詩必非國人思賢之什益信

陳風

王迹既熄而伯勢復衰小國遂不能以自保矣故
以陳風繼之

宛丘

此及東門之枌皆著其民俗之詩故居首

東門之枌

宛丘止言歌舞之事此則並及男女聚會矣故次在
後

衡門

前二篇皆泛言陳俗未見有淫泆之事次之以衡門
皆將錄其淫詩故以美者先之也

首章

石經樂飢樂字作藥卽療字也朱傳玩樂而忘飢
經文本無忘字似屬添出石本較是當緣省寫之
誤

東門之池

安溪李氏謂語意與前篇相類恐亦賢者之詩按前
篇豈其取妻必齊之美語意自佳縞衣綦巾可云彼
美叔姬耶當從朱傳無疑

東門之楊

前篇晤語晤歌此篇愆期不至故一前一後見不見
之別也

墓門

此刺其君之不能去小人

首章

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以惡木之當芟興惡
人之當去今乃用此不良之人國人皆知之而猶
不肯止乎試思此無良之人自昔有誰似之也

二章

以鴞之萃梅喻小人之在位于是作歌以訊之庶
幾其見聽也乃訊予不顧至傾覆之後予言驗而
後思予亦已晚矣

防有鵲巢

此賢者憂讒之詩用小人則訊之而不顧棄君子則誣之而不知此其國之所以亡也故類以及之

首章

言旨苕可以爲巢之材緣已有善而可用也乃一在防而一在高邱之上何相須殷而相遇疎耶予美指君言葢賢人君子以有用之才而乃置之無用之地由君爲讒人之所誣也故云誰侜予美

二章

言百鷊可以苴甓之隙乃一在中唐而一在高邱之上與前章意同

月出皎兮

安溪疑此亦靈公詩極確若泛作男女相悅之詞即應編在東門之楊詩後矣

株林

前乃相悅而相念之詩此則國人刺之也故次在後

澤陂

此詩從來皆作淫詩然淫詩于所私之人未有稱其碩大矜莊者殆其國人因君昏政亂而惜賢者之不用與涕泗滂沱所爲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故陳風以此終

首章

傷如之何言賢人身不見用雖傷國之將亡然亦如之何哉惟有獨寐寤宿一無所事涕泗滂沱而已　淫詩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多矣未有言及涕泗滂沱若此之甚者其爲傷亂之詩無疑

二章三章

中心悁悁輾轉伏枕俱言賢者憂國之意

檜風

魏併于唐而魏風列于唐前檜併于鄭而其詩不列于鄭前何也檜乃西周之國聖人傷東周政敎之衰致天下之風俗日敝故即一鄭以例其餘無豫復問以西周之詩也其列于陳後何也檜亡于西周之末聖人以此驗西周之衰致小國之不克自保也與邶鄘衛詩相應故列在陳後也

羔裘

刺其君徒潔其衣服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居首

素冠

傷時人之不能服三年之喪也安溪李氏曰素衣冠者羔裘狐裘之反也庶得見此人而與之同歸傷俗

之甚也棘人作者自謂言其憂心孔棘耳按詩人必
無自稱棘人之理舊註不可易也但泛言時人不能
行三年之喪其悲傷不應若此之甚意者檜君時有
三年之喪公然食稻衣錦逍遥游宴毫無哀戚之狀
故詩人作此以刺之與

隰有萇楚

政煩賦重不堪其苦益至是而檜之亡决矣故次素
冠後

匪風

亂極思治與曹風同蓋以兩國分結東西兩周故不

嫌其複也聖人文法之密如此

曹風

曹亡于東周將終之時聖人以此驗東周之衰致
小國之不克自保也與鄭風相應故次在檜後

蜉蝣

以檜風羔裘例之其爲刺君之詩無疑惟其爲刺君
之詩故居首

首章

於我歸處蓋歎其要歸處息於我雖失于前而於
耇長不終晞猶可以補過于後也

三章

掘閱箋云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
臣朝夕變易衣服也按掘說文引此作堀云突也
突者堀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閱與脫通謂始
生時掘地解脫也荀子良賈不爲折閱不市

候人

刺其君近小人而遠君子故次蜉蝣篇後

二章

不濡其翼言其翼之光澤也以興之子赤芾之服

無如其德之不稱何哉

三章

不濡其咮咮所以飲食者以興之子之尸食厚祿
其遭際可謂盛矣然如其德之不稱何哉

四章

薈蔚毛傳雲興貌隮升雲也言其氣飲之薰灼季
女斯飢喻言賢者之不見用殆即指儀一心結之
君子乎

鳲鳩

承上季女斯飢遂言淑人君子未嘗不帶伊絲而弁
伊騏也然儀一心結非服之不稱者比乃小人用而

君子飢卬下泉之所浸者稂艾而黍苗並不蒙其澤總由于王者之不作耳安得不念周京而慨嘆也哉

首章

以鳲鳩之七子與君子之儀一而威儀之一于外由誠實之積于中其與三百赤芾者異矣

二章

其子在梅梅美木也故下言其帶伊絲

三章

其子在棘棘惡木也故下云其儀不忒以木之惡而比儀之忒者而言君子之不然

四章

其子在榛榛雜木也與在棘義同不言其儀不忒承上文從省安溪先生以其儀一分調言其執法之一似不安仍從[illegible]傳

下泉

下泉雖洌而所浸者稂耳艾耳蓍耳喻列國無政徒使小人蒙其惡也因追想周京盛時黍苗芃芃則陰雨以膏之矣哀鴻嗷嗷則郇伯以勞之矣此與檜之匪風相應其曰四國有王者傷今天下之無王也乃先儒或云檜之終也傷天下之無王曹之終也傷天下之無伯果如其說則是聖人以桓文之事與足繼文武成康之烈矣有是理哉

豳風　桐城葉酉著

聖人之志在周公故國風終之以豳與周召二南相應

七月

首章

一之日二之日者數於于一而終于十本無十一以至十九之數故凡十一年十一月必曰十有一年十有一月有者又也言除前之十數又重計其數爲又一年又一月也惟本無十一十二之數故不言十一月十二月而變文曰一之日二之日上既言一之日二之日矣若下文接之以正月二月則于文不順故云三之日四之日其不言十有一月十有二月者亦以于詩辭之體不合非有他義也先儒紛紛異議總屬穿鑿不可從

二章

春日載陽之春日時日之日也春日遲遲之春日日月之日也

三章

安溪李氏曰八月萑葦追去秋爲曲薄之具也八月載績承今春成布帛之功也按上章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畧言之也此章于桑之遠揚者則伐之而落其條于桑之小者則但取其葉詳言之也皆本年之事朱傳謂預擬來歲似不安

四章

安溪李氏曰上言載績者衣之事也衣可以禦輕寒故八月績之九月授之而其敘候自七月始寒之輕者推之近也此言于貉裘褐之事也裘褐所以禦盛寒故一之日二之日皆有事焉而其序候自四月始寒之重者推之遠也

五章

曰爲改歲漢晉作聿詩中聿曰適三字互用皆語辭也改歲言歲之將改也既卒歲始改歲入此室處以卒歲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安溪李氏曰本其氣候之漸其指物又與上章異者以昆蟲之出伏興農民之作息

六章

自此至卒章皆謀食之事而先言圃者農事以歲計圃事以月計先言圃猶上文先言衣之意及歲

稻者漉春酒爲文佐嘉蔬以介眉壽也

七章

五章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即此二畝半在邑之室也此乃及其修葺蓋障之事

八章

因有二之日句在上故下遂接以三之日四之日非建寅卯兩月必不可稱月而稱日也

鴟鴞

朱傳謂此詩在東征後然又嘗與九峰書辨其不然則此詩作于居東時無可疑者聖人編詩以此繼七

月詩後其次第尤顯然可據若作于東征之後則七月後即以東山詩繼之而此又繼東山之後矣

一章

既取我子言與之俱畔也蓋其時武庚之逆迹已彰但逆師未舉耳若作于管蔡既誅之後則不得言取矣

二章

此承上文毀室而言迨今未毀之時當豫爲綢繆牖戶之計以防下民之侮也侮予即指毀室言

三章

此乃追序其初營巢時勢瘁如此以庇室家之求成耳　托鳥言而曰予手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詞

四章

此章言其室雖成而風雨漂搖其勢危甚此哀鳴之所以不能自已也羽殺尾敝承上手口卒瘏而申言之維音嘵嘵即喻己之作詩以告哀也

東山

此是周公東征而歸安溪謂周公居東未必有辟譏東征兩事恐不安仍從朱傳

破斧

此軍士之作以答東山也

首章

四國是皇皇爲皇遑之皇言以四國之故皇遑不寧也故下文云哀我人斯

二章三章

吪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遒迫也程子云加切于吪

伐柯

舊解太費力恐只當作新昏解蓋從征之軍士歸成昏姻之禮而作此詩所謂其新孔嘉以勞歸者以此

道其室家之情編詩者以此著其[illegible]之化

九罭

以時月之序論之此詩作于東山前因東人之所作不可先公之所作也故編在後其破斧伐柯二詩所以並居此詩之前者因東山而類及之所爲附編也

狼跋

豳風終以狼跋者不以功美自多不以讒謗自沮周公之全體此詩以兩言盡之可謂善言聖人者矣故豳風以此終

詩經拾遺卷四

桐城葉酉著

小雅

大雅上序后稷公劉以及文王武王之功德多周召陳戒之詞爲正大雅變大雅多刺厲王之作其時世不可知者要皆在宣王以前故總編大雅小雅則文武成康之樂歌以先王之功德已于大雅及頌見之小雅特拾其餘者耳故謂之小自宣王以後多刺幽王之作其時世不可知者要皆在宣王以後故總編小雅蓋以時之先後分雅之大小

無他義也其同爲宣王時詩而分屬大小雅者六月北伐因其來寇而出征用師于畿內也采芑篇雖云南征然因北伐之先聲以服之故云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非江漢常武比也故皆編小雅至車攻吉日鴻雁皆畿內之詩庭燎以著中興之業之所以盛沔水以下以著中興之業之所以衰其當編小雅更無可疑大雅則如雲漢之敬迓天威遇災而懼較小雅之庭燎自有大小之别其他如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慎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

此與江漢常武皆經營四方非止行于畿內而已故皆列大雅此大小雅之分明白顯著諸家紛紛異論求之愈深失之愈遠皆誕謾而不足信也

鹿鳴

安溪李氏曰毛傳云燕羣臣嘉賓也文王既作靈臺立辟雍以大興文教故多與賢臣燕飲講論于其中俯有麋鹿仰有白鳥作者多因物以起興此及振鷺之篇是也斯時內有后妃聖德寤寐求賢文王之尊賢于外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聲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為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首章

鼓瑟堂上樂也吹笙堂下樂也承筐所以酬賓侑賓也

二章

安溪李氏曰既燕而游敖未欲其速去也

三章

安溪李氏曰凡燕始則禮飲而已終乃無算爵而令賓醉故首章禮行而樂具賓之初筵也此則堂下之樂不作不以笙管亂人聲獨鼓琴瑟以盡賓主之歡使賓不徒享其儀而中心之樂焉蓋既有

周行之示尤願其好我于無窮也

四牡

此勞使臣之詩按勞當在遣後而詩編在前者勞者已歸遣者將出先內而後外也

五章

朱傳不甚明晰李氏云我是以作歌勞汝若有將母之事則來告我亦似不安既歸而勞之矣又何有于職之不能自盡而待告于君乎詩意蓋謂我念汝之勤勞王事是用作歌代為汝之言以不遑將母之情而來諗于我也

皇皇者華

此遣使臣之詩按四牡勞其歸歸則使事已終故止序其懷歸之情此遣其出出則使事方始故教以咨善之道

常棣之華

此燕兄弟之樂歌按兄弟在朋友前者兄弟僅次于父子耳朋友非其倫也若伐木之兄弟則非同父者比故朋友在前

首章

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

聲不相同

三章

况也永歎毛傳云况兹也按兹今通用滋益也詩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只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

烝也無戎烝衆也言朋友雖衆猶無助也

七章

人情各私其妻子固好合如琴瑟矣然使惟婦言是聽而兄弟有不翕焉則家道因以破壞而妻子之樂亦何能久乎

伐木

此燕朋友親戚之詩朱傳諸父諸舅皆指朋友之同異姓而尊者恐不安朋友敵己者也諸父諸舅豈可謂之朋友乎先朋友而後親戚者右賢左戚之意安溪謂因朋友而及親戚亦不安

首章

安溪李氏曰言鳥鳴相呼出卑幽而上高明人之于友猶是也故人之求言如鳥之求聲欲其相呼以相悟也忠告善道剴切而周至則可謂和平矣雖使神之聽之可也按此解極確若如舊說則幽谷二句無著落矣此章燕朋友朋友以義勝故以鳥聲爲喻下兩章燕親戚親戚以恩勝故止言飲酒

三章

兄弟指同異姓之與己敵者諸父諸舅分尊非肥羜肥牡不敢以致兄弟分卑則有酒無酒稱其情而已　以上皆天子燕臣下之詩

天保

首章

安溪李氏曰言天之安定爾也亦甚固哉既使有專一淳厚之德以爲受福之基故其使爾得親賢之多助也亦濟濟克生而樂盛焉以是知天之安定爾也按安溪所爲得親賢之助者承鹿鳴及常棣諸詩而言此詩既爲答前詩則此說似可從

五章

戴氏震曰韋昭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凡經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梅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按此語亦不甚確

采薇

序遣戍役也朱傳從之然方遣之時役不應有今我
來思雨雪霏霏語且出車詩第四章與此同不應彼
爲旣歸而此爲方遣也故安溪李氏不從其說以三
詩爲皆役畢還歸時所作但又以采薇爲行者自作
之詩出車爲僚友相勞之詩杕杜爲室家相勞之詩
果如其說則三詩非燕饗之詩矣何以編在鹿鳴諸
篇之後乎且采薇末句云莫知我哀此語出之于上
則爲曲體下情若出之于下恐非盛世之所宜有也
李說亦恐不確竊意三詩皆勞出兵而還歸者之詩
采薇合將與卒而勞之前三章勞還卒後三章勞還

帥出車承後三章勞還帥杕杜承前三章勞還卒采
薇將與卒合勞故先卒而後帥罰先貴而賞先賤之
義也出車杕杜兩詩分勞故先將而後卒尊卑之序
也勞戍有詩而遣戍無詩者兵事尚武將帥鑿凶門
而出天子方動色以誓衆于事體不應有詩也天保
以上所以治內采薇以下所以治外先內而後外故
天保詩後以采薇繼之

出車

四章

昔我往矣今我來思往來義與采薇詩同呂氏妄
生分別只緣誤以采薇爲遣戍詩故耳

五章

喓喓草蟲六句朱傳謂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
之證之以召南其說可信安溪以爲僚友相勞恐
不確

杕杜

以上諸詩皆燕饗之樂歌以章句繁衍故次在前

首章

朱傳秋冬之交卽詩之所謂日月陽止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飮之詩多旨有只反覆以協
韻耳曲爲之說則鑿矣

由庚

南有嘉魚

魚麗篇似是以魚饗賓此以下兩章例之所爲南有
嘉魚者恐止是與體然朱傳謂因所薦之物以道達
主人樂賓之意則謂與魚麗同以魚饗賓亦無不可

崇邱

南山有臺

每章言南山北山所有與邦家之有君子也以上三章皆與笙詩相間之樂歌故類編在此

三章

此章申上二章之意所以能立邦家之基者作民父母故也所以能爲邦家之光者德音不已故也

由儀

蓼蕭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燕在內之臣工故編

在前自此以下三章燕來朝之諸侯故編在後以露之零于蕭與君之恩逮于下也末章鞗革沖沖二句美其來朝時車馬之盛

湛露

與蓼蕭同皆諸侯朝于天子而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之詩

彤弓

天保後以采薇出車繼之蓼蕭湛露後以彤弓繼之皆先文德而後武功之意若專尚文德則弛而不張文武之所不爲者矣

菁莪

此天子燕飲賓客之詩與鹿鳴詩相應所爲錫我百朋卽示我周行之意也自此以上皆文武成康燕饗之樂歌以鹿鳴始以菁莪終蓋著周之所以盛者由于尊賢而小序之所謂樂育材者其義亦無不可通矣

桐城葉酉著

六月

此宣王中興之詩應繼大雅常武篇後所以列于小雅者以用師于畿內故也

四章五章

顧氏炎武曰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里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

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而兵乃東出者乎

采芑

此美方叔南征之詩應與江漢常武同編大雅但其卒章云征伐玁狁蠻荊來威仍以玁狁爲言殆方叔預于北伐之事玁狁既靖遂移師南征而蠻荊震其餘威不戰而服所謂先聲而後實也不大費兵力故附編六月篇後亦以其事本相首尾故耳

車攻

此狩于東都之詩

吉日

此狩于西都之詩先東而後西者或以其時之先後爲序與

鴻雁

此詩編在吉日後其爲宣王詩無疑朱子作未定之詞意在于闢小序也似不必　攘外不先于安內此

獨編在車攻吉日詩後者以其爲民間之詩也

首章

之子先儒謂指使臣說亦似有理但三劬勞字不應首章獨指使臣也仍從朱傳爲宜

三章

此章總承上兩章言其離散之時羽則肅肅而鳴則嗷嗷矣今之所以得宅此百堵者維此哲人能知我之劬勞而安集之耳此字正指宣王下句乃反辭咏歎蓋流民當離散之時不能不號呼望救當事者往往斥爲亂民而以法懲之所爲謂我宣

驕也然則我王之恩澤何如哉

庭燎

外有以式遏亂略內有以子惠困窮總出于側身勤政也故以庭燎詩繼之宣王詩至此一束沔水以下漸不克終矣

沔水

此憂亂之詩君子信讒乃幽王致亂之由而宣王末早已兆其端矣此中興之業之所以不克終與

鶴鳴

宣王雖漸不克終而其臣如尹吉甫召穆公之流尚多有在朝者故作此詩以進戒焉蓋古人陳善納誨之意也序說似可從若不爲宣王而作則不當編在此矣

祈父

以王之爪牙而使之靡所止居如此其不能張皇六師而卒中興之業也審矣前沔水鶴鳴二篇皆卿士之詩此乃軍士之詩因其直呼祈父而謂其轉予于恤尤足見宣王之不克終故附編于鶴鳴篇後

白駒

安溪李氏曰此賢者將疏別于其友而其友廝之之辭古之人有相戒以勤者當其職則不得去而盡于義有相慰以逸者適其時則可以去而獲其心也君子于出處之間惟其宜而已按此解與朱傳異然似亦可從　賢者不得志而相勉以遁思則時事可知矣此與黃鳥我行其野三篇皆民間之歌咏因足見宣王之不克終故又附編于祈父詩後

首章二章

此二章皆將行而暫挽之之辭也永今朝永今夕則只欲其暫留而非冀其終不去也審矣故李說較朱傳爲勝

三章

安溪李氏曰言不必以下位爲恨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矣故有勸爾以優游遁留者不可不愼而勉決以遁去可也

四章

上章既勸其去而此又欲其音問之常通也

黃鳥

毋啄我粟云云喻言無相侵擾也故下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按小雅部內凡若此類皆附編非正編也蓋凡詩之出于卿大夫者謂之雅其民間之歌咏

謂之風王國之詩本兼此二體夫子編詩欲以此種盡入王風則恐與東遷以後詩相亂而聖人編王風之本意所爲傷東周政教之衰者轉無由而見矣故凡遇民間之歌咏輒各以其類錄之以附于雅之後而仍統以雅之稱至黍離而降乃以王風目之蓋聖人編詩其風雅之所由以別者至顯白而可據如此後儒好爲異論反以前人之分雅爲西而風爲東者爲失當其亦弗思之甚矣

我行其野

宣王之末亂兆雖萌而亂形未著故民遷異國不得

其所者仍思復我邦族焉此與黄鳥相似故類以及之

斯干

宣王之末雖已有亂萌而二詩不害其爲太平景象如唐至開元天寶之際雖識者亦憂其不終而其宮室畜牧之盛則固可歌而可咏也聖人編詩所以次此于我行其野後者蓋自沔水以下諸篇皆著宣王之怠于爲政至賢人君子皆憂其必亂而不肯仕于其朝已幾幾乎衰世之音矣若不隔此二篇則與節南山相際何以辨其爲宣王詩耶

八章

安溪以此爲卿大夫有成室者其僚友落之之詩且以舊說謂宣王考室者爲非愚按此章言室家君王非天子作室誰敢以此爲頌禱之詞乎序說確不可易

無羊

序宣王考牧也朱傳只泛言牧事有成愚按此詩若不依序說則其編在宣王詩後節南山之前其義無所處矣

詩經拾遺卷六

桐城葉酉著

節南山

章首即以南山起興其爲西京詩無疑李氏定主東遷後詩似不確

一章

不敢戲談其時必嚴誹謗之禁下章所謂覆怨其正是也因言厲王弭謗至有流彘之禍國既卒然斬絕矣今可不用以爲監乎

三章

安溪李氏曰末乃呼天怨之言天何不悲憫斯民使斯人在位以窮匱我衆乎按此解較朱傳似勝當從之

五章

傭常也言天道失常而降此鞠凶也

正月

三章

平王雖不能發憤自強然其無道不至于幽厲之甚且東遷以後不過不能光復舊物亦未嘗有覆亡之禍並東都亦不保也此詩若作于平王時則此章所云于何從祿于誰之屋者其語爲不驗矣李氏執定褒姒威之一語以爲東遷後詩似不確

七章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未然而憂其必然之詞故下章即接以終其永懷句言宗周此時雖尚未威而其終必至于是此我之所永懷而不釋者也奈何又窘之以陰雨乎言陰雨者蓋連下爲文謂陰雨泥濘車行尤不可棄爾輔也必作此解又字乃有着落

十一章

潛雖伏矣二句安溪謂亂幾雖伏而理甚昭著欲

不憂而樂也豈可得哉似較朱傳爲勝

十月之交

此刺幽王詩序說確不可易驗之日食及後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語俱幽王時事不必定要翻案也

首章

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𠜚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朱傳建亥之月恐失考

四章

豔妻指褒姒詞義明白而後人猶欲以此爲刺平

王詩氣不可解

七章

下民之孽二句收前三章噂沓背憎二句收後三章古人文法之周匝如此

八章

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于甚病

雨無正

二章

周宗既滅太子者王室之大宗時宜日被廢故云

周宗既滅朱傳宗族姓也似不確離居謂離其所居之位也是時幽王失道刑政過差羣臣皆懼禍之及相率而避去之于是大夫各歸其采邑外諸侯之入爲王卿士者皆歸其國莫肯夙夜朝夕于王朝者其所司之事皆委積于下責辦于一二人而不知其勢所詎莫知我勩也庶曰式臧言皆以避去爲獨善其身之計若去而復出則惟有助王爲惡耳

五章六章

前章所以責在位者至矣此兩章又推其原而歎王之不能受嘉言而用善人也忠告者既以爲不能言善于其職者又以爲不可使則諸臣之莫肯用訊莫肯夙夜相率而去之也有由然矣然豈人臣之道哉

七章

是時大夫則歸其食邑外諸侯之入爲王卿士者各歸其國大都皆托故而去間時一朝而無復爲安居之計今欲其夙夜朝夕于王之左右非還于王都不可所爲還者彼固現在其國邑欲其舍彼而就此也昔爾出居謂其初來居于王都之時

小旻

五章

民雖靡膴韓詩作靡腜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腜莫杯切美也民雖靡腜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小宛

自此以上總言其危亂之象至兄弟相勉以征邁而有集木履冰之懼則時事可知矣故以小宛終之

小弁

致亂之迹莫過于聽讒而幽王之廢黜太子則聽讒

之尤甚者也故小宛後即以此繼之　此爲東遷以前詩又得有孟子爲之證雖遂非飾過者亦不能別生異說矣然則編在此前者其爲幽王時詩何疑乎

七章

莫高匪山二語言人心之險比山之高泉之浚爲更不可測也

八章

毋逝我梁四語與國風谷風篇同梁間有笱所以止魚笱發則魚散讒言讒人毋使億兆之離散也然我身被廢何罪何辜且不能自解脫矣又何暇恤及後事哉

巧言

四章

奕奕寢廟四句不似興體蓋謂築室道謀三年不成以其爲羣言之所惑也誠不爲羣言所惑則奕奕之寢廟惟君子能作之矣秩秩之大猷惟聖人能定之矣予雖非聖人君子而小人之心亦可即其言而忖度之矣

五章

柔木以興善柔便佞之人也君子惡正直之人而惟柔木之樹故心數其所出入告君者以小人而爲碩言蛇蛇然竟出諸口而不覺其顏之厚此所謂盜言孔甘者與

六章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汝方謀人不知人之謀汝者將多汝之徒黨無幾豈能勝衆人之謀哉蓋疾其讒己而爲此語以悟之也

何人斯

緊接前篇以何人斯發端朱子疑爲一人作信然

巷伯

疾讒詩至此一束下谷風蓼莪二篇乃民間之歌咏而附于雅者

谷風

此朋友相怨之詩因巧言及何人斯篇而類及之此篇及下蓼莪篇乃民間之歌咏皆附編非正編

蓼莪

幽王信讒而廢宜臼固失君父之道然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聖人欲以孝道示天下故特錄此篇以與小弁相應讀者宜曰處人倫之變其所爲要心如擣者詩則是而人則非也

大東

李氏亦謂刺平王不知周既東遷政令已不行于天下東人又何得苦其徭役乎且既東遷矣又何以云西人之子也

五章

此下三章皆承百僚是試而言其所用者非其所宜用之人也如酒以供祭祀賓客之用原以其爲酒而用之不以其爲漿也鞙鞙佩璲以其爲瑞玉而重之不徒以其長也維天有漢監物則有光矣官人者可不監其才之所宜乎乃布列在位者有

名而無實如織女牽牛長庚啓明有捄天畢皆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且不特無利于東人而反有所害如箕之若有所吞噬斗之若有所挹取于東者哀我憚人安得不顧周道而潸焉出涕哉

六章

不成報章傳不能反成報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七章

維北有斗卽指北斗而言不必如孔疏謂南斗也箕見于南方則斗柄固廻西矣

四月

此仕于南國者遭亂自傷之詩大東詩爲東國之大夫告病此爲南國之大夫告哀故類以及之

首章

先祖匪人言先祖非泛泛他人比也胡寧忍予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

北山

四章

或慘慘劬勞戴氏震曰釋文慘字亦作懆今考此及下章慘慘畏咎並懆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

用爲疊字形容之詞懆懆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小明

自大東以下至此皆苦于征役而畏及罪咎之詩此詩首章言寒暑之毒苦耳二章則事孔庶而憚其不暇三章則政事愈蹙而悔戚之自詒

二章

日月方除鄭箋四月爲除爾雅十二月爲涂涂與除同按夏正之十二月正周正之二月故首章曰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方除當從爾雅為夏正之十二月無疑鄭箋誤又蕭與菽皆收之于秋者夏正季秋正周之仲冬故云歲聿云暮若夏正之歲暮非采蕭穫菽時矣詩中用周正不一而足乃說詩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豈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乎

三章

日月方奧張方享謂與厥民奧之義同民方聚居于奧時則與前方除合其為夏正之十二月尤審矣

鼓鐘

前三章皆言淑人君子而懷其德之不回不猶與下泉詩念彼周京同末章言先王之古樂與下泉末章言郇伯勞之同下泉居變風之終而亂極思治故繼之以豳風此詩居變雅之終而亂極思治故繼之以豳雅蓋聖人編詩之意如此　變小雅終之以此者蓋著其為西周之詩也是時幽王雖失道而政令猶能行于天下故托言南巡而流連鼓鐘于淮水之上若王迹既熄之後則雖欲其車轍馬迹之無所不至也不可得矣

詩經拾遺卷七

桐城葉酉著

楚茨

安溪李氏曰周官仲春吹豳詩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國大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謂豳詩即豳風是已然又謂豳雅豳頌亦即七月篇而分取其辭義之相近者則不可通也朱子疑楚茨諸篇為豳雅載芟諸篇為豳頌今考七月詩星日風候時物備焉用迎寒暑義固昭已雅云琴瑟擊鼓以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稷黍正與祈

年之文相應頌云胡考之寧胡考之休又正蜡而養老之事朱子之言信矣按楚茨之為豳雅朱子雖引或者之言而未決其是否此大賢多聞闕疑之意然此詩若非豳雅則小雅中忽而歌咏田功祭祀之事其義何所處耶故安溪決其必然學者可無異說矣乃安溪又以逸其篇題為疑不知風有豳先公時之風使不別之以豳則與列國之風相亂無由而知其為豳風矣若雅頌則非別有豳先公時之雅頌也本不虞其相亂何必復多此一標題耶然則周禮何以謂之豳雅豳頌也彼若不被以豳之稱又無由而知

其爲言田事之詩矣楚茨南山只言內祭祀甫田大
田乃及方社田祖之祭蓋以烝畀祖妣歸功于豐年
之賜也

一章

此章因力田以奉祭祀之事二章方祭而主人初
獻求神之事三章亞獻三獻主婦賓客薦神之事
四章畢獻而受報之事五章六章祭畢而送神燕
寢之事

信南山

一章

先儒或謂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
者大抵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修其業者以此概
之也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田爲糧者
此章正指其事南山是所謂乃陟南岡者非終南
山也按南山決無指南岡之理或所以云云者蓋
以南山去豳地遠詩首句卽言南山則所謂曾孫
田之者必遷岐以後之事咏遷岐以後之事何得
謂之豳雅故不得不遷就而爲此說耳不知豳風
所詠者乃公劉以後豳民衣食之事侯國之事也
故謂之風豳雅及頌所咏之事乃遷岐以後曾孫
祭賓之事王國之事也故謂之雅與頌雅頌本不
嘗有豳之稱而周禮亦謂之豳雅豳頌者周自后
稷以稽事開基公劉克篤前烈至太王遷岐以後
雖易侯而王然康功田功要不過本后稷公劉之
志與事而爲之詩雖善述耳故凡雅頌中言田事
之詩卽可被以豳之稱非豳先公時別有所爲雅
與頌也安得以其不當咏遷岐以後之事爲疑或
又謂我疆我理語當指諸侯之始闢土地者于天
子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可謂體勘入微然繇詩
以是誦太王正遷岐以後之事非諸侯之始闢土

地者耶今據此而必謂其斥公劉至不難指南山
爲南岡其亦怵于說經矣

甫田

一章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安溪李氏曰農之中有俊秀
者助力而止于田中衆人敬之而別其曾孫詩書
禮樂之風已興矣

二章

安溪李氏曰社方之祭之外又祈年于田祖蓋于
田間行之無壇壝之制也

三章

曾孫不怒言不煩督責而農夫自克敏也

四章

萬壽無疆農夫不當得此重辭仍作農夫歸功于上而欲報之以介福似妥

大田

四章

前章曾孫來止勸耕之時也此曾孫來止觀穫之時也　此後即繼之以瞻彼洛矣諸樂歌猶豳風之後而繼之以鹿鳴諸樂歌也

詩經拾遺卷八

桐城葉酉著

瞻彼洛矣

自此以下皆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之樂歌此篇乃諸侯美天子之詩君子至止言自西都而來鴛鴦篇乘馬在廐言自東都又將乘此馬而去也前後緊相關應

裳裳者華

凡上之禱下每述其德業下之禱上但祝其福祿而已上下之體宜然也

桑扈

鴛鴦

三章四章

乘馬在廐二語非興體蓋言摧之秣之又將乘此馬而返西都也　此四章與蓼蕭諸詩相似而篇什不相從者彼爲文武成康之樂歌此爲宣王之樂歌也

頍弁

此與伐木詩相應蓋天子燕兄弟親戚之詩也其云爾酒爾肴者乃託爲歌工之詞指主燕者而言後乃

代主人致其纏綿依附之意而以死喪之无日勸燕者之及時以行樂也此與南有嘉魚篇既云君子有酒又云嘉賓式燕以敖皆託爲歌工之詞燕饗樂歌自有此一例

車舝

朱傳以此爲燕樂新昏之詩然如德音來括及令德來教等語俱不似稱頌女子者安溪亦覺其不安乃以季女爲喻賢人然末章覯爾新昏語又不似反復求之疑是諸侯當來朝之時娶于王朝之卿士而天子賜以燕飲之詩大雅梁山篇所謂韓侯取妻汾郎

其人與

首章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言好德之心匪飢匪渴今爾幸不我棄而德音來括我雖不足爲好友但值此新昏亦當宴飲而相喜樂也

二章

以平林之集鷮爲興言辰彼碩女得令德之人以爲之配將來刑于之化不啻有以教之今當式燕且譽而我好德之心仍無已也爾指娶妻之人正與上彼字相應

三章

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此豈新昏時夫謂其婦之語蓋此章乃承上章好爾無射而申言之式飲式食皆勸娶妻者以飲之食之也

四章

齊風亦以析薪興取妻正與此章意同其葉湑兮比令德威儀之盛鮮我覯爾言如我之得覯爾者少是以我心寫兮也

五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仰令德如高山示我以周

行而遵之以爲行也此二句與首章匪飢匪渴二句應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正言其親迎之事與間關二句應末乃點明新昏而以得覯爲慰也　自瞻彼洛矣至此皆宣王時燕飲之樂歌小雅正編已終青蠅正篇乃附編魚藻以下則餘編也　宣王嘗會諸侯于東都又有韓侯取妻之事故先之以瞻彼洛矣而終之以車舝一首一尾以包舉其大凡所以箸此六詩皆宣王時之樂歌也聖人編次之意如此

青蠅

此僚友爲讒言所間者之詩非刺幽王詩也聖人因其與巧言諸篇相類故附編于此何以不次谷風詩後谷風詩只言朋友相棄附于諸讒詩後人知其爲附編也此詩若附于諸讒詩後則與正編相混矣

賓之初筵

此衛武公飲酒自警之詩未必爲刺幽王而作但其所爲醉而伐德者正與小宛篇壹醉日富語相似故與青蠅詩皆附編于小雅之末其說更詳具大雅抑詩下

首章

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爾未傳從之但云求爵汝則是相競云求罰汝矣爾爵與上文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中以辭爵耳

三章四章

兩章極言醉後號呶之狀武公豈嘗有此失者所爲見不善而內自省蓋因時之沉湎無度愈不得不以此自警耳抑詩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其即此詩醉而伐德之謂與

詩經拾遺卷九

桐城葉酉著

小雅自鹿鳴至菁莪皆文武成康時之樂歌自六月至斯干皆宣王中興之詩繼之以楚茨四章爲幽雅又繼之以瞻彼洛矣至車舝皆宣王時之樂歌爲正小雅自節南山至鐘鼓又附之以青蠅賓筵二篇爲變小雅是爲小雅正編魚藻采菽瓠葉皆幽王時之樂歌幽王無道其詩既歸變雅則其樂歌不可爲正雅也而樂歌皆頌美之詞歸之變雅又不可故不得已而附于正編之後爲餘編既

附之于餘編矣自不可用前編樂歌例彙此三篇于一處故各以其類而散見焉至角弓以下諸詩皆不歸正編而爲餘編者大都以不合類之故而民間之歌咏附之其說各具本篇下先儒不知聖人編詩有正編餘編之分但見其奇零不整遂以爲不可解而置之而或者又曲爲之解所爲齊固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其無當于詩教則一而已矣

魚藻

此篇所以冠餘編之首者以豈樂飲酒即賓筵之所

刺者也亦類及之

采菽

前篇爲諸侯美天子之詩此則天子之所以答魚藻也

角弓

前三章刺其時之不相親睦四五六三章刺遜讓之不興皆由上之人有以倡之若君子有徽猷則小人無不從化革薄從忠如雨雪之見晛必消也乃不肯以美道下遺但驕以自居欲望廉讓之興也得乎兄弟昏姻相親如蠻髦然欲望小民之相親睦也得乎

此譏王朝之不能敦本厲俗並無刺幽王信讒之意舊說似誤惟其無刺幽王信讒之意與巧言諸篇不合類故于餘編中錄之　此承魚藻頌之曰豈樂似泰而實驕故刺之曰莫驕一則諱其名一則斥其實也下篇菀柳承采菽諸侯之不朝與來朝正相反聖人編詩之意此尤其無可疑者矣

菀柳

此篇所以不入正編者蓋幽王之致亂惟在嬖褒姒而信小人以致讒夫高張征役不息節南山諸篇已備之矣至諸侯之不朝申后之被廢譬之于病乃病證非其所以致病之由也與節南山諸篇不合類故此篇及白華篇俱于餘編中錄之

都人士

是時西周雖尚未亡然國政日非閭閻凋敝已無復太平之景象矣故詩人作此以悼之　此民間之歌咏也因其悼西周之將亡故編在菀柳後

首章

行歸于周國語忠信爲周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必城郢君子謂其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據此則不皆作鎬京解審矣

采綠

承上章君子之女而又以此篇附編于其後言卷髮如蠆者今則自傷其髮之曲局矣彼都之所以可懷者此其一端也與　自角弓至此一小束蓋內而王朝則不能敦本以厲俗外而侯國則不敢自雕而自療國政日非民生凋獘其危亂之象已岌岌乎不可以終日矣欲復見太平時之衣冠人物豈可得哉彼其所以致此者由上不好賢而時無名臣爲陰雨以膏黍苗耳于是天下咸嚣然喪其樂生之心殆無一

人能得其所者故遂以白華緜蠻諸篇繼之

黍苗

此詩與江漢常武同時之作其不以類相從者以役從之詩為民間之歌咏故也然民間之歌咏其附于雅後者多矣此獨入餘編者以其與崧高詩為一事既錄崧高詩則此詩自不當附蓋春秋舉重之法也其所以編在此者因故都之可懷而思及中興之賢佐焉

隰桑

此喜見賢者之詩召伯賢臣也宣王能用之是以立

中興之功故繼之以隰桑　隰桑原不為召伯作但其詩無所附麗故特編在黍苗後蓋義取斷章不必其本意如此也

白華

幽王之后申女也故因召伯營謝而類及之不編在小弁之前者彼言君子信讒故與巧言諸篇相次此詩只嘆己之被廢而已與巧言諸篇無涉以相附也

緜蠻

賢人在下而苦于征役故以黄鳥起興而思自托于明主冀其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己也此民間之歌咏其所以次白華詩後者彼以申之自出承黍苗此以賢者不得所託承隰桑也

瓠葉

承上篇飲之食之而繼之以此蓋著古先聖王所以待賢者之禮也陳古以刺今聖人編詩之意如此

漸漸之石

此下三詩皆民間之歌咏亡國之音也故小雅以是終焉

苕之華

前篇武人從軍者之詩此篇更嘆鮮飽所為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其序固如此也

何草不黄

凶年飢歲而征役不息不獨武人東征苦于山川之悠遠而已　自白華至此皆著當時危亂之象上而王后被廢中而賢者不得所托下而東征之武人曠野之征夫當凶年饑饉之餘猶勞役不息殆天下無一人能得其所者矣雖欲不亡烏可得哉

詩經拾遺卷十

桐城葉酉著

大雅

文王

周家雖世有哲王而承先啓後以丕顯之謨而受不易之命者惟文王之德爲尤盛此詩專詠文王故居大雅之首

首章

有周不顯二句承上舊邦新命而贊嘆之文王陟降二句承文王在上而申言其在帝左右也

二章

陳錫哉周戴氏震曰春秋傳及國語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旨蓋陳布也古字載與哉通哉猶植也言文王能布大利于天下以豐植周也按此解較朱傳似勝但哉字只當作始字解言文王能布利于民以始開其後人之王業也始對終而言起下孫子文義更順

大明

承丕顯之謨以變伐大商者武王之烈乃周之所以王也此詩兼言文武受命之事故次文王篇後

二章

乃及王季及如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及隨也

緜

由文武而及太王遷岐之事乃史家追敘之法也故次大明篇後

七章

皐門應門鄭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戴氏震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于庭朝有門而無屋故雨沾衣失容則免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

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皐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諸侯有皐門應門也箋所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者誤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據魯而張大其擬于天子之明堂皐應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皐應之證按東原此論可謂辨而裁矣但春秋書新作雉門先儒謂譏其承僭而不能革如其說則諸侯不當有雉門康成

之箋不又信耶按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門阿謂路門應門宮隅謂皐門也至諸侯門阿宮隅之制註皆五丈然天子宮隅七丈既與諸侯不同則天子門阿五丈恐諸侯亦不得而同之晉雉門之所以爲僭者必以其制與天子無異非謂其不當有是門也鄭氏之失考明甚不必以春秋書新作雉門爲疑

八章

此章仍以太王之事言之爲是孟子引以爲文王之事者乃斷章之取猶以憂心悄悄爲孔子也

九章

虞芮質厥成下特言文王蹶厥生明此爲文王之事以別于上文太王之事也詩意本明解者自憒憒耳

棫樸

承上篇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而言文王作人之事故繇之後自以此繼之

旱麓

因遐不作人句故即以繼棫樸篇後

思齊

與髦斯士即文王之壽考作人也故次旱麓篇後

皇矣

前言文王之德備矣而未及其武功也又言太王而未及王季故以此篇繼之

五章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言不離畔乎天理之正不牽引于人欲之私其于鄰國之交無歆羨其土地之意但內修德政當亂流滔滔之時如先登于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不共而遂赫然興師也

六章

此章承伐密後遷邑之事言王安然在京密人自侵阮之後深入不已陟我高岡而爲我師所遏勢不得逞我陵我泉無敢有陳兵飲馬于其地者兵息民安于是度其鮮原而作邑焉侵自阮疆承上侵阮徂共之文指密人言意本明甚解者自憒憒耳

七章

不大聲以色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無事于言論貌示也夏謂威名盛大革謂兵力強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無事于威制力服也

靈臺

經營靈臺而萬物得其所鼓鐘辟雍而多士景其教此文德之全也故繼皇矣篇後

首章

安溪李氏曰文王伐崇之後作邑于豐而立靈臺臺高可以望遠靈則以其占候天道察知祇祥而立名爾孟子啓誘時君而以爲百姓之所謂非正訓也

下武

安溪李氏曰此詩不著謚號應是武王在位時羣臣頌美之辭也按李氏此說極確但自文王至卷阿多爲成王時詩此既爲武王在位時羣臣頌美之什則不應編在諸篇之後其所以編在後者蓋聖人編詩意在于序武王之功德故止以世次爲先後不問作詩者之先後也下武當作大武傳寫誤耳

文王有聲

遷豐遷鎬皆國之大事也不可以不錄故下武後即以此繼之遷豐在作靈臺前而與武王同詠者以類相從故也自文王至此皆咏歌文武功德之詩正大雅至此一小束

生民

太王王季皆于其咏歌文武詩中備之周人之始后稷未之及也故以此詩繼之太王王季詩在前而后稷公劉詩在後親疎之別也此即追王上祀之所由以差別與 此詩疑郊祭配天之後周召諸公述祖德以陳戒之作

首章

姜嫄鄭箋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攸介攸止甫田詩亦有此語其解正相似謂禋祀之時其助祭所止之處也震動有身而肅敬謂其有胎教也

三章

會伐平林傳又爲所收取朱子亦從之既爲人所收取矣何又置之寒冰乎蓋見牛羊腓字之後乃徙而欲置于平林適會伐平林者多人遂不復置于平林而置諸寒冰無人之地耳

六章

以歸肇祀祀字即指時王配天之祀言任負以歸足以備粢盛之供今之郊祀皆后稷有以肇之也

七章八章

安溪李氏曰朱子以七章爲后稷之祀八章爲[illegible]后稷之祀蓋以諸侯不得祭天而有上帝居歆之文故以郊祀言之然恐天子祭天周制始定古或可通也卬盛于豆卽蒙上章難以隔斷且言自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亦似前後之非兩祭

按此二章當並言時王郊祀之事觀七章章首皆有誕字而八章獨無其與上章爲一祭可知朱傳乃以取蕭爲宗廟之祭似不安經文但云取蕭祭脂未嘗云取蕭以嘗或云以烝也考鄭箋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據此則取蕭取羝皆爲軷祭之用而軷祭因郊祭而舉則兩章正是一祭與經旨合但以此兩章皆爲后稷祭天則不確后稷諸侯安得祭天此詩七章首云我祀八章末云以迄于今其爲時王之祭無疑所爲我者對后稷而爲言也謂后稷肇之而我祀如何則如下文云云也蓋郊祭之後周召諸公推本后稷之德而作此詩以寓戒警之意先儒異論紛紛總由其于我字習其讀而不之察耳

行葦

四章云曾孫維主曾孫對祖考之稱也故朱傳以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自此至假樂四詩皆承生民篇肇祀之文而因以祭畢諸燕饗之樂歌附之

既醉

父兄所以答行葦也

鳧鷖

繹而燕尸之樂

假樂

朱傳疑此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按自行葦至此皆燕饗之樂歌當編入小雅因其爲祭畢而燕之詩故編在生民詩後此附編非正編也

公劉

后稷之後莫盛于公劉故次之以此所以繼生民也

二章

言初至豳而胥民于此原則相從者繁衆皆順安其意而宣布以居無有愁歎以思其舊者矣于是公劉乃登降上下以定都焉陟降二句卽下章所謂覯覯原而陟南岡也不必強爲分別

三章

前三句卽上章意此章重在迺覯于京句言陟降求之而乃得此定都之地也

五章

既溥謂東西既長謂南北既景卽承溥長言測日景以定四方也乃岡貫下二句言陟高岡以相陰陽而觀流泉也三單鄭箋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邠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按單盡也言盡一國從遷之民分而爲軍者三也春秋襄十

一年作三軍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止于一萬二千五百餘家也其說甚當今卽以訓三單較舊註似勝此句連下爲文井田寓兵于農之法基于此矣度其夕陽古人室皆東向故度山西之地以定其居焉

泂酌

此詩似不當是興泂酌三句似是比言行潦之水尚可以供餴饎濯漑之用況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材王豈可不盡其材而器使之乎豈弟君子誠能兼收而並用之則爲民之父母而其所歸往與其所藉以安息者皆不外是矣

卷阿

觀此詩以人材之衆多爲言則泂酌篇之是比而非興也益信

四章

受命長矣言自文武至爾其受命亦已久矣又不可不使之常如此也

九章十章

鳳凰比賢者梧桐生于高岡有菶菶萋萋之盛猶車馬班自王朝有既庶既閑之盛也　自此以上爲正大雅

詩經拾遺卷十一

桐城葉酉著

民勞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故其時卿大夫有憂心國事者不敢斥言王過但托爲朋友相告戒而已板蕩義俱同此

首章

詭隨寇虐惡之見于事者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于心者也首章推論其心後四章直舉其害

板

二章

辭之輯矣四句以出話之然者告之

五章

則莫我敢葵緊承善人載尸言民雖疾苦善人亦不敢代爲揆度其所以然者此連上二章皆以謀之不遠言之

六章

言人欲得天之牖也甚易有感則應如壎篪之相和如圭璋之相合如取如攜天並非有心以益之也但一有邪辟之行則天無由而誘其衷耳

蕩

鄭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厲王之詩止此下抑篇乃衛武公自警之詩因其言荒耽于酒正足與天不湎爾以酒句相證故類以及之賓筵篇編幽王詩後抑篇編厲王詩後其亦著幽厲兩王之皆以酒敗與

抑

衛武三詩淇澳乃國人頌美之辭其編入國風宜矣而賓筵與抑二篇以諸侯之詩而分編大小二雅說

者以賓筵爲刺幽王以抑爲刺厲王果爾則二詩與諸刺詩一類其刺王之語必約畧相同而二篇顧未嘗斥言王過玩其辭氣皆不勝返躬自責之意其非刺王之詩審矣非刺詩而編于此者蓋衛武之賢非特衛一國之賢君而已文武周公之道實惟公能得其要領所爲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與中庸愼獨之旨若合符契此固聖人之所不忍其沒者也而公又嘗爲王朝卿士其詩非民間之歌咏比不可以爲風也故二篇皆附于雅之後焉其分編大小二雅者賓筵第就兢于籩豆殽核之間而惟恐其有載號

載歌之失其所言者猶小故附編于小雅抑則自風與酒帰以至于弓矢戎兵其言無所不該較之賓筵其所關者爲更大故附編于大雅此聖人編詩之意也豈徒以其爲刺詩云爾哉

六章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卽文王不顯亦臨之旨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此詩之所以得附編于大雅之末者正在此數語耳學者不可不知

桑柔

此共和時刺用事者之詩是時國人襲厲王而流之于彘雖周召二公行政而亂人之黨尚布滿朝列氣燄薰灼二公不能不俯仰其間姑圖一身之安以徐伺其釁觀共和二字之義則其時事可知矣凡詩之所爲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者必皆其魁首用其黨人二公亦依違從之而不敢拂其意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前後十六章皆不似刺王語況第七章明言滅我立王十四章明言嗟爾朋友其爲刺用事者之詩更何疑乎

八章

上言維此惠君下言惟彼不順彼之者外之也與

十二章維彼不順同朱傳云不順之君似誤共和之時周室無君詩蓋言此順理之人爲君則能擇相以輔治而彼不順理之人爲相則不能擇衆賢以治民非自有肺腸何以不肯與治同道若此也

十五章十六章

戴氏震曰上多涼德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遹矣上肆其貪而盜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民之罔極民之回遹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于民當循其本也　自民勞至此皆變大雅此爲共和時詩故編在抑詩後以其時之先後爲次也

詩經拾遺卷十二

桐城葉酉著

雲漢

宣王遇災而懼仰訴穹蒼情詞哀切此中興之本也故次第一

崧高

此懷南方之諸侯也

首章

甫侯爲穆王作刑者非宣王時人以其皆姜姓之後故並及之

烝民

此懷東方之諸侯也

韓奕

此懷北方之諸侯也

四章

韓侯取妻朱傳旣覲而還遂以親迎也語不甚明蓋蹶父周之卿士所爲于蹶之里必即在京師無疑韓侯因覲王之便而行親迎之禮非還韓而後親迎也車舝詩所謂覯爾新昏殆即謂此蓋韓侯以顯諸侯而娶王之姑姊妹故于其新昏賜以燕飲而作詩以寵嘉之　自崧高至此三篇皆懷諸侯之事故編在前江漢常武則用兵矣故次之

江漢

此是旣平淮夷凱旋以後之詩錫䄍揚休其事屬文故編在前　淮夷有二一在淮南召虎之所平者是也一在淮北下篇宣王自將之所平者是也以詩中地理考之可見

常武

此甫平淮夷歸功于王之詩命將出師其事屬武故編在後先文德而後武功之意也　自崧高至此皆

經營四方之事故編大雅

瞻卬

刺幽王詩前載之于小雅者備矣但宣王以後西周之所以亡不可不于大雅中一見之也故以此及召旻二篇終焉其義與周南載江漢汝墳之詩正同

召旻

刺幽王之詩多矣獨以此二篇編大雅者瞻卬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召旻詩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其語皆沉痛迫切有極亂返治之思焉故屈

之終也傷天下無文王雅之終也傷天下無召伯此
聖人編詩之意也其旨微矣哉

五章

維昔之富不如時即何神不富之富言周之盛時
物產豐富既不若今時之瘠薄即近時頗多疾病
亦不若今日之尤甚也所以然者皆由小人之不
自替耳

詩經拾遺卷十三

周頌

桐城葉酉著

風不曰周而頌曰周恐是後人所加聖人當日舊
本不應有周字也觀左傳季札請觀周樂只言工
為之歌頌可見豈以後有商頌故不妨別之為周
與

清廟

此方祭之詩

維天之命

此祭而受福之詩

維清

此祭畢而送神之詩

烈文

此獻諸侯助祭于文王廟者之詩朱傳泛言助祭恐
不應編在此矣

天作

安溪李氏曰禮入廟以昭穆相祔此文王祔祭于太
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

此成王祔祭于文王廟之詩此後有康王祔廟之詩而不與此相次乃間以我將時邁二詩者以宗祀巡狩皆成王時事也

我將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

時邁

此巡狩而告于廟之詩

執競

此康王祔祭于武王廟之詩連及成者猶昊天詩祔祭成王只當及文王而稱二后蓋祔祖則亦告考文武功德相等成康功德亦相等也惟武王祔王季無詩豈以武王始受天命故于其崩也特立武世室使與文世室同爲萬世不祧之廟原未祔祭于王季之室與然則文武世室既不在昭穆遞遷之數矣乃成康祔廟仍頌及文武者何蓋其主雖不在遞遷之數而昭穆同次因祭告之所必及者也安得而不頌及之

思文

此郊祭后稷以配天之詩天至尊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故此詩只言配者之功德而已然則我將詩何不

及文王之功德也文王之功德已于祭文王之詩備之矣　此詩朱子以爲兩雅非也詩明言后稷配天矣豈可用以息老物耶

臣工

此與下篇安溪先生皆以爲祭古農官之從祀于后稷者之詩但開首嗟爾臣工句終覺不安仍從朱傳似爲所以編在此者戒農詩于雅無所附麗故因祭后稷之樂歌而類及之

噫嘻

前成王時詩此康王時詩皆附編也故彙錄一處

振鷺

安溪李氏曰此釋奠于太學之詩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指賓興之賢士也按韓詩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據此則安溪此解確不可易但以在彼在此分屬學者教者說似不安愚謂鄉舉里選歌鹿鳴而來是在彼無惡也成人小子有德有造是在此無斁也采終譽卽譽髦斯士之謂如依舊解則與有客篇犯重且不當編在此矣

按小序以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噫嘻爲春夏祈
此詩爲秋冬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集傳乃其改
本于彼三詩旣皆不取小序獨此詩于序說下亦明
其誤而傳仍用序意蓋偶爾失檢正不必泥漢氏胡
氏皆謂年穀始登而薦新宗廟之樂歌其說似可從
若謂報賽田事之詩則豳雅之祭方社田祖已報賽
矣此復何所用之小序之誤明甚又或以此與載芟
良耜相似疑皆屬豳頌果如其說則聖人編詩何不
次此于良耜篇後而編在此耶

有瞽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潛

此季冬薦魚于寢廟之詩　振鷺釋奠于太學豐年
薦新有瞽合樂潛薦魚皆非郊廟四時之正祭故類
次于此

雝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所以用之于徹者蓋以武王之
有天下歸其功于文王故于徹祭之時歌此詩以見
義焉

二節

於薦廣牡按孔疏曰又指言助祭之事予薦進
大牡之牲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據此則薦實
牡者乃天子而贊助之者諸侯耳集傳似失考

載見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有客

因前詩而類及之所謂附編也

武

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舞而歌此詩以奏之周
頌以文王始以武王終雖爲武王祭文王之詩載見
及此皆祭武王之詩所爲以武終也周頌至此已終
閔予小子以下四篇皆成王朝廟後詩故附編于後
此詩與後酌桓賚般皆舞詩而彼四詩不與此同次
者蓋聖人時雅頌久已殘缺失次即如此詩據左氏
傳有六章今只有其三即酌般二篇亦在此六章數
內亦仍缺其一其缺者聖人固無可如何也既有殘
缺則並其在者亦未能次其無誤矣故只錄此一篇
以存其大凡其餘皆入之餘編中此聖人缺疑之意
也不然則同一舞詩而編之或前或後如此其雜亂
而不齊也何爲也哉　左氏以此爲武之[illegible]未傳

引之以爲首章按楚子引此章後即繼之以其三其六皆循其次第不應引卒章在前夫子于諸舞詩亦不應存卒章也其爲首章無疑想朱子時左傳尚作首章後乃傳寫或誤耳此宋板書之所以可貴也

閔予小子

此成王免喪見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皇考皇祖兩乎說念茲皇祖即成王自念似不必歸到武王也

訪落

朱傳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按詩意言問我之始政惟率時昭考耳詩中自爲問

答之辭其常也似不必作延訪羣臣解　紹庭上下當就昭考說言小子未堪多難所賴者皇考在天之靈繼續而上下陟降有以保護而開導之耳朱傳就成王自己說恐不安

敬之

此成王自儆之詩末句乃有望助于羣臣之意

小毖

亦自儆之詩前篇以進學自儆此以防患自儆故大在後自閔予小子至此四篇皆附編也先儒不知聖人編詩有附編之例見其非祭詩而編入頌遂疑後世或亦借用之以爲樂歌蓋不得其解而[illegible][illegible]之辭

詩經拾遺卷十四

桐城葉酉著

載芟

周頌至武已終閔予小子四篇皆以其詩之相類而附編于後遂以幽頌繼之猶小雅幽王詩既終而繼以幽雅之意也

良耜

豳雅豳頌之說歷經先儒論定于理已無可疑然後人終不能信之確然者蓋以朱子大儒于此尚不敢有所決何况後人不知朱子集傳本不求聖人編詩

之意故游移而不決耳今以聖人編詩之意求之豳風居國風之終而以小雅文武成康時之樂歌繼之豳雅接幽王時變雅之終而以宣王時之樂歌繼之周頌至武已終閔予小子四篇皆附編也不在正編之數是豳頌亦接周頌之終而後以餘編繼之此聖人編詩之意歷歷可據者也况豳雅云自昔何爲又云自古有年豳頌云振古如茲又云稽古之人所謂古者謂后稷公劉之世也對后稷公劉而言故有曾孫之稱蓋追溯其先公時之舊事而以爲今猶行古之道云爾經文本自明顯乃解者竟不之[察何邪]至

雅頌之所以分者雅條暢而頌簡奧且周頌[止]一章而雅則有四章六章之不等也

絲衣

古者祭必有尸此蜡祭之明日賓尸之樂歌也若如舊說泛作賓尸之樂歌不應編在此矣　蜡以息老物于是國亦養老焉故云胡考之休與幽頌胡考之寧句同義此足爲蜡祭明日之一證（蜡祭之尸以田夫爲之故賓尸之祭主之者士）

酌

序云告成大武也　絲衣篇爲附編自此以下四篇

皆餘編

桓

此詩左傳引以爲武之六章其次第與今不同殆經聖人更定與序云講武類禡也

賚

此詩左傳引以爲武之三章序云大封于廟也

般

序云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按自此以上四篇小序皆不足信大約皆與舞相應之詩而殘缺失次故皆入之餘編諸儒紛紛異議存而不論可耳

詩經拾遺卷十五

桐城葉酉著

魯頌

正義四篇皆史克所作而爲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于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按牧馬番盛燕飲羣臣事既得實而駉詩言思無邪有駜言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又善頌善禱大而非夸故次在前泮水則稍夸矣閟宮則更甚故二詩次

在後

駉

此頌僖公務牧之盛

有駜

此頌僖公燕飲羣臣之詩

泮水

此頌僖公作泮宮以興學也安溪李氏曰前三章述其方作泮宮而親視學之事後四章述其既作泮宮而征伐淮夷之事第四章乃承上起下意所謂允文允武是也

閟宮

第三章言魯之郊祀第四章乃及魯之廟祀蓋行禮于閟宮也後皆禱祝之辭其所爲淮夷率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大都皆借齊事以美魯功夸而不實故編在魯頌之末不然則祭祀之詩爲頌之正體宜居首而反編在末何爲也哉

詩經拾遺卷十六

桐城葉酉著

商頌

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故居前玄鳥則追敘其所由生故次之長發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故又次之殷武爲祀高宗之樂而商頌遂以是終焉

那

此祀成湯之樂殷人尚聲故專言聲

烈祖

亦祀成湯之樂傳與箋皆以爲祀中宗非也那詩詳于聲此乃及其酒饌故次那後

玄鳥

此時祫太廟之詩

三節

武王靡不勝言武丁孫子于乃祖武王之事靡不克勝也朱傳謂孫子之襲湯號者似不安

四節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言邦畿千里不過民之所止而實爲四海封域所託始[illegible]也故大綏是承而四海即來格也肇訓始前云正域彼四方此云肇域彼四海兩句緊相照應

長發

此大祫之詩

殷武

此爲高宗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二章三章四章

此三章皆荆楚既克而告戒之辭言昔成湯之世氐羌且來享王况汝居國之南鄉者乎天建多辟

于禹所治之地孰非王靈之所及汝自今以往奉王則修其歲事勿復不庭而爲予之所禍謫在國則宜勤力于稼穡無曰高高在上天命之降監只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汝誠能賞不僭而刑不濫不敢怠遑則天監汝下國而大建其福矣

詩經拾遺十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字書山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補翰林院編修是書專以詩之次第立說分正編附編餘編不取小序併不取左傳以季札觀樂所列諸國不足信而斷以左氏失之誣一語以木瓜美齊桓爲穿鑿悖謬而斷以五尺童子羞稱五霸一語又以雅頌分什爲毛鄭之可笑而分合其篇數別爲編次葢漢以來相傳之古經自酉而一變其例矣

風雅遺音二卷

〔清〕史榮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一灣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風雅遺音四卷》提要

風雅遺音自序

陸氏釋文自漢以來相傳之音讀也詩雖主毛鄭而韓詩内外傳與王肅徐邈沈重諸儒異同之說亦多載之音則兼備九家後來者度不能别爲一讀也朱子作集傳惟不信小序耳其於傳箋及孔疏義訓相仍者殆十之五六豈反置釋文不用哉然而今本所截之音非惟與釋文乖并集傳中諧時或背之則非朱子手定明矣顧亭林日知録謂朱子使其門人爲之吾謂門人親炙有素而又以其師之命何至忽視如此恐亦非也閒於朱竹垞經義考見有文公後人朱鑑所作詩傳遺集後序乃知當時本有音而未備然則今之音蓋不知誰何人因其未備妄取世俗譌誤之音竄入其間也又觀鄦風註或無音切而況云與某同及坊刻所引京本則知今音不成於一手又卽朱子舊有者而亦妄改之也流傳數百年世儒咸信爲朱子手定而莫知其誤卽知之亦莫敢言不已

訂乎吾自年二十時稍解句讀即欲私爲訂正疑而未決懷此者五十年今年且七十矣若不一言恐後世終無復有言之者爰自去冬以迄今春於湖州滄清館舍檢釋文及諸字韻書逐一考訂細書於坊本之上端五月間歸家既以耳聾不與人相見又病氣喘甚恐遂不久活而吾言莫之曉也復條其所誤之由分類書之其當有音而闕者與雖有他音者補之凡釋文與集傳異義者槩不入焉書成總爲一册名

之曰風雅遺音以付兒子臨使謹藏之天下之大後世之久遠終必有信吾言之不妄者

乾隆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雪汀老人書

余耳熟雪汀史先生久矣而竊疑其落落寡所合丙寅之秋余以詩就正於先生接見時謙謹過甚絕不類人所云者余嘗從容請曰先生樂有朋友乎先生愀然曰予生平以朋友爲性命而白首相知一旦有事則牽馬下石友道之喪久矣是以二十年杜門掃跡而不悔也而今乃得吾子自是余暇則過先生先生暇亦未嘗不過我受教益者三年於玆今年冬余及門毛子昆季及金子麓欲以先生所著風雅遺音

惠學者閒序於先生先生曰而師知我可爲我序之嗟乎余何足以序先生書而此書抑又不足以盡先生也先生幼有異質十歲通經學能屬文十三辨音切工詩嘗讀昌黎學者當先識字之語猛然有省因考正六書譌誤取金石刻旁參子史百家言著同書一百二十卷今易名字典箋補仿明人正韻牋之例也凡所著述皆自成一家每以五言律未能擺脫杜而爲恨所著古文辭若干卷裝潢成帙一日諦見之

曰直爲韓家奴耳聚而焚之頃刻都盡蓋不敢自信者即不欲存其所存者必其信今傳後而無疑者也而世之論先生者多以自負太高爲先生病卽知先生者亦曰與先生文如讀異書當耐其奇文斷字如登名山當耐其險絶余竊以爲不然先生至性人也它無論論其一事若水張公畢命於杭先生年九歲時聞其事爲位哭之甚哀祭以文人或笑之不顧也每至杭必奠於其墓至今語次輒哽咽失聲然則先

生敎名厲行之心其殆性然耶是故人以僞先生以誠人以婞婟先生以質直固己齟齬難入而復厚之以取忌於人之才人之雌黃先生者亦未嘗不折服先生折服矣卒不免私意求勝不可勝因而搆扇之而反諸清夜之天此心自在莫非吾知己也先生家素貧遍走齊楚吳越之郊而於越最久所遇多奇士有所感輒形於詩其論詩以性靈爲主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而深疾白下一派先生詩曰類書韻府家家有殺盡千秋好學人識者以爲名言箋補而外著楚詞杜詩史記漢書評解若干卷又註歷代天官志歷百家詩及莊列若干卷皆藏於會稽陶氏其在鄞者惟李長吉補註二十卷雙聲疊韻補六卷越東待問錄五卷及風雅遺音而已嗟乎先生氣岸風厲百世而不能不愠於流俗之口制作等身而不能不絀於謀生之計七八十歲老人以禿管搘拄家事可謂困矣然吾謂先生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

者皆是也使古人而猶爲今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藏書具在子雲之後自有子雲先生何爲而不遇哉余不能文而重違先生之命因識其大畧如此若夫是書爲紫陽諍臣則有目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讀之可以見其槩矣

白巖學人姜炳璋

讀書必先識字而字之音切有所自來漢人去古未遠雖遭秦火而經學淵源轉相傳授猶各守師訓弗失沿至於唐陸元朗集先儒之大成以爲釋文後之讀經者莫不以是爲據雪汀先生精於經學尤留心六書每說一字必分别源委自古文以及鐘鼎金石之遺無不一一考訂而其讀經一以釋文爲宗去年秋慨然謂余曰余老矣始來汝家註李長吉詩卷帙旣繁又特一家之言當覆瓿耳所訓離騷亦祇便句

讀雙聲疊韻譜差自信可傳而無關世要同書百二十卷積苦二十年幸粗有成就然必更加數年庶幾卒業唯詩經音切自弱冠留心至今竊欲取集傳中誤讀者精加訂正又恐驚俗人耳目今老矣心常耿耿也燮跪而請曰若此書成是朱子功臣也集傳音切本非朱子之舊而坊本又輾轉譌誤朱子應有不安於此者先生何憚而不爲先生笑曰汝其啟余哉遂裒輯舊聞五閱月而書成名曰風雅遺音燮受業者三十三年親見先生著書無寒暑無飢渴一燈熒熒至夜分弗倦於凡查檢必翻對而後安是書雖五閱月而成蓄於心者蓋五十年覽者幸毋負先生苦心也

乾隆八年十一月望日門人會稽陶燮百拜謹跋

風雅遺音分類目次

附錄

風雅遺音卷上

甬上　史榮輯

受業　毛政　毛標　毛昇　金鰲　仝校

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

經內有習見字而傳註別解者、釋文音切可考、非仍讀如字也、今朱子遵毛鄭之舊、而不用釋文音切、將以釋文爲疑乎、抑以集傳非耶、

唐風山有樞篇、山有樞、集傳樞、茎也、今刺榆也、　按毛傳云、樞、茎也、孔疏云、樞、茎、釋木文、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釋文云、樞本或作蓲、烏侯反、是樞與蓲通、當音歐、爾雅作櫙蓲櫙樞、一也、集傳用毛說、而仍讀如樞機之樞、失考甚矣、

豳風七月篇、八月剝棗、集傳剝、擊也、　按鄭箋、剝擊也、釋文云、剝、普卜反、是剝音撲、與撲通、杜詩堂前

撲棗任西鄰、即其義也、集傳既用鄭說而無音切、豈不誤耶、

小雅天保篇、如月之恆、集傳恆、弦也、月上弦而就盈、　按毛傳云、恆、弦也、鄭箋云、月上弦而就盈、釋文云、恆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弦也、觀此、是恆字通作緪、兼去平二音、若讀古恆反、則韻叶、而義亦不失矣、今集傳竝用毛鄭而無音切、不可曉、

采薇篇、彼爾維何、集傳爾、華盛貌、　按此亦舊訓也、釋文云、爾、乃禮反、說文作薾、其音同、是爾與薾通、不當復讀如字、何以闕然無音也、

車攻篇、東有甫草、集傳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按毛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鄭有圃田、釋文、甫、如字、鄭音圃、謂圃田、鄭藪也、今

朱子全主鄭説而仍讀如字可乎後漢書馬[illegible]
廣成頌詩詠圃草註指爲韓詩
無羊篇矜矜兢兢集傳矜矜兢兢堅强也　按此亦
毛傳舊訓也釋文兢其冰反何得不註
頍弁篇實維何期集傳何期猶伊何也　按鄭氏云
何期猶伊何也釋文云期本亦作其音基是此句
正與魏風園有桃篇子曰何其小雅庭燎篇夜如
何其語意竝同況期年期月之類本音爲基非拗

見也乃集傳明用鄭説而無音何也
車舝篇德音來括集傳括會也　按括當讀爲佸毛
傳括會也釋文括本又作佸音活徐古闊反今朱
子既仍毛傳訓義則括當讀爲佸而音活若徐邈
之古闊反則義當訓至矣非也然王風君子于役
篇曷其有佸本是佸字集傳又明訓爲會而註仍
音括則豈復有正音哉
都人士篇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集傳尹吉未詳鄭氏

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illegible]
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　按
釋文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乙反今集
傳明用鄭説豈復讀吉爲如字乎然大雅韓奕篇
爲韓姞相攸註音佶而小雅六月篇四牡既佶註
音吉是竟誤讀姞爲吉明矣蓋無往而不誤矣
隰桑篇其葉有幽集傳幽黑也　按毛傳幽黑色也
釋文幽於糾反今既仍毛傳訓黑安得不音黝而

更讀如字乎
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集傳爲猶助也　按釋文爲
于僞反助也爲本去聲故得訓助此不音誤
民勞篇柔遠能邇集傳能順習也　按鄭氏云能猶
侞也順侞其近者釋文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今
集傳訓能爲順習非卽順侞之意乎柰何復作如
字讀
桑柔篇倉兄塡兮集傳塡未詳舊説與陳塵同蓋言

久也或疑與癲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竝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　按毛傳塡久也鄭箋喪亡之道滋久長釋文塡音塵疏云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是塡當音塵也

雲漢篇我心憚暑集傳憚勞也畏也　按毛傳訓憚爲勞則音丁佐反鄭訓爲畏則讀如字釋文甚明今集傳竝列兩義則亦當使二音竝存何以闕然

不下一字

崧高篇往近王舅集傳近辭也　按毛傳近巳也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釋文近音記孔疏毛以爲往去巳此王之舅也近得爲巳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　按毛傳巳也之巳與記同皆語辭也今集傳明用鄭氏辭也之訓而本文竟無音切世俗遂無一不讀如字亦可謂全無心肝者矣

韓奕篇淑旂綏章集傳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　按毛傳綏大綏也鄭箋綏所引以登車有章采也釋文綏本亦作緌毛如誰反鄭音雖觀此則集傳正用毛說綏與緌同音如誰反不音雖也

瞻卬篇孔塡不寧集傳塡久也

召旻篇孔塡不寧集傳塡久也　按此上二條俱當音塡爲塵說見小雅桑柔篇

周頌訪落篇於乎悠哉朕未有艾集傳艾如夜未艾之艾言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　按小雅庭燎篇集傳訓艾爲盡是本作乂音讀明矣此無音非也

桓篇皇以閒之集傳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　按閒古莧反音澗

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

諸經傳註或有其字而云當讀作某字者釋文必曰依註音某今朱子集傳亦每有此例而音切無之非也世俗不遵集傳而仍讀如字亦非也

邶風泉水篇不瑕有害集傳瑕何通古音相近通用

按瑕本音遐今當依註音何

鄘風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集傳景古影字 按釋

文景如字或音影是當時固有讀爲影者今依註音影方合又不瑕有害集傳不瑕疑辭義見泉水

按瑕亦當依註音何

衛風芄蘭篇能不我知集傳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 按知當依註音智

鄭風溱洧篇伊其將謔集傳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按將當依註讀作相如大學章句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又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氏云命當作慢

今之人有不讀爲新與慢者乎

小雅南山有臺篇遐不眉壽集傳遐何通 按當依註音何

菀柳篇上帝甚蹈集傳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

按蹈本如字戰國策荀卿引此詩云上天甚神集傳蓋因之故云蹈當作神何以不遵之也

隰桑篇遐不謂矣集傳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

云瑕之言胡也 按遐當依註音何

大雅文王篇有虞殷自天集傳有又通 按有雖訓又讀仍如字然明云又通則當依註音又勿以終風詩爲例

大明篇造舟爲梁集傳造作也 按造本七到反今依註當才早反釋文亦兼有此音

旱麓篇遐不作人集傳遐何通 按遐當依註音何

皇矣篇上帝耆之憎其式廓集傳耆憎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 按耆憎並如字今當依註

者音指慴讀作增
下武篇下武維周集傳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
文王武王實造周也　按毛傳訓武爲繼而鄭氏
又云下猶後也集傳皆不取自當依或說讀下爲
文
又應侯順德集傳應如丕應徯志之應　按應本如
字音鷹今依註當音膺丕應徯志虞書益稷篇文
也

又昭茲來許集傳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按此
亦當云茲與哉通
又不遐有佐集傳遐何通　按遐當依註音何
桑柔篇職涼善背集傳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
作諒信也疑鄭說爲得之　按涼當云讀作諒
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集傳何之爲假聲之轉
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　按假本音暇今當云依
註作何溢本音逸今當云依註讀作恤別詳集傳

偶考
天作篇彼徂矣岐集傳岨險阻之意也　按徂本如
字往也註疏並無他說今集傳不先言其字或作
岨而直出岨字亦未曉立說之由沈存中筆談藝
文篇云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
行又王伯厚玉海有詩攷一卷其序云朱文公集
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韓詩天作篇彼岨者岐有夷

之行薛君傳曰岐道岨險而人不難又後漢書註
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沈括引後漢書作彼岨者
岐觀此則文公之說固有所自來矣然韓詩既無
可考證而後漢書朱浮傳又並無是語不知沈說
何據今人更指爲後漢書西南夷傳考彼傳本是
徂字註亦訓往非也愚謂韓昌黎岐山操亦云彼
岨者岐註謂岨與阻同是徂或作岨其來已久用
岨字則語尤易曉故集傳遂易徂爲岨耳但岨訓

險僻當音阻與阻通文選宋玉高唐賦高丘之阻
本亦作岨是也本文當註云阻依註讀爲岨音阻

思文篇立我烝民集傳立粒通　按本文立字下當
云讀作粒

商頌那篇湯孫奏假集傳假與格同　按假當音格

音與傳義背

陸氏釋文皆依傳註爲音寧有朱子而自背
其說者又寧有弟子而背其師說者然則此
經之有音[illegible]之而後人莫敢以爲非耶

邶風簡兮篇[illegible]上集傳吉當明顯之處　按
處本昌慮反傳說甚明乃云上聲豈本叶音耶

北門篇王事敦叶都回反我集傳敦猶投擲也　按毛傳
云敦厚也鄭箋云敦猶投擿也釋文敦毛如字鄭

都回反觀此則朱子既明用鄭說是敦字之讀都
回反無疑矣乃反以爲叶何故相戾至此耶

鄭風遵大路篇無我魗音儔叶齒九反兮集傳魗與醜同欲
其不以巳爲醜而棄之也　按釋文魗市由反或
云鄭音爲醜是魗本有醜音今云音儔卽其市由
反也醜卽齒九反也朱子明云與醜同則安得以
齒九反爲叶而音儔耶

魏風陟岵篇上慎旃哉集傳上猶尚也　按此亦當

於句下先註云上通作尚
伐檀篇河水清且漣猗音醫集傳猗與兮同語辭也斟
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
按云與兮同是直欲讀猗爲兮也
小雅伐木篇無酒酤我音古集傳酤買也　按釋文酤
毛音户一宿酒也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買也今
集傳既用鄭義則酤當音顧或音沽乃皆不然而
音古豈知其本無是音乎集韻酤字有音古者亦

訓一宿酒非買也
又蹲蹲舞我音存集傳蹲蹲舞貌　按釋文蹲七旬反
音逡說文爾雅竝作墫從士旁其音同集傳既訓
舞貌則蹲非蹲踞之義安得音存
六月篇織文鳥章音志集傳織幟字同　按釋文織音
志又尺志反此云音志實本釋文但集傳既云與
幟同則是釋文之第二音而不得復音志矣幟尺
志反也

車攻篇助我舉柴音恣集傳柴說文作⿱此手謂積禽也
按釋文柴子智反音委積之積又才寄反本不音
恣恣是資四反此音恣固已誤矣況集傳之意明
謂與說文⿱此手同考說文⿱此手字音漬前智反是即釋
文之才寄反也而集韻⿱此手字又子智反則釋文第
一音亦與說文合尤得積禽之意蓋積亦子智反
也釋文又謂說文士賣反則集傳未必取之
節南山篇不宜空我師集傳空窮也　按空苦貢反

此闕
正月篇胡爲虺蜴音易集傳蜴螈也　按毛傳蜴螈也
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蜴字讀與蜥同集傳
既用毛說亦當仍用舊音爲是
又天夭是椓音腰集傳夭禍也　按夭本於兆反又於
遙反集傳既訓爲禍則於兆反是也
雨無正篇舍彼有罪音赦集傳舍置也　按釋文舍一
音捨集傳既訓爲置安得音赦

巧言篇僭（音譖）始既涵、集傳、僭始、不信之端也、 按毛
傳、僭、數也、鄭箋、僭、不信也、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鄭
子念反、集傳旣依鄭訓爲不信、自當讀從本音、況
大雅瞻卬篇譖始竟背、桑柔篇朋友已譖、彼註俱
依鄭氏訓不信、而音僭、寧有此詩本是僭字、而反
云音譖乎
角弓篇如蠻如髦、（叶莫侯反）集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
作髳、 按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西夷别名、武王

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釋文、髦、舊音毛、尋毛鄭之
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孔疏、牧誓曰、羌髳、彼髳
此髦、音義同[illegible]則集傳旣用毛鄭之說、安得仍
以莫侯反爲叶
大雅皇矣篇、柞棫斯拔（音[illegible]）松柏斯兌、（徒外反）集傳、拔兌、
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開道路通也、 按緜篇
兌字、釋文本有吐外徒外二讀、此徒外反、亦本經
文、未爲不是、但集傳之意、實主吐外反、玩前後兩

篇註說甚明、乃於緜篇則云吐外反、於此又云徒
外反、非惟不合、朱子豈不自相矛盾乎、
又克順克比、（音七）集傳、比、上下相親也、 按比字、釋文
本音必里反、此云音七、是也、然集傳訓比爲上下
相親、則當爲毗志反、不得音七也、左傳昭公二十
八年、引此詩以爲九德、而解之、此章註所云教誨
不倦三者、皆其本文也、其云擇善而從之曰比、杜
註謂比方善事、使相從也、是比亦讀如字、故釋文

無音切、今集傳不用其擇善而從之說、而改云上
下相親、明是相親比、可知矣、乃猶得云音七乎、
卷阿篇、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集傳、伴奐、閒暇之意、 按
註疏、伴奐、毛以爲廣大有文章、鄭以爲自縱弛之
意、是毛讀伴爲畔、奐爲喚、鄭則讀爲判換、釋文分
說甚明、今集傳云閒暇之意、固猶鄭氏所云自縱
弛也、是奐字不當音喚也、況從毛讀、則伴非音判、
若使奐字音喚、又乖鄭義、不亦兩失之乎、至於周

頌訪落之繼猶泮渙集傳自解爲分散尤不得據以例此詩也

桑柔篇靡所止疑音屹集傳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言居無所定　按此詩釋文疑魚陟反在職韻若儀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諸篇所云疑立釋文並魚乙反則是質韻皆不音屹屹在物韻屹字亦本無音屹者況朱子明取儀禮之音而妄以屹音當之乎

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集傳栗栗積之密也　釋文積子賜反

古今未有之音 凡在集韻以下諸誤之類皆音之所未有者也此特其尤甚耳

陸氏釋文窮經者所不能外也其於諸經傳註之外博釆前人音義殆無遺賸如詩則毛鄭既或異讀又兼取申王韓諸家以及徐邈沈重之音可謂至精且備故後來爲字韻書者亦莫不本之如集韻韻會等書是也舍此而更爲異讀不知其何本矣正韻近出明世而幷亦無之則其誤豈淺鮮乎

召南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音兌兮　按釋文脫吐外反此音兌不知所本凡字韻諸書並未有之雖正韻亦唯音退而已此或本音蛻而傳刻者誤失虫旁後遂相沿不察耳

邶風匏有苦葉篇招招音韶舟子　按釋文招如字此音韶不知所本

王風君子于役篇曷其有佸音括叶户劣反　按佸本户括反音活此叶户劣反即户括之轉也不知何故音

括、

齊風著篇俟我于著（音宁叶直居反）乎而、　按釋文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云協韻當直據反是也未有音宁者、宁字本上聲直呂反音佇孔疏以爲著與宁音義同蓋二字義同而音亦相近耳非宁字可讀去聲也、

陳風宛丘篇子之湯（音蕩）兮集傳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　按毛傳云湯蕩也釋文湯他郎反舊他浪反是湯雖訓蕩而不音蕩他書中亦未見有音[illegible]爲蕩者蕩本徒黨反而此又希讀爲宕皆字書無也朱子本用傳說豈卽改音蕩乎不可曉

豳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音尊）魴　按釋文鱒才損反又音撰字書亦並無音尊者此云音尊不知所本

小雅天保篇吉蠲（音娟）爲饎　按蠲古懸反音涓未有音娟者娟本於緣反惟正韻娟字乃有涓音此俗[illegible]之不可曉者於古未之見也旣誤以娟爲涓[illegible]

妄音蠲爲娟展轉流移而經籍之受害甚矣不特此也陳風澤陂之中心悁悁豳風東山之蜎蜎者蠋莫不音娟今人讀彼二詩皆爲涓噫誰之過歟

南有嘉魚篇烝然罩罩（音笊）　按罩張教反音爪去聲未有音笊者笊音爪今笊籬字見唐書安祿山傳

此亦誤以上聲爲去聲而不知其無是音也

蓼蕭篇零露瀼瀼（音壤）　按瀼釋文如羊反又乃剛反此云音壤或據字傳刻之譌不然則誤以壤爲平聲字也

六月篇四牡旣佶（音吉）　按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未有音吉者大雅韓奕篇爲韓姞相攸註云音佶亦誤讀爲吉也

采芑篇八鸞瑲瑲（音倉）　按瑲七羊反無音倉者唯玉色音倉

庭燎篇庭燎有煇（音熏）集傳煇火氣也　按煇本音暉[illegible]也古未有音熏者唯史記呂后本紀去眼煇耳

漢音外戚傳作熏是燀與熏通故集韻因之遂有
熏音此或以晨與燀韻協故云音熏然末句言觀
其斿本與暉同在微韻也集傳火氣之說亦不主
熏言
正月篇哿（音可）矣富人集傳哿可也　按哿哥我反義
雖訓可從未聞有音可者況孟子引此詩朱子集
註亦音工可反寧不一考耶
雨無正篇哿（音可）矣能言集傳哿可也　按誤與上同

楚茨篇樂具入奏（音族）　按商頌烈祖篇鬷假無言集
傳云鬷中庸作奏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
一耳此說本不可曉乃直云奏音族尤怪甚漢書
嚴安傳調五聲使有節族註云族音奏節止也奏
進也若此之類固多有之然皆是族音奏未聞奏
之音族也或如朱子所言古聲相近則可耳
角弓篇見晛（音現）曰消　按晛乃見反此字竝無音現
者

都人士篇我心苑（音鬱）結集傳苑屈也積也　按釋文
苑音於勿反屈也積也又音鬱又於阮反觀此獨
不音鬱耳唯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釋文音苑爲
於粉反而訓積或卽此註音鬱所本然但可訓積
而於屈也之義不已闕乎
白華篇有扁（音辮）斯石集傳扁卑貌　按扁必顯反又
必淺反此云音辮不知所本扁字音辯者固有之
非此之謂也

大雅緜篇肆不殄（音佃）厥慍　按殄徒典反音蜓未聞
有音佃者佃本音田又音甸
又予曰有奔奏（音走）　按奏如字本有作走字者亦音
奏未有音奏爲走者
皇矣篇其檿（音厭）其柘　按檿於簟反音魘未聞有音
厭者
又串（音貫）夷載路　按串古患反音慣不音貫
行葦篇醓（音貪）醢以薦　按醓他感反音貪上聲[illegible]

誤脫上聲二字乎、
板篇、聽我囂囂、音梟 按囂本音敖、他處亦有兼、音枵、
者、若梟字乃堅堯反、音澆、此云音梟、誤甚、
周頌絲衣篇、不吳音話不敖、集傳吳、譁也、又能謹其威
儀、不諠譁、不怠傲、 按傳云吳、譁也、箋云不讙譁、
不敖慢也、疏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
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吴、吴大
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

者名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是吳字毛鄭
皆訓爲譁、而音則如字、又與娛通、未有音胡化反
者、釋文引何承天之說、以爲吳當作吴、胡化反、而
云此音恐驚俗、是不用其說可知、故自說文玉篇、
以至廣韻集韻韻會諸書、吳字皆無胡化反、惟正
韻有之、固由不善讀釋文、亦以此詩音話之故也、
然集傳本用毛鄭舊訓、而又不言吳當作吴、則吳
之音話、吾不知其說之何從矣、且釋文此條本多

脫誤顛倒、說文作吳、而云作吴、今私爲改正、其[illegible]
話二字、當在胡化反之下、而闕一又字、蓋謂吴胡
化反、又音話耳、話是户快反、與胡化反各在一韻、
話之有胡化反、自集韻始也、總而言之、何承天之
說、因說文吳訓大言之故、而非謂此詩、釋文引說
文而拜載之、亦謂吴字音胡化反、而非此詩吳字
之音、集傳不言吳當作吴、則又必無讀胡化反之
理、胡化反且猶不可、而況音話乎、吾誠不能爲之

解也、
魯頌泮水篇、不吳音話不揚、集傳不吳不揚、肅也、 按
傳云、揚、傷也、箋云、吳、譁也、不讙譁、不大聲、疏云毛
以爲此多士之德、不爲過誤、不有損傷、鄭讀不吳
爲不娛、不娛爲不讙譁、不揚爲不揚聲、釋文、吳、鄭
如字、謹也、又王音誤、作吴音話、同、是毛雖讀吳爲
誤、而鄭仍如字、集傳用鄭義、必不與鄭異讀也、前
說詳矣、此條釋文亦必有顛倒脫誤者、當是鄭如

字王音誤或作天胡化反又音話同苦無他本可
證總之此字不得有胡化反與話音也
又翩彼飛鴞音梟 按鴞于嬌反或户嬌反並未有音
梟者
商頌玄鳥篇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按何河可反又音
河他處用荷字者亦兼此二音今此註音叶俱不
可曉豈誤以荷爲去聲耶
長發篇何音賀天之休 按凡何與荷字之訓爲擔負

者並只上所言之二音不聞音賀然今俗則皆讀
賀矣乃知上篇音荷而又云叶如字者蓋亦以
荷爲賀耳

聲誤
詩三百篇皆古樂章也五聲不辨則不可以
言樂等韻之有三十六聲五聲清濁之差在
焉以之讀詩而樂律可通以之説字而切音
不爽是學者之要務也且從來以三十六聲
爲三十六母人未有謂他人母者聲安得不
辨乎
周南桃夭篇有蕡音文其實 按蕡扶云反音墳今云

音文大誤文是無分反音聞同韻殊聲一屬奉母
一屬微母此雖鄉人猶能辨之
召南草蟲篇憂心忡忡音充 按忡敕中反不當音充
充昌中反與忡同韻殊聲忡是徹母徵聲充是穿
母商聲
又憂心惙惙音拙 按惙陟劣反當音掇與拙音有別
惙輟皆徵聲知母拙是商聲照母職悦反故同韻
而各爲一紐也

邶風擊鼓篇憂心有忡音充　按誤與草蟲篇同

邶風凱風篇睍與演同睆黃鳥　按睍胡顯反音峴演以淺反音衍二音相去遠甚一是匣母一是喻母云與演同更誤別詳與同之誤類

雄雉篇不忮與至同不求　按忮之豉反音寘不音至古者寘至各爲一韻今則同韻異紐一是照母一是精母亦與上別詳

谷風篇其甘如薺音泚　按薺齊禮反泚千里反二音全別一爲薺韻屬從母一在紙韻屬清母此最易曉

王風中谷有蓷篇有女仳音痞離　按仳匹婢反音庀不音痞仳屬滂母痞是部鄙反音圮乃並母也

齊風猗嗟篇終日射音石侯　按射本食亦反不音石射是從母石是禪母

陳風東門之枌篇東門之枌音文　按枌符云反音汾此與周南桃夭篇音蕡爲文誤同

小雅出車篇憂心忡忡音充　詳見草蟲篇

楚茨篇我孔熯音善矣　按熯而善反又呼但反其善反一音與善同韻而異紐以聲不同也熯是日母半商聲善是禪母商聲云音善誤矣今坊刻亦有云京本作而善反者然則此經音讀之非舊即此可見矣

大雅生民篇維秬維秠音痞　按秠普鄙反不音痞此與王風中谷有蓷篇誤同

周頌載芟篇有實其積音漬　按積子賜反漬是疾智反二音全別

魯頌閟宮篇毛炰胾羹音恣　按胾側吏反音剚不音恣恣是資四反音資去聲

韻誤

切韻者、二合音也、上聲下韻、二者合而音始確然不可易、故音之誤由於聲者半、由於韻者亦半焉、苟不知韻、雖審聲無益也、今於叶韻、則凡唐人律體詩所同用者、而必更爲之叶、如資叶箋西反、生叶桑經反之類、若是其不憚煩、乃獨於切韻反混然不辨、豈非求其末而遺其本乎、

周南卷耳篇、陟彼崔音摧嵬、音巍　按、說文嵬、牛威反、音巍、然釋文則用五灰反、蓋崔嵬本疊韻字、並在灰韻、若音巍乃微韻也、然此猶有音巍者也、

又我姑酌彼兕音似觥、　按、兕徐履反、不音似、似本詳里反、此同在紙韻、而異紐、若若平水以前則韻亦不同也、

樛木篇、葛藟纍音雷之、　按、纍力追反、音縲、在支、無從求有音雷者、雷乃灰韻也、

漢廣篇、言刈其蔞、音閭　按、蔞力俱反、音慺、在虞韻、從未有音閭者、閭乃魚韻也、

召南草蟲篇、我心則降、音杭　按、降戶江反、音項平聲、不音杭、降在江韻、杭在陽韻、夫人皆知之、

甘棠篇、召伯所憩、音器　按、憩起例反、在霽韻、器寘韻也、

羔羊篇、委音威蛇音移委蛇、　按、委於危反、音逶、與蛇字同在支韻、未有音威者、威乃微韻也、

又素絲五總、音宗　按、總子公反、不音宗、總東韻、宗冬韻也、

騶虞篇、壹發五豵、音宗　按、豵亦子公反、不音宗、誤與上同、

邶風柏舟篇、不可以茹、音孺　按、茹本如預反、又如庶反、並在御韻、未有音孺者、孺是遇韻也、

雄雉篇、泄泄與異同其羽、　按、泄移世反、音曳、在霽韻、若異則寘韻也、本不音異、況云與異同乎、

䢒有苦葉篇淺則揭（與器同）　按揭苦例反音憩亦在
霽韻器寘韻也本不音器況云與器同乎
谷風篇有洸有潰（音繢）　按潰胡對反在隊韻繢在泰
韻
又旣詒我肄（音異）　按肄以世反與勩通並不音異此
亦霽寘二韻之判也
簡兮篇碩人俁俁（音語）　按俁五矩反音麌郎麌韻語
則語韻也

泉水篇飲餞于禰（音你）　按禰乃禮反音濔在薺韻你
字乃里反是紙韻也
靜女篇貽我彤管（音同）　按彤徒冬反音佟在冬韻同
則東韻也
鄘風君子偕老篇委委（音威）佗佗　按委於危反此與
羔羊篇誤同
定之方中篇升彼虛矣（音嶇）　按虛本古丘墟字起居
反與墟同在魚韻嶇乃虞韻也

干旄篇素絲紕之（音避）　按紕皮丕反音備皆在至韻
避乃寘韻今則同在寘韻而與細猶之不同韻也
載馳篇衆穉（音彘）且狂　按穉與稚同直吏反不音彘
穉在寘韻彘霽韻也
衛風淇奧篇綠竹青青（音精）　按青子丁反音菁在青
韻精是庚韻也
又會（音怪）弁如星　按會古外反音檜不音怪會在泰
韻怪在卦韻

氓篇乘彼垝垣（音鬼）　按垝俱毁反音詭在紙韻不音
鬼鬼是尾韻也
鄭風大叔于田篇抑磬（音慶）控忌　按磬苦定反不當
音慶磬在徑韻慶是敬韻
清人篇駟介旁旁（音崩）　按旁補彭反音祊在庚韻崩
乃蒸韻也
丰篇子之丰（音風）兮　按丰芳凶反音峰在冬韻風是
東韻

齊風還篇遭我乎峱音鐃之閒兮　按峱奴刀反音猱在豪韻鐃是肴韻也

敝笱篇其魚魴鰥音關　按鰥古頑反不音關二字舊不同韻今亦同韻異紐也

載驅篇垂轡濔濔音你　按濔乃禮反音禰在薺韻若你字則紙韻也

又行人彭彭音邦　按彭必旁反在陽韻邦乃江韻也

魏風汾沮洳篇彼汾沮洳音孺　按洳如預反音茹不

音孺洳茹皆御韻孺是遇韻

十畝之間篇桑者泄泄音異兮　按泄以世反音曳此與邶風雄雉篇誤同

唐風杕杜篇其葉菁菁音精　按菁子零反在青韻不音精惟蔓菁之菁乃音精精是庚韻也蔓菁亦菁子零反

羔裘篇羔裘豹袪音嶇　按袪起居反音祛在魚韻嶇是虞韻

秦風渭陽篇瓊瑰音嬀玉佩　按瑰古回反在灰韻嬀是支韻

陳風東門之枌篇越以鬷音宗邁　按鬷子公反在東韻宗乃冬韻也

防有鵲巢篇邛音窮有旨苕　按邛其恭反當音笻在冬韻窮東韻也

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鵙音決　按鵙工覓反音如春秋湨梁之湨是錫韻中字未有音為決者決在屑韻

與此遠甚孟子南蠻鴃舌之人集註鴃亦作鵙古役反鴃伯勞也按此則朱子本音古役反可知矣

又言私其豵音宗　按豵子公反在東韻此誤與召南騶虞篇同

鴟鴞篇予維音嘵嘵音囂　按嘵呼堯反音膮與囂字同韻異紐而各為一切囂是許嬌反音枵蕭舊韻蕭宵分也

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音威遲　按倭於危反音逶不音

戚、倭、在支韻、戚在微韻、
伐木篇、釃(音師)酒有藇、按釃、所宜反、音簁、不音師、師字疏夷反、同在支韻、而有別、蓋舊列師於脂韻也、
采薇篇、象弭(音米)魚服、按弭、彌氏反、音彌上聲、在紙韻、此云音米、誤、米是薺韻、
出車篇、憂心忡忡(音充)、按忡、勅中反、說見召南草蟲篇、
又我心則降(音杭)、按降、戶江反、亦詳召南草蟲篇、

南有嘉魚篇、甘瓠纍(音雷)之、按纍、力追反、在支韻、不當音雷、說見周南樛木篇、
蓼蕭篇、零露泥泥(音你)、按泥、乃禮反、音禰、在薺韻、你是紙韻、誤與邶風泉水篇禰字同、
菁菁者莪篇、菁菁(音精)者莪、按菁、子丁反、在青韻、此誤與唐風杕杜篇同、
六月篇、玁狁匪茹(音孺)、按茹、如預反、說見邶風柏舟篇、

采芑篇、路車有奭(音盻)、按奭、許力反、音赩、在職韻、盻在霽韻、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註音赩、何前後頓殊耶、
吉日篇、麀鹿麌麌(音語)、按麌、愚甫反、音俁、麌語各為韻、此誤與邶風簡兮篇俁註同、
又殪(音意)此大兕、按殪、於計反、在霽韻、云音意、誤、意在寘韻、
我行其野篇、蔽芾其樗(音樞)、按樗、勅居反、音攄、在魚

韻、豳風七月篇、采荼薪樗、註云、勅書反、是也、樞昌朱反、乃虞韻字、此誤、
斯干篇、維虺(音毀)維蛇、按虺、虛鬼反、在尾韻、毀是紙韻、
正月篇、胡為虺(音毀)蜴、按誤與上同、
十月之交篇、蹶(音愧)維趣馬、按蹶、俱衛反、音劌、在霽韻、若愧字乃寘韻也、
雨無正篇、莫知我勩(音異)、按勩、夷世反、在霽韻、異

亦寘韻也

小宛篇惴惴小心（音贅） 按惴之瑞反在寘韻云音贅者非贅乃霽韻也

小弁篇萑葦淠淠（音譬） 按淠匹計反在霽韻不當音譬譬乃寘韻匹致反

又維足伎伎（音祈） 按伎通作跂其宜反在支韻祈是微韻字云音祈誤

巧言篇躍躍毚兔（音殘） 按毚士咸反音讒在咸韻殘是寒韻二正相去遠甚

又爾居徒幾何（音紀） 按幾居豈反音蟣在尾韻紀是紙韻

蓼莪篇拊我畜我（音旭） 按畜許六反在屋韻旭是沃韻

大東篇契契寤歎（音器） 按契苦計反在霽韻器是寘韻

北山篇王事傍傍（音崩） 按傍布彭反音祊不音崩傍在庚韻崩是蒸韻

楚茨篇祝祭于祊（音崩） 按祊補彭反在庚韻不當音崩誤與上同

桑扈篇萬邦之屏（音丙） 按屏卑郢反音餅不音丙屏舊在靜韻今則與丙同在梗韻而異紐也

頍弁篇無幾相見（音已） 按幾居豈反說見巧言篇已亦紙韻也

采菽篇其旂淠淠（音譬） 按淠匹弊反又普蓋反又匹計反不音譬

角弓篇綽綽有裕（預與二音） 按裕羊樹反音喻在遇韻不音預預是御韻云音與更誤以叶為音而音又無是也

又交相為瘉（同上） 按瘉羊朱反音俞云音同上誤甚

又瘉有羊主反亦非音與也

又式居婁驕（音慮） 按婁通作屢力住反在遇韻云音慮御韻非也

菀柳篇、不尚愒音器焉　按愒、欺例反音憩、又丘麗反
音契、並在今霽韻、器乃寘韻也、
苕之華篇、其葉青青音精、　按青、子零反在青韻此誤
與衛風淇奥篇同、
大雅緜篇、爰契音器我龜、　按契、苦計反在霽韻此誤
與小雅大東篇同、
又維其喙音諱矣、　按喙、許穢反不音諱、喙是泰韻諱
是未韻、

又文王蹶音媿厥生、　按蹶、音劂不音媿、一在霽韻一
在寘韻、已見小雅十月之交篇、
棫樸篇、淠音譬彼涇舟、　按淠、匹世反音睤在霽韻譬
是寘韻也、
皇矣篇、作之屏音丙之、　按屏、音餅不音丙、誤與小雅
桑扈篇同、
又其菑其翳音意、　按翳、於計反音殪、在霽韻意是寘
韻也、

靈臺篇、白鳥翯翯音鶴、　按翯字、孟子引作鶴、似二字
本亦可通、然翯戶角反在覺韻、鶴是藥韻也、又翯
有戶沃反、
行葦篇、嘉殽脾臄音劇、　按臄、其略反音噱在藥韻劇
乃其逆反是陌韻也、
又或歌或咢音岳、　按咢、五各反音諤在藥韻、岳乃五
角反是覺韻也、
既醉篇、永錫祚胤音孕、　按胤、以晉反音寅去聲在震

韻、若孕則以證反、是徑韻也、
鳧鷖篇、鳧鷖音醫在涇、　按鷖、烏雞反在齊韻、醫是支
韻、
泂酌篇、民之攸塈音戲、　按塈、本許旣反在未韻、但他
處多有作許器反者、故得音戲、然終未當也、戲寘
韻也、
卷阿篇、翽翽音諱其羽、　按翽、許會反在泰韻、諱是未
韻也、

民勞篇無縱詭隨（音鬼） 按詭俱毀反音垝在紙韻不當音鬼鬼尾韻

又汔可小愒（音器） 按愒去例反音憩在霽韻

又俾民憂泄（音異） 按泄以世反音曳亦在霽韻器異二字皆寘韻

板篇天之方蹶（音媿） 按蹶俱衛反不音媿前屢詳矣

又無然泄泄（音異） 按誤與民勞篇同

抑篇矧可射（音弋）思 按射羊益反音亦不音弋射在陌韻弋在職韻

桑柔篇具贅（音惴）卒荒 按贅之芮反又拙歲反皆在霽韻惴寘韻也小雅小宛篇惴字音贅誤與此同

韓奕篇蹶（音媿）父之子 按蹶音劌不音媿前說屢詳

又麀鹿噳噳（音語） 按噳愚甫反音俁不音語此本麌韻非語韻也

周頌臣工篇來咨來茹（音孺） 按茹在御韻不當音孺前說屢詳

桓篇屢（音慮）豐年 按屢力住反在遇韻不音慮慮御韻

魯頌駉篇以車祛祛（音區） 按祛起居反在魚韻區是虞韻又字本從示作祛今本多誤作祛

商頌烈祖篇約軝（音祈）錯衡 按軝從車旁氏今作誤其音則祁支反在支韻不當音祈祈乃衣韻也

長發篇爲下國駿厖（音忙） 按厖莫邦反在江韻忙是陽韻也

聲韻既乖、音固未有不誤者、然方俗傳訛、相沿不察、左太沖魏都賦所謂音有楚夏土風之變也、蓋亦由來舊矣、故於聲韻之外、別爲音誤一類、

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音疽）鳩、 按雎疽竝七余反、論語關雎之亂、孟子癰疽、朱子集註皆云七余反、可見當時本無誤讀、此詩雎音疽、誠是也、

又卷耳篇、陟彼砠（音疽）矣、 按砠與雎、竝音疽、亦是也、蓋自諸經釋文、以至史記漢書諸註、字韻書則說文玉篇、以至廣韻集韻韻會、莫不皆然、後之學者、固不能外此而別爲一讀也、然詩國風如只且揚且狂且且椒聊且等文與二雅中且字之爲子余反者、亦莫不音疽、則其於疽字竟誤認爲子余反、而雎砠二字必不讀爲七余反矣、是幷朱子論語孟子註而皆背之也、朱子寧有是耶、乃洪武正韻及今俗韻、置論語孟子集註不考、而雎砠與疽、無不改爲子余反、遺害可勝言哉、

麟之趾篇、于（音吁）嗟麟兮、 按于嗟、歎辭、古未有音于爲吁者、不獨釋文爲然、此不知所本、今正韻則遂作吁音矣、凡經中于嗟字皆放此、

召南小星篇、寔（與實同）命不同、 按寔時職反、寔者是也、與實字音義俱別、而諸經往往有相通者、固不當以此爲非、然亦祇通其義耳、其音則不可不辨也、

邶風柏舟篇、覯（音垢）閔既多、 按覯古豆反、與遘通、音構、垢字音苟、此誤以上聲之音爲去聲也、

谷風篇、匍匐（蒲卜反）救之、 按匐本蒲北反、在陌韻、然南方人皆誤北爲卜、

北風篇、既亟只且（音疽）、 按且本子余反、音疽誤、

鄘風君子偕老篇、揚且（音疽）之皙也、 按且本子余反、音疽誤、末章揚且之顏也同、

干旄篇、子孑音結干旄、按孑居熱反又居列反音揭
舊在薛韻今則與結同在屑韻終未有音結者、
衛風碩人篇、衣錦褧音頍衣、按褧苦迥反音絅鄭風
丰篇衣錦褧衣註褧絅同是也未有音頍者頍本
古迥反小雅無將大車篇不出于頍註云頍音耿
是也何乃矛盾至此、
竹竿篇、籊籊音笛竹竿、按籊本他歷反音剔惟廣韻
有徒歷反、

王風君子陽陽篇其樂只、音止且、音疽 按只諸氏反音
紙今經文只字不下數十並是此音不知何故獨
於此音止止字諸市反與紙音有別蓋紙止舊韻
分也附記且、子余反不音疽、
鄭風山有扶蘇篇乃見狂且、音疽 按且、子余反不音
疽、
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音疽 按且、子余反、
溱洧篇、士曰既且、音疽 按且、子余反、

齊風南山篇南山崔崔、音推 按蔡卞詩音崔字亦徂
回反此云音摧未爲不是然釋文于此音子雖反
又音隹則是從來相傳之讀亦必有故矣恐音摧
者誤、
唐風椒聊篇、椒聊且、音疽 遠條且、按且、子余反不音
疽、
曹風候人篇、不遂其媾、音垢 按媾、古豆反音遘垢音
茍此與邶風柏舟篇覯音垢誤同、

豳風東山篇、町音廷疃鹿場、按町、他頂反此云音廷
不可曉或挺字之誤、
又熠音翊燿宵行、按熠、以執反在緝韻此誤音翊翊
是職韻與職反下文熠燿其羽同此誤以閉口音
爲開口而遂至失韻者、
又有敦音堆瓜苦、按毛傳敦猶專專也鄭箋此又言
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
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釋文敦徒丹反專徒端

反孔疏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是此敦字

本不音堆而集傳又無別訓是用毛鄭舊義可知

何以不作徒丹反也

小雅沔水篇沔（音免）彼流水　按沔彌兗反當音緬不

音免此同在銑韻而別爲一細者

祈父篇靡所底（音抵）止集傳底至也　按底之履反音

指此音抵誤

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音逐）　按蓫敕六反音蓄屋韻

音逐

斯干篇朱芾（音沸）斯皇　按芾與韍同音弗今音沸誤

甚

小旻篇伊于胡底（音抵）集傳底至也　按底音指此誤

與祈父篇同

小宛篇題（音弟）彼脊令　按題大計反當音睇此誤

小弁篇涕既隕（音蘊）之　按隕本于敏反音殞此云音

蘊實仍釋文之舊但此字不得有蘊音而釋文於

凡隕字亦都未有音蘊者蓋必傳刻之訛也字作

用于敏反爲是

巧言篇曰父母且（音疽）集傳且語辭　按釋文且七餘

反音疽是協韻蓋鄭氏本讀且爲七也反耳今集

傳既明云語辭則當用子餘反不當音疽總由疽

字誤讀也

又亂庶遄（音椽）沮　按遄市專反不當音椽椽直緣反

聲音全別

又躍躍（音笛）毚兔（[illegible]）　按躍他歷反云音笛誤甚

楚茨篇執爨踖踖（音積叶七略反）　按釋文踖七夕反又七

略反此所云叶者即其第二音也本不音積此豈

取論語踧踖如音義乎

桑扈篇不戢（音緝）不那　按戢莊立反不音緝緝七入

反

又兕觥其觩（音求）　按觩音虯不音求

賓之初筵篇威儀怭怭（音弼）　按怭毗必反音邲不音

邪此同韻而異紐者蓋讐書粗疏之別也

采菽篇樂只音止君子　按只音紙不音止

菀柳篇無自瘵音債焉　按瘵側界反音左傳祭仲之祭不音債此同在卦韻而異紐者舊本分瘵屬怪韻則韻亦不同也

大雅文王篇王之藎音盡臣　按藎才刃反本去聲字若盡字是上聲也

緜篇自土沮音疽漆　按沮七余反周頌潛篇猗與漆

沮明註爲七余反此云音疽不誤然其讀疽皆爲子余反則仍誤也

又亦不隕音尹厥問　按隕羽敏反不音尹

又王如字去聲此大邦　按王以去聲此脫一又字

皇矣篇以按音遏徂旅集傳按遏也　按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孟子引此詩本亦作遏則讀按爲遏未可大非然二字既皆訓止何須更作遏音況集傳但云按遏也未嘗

云當讀遏則此云音遏者復何所據乎

又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集傳拂戾也　按拂符弗反凡拂戾字莫不皆然此讀無正音而云叶分聿反是本誤讀爲弗也

靈臺篇王在靈囿叶音郁　按囿音又又于目反是囿本有入聲一讀然亦音育不音郁

生民篇瓜瓞唪唪音蚌　按唪本布孔反又薄孔反此云音蚌大誤蚌音步項反也

又取羝音底以軷　按羝之音底實本釋文然易經爾雅諸書凡羝字並丁奚反音低而釋文於此獨用都禮反者蓋釋文原本是牴字故云牴都禮反牡羊也字亦作羝可見因牴字遂爲此音耳且既云字亦作羝則羝字自有本音亦明矣註疏所載去其牴字改爲羝都禮反而又云字亦作羝遂令人不可曉今又不考而直云羝音底則誤之甚矣

既醉篇令終有俶尺六反　按俶本尺叔反說文用

尺六反、

假樂篇、假音嘉樂君子、集傳、嘉美也、　按集傳因中庸引此詩作嘉故直云嘉美也、然本文句下、當云依中庸讀作嘉爲是、又疑集傳亦恐有脫誤、

蕩篇、彊禦多懟、音隊　按懟本直類反音墜自古唯此一音、孟子以懟父母、朱子集註亦云直類反、是也、唯集韻有徒對反、今則無人不讀爲隊矣、註經者恐不當然、

又天不湎音免爾以酒、　按湎面善反、又莫顯反、音緬不音免、亦同韻異紐者、此與小雅沔水篇誤同、

崧高篇、式遄音椽其行、　按遄市專反、不音椽、

韓奕篇、籩豆有且、音疽集傳、且多貌、　按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敘反、愚謂此當以七敘反爲是、云音疽、更誤、

瞻卬篇、士民其瘵、音債　按瘵側界反、不音債、誤與小雅菀柳篇同、

周頌雝篇、既右音又烈考、亦右文母、集傳、右尊也、　按右字、我將時邁兩篇凡再見、集傳並訓爲尊而不音又、此獨音又何也、

良耜篇、有捄音求其角、　按捄其樛反音虯、與斛觩通、求、渠尤反、云音求、非、

絲衣篇、兕觥其觩、音求　按觩音虯、不音求、誤與上同、

般篇、嶞音惰山喬嶽、　按嶞土果反、又同果反、不當音惰、惰字經典釋文皆徒臥反、惟說文用上聲、

魯頌泮水篇、其旂茷茷、音旆　按茷蒲害反、又普貝反、不當音旆、旆蒲貝反、

誤音爲叶

俗音久譌、遂有以本音爲叶者、

邶風谷風篇不宜有怒(叶暖五反) 按怒本上聲暖五反

柏舟篇、逢彼之怒、釋文云怒乃古反協韻乃路反

可見怒讀去聲、乃是叶也

衛風淇奧篇、終不可諼(音喧叶況遠反)兮、 按釋文諼況元

反、又況遠反是此所叶者、卽其第二音也、不得謂

之叶、

鄭風緇衣篇、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 按釋文館古玩反

音貫、

又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 按造本在早反未聞有讀

作去聲者、

齊風東方未明篇、折柳樊圃(叶博故反) 按圃本又音布

豳風七月篇九月築場圃、明音爲布、

秦風小戎篇、陰靷鋈續(叶辭屢反又如字) 按釋文續如字

又辭屢反、

陳風墓門篇、歌以訊(叶息悴反)之、 按釋文訊音信又息

悴反蓋訊與誶二字古竝相通故也、小雅雨無正

篇、莫肯用訊、釋文與此同、又音碎、

豳風七月篇、以介眉壽(叶殖酉反) 按壽本上聲殖酉反

小雅南山有臺篇、遐不眉壽(叶直酉反) 按此與上同云

直酉反、更誤、

車攻篇、舍矢如破(叶普過反) 按破、本普過反、

吉日篇、儦儦俟俟(叶于紀反) 按釋文俟音士又音矣此

于紀反、卽其第二音也、不得爲叶、況音士亦何不

叶之有、

庭燎篇、夜未艾(叶音乂) 集傳艾盡也、 按毛傳艾久也、

鄭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釋文艾毛五蓋

反、鄭音刈、蓋鄭以芟末爲喻者猶言芟盡、如左傳

國未艾也、彼註訓爲絕、亦音魚廢反、今集傳云盡

也、正取鄭氏之意、是艾當音刈可知、安得云叶、

正月篇、視天夢夢(音蒙叶莫登反) 按夢莫紅反、又莫[illegible]

小旻篇、或聖或否、叶補美反 按否方九反一音鄙、
大東篇、小人所視、叶善止反 按視、本善止反、
無將大車篇、維塵冥冥、叶莫迴反 按冥、莫庭反、又莫迴
反、
桑扈篇、君子樂胥、叶思呂反 按胥、如字、又思敘反、
頍弁篇、施于松上、叶時亮反 按上、本時亮反、何故云叶、
鴛鴦篇、福祿綏、叶如字又土果反之、 按釋文綏、土果反、又
如字、皆非叶也、

角弓篇、如酌孔取、叶去聲、 按釋文、取、如字、又音娶
樹、
又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按釋文、屬、讀者亦音
大雅棫樸篇、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 按楫、本又音集、即
籍入反是也、非叶、
文王有聲篇、王后維翰、叶胡千反、 按翰、胡旦反、一
音寒、
行葦篇、洗爵奠斝、音假叶居訝反 按斝有假嫁二音、此居
訝反、即嫁音也、
又酌以大斗、叶腫庾反 按斗、都口反、與枓通、又音主、
公劉篇、陟則在巘、音獻叶魚軒反 按巘、魚桀反、又音彥、又
音言、
又于豳斯館、叶古玩反 按館、本古玩反、
板篇、多將熇熇、叶許各反 按熇、許酷反、又許各反、此用
第二音、非叶也、
又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按衍、本音餘戰反、一音延善反、

柰何反、以爲叶、
桑柔篇、靡國不泯、叶彌鄰反 按泯、音敏、又音民、
江漢篇、天子萬壽、叶殖酉反 按壽、本上聲殖酉反、非叶、
周頌良耜篇、其笠伊糾、叶其了反 按糾、居黝反、又其了
反、
又雝篇、綏我眉壽、叶殖酉反 按誤與上同、
絲衣篇、鼐鼎及鼒、叶津之反 按鼒、本津之反、音咨今
叶不知何說、

魯頌泮水篇其音昭昭叶之繞反　按釋文本音昭之紹反蓋亦以合韻當然耳然其有是音可知矣不專是叶

商頌烈祖篇既載清酤叶候五反　按酤本後五反音戶云叶大誤

玄鳥篇何天之龍叶丑勇反　集傳龍寵也　按釋文龍毛如字鄭讀作寵此既從鄭義安得云叶

又不震不動叶德總反　按動本徒總反更不須叶云德總反更非或德字誤

誤叶爲音

音可誤爲叶自宜有以叶爲音者

邶風靜女篇美人之貽與異同　按此殆叶音異耳云與異同誤甚

鄘風干旄篇何以告之音谷　按告如字叶音谷

衛風考槃篇永矢弗告音谷　按告如字叶音谷

王風中谷有蓷篇嘅其嘆矣音灘　按嘆如字叶韻他安反

陳風月出篇舒天紹兮音邵　按紹如字此字本無去聲今音邵者叶也

豳風七月篇八月剝棗音走　按棗字無音走者此叶也

東山篇熠燿宵行戶郎反　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腹下有光如螢　按行本如字集傳但言其夜行可見此云戶郎反亦叶也

小雅出車篇于彼郊矣音高　按此叶也云音誤

正月篇、靡人弗勝、（音升）集傳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illegible]
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按毛、得勝、乘也、鄭云無人以不勝、言凡人所定皆
勝王也、釋文勝毛音升、鄭尸證反、今集傳所言、雖
與鄭異、其讀則同也、不得音升、音升者叶耳、
北山篇、或不知叫號、（音豪） 按釋文叫古弔反、呼也、號
戸報反、召也、協韻戸刀反、然則音豪是叶也、
大雅生民篇、鳥覆翼之、（音異） 按翼叶音異、

又、茀厥豐草、（音苟） 按草字例叶此苟反、今云音苟、蓋
坊本脱誤、
蕩篇、式號式呼、（去聲） 按呼本如字、又去聲、亦叶也、
雲漢篇、寧莫我聽、（平聲） 按聽本吐定反、協韻吐丁反、

四聲誤讀

聲之分爲三十六也、莫不各有平上去入之
差爲毫釐失之而不可也、今則竟有讀上爲
去、讀去爲上、而人終莫之知者、
鄭風東門之墠篇、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 按墠善二字
竝上演反、此蓋誤讀善爲去聲也、
小雅采綠篇、維魴及鱮、（音敘叶音滑） 按敘本上聲象呂
反、乃又云叶音滑、蓋亦誤讀敘爲去聲也、

泛云四聲之誤

漢人註書本無音切、說文亦然、陸氏釋文或用切、或用音、亦未有云厶上聲厶去聲者也、至於後人、日就苟簡、如相視之相則曰去聲、長幼之長則曰上聲、若斯之類、固已多矣、然皆循其說而可知、故能令讀者不至有疑誤之處、今詩則於必當用切與音者、而徒泛然曰上聲去聲而已、幾不知爲何音之上與去、

是愈滋人之惑也、

鄘風君子偕老篇、瑳上聲兮瑳兮、 按瑳、七我反、

衛風淇奥篇、如切如磋、平聲 按磋、本平聲七何反、

竹竿篇、巧笑之瑳、上聲 按釋文、瑳、七可反、又七何反、

齊風敝笱篇、其魚唯唯、上聲 按唯、于癸反、

魏風汾沮洳篇、彼汾沮去聲洳、 按沮、子預反、

唐風綢繆篇、綢繆平聲束薪、 按繆、莫尤反、

豳風七月篇、塞入聲向墐戶、 按塞如字、蘇則反、本不必音、

伐柯篇、籩豆有踐、上聲 按踐本上聲賤淺反、

小雅伐木篇、於粲洒去聲埽、 按洒、所懈反、又所寄反、並屬去聲、

湛露篇、湛湛上聲露斯、 按湛、直減反、

六月篇、比去聲物四驪、 按比、毗志反、音毗去聲、今但云去聲、幾不知何音、

吉日篇、漆沮平聲之從、 按沮、七余反、泛云平聲亦非、

節南山篇、何用不監、平聲 按釋文於此、亦但云古銜反、然監視之監、本去聲工暫反、而爾雅監視也註、引此詩、釋文云監音鑑、又工杉反、是則兼有平聲一音、此專用古銜反者、意主合韻故也、愚謂此句當如爾雅並列兩音爲是、不當但云平聲、

十月之交篇、作都于向、去聲 按向、式亮反、音餉、此云去聲、殊混、本字非卽去聲乎、

雨無正篇、淪胥以鋪、平聲 按鋪、本平聲普吳反、不知

更有何音、

小旻篇、何日斯沮、上聲 按沮在呂反、混云上聲、非、

巧言篇、亂庶遄沮、上聲 按此與上同、竝非、

無將大車篇、維塵雝、上平二聲 今集傳雝、猶蔽也、 按雝、於勇反、又於用反、不得有平聲、

又祇自重、上平二聲 兮集傳、重、猶累也、 按重、直龍反、又直用反、不得有上聲、此與上句、既誤以叶為音、而又失其義者也、

大雅文王篇、假上聲哉天命、集傳、假、大也、 按假本上聲、古雅反、

思齊篇、烈假上聲不瑕、集傳、假、大也、 按與上同、

皇矣篇、比去聲于文王、集傳、比、于、至于也、 按比、必二反、

靈臺篇、於論平聲鼓鐘、集傳、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按論、盧門反、今從鄭氏訓為倫、則當音倫、釋文力[illegible]反也、不當混云平聲、

雲漢篇、則不可沮、上聲 按沮在呂反、汎云上聲、遂使人讀作阻也、

常武篇、鋪平聲敦淮濆、 按鋪、普吳反、又音孚、俱平聲、此與小雅雨無正篇誤同、

周頌有客篇、有萋有且、上聲 集傳、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 按釋文、且、七序反、今混云上聲、使人不解作何讀、世俗皆讀如子與反者、是誰之過歟、

良耜篇、其比去聲如櫛、 按比、毗志反、

邶風註與其同之誤

凡古之註書者，必其字音義皆同，而後曰與厶同，否則曰音與厶同，或曰與厶字義同音別而已，此其例然也。故如衛風淇奧之云音與郁同則可矣，若但以其音之合而遂云然，非也。然亦惟此卷有之，豈別出一人手而莫之檢定乎？其中後兼有聲韻之誤者，互見各類。

燕燕篇頡（與絜同）之頏（與杭同）之　按頡戶結反，音纈，絜亦可讀戶結反。頏戶郎反，音杭。

終風篇終風且霾（與埋同）　按霾莫皆反，音埋。

又終風且曀（與縊同）　按曀於計反，可音縊。

擊鼓篇擊鼓其鏜（與湯同）　按鏜他當反，音湯。

又憂心有忡（與充同）　按忡勑中反，幷不音充，充是昌中反，別詳聲誤類草蟲詩。

又死生契（與挈同）闊　按契苦結反，音挈，釋文云本亦作挈，是契通作挈，所訓音義並同者，篇內惟此及谷風篇慉字二條而已。

凱風篇棘心夭夭（與腰同）　按夭於驕反，桃夭篇音腰是也。

又睍（與演同）睆（與莞同）黃鳥　按睍胡顯反，音峴，與演字音相去遠甚，演是以淺反，一屬匣母，一屬喻母，亦見聲誤類。睆莞並華板反。

雄雉篇泄泄（與異同）其羽　按泄移世反，音曳，在霽韻，若異則寘韻也，別見韻誤類。

又不忮（與至同）不求　按忮之豉反，音寘，不音至。平水未幷以前，寘至各為一韻，今則同韻，與縊別詳音誤類。

匏有苦葉篇淺則揭（與器同）　按揭苦例反，音憩，在霽韻，器亦寘韻也，別詳韻誤類。

又有瀰（與米同）濟盈　按瀰本音彌，在紙韻，又音米，在薺韻。

又濟盈不濡軌、與晷同　按軌、軌美反

又人涉卬否、卬與昂同　按卬五郎反音昂

谷風篇采葑采菲、葑與封同、菲與匪同　按葑孚容反音封、菲妃鬼反音匪

又毋發我笱、與苟同　按笱古口反音苟

又不我能慉、與畜同　按慉畜並許六反

又賈用不售、與壽同　按售市救反壽亦有去聲一[illegible]

又昔育恐育鞫、與菊同　按鞫居六反音菊月令鞠有

黃華、本與菊同此鞠字訓窮未聞有同菊者

又及爾顛覆、與福同　按覆芳服反音福

靜女篇美人之貽、與異同　按貽如字蓋叶音異[illegible]

與異同、更誤甚別詳誤叶爲音類

風雅遺音卷下

補音

經文習見字釋文亦多有爲之音者、況復非習見者乎

周南關雎篇窈窕淑女　按淑本殊六反音孰正韻誤音叔而字彙從之今之熟於字彙者乃反以叔音爲是

卷耳篇寘彼周行　按寘與置通而音韻有別古者寘自爲韻音支義反置在志韻音陟吏反今亦同韻異紐

又陟彼崔嵬　按陟張力反音稙凡陟字放此

螽斯篇揖揖兮、音緝　按揖子入測立二反

又蟄蟄兮　按蟄尺十反又直立反

兔罝篇椓之丁丁　按椓陟角反音琢

赳赳武夫　按赳居酉反音九

芣苢篇、薄言襭音纈之、 按襭、戶結反音頡

漢廣篇、江之泳矣、 按泳、于柄反音詠

召南草蟲篇、趯趯阜螽、 按趯、他歷反音剔

甘棠篇、勿翦勿敗、 按敗、必邁反又如字

行露篇、厭入聲浥行露、 按厭、於葉反又於立反

殷其靁篇、殷其靁、 按靁古雷字

小星篇、維參與昴、 按參音森、所林反今誤爲所森反

野有死麕篇、林有樸蒲木反樕、 按樸、又音僕

邶風柏舟篇、威儀棣棣、 按棣與逮通、徒帝反一音代、

綠衣篇、俾無訧兮、 按凡俾字並必爾反後放此、

燕燕篇、佇立以泣、 按佇、直呂反、

日月篇、畜我不卒、 按凡卒字之訓爲終者、並子律反、惟卒伍之卒乃子忽反、後放此、

終風篇、不日有曀、 按有本如字今多讀作又、

又虺虺其靁、 按虺、虛鬼反

凱風篇、在浚之下、 按浚、蘇俊反音峻、

谷風篇、黽勉同心 按黽、莫尹反惟黿黽字莫[illegible]反、

北門篇、憂心殷殷、 按殷與慇同、於巾反又於文反、

蓋殷字與慇同者本當在真韻也、

又室人交徧讁音責我、 按徧古遍字、讁在革反又知革反、

北風篇、其虛其邪音徐、集傳邪一作徐、緩也、 按釋文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

靜女篇、自牧歸荑、 按荑、徒兮反、

新臺篇、河水瀰瀰、音米 按瀰、莫爾反、音彌、又莫啟反、音米、

又燕婉之求、 按燕、於典反、又於見反、

鄘風柏舟篇、之死矢靡它音拖、 按它、與他同、並託何反、

牆有茨篇、牆有茨、 按茨、在資反、

君子偕老篇、副笄六珈、 按副、芳遇反、笄音雞、

又玼音此今玼兮、　按玼又且禮反、

蝃蝀篇蝃蝀音凍在東、　按蝀又音東

又朝隮音賫于西、　按隮與躋同竝子兮反釋文又子細反、

干旄篇孑孑干旟、　按旟音餘

載馳篇歸唁衛侯、　按唁音彥

大夫跋涉、　按跋蒲末反、

又我思不閟、　按閟悲位反音祕又必冀反、

又控于大邦、　按控苦貢反、

衛風淇奧篇瞻彼淇奧音與郁同、　按奧於六反通作澳大學引作澳、

又有匪君子集傳匪斐通、　按匪芳尾反大學引作斐、

又如琢如磨、　按琢陟角反磨莫何反、

又充耳琇瑩音營、　按琇音秀又弋九反音莠瑩音榮又音營、

考槃篇考槃在澗、　按槃薄寒反、

又碩人之軸、　按軸直六反、

碩人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按倩七薦反盼匹莧反今本竝刻作盻字乃相傳之誤、

又朱幩鑣鑣、　按幩孚云反又音墳

又河水洋洋、　按洋音羊又音祥

又庶姜孽孽、　按孽魚竭反、

氓篇氓之蚩蚩、　按氓莫耕反音萌

又其葉沃若、　按沃如字又於縛反

又無與士耽、　按耽都南反

又其黃而隕、　按隕韻謹反

又咥音戲其笑兮、　按咥許意反又音熙又一音許四反、

又隰則有泮、音畔集傳泮涯也高下之判也、　按毛傳泮坡也鄭云泮涯也釋文泮毛音判鄭音畔今集傳似兼用毛說、

又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按宴於見反晏烏諫反
竹竿篇檜楫松舟　按檜古會反又古活反楫子葉
反音集
芄蘭篇童子佩韘　按韘失涉反音燮
河廣篇跂音企予望之　按跂丘豉反與企音義同
又曾不容刀　按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舟周
竝音刀
伯兮篇使我心痗音妹　按釋文痗音每又音悔爾雅

音昧小雅十月篇同
木瓜篇報之以瓊琚音居　按瓊求營反琚又音渠
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陶陶　按陶如字釋文音遥
揚之水篇不與我戍申　按戍束遇反
中谷有蓷篇暵音罕其乾矣　按暵呼但反又音漢然
古寒反
又嘅其嘆矣　按嘅口愛反
又條其歗矣　按歗與嘯同

兔爰篇尚寐無吪　按吪五何反音訛
又雉離于罿音衝　按罿昌鍾反又上凶反
大車篇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吐敢反　按檻户覽反菼
音毯
又有如皦日音皎　按皦與皎同竝古了反
鄭風緇衣篇緇衣之蓆兮集傳蓆大也程子曰蓆有
安舒之義　按蓆音席毛傳訓蓆爲大而集傳又
引程子之說是竟以蓆爲席也

清人篇二矛重英　按英如字又於耕反
又駟介陶陶　按陶如字釋文徒報反
羔裘篇羔裘晏兮　按晏於諫反
遵大路篇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　按摻又所斬反袪
音祛
又不寁音昝故也　按釋文寁本在敢反
山有扶蘇篇山有扶蘇　按釋文蘇如字又音疎
又乃見狡童　按狡古卯反音絞

韓兮篇風其漂女、按釋文漂匹遥反、
褰裳篇褰裳涉溱、按褰起連反
子衿篇挑兮達兮、按釋文挑吐刀反、
揚之水篇人實迋音誑女、按釋文迋求往反又居望
反、
東門之墠篇茹藘在阪音反、按阪又符板反
出其東門篇縞音果衣綦巾、按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又出其闉闍音都、按闍又止奢反又音蛇

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按邂音械逅音候
又零露瀼瀼、按釋文瀼如羊反又乃剛反
溱洧篇方秉蕑音閒兮、按蕑古顏反音菅廣韻古閑
反音閒
又贈之以勺藥、按勺上灼反音芍
齊風還篇並驅從兩肩兮、按釋文驅本曲過反
著篇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按瑩又音營
東方之日篇在我闥兮、按闥他達反

南山篇魯道有蕩、按釋文蕩徒黨反又他黨反
猗嗟篇巧趨蹌兮、按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
反、
魏風葛屨篇摻摻音纖女手、按摻所銜反又所感反
又息廉反
又要音腰之襋之、按要本說文腰字此謂裳腰毛傳
解作褸是也
又維是褊心、按褊必淺反

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貆音暄兮、按貆本音桓又音
暄、
碩鼠篇適彼樂土、按土如字他古反釋文又徒古
反、
唐風蟋蟀篇良士蹶蹶、按蹶俱衛反
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按曳以世反婁力俱反
又弗洒弗埽、按洒色懈反又所寄反埽素報反
又子有廷內、按廷音庭又徒佞反

揚之水篇從子于鵠 按鵠戶毒反鳥名之鵠…
此音惟射侯中正鵠乃兼有古毒反
椒聊篇蕃衍盈匊（音菊） 按匊與掬同九六反
綢繆篇綢繆束芻 按芻楚俱反
又見此邂逅 按邂戶懈反又戶佳反逅戶豆反又
戶冓反
又見此粲者 按粲采旦反字林作㛑
又蓺麻如之何 按蓺魚世反音藝
甫田篇無田甫田（音佃） 按上田字釋文亦音佃但佃
有平去二音而義竝同今人皆讀爲甸
又維莠桀桀 按釋文桀居竭反又居謁反今無註
是讀如字然恐非也
又勞心怛怛 按怛旦末反
又突而弁兮 按突本吐活反
盧令篇其人美且偲（音鰓） 集傳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
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按左傳宣公二年經

文思如字又西才反此音鰓即其西才反也但與
字釋文本七才反毛鄭訓爲多才說文解爲強從
未有音鰓者今此註音義不知所本似朱子以意
爲之然古來訓說亦不可沒也
敝笱篇其魚魴鱮（音序） 按鱮本才呂反今音序則參
呂反也
載驅篇載驅薄薄（音粕） 按薄普各反
又簟茀朱鞹 按簟徒點反茀音拂鞹苦郭反
杕杜篇胡不比焉（音鼻） 按比鼻竝毗志反
又獨行睘睘（音瓊） 按睘求營反與煢同瓊字亦求營
反
羔裘篇自我人居居 按居又音據
又羔裘豹褎（音袖） 按褎徐究反本袖字
鴇羽篇肅肅鴇羽 按鴇音保
有杕之杜篇曷飲食（音嗣）之 按飲於鴆反
葛生篇蘞（音廉）蔓于野 按蘞力兼反又力恬反

又夏之日 按夏戶駕反音暇儻非冬夏字當戶[illegible]
反
秦風車鄰篇有車鄰鄰 按鄰與轔通粟人反
又逝者其耋音垤 按耋田節反一音天節反
駟驖篇駟驖音鐵孔阜 按驖田節反又吐結反爾雅
作鐵
又公之媚子 按媚眉冀反
又輶音由車鸞鑣 按輶由九反又音由

又載獫音斂歇驕音囂 按獫力驗反又力劒反歇通作
猲許竭反又火遏反驕通作獢許喬反
小戎篇小戎俴音踐收 按俴踐竝錢淺反
又陰靷音胤鋈續 按靷以忍反又以刃反
又騧驪是驂 按驪力知反
又龍盾之合 按盾食尹反又音允
又竹閉緄縢 按閉悲位反通作柲
黃鳥篇子車奄息 按車字釋文無音惟左傳[illegible]

六年子車氏釋文音居然居音自漢始有之豈可
古人姓氏而反用後世之音者邪謂陸氏於此亦
免徇俗之過令人讀子車皆爲赤奢反宜亦可從
又惴惴其慄 按惴之瑞反[illegible]音[illegible]
又如可贖兮 按贖食燭反
又百夫之禦 按禦魚呂反音語
晨風篇隰有樹檖 按檖音遂
渭陽篇我送舅氏 按舅其久反

又悠悠我思 按釋文思息嗣反今讀如字
權輿篇夏屋渠渠 按夏戶雅反
又每食四簋 按簋音軌
陳風宛丘篇値音治其鷺羽 按値直置反鷺音路
又値其鷺翿音導 按翿又音陶
衡門篇豈其取音娶妻 按取與娶同
東門之池篇可以漚紵音苧 按紵直呂反本與苧同
東門之楊篇其葉肺肺音沛 按肺普貝反又蒲貝反

墓門篇、斧以斯之、 按斯所宜反又如字、

又有鴞萃止、 按釋文凡鴞字竝于驕反唯此云户

驕反未詳、

防有鵲巢篇防有鵲巢、 按防音旁、

月出篇佼（音絞）人僚（音了）兮、 按佼與絞同古卯反僚字

亦作嫽音同、

又舒窈（音杳）糾兮、 按窈烏了反又于表反、

又佼人燎（音料）兮、 按燎力召反又力弔反、

株林篇從夏（上聲）南、 按夏户雅反、

澤陂篇彼澤之陂、 按陂彼皮反、

又涕泗滂沱、 按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又中心悁悁（音娟）、 按悁娟竝烏懸反、

又有蒲菡萏、 按菡户感反字亦作莟萏徒感反、

檜風素冠篇我心蘊（上聲）結兮、 按蘊紆粉反、

匪風篇匪風飄兮、 按釋文飄避遥反、

又誰能亨魚、 按亨通作烹普庚反、

曹風蜉蝣篇、蜉蝣之羽、 按蜉音浮蝣

人篇何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 按祋本都外反又

反、

又三百赤芾（音弗）、 按芾通作韍、

鳲鳩篇鳲鳩在桑、 按鳲音尸字亦或作尸、

又其子在榛、 按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木叢

生也今皆讀側巾反、

下泉篇浸彼苞稂（音郎）、 按稂又音良、

又愾（苦愛反）我寤嘆、 按愾又火旣反、

豳風七月篇三之日于耜、 按耜音似、

又女執懿筐、 按懿乙冀反、

又采蘩祁祁、 按祁巨之反、

又曰爲改歲、 按爲本于僞反今無音切不可曉、

又八月斷壺、 按斷徒管反、

又九月叔苴（音疽）、 按苴七余反此音疽是也然無

其以疽爲子余反也、

又上入執宮功、按上時掌反

又宵爾索綯、按索蘇各反

又二之日鑿冰沖沖、按沖直弓反

又三之日納于凌音另陰、按凌又音陵

豳鴞篇鴟鴞鴟鴞、按鴟尺之反鴞于驕反傳本訓

鴟鴞今集傳云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是

以鴟鴞爲鴟鵂又似指梟鳥言不知讀鴞爲何音

梟本音澆而魯頌泮水篇鴞字乃音梟可見當時

竟讀鴞爲梟也、又大雅板篇聽我囂囂、註音梟是

誤讀梟爲囂、而鴞之音梟實即是音囂耳、展轉思

之、殆無一是、

又予手拮音吉据、按拮又音結

又予所蓄租、按蓄勑六反

東山篇蜎蜎音娟者蠋、按蜎娟並烏懸反

又鸛鳴于垤、按鸛古玩反垤田節反

狼跋篇狼跋其胡、按跋本[illegible]反又蒲末反

又載疐音致其尾、按疐陟值反又猪四反

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鵻音佳、按鵻與隹同之誰反音

錐、

又載驟駸駸音侵、按駸楚金反又七林反

皇皇者華篇周爰咨諏、按咨與諮同諏子須反

又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按駱音洛沃又於縛

反、

常棣篇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音偉、按棣大計反

鄂音諤韡韋鬼反

又死喪之威、按喪息浪反觀頍弁篇死喪無日釋

文爲此音可見下文喪亂既平亦同

又脊音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按脊井益反字亦作

鶺令亦作鴒難如字又乃旦反

又外禦其務音侮、集傳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按務

毛傳訓爲侮釋文務如字又音侮者是依左傳讀

之今集傳直言外侮蓋讀爲侮耳左傳僖公二十

四年富辰引此詩作侮國語亦然是卽後人讀務

爲侮之本也

又樂爾妻帑音奴　按帑與孥通

伐木篇釃酒有藇音序　按藇徐呂反又羊汝反

又有酒湑上聲我　按湑思汝反與醑同

天保篇罄無不宜　按罄苦定反音磬

又吉蠲爲饎音熾　按饎熾𠀤尺志反

出車篇胡不旆旆　按旆蒲貝反

杕杜篇有睆音莞其實　按睆莞𠀤華板反

南山有臺篇南山有臺　按臺如字爾雅作薹

又北山有楰音庾　按楰以主反又音俞

蓼蕭篇零露濃濃音農　按釋文濃奴同反又女容反

又鞗革沖沖音蟲　按沖直弓反又勑弓反

采芑篇薄言采芑音起　按芑又求已反

又朱芾音弗斯皇　按芾與紱同敷勿反

又如霆如雷　按霆音廷一音挺又音定

車攻篇選徒嚻嚻音敖　按嚻五刀反又許驕反

又決拾旣佽音次　按佽七四反又千利反

吉日篇吉日維戊　按戊音茂

又其祁孔有　按祁巨私反又上之反

又旣挾我矢　按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如字

鴻鴈篇肅肅其羽　按肅所六反字亦作翽

又哀鳴嗷嗷音翺　按嗷五刀反與嗸同

庭燎篇庭燎之光　按燎力照反又力燒反

又庭燎晣晣音制　按晣之世反與晢同

又鸞聲噦噦音諱　按噦呼穢反音翽又許惠反音諱

沔水篇鴥音惟必反彼飛隼　按鴥音穴隼息尹反

又不可弭忘　按弭彌氏反

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蓫音逐　按蓫勑六反音蓄唯廣

韻音逐

斯干篇如跂音企斯翼集傳跂竦立也　按跂丘弭反

又下莞音官上簟　按莞又九還反草叢𦰡反

又其泣喤喤音讃 按喤華彭反又呼彭反
無羊篇其角濈濈音戢 按濈戢竝莊立反
又室家溱溱 按溱側巾反
節南山篇節音截彼南山 按節在節反又音截
又天方薦音荐瘥 按薦讀與荐同在見反瘥才何反
又瑣瑣姻亞 按瑣素火反亞於嫁反俗作婭
又蹙蹙音蹴靡所騁音逞 按蹙子六反騁逞竝勑領反
正月篇癙音鼠憂以痒 按癙鼠竝賞呂反音暑

又憂心愈愈 按愈羊主反
又胡俾我瘉音庾 按瘉羊朱反又羊主反
又憂心惸惸音煢 按惸與煢同其營反
又不敢不局 按局其欲反通作跼
又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 按阪又扶版反菀又
於阮反
又天之扤音兀我 按扤五忽反又音月
十月之交篇山冢崒崩 按冢知勇反崒徂[illegible]

又番維司徒 按番方袁反又甫言反
又噂音撙沓音遝背憎 按噂撙竝子損反沓徒合反通
作誻
又亦孔之痗音妹 按痗莫背反又音悔
雨無正篇匪舌是出音脃 按出尺遂反音毳
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 按潰户對反
小宛篇哀我填音顛寡 集傳填與瘨同病也 按填釋
文本徒典反今讀與瘨同

小弁篇鳴蜩嘒嘒 按嘒呼惠反
又譬彼壞音瘣木 按壞胡罪反說文作瘣音同
巧言篇亂是用餤音談 按餤又音炎
又予忖度之 按忖七損反
又心焉數之 按數所主反
何人斯篇以詛側助反爾斯 按詛又側慮反
又爲鬼爲蜮音域 按蜮音或又音域
巷伯篇哆昌者反兮侈兮 按哆又昌可尺紙二反[illegible]

尺、是反、又式是反、

又緝緝翩翩、按緝七入反說文作咠又子立反

又捷捷翩翩、按捷如字又音妾

又猗音倚于畝丘、按猗於綺反又於宜反

谷風篇無木不萎、按萎於危反、

大東篇有捄音求棘匕、按捄音虯又其牛反

又睠音眷言顧之潸音山焉出涕音體、按睠通作眷潸所姦反又所晏反

又杼音佇柚音逐其空、按杼直呂反柚通作軸

又佻佻音挑公子、按佻徒彫反又音挑

又哀我憚丁佐反人、按憚又音旦

又鞙鞙音涓佩璲、按鞙通作琄玹胡犬反

又跂彼織女、按跂丘豉反又丘婢反

又不可以簸音波我揚、按簸又波佐反

又西柄之揭音許、按揭居竭反又起謁反

四月篇百卉具腓、按卉許貴反腓房非反

無將大車篇不出于熲音耿、按熲古迥反又古頃反

小明篇日月方奧音郁、按奧於六反與燠通

鼓鍾篇憂心且妯音抽、按妯勑留反又直留反

楚茨篇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按茨徐咨反抽勑留反又直留反

又我庾維億、按庾以主反

又以妥以侑、按妥湯果反

又絜爾牛羊、按絜與潔同

又苾音邲芬孝祀、按苾蒲蔑反又蒲必反芬孚云反

信南山篇雨雪雰雰、按雰芳云反

又既優既渥、按優音憂說文作瀀渥烏學反

甫田篇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音蟻、按耘音云又音運薿魚起反又魚力反

大田篇以我覃音剡耜、按覃以冉反又以廉反

又既方既皁、按皁才老反

又及其蟊賊、按蟊莫侯反

又粟畀炎火、按炎于沾反又于凡反
又此有不斂穧、按斂力檢反
又此有滯穗、按穗音遂
瞻彼洛矣篇靺音昧韐音閤有奭音赩　按靺又莫界反韐
又古洽反奭許力反
又鞞補頂反琫音奉有珌音必　按鞞字又作琕琫必孔反
又作鞛珌賓一反
裳裳者華篇芸其黃矣　按芸音云又音運

桑扈篇有鶯其羽　按鶯於耕反
鴛鴦篇鴛鴦于飛　按鴛於袁反又音溫鴦於岡反
又於良反
又摧音剉之秣之　按摧通作莝采卧反
頍弁篇有頍音跬者弁　按頍跬竝丘弭反
又蔦音鳥與女蘿　按蔦鳥竝丁了反音貂上聲蔦又
音弔世俗相沿讀鳥爲裊遂并蔦音失之
車舝篇閒關車之舝兮　按舝胡瞎反

又析其柞音昨薪　按柞釋文音子洛反
賓之初筵篇殽核維旅　按核户革反
又以祈爾爵　按凡祈字釋文竝音旂唯此獨音期
蓋作期望字讀也今集傳訓求仍音旂
又各奏爾能　按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又奴來反
又三爵不識　按識音志
采菽篇玄袞及黼音甫　按黼音斧又音補
又觱沸檻胡覽反泉　按檻又下斬反

又邪幅在下　按邪似嗟反幅音福
又維柞之枝　按柞子洛反又音昨
又天子葵之　按葵其維反
角弓篇騂騂音觪角弓　按騂觪竝息營反又火營火
全二反
又如食宜饇音飫　按饇於據反又於具反
又毋教猱升木　按猱乃刀反又乃遘反
又雨雪瀌瀌音摽　按瀌蒲驕反又皮彪反又彼苗

菀柳篇無自暱焉　按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又乃吉
反
都人士篇充耳琇音秀實　按琇又音誘
又卷髮如蠆音蹇　按蠆勅邁反又勅界反
采綠篇終朝采藍　按藍力談反又力甘反
又言韔音暢其弓　按韔尺亮反又治亮反
白華篇滮符彪反池北流　按滮又皮流反
又卬烘于煁音忱　按烘火東反又音洪又巨凶反一

音恭
漸漸之石篇漸漸音巉之石　按漸通作嶄士銜反又
時銜反
苕之華篇苕音條之華芸音云其黃矣　按苕又音韶[illegible]
又音運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音鰥　按矜通作鰥古頑反
大雅文王篇其麗不億　按麗力計反又力知反
又常服黼冔音許　按冔況甫反又許于反

又無聲無臭　按臭尺救反
大明篇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按挾又子協反
又在洽之陽　按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
又俔牽遍反天之妹　按俔又下顯反
又維予侯興　按予羊閭反
緜篇捄音俱之陾陾音仍　按捄又音鳩陾耳升反又如
之反
又度之薨薨　按薨呼弘反又呼萌反

又削屢馮馮　按屢力注反又力朱反
又迺立應門　按釋文凡應字平聲者皆不加音切
此應門及爾雅書康王之誥禮明堂位諸書皆[illegible]
音是作平聲可知
又行道兌吐外反矣　按兌吐外反又徒外反
棫樸篇芃芃棫音域樸音卜　按棫域並雨逼反樸音卜
又音僕
又左右趣之　按趣七喻反

旱麓篇瑟彼玉瓚才旱反 按瓚又才旦反

又民所燎矣 按燎力召反又力弔反

思齊篇以御音迓于家邦 按御通作迓牙嫁反

皇矣篇其菑音緇其翳 按菑側吏反又音緇

又其灌其栵音例 按栵音例又音列

又啟之辟音闢之其檉其椐音居 按辟通作闢婢亦反

檉赤貞反椐本羌居反又紀庶反又音舉唯說文

音居

又無然畔援音院 按援于願反今于眷反

又度其鮮原集傳鮮善也 按鄭云鮮善也釋文鮮

悉淺反又音仙今當從仙音

又不長夏以革集傳夏革未詳 按長夏二字依註

疏則長字張丈反訓長大夏字户假反訓諸夏集

傳雖無註說亦不當任意讀也

又以爾鉤援 按釋文鉤古候又又古侯反

又是類是禡 按類字爾雅作禷音同

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淢音洫 按淢洫並況域反淢即

洫也音義皆同

生民篇不坼不副音劈 按副披逼反又匹亦反

又誕實匍音蒲匐 按匐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

又克岐克嶷 按嶷魚極反音逆

又荏菽旆旆 按旆蒲貝反

又實種實褎叶徐久反 按註疏褎余秀反音狖釋文原

本作徐秀反未知孰是似徐秀反為當觀叶音亦

可見

又恆音亘之秬秠 按恆讀作亙古鄧反今亙字訛為

亘

又或舂或揄音由 按舂書容反揄又以朱反

又釋之叟叟音搜烝之浮浮 按叟所留反爾雅作溞

音同浮爾雅說文並作烰

行葦篇四鍭音侯既鈞 按鍭本音候又音侯

又既挾子協反四鍭 按挾又子洽反

又酒醴維醹音乳 按醹如主反又女父反

又黃耇台背 按台音胎又音臺

既醉篇令終有俶尺六反 按俶本尺叔反說文用尺六反

鳧鷖篇鳧鷖在潀音叢 按潀在公反又在容反

公劉篇迺積迺倉 按積子智反

又思輯音集用光 按輯又七入反

又復降在原 按復音服又扶又反

又徹田為糧 按徹直列反說文丑列反

又取厲取鍛丁亂反 按厲與礪通釋文鍛與碫通鍛石也今集傳訓為鐵

又遡其過澗 按遡音素

又芮鞫之即 按芮與汭通如稅反音蚋

泂酌篇泂音迥酌彼行潦 按泂與迥同二字竝户頂反音形上聲

卷阿篇爾土宇昄符版反章 按爾雅釋文昄蒲[illegible]

與此符版反同符版即蒲板也脣音輕重之差

又藹藹王多吉士 按藹於害反音愛

又菶菶音琫萋萋 按菶必孔反又薄孔反又音蓬

民勞篇以謹繾綣 按繾音遣綣起阮反

板篇民之方殿屎音犧 按殿都練反又音坫屎許伊反又香惟反

又价人維藩 按藩籬字唯孚元反音番

又及爾出王音往 集傳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按王毛傳訓為往釋文無音往字本音王上聲

蕩篇時無背音貝無側 按背布內反又蒲妹反

又顛沛之揭 按沛音貝

抑篇白圭之玷音點 按玷丁簟反又丁念反

桑柔篇其下侯旬 按旬音循又音荀

又言緡之絲 按緡密巾反音民

又多我覯痻音民 按釋文本作瘠密巾反又音昏

又荓音烹云不逮 按荓普耕反又補耕反

又貧人敗類、按敗本補邁反、

又臨之陰去聲女反予來赫、按陰音蔭與蔭通赫呼

白反釋文云鄭許嫁反、

又職涼善背、按背音佩下章覆背善詈同、

雲漢篇饑饉薦音荐臻、按饑音飢又音機饉其靳反

薦通作荐竝在見反音洊

又蘊隆蟲蟲、按蘊於粉反蟲如字直忠反又徒冬

反、

又秏斁音妬下土、按斁通作殬丁故反

又兢兢業業、按兢居陵反音矜業如字又五劫反

又胡寧瘨音顛我以旱、按瘨都田反又都薦反

又云如何里、按里如字亦作瘇爾雅作悝竝同、

又有嘒音嘒其星、按嘒又作暳二字竝呼惠反、

崧高篇四國于蕃、按蕃方元反音翻與藩同、

又既成藐藐、按藐莫角反

又四牡蹻蹻、按蹻其略反、

又王餞音賤于郿、按餞賤淺反又祖見反一音賤、

又揉汝又反此萬邦、按揉又音柔

烝民篇柔則茹音汝之、按茹又如庶反、

又德輶音酉如毛、按輶餘久反又音由

韓奕篇鞹音廓鞃淺幭音覓、按鞹苦郭反鞃本苦泓反

又音泓今竝胡肱反幭莫歷反一音蔑

又炰音庖鱉鮮魚、按炰薄交反又甫九反、

又其追其貊、按追如字又都回反

江漢篇江漢之滸音虎、按滸又音許

又來旬來宣、按旬音巡又音荀

又釐爾圭瓚才旱反、按瓚又才旦反

常武篇徐方繹騷、按騷素刀反又音蕭

又闞音喊如虓音哮虎、按闞呼檻反又火斬反虓火交

反、

又鋪平聲敦淮濆、按鋪普吳反又音孚

又仍執醜虜、按虜音鹵

又截彼淮浦、按截、才結反、
瞻卬篇、瞻卬音仰昊天、按卬、通作仰、
又觱沸檻劍覧反泉、按檻、又下斬反、
又召旻篇曾不知其玷音店、按玷、丁簟反、又音店、
又我位孔貶、按貶、彼檢反、
周頌維清篇肇禋、按肇、釋文他處竝音兆、維此音召、
執競篇鐘鼓喤喤音横、按喤、華彭反、又音皇、
又磬筦音管將將、按筦、與管同、

又威儀反反、按釋文、反如字、又符板反、又音販、
思文篇貽我來牟、按牟、與麰同、
振鷺篇振鷺于飛、按鷺、音路、一音盧、
豐年篇豐年多黍多稌音杜、按稌、又勑古反、音吐、
有瞽篇應田縣鼓、按應、音譍、田如字、縣通作懸、
又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音語、按鞉與鼗同、柷音[illegible]、[illegible]
書作敔同、
有客篇、敦音堆琢其旅、按敦、又音彫、

閔予小子篇、嬛嬛音煢在疚、按[illegible]、與煢同、其營反、
敬之篇、佛音弼時仔肩、按佛、通作弼、
載芟篇載芟載柞音窄、按芟、所銜反、柞、側伯反、
又其耕澤澤音釋、按澤、爾雅作郝、竝音釋、
又徂隰徂畛音真、按畛、之忍反、又音真、
又有略其耜、按略、爾雅作挈、音同、
又實函斯活、按函、户南反、音含、
又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按驛、音亦、爾雅作繹、厭於

鹽反、
良耜篇、其饟式亮反伊黍、按饟、即餉字、式亮反、
又其鎛斯趙直了反、按釋文、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
沈起了反、又徒少反、
絲衣篇載弁俅俅、按載、如字、又音戴、
又鼐音奈鼎及鼒、按鼐、乃代反、又音乃、
魯頌駉篇、駉駉音扃牡馬、在坰音扃之野、按駉、古熒反、
坰、古熒反、又苦營反、

又有驈音聿有皇、按驈户橘反又餘橘反、

又有驪音離有黄、按驪力知反又音黎、

又有騅音隹有駓音丕、按騅職誰反駓符悲反又音丕、

又以車伾伾、按伾攀悲反又音胚、

有駜篇鼓咽咽音淵、按咽烏懸反字又作鼝、

又駜彼乘駽音絢、按駽火縣反又火懸反、

泮水篇其馬蹻蹻、按蹻音矯、

又矯矯虎臣、按矯通作蹻古表反、

又食我桑黮音甚、按黮與葚通時審反、

又憬音耿彼淮夷、按憬九永反又孔永反、

閟宮篇閟音秘宮有侐音洫、按閟悲位反侐洫並況域反、

又夏而楅衡、按楅音福、

又白牡騂剛、按公羊傳作犅、

又犧尊將將、按犧本音莎、[illegible]傳用王肅之說音許宜反、

又貝冑朱綅音纖、按綅息廉反又音侵、

又黄髮兒齒、按兒音倪爾雅作齯同一音如[illegible]

又松桷有舄、按舄音昔又音託、

商頌玄鳥篇大糦音熾是承、按糦與饎同尺志反、

長發篇幅隕音員既長、按隕讀作員音圓、

又有娀音菘方將、按娀菘並音嵩、

殷武篇勿予禍適音謫、按適讀作謫直革反又張革反、註謫同、

又方斲是虔、按虔其連反爾雅作榩

叶音闕誤

釋文言協韻者甚少、此則於其不必叶與不當叶者亦莫不有之、可謂辭矣、若此而猶有闕焉、則是後人傳刻之誤也、

邶風燕燕篇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按此南字入侵韻之初見者、不能無叶、釋文作乃林反、當補之、

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按此不知何叶、

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按此亦無叶、當與邶風同讀、

陳風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叶七何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按毛傳以上下二句各爲一截、今原字不知作何叶

小雅正月篇、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按殽字當與酒叶、今無之、

谷風篇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按此本不知當作何叶、

無將大車篇、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按此亦無叶、

車舝篇、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按首句與三四爲韻、次句與五六爲韻、或首二句自爲韻、今竝無之、

大雅思齊篇、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按此本不知所叶、

抑篇、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按前四句絲基爲韻、後三句僭心爲韻、此三句不知何讀、

桑柔篇、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按此章戾與詈叶、可與歌叶、

烝民篇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按若當讀如謝、

叶音誌略

詩辭叶韻、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其書不槩見、釋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誠讀詩之要旨、而可爲古今不易之良法也、顧如快樂之與好樂、音義竝殊、而關雎詩釋文讀鐘鼓樂之爲五教反、若斯之類、似亦近理而易曉、然愚猶未之敢信者、謂其仍是改字耳、宋吳棫韻補、未嘗得見全書、前人皆言朱子註詩竝用

其說、是亦不然、夫豈有本文音切不一手定、而反汲汲於叶韻者、且以經中所叶觀之、大率可爲嗤鄙、朱子亦必不安取之也、不揣固陋、既摘其音讀之誤、復卽其叶韻處、略舉數端、雖獲罪前哲、然心所不安、不能強爲附會爾、

周南關雎篇、鐘鼓樂之、　按釋文謂樂字協韻宜五教反、較之讀芼爲邈以與樂叶者、似爲稍勝、然以歷各反之字、而讀五教反、其聲音固已遠矣、而吾樂之與好樂、其義又殊焉、斯不謂之改字乎、竊意大雅韓奕篇、莫如韓樂、今註音樂、力告反、與上文靡國不到叶、雖其說無所考、然方俗之語、亦有傳受、今北人呼音樂字亦有不爲力告反者、況同在一經中、可以叶韓奕、獨不可以叶關雎、無是理也、

兔罝篇、肅肅兔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　按此是立說之最當者、罝釋文子斜反、說文子余反、與赳赳武夫隔

句叶、卽唐人詩轆轤體所本、實則葛覃詩已然、而用法更變、其首章上下各三句爲一截、而以兮莫飛喈爲韻、中間谷木二句人自爲韻、

麟之趾篇、麟之角、叶盧谷反　按角字本有盧谷反一讀、故凡前人爲叶音者、大抵皆然、然釋文於此及行露詩、乃竝無之、豈非以其改字之故耶、愚謂叶韻但當就本字稍轉一音、必無遷就他聲之字而爲之者、以角字而言、則如昌黎贈張籍詩角角雄流

嗚方崧卿云角音谷儻取谷音以合韻詎曰不可
召南小星篇維參與昴叶力求反　按昴本音卯毛傳訓
昴爲留釋文云昴一名留如字又音栁又史記天
官書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索隱註曰
留卽昴也毛傳亦以留爲昴由此觀之則昴之叶
留正以昴卽留也
何彼穠矣篇王姬之車　按釋文毎以車音居爲如
字其於此詩云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

以居人也今曰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者皆音
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又云車協韻尺奢反
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是竝列兩說而終以
尺奢反爲叶其於鄭風有女同車篇亦然至於兩
音先後本無成說而易賁初爻釋文云車音居漢
時始有居音是又專主韋說故爾雅註覆車車前
之類皆音尺奢反葢以器物從古名故用古音而
汎言車者則仍作今音也乃爲集傳音者於鄭風

有女同車及山有扶蘇皆叶華芳無反而此無說
何也
邶風柏舟篇逢彼之怒　按怒本上聲乃古反叶韻
則乃路反釋文竝如此今此詩無註而於谷風篇
不宜有怒云叶暖五反與釋文背
綠衣篇淒其以風　按釋文風叶孚音反
燕燕篇遠送于野　按釋文野如字協韻羊汝反今
此詩無註而於他野字叶音豎非也

又遠送于南　按釋文南如字協韻乃林反今此亦
無註
秦風小戎篇厹矛鋈錞音隊叶朱倫反　按釋文錞徒對反
又音敦又曲禮進矛戟者前其鐓註云平底曰鐓
取其鐓也釋文云鐓本又作錞徒對反是鐓與錞
同而錞又有敦音取其平底可鐓於地則音敦正
與今方俗語合此章首二句自當連韻若作敦音
讀則韻不待叶而義更明切

小雅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 按作之讀則故反古今並有此音釋文讀作如字而叶莫爲謨各反非也

魚麗篇魚麗于罶(音柳與酒叶)鱨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按此叶是已但此詩似所重在魚而鄭氏以君子有酒旨五字爲句下二字爲句且多者言魚之多也二章三章讀亦如之釋文孔疏又極言旨字屬上四字之是觀末三章各以物字起句物

字專主魚言則其說亦未可非今集傳不取聊記之以存舊讀且知罶字之本不與酒叶也

車攻篇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 按調之叶同釋文未有其說然楚辭離騷及東方朔七諫並有調同二字連用爲韻者是不可曉且此章上下各二句爲一截今以中間二句叶未審古有其例否

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呼候反)按叶音固當有本禮祭統云孝者畜也此許六反所本也又禮器引此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呼候反所本也然一則取其義一則須改欲爲猶恐於理俱不合

生民篇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 按此叶不可曉豈誤音爲叶耶

湯篇如沸如羹(叶盧當反) 按古時地名多本其方俗之音如左傳楚陳蔡不羹讀爲盧當反是也此惟在

楚地名爲然非謂凡羹食字皆可作此讀也因漢人角里之名而叶角爲盧谷反與楚地不羹之名而叶羹爲盧當反此理之近似而慈尤甚者也龜茲讀鳩慈而不龜手之藥又讀如皸豈凡龜字皆可讀鳩與皸乎今以野爲古墅字而並叶上與反以國爲古域字而並叶于逼反若斯之類彌近理而愈不通皆釋文所無而此則若惟恐失之者然豈不可笑且非獨是也行列之行音户郎反而道

路之行叶音亦同則吾終未之敢信也

周頌振鷺篇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叶丁故反 按釋文惡字無音蓋怨惡之惡本讀如字也斁亦如字音亦二句自叶今則讀惡爲烏路反而無音固已非矣乃又叶斁丁故反是讀厭斁爲殬敗韻雖叶得無謬於理乎夫厭斁亦可如下句夜字之羊茹反也

雝篇有來雝雝與公叶篇內同 按此篇每章用隔句叶今於篇首註云與公叶恐不可曉

魯頌閟宮篇克咸厥功叶居古反 按此與大雅瞻卬[illegible]無不克鞏俱叶音古最不可曉此功字尤不必[illegible]又誤居五反爲居古

經文誤字

諸經譌異莫不有之詩何獨不然然細翫集傳則有當時本未嘗誤而至後始失其舊者

召南何彼襛矣篇何彼襛音濃矣集傳襛盛也猶曰戎戎也 按襛字舊本作禯毛傳云禯猶戎戎也釋文禯如容反韓詩作茙茙說文云衣厚貌今經文不知何時遂改作襛然集傳尚仍毛氏戎戎之說則當朱子時猶是禯字可知若果是襛字則二者

音各不同當時必不復云猶戎戎矣字改音變而訓義尚存亦考古者之幸也

小雅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集傳雖實不以彼之富 按此與註疏並是成字而論語引之作誠觀詩疏所云誠不以是而得富集傳亦以實字代誠字是作成者誤也

商頌玄鳥篇來格祈祈集傳祈祈衆多貌 按字本作祁巨移反鄭云祁祁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蘩[illegible]

祁祁、傳亦訓爲衆多、此作祈、不知所由、祈字恐
未見有云衆多者、可見原本是祁字也、

經文疑義

經文疑誤處、註疏中未有所發明、而舊傳
不用、則合二書觀之、終莫可適從也、

邶風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與集傳軌、車轍也、同
按毛傳、由輈以上爲軌、釋文軌、舊龜美反、謂車
轊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按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
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
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孔疏說文云、軌、車轍也、

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軌聲九、
軓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夫軾前之說誠
善矣、然須改字而韻又不協、此集傳所以不從而
謂爲車轍也、然濟盈者、車轍本卽在水中、何故謂
之不濡、毋乃徒取協韻、而因略其義乎、至於釋文
所云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者、似較前二說爲勝、
禮少儀云、其在車、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
飲、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illegible]

同謂轛頭也、軓與范[illegible]同謂[illegible]也、[illegible]云軓謂車轂小頭也、是卽此詩釋文所云軓與軹皆爲車轊頭也、而此詩孔疏引少儀及註、又謂註以軓當大馭之軹、故竝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軓字誤當爲軹也、是軌非卽與軹同、孔氏之辨、固宜爲然、然鄭註少儀旣有其說、而釋文又舉舊時音訓如此、不得已則寧從之耳、

京本音切考異

今坊本上端、有引載京本數條、不知其書所自、其音切旣與今殊、而鮮有不合者、疑此是朱子舊讀、而後人不知、遂用反誤爲今音耳、謹錄存之、以俟考、惜未見全書也、

小雅祈父篇靡所底止、音抵 京本底、之嶺反、 按字當作底、

正月篇胡爲虺蜴、音易 京本蜴、星曆反、

小旻篇伊于胡底、音抵 京本底、之履反、 按字當作厎

巷伯篇捷捷幡幡、 京本幡[illegible]反、 按惟此條可疑、然集韻亦有是音、

楚茨篇我孔熯矣、音善 京本熯、而善反、

頍弁篇有頍者弁、音跬 京本頍、缺婢反、

大雅抑篇我心慘慘、音懆叶七各反 京本慘、當作懆、 按此必朱子之舊也、

桑柔篇倉兄填兮、京本填舊說古塵字、
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音遏 京本曷漢書作遏
按此可見集傳所云曷遏通之由、

釋文叶韻

詩必有韻、而古人叶韻之說不可槩見、陸氏釋文、三百篇音讀之大成也、其中言叶韻者、寥寥無幾、蓋大約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耳、然如其言讀之、卒亦無不可讀、則後來叶韻之書、不太多事乎、夫人不知古音、而又以唐時律體之韻、範殷周之詩、於是各因已見牽強附會、不求其義、不恤其聲、苟取韻諧而止、則吳才老不得辭其責矣、叶韻者日多、陸氏釋文更無有人知之、是失其本也、故綵之以爲讀詩者之準、

周南關雎篇鐘鼓樂之、樂音洛、又音岳、或云叶韻宜五教反

召南采蘋篇宗室牖下、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

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何彼襛矣篇、唐棣之華、王姬之車、華如字、車協韻
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
此、

邶風柏舟篇、逢彼之怒、怒協韻乃路反、

燕燕篇、遠送于野、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
宜音時預反、後放此、

又遠送于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音乃林反今謂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日月篇、寧不我顧、顧、本又作頋、如字、徐音古、此亦
協韻、也後放此、

終風篇、惠然肯來、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
放此、

靜女篇、貽我彤管、貽、字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
句協韻亦音以志反、

鄘風載馳篇、載馳載驅、驅、字亦作駈、如字、協句亦
音丘、

又我思不遠、遠、于萬反、協句、如字、

王風揚之水篇、不流束蒲、傳蒲、蒲草也、箋蒲、蒲柳
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說爲
長、今則二蒲之聲未詳其義耳、

中谷有蓷篇、嘅其歎矣、歎本亦作嘆、吐丹反協韻
也、

鄭風有女同車篇、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車、讀與何
彼襛矣、同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

山有扶蘇篇、隰有荷華、說見上篇

齊風著篇、俟我于著乎而、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
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此條本在著篇序下故云爾今移詩句以
便覽

唐風蟋蟀篇、職思其居、居、義如字、協韻音據、

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說、說、音稅、協韻如字、

小雅常棣篇、兄弟急難、況也永嘆、難、如字、又乃
旦反、嘆吐丹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

南有嘉魚篇嘉賓式燕以樂 樂音洛協句五教反

巧言篇曰父母且箋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 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

又聖人莫之傳莫謀也 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 按爾雅謨莫同訓謀莫協韻爲勝

北山篇或不知叫號傳號召也 號户報反協韻户刀反

又或出入風議 議如字協句音宜

風雅遺音 卷下 釋文叶韻 卅五 一瀞齋

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 爲于僞反協句如字

卷阿篇令聞令望 望如字協句音亡

雲漢篇寧莫我聽 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

崧高篇戎有良翰 翰協句音寒

韓奕篇韓姞燕譽 譽協句音餘

商頌長發篇宅殷土芒芒 芒音亡依韻音忙 按

此條未詳其說

[illegible]爲下國駿厖 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

拱反寵韻也

風雅遺音 卷下 釋文叶韻 卅六 一瀞齋

吳棫韻補考異

集傳叶韻本之吳才老、然語錄有云、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是朱子固未嘗盡遵也、愚未見韻補全書、閒於他書中考之、乃有與集傳殊者、亦有集傳所無者、是不獨朱子增改其舊、而後人之妄附者亦多矣、因錄以備覽、且以俟後來之折衷焉、

召南行露篇、次章誰謂女無家、叶音谷 三章、誰謂女無家、叶音公 韻補無此二叶、 按朱子亦必不爲此叶也、

邶風簡兮篇、赫如渥赭、音者叶陟各反 韻補無此叶、

鄘風君子偕老篇、其之翟也、叶去[illegible] 韻補無此叶、

又其之展也、音戰叶諸延反 韻補叶陟連反、

桑中篇、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 韻補叶陟良反、 按展字中字、與張陟二字、俱屬知母、韻補是也、諸則照母矣、

定之方中篇、升彼虛、音墟叶起呂反矣、 韻補叶喜語反、 按此韻補誤也、改叶必朱子自爲之、但音墟則非其舊耳、

相鼠篇、不死何爲、叶吾何反 韻補叶讀譌、 按卽吾何反

又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韻補、俟說文矣聲、或聲近始、 按卽今二叶、

衛風碩人篇、翟茀以朝、音潮叶直豪反 韻補無此叶、

又北流活活、音括叶戶劣反 韻補叶音穴、 按卽今叶、

芄蘭篇、能不我甲、 韻補甲叶吉協反、

王風君子于役篇、曷其有佸、音括叶戶劣反 韻補叶紀劣反、 按此誤與音括同、非朱子孰能改爲是叶哉、

又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韻補叶音傑、 按卽巨列反、

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 韻補叶詩戈反、 按此叶猶近之、

鄭風大叔于田篇、將叔無狃、音紐叶女古反 韻補無此叶

清人篇、清人在彭、叶昔郎反 韻補叶蒲郎反、按此叶
是、
又駟介旁旁、叶音崩補岡反 韻補無此叶、
女曰雞鳴篇、雜佩以贈、叶音則 之、韻補無此叶、
鄭風東門之墠篇東門之墠、叶音善上演反 韻補無此叶、
按上演反卽是善音宜韻補無之也、曾謂朱子
而有是乎、
齊風東方之日篇、履我發、叶方月反 兮、韻補無此叶、

猗嗟篇、清揚婉兮、叶許願反 韻補叶紆願反、按許字
恐卽紆字之誤、
魏風蟋蟀篇日月其邁、叶力制反 韻補叶音厲、按卽
力制反、
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芻、叶側九反 韻補叶初尤反、
秦風小戎篇、騧驪是驂、叶疏簪反 韻補無此叶、
無衣篇、與子同澤、叶徒洛反 韻補叶徒各反、按與本
註同、

陳風宛丘篇、值其鷺翿、叶音導殖有反 韻補無此叶、
檜風素冠篇、我心蘊結、叶訖力反 兮、韻補叶激質反
按力字與韓一二韻甚遠
豳風破斧篇、又缺我錡、叶音奇巨何反 韻補叶於何反、
按此叶本誤
小雅鹿鳴篇、和樂且湛、叶音耽持林反 韻補無此叶、
常棣篇、外禦其務、音侮 韻補叶謨逢反、按此卽語
錄所云韻補亦有推本去者也、朱子叶下戎字爲

而主反、[illegible]
彤弓篇、受言[illegible]之、叶高古[illegible]反 [illegible]反、
鴻鴈篇、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illegible]、古文宅度
同、按卽今註之由、
無羊篇、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韻補無此叶、
白駒篇、賁然來思、叶云俱反 愼爾優游、叶汪胡反 韻補無
此二叶、按朱子亦必不爲此叶也、
節南山篇、民具爾瞻、叶側銜反 國既卒斬、叶側銜反 韻補

無此二叶、

正月篇不敢不局、叶居亦反 韻補叶音戟、 按卽居亦反、

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音妹叶呼洧反 韻補無此叶、

雨無正篇鼠思泣血、叶虛屈反 韻補無此叶、

小旻篇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 韻補叶菑刑反、 按爭菑俱照母、側是精母、韻補是也、

小宛篇蜾蠃負叶蒲美反之、 韻補叶薄猥反、 按兩叶

俱非、

巷伯篇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韻補無此叶、

大東篇小人所視、叶善止反 韻補無此叶、 按視本善止反、

四月篇載清載濁、叶殊玉反 韻補叶廚玉反 按此亦當以韻補爲是、殊非濁聲也、濁屬澄母、殊則禪母矣、

匪鶉匪鳶、音沿叶以旬反 韻補無此叶、

小明篇自詒伊戚、叶子六反 韻補叶音蹙、 按卽子六反、

鼓鐘篇以籥不僭、叶七心反 韻補無此叶、

楚茨篇以妥以侑、音又叶夷益反 韻補無此叶、

又執爨踖踖、音積叶七略反 韻補無此叶、

又或燔或炙、音隻叶陟略反 韻補叶職略反、 按韻補叶是也、炙職俱照母、陟則知母也、

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音殿叶徒鄰反 韻補叶池鄰反、引韓

詩維禹敶之、甸敶同、

大田篇既方既阜、叶子苟反 韻補叶此苟反、 按兩叶俱非、

頍弁篇憂心怲怲、音柄叶兵旺反 韻補叶彼旺反、 按韻補誤、

又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韻補無此叶、

車舝篇好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韻補無此叶、

采菽篇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 韻補無此叶、

采綠篇、不盈一襜、叶尺占反都甘反 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韻補無此二叶、
隰桑篇、心乎愛矣、叶許旣反 韻補叶音饋、按卽許旣
反、然皆謬、
大雅文王篇萬邦作孚、叶房尤反 韻補叶芳尤反、按
韻補叶是、
棫樸篇、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 韻補無此叶、
思齊篇、肅肅在廟、叶音貌 無射亦保、叶音鮑 韻補無

此二叶、
靈臺篇王在靈囿、叶音郁 韻補叶于六反、按韻補
是、
行葦篇曾孫維主、叶當口反 酌以大斗、叶腫庾反 韻補主
叶斗斗叶主、按與集傳同、
公劉篇旣庶旣繁、叶汾乾反 韻補叶汾沿反、按韻補
是、
板篇、辭之輯矣、音集叶祖合反 韻補無此叶、

蕩篇、枝葉未有害、叶許曷瑕憩二反 韻補無許曷一叶、
又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韻補惟私列一叶、
抑篇、言不可逝矣、叶音折 韻補叶食列反、按與音
折同、
又克共明刑、叶胡光反 韻補無此叶、
又覆用爲虐 韻補虐叶宜照反、
桑柔篇、具禍以燼、叶咨辛反 韻補叶詞辛反、按韻補是、
又民人所瞻、叶側姜反 韻補叶諸良反、按韻補差勝、

又職涼善背、叶必墨反 韻補叶必益反、
崧高篇中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 韻補叶孚焉反、
烝民篇王之喉舌、韻補舌叶商刮反、按此叶謬
甚、
又我儀圖之、叶丁五反 韻補叶動五反、按韻補是、
韓奕篇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韻補無此叶、
常武篇王命卿士、叶音所 韻補叶牀舉反、並謬、
又如江如漢、韻補叶漢許建反、

又如山之苞、叶鋪鈎反 韻補叶逋、候反、按韻補叶是、

周頌振鷺篇在此無斁、叶丁故反 韻補無此叶、

閔予小子篇遭家不造、叶徂候反 於乎皇考、叶祛候反 韻補無此二叶、

載芟篇驛驛其達、叶佗悅反 韻補叶陁、悅反、按韻補是、

良耜篇其笠伊糾、叶其了反 韻補叶居夭巨夭二反、

魯頌閟宮篇彌月不遲、叶陳回反 享以騂犧、叶虛宜虛何二反 韻補俱無此叶、

又黃髮台背、叶蒲寐反 韻補無此叶、

商頌長發篇爲下國駿厖、音忙叶莫孔反 韻補叶謨蓬反、

又不震不動、叶德總反 韻補無此叶、 按動本上聲不必叶、

殷武篇下民有嚴、叶剛[illegible]反 韻補無此叶、

集傳相沿之訛

世無善本讎校已難、學者又徒資口誦、則踳有訛誤、亦且無由知之、

衞風河廣篇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集傳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 按上章一葦杭之、毛傳以爲喩狹、此不容刀、亦當是喩狹言小無謂、恐小字誤、

伯兮篇誰適爲容、集傳曰女爲悅已容、 按悅已字下恐誤脫者字、

王風采葛篇彼采蕭兮、集傳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 按荻非蕭類、亦安得有香氣、此必萩字之譌、今爾雅釋草並相沿爲荻、惟釋文是萩字可考、

魏風山有樞篇山有栲、集傳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 按小字疑爲少或少小古通、

唐風葛生篇蘞蔓于域、集傳域塋域也、 按塋當作營、

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集傳、水渚曰坻、 按坻本
訓小渚、此水渚必小渚字之誤、
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鵻、集傳、鵻夫不也、今鵓鳩也、
按鵓音浮、今多訛作鵓、
蓼蕭篇、和鸞雝雝、集傳、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
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按秦風駟鐵篇、輶車
鸞鑣、集傳云、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車、
則鸞在衡、和在軾也、今此詩正指乘車、則鸞當在
衡、恐鑣字是衡字之誤、

采芑篇、薄言采芑、集傳、卽今苦蕒菜、 按蕒音買、今
多訛作蕒、
正月篇、靡人弗勝、集傳、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 按
定字今誤作衆、
小弁篇、弁彼鸒斯、集傳、江東呼爲鵯烏、 按鸒音匹
字從卑旁、此本爾雅註文、今誤作鴨、
巧言篇、君子信盜、集傳、君子不能堲讒、 按堲字是
堲字之訛、堲在力反、疾也、

俗書相沿之誤

俗字流傳、沿及正經、不以時校定、後將何底、偶拈數字、誌其大略云爾、

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紽、按絲本從兩糸、今人無不作糸旁糸者、自古未有此字也、

騶虞篇、壹發五豝、按發字上從癶、今皆誤作發、

燕燕篇、以勗寡人、按勗字本作冒旁今作勗、亦當從目不從且、

匏有苦葉篇、濟有深涉、按深本從穴、今皆誤作深、

泉水篇、載脂載舝、按舝字上從屮下從开、蓋以舛字析置於上下、舝字亦然、今則從士從牛、殆不成字、

北門篇、終窶且貧、按窶下婁字上從毌、今皆誤作婁、凡婁屢屨字皆由此推之、

衞風碩人篇、美目盼兮、按盼字從目旁分、匹莧反、今皆誤從兮、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按說文鐘鼓之鼓、旁從支、考擊之鼓旁從攴、二字有別、今竝混寫、

揚之水篇、白石粼粼、按粼本從巛、今誤作粼、

鴇羽篇、肅肅鴇羽、按鴇旁從𠦝、今誤作鴇、

又父母何嘗、按字本作嘗、諸經竝無作此甞字者、今註疏亦作甞、字書甘部、遂有引之以爲證者、

小雅采芑篇、簟茀魚服、按茀字今誤從竹、

風雅遺音 卷下 俗書相沿之誤 廿一 灣齋

又約軝音祇錯衡、按軝祁支反、旁從氏、今誤作軧、

鶴鳴篇、其下維穀、按穀工木反、下從木、今誤作榖、

黃鳥篇、無集于穀、亦然、

我行其野篇、亦祇音支以異、按祇從示旁氏、今誤作祗、

小弁篇、析薪杝音侈矣、集傳杝、隨其理也、按杝本作扡、扡從手旁、音勑氏反、不知何時訛作杝、玉篇作杝、或以是歟、

巧言篇、昊天泰憮集傳、憮大也、按憮本作幠火吳反旁從心今爾雅註引此詩亦作憮恐皆相沿之誤、或者二字古通也、

又旣微且尰市勇反　按字本從允俗作尰今又訛從九、

何人斯篇、祇音支攪我心、按祇今誤作祇、

又俾我祇也、按祇祁支反從氏旁今亦誤作祇

無將大車篇祇自疷兮、按疷都禮反下從氏今誤作疷、

鴛鴦篇、乘馬在廏、按字本從毀作廏今誤作廐、亦凡書皆然世俗遂不復知有廏字矣、

大雅緜篇、堇音謹荼如飴、集傳堇烏頭也、按此字當作堇上從廿頭與堇字有别堇上從廿音勤、

棫樸篇、淠彼涇舟、按淠音畀旁從畀今誤作渒、

公劉篇、執豕于牢、按註疏本作搏音博、

蕩篇、内奰音避于中國、按字上從三横目今誤作[illegible]、

[illegible]篇、荏染柔木、按染字上從氵從九今誤作染、

周頌臣工篇、庤音峙乃錢鎛、按註疏及經典釋文竝作庤、尚書爾雅則作峙、未見有作痔者此不知所本、

魯頌泮水篇、其旂茷茷音旆、按茷字上從艹今誤作筏、又誤爲茷、

閟宮篇、淮夷蠻貊、按貊字莫伯反旁從白今誤作貃、

殷武篇、罙面規反入其阻、按罙下從米今誤作[illegible]、

又松桷有梴丑連反、按梴多誤爲梴又誤[illegible]連、

集傳偶考

集傳引證經史多矣因有人問及者隨筆記之云爾

鄘風桑中篇美孟弋矣集傳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按公羊傳襄公四年經夫人弋氏釋文弋莒女也左傳作姒氏又穀梁傳定公十五年經弋氏左傳亦作姒氏

載馳篇誰因誰極集傳因如因魏莊子之因　按因魏莊子本左傳襄公四年文

氓篇抱布貿絲集傳布幣也　按此本毛傳孔疏謂幣即是布帛幣乃布帛之名

王風葛藟篇亦莫我有集傳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按此左傳昭公二十年文彼註云有親有也

秦風終南篇黻衣繡裳集傳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　按亞玉篇敷勿反與黻音同晉書輿服志亦一此字

小雅庭燎篇庭燎之光集傳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按周禮秋官司烜註云烜讀為燬釋文音毀

蓼蕭篇宜兄宜弟集傳如晉詛無畜羣公子及秦鍼懼選之類　按此左傳宣公二年及昭公元年文選息轉反又素短反

南有嘉魚篇南有嘉魚集傳嘉魚出於沔南之丙穴

按文選左思魏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楚茨篇如幾如式集傳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按此左傳定公元年文又引少牢嘏辭云云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註來讀曰釐釐賜也釋文女音汝來依註音釐力之反賜也劉音釐亦音賚力代反亦訓賜也

甫田篇或耘或耔集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illegible]

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壠盡而平[illegible]
深而能風與旱也　按后稷以下皆漢書食貨志
文本言耘耔之事者能與耐通
頍弁篇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集傳將大雨雪必先微
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　按此本鄭箋
摶徒端反謂摶聚也今摶字竝訛作搏
大雅緜篇爰契我龜集傳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
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契以刀刻龜甲欲鑽之

處也　按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註楚
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釋文焞存悶反劉吐敦
反又徒敦反又音純竝荊本是草之名古法鑽龜
用荊謂之荊焞也
行葦篇四鍭既鈞集傳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
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按參亭之
參七南反下參分之參與三同訂音亭又音丁去
聲毛傳云鍭矢參亭疏云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
二在後輕重鈞停冬官矢人為鍭矢註云三訂之
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又序賓以賢集傳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
干純　按此禮記投壺篇文純音全
桑柔篇具贅卒荒集傳贅屬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
然與此贅同　按毛傳贅屬也釋文贅之芮反又
拙稅反疏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襄十六年公
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

又既之陰女反予來赫集傳陰覆也赫威怒之貌張
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按
釋文赫許白反鄭氏讀許嫁反此所引張子之說
即鄭氏許嫁反之意也
雲漢篇云如何里集傳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
聊賴之意也　按漢書是季布傳贊但憂與聊賴
意稍別蓋兩說也
韓奕篇汾王之甥集傳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

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按此全本鄭氏、疏云、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云云、

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集傳、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也、　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註以此二語爲逸詩、蓋以假溢二字之殊、故云然耳、但集傳据彼爲說、當先云假以溢我、左傳作何以恤我、然後曰何之爲假云云、方使人知其說之所自、恐此亦不能無闕誤、天作篇、彼徂矣岐、集傳作岨、前已詳言之矣、

雝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集傳、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按周禮春官大祝、辨九㨖、以享右祭祀、註云、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釋文、右音又、疏云、此九拜不專指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是周禮右字本讀爲侑、訓勸侑也、而集傳引之者、蓋朱子自解彼右字爲尊、而不用其註耳、至於右之訓尊者、我將時邁凡再見、皆未嘗有音也、

俗音訂誤

世俗誤讀字有名師碩儒至老而忽不知檢者、

周南關雎篇在河之洲、在昨宰反、

又悠哉悠哉、悠以周反音由

葛覃篇施于中谷、于雲俱反

又維葉萋萋、維以追反

又黃鳥于飛、鳥丁了反

又言告師氏、言魚軒反

卷耳篇采采卷耳、耳而止反

又維以不永懷、永于憬反

樛木篇福履成之、成時征反

螽斯篇宜爾子孫、爾兒氏反

又繩繩兮、繩食陵反

汝墳篇公侯干城、城時征反、

汝墳篇遵彼汝墳、遵將倫反

又魴魚赬尾、魚語居反

又父母孔邇、邇兒氏反

召南采蘋篇宗室牖下、牖音酉

甘棠篇勿翦勿伐、勿音物

行露篇誰謂雀無角、雀音爵

又誰謂鼠無牙、鼠賞呂反音暑 牙五加反

野有死麕篇野有死麕、野羊者反

又吉士誘之、誘音酉

邶風柏舟篇汎彼柏舟、汎敷劍反

燕燕篇泣涕如雨、涕音體

擊鼓篇踊躍用兵、踊余隴反音勇

旄丘篇靡所與同、靡莫彼反

簡兮篇執轡如組、轡悲位反音秘

泉水篇遂及伯姊、姊將似反

鄘風定之方中篇揆之以日、揆其癸反

衛風氓篇體無咎言、咎其九反

木瓜篇報之以瓊玖　瓊求營反
王風君子于役篇君子于役　役營隻反
鄭風子衿篇縱我不往　往羽枉反
野有蔓草篇野有蔓草　蔓音萬
又清揚婉兮　婉於阮反音苑
齊風雞鳴篇蒼蠅之聲　蠅餘繩反
又無庶予子憎　憎音增
著篇俟我于著乎而　而如之反

南山篇葛屨五兩　屨九具反音俱去聲
魏風伐檀篇坎坎伐輪兮　按輪音倫
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央　按宛於阮反
陳風防有鵲巢篇防有鵲巢　防音房
豳風鴟鴞篇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按予字本平聲故云叶
小雅出車篇卉（音諱）木萋止　卉許貴反
六月篇既多受祉　祉音恥

吉日篇悉率左右　悉息七反
斯干篇維熊維羆（音碑）　羆彼爲反
節南山篇降此大戾　戾音麗
又蹙蹙靡所騁（音逞）　騁逞並敕領反
正月篇又窘陰雨　窘求隕反
十月之交篇山冢崒崩　冢知勇反
巧言篇無拳無勇　勇余踵反
四月篇匪鶉匪鳶（音沿）　鳶與專反

小明篇政事愈蹙（音蹴）　蹙子六反
楚茨篇小大稽首　稽音啟
賓之初筵篇錫爾純嘏　嘏古雅反音假
大雅文王篇無聲無臭　臭尺救反
假樂篇率由羣匹　匹普滅反
生民篇上帝居歆　歆許金反
又不解（音懈）于位　解通作懈二字並佳賣反
抑篇慎爾出話　話户快反

桑柔篇具禍以燼、燼才刃反音藎

召旻篇我位孔貶、貶彼檢反

周頌載芟篇有椒其馨、馨呼庭反

商頌那篇執事有恪、恪苦各反

風雅遺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史榮撰榮自號雪汀道人鄞縣人其書據朱子孫鑑所作詩傳補遺後序定朱子集傳原本有音未備其音多後人所妄加因以集傳與音互相考証得其矛盾之處條分縷析以辨之一曰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二曰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三曰音與傳義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聲誤六曰韻誤七曰音誤八曰誤音爲叶九曰誤叶爲音十曰四聲誤讀十一曰泛云四聲之誤十二曰邶風注與某同之誤十三曰補音十四曰叶音闕誤十五曰叶音誌畧又附錄經文誤字經文疑義京本音切考異釋文叶韻紀原吳棫韻補考異集傳相沿之訛俗書相沿之訛集傳偶考俗音訂誤九門共二十四類其音與義背用舊義而無音異義而不別音三門辨論頗爲精確誤音誤叶補音及俗音訂誤四門亦多可取惟未有之音與四聲誤讀二門所言卽是音誤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聲及邶風音與某同二門則有意吹求未爲平

允又柴考今音頗詳而古音則茫無所解故叶音闕誤叶音誌畧二門所言往往大謬吳棫韻補見行於世柴自言未見其書摭諸書所引爲考異尤爲贅疣至於舊音舛謬之處動輒嫚罵一字之失至詆爲全無心肝亦殊乖著書之體蓋考証頗有所長而蕪雜亦所未免焉

詩深二十六卷首二卷

〔清〕許伯政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深二十六卷》提要

詩深自叙

千鈞重鼎力小則不能舉六籍微言識小則不能明非其讀書之儉也汎濫窺竊求聞求新而不能見大意故所識者小經旨盈策心目所到如塵迷如霧隔惡識其所以然哉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能見其大則綱舉目張詮釋固不能盡之是編成友人閱畢東于曰富辰稱文之昭十六國而燕不與燕世家謂與周同姓未詳何出惟皇甫士安以爲文王庶子故後儒多疑謚言之無據書中用此恐未可信答曰古史殘闕衆說兩岐則當考之於經經雖無明文註記而辭旨顯白亦可斷之以理自古貴戚之卿與異姓異貴戚中同父又與同姓異伊尹作保衡伊訓太甲諸篇稱湯以訓

曰商王曰先王曰俾輔于爾後嗣曰辟不辟忝厥祖曰今王嗣有令緒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皆異姓卿之辭氣也召公誥成王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知今我初服又曰我受天命其辭氣與周公之告孺子王如出一口周公語君奭曰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又曰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又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又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又曰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又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此于文武曰前人于

原缺第二葉

之一而好學則近智力行則近仁知恥則近勇三代以下指不多屈唯朱子實能致力于人一已伯人什已千之功其覩書有感詩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枉費推移困也中流自在困而通也如謂朱子未足當困學由漢唐及明誰克當之如謂朱子不由困學則將躋晦翁于湯武顏淵之列人雖斷斷言之卽吾亦在所不信矣且夫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本非以邀人之信而僕僕爲之也吾有所獲于吾心恆內反焉而不敢以自信也久之而內信于志焉又久之而宣之于口筆之于書焉信與不信存乎人豈吾所敢必哉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哉抑心所謂危故以告也凡吾所以爲是書亦如斯

而已昔孟子道性善外人皆稱其好辨不信之也豈惟外人及門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未必全心信之漢唐間信孟子者惟昌黎猶或與揚雄並稱至宋儒而後灼然尊信之噫我言之人信之其難必也孟子尚然而况于我輩故吾所以爲是書者形已之忠而匪以邀人之信也吾心之所獲在是卽吾言之所發在是設違吾之本心姑委蛇周旋以希人之信正恐未能欺人適以自欺耳此予與友人相往復者亦編中詮釋不盡之意也爰述之以寘諸編首

乾隆甲戌季秋朔巴陵許伯政敘

詩深首卷上

詩綱辨義十三則

樂歌曰詩。首見於虞書。今按詩言志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也。歌永言者。言不盡意。又嗟歎之。永歌之。舞蹈之也。聲依永者。歌之腔調。必文之以五聲。所謂情發於聲也。律和聲者。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大序之言。祖述虞書。乃詩教之第一義。葢樂爲心聲。而詩又爲樂源也。古樂莫盛於虞韶。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其意象與維淸之奏

象舞。武之奏大武相仿。疑卽奏韶舞之升歌。搏拊琴瑟以詠者。故紀於后夔言樂之後。九敘維歌。疑卽九成之閒歌。夔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言歌舞之間作也。孔氏書序。舜作九共九篇。疑卽九歌。如五子之歌。其一其二之類。緣壁經古文靡滅而遂亡之。九共猶曰九夏。或因太甲盤庚篇數。亦以爲有書九篇。殆非矣。大武六成。象四海之永淸。簫韶九成。象六府三事之允治。故禹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

舜皋之歌載虞書。五子之歌載夏書。皆詩也。而止名曰歌。頌之名。殆始於商。故商頌五篇。附載三百。又按虞歌之元首股肱。商頌之綴旒駿厖。雖屬賦體。比興之義已彰。唯別無所謂風雅。然則六詩

之教至周乃備。一曰風者。上之化下。如風以動之。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所謂風之自也。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者。心聲之感發。正言喻言。卽風而已具。譬諸易首乾卦。元亨利貞。猶之賦也。潛見飛躍。雜物撰德。猶之比興也。由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曰雅。雅者正也。所謂遠之近。莫敢不一於正也。由是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曰頌。所謂徵之顯。皆誠之不可揜者。通于神明。光于上下也。心之所之至此。則自新以新民新命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故曰。大哉關雎。天地之基也。

詩三百。孔子屢稱之。載在論語。今考毛詩篇數。笙奏有六。本無其詞。商頌五篇。另附於後。周代之詩。實三百篇。三百之得名。殆由於

此。孔子所稱。非必在刪定之後。況刪詩之說。漢以前。不見於經傳。史遷始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得三百五篇。孔氏書序。亦云刪詩爲三百篇。孔頴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遷言未可信也。竊嘗就所見聞參之。孔子蓋序詩而未嘗刪詩。何也。詩以言志。卽敷陳直言。而反覆詠歎。與書史記事不同。加之借物比興。寓意微婉。使無序文。發其綱要。千載之下。曷由考其人與世乎。若商頌十二亡七。無可復刪。周詩之正者。四始暨幽。共一百七篇。皆文武之政教所形。周公之制作所定。其用于邦國鄉人朝廟郊社軍賓。掌在太師。樂部攸分。傳誦已久。卽舊章也。設更有多於此者。孔子方幸爲未喪之文。曷爲

刪之。變雅變風之作。譏諷時事者。下以刺上。非樂章也。散見列邦者。國異政。家殊俗。其時天王守府。孰爲采之。諸侯放恣。孰爲貢之。不得領在樂官也。考之春秋。自魯僖之末以迄獲麟。一百五十餘年。唯株林澤陂。作于定王之世。而他無聞焉。所謂迹熄詩亡。非有而不錄也。循是求之。正詩止有此數。變詩本無成編。孔子生當周季。傷變者之亡而不作。思正者之久將失傳。於是歷聘之餘。就其見聞所得。凡三百餘篇。爲之序次。其義道基正始。故提全詩之綱於關雎。正之將變。又著廢缺之由於小雅。其間卽有逸而不錄者。不過如滄浪清濁之歌。倩盼素絢之吟。唐棣室遠之詠。章句寥寥。無國可附者耳。又如艾豭之歌。黔皙之詛。于思之謳。均作于宋。而

辭氣鄙倍。較之齊盧令。秦權輿。體格尤爲卑監。乃不採之。詩教之亡。卽此亦可徵焉。然既非舊有成編。亦不得謂之刪也。又如諸侯以貍首爲射節。射義記其文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其辭意。與冠禮之醮辭相似。故周公制作時。繫於禮。不入於詩。非孔子刪之。安有三千餘篇。而十去其九者哉。

史記又稱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說者遂謂詩既經夫子刪定。三百皆雅樂。又謂鄭聲淫。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聲音言之。非繫乎詩辭。又謂邶鄘衛之分。由所采與地。故音節不同。曾不思子謂武。盡美而未盡善。是武猶

不能悉合於韶況鄭衛之音比於慢安能求合于韶武先王之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皆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今謂孔子所弦歌者三百之詩也則鄭詩者鄭人自歌其土風不出乎國志詩與聲本一貫也何故發聲則淫而詩音則雅若枘與鑿乎五方之風氣因乎水土其發于聲音者固不能齊但邶鄘衛皆在殷畿千里之內今與鄭地並隸中州其風土相近也雅鄭不同部則貞淫相去甚懸也設邶鄘諸詩雖爲衛作音節尚異於衛何故鄭衛之音獨可合於韶武雅頌豈非迂僻不根之論乎今按詩之始教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故詩者中聲之所止語夫詩之至也自周道傷于幽厲而變雅作王綱弛于東遷而變風作侯氏僭

天子之禮樂而魯頌作則非復正始之中聲譬諸中晩之卑于初盛化治之變爲天崇皆氣化人事之消長蒸鬱于人心而有以使之然矣孔子錄而序之分類列于四始之後正欲誦歌之者觀夫治世之音如彼其安以樂衰世之音如此其怨以怒亡國之音如此其哀以思皆政之乖和爲之故斯民所以哀傷者由于懷舊而思先王之澤王澤終不下究則政散民流之區漸入于淫且蕩而詩亦因以亡焉必能鑒末俗遵先型俾詩之變者復乎正庶樂之淫者可還于雅斯則聖人序詩垂訓之志也如茅硜硜然堅指聖經不爲錄淫之具則將謂東遷之王聖如文武列國之君德如周召夫子取其詩歌雖桑中溱洧亦協中聲可施於禮義毋乃與於

導欲妖淫之甚而不自省也夫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于風何哉二南惟兔罝甘棠羔羊騶虞四篇不言婦女其餘二十一篇皆陰教所繫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風天下而正夫婦無僭竊之嫌也二雅言王政而政又有小大小雅之入樂有諸侯大夫得用者有不得用者大雅周頌乃天子廟朝之樂是以各有其所焉方周道之盛辨上下定民志名分截然莫不各止其所也及王綱解紐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然其始稍陵夷雖天討不加人猶識其非而風刺之漸積既久踵而益甚樂工肄習皆昧其本始於是湛露彤弓以燕甯俞文王之三以享穆叔雍以徹于三家之堂益雅頌

之失所至此極矣夫子聖人寧不心知其非而文獻不足則言之無徵歷聘既久所見聞于識大識小者皆確可引證然後自衛反魯毅然釐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云當是時樂工之賢者怳然見文武周公之舊制乃相與不安於僭竊而逃去是則正樂序詩各爲一事而說者每混而一之此鄭衛皆雅樂之說所以聚訟不已也朱子極辨桑中溱洧必非雅音而其解正樂但云殘闕者補之失次者序之又云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則其誤亦同於諸家竊謂聖人之修述六經一曰贊易一曰删書一曰序詩一曰定禮一曰正樂一曰作春秋其義庶各有當歟

序詩非註詩也。註詩如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之類是也。序詩、如葛覃后妃之本、卷耳后妃之志。凡繫篇名以制義而辭尚體要者是也、士生百世之後、取古詩而註之。豈不博考遐稽。澄思殫慮、期于至精且當。究之其詩作于何人。何時何事。臆度而非真知。則毫釐差而千里謬者多矣。序詩者。時與事人與世早已洞晰于胸、而非屑屑爲之分疏也。提其綱領、舉其樞要、以示學者、欲學詩而不由序。惟詁訓箋疏是務。辨之彌詳。違之益遠。猶求入室而閉之戶也。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蓋夫子慮後之不知詩、故序關雎以示之。斯言信得其實矣。但卽序之源流考之、夫子所序。奚止關雎。何也。漢興。詩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韓詩。是三家之詩。皆自爲傳訓。無所師承也。毛詩之傳。一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妙帛子。妙帛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以傳大毛公。兩說雖不同。其傳自子夏則同也。鄭箋云。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之各置於其篇端。孔疏云。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故不爲傳。據此。是詁訓傳作於大毛。而由子夏以來。

轉相傳授者。獨此序義耳。序義非子夏所能言。則衆義合編。皆孔子成之。而卜商親受業焉、其傳授之淵源遠矣。易彖傳。亦孔子所作。彖言乎象。故明卦象者。稱大象傳。爻言乎變。故明爻象者、稱小象傳。所謂卦有小大也。六詩基化于關雎、故統論余詩。以冠三百、若網之在綱。因名大序。衆篇之義。各指其所之。如樛木后妃逮下也、漢廣德廣所及也。其屬辭較之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文法相仿。因名小序。其初合爲一編、大小之序、有條不紊。及毛公分置篇首。轉似詩之命題。又似篇名之註詁。則序次之意既隱。大小之稱亦混矣。朱子云、案後漢書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于世。則序乃宏作。然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今案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出其家傳詩授王、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又史稱獻王修學好古。所得尚書、禮記、毛氏詩。左氏傳。孟子。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是古文舊書。小毛爲博士時。俱所親見。今序文中。附會左氏孟子諸書以立說者、大抵小毛採輯于前。宏又附益于後。隋史所志、洵爲明確。然其于篆各別。見義尤多粗陋。續貂之跡、瞭然莫掩。茲編既合古序于首卷。屛續序以還其舊、而解詩則仍置篇端、分古序續序以別之。並辨其義焉、古序亦間有殘闕、而大毛補之者、其說與雅頌分什之由。另具于北山。

詩之篇名多取篇首一二三字或一句爲之皆詩成之後作者所自名書稱周公居東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是足證也國語宋大夫正考甫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可見作詩必立篇名其來久矣所以然者詩之入樂其所不同唯篇各有名然後樂工肄習孰爲升歌孰爲間歌或搏拊以詠或笙鏞以間易於識別而不混觀燕禮之工歌笙奏間歌及歌鄉樂又足證也凡詩者志之所之感物而動達意而止故名篇在詩成之後非別有所取義漢高祖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道故舊爲笑樂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名大風歌項羽兵敗至垓下夜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因名垓下歌此皆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迄今誦之興亡異勢故一則安以樂一則怨以怒哀以思仁暴殊施故一則不嗜殺人遂一四海而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胸懷亦露一則武人爲于大君竟無以保妻子而喑啞叱咤千人自廢見人慈愛言語嘔喔之氣象亦傳良由其時近古猶彷彿三百之遺意後之爲詩者即景即事即物以命題乃搆思選辭而成之追琢彌工性情彌遠其詩亦有題名而無篇名矣續序每從篇名生義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政不知此詩首引天降饑饉以陳言其饑饉由于淫雨傷稼故名雨無正猶之寺人孟子曰巷伯天子之功曰常

武名義皆取諸篇中明明上天明明在下其始皆名明而誦者加小大以別之召旻韓奕小旻小宛小弁皆可類推箋疏之家橫生異義而後人又或效尤焉是求解經而適以蠹經也

四始之稱創見於大序解之者其說不一史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孔疏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是興廢之始成伯璵曰始者正始也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王安石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今按序稱關雎風之始故史遷推類言之序稱王政所由興廢故孔疏依傍言之序稱一風五雅六頌而雅又有小大故安石圖融言之然衷之於理遷說牽合而失之誣孔說剿襲而失之濁王說調停而失之游唯成氏之言明正切當獨得真詮蓋四詩之正者其始正也是謂四始及其久而皆變焉變乎其始者也是謂變風變雅不言變頌者魯獨有之父母之國故微之也細繹序之本文自當見之

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又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知其說者其唯孟子乎蓋孟子所云王者之迹即先王之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則其迹亦寖熄焉文武之化始于二南四方之風形于二雅成功盛德播以頌聲由是子孫臣庶相與遵循之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風雅之變者未由作也厲幽蹶
武周道大傷平桓以降日益衰微然而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當是時式救爾後必稱皇祖維今有舊必稱召公碩膚周道
則思西歸念彼周京則思郇伯唯前王之考躅猶留一綫于人心
故哀吟感歎庶幾旦暮見之風雅所以雖變而未亡也序次之以
附四始俾百世之下藉以考見得失可覩可興而國史所明之迹
無庸取材矣蓋孔子所取乎詩者吟詠性情皆心聲也非史策之
浮僞可及王迹者一代之人心所繼維也故懷其舊俗以形于言
迄夫道失民散風俗日趨于汚人心漸昧其舊剝極之迹譬諸梏
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是故苕華草黃有作則人亡國瘁無復凡

伯家父諸賢而雅因以亡桑中溱洧澤陂又作則性情流蕩誣上
行私恬然耽于禮義之坊而風因以亡閟頌又作則飾功蓋罪虛
美以媚生君矯舉以誣天祖而頌因以亡任其四海滔滔狂瀾莫
砥百王之軌轍將嗣是而不昭因之筆削國史以正人心以存王
道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明夫序詩修史事異功同孔子所爲繼
舜禹湯文武周之後以布衣延幾希之緒而孟子幸得私淑諸人
者賴有此也先儒每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今按黍離作于東
遷以後宗周已滅故繫王城較之周南雖盛衰迥異非王者之無
風也孰爲降之或曰王室既卑故詩人不爲雅而爲風然則雅之
亡否操縱于作詩者之手何褫夫鄭有詩卽稱其合中聲于雅頌

魯有頌並美其同盛德于商周也夫
每讀左氏季札觀樂之文無義蘊可尋而謬妄尤甚案季子來聘
在襄公二十九年孔子方八歲未正樂序詩也設如史遷古詩三
千餘篇之說則所刪二千七百篇皆周樂也其間豈無他國之風
安得由二南及檜以下悉合于毛詩此猶曰遷言未足信耳邶鄘
衛周樂既分三部魯工何以合歌且憂而不困乃聞歌知之而曰
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今按憂而不困舉似二君之德極不相
肖札未觀樂之先何從聞其如是而指爲衛風之證耶其三十九
篇內新臺牆茨桑中鶉奔倫理滅絕以致定中再造亦憂而不困
乎鄭曰細甚先亡旣影附於聲淫亂雅之意矣但旣爲周樂何故

雅鄭兼收其後孔子正樂奚爲不放之也凡人憂思則知戒懼歌
王曰思而不懼是困心衡慮而不作勢將死於安樂何美之有君
子審音知樂而歌之所憑者唯聲與詩本樂記言之敖辟喬志者
齊音也就三百考之荒淫無節鳥獸內亂者齊詩也歌齊曰泱泱
大風國未可量於聲詩兩無所據毋乃姑妄聽之姑妄言之乎能
夏則大歌秦似爲近之至於魏當閔公元年爲晉獻所滅其詩雖
存實亡國之音也今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揆其
意中以魏詩皆爲晉作晉方主盟中夏遂從表裏山河生義而爲
此說故唐本晉詩又從國名生義含唐叔受封而歎美陶唐氏與
續序如出一手也陳曰無主難久似專指株林若宛邱刺幽公當

厲王之世、衛門誘僖公。當宣王之世、逮觀樂時。傳世二百七十餘年。斷其無主雖久。將札言之不中乎。抑樂工未歌此數詩乎。序稱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言其經夫婦、成孝敬。乃道之造端。與肇基王迹之義迥別。今二南曰始基猶未、勤而不怨、衆𠌫南籥曰美哉猶有憾。是謬認始基爲肇基。惜其三分有二、未能身致太平。則與聲淫及商無與。而文王服事之志荒矣。鹿鳴之三、問歌之三、笙奏之六、載在儀禮。乃周德方盛之樂。工歌小雅、莫先乎此、何以稱周德之衰。設指刺幽者言之、類皆直陳得失、且有惡惡如巷伯者。何以稱怨而不言乎。豳詩迎寒暑。豳雅祈年。豳頌祭蜡。載在周禮。掌于籥章。歌豳必不越此。何以云周公之東。卽就居東言之。鴟鴞

救亂。狼跋美公。哀而不傷猶似之。與樂而不淫何涉乎。三頌事異世殊、斷難合歌、於歌頌而統稱盛德之所同。湯蔑猶有慙德。而魯僖之頌、不但同德于商。且比盛于文武、不已妄乎。況大雅曰、曲而有直體。卽曲而不屈也。未足以該文王之德。頌則曲直、遠邇、遲復、哀樂、用廣、施取、處行、對舉成文。外強中乾、湊合無味、又不知舞以節八音。行八風。此方論歌、未及于舞。而遽以五聲八風對言之。淺陋尤易見也。大武、則影附四海永清。曰周盛若此。大夏、則影附不矜不伐。曰勤而不德。韶舞。則影附盡美盡善。曰甚盛茂加、猶無大謬。但魯樂果備虞部、孔子魯人也、札得觀韶于魯、子反聞韶于齊。何也。大抵以國風皆周樂。以魯樂備六代。所見不出漢人。其謬爲

大言以欺世、求諸續序。則多比附、衷以古序。則極支離、殆由河間獻王所得舊書。有毛氏詩。左氏傳。詁訓之士、遂相與採拾增輯爲之說。又考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來朝、獻雅樂。所獻之樂、大約歌用四詩。舞稱六代、而總以周樂爲名、當曰獻之漢朝、必先有援據。好事者。因左氏帙繁事雜、竄入其說、以爲引用詩樂之證耳。今考左氏本文、敘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與語畢、又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聘于鄭、適衛、適晉、文理一綫、而其間歷敘與諸國卿大夫言者、繁簡有條。向背有法、兼入晏子之納邑免難。及宿戚聞鐘一大段、雜而益整、至賾而不可惡。起止亦復屹然。乃于禍必及子之下、橫空填入此文、由歌及舞、由風及雅頌、由

文武及湯禹舜。請觀起、請觀結。手筆庸瑣、義意空疎、盍與僞泰誓等耳。讀左說詩者。皆不可不辨也。

學詩之道有四。一曰作詩。發言必根于志之所之、是謂心聲。廣博物理。係于音律。是謂出納五言、虞書曰、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又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周禮曰。太師敎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六德爲本、以六律爲音。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皆作詩之教也。一曰誦詩。必反求而內省、愼修而篤行。不徒口耳之粗迹。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

奚以爲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經解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白圭愼言則南容三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則子路終身誦之皆誦詩之學也一曰說詩必心領神會發揮旁通論世以知其人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爲詩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皆說詩之方也一曰賦詩古人于詩不以多作顯才而以能賦發志必

熟悉義理乃精于節取曉諳音節乃善于謳歌用能即故生新切中事幾之會兼通彼已之懷故詩僅三百而朝聘燕饗軍旅之際其用不窮晉侯享魯公賦菁莪於是莊叔以公降拜而賦嘉樂鄭伯宴文公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於是鄭伯拜公答拜范宣子來聘賦摽有梅則季武子以歡以承命許之武子賦角弓又賦彤弓則宣子亦以敢不承命許之穆叔如晉賦圻父中行獻子曰偃知罪矣賦鴻雁之卒章范宣子曰丐敢使魯無鳩乎范宣子賦黍苗以享武子則再拜稽首而賦六月穆叔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叔向則曰肸敢不承命季武子賦常棣之七章以受享則宋人厚賄之賦魚麗之卒章以復命則公賦南山有臺以嘉之晉人賦嘉樂以享齊鄭於是國弱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而晉侯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又拜鄭君之不貳也他如七子賦詩趙孟稱爲數世之主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之禮六卿皆賦以餞韓起起因以知鄭其庶乎皆賦詩之事也

經解曰詩之失愚其故何哉聖人修述六經以持世教故時雖舍而天下文明焉夫唯至教淵廣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於是各循其性之所近以學之而受益無方入其國觀其爲人即可知其教之所得力是謂專經之學也詩之爲教信以發志而穆如清風故無疾言無遽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哀樂不過其則動靜不失其

常體之以治厥身心暢于日用鄙可寬薄可敦矜躁釋而辭氣和平谿刻消而哀益稱物以經夫婦雍肅刑于家庭以親族黨任恤式于閭里其爲人也庶乎溫柔敦厚矣雖然雖變如宜臼而曰我無令人則能慕而不能怨居時如有鰥而曰必告父母則知經而不知權誦北山者非深體夫我將教孝之心勢必至于臣父而非所以爲子詠常棣者不大明夫破斧滅親之義道固出于愛兄而非所以爲臣充斯類以行諸躬措諸家國天下常變雜投跋胡疐尾小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斯之謂也非愚而何然豈詩之愚人哉亦弗深者自失之而已矣若夫說詩者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小則洪泉之綠竹區爲二物大則執競之成

康判爲二王稱此以求而詩之失恐殆不可以更僕數也卽如嚴君平之學易厭亂而嚼然不汙遯世而確乎不拔律己必砥乎廉隅語人必依于忠孝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可不謂潔靜精微乎惜夫閉肆下簾唯講老子且欲著書以遮後世攻乎異端其敝也賊賊與愚爲害不同其失則一愚成斯編而號之曰深匪云能之姑以自勵夫願學之志云爾

夏殷之禮文獻無徵孔子猶難言之况焚坑以後六籍僅存而殘闕不少樂無經周禮無冬官儀禮尚書亡逸皆過半春秋則經全史缺雖有三傳而公穀之解經鮮事實左氏之紀事多浮誇折衷以符經旨自昔難之其間唯文周之繫辭孔子之十翼獨爲完書

次之則詩者古人之文與事三百具存也序者聖人之所取義鴻綱舉鉅目張非書序比也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據此則其年至九十唯口授遷錯由所得舊簡歲久壞爛而又別無寫簡耳孔壁古文出時人無能知科斗書者孔氏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原合堯典舜典爲一益稷皐陶謨爲一盤庚爲一顧命康王之誥爲一孔氏據序分之故云并序凡五十九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據此是序與書同出壁中矣雖然序果㦯自聖筆必于要義有所發揮今讀其辭不過節書中事略記其篇名本屬贅旒又九共九篇咸乂四篇太甲三篇之類意在詳其篇數而已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孔子要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由是論之此序乃藏書時慮其簡編歷久或蠹朽淩亂因序次篇名數目以備考及與經俱出孔氏念皆先人遺跡附經以傳俾後學知刪書尙有此數故書序唯稱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今其存者五十八亡者四十二而序不與焉及其承詔作傳乃言書序所由作則序非聖筆明矣若夫詩序二南大雅豳詩標旨趣者居多小雅周頌商頌明事類者獨晰變風變雅魯頌其書法或婉或直或平或峻或予或奪或頌或誨悉與春秋相表裏于今可考三百事義者獨賴此序

之存豈若茫茫墜緒文獻胥苦于無徵哉其他聲韻音釋字義物名地理制度官爵朱傳頗集百家之成玆編所見有與集傳異者則註之凡不註者皆從集傳唯逆志于文辭發其本旨雖多與集傳不符卽就詩以敷陳之不能悉爲之註也

或問朱子力駁詩序而後學說詩每不從集傳然則晦翁之學非歟曰吁是何言歟子朱子古篤學力行之君子也其質性似曾子嘗曰學者須剛毅果決悠悠終不濟事則其爲學亦由行入唯敏達不逮子貢故尤加意於格物致知益求擴充其所短也昔孔子自敘有曰四十而不惑孟子亦曰我四十不動心今讀晦翁所爲傳註或積疑數十年究無定解或兩義並存不敢

軒輊或晚年所見異于少壯而亦未肯追改前說卽此以窺其學力所到殆可與立而未優于不惑若其困而學之閱事體察則曾子以後所僅見者使獲遊孔子之門一貫之道庶可以與聞矣意孟子之生去聖世未遠又近聖人之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深慨夫見知者邈則聞知者久且益難況秦火以來遺經僅存諸子百家羣言殽亂如治絲而棼之雖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而欲於棼絲中擇焉皆精語焉皆詳中人以上其難之故孟子七篇所言猶間不慊于人心又何異夫集傳之未能無小疵也伯政童年學詩謹守集傳長而博考旁參一旦憬然如悟遂取古序及朱傳審辨其義積三十五年乃成玆編不忖陋妄庶幾愚夫千慮或少補明智之所未發其言是正朱子所深嘉如其非是必不能以欺天下後世又何敢與先儒爲難也雖然窮經者匪知之艱行之維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雖得必失流爲自欺之小人能不前望于朱子而惡然懸且恐歟乾隆十九年仲春望日巴陵許伯政識

詩深首卷下

古詩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此節首論序關雎本篇因明其在詩爲風之始入樂則用之廣而並釋風義以領全詩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節言詩發於志皆情之感動其形於嗟歎永歌舞蹈則樂之聲容已具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此節言詩之入樂其音有安樂怨怒哀思之不同由於政之感人心者或和或乖或民困其得失不同也故有以正之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此況於感人乎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節明先王之以詩教。必始于經夫婦。漸及于移風俗。故關雎爲風始。風又爲六義之首。其體已備乎賦比興。而雅頌則功化之極也。故道子曰。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此節明變風變雅之所由作。蓋上以風化下。風之正義也。而先王又使卿大夫至于士庶。皆得以風刺上。主文譎諫。其言婉而易入。故亦曰風。至于王道衰。廢失者。殊異者。紛然感于人心。而風變雅亦變矣。變雅亦由刺上而作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節明序詩存變風之故。較國史尤重也。蓋得則政和。失則政乖民困。國史祇明乎其往迹。而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因之吟咏性情以風其上。皆當時之人。達於前此所以得。今此所以失之事變。而懷其舊俗之美以形于言者也。故變風之哀傷發乎情。懷舊則止乎禮義。發乎情。可以見民之本性。止乎禮義。可以見先王之澤。維繫于人心而不釋。非國史可及也。大抵詩本性情。史則事迹而已。變雅作于東遷之前。變

風莫多于平桓之世。及莊釐惠襄而漸少。魯頌以後。無詩可錄。所謂迹熄詩亡。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節言因變以遡其始。則風者。一國之事。本于一人。由是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而小大攸分。美盛德之形容謂之頌。而成功可告。是謂四始。乃詩之至也。豈變者可幾哉。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節又明四始必始于二南。而歸本于先王之風教以結之。二云字。舊作公。今正之。說具周南。○此序統論全詩以爲綱領。故名大序。程子以爲孔子所作。洵足破序題于國史之謬說。諸家尚多誤解。故釋其義略如右。餘皆小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汝墳。道化行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

江有汜。美媵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擊鼓。怨州吁也。

凱風。美孝子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北風。刺虐也。

靜女。刺時也。

新臺。刺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桑中。刺奔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蝃蝀。止奔也。

相鼠。刺無禮也。

干旄。美好善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刺莊公也。

碩人。閔莊姜也。

氓。刺時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芄蘭。刺惠公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

有狐。刺時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

兎爰。閔周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

鄭

緇衣。美武公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清人。刺文公也。
羔裘。刺朝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
蘀兮。刺忽也。
狡童。刺忽也。
褰裳。思見正也。
丰。刺亂也。

東門之墠。刺亂也。
風雨。思君子也。
子衿。刺學廢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溱洧。刺亂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
還。刺荒也。

著。刺時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南山。刺襄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刺荒也。
敝笱。刺文姜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

魏

葛屨。刺褊也。
汾沮洳。刺儉也。
園有桃。刺時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
伐檀。刺貪也。
碩鼠。刺重斂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綢繆。刺晉亂也。
杕杜。刺時也。
羔裘。刺時也。
鴇羽。刺時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
采苓。刺晉獻公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
駟驖。美襄公也。
小戎。美襄公也。
蒹葭。刺襄公也。
終南。戒襄公也。
黃鳥。哀三良也。
晨風。刺康公也。
無衣。刺用兵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

權輿。刺康公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
衡門。誘僖公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
墓門。刺陳佗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月出。刺好色也。
株林。刺靈公也。
澤陂。刺時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
匪風。思周道也。

曹

蜉蝣。刺奢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

鳲鳩刺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
破斧美周公也。
伐柯美周公也。
九罭美周公也。
狼跋美周公也。

小雅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常棣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下報上也。
采薇遣戍役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

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形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以上正小雅序。兼明王政之廢者。正雅所由變也。興廢相倚。其泰之九三乎。以氣化言。則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人事言。則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觀其辭之煩而不厭。開示之意。至爲深切而著明。其文尤似繫辭。當合大序參觀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鴻雁。美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以上宣王之世。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巷伯。刺幽王也。

谷風。刺幽王也。

蓼莪。刺幽王也。

大東。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北山。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　補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　補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以上幽王之世。北山以下。古序殘缺。毛公補之。說見北山。

楚茨。　補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　補序。刺幽王也。
甫田。　補序。刺幽王也。
大田。　補序。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　補序。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　補序。刺幽王也。
桑扈。　補序。刺幽王也。
鴛鴦。　補序。刺幽王也。
頍弁。　補序。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以上亦正小雅。

青蠅。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魚藻。　補序。刺幽王也。
采菽。　補序。刺幽王也。
角弓。　補序。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　補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采綠。　補序。刺怨曠也。

以上作于厲宣幽平之世

黍苗。　補序。刺幽王也。
隰桑。　補序。刺幽王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緜蠻。　補序。微臣刺亂也。
瓠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何草不黃。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以上作于宣幽平之世。自北山以下至此。唯鼓鍾。賓筵。菀柳。白華。苕之華。五序得之。餘序與詩意刺謬。而書法尤淺妄。如

無將大車。則附會篇名曰悔將小人。小明。則主自詒伊戚曰悔仕亂世。頍弁。則因兄弟甥舅而屬之諸公。角弓。則因兄弟無遠而屬之父兄。見都人士狐裘黃帶之文。遂曰刺衣服無常。見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語。遂曰刺怨曠。舊讀毛傳云緜蠻。小鳥貌。鳥止于阿。人止于仁。此正微臣刺亂之說所從生也。巳于各篇辨正其義。此姑摘其大畧云。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
生民。尊祖也。
行葦。忠厚也。
旣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以上正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以上變大雅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命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太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
酌。告成大武也。
桓。講武類禡也。

賚。大封於廟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魯頌

駉。頌僖公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
烈祖。祀中宗也。

玄鳥。祀高宗也。
長發。大禘也。
殷武。祀高宗也。

以上乃毛公之前。衆義合編之舊也。今編周南第一卷。召南第二卷。邶第三卷。鄘第四卷。衛第五卷。王第六卷。鄭第七卷。齊第八卷。魏第九卷。唐第十卷。秦第十一卷。陳第十二卷。檜第十三卷。曹第十四卷。豳第十五卷。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第十六卷。六月至無羊。第十七卷。節南山至鼓鐘。第十八卷。楚茨至車舝。第十九卷。青蠅至采綠。第二十卷。黍苗至何草不黃。第二十一卷。大雅文王至卷阿。第二十二卷。民勞至召

受第二十三卷周頌第二十四卷魯頌第二十五卷商頌第二十六卷悉遵古序定之而以統論詩綱及合編古序分上下二卷另列於編首共二十八卷

詩深卷之一

國風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辨義古者天子之邦畿諸侯之封域俱曰國中國之有風序所謂風教由上而被於下自邇而行於遠如風以動之也九州之大燥濕殊方川谷異制惟聖人愼厥身修型家以教國而漸於天下則王者既興列侯率服德教明於上風俗同於下一時之形諸吟詠者無邪慝之志而有和平之音若二南之為正風是已夫詩樂章也盛世禮樂自天子出風雖貢於列國諸侯不敢被之管絃以為樂也及王道缺微德澤衰竭諸侯自擅禮慝樂淫怨怒哀思之音在在有作而各以國著削邶鄘以下之變風是已孔子生當周季傷道不行以天之未喪斯文為己任六籍皆所手定故於正樂必憲章四始而序詩則兼收變風俾學者觀其變遡其始斯所以正得失者不待他求而得之是故周南

盛王之風。黍離諸篇。衰王之風也。召南。盛世之侯風。邶鄘及檜曹。衰世之侯風也。豳詩一篇。陳先公之民俗。亦風也。而無所附麗。爰合周公之詩。另次於後。說詩者乃云合之凡十五國。毋亦語焉而不詳歟。

周南

鄭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

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號。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

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與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辨義周地名古公遷岐始居之遂基王迹而其後嗣因以爲王天下之國號故作皇矣篇以美之其詞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本太王荒之而言也迄於文王既受帝祉則曰依其在京又曰萬邦之方蓋濯濯然四方攸同之規模矣是以周公相武王克殷歸豐追王文考爲受命作周之祖作象箾以象其武功歌維清以奏之又作南籥以昭其文德乃次文奴時關雎葛覃卷耳諸詩爲樂歌兼取其時風化所及民俗之詩附於其部而命之曰周南所以著其爲一代王者之風也然後因周及召以繫諸侯之風並列爲鄉樂蓋斯二者正始之道宮闈之所弦誦故稱房中之樂而推之以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獨名鄉樂者風化之行始於六鄉也召者周地內之别名召統於周諸侯統於天子程子謂如乾統坤是也其詩若鵲巢采蘋所詠者諸侯大夫之事甘棠美召伯何彼襛矣美王姬皆作於既有天下以後不當文王之世然風敎實始於文德故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云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云其義本不繫二公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誤耳如謂侯風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周公非王者也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命其肯攘先王之德教爲己功乎太姒文之妃也二公文之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尚執妻道無成之義以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與一代之嘉樂乃舍君父之主名繫以臣子而莫之非焉誤尤甚矣吾聞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分陝在大封之後故周召以三公兼二伯之職若大統未集冢宰之稱文止曰公侯彼二公者猶然麟趾之公子不得稱公也曷由而爲方伯哉南言化自北而南匪惟德之漸被爲然也天心開治地氣應之王者作樂崇德以鳴天地之豫奮於南不倚於北洋洋乎斯和平之感人也夫

關雎

古序后妃之德也

續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集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此詩孔子曰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葢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辨義續序以思賢爲說似見其意但分論語之哀樂淫傷各爲一義謬矣天子之匹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又正嫡曰王后嬪御之貴次於后者曰妃古序統稱后妃猶曰王者之配葢此詩首稱淑女爲君子之良匹卽德音來括之意其下極言君子求匹之誠及交愛之志則是寡妻之刑始于此而儀刑萬邦之氣象具焉所以爲后妃之德也集傳引匡衡之說最爲得之在易屯之初九利建侯者天造草昧而震爲長子以貴下賤君德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文王所以撫方夏也蒙之九二納婦吉者剛柔始接而坎德剛中以智帥人夫道卽師道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關雎所以基王化也修己以敬者必敬其妻子也有道乃以安人而極於安百姓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大抵古人新昏用吾皆有詩以言己志其亦教婦初來之意與此由歌者代致其辭故稱君子說具桃夭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友之猶言如鼓瑟琴友者大琴配大瑟中琴配小瑟也鐘鼓樂之卽鼓鐘聲聞之意○周文王爲世子娶莘女姒氏以爲配此其用吾之詩也言關關和鳴之雎鳩相耦在河之洲今窈窕淑女庶乎君子之好匹也以君子之求匹言之參差荇菜則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則寤寐求之當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其誠切如此今旣得之參差荇菜則左右采之以擇其精矣窈窕淑女則如堂上之琴瑟同聲友之以和於內矣參差荇菜又左右芼之以薦其馨矣窈窕淑女又如堂以下鐘鼓樂之肅雍和鳴而聲聞及遠矣

關雎三章○擇臣擇配求賢之義莫大焉君下士男下女其義一也故寤寐以求淑女與夢賚良弼均此恭默之思非滋感於情欲故曰窈冥昏默德之所藏道之所行明其不疚於人之所不見也自人性弗明至以食色爲仁內則混人欲爲天理喜樂

怒哀發不中節而位育之本撥矣先儒每謂哀止於輾轉反側故不傷樂止於琴瑟鐘鼓故不淫如其哭泣焉斯傷矣沉湎焉斯淫矣竊謂雅鄭之分根於性情撫桐者音發於指而人知其志擊磬者聲傳於戸而人見其心少有淫心斯偶形諸拊擊者皆淫聲矣奚待於沉湎況澤陂之輾轉伏枕亦此寤寐之悠悠而或悅德或悅色譬諸均此渴懷一求妙茶一思鴆酒故哀而不傷者唯此耳蓋哀樂之發固自有節而必以未發之中爲本使大本不立徒節於其流而不爲已甚其得謂之和乎故不淫不傷唯盡性之至誠能之關雎所以爲天地之基也朱子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

傷此幾微之理毫釐之辨其論最爲明切但集傳又云宮中之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求之不得則憂思不能自已幸而得之則喜樂又不能自已因謂孔子之說以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細思此詩卽作于宮人亦所以形容文王性情之正若其哀其樂含文德而歸本詩人則於正始之義爲隔越矣

葛覃

古序后妃之本也

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集傳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辨義續序以在父母家爲后妃之本誤矣記曰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按武之繼立十有三年而伐紂既克商又七年而崩通計之文考蓋年二十四五而生武王武尚有同母兄伯邑考則親迎于渭始當既冠之後者稱文王受命惟中身是太姒來嬪逮事王季幾三十載其逮事太任可知也大明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又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如以初載爲始生之年則姒與文齊尚卽不然其少長當不甚相懸而此云歸寧父母且有師氏其不在中身受命以後可見矣然則此詩之作后妃方爲世子之婦婦功莫重於蠶績而葛成於盛夏蠶功已登於前績事猶待於後其間女工少暇故因此以告歸婦事舅姑衣垢

和灰請澣今澣者歸寧恐曠婦職故以薄汙薄澣爲請而衣之澣否仍不敢自專其婉娩恭順之誠合文王世子觀之則所謂后妃之本蓋曰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使僅因葛成而賦其末章不幾於贅附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黃鳥飛鳴懿筐求桑之時也言告陳此詩以告也我私我衣我其所尊也○太姒因葛成而陳此詩以告歸寧言春日載陽之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猶未可采也但見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聞其鳴之喈喈。於時蠶務方興。其敢言及已私乎。及乎盛夏。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其材成矣。是刈之。是濩之。或爲絺。或爲綌。皆服其爲之之勞。無敢厭斁。則葛事成而女工稍暇矣。是用作詩。言告師氏。使之言告言歸。如其許我。則請薄汚我私。薄澣我衣。並請其害澣害否之命而遵行之。於是歸寧父母焉。

葛覃三章。○嬰香稍者。不識秧針之狀。曳輕紈者。未詳浴繭之形。太姒大邦之子也。賦葛。必言其蔓生於何地。詠葉。必紀其盛密於何時。於以見造化之所生成。方其芊茸於莽墟幽谷。已具黼黻衣裳之用。而貨不可棄於地矣。黃鳥。卽倉庚。飛而集。集而

鳴。正見其趨時應節。而蠶事之不可緩也。夫尾接毛毨。堯典以之覘候。瓜生苦秀。月令以之記時。古人精察乎此。則天地之氣化。人事之節宣。灼然在目。確然於胸。而裁成輔相之道出焉。卽其時田夫野女。卜草占雲。可識陰陽之故。所以然者。先王剏九州。建萬國。大者百里。小者不能五十里。其間鄉邑都鄙。星羅碁佈。而授田者。五畝之宅。半在城邑。苟非交易之廛。隙壖必樹桑麻。卽凡在市之物。皆日用恒需。中於法式。無淫巧以蕩心。其民所講者。樹藝種植之務。而景物皆所躬親。所服者。飲射讀法之訓。而禮樂皆所目覩。東作于田。秋成入邑。旣非判然鄉市。而軍政寓農。無兵民之異籍。若夫王后尚有公桑。則夫人。內子。命婦。士妻。蠶績可知。所以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耕桑衣食。洞悉其源流。地紀天時。周知其消息也。自秦漢以下。一邑之大。或數百里。遠鄉者不覩城市。近市者不識田蠶。而官府制度。風土景物。又無論焉。則鄉邦懸隔矣。氣機流布。時物之情狀。日滿於目而無由察。則天人阻絕矣。

卷耳

古序。后妃之志也。

續序。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集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此亦后妃所自作。

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辨義。此懷人之詩。經文甚明。但朝會征伐。非處憂患。太姒卽思念。何至於永傷吁嗟。故謂是詩因拘幽而作。尤得其旨。託言采卷耳者。聚斂疏材。臣妾之職。獲罪於君。因託於職之至卑賤者以見志。不盈頃筐。諫言未有功也。寘彼周行。冀得復還供職也。疲馬當險道。以喻君方阻諫。力欲效而不能。永懷永傷。卽就旅愁言之。以比其有憂患也。凡此比意。亦若進言曰芻蕘。宣勞曰犬馬云爾。左氏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又解之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可見此詩

本以周行比職位。故左氏論官人之並而借引之。以明人君之於賢才。常以嗟我懷人。寘彼職位爲志。則能官人。又恐人未曉其借引之意。故推廣而言。上自王公。下及采衛大夫。各居其列。皆詩之所謂周行也。續序遂影附之以爲求賢審官。曷思斯干考室。所以似續妣祖。其生女之祝辭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正文姒之家法也。於其子孫弗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宗周之所以亡也。況求賢審官。君相之先務。綱紀四方。莫大于此。在文王之聖。固不謀及婦人。而淑德若太姒。又烏肯干預外事。至於朝夕思念。爲此出位之謀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寘。位置也。周行。卷耳所生也。○太姒懷文王之蒙難而作是詩。言其方勤所職。未竟所事。如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而去之。嗟我懷人。願仍寘彼周行以供職也。今則譬諸旅人。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力難前進矣。願我人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乎道阻耳。又如陟彼高岡。我馬玄黃。險益亟。力益憊矣。願我人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乎羈旅耳。又如陟彼砠矣。我馬瘏矣。而我僕亦痡。則左右無人矣。我之懷思。云何之吁嗟矣。

卷耳四章 ○羑里之囚。非率蒙難。文母此詩。陳供職之勤勞。而極於卑巽。當大難之猝投。而安於順受。既深契乎止敬之素懷矣。冀其酌酒。念其永傷者。必有坦蕩自得之胸。乃足以處困。必有戒懼不息之誠。乃足以出險。文明柔順。如見其心。所以爲后妃之志也。然則葛覃可以教孝。卷耳可以教儆。是以被之管絃。由房中以達於鄉國。俾子孫臣庶。咸知所觀法焉。使徒闔人念遠。幽思之極。結爲幻想。李唐詩人往往有之。豈所語於周南歟。

樛木

古序。后妃逮下也。

續序。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集傳。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辨義。嫡之於妾。譬諸相臣之於人才。果其吐握以勞賢。則無嫉妒。不足以稱之。如第無嫉妒之心。而未嘗孜孜汲引。是悅賢不能舉。惡足謂之逮下哉。故逮下與惠及下。其氣象有安勉廣狹之不同。於此辨之。續序之淺可見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君子。文王也。履。躡隨也。將。扶也。○太姒逮下而衆妾歌之。言其垂意以宮人寵。如南山有樛木。葛藟得以纍之。故承事君者。咸

願樂只君子諸福隨所至以綏之餘倣此

樛木三章 ○ 太姒逮下而妾媵歸心其維繫比於葛藟宛有濟濟辟王左右趣之之風妻道無成故逮下之福歸美文王讀詩者觀關雎之寤寐求匹及所云友之樂之者則王假有家之道著矣序於家國諸篇詳列后妃所以著其正家而天下定又見其勞於求賢逸於任人爲內治之最盛豈謂徒擁虛器而爲寄生之君歟

螽斯

古序后妃子孫衆多也

續序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集傳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

辨義集傳不妒忌三字易爲逮下於義益精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宜即宜男之宜蟄猶蟄蟲之蟄 ○ 此宮中生子之祝辭也言螽斯羽止則詵詵而和集兮故能宜爾子孫已生者振振而仁厚兮螽斯羽作則薨薨而羣飛兮故能宜爾子孫方生者繩繩而相紹兮螽斯羽伏則揖揖而會聚兮故能宜爾子孫未生者蟄

蟄然鍾和毓秀而未有艾兮

螽斯三章

桃夭

古序后妃之所致也

續序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集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辨義凡男女昏姻必待父命媒言謂之以正各及其嫁娶之年謂之以時不但仲春而已然序書后妃之所致者亦非專指此言之也蓋此詩乃民間初昏之夕祝願之辭而其所祝願者夫妻好合子姓蕃衍門內雍睦是能志於正而不誨以淫非關雎正始於上有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何以致此於國人哉大抵二南有關雎桃夭鵲巢何彼襛矣小雅有車舝齊有東方之日唐有綢繆皆新昏之詩嘗考士昏禮自婦至揖入以至用卺禮儀最盛爲時最久夫婦始接不宜默然無詞以交其志則合卺之際必有詩歌故車舝云式飲式食式歌且舞亦若後世致語之類耳其詞多出於主人壻婦者所謂式燕且譽以男下女倡隨之義也惟正則主於德故詞旨莊和變則主於色故情意狎暱蓋貞淫根於敎術而家國天下之否泰伏焉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娶婦以助夫廣嗣爲本事上接下睦族和鄰又女行之枝葉○此民俗新昏者合巹所歌也言其男女及時如桃之夭夭而方少灼灼其華而初開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室家而交相愛矣由是以蕃嗣續如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家室而允有終矣由是以修婦職如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家人而庭無間言矣

桃夭三章○後世新昏致語託於擯相樂工之口修詞必以詭爲工雖士大夫之家亦然其間汚風陋俗尤有不可殫述者既非所以敬大昏尤非所以正始蓋習而不察也由來久矣

兎罝

古序后妃之化也

續序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集傳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

辨義此詩謂文之羅賢如罝網說者乃以罝兎爲武夫所事誤已蓋文王之求賢未得而思既得而樂內則淑女爲好逑外則武夫亦爲好仇而國人皆相與詠歌之由德敎之風動故序以爲后妃之化也春秋傳嘉耦曰妃言男女及時若詩稱文王嘉止是也怨耦曰仇言過以相與若孟子稱怨女是也曰妃曰仇皆匹耦之義但有及時過時之辨耳晉穆侯命太子曰仇有過時之兆弟曰成師則得衆之兆故師服以爲兆亂曰兄其替乎鄭氏誤以仇爲怨仇於關雎則云淑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於此詩又云武夫能爲公侯和好敵國之侵伐蓋記問之學膠執成說其害義每如此故特辨之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周民相勸於文王求賢之廣用賢之專而詠歌之言其網羅賢才如肅肅兎罝椓之丁丁以張之故得此赳赳武夫公侯任之若干城也且賢路廣闢如肅肅兎罝施于中逵故得此赳赳武夫公侯親之若好仇也且蒐羅不遺幽隱如肅肅兎罝施于中林故得此赳赳武夫公侯信之若腹心也

兎罝三章○求賢比於兎罝言羅而致之者搜巖剔穴無遺逸之士也官人比於棫樸言采而聚之者百司庶職皆譽髦之選也然官人本於作人則長養而成就之者可知矣至於寤寐求賢其干城以任之腹心以信之皆以好仇之念爲本蓋深嗜篤好於武夫尚然况德賢之大者乎

芣苢

古序后妃之美也

續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集傳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書稱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謂毋敢淫心舍力也況婦女歟是以女子無故不出中庭送迎不出門卽田間之婦采蘩求桑儘彼南畝無非事者漢有游女最非善俗惟被化而革心漢廣所以詠也若婦人乘時無事招邀儔侶翱翔原野采物賦詩以相樂惡足稱俗之美而爲化行之所致哉按芣苢治難產或謂宜懷姙或謂令人有子故婦人采此以爲佩如佩萱草以宜男皆古俗也然則螽斯作而芣苢應之豈非后妃之美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采采取也凡取物足用曰有衣自交領以下當右而在旁者謂之衽執衽謂之袺扱於帶謂之襭若以衣貯物則不得偏執其右衽以扱於帶間矣〔婦人非無子者述其采芣苢爲佩之事以成此詩言采采芣苢始而薄言采之繼而薄言有之既有則薄言掇之既掇則薄言捋之由是薄言袺之爲佩而執衽以繫之也由是薄言襭之扱所佩於帶間以斂束之也

芣苢三章

漢廣

古序德廣所及也

續序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集傳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詠歎之也

辨義德卽首篇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至此則德化寖廣其所及如集傳言化之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變其俗卽此序之註疏但傳以端莊靜一稱遊女因喬木生義今按喬高也其小枝皆上繚故曰上竦凡木未有無枝者集傳兼言無枝以見其不可休息誤已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有游女汎言其習俗之子于歸猶曰女子有行錯薪言刈卽

匪斧不克之意。○德化及於江漢之間。故其民皆男女之以正而作此詩。言南山有喬木。行者不可枉道以休息。漢上有游女。見者不可越禮以求思。蓋禮防難踰。如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豈可自取沉溺之患哉。彼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取之以其具也。凡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迎之以其禮也。若非禮相求。則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可弗戒歟。餘倣此。

漢廣三章

汝墳

古序。道化行也。

續序。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集傳。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

辨義。道言也。前篇爲德廣所及。讀此詩所言。則德化流行。將洽於天下。蓋汝水切近紂都。而詩稱文王曰父母孔邇。是爲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文王率有二之民以事殷。故婦人閔其君子行役之勞。而詠此以慰之。言往歲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其時未見君子。思念之深。惄如調飢。此日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幸而既見君子。庶乎不我遐棄耳。惟是容顏憔悴。非去時之丰采。如魴魚本白而赬其尾。可見王室之役。酷烈如燬也。雖則如燬。而父母之撫綏既孔邇矣。

汝墳三章

麟之趾

古序。關雎之應也。

續序。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集傳。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

辨義。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不善之積。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其餘殃於家國者極矣。善之積而子孫賢聖。有王者之瑞。其餘慶於家以施及天下者又極矣。自古夫婦之遇。莫盛於文姒。而其所以盛者無他焉。言有物。行有恆。謹幾於獨知之地。造端於居室之近而已。聖人次諸周南之終。而曰關雎之應。開示之意。深切而著明。讀者奈何以訓詁求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周人詠歎其君之子孫宗族莫不仁厚爲邦家之瑞也言麟之趾行不妄踐也今振振公子之由仁以行于嗟麟兮麟之定動不妄抵也今振振公姓之順理以動于嗟麟兮麟之角武而不鬬也今振振公族有德威而無暴猛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

周南十一篇〇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而關雎一篇又正始之始基化之基也仰則天俯則地由順正以行其義而位育之本立矣於是以御於家葛覃卷耳而刑于之德著樛木螽斯而多男之慶彰於是以被於國與天下桃夭兔罝芣苢所以顯西土漢廣汝墳所以光四方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而序因以爲關雎之應也其諸篇中家人稱之曰君子國人稱之曰公侯天下歸心稱之曰父母皆主文王而序獨詳列后妃者所以深著關雎之爲本也是故家之詩五國之詩三天下之詩二風行自上故內詳而外畧化行自近又邇詳而遠畧也且周南爲王者之風由其子孫制禮作樂追王文王而繫之而汝墳者知王室之王爲紂而麟趾者知公子之公爲文則以服事殷之至德昭矣惡有大統未集而九年稱王之陋說歟

詩深卷之二

召南

鵲巢

古序夫人之德也

續序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集傳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

辨義女子有德卽諸侯正心修齊之效遡其被化所由皆先王之所以敎若取文王后妃而分屬之文脉雖密而於事情則迂闊矣月令季冬鵲始巢鄭箋云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此正積累以致爵位之說所從生也集傳本之而有專靜純一之解也然以鵲喻諸侯鳩喻夫人殆非詩之本旨嘗考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以鵲之有巢比之夫人之嫁也以娣姪從故以鳩居比之葢先王制禮凡爲妾媵者其事君也進御而不敢當夕其有子也年長且賢而不敢並嫡子其生不得主祭而承祭其死不得入廟而祔姑是家實夫人之有而娣姪若寄寓然惟夫人之德逮以恩禮則祁祁盈門者將如鳩之安然樂育於鵲巢矣此詩詞雖稱美而規勉寓焉正始之道國君之所以敎也上承樛

木下啟小星其在斯乎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國君用昏於夫人而歌此詩言夫人有家而娣姪從之如維鵲
有巢維鳩亦來居之故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由是妾媵各分其
職如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故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由是事君必
備其數如維鵲有巢維鳩盈之故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本房中
之樂而燕飲合樂又通用於鄉國者風天下而正夫婦所以廣

敎化也至用於合昏惟天子得歌關雎鵲巢之作必有由始大
抵諸侯之合昏者皆可用歟
采蘩
古序夫人不失職也
續序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樂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
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夫人之職莫大於奉祭此詩宮閫之所弦誦以警忽忘所
以爲房中之樂也使人誦之故稱其君曰公侯按籩豆之實五
齏七菹蘩殆豆實之一歟但籩人掌籩實豆人掌豆實則采蘩
亦必甸師供之如供蕭茅及野果蓏之類惟先事傳其戒命俾
之恪慎豫備斯爲通論舊說謂夫人躬臨沼澗親采明敬竊恐
先王制禮未必若是縟瑣而不達於大體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夫人敘其職之所有事以爲此詩言于以采蘩則于沼于沚矣
于以用之乃公侯之事受福恒於斯也于以采蘩則于澗之中
矣于以用之乃公侯之宮神享恒於斯也是故副褘以薦之被
之僮僮夙夜在公執事必有恪也廢徹以終之被之祁祁薄言

旋歸去事必有儀也
采蘩三章○諸家釋此詩者或主親蠶或主祭祀至解及於被
則兩說俱窮於無據以爲祭祀則夫人宜服副以爲親蠶則告
桑服編受繭服副均不用髲鬄於是主祭祀者以夙爲朝祼饋
獻夜爲先夕視濯而謂詩文不言正祭主親蠶者又或移而屬
之三宮夫人及世婦之首服曾不察其爲鄭箋所誤而未之詳
考也毛氏曰被首飾也謂被乃首飾之通稱耳鄭箋遂以爲髲
鬄而引少牢爲證今考少牢之文本爲被錫鄭謂宜讀髲鬄非
別有根據也但鄭於內司服辨外命婦之服曰其夫卿大夫則
命婦服展衣又於追師辨外命婦之首服曰展衣者服編若然

則少牢之主婦大夫妻也宜命服以承祭奈何首服髮髢而所謂衣侈袂者乃祿衣乎竊謂少牢云主婦被者首飾也錫衣侈袂者身服也錫衣猶曰命服惟侈其袂以別於君夫人之展猶之君與大夫均服羔裘而大夫必豹褎以爲差別鄭不審主婦被爲句并錫而讀之改爲髲髢既誤矣又引以証此被之爲髲髢則兩誤矣葢少牢之主婦服編而稱被此詩之夫人服副而稱被可知被爲首飾之通稱毛傳非誤而鄭之不詳句讀改易經文以伸己說其疑誤後人甚矣

草蟲

古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辨義毛傳釋首章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釋我心傷悲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鄭箋遂指爲大夫妻當出嫁之時自言其情事不知此篇乃女子許嫁其母命之本制心而言故曰能以禮自防下篇敘之四德成其婦順以制行言之故曰能循法度有禮有法閑家之則備矣覯遇也卽覯爾新昏之覯若閨人獨居思遠既見則降而又拳拳於既遇其情不已蕩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阜螽同類而異種有男女別姓之象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有男下女待禮而行之象既見婚禮成也既覯遇主得人也○此大夫妻戒女之詩葢女許嫁而母命之也言偶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猶相從之合禮念爾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得主有常我心則降耳今則陟彼南山

言采其蕨之時于歸伊邇矣猶以爾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偕隨有道我心則悅耳陟彼南山言采其薇父母將遠矣正以爾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詒罹可免我心則夷耳

草蟲三章○每見後世閨怨詩多繫春秋與此詩之感時物無異然禮防既潰徇私若靜女先逃若山有扶蘇則風之變而益下發乎情不止乎禮矣噫關雎遇以聖事崇遇以仁既覯之時義大矣哉自求匹者不志於得賢交愛者匪誠於悅德故柏舟之仁不遇於上谷風之勤見棄於下是猶尼山以彼婦出走而子輿之仁義廢於迂闊也葢貞良沮氣自綱之不正始然後幾

謟面諛之人至。而淫辟之罪多矣。

采蘋

古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續序。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毛鄭皆以此詩爲教成之祭。今按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序書大夫妻能循法度。其旨甚明。集傳沿續序而誤耳。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季女。所教之女也。○大夫妻將畢教成之祭。而先叙其法度以教之。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分地以備其物也。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分器以別其品也。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分調以正其味也。于以奠之。則在宗室牖下。告教成于先祖也。而此祭誰其尸之。維爾有齊季女。婦順于是乎成也。

采蘋三章

甘棠

古序。美召伯也。

續序。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集傳。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辨義。召南諸詩。皆不得主文王之世。化行南國爲解。說已見前。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曰蔽芾。其護惜於平日久矣。黄耇又指之以丁寧其後生曰。此蔽芾甘棠。愼勿翦之。愼勿伐之。乃召伯所茇也。餘倣此。

甘棠三章

行露

古序。召伯聽訟也。

續序。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集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

辨義。室家不足。亦不女從。訟所由興也。與今律文所載。期約未至。男家强娶者正同。卽此已乖正始之道。又因不從而訟之。其不自克甚矣。此詩女之訴詞。殆召伯既聽其訟。遂以達於王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春露旣濡也。請期以旦。親迎用昏。所謂夙夜也。謂行多露。言不獨此春也。○女待期而致訟。故陳此於召伯以訴其志。言厭浥行露。正女歸之候。豈不知夙夜有行乎。正謂行亦多露。故遲歸有時耳。今乃因此以致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而室家之期不足。諒不能

以罔君子矣。若遂因訟以强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而違禮之行。亦不女從矣。

行露三章。○六禮備曰聘。所以娶妻。禮不備曰奔。所以納妾。凡屈節爲妾。由女本願。故聘則男下女。而奔則女下男。極之柔中竊妻。亦名爲奔。賤之也。六禮成於仲春。而始於霜降。以羣生閉藏乎陰。爲化育之始。故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始行禮焉。由納采及請期爲許嫁。乃笄而字之。敎以四德。三月敎成。然後于歸。請期以上諸禮。皆奠鴈。用昕。故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設前此有故不得行禮。及冰泮而農桑起。則昏禮殺於此。殺禮爲昏。如納妾然。故周禮云。奔者不禁。權其變也。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罰之矣。或謂霜降至仲春。皆古人之昏期。究與周禮媒氏之文互異。說詩者不可以不辨也。

羔羊

古序。鵲巢之功致也。

續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集傳。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辨義。召南至此凡七篇。而序曰鵲巢之功致。明百官之正。本於正身也。此下至騶虞亦七篇。而曰鵲巢之應。極其效於羣生之茂育也。諸侯之上爲王者。則鵲巢之德所自出。其下爲大夫。則

鵲巢之功所由致。是故王者聖。諸侯賢。諸侯賢。大夫正。而化不究於遠邇者。未之有也。歸功鵲巢。深著其以正始爲基。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斯之謂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紽。合素絲於皮之縫中以爲飾。其飾在表。皮裏曰革。緎。卽裏縫也。總。則兼表裏言之。或謂國君服純羔。大夫則於裘之前後左右四縫及右衽之邊。皆以絲紃英之。謂之五紽。上大夫惟左右二縫及衽邊有之。謂之三英。而豹飾則大夫皆同。委蛇。行可從

迹也。○此詩詠大夫之容服以謹威儀也。言羔羊之皮、則有素絲五紽之飾矣。退食自公、則委蛇委蛇。而止進必有度矣。羔羊之革、則素絲五緎矣。委蛇委蛇、則自公退食之時矣。羔羊之縫、則素絲五總矣、委蛇委蛇、則退食自公之際矣。

羔羊三章○古人臣在朝之容、自入公門至復位、詳於論語。退食之容、則當於此詩想見其氣象、皆子張問從政孔子以威而不猛爲五美之一。蓋衣冠瞻視之正以尊者。匪徒致飾於外、而有儼然者。存中以發之、則斯民之屬目聳心在是、卽所以服敎畏神、亦由是矣。然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正身以正朝廷也。此詩所詠非法服不敢服、非德行不敢行、所以正百官也。退食如此、在朝可知。臨民亦可知矣。當合羔裘篇之刺朝者參觀焉。

殷其靁

古序、勸以義也。

續序、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行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甚陋、集傳亦沿其誤、蓋往役義也、時使所以勸百姓也、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之大民勸矣哉。春秋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是役功既畢、有食役夫之禮。此詩蓋其

樂歌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如殷爲上帝之殷、盛也。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可作大事以妨農事之時也。何斯。斯役也。違斯、斯時也。不違農時是也、○役功既畢。而食役人以遣歸、故託於其室家思望之情而歌此詩。言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則農功起而役止矣。何斯役乃違斯時。而莫敢或遑乎、想我振振君子、必不怠緩誤公以愆期也。殆其歸哉、殆其歸哉。餘倣此。

殷其靁三章

摽有梅

古序。男女及時也。

續序。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

辨義。及時者、及其嫁娶之年。非謂仲春也。哀公問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有室、女必二十有夫、豈不晩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

自昏矣。可見三十二十。乃聖王酌爲嫁娶之極限。俾男女及時。不復遲逾也。故行露之室家不足。女年未笄而强娶。是謂不及期。若二十無故不嫁。是期已至而故違。皆法所必禁。所以當其世。無三十不娶之男。二十未嫁之女也。拘牽文義者。遂謂男未三十不可娶。女未二十不可嫁。毛鄭釋詩。又以摽梅爲時過。其說曰。女二十春盛不嫁。至夏則衰。集傳因之以爲懼强暴之辱。今求諸詩辭。未見懼辱之意。竊謂如其說。雖文武爲君。周召爲相。必不能違天命。拂人性。齊天下之男女。三十而後娶。二十而後嫁也。果其能之。則自春徂夏。過時甚暫。何其不可姑待至此也。況强暴之人。惡計禮制。偶怨仲春之期。尚懼其辱。則自及笄以至于二十。亦曰殆哉。夫强暴之來。本無所據。而汲汲求嫁。如集傳之解。且美其名曰。知以貞信自守。則詠蘀兮者。亦可言時過太晚。冀叔伯之倡予。與冀庶士之求我。均可藉口於懼嫁不及時。有强暴之辱。風其吹女。更可指爲强暴之比。千載以下。誰貞誰淫。何從辨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擊也。梅者。中饋所需。失時弗取。則易黄隕。故借爲男女及時之與。七兮三兮。同樹之果。花開有遲疾。而結實因之。大約先熟者七。後熟者三也。我。女父自稱也。庶士。士也。秀士選士俊士皆是。如後世稱秀才曰諸生也。吉。吉卜也。今。指現在納幣之期言之。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此女家既受納幣而醴使之詩。言摽有梅。先取其實之七兮。求我庶士。則先迨其吉卜而納之兮。摽有梅。次取其實之三兮。故求我庶士。又迨其今日而定之兮。摽有梅。取七取三。皆頃筐以塈之。求我庶士。迨吉迨今。皆迨其使者之傳命以謂之也。

摽有梅三章○春秋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據此。可徵此詩乃女家受幣之所作。蓋宣子言已之奉命來聘。如使者奉主人之命。及時求好於女家。故武子答以君命誰敢不遵。今子賦摽梅以譬於草木。則寡君在君。如梅之已登中饋。乃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及時相求之有歟。

小星

古序。惠及下也。

續序。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集傳。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辨義。衆妾進御。自安義命。由於國君有修齊之德。夫人無妒忌

之行故曰惠及下也後人爲之近則鳴其寵盛遠則惜其愛弛
非怨仰不孫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小星衆星也三心也五柳也在東春時之初昏也參昴亦以在東言之秋時之初昏也五曰之御兼春秋以見四時○國君之妾媵以禮進御而歌此詩言時値春宵仰見嘒彼小星之麗天而三五正在東方於時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而豈恩禮之薄乎及乎秋夜仰見嘒彼小星而在東者維參與昴於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君命之不猶而敢萌僭踰之思乎

小星二章

江有汜

古序美媵也

續序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集傳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

辨義續序自文王之時以下覆解媵無怨嫡悔過之故蓋國君一娶九女正嫡之外二媵六妾所謂數也此媵從嫡于歸其嫡嫉之不使備媵數又勞苦之媵能勤愼無怨嫡因自悔而作此詩其文甚明後人因言備數遂以待年爲解而集傳從之嘗考諸侯娶一國則同姓之國媵之女之本國亦有媵但其數不出九女凡女年八歲以上卽可備媵妾之數而必待年於其國及年十五然後歸之以從嫡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於紀七年而叔姬歸伯姬爲嫡叔姬爲媵待年進歸此其明徵也集傳旣云此媵待年於國則於禮不得與之偕行奈何尤嫡之不與偕乎媵從嫡者也而責嫡之不過我與俱尤非情理且此詩爲嫡美媵則有改過不吝之風而媵之遇勞無怨以感嫡心者亦因可想見若爲媵所作則其辭氣直已以歸曲於人毫無迴護不惟

有傷忠厚又豈下之所敢施於上者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之子媵也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用也與許也過指宮中之以恩信相經過而言也其嘯也歌仰歌此詩○嫡悔過而作此以美媵言江猶有復入之汜乃之子歸而不爲我所以我則愧於江矣惟不我以故其後也深悔之江猶有岐成之渚何之子歸而不爲我所與乎惟不我與故其後也安處之江猶有別出之沱何之子歸而不爲我所過乎惟不我過故其嘯也歌

此以慰之。

江有汜三章

野有死麕

古序、惡無禮也。

續序、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辨義。惡無禮者、自惡也。與孟子稱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文意正同。乃續序推其本於强暴相陵。集傳明其旨爲貞潔自守。

皆因懷春誘之二語。有類狹邪。遂指感帨吠尨以從其類。其不敢斥爲淫奔者。以詩在召南故也。雖然。女因懷春以致外誘。其釁既自已開矣。誘之者。勢將感帨吠尨。則是入室之盜。切近之災。而止謂之姑徐徐云爾。其能倖免乎。況如玉既稱貞潔之女。吉士豈爲强暴之男。此其說之不可以通甚矣。按周禮。獸人供死獸生獸。詩於麕鹿言死者。毛傳謂郊田之獲而分其肉是也。白茅包之。卽易云藉用白茅。不欲措諸地之意也。懷。訓思念。然又訓歸。又訓來。爾雅釋詁訓至。又訓止。不專訓思也。誘。導也。禮有誘射。論語稱善誘。衞門書誘偕公非導人爲非曰誘也。內則。麕鹿之肉。有脯有軒。肉曰脫之。又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又曰。無投與狗骨。音飽永以妻叱狗母前而出之。皆惡無禮之謂也。由是求之。詩意序義皆顯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懷。歸也。懷春。歸於仲春也。誘。引導之。若婦從壻降自西階。先歸俟於門而導以入是也。脫脫。取腐鹿之肉。脫其筋膜也。無使尨吠。筋膜既脫。無投與尨。使聚爭也。○此詩述新婦之敬養者。其心常惡無禮。亦所以爲閨訓也。言田於野而有死麕。則白茅包之以歸矣。有女歸於仲春。吉士導之。則中饋有人矣。薪於林而

有樸樕。田於野而有死鹿。既白茅純束之矣。有女溫潔如玉。則中饋又所夙嫺矣。於是舒徐而脫脫其筋膜兮。常自檢曰。無搖感我帨兮。致身容之不肅也。無投所棄而使尨也吠。致猖聲之駭尊聽也。

野有死麕三章○人必常存惡無禮之心。而後能居處恭。執事敬。唐人詩曰。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志意甚美。然其揣摩意旨。汲汲諛諸人者。由素未學禮故也。古人則自有內則之敎。如規矩之於方圓。鮮不合焉。噫。美質易得。至敎難聞。此古今人之爲學。所以不相及也。

何彼襛矣

古序。美王姬也。

續序。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集傳。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

辨義。此主人用登之辭。式燕且譽。故曰美王姬也。王姬稱孫者。遣嫁必告於祖廟也。不稱王之女者。天王之女。嫁於諸侯。同姓之國主之。諸侯親迎。不敢以甥舅之禮敵王也。稱侯之子者。如武王以元女妻虞閼父世子滿之類。父在斯爲子也。說者以詩在召南。知平王之非宜臼。因之訓平爲正。曾不辨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或遂疑其非諸兒。卽小白。雖然。成王不敢康。必固爭爲王誦。若成王之孚。雖欲指爲誦而不能矣。自彼成康。必固爭爲王誦王釗。若文武維后。雖欲解爲文王武王之爲君而又不能矣。然則詩以言志。豈可含志而泥其文。求知其人而竟不論其世乎。帝女曰釐降。卽下嫁也。自秦人始有尚公主之制。而漢制仍之。與贅壻相似。續序作於漢人。因之上遡周制。以爲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與今尚主不同。而車服不繫其夫。僅下王后一等。後儒多笑其陋。亦未察其爲經師之淺解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唐棣之華。或赤或白。桃李亦然。皆取其異色而同時並開。以比王姬之車服。不繫其夫而聯姻也。平。等也。平王孫。猶曰尚公主。齊。妻之爲言齊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而歌此以用登。言下嫁之儀。何彼穠矣。譬如唐棣之華。赤白交映也。然則曷不肅雝。此王姬之車。天家所釐降也。以敵體而言。何彼穠矣。卽華比之。如桃李之並開也。自此侯子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而從人之道著矣。以伉儷而言。其釣維何。維絲之合而伊緡也。自此齊乎侯之子。平乎王之孫。而帥人之責重矣。

何彼穠矣三章

騶虞

古序。鵲巢之應也。

續序。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辨義麟趾詠子姓之仁厚以修齊言之而敎始夫婦故曰關雎之應騶虞則庶類之咸若以治平言之而化始諸侯故曰鵲巢之應其實鵲巢之應乃關雎之極功察此而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皆推其所爲者在是矣當合羔羊序參觀之細玩此詩意義與麟趾之借物相形者逈異說者見兩篇分居二南之末而章末于嗟之辭偶相似序一書關雎之應一書鵲巢之應遂指騶虞爲仁獸以配麟趾誤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壹發五豝言壹發矢則虞人翼五豝以待射示蒐擇不盡殺之意與易稱王用三驅失前禽相似騶騶御也虞虞人也○國君將春田而歌此以戒命其從田者殆在表貉誓民之際歟言彼茁者葭正春田之時也每壹發必驅五豝以待乃春蒐之禮也于嗟乎騶御虞人咸敬體之餘做此

騶虞二章

召南一十四篇○周禮天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鵲巢采蘩之公侯是也五曰宗六曰主草蟲之大夫采蘩之宗室是也一曰牧甘棠行露之召伯是也開國承家而牧伯領之封建之大勢也其敎皆造端於夫婦正始之道也且大夫者民之師帥由鵲巢之功致羔羊之正而後殷雷之勸義摽梅之及時禮

義皆有所錯焉至於小星惠下江汜悔過野麕惡無禮又可見其衽席之間中饋之事雖婦人咸知安命遷善好禮而人性之已盡矣然則其致此者觀彼穠之美王孫而先王之所以敎因可遡焉於是遠邇正羣生遂應以騶虞而王道成也其詩之時世盖由克商以後分土列爵建官位事貢自侯國而得之其錯見於諸篇者昏姻祭祀訟獄力役蒐田車馬宮室衣服飲食器用雖蘋蘩錡釜衾裯紛帨比狗騶豝之節纖悉備舉等威詳明故皆謂周南道以德始於家人召南齊以禮洽於天下非武周繼之不足以成文德非文姒始之不足以興禮樂也[illegible]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旨哉言夫

詩深卷之三

邶

鄭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邱。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漕楚邱。

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辨義。邶鄘莫詳其始封。而諸詩皆爲衛作。是北邶南鄘。其境跨大河之南北。卽武王封衛之疆域。與穆陵無棣。賜履於齊。山川附庸。俾侯於魯。無以異耳。皆稱衛曰沬邦。本居河北。今考邶詩之作。亦皆在河北。其後野處漕邑。徙居楚邱。均屬河南。而鄘詩自定中以下。則衛旣渡河之後所作也。且沬水在朝歌之北。而衛稱沬土。鄘亦詠沬鄉。尤可證邶鄘本爲衛疆。而非周初封國之號矣。是以孔子序詩。取三十有九篇而三分之。因卽衛疆繫衛詩以爲別。而仍繫衛於各篇以著之。蓋盛王在上。諸侯之風統於召南。僅十有四篇。而一道同風之治以彰。至於王道衰。國異政。家殊俗。一衛之詩。變故相尋。其多若此。故分著其禍亂之始終。次諸召南之後。俾讀者因流遡源。則知莊姜之仁。共姜之貞。沿化於關雎。武公之德。紹聞於麟趾。何非先王之所以致。而仁不過於君。貞不諒於母。德不卒於子孫。風安得而不變哉。自說詩者誤稱詩采於太師。序題於國史。遂謂衛幷邶鄘。史存其舊號。曷思王朝之政。敎號令不行。故强大兼幷。且凡伯聘魯。戎人伐之。王人救衛。諸侯抗之。乃獨能遣采風之使。歲周列國。徧采無遺。因以握興滅繼絕之權於史。雖其信然乎。又有謂音節

各殊、及所采之地不一者。夫莊姜、齊侯之子、衛侯之妻也、何以其詩獨習邶音而采於邶地、凱風曰在浚之下、干旄曰在浚之郊、均此浚邑、或繫邶、或繫鄘、泉水、載馳、竹竿、皆衛女之出嫁者、而一邶一鄘一衛、音之殊節乎、抑采之異地乎、循是求之、其說均不可得而通矣、封疆說其采芑。

柏舟

古序。言仁而不遇也。

續序、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辨義。關雎變而爲柏舟。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序詩。以始變風、而題曰仁而不遇、以著之、不訾莊姜、恐類於其自譽耳、不遇之義。已見草蟲、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惡在、張子謂三百三千、皆仁之所體是也、惟關雎之哀樂。卽天理之節文、是以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悉此心所推暨、今莊姜自言威儀棣棣可見其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雖極所遇之窮、至於逢怒受侮。而困守初心、不肯逆其君、冒貢於非幾、可謂造次顚沛必於是矣、斯心卽羣生之所懸命、而其如不遇何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序於柏舟亦云。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旣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如有隱憂、本無不可言、如有所諱而難言也、茹、納也、兄弟若仲氏任只之類、羣小、變人也○莊姜自言其不遇、如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是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可以遨以遊而遣之也、何謂隱憂、鑒之照物、姸媸並茹。若我心匪鑒、明見其非、則不可以茹矣、亦有兄弟之知我心者、不可以據之自明、及薄言

往愬。則又逢彼之怒、而此心終難自白矣。雖然、石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席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蓋威儀以定命、所當棣棣然。不可選也、豈緣逢怒而易我心哉、因此憂心悄悄、每見慍于羣小、覯閔旣已多、復受侮不少。靜言思之、惟獨寤之時、辟然有摽而已。蓋妾不可侮嫡、如日居月諸、胡可更迭而微、我故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之加乎身也、但靜言思之、義無可去、不能若鳥之奮飛。則亦固守我心、以安於所遇而已矣、

柏舟五章○說者多主續序爲仁人不遇於君、竊謂十月之交、因日食以陳言、故及於不用其良、以明變匪虛生、至此詩借日月迭微爲比、以喩妾之侵嫡則可、若比小人專恣、君柄下移、仁

人當此如位卑不得言高潔身去亂可也如爲親貴大臣則不得謂之不遇矣讒邪蔽明正宜直陳得失以去就爭之奈何傷兄弟之莫據奮飛之不能乎蓋君臣朋友均有不可則止之義惟婦人事夫從一而終故不能奮飛者寗於義而安之集傳解爲恨不能奮起而飛去於語意固未協也孔叢子稱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謂因此見彼兩柏舟皆然也或遂以此非婦人之詩固亦甚矣

綠衣

古序衛莊姜傷己也

續序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集傳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因詩以衣裳爲比故謂夫人失位今按莊姜廟謚也使其失位則不得入廟祔姑而從先君之謚卽其自稱亦不得仍曰寡人矣或謂莊姜無子莊公又娶陳女爲夫人然桓公戴嬀之子也使厲嬀爲夫人所生孝伯又早死則失位之莊姜不得以其娣之子爲己子且州吁寵而桓得立正以其撫爲嫡子故子以母貴也然則莊姜無失位之事所娶陳女若媵女歸宋而齊人來媵之類卽從莊姜來嫁者耳大抵莊姜之持禮甚嚴言笑不苟未嘗少自貶損極忤莊公之意雖正位宮闈而接遇甚疎故嬖妾之蠱君以色者恃寵驕淫此其邪正殊趣判若黃

綠衣顯裏喻衣上裳下以比君心之好尚賤正而貴邪故其發甚大昔漢文所愛愼夫人與后並坐楊貴妃寵而後宮無進者此其接待之恩禮正嫡莫與並自古女蠱之禍類然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詩之傷己卽前篇所以不遇之故也蓋君心惑於嬖妾使邪蔽乎正如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是以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且邪尚乎正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是以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蓋是

綠兮本質則絲兮其染於綠也乃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之以德刑家者必俾無驕淫之訧兮此我心所以憂也若我之見疎如絺兮綌兮適當淒其以風之時我思古人之以貞處困者實獲我心矣又何憂乎

綠衣四章

燕燕

古序衛莊姜送歸妾也

集傳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是詩也

辨義讀此詩及此序陳女爲莊姜從嫁之妾益見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燕燕。雙燕也。差池。相次不齊之貌。其比意如唐人詩大婦前行小婦隨也。齊飛而上曰頡。下曰頏。其音如之。非一上一下也。○莊姜送歸妾而作此以贈別。言嫡妾之聚。行動則後先相隨。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今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從此不復相隨矣。是以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也。其往來則形影相伴。如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從此不復相伴矣。是以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也。其友聲則鳴和相聞。如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今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從此不復相聞矣。是以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也。蓋仲氏任只。其恩信於我爲最深。而其秉心塞淵。更能終溫且惠。以淑慎其身。尤我之良輔也。昔舉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又我之益友也。安得不拳拳於此別乎。

燕燕四章

日月

古序。衛莊姜傷己也。

續序。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集傳。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又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辨義。朱子嘗辨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前人。故謂此詩。當莊公在時所作。然妻道也。臣道也。若斥其君曰。乃如之人。呼日月而訴其無良。儼然厲聲詬罵矣。委巷之婦。稍明分義者。不出此。曾莊姜之賢。而肯以施於其君乎。且夫人何德於君。旣責其不我報。又責其報我之不述。如其說。怨毒已深。惡有望之之意。似此而尚爲詩之厚。必如之何而後謂之薄也。或謂報。荅也。但續序所云不見荅者。對荅之荅。謂情意之不對。其義與報荅異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逝。亡也。指桓公言之。○莊姜傷己遭州吁弒立之難而作此。言人君之智臨。如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與逝者不明古義以相處。是不智也。胡能有以定國。寧謂其不我顧養耶。人君之仁覆。如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與逝者不念無猶以相好。是不仁也。胡能有定。寧謂其不我報德耶。蓋師古由諭教之早。如日居月諸。當其出自東方。而人皆仰之。乃如之人兮。德音早矣無良。胡能有定。但使不我顧也。固可忘矣。相好乃一本之恩。如日居月諸。皆東方所自出。而不相悖焉。今使逝者

徒傷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仰其報我，而亦不足述矣。

日月四章

終風

古序，衛莊姜傷已也，

續序，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集傳，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

辨義，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即狂蕩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既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也，且惠然肯來，詞子

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事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宮中亦有時臨幸。然守禮如莊姜，肯以爲分誼應爾而曰惠然乎，夫州吁有寵好兵，莊姜惡之，其以完爲己子，因而得立，州吁所甚怨也，及弑立得志，肆其侮慢，謔浪笑敖，燕燕則知戴嬀不能安其身，故避禍而去。讀日月及此篇，則知州吁之弑，見慢母，安忍無親，罪狀昭著。衛人之亟亟討賊，未必非感發於此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肯來，來朝其母也，莫往，母之於子，無往見之禮也，願言，猶曰每念及之。○莊姜傷已遭州吁之暴而作此言，其狂悖如終風且暴，顧我則惟嬉笑，加之戲謔放浪嘲笑敖慢，無人子之禮，是以終心是悼也，且其狂蔽如終風且霾，我猶冀其惠然肯來，乃我莫往見彼，莫來朝，悠悠我思之，此變何日已哉，至於狂昏日甚，如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徒使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耳，蔽甚難開，如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徒使我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耳，

終風四章 ○左傳，載衛定姜數獻公之罪，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與此所云莫往莫來者，皆責其無禮於嫡母也，漢

廷臣諸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斥其引納騶宰官奴，居禁闥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此云謔浪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詰昌邑者，亦相仿也，莊姜值此，念及君薨子弑，國靡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擊鼓

古序，怨州吁也。

續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集傳，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

鄭之事恐或然也、

辨義。春秋傳、隱公四年夏。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及秋。復伐之。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今即詩中不我以歸、及爰居爰處詢意觀之、州吁蓋欲假修先君之怨、外求寵於諸侯。而內和其民。因始伐未能得志。遂使公孫文仲頓兵境上。肆習以待再舉。故軍士怨思若此。其所云擊鼓踊躍。求馬林下、與淸人之駟介逍遙。左旋右抽情事正相仿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虐用其民。從軍者怨之。而作此以貽其室家。言其在軍。每聞擊鼓其鏜之聲。則相與踊躍用兵矣。憶彼土國城漕者。勞役雖同。而我獨南行。則危苦尤甚矣。現今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兵禍方連而不我以歸。我惟憂心有忡矣。是以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失伍若此。蓋有死氣而無生心矣。回念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相期偕老。豈甘心死別哉。于嗟此日之濶兮。竟不我活兮。于嗟昔者之洵兮。殆不我伸兮。

擊鼓五章

凱風

古序。美孝子也。

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爾。

集傳。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辨義。此詩敘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母之過。所以深體其心。即孝子傳也。韓退之拘幽操。其用意庶幾似之。若七子幹母之蠱。積誠幾諫。必惟恐人之或聞。而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爲孝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故詩人敘其志以美之。言其幼而鞠育。如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稚弱而難長。迨至棘心夭夭。母氏之劬勞甚矣。長而成就。如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材成而不美。則是母氏之德聖善。而我無令人以報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猶供人之用矣。今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乎。睍睆黃鳥。載好其音。尚悅人之聽矣。今有子七人。而竟莫慰母心乎。

凱風四章○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此爲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當卽愈疏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虵之方虺。火之始然。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已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小弁之親。昏惑信讒。廢嫡屛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如火勢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曰。擊其就死而心弗恤。豈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敘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已惑乎。

雄雉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集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云云。

辨義細玩詩情。全非閨思。皆合小明豩觀之。蓋卽行役之大夫所作。如我之懷矣二語。與心之憂矣。自貽伊戚相似。展矣君子二語。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相似。瞻彼日月一章。與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相似。百爾君子一章。與嗟爾君子兩章。惓惓勖望之意尤相似。且婦人稱夫曰君子。而泛及於百爾。古人修辭。必不若是之率混。至於稱朝臣爲百爾。則經史所載頗多。其以雄雉起興。取其耿介文明。脫然塵網。而嘆已之不如。風刺之意最深婉。且與不忮不求之意相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宣公之大夫。久役不得歸。而作此以貽其僚友。言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而自得也。今我之懷友矣。直自貽伊阻耳。安能自得乎。雄雉于飛。下上其音而相聞也。今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之思耳。何由相聞乎。蓋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既暌隔之甚久。而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又相見之無期。惟念百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但能不忮不求。斯何用不臧矣。

雄雉四章

匏有苦葉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集傳此刺淫亂之詩。

辨義。集傳不信古序。故不言刺宣。續序泛言夫人。亦未知何所指。但詩稱雉鳴求牡。則與新臺不同。舊說以爲夷姜庶幾得之。按春秋隱公四年十二月。衛人立晉。至魯桓十二年。十一月而

卒是宣公在位十有九年耳其爲子伋娶齊女而自娶之當在
卽位之後不久及生壽與朔而朔能構伋壽能辭節先往必去
卒年不遠矣由是推之宣公之烝夷姜生伋子事在莊卒桓立
之際故卽位之時伋年約十四五可爲娶於齊也大抵當其先
中冓之醜國人或不及知卽知之猶爲之諱迨其卽位居然立
夷姜爲夫人而嬖其子於右公子故國人刺之以爲其始旣不
量淺深而濡軌不顧求牡不羞矣此豈莫雁歸妻之正而使之
正位宮幃何其昧於須友之義哉試觀宣姜納而夷姜縊其失
位寵衰又可見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宣公以父妾爲夫人而衛人刺之言凡事不可妄行如匏有苦
葉而難用濟有深涉而難渡卽當深則厲淺則揭矣況有瀰濟
盈其難渡易見有鷕雉鳴其失雄易見乃濟盈而曰不濡軌是
自趨淪陷也雉鳴而竟求其牡是甘爲瀆亂也彼雝雝鳴鴈用
於旭日始旦者以士如歸妻必迨冰未泮而行之蓋嘉耦猶不
可苟合況求牡之賤而可以爲耦乎招招舟子人涉而卬獨否
所以人涉卬否者卬須我友也蓋利濟尚不可妄行況濡軌之
忠而可與共濟乎

匏有苦葉四章

谷風

古序刺夫婦失道也

緝序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焉

集傳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

辨義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言久於其道也身不行道其
奚能久且婦人前貧賤後富貴雖有罪不出所以厚人倫矧可
無罪而棄之此詩所刺猶諺所云貴易妻耳緝序誤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
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
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以下體言并拔其根也以渭濁涇入渭以渭之淸者濁之也○婦人自敘其勤勞無違而見棄也言夫婦之和以成家如習習谷風乃以陰以雨故必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況素食其力不棄其人如采葑采菲必無以下體而並拔之但德音莫違斯及爾同死矣今我之被棄行道遲遲實與中心有違不忍遽去而夫之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則絕意甚矣誰謂荼苦以我之苦較之其甘猶如薺也彼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豈復念此耶益我以無違見逐由夫之惑於新昏而往事未嘗不明譬諸涇能以渭濁

而湜湜其沚者自在也但其宴爾新昏不我屑以耳我將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庶幾察行跡以回心而我躬尚不見閱遑恤我之去後哉夫我之隨事盡力如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凡何有何亡必黽勉求之即凡民有喪亦匍匐救之皆我梁我笱之具存者今乃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則是既阻我德遂若賈用不售也豈真未察其淸濁哉回思昔育常恐育鞫及爾顛覆豈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乎細推物理以驗人情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原屬不甚戀惜之物觀今之宴爾新昏是前此特以我御窮耳本無志於同死又何惑其既采莖遂拔根也是以有洸有潰既詒我肄驅之惟恐不去全不念及昔者伊予來墍之情事矣

谷風六章

式微

古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集傳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

辨義諸侯失國託于諸侯謂之寓公序曰黎侯寓于衛則失國可知察此可悟古人之書法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故故國也中露草中露也○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國而作

此言式微矣式微矣胡不歸獨微君之故國乎胡為乎寄託若中露也式微矣式微矣胡不歸獨微君之躬乎胡為乎困辱如泥中也

式微二章

旄邱

古序責衛伯也

續序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集傳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衛時物變矣故登旄邱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

辨義。衛伯之解。續序得之。廓所與同。褎如充耳。其詞切直。故以責書。葛節疎闊。時方盛夏。非衣裘之候。詩人感懷時物。必不以裘敝為言。蓋黎以舊冬蒙戎禍。歷此夏而衛不救。所謂多日者此也。是於六義。賦而非興矣。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稱衛諸臣曰叔伯。猶今人稱彼此曰甲乙也。責衛伯而止稱諸臣。猶布之下執事。及左右不察之類也。○衛伯不救黎患。而黎

人責之。言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則時已盛夏矣。叔兮伯兮。何多日而不救也。夫始而望之曰。何其安處也。必有與國也。繼而望之曰。何其遲久也。必有他故也。乃我以狐裘之時蒙戎患。靡有車而不東者。其告急屢矣。今葛已長大而不救。則是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患者矣。嗟此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甚可憫也。叔兮伯兮。竟褎然嫆笑自若。而罔若罔聞如充耳哉。

旄邱四章

簡兮

古序。刺不用賢也。

續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集傳。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辨義。周禮。四方以舞仕者屬旄人。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又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是羽籥之舞。擊鼓為節。簡兮簡兮。謂奏鼓簡簡。非輕世肆志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賢者以舞仕。故在燕之賓。刺其君之不用也。言擊鼓之聲。簡兮

簡兮。方將萬舞。於日之方中之時。在前上處之位。但見碩人俁俁。亦厠于公庭萬舞之列。其人因素稱勇。則有力如虎。藝則執轡如組者也。今乃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詘伸俯仰。發氣赫然如渥赭。此豈賤工中人。宜公言錫之爵位可也。蓋國有人材。如山有榛。隰有苓。惟所用之。彼果云誰之思。其願為西方美人乎。然則彼美人兮。洵乎西方之人兮。其如不用何。

簡兮四章○碩人俁俁。其糾糾武夫之儔歟。西方美人之思。言其願自附於公侯之好仇而弗可得也。於此可以想前王之不忘矣。自說詩者。影附屈騷。以美人比君。後世倣之。形諸咏歌。輕儇狎暱。自許為忠愛。竊謂三閭被讒於鄭袖。故其憂愁幽思。類

於雞鳴之思賢妃至於詩人之旨所以風其君悅賢當如悅色
仰如干旄曰彼姝侯人曰季女皆以比賢者又若防巢之稱君
爲生之稱夫皆曰予美者親愛之辭所謂妻之美我者愛我也
臣道本同於妻道而乃以美人比君則三綱倒置悖逆莫大乎
是焉凡擬人不於其倫知禮者猶譏之况君臣之大倫惡可不
辨其外乎

泉水

古序衛女思歸也

續序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集傳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辨義此序傳之毫無異義者凡古序之書法最爲詳盡而詩義
顯明則序辭平直若其本隱以發難顯之情則或繁或簡書法
各別讀者詳味自能得之不能悉舉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問如雜佩以問之問遺以物也瑕玷也○衛女思歸不得故使
人問於姑姊而作此以貽之言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况我之於
故國乎是以有懷于衛每日不思爰進孌彼諸姬聊與之謀曰
前此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是女子有行既遠其父母兄弟矣今
父母終故使人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也若由此出宿于干飲餞
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固可遄臻于衛矣但問心雖不瑕於
禮則有害蓋詢謀之僉同如此是以我思肥泉惟茲之永歎耳
思須與漕惟我心悠悠耳安能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泉水四章

北門

古序刺士不得志也

續序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集傳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
自比

辨義集傳所云亂世暗君牽於續序忠臣之說而誤今仰出自
北門我入自外詞意考之此士蓋終年行役乃領此憂故因不
得志耳如以向北比暗君大於人臣北面之義有礙而與下文
語意尤相刺謬蓋賢者身處亂世則不可榮以祿矣仰爲貧而
仕正宜辭富居貧以終窶自安也若忠臣身處事內豈曰時艱
分難引避則公義私恩不兩重雖妻子可捐何有於貧窶而刺
刺然以交讁爲憂不已謬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天。君也。君之莫知。卽天命。且不敢斥言君也。凡行役稱王事。如朝聘會盟征伐之類。與王朝鄰封相交涉者。皆是。政事則本國之役政。二者之分。猶言公事己事也。適。專主也。適我。一埤益我。卽北山從事獨賢之意。○衞士困於行役而賦此。言其行役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誠以終歲窶而且貧。莫知我艱而恤之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蓋王事既專主於我。役政之事。又一

切埤益於我。此其奔走往來。不暇內顧矣。乃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而上莫知也。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餘倣此。

北門三章。○四牡勞使臣之來。所以體恤其私者至矣。今室人交讁。我艱莫知。則將母來諗之風已渺。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其斯之謂乎。

北風

古序。刺虐也。

續序。衞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集傳。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

辨義。續序率臆言之。而不達於理。其所見淺鄙類如此。朱子嘗辨衞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故以北風雨雪。比危亂將至。但風雪之氣象。所以愁慘者。以其能摧傷萬類也。況自古淫亂之君。縱欲敗度。每至亂罰無辜。古史殘闕。豈可以衞事偶無傳聞。斷其君之必無虐政哉。孟子曰。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詩之刺意如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亟。數也。只且之爲語辭。猶曰耳矣也。○衞之虐政亟行。思避地

者。作此以刺之。言虐之漸而必甚。如北風其涼。則雨雪其雱矣。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行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端兆既亟見矣。北風其喈。則雨雪其霏矣。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車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既亟見耳矣。蓋虐政之以。疑似株連。如妖狐色赤。遂謂莫赤匪狐。凶烏色黑。遂謂莫黑匪烏。當此時。惠而好我者。攜手同歸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既亟見耳矣。

北風三章。○漢昭烈禁私釀。將執有釀具者罪之。適簡雍從登樓。指男女偕行者。謂帝曰。人欲行淫。何弗縛之。昭烈問故。對曰。彼有淫具。與私釀同。昭烈乃釋有釀具者。夫禁私釀。則非禁釀具矣。及其敝也。比而同之。何異誅宦官而無鬚者受戮。此卽莫

赤匪狐莫黑匪烏之說也況以莫須有而興大獄者乎

靜女

古序刺時也

續序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辨義詩意淺顯續序妄矣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蓋其詩雖作於此國而或言上政之失或言民俗之汚推之當時風氣大略皆同則以刺時書之按此詩及桑中氓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丰東門之墠溱洧還東方之日盧令東門之池澤陂共十五篇皆男女行私及酓荒色荒之作於人本無所譏刺然

而恩怨爾汝其細已甚柔曼尤易以惑人故特正其失而書刺自作者論之未嘗不得其羞惡之本心而讀者察此則足以究夫政教之衰而堅其懲創之志若但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不過講師之訓詁而序可以不作矣故曰序詩非註詩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猶言幽閒之女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貽之以爲盟證也○時人自夸其私約而敘述之言靜女其姝相約俟我於城隅方其未至愛而不見不勝搔首以踟躕及其至也靜女其孌惟貽我彤管以盟心而不亂故撫彤管之有煒益悅懌此女之美也既別之後我因自牧歸之以荑柔滑而潔白洵乎美且異矣然匪女之爲美也持此爲美人之貽庶物如其人耳

靜女三章○左氏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曰雖其越禮私盟而能明志於彤管猶可略取耳此亦染於時俗之見聞而不察矣蓋揆作者之本心曷嘗不慕靜女之非淫蕩形管之爲貞乃欲動情勝遂不待父命媒言而私要之將謂藉一日之約訂終身之好庶幾權而不失其正曾不思枉尺直尋之必不可爲也是故靜女之短垣甫踰氓蚩之說輻紛如士君子立身必以禮自防若草蟲速訟不從如行露然後可

新臺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衛人刺宣公之要子妻而作此言新臺有泚下臨河水之瀰瀰以要齊女耳但齊女自有燕婉之求若籧篨之人世不鮮少也

新臺有灑。固臨河水之浼浼矣。但齊女本有燕婉之求。若籧篨之人世不殄絕也。彼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其誤投甚矣。使燕婉之求。而甘心得此戚施。則曰誤不尤甚歟。

新臺三章

二子乘舟

古序。思伋壽也。

續序。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

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辨義。序以思書者九篇。二子乘舟。曰思伋壽。孝弟之感也。邱中有麻。曰思賢。懿德之好也。遵路風雨。皆曰思君子。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褰裳思見正。蔓草思遇時。男女以正。昏姻以時。人之本願也。雞鳴思賢妃。邇風教之始也。匪風思周道。下泉思治。懷先王之澤也。世雖衰。風雖變。觀其所思。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人傷伋壽之死於賊。而思之言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而竟去矣。使我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而莫定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而不返矣。使我願言思子。其心不瑕。而其身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子遭人倫之變。爭相爲死。雖未協於道。而志則可悲。史遷以申生並論。庶幾得之。或乃譏其不能如舜之烝乂格姦。非薄責於人之道矣。夫有關雎之夫婦。斯有麟趾之子姓。風教變而莊宣。則其子爲伋爲朔。而讒殺之禍興焉。和召和。亂召亂。吁。可畏哉。

邶十有九篇。○衛莊公。武公之子也。嗣立於平王之十有三年。東遷之始也。今讀其詩。柏舟之仁不遇。綠衣之妾多訛。淩至君弑國危。妻子莫保。如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所咏。豈非身教不修。

正始之乖其道與。夫下有凱風之孝。雖恃以化淫風。上有雄雉之役。卽因以覘稗政。匏有苦葉又復宣淫。而谷風遂至相棄。可見桃夭者關雎之化。柏舟者谷風之倡。爾教民傚。理不誣也。迄於式微旄邱。鄰患不恤。所以戒戎作者安在。簡兮賢才不升。所以遠惟將成者又安在。是故泉水皮義。雖有先澤之存。北門交摧。莫收憹士之報。加以北風之肆虐。靜女之行私。新臺之瀆亂。民俗頹。君綱淪。則兄弟相讒。父子相戕。二子乘舟而宗社岌岌矣。

詩深卷之四

鄘

柏舟

古序。共姜自誓也。

續序。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集傳。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

辨義。衛詩之列於邶鄘者。莊姜宣姜皆繫衛。而共姜獨否。著其爲世子之妻。以別於君夫人也。讀髧彼兩髦。則共伯之死。父母俱存。合覩序之書法。而史記入羨自殺之說。不足信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諒。母心溺愛。不信其守死。非必欲奪之也。。共姜不諒于母。而作此以自誓。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有操之者矣。今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非汎汎之流也。我雖之死。矢靡他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有繫之者矣。今髧彼兩髦。實維我特。非不繫之舟也。我雖之死。矢靡慝志。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

牆有茨

古序。衛人刺其上也。

續序。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集傳。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辨義。春秋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齊人此舉。必執納子婦之醜以致詰。而衛方主少國危。又無可執詞以爭。不得不含垢聽命。實通國之大耻也。細玩此詩。殆因此而作。其所云言之長且辱。而不可詳不可讀者。兼追咎於宣公之自毀以致人毀。故序特書衛人刺其上以該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衛人耻之。故刺其上而作此。言牆有茨。其敗葉不可埽也。中冓之言。其敗行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甚醜。而塗蓋難施也。牆有茨。其根株不可襄也。中冓之言。其根由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甚長。而芟椒難盡也。牆有茨。其枝蔓不可束也。中冓之言。其禍蔓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甚辱。而刺痛難受也。

牆有茨三章

君子偕老

古序。刺衛夫人也。

續序。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集傳。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辨義。傳載齊人强昭伯。而宣姜未聞其不可。是其既聞齊命。即棄衰絰。飾容服。甘心革面以從頑。此詩亦因此而作。君子偕老。夫人子之不淑。極言其忘耻棘欲。爲先君之罪人。故序書刺衛夫人以著之。春秋之於君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從先君以正厥終。律以未亡人之道。不繫其子所追尊也。合觀此序之書法。皆文姜。衛宣姜。罪通於天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山河。就衣之所繪山藻而言。故曰象服。不淑。猶言凶禍。以遭君戎言之。與遇人不淑同義。胡天胡帝。不忍斥言祖廟也。○宣姜棄先君之衰服以從頑。而衛人刺之。言夫人現與君子偕老。則副而從祭。有橫笄六珈之飾。其委委舒徐。佗佗安重。如山之立。如河之行。皆與象服是宜。今子之身遭不淑而服此。云如之何耶。但見玼兮玼兮。其從祭之翟也。又理其鬒髮以如雲。不屑髢也。加以玉之瑱也。象之揥也。修其揚且之皙也。治容若是。將事天乎。胡然而天也。將享帝乎。胡然而帝也。其干神怒也必矣。瑳兮瑳兮。其見君之展也。以之蒙彼縐絺。是紲袢以自斂也。今觀子之清目揚眉。而又揚且之顏也。展如是人之媚態兮。所謂邦之媛也。其玷母儀也甚矣。

君子偕老三章

桑中

古序。刺奔也。

續序。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集傳。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辨義。此後世艷歌之類。以之入樂。妖淫慠慢。所謂新聲遞變也。樂記採厥本始。由於其政散。故其民流。遂致誣上行私。不可禁止。豈非亡國之音乎。聖人序詩。列於牆茨鶉奔之間。定中再造

之前。而書曰刺奔。所以永垂後鑒。續序見姜弋庸皆貴姓。又見巫臣竊妻。稱桑中之喜。遂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而集傳仍之。竊謂在位之此人。兼竊三妻。則期要送。何以同地而略無先後也。若竊三非一人。不惟時地難同。何以相聚而共賦一詩也。此其說之鑿空悖繆。亦已甚矣。蓋詩中孟庸孟弋。及齊姜宋子之類。猶世人稱所美曰西子耳。孟。猶言姜弋庸之首出者耳。碧玉今時鬬麗華。唐人觀妓之詩也。使指碧玉麗華。卽妓者之名。不亦以辭而害志歟。

爰采唐矣。沬之鄕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衛俗習於淫奔。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爰采唐矣。沬之鄕矣。於時云誰之思。其美則如孟姜矣。思其期我乎。則有桑中。思其要我乎。則有上宮。思其送我乎。則在淇之上矣。餘倣此。

桑中三章

鶉之奔奔

古序。刺衛宣姜也。

續序。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集傳。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

辨義。詩以頑爲首。而序專斥宣姜。卽弑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也。有弟弑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瀆倫而不耻。實爲亂階。兩人之罪狀既著。若穿若頑。俾服上刑而已。不待讞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取義。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之謂矣。古人於事關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沉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臣民之分誼。休戚一體。于茲可見焉。使此詩必爲惠公之言。則左氏傳曰。

仲子歸于我。何以爲之解乎。凡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士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爲詩人自指。則以文害辭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宣姜從頑爲亂而衛人刺之。言鶉之奔奔。鵲之彊彊。有常匹以相隨也。今人之無良反此。而我罔以爲兄乎。餘倣此。

鶉之奔奔二章

定之方中

古序。美衛文公也。

續序。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

集傳。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

辨義。凡變風之美其君者。惟衛武公以全美而書德。其但書美某公者。不過事行之一節。而所美亦有是有非。即如刺詩中。其過亦有輕重大小之別。直筆書之。讀詩自見。至此詩當國家殷富。而追敘建國之始事。非營立宮室之時所作。經文甚明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文公徙居楚丘。而能終致殷富。故詩人追敘其事以美之。言當定星之方中。作于楚宮。又揆之以日景。作于楚室。所以順天時而盡其制也。彼時即樹之榛栗。及椅桐梓漆。以待用。而今爰伐爲琴瑟矣。其未營築之先。升彼漕虛矣。以望楚丘矣。既望楚與堂邑以得其形勢。遂景山與京丘以正其方面。又降觀于桑以察其土宜。所以據地勢而乘其利也。彼時卜云其吉。今則終然允臧矣。至于人事之克勤。每當靈雨既零。即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而稅于桑田以勸課之。故匪直也人之殷富。惟其秉心塞淵以應務。即馬之騋而牝者。今亦三千矣。

定之方中三章

蝃蝀

古序。止奔也。

續序。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集傳。此刺淫奔之詩。

辨義。止奔。禁止淫奔也。不齒。如鄉飲酒禮列諸外坐。不與序齒以深恥之。蓋破滅之餘。懲創往事。故其敎約如此。末章乃誓之

之辭。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莫之敢指。若時俗以指虹蜺爲忌也。○文公止奔而作此以誓之。言淫奔之行。衆所賤惡。如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女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不可私奔也。且私奔之耦。旋至乖離。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故女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不可苟合也。繼自今。乃有如之人也。則是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郊遂具在。其足列于齒序哉。

蝃蝀三章

相鼠

古序。刺無禮也。

續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辨義。詩言無儀無止。即抑詩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繩細民也。蓋前篇懲汚俗而約民以法。故書止。此篇整綱維而厲臣以恥。故書刺。義各有當。而文公之卒能存衛者。其初政卽此可覩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

干旄

古序。美好善也。

續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集傳。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辨義。詩稱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是諮詢善道。故曰美好善也。但續序以好善爲文公之臣。集傳因謂大夫盛其車旗。往見賢者。今按周禮司常所掌。大夫士建物。州里建旟。皆職所常建。故各象其事與名號。而祭祀賓客。亦各建之。大司馬之百官載旟。惟秋教治兵則然。今詩咏干旟。言馬不言車。旣無以知爲大夫之車旗。況見賢而盛稱其旌旄車馬。有類于增輝圭蓽者。何足以見樂道忘勢。而爲禮意之勤哉。竊謂浚。衛邑也。曰郊曰都曰城。可見此人乃鄕遂內。州長鄙長之類。文公聞其賢。欲諮以善道。故建旟以招之者。常禮也。加素絲良馬。爲幣聘者。特隆其禮也。此詩浚人所作。故見其自郊而漸至於都城耳。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素絲。帛也。紕組祝。皆言維屬之。所謂束帛也。四之五之六之。有加無已也。○浚邑州里之長。文公聞其賢。而備禮以招之。故浚人美其好善而作此。言子子干旄。來在浚邑之郊。招之既有禮矣。而又素絲則紕之。良馬則四之。厚意若此。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餘倣此。

干旄三章

載馳

古序。許穆夫人作也。

續序。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集傳。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辨義。自傷不能救。乃賦詩之本旨。蓋以恤鄰救患。感風當時之大邦。非專爲義不得歸而作也。玩左傳敘事。及末章語意自見。蓋載馳賦而後齊桓有成漕歸物之舉。當合木瓜參觀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許人。即大夫君子也。衆穉。指國之少年而言也。芃芃。春麥盛長也。春秋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是月戴公卒于漕。此詩之作。殆當僖公元年之春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而作此。言載馳載驅。將以歸唁衛侯。故驅馬悠悠。言欲至於漕邑。乃許之大夫。跋涉而來。我心則憂其執義來告矣。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但視爾雖不我臧。我思終不遠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雖不臧。

我思終不閟也。因之陟彼阿丘。言采其蝱。以解鬱結。惟是女子善懷。亦各有道。今許人既執義以尤之。而衆穉且生狂議。蓋謂歸唁則非。求救爲是耳。但衛以去冬遭禍。而今我行其野。已芃芃其麥矣。爾欲控于大邦。果誰因。亦誰至乎。然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聊盡此心爾。

載馳四章

鄘十篇。○衛詩之列於邶者。首柏舟。所以彰莊姜之仁。終乘舟。所以著宣姜之忍。遡而上之。則又有共姜。此莫非齊女。而柏舟之矢。何其貞。牆茨之淫。何其甚也。蓋仁者棄。則忍者進。覩君子偕老之弗顧。其所由來者漸矣。于是桑中之淫風大肆。鶉奔之物類貽羞。國欲不亡。其可得乎。幸而定中再造。蝃蝀以止奔。相鼠以刺無禮。干旄以好善。惟其懲往勵勤。故國維漸張。而卒致殷富也。非然者。載馳唁衛。不絶如綫。然則觀其存亡之故。寧不足爲炯鑒乎哉。

詩深卷之五

衛

淇奧

古序。美武公之德也。

續序。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人美武公之德。

辨義。詩稱終不可諼。是武公既卒。而追思不已。故感懷綠竹而如見之也。續序以有匪爲文章。切磋琢磨爲聽諫。瑟僩赫咺爲以禮自防。因重較而曰入相於周。不過隨文衍義。影附國語懿

戒以爲之說耳。大抵續序不成於一手。故其得詩旨者頗有。而淺陋如此類者正不少。讀者分別觀之。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衛人不忘武公之德而作此詩。瞻彼淇奧。綠竹始生而猗猗矣。思我有匪君子。其學也。如切如磋。其自脩也。如琢如磨。因之瑟兮僩兮。恂慄中存。赫兮咺兮。威儀外著。是以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堅茂而青青矣。思我有匪君子。則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矣。此其齊明盛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是以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密比而如簀矣。思我有匪君子。知剛如金。知柔如錫。中規如圭。中矩如璧。由是漸近自然。寬兮綽兮。猗歟其在重較之上兮。即有時善戲謔兮。亦不爲虐兮。德盛禮恭至此。所以有匪而不可諼也夫。

淇奧三章○如切如磋。則智及之矣。如琢如磨。則仁能守之矣。瑟僩赫咺。而服飾尊嚴。皆莊以涖之之事。由中發外。充實而有光輝是也。金錫圭璧。而和易中節。皆動之以禮之事。由勉入安。

所謂大而化之也。中庸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知好學力行。而後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脩其身。聖學之序。莫詳於此。先儒之註論語。以動之不以禮爲動民。誤已。

考槃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集傳。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辨義。賢者隱處。最非可美之事。衛有考槃。秦有蒹葭。小雅有白駒。皆咏君子之肥遯以刺其君。聖人錄之。悼上下之不交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薖草也穀可抽出曰軸○詩人述賢者之高尚以刺其君言考槃在澗以是成碩人之寬塈隘不歷於其目也彼且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斯樂矣考槃在阿以是植碩人之薖幽芳日涉於其趣也彼且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斯願矣考槃在陸是以息碩人之軸馳驅不經於其慮也彼且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其姓字於人間矣

考槃三章○隆中高臥抱膝長吟宛然考槃之風所云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實武侯之本志也及三顧受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出將入相何如梁甫吟哉吾觀荷蕢之果曰莫已知也可見鼎足三分少延炎運殆亦廹於知已之感故不逆計成敗利鈍而爲之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歟若夫伊呂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設天心未開治而無應運之王者必非三聘後車之所能起也至於舍之則藏而未嘗果斯則正已物正乃乾九二之大人非孔子其孰能之孟子當處士橫議之世不得不以道自任使先聖微言不亂於楊墨天下雖無道彼將閉戸於鄉鄰之鬬敢效轍環之迹哉

碩人

古序閔莊姜也

續序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集傳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卽謂此詩

辨義閔傷念也事勢之已然而無如何者傷念之而已序以閔書者七篇碩人閔莊姜也而二南之基墜矣黍離閔宗周也而雅頌之音歇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兔爰閔周也而王者之迹熄矣揚之水閔無臣也而政逮于大夫陪臣將執國命矣出其東門閔亂也而風敎衰民不興行正始之德其鮮久矣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

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莊姜無子而衛人閔之言碩人其頎立心如衣錦褧衣不自表暴若以其族類言之則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如此其貴盛也以生質言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此其姝麗也。以來嬪之光顯言之。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於時皆願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以親之。誰不慶吾君之得此嘉耦也。以宗國及士女言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又若此其富饒而姣好也。何所不慊於君心。而終以無子歟。

碩人四章

氓

古序。刺時也。

續序。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集傳。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序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

辨義。續序以時爲宣公之時。以無別奔誘。釋首二章。華落相背。釋三四章。自悔喪耦。釋五六章。蓋影附春秋傳士之二三。猶喪妃耦以爲說耳。夫此女卽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者也。然後代詩歌。每多此類。讀之者。多薄其士之負初。而且爲女惋惜。是身不爲盜。而咸有盜心也。刺時之義。其可不惕然內省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奔女怨其人之始亂終棄。而敘述之。言氓之蚩蚩。儼若愿謹可託者。當其抱布貿絲也。來卽我謀耳。我未敢遽允。故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而告之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願子無怒。秋以爲期未晚也。及秋而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及旣見復關。相與載笑載言。於時爾言卜矣。爾言筮矣。其體皆無咎言。故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也。此其厚貌飾詞以誘我。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而可愛也。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以致醉。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以致誤。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則受詬包羞。不可說也。試觀今之絕情反目。如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沃若者何在。自我徂爾。歷今三歲。食于貧苦。賄遷者又何在。

覩茲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昔之送子涉此今之去子復涉此是女也不爽而士貳其行也乃知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而不足託矣細思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我心不爽則言既遂矣子德二三則至于暴矣兄弟不知方且咥其笑矣靜言思之惟有躬自悼矣葢我本期及爾偕老豈期老使我怨乎夫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若我之茫無泮岸將何所依以待老也爾迴念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實不思其反背至此也爾時反是之不思而今若此此生亦已焉哉

氓六章○總角私盟貿絲卽謀秋期賄遷三歲見棄其被逐非由年老色衰可見矣蝃蝀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此類是也

竹竿

古序。衛女思歸也。

續序。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集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辨義。此詩所以思歸之故與泉水迥異。彼云遄臻有害。非勢不能歸。父母終而于禮不可也。此云遠莫致之。非禮不可歸。道路阻而于勢不能也。或山川遙邈。而旋車之匪易。或鄰敵搆釁。而假道之維艱。故使人寧于父母。並寄此詩。若果適人而不見答。則終身之憂也。賢女値此。惟淑慎其身。懼以出歸詒罹耳。豈遨遊故國。足以寫憂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衛女思歸不得。而作此以寧于父母。言籊籊漸殺之竹竿。以釣于淇者。地相近也。今我豈不爾思之甚長不殺乎。遠莫致之。無如何也。每思泉源在衛之左。淇水在衛之右。惟女子有行。獨遠其父母兄弟。不得常在左右焉。使亦如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則巧笑之瑳。愉婉可以承歡。佩玉之儺。容臭可以佐具。而其如終遠何也。嗟淇水之滺滺。安得理檜楫。命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竹竿四章

芄蘭

古序。刺惠公也。

續序。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辨義。春秋傳稱宣公卒。惠公幼。杜預以為年十五六。蓋推論其時世而知之。其說已見於苦葉矣。人生十九以前猶曰幼。謂之童子。二十曰弱。然後加冠。謂之成人。此雖國君之世子亦然也。惟沖年嗣立。則歲星一終。卽可冠。既冠則佩服如成人。惠公之

冠當在宣公既葬以後此詩蓋因冠而作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我我其國也知猶乾知大始之知主也甲之為長言君長之也
○衛人刺惠公雖冠而行猶童稚也言其柔蔓不自立如芄蘭
之支但以童子而佩觿耳雖則佩觿其能不我主也惟是容兮
以自舒遂兮以自適垂帶悸兮以自飾而已餘倣此
芄蘭二章○晉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及如晉自郊勞至於贈
賄無失禮女叔齊譏之以為屑屑然習儀以亟若此詩所刺容
遂垂帶又儀之末焉者然則衛惠晉昭先後一轍惠之出奔也

非諸侯貪賄抗王師以納之其能復入哉
河廣
古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集傳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
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
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辨義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是此詩之作衛在河北宋襄未
即位也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
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公八年
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

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夫不言母之愛子而託于
舅固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思子不止形諸哀吟有以深
感襄公之心即此亦可想見惟前請未獲命所以父疾而又固
請之蓋慈母愛子本屬天性一旦義絕于君河匪廣也宋匪遠
也而母北子南咫尺有天涯之隔閔斯竇子形諸吟咏可見其
動于情之不容已又能安于義之無可如何而未嘗怨而于詩
之事理時世亦毫無滯碍矣自鄭箋以惔害志遂謂思往宋而
義不可竊謂桓公在時必無出婦思返之理若襄公既已即位
不惟衛徙楚邱無河可渡而母出與廟絕尤不宜復萌此想也
使此時思及往宋是前乎此者未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即

位思以國母就養而義有不可遂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
思婦之鄙情安見其發於愛子之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襄公而不止故言其母子之睽隔誰謂河
廣但一葦杭之曾不容乎刀之小也其覿面之難期誰謂宋遠
但跂予望之曾不俟乎崇朝之久也我安能已於思哉
河廣二章
伯兮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集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辨義。此篇序次于宋襄齊桓之間。而有爲王前驅之語。可見五霸迭興。挾天子。摟諸侯。以相征伐。凡小弱之國。率兵車以會盟事者。由大國假王命以號召之。不敢不赴。序所以書刺時也。唐鴇羽。秦無衣。皆當以是推之。或見春秋魯桓五年。有宋衛陳從王伐鄭之事。遂指爲此詩之所由作。果爾。其時衛惠未立。宋襄之母猶未生。不當序次于其後矣。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婦人憂其夫困于久役。而作此以刺時。言我伯兮。朅然而武兮。人咸推爲邦之桀兮。遂使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焉。自伯之從役而東。我則首如飛蓬。豈無膏沐。將誰適爲容飾也。蓋廑望伯歸而不歸。如其雨其雨。反杲杲出日。是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而何惜于飛蓬乎。今亦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以忘憂。是以願言思伯。使我心痗也。又何畏于首疾乎。

伯兮四章 ○北山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詩之首章。其刺意正復似之。夫狀貌魁偉。得之于天。獨至兵役槃與。選其材武。驅于鋒鏑。則反轉以魁偉爲不幸。甚或墜馬折肢而不爲禍。手足殘廢而美爲福。其情不亦可憫歟。

有狐

古序。刺時也。

續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集傳。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辨義。喪妻曰鰥。喪夫曰寡。皆民之窮于天而無告者。豈必男女失時。國亂民散而後有此。惟在人君矜全之。毋使失所。斯王政之所必先也。故周禮媒氏。以仲春合男女。又司其無夫家者而

會之。則不獨凶荒爲然矣。蓋先王最崇節義。而不能責蚩蚩之氓。皆矢以靡慝也。于是酌爲會合之令。使媒氏掌之。當其年齒。辨其族類。成其室家。俾之得所。而又陰消夫瀆亂之萌。聖人之慮深而制善也如此。讀是詩。可見當世之君。哀此鰥寡之無政。書曰刺時。則不獨衛國爲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婦人之職。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無裳無帶無服。皆寓言無妻也。○寡婦感鰥夫之獨行而作此。言有狐綏綏獨行。在彼淇水

之粱使我心之憂矣之子殆亦無裳故耳蓋同病相憐之意也

餘倣此

有狐三章

木瓜

古序美齊桓公也

續序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辨義朱子曰此詩若爲衛人欲報齊桓而作則齊桓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報之今考齊桓本無大惠於衛也

春秋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其君死其民屠其國滅齊非有一旅之援及宋桓迎衛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旋卒許穆夫人賦載馳然後齊使無虧戍之歸以乘馬祭服豬羊雞狗魚軒重錦焉夫齊桓主盟安攘衛之宗社危亡而不救至於破滅之後區區歸物何補於亡豈非壺餐之惠哉詩咏木瓜紀實也春秋書城者二十有九僖公二年正月城楚邱與定中所敘時事各異昔凡伯聘魯戎伐之於楚邱殆在魯之封內非衛楚邱也今魯人自城之故其書法與城中邱城武城城郱瑕之類皆相仿較之齊師曹師宋師城邢諸侯城緣陵內大夫會諸國大夫城虎牢城杞城成周者迥乎不同左氏指爲封衛臆解而無事實又合遷邢論斷之附見閔公二年皆非史冊紀事蓋與淚尹氏爲若氏同耳且此詩乃衛人謀報齊之詞瓊琚之喻但欲豈其傀貽以修好其事雖無史傳可徵而聘問往來乃常事之不勝書者朱子何由知其無一物報之蓋齊桓志荒本無存衛之意故歸物以假仁衛方新造非有報齊之誠特加厚以結好讀一詩而兩國之情事皆見矣然則何以爲美桓據衛人思報之詞謂非美桓則不可然而桓公之美美止於是足爲驪虞之風而已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衛人謀報齊惠以結好也言投我以木瓜之薄我請報之以瓊琚之厚匪報之也庶永以爲好而結其懽也餘倣此

木瓜三章○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以天下爲可假者天下皆得而假之我方假仁以往彼亦假禮以來矣是故木瓜美齊序之于詩所以賤其假之之功車甲戍漕儕之于史所以正其假之之罪

衛十篇○讀邶鄘諸詩衛之禍亂積于帷闥延及數世廟社以移謂非君德不修之所致歟然其先君不如是也若淇奧之美武公可謂紹聞衣德弘乃烈祖矣于其後嗣弗率故以莊公爲

子。而賢人遠引。考槃刺之。正始道衰。碩人傷之。又況宣惠以降乎。是故問其民俗。奔誘若氓蚩。不如竹竿之嫁女。猶知循禮也。考其侯度。困蒙若芄蘭。不如河廣之出女。猶能度義也。盖循理度義者。先公之懿訓所留。而舊猷弗踐。其如此子孫黎民何哉。嗣是遷國方新。時事孔棘。伯兮之征役繁興。有狐之鰥寡莫恤。勢不能不聽命於強大。而木瓜作焉。盖王澤竭。斯霸力張。世運升降之故。于斯可以觀矣。

詩深卷之六

王

鄭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集傳。王謂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

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辨義。王以位言。周天子也。以地言。東都洛邑王城也。今讀其詩。閔宗周者一。閔周者三。刺平王者三。刺周大夫者一。其一曰懼讒。其一曰思賢。而王綱之傾頹。悉見於此矣。是故德如文王。則岐山百里。而風教四溢。於以朝諸侯。有天下。周之所以爲周也。迄於平王。雖宅土中。不過依還國存。自邑告命。豈非不能儀型文王之故乎。當是時。豐岐爲犬戎所奪。宮廟坵墟。所以聖人序詩。不接於二南。明其已絕於宗周。而仍於國異政。家殊俗之中。存其共主之號。斯春秋正月繫王之義也夫。

黍離

古序。閔宗周也。

續序。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集傳。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嘆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辨義。六義之有興。皆主言此事。而借彼物相形。故有正興者。如以荇菜與淑女。則其寤寐求之。欲資以奉神理物可見。有反興者。如言之子歸。不我以。而先言江有汜。則自悔其不能容納細流可見。此亦詩者志之所之之一端也。至於小星黍離。直賦其所見。原非比興。其在東在公。離離靡靡。音韻相叶。則六詩皆然。集傳乃以其字韻相應爲興。而於義無所取。既失詩之本旨。又取義於稷之穗。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噎。又如揚之水。本爲比體。而謂其取之不二字爲興。類皆纖巧穿鑿。讀者審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穗實下垂之貌。月令。仲夏登黍。孟秋登穀。嚴陵方氏曰。穀稷也。然則黍言離離。稷言苗。其夏日過此歟。○過宗周者。閔宮廟之邱墟而作此。言彼黍方離離。彼稷之苗又生。使我作過之。行邁靡靡而不前。中心搖搖而莫定。知我者。或謂我心之有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所尋求而彷徨於此也。悠悠蒼天。致此者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由苗而穗可知矣。使我行邁靡靡。而中心搖搖者。益昏憫如醉也。知我者或謂我心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由穗而實。更可知矣。使我行邁靡靡。而中心如醉者。益哽咽如噎也。知我者。

或謂我心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〇箕子麥秀歌。因見麥秀而作。則黍方布種。而承言禾黍油油。與此之因黍及稷。因苗及穗實。皆感此以思彼。則知物態日新月異。故宮愈久愈湮。所謂百端交集。一往情深也。自孔疏以爲役事未周。往返歷道其所更見。元城劉氏。因三分之。爲所感不變。如其說。將三見之。三咏之。乃合爲一詩乎。抑初再皆嘿然。至三見之後。始追憶前情而賦之乎。例此以求。桃夭之華實葉。亦屢見而歎美乎。不惟固於爲詩。而亦滯於言情矣。

君子于役

古序。刺平王也。

續序。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集傳。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辨義。先王役民。往還皆有定期。讀采薇杕杜諸篇可見。朱子嘗辨此詩。以爲國人行役而非大夫。足正續序之誤。但集傳仍稱大夫。未知何故。殆欲併解下篇。故仍從續序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平王之役民無期。故行役者之家室。作此以刺之。言君子于役之始。已不知其歸期。則曷時而至哉。雞以時而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皆可預知也。君子之于役獨否。如之何勿思。自君子于役之後。不可日計。併不可月計。則曷其有會而之想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皆不愆期也。君子之于役獨否。亦思其苟無飢渴之爲幸而已。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陽陽

古序。閔周也。

續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集傳。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

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辨義。庶民之家。安得東房舞位。而簧翿悉備。故集傳既指此爲前篇婦人所作。則不得不以久役爲大夫也。但既爲大夫。則非貧賤之人矣。雖行役勤勞。亦臣誼所應爾。乃國方多難。而安其家室。式歌且舞。全不思食君之食。憂君之憂。而沾沾以自樂爲賢。賢者固如是乎。先王之教。肆三以官其始。靡及以感其心。國爾忘家。惓惓訓戒。而似此者。又安得爲先王之澤哉。昔漢元帝優游不斷。孝宣之業以衰。史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蓋優柔之主。每溺於晏樂如此。平王東

還在位五十一年。而日益不振。觀此詩所詠。豈非漢元之類歟。故序以閔周著之。蓋曰。自棄則不可與有爲。樂其所以亡。則不可與有言。爲我心惻而已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周王也。陽陽。無所用心也。房。房中也○周王恒於歌舞。其樂師之賢者。閔之而作此。言君子陽陽然無所用心。惟左手執簧。右招我由房以習吹。此則其樂事耳矣。君子陶陶然喜悅自得。惟左手執翿。右招我由敖以習舞。此則其樂趣耳矣。

君子陽陽二章

揚之水

古序。刺平王也。

續序。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集傳。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辨義。申事之見於詩者屢矣。蓋周自昭王南征不復。而楚漸大。宣王中興。方叔南討。蠻荊來威。乃封申伯于謝。扼南楚之襟喉。爲東都之藩屏。故崧高曰。南土是保。黍苗曰。王心則寧。其慮遠矣。及申后黜而白華作。申侯遂與犬戎弑幽王。而宗周覆滅。王室東遷。是申侯不但王室之賊。亦其祖父之罪人也。使平王能正其罪而討之。庶威靈可振於天下。楚亦安敢肆其憑陵哉。乃德申立己而爲之戍守。以此召發諸侯。無忌乎諸侯之抗命不至。而王弗能詰。故王民遠戍而怨思若此也。於是荊楚益無所忌。卒之諸姬盡于漢上。問鼎及於周疆。豈一朝一夕之故。蓋王綱頹兆已見於揚水之刺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凡詩稱彼其之子。皆外之之辭。此則指諸侯而言也。○周人怨平王之戍申。而作此以刺之。言其闒弱不足以令諸侯。如悠揚之水。不能流束薪。是以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而王民遠戍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餘倣此。

揚之水三章

中谷有蓷

古序。閔周也。

續序。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集傳。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

也。

辨義。雲漢。宣王所以興也。讀王風至此篇。則國非其國矣。蓋時勢之窮。不惟屯膏不下。而亦蓄積蕩然。救荒無策。饑民値此。亦若無所歸咎者。可見其上下之間。體解繫絕。不相聯屬。序以閔周著之。罪在上也。較春秋之書旱。書饑。書大無麥禾者。尤爲深切而著明矣。此詩賦而非興。讀之自見。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周之婦人。凶年逃散。而歌此以告哀於人也。言歲旱草枯。中谷有蓷。亦暵其乾矣。有女因此仳離。相與嘅其嘆矣。嘅其嘆矣。由遇人之家計艱難。不能完聚矣。中谷有蓷。且暵其修矣。有女因此仳離。相與條其歗矣。條其歗矣。由遇人之逢時不淑。凶禍相仍矣。中谷有蓷。更暵其濕矣。有女因此仳離。相與啜其泣矣。啜其泣矣。由死亡之所驅迫。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凶荒之歲。使草根木皮。稍可苟延。愚民猶不忍輕棄其室家。至於赤旱草枯。道殣相望。而妻子離散之慘立見矣。於此而責其夫婦之不恒。恩誼之衰薄。是必齊蚩蚩之氓。皆矢溝壑不忘之志而後可。豈仁恕之論歟。聖人之錄此詩。正閔此無辜。荒政不足以聚之。遂使之摧心割愛以至於此也。故凡天災流行。饑驅之衆。望賑貸之及而呼號。躋牧令之堂而譁譟。則其心尚有所繫於上。而未肯決然舍去其鄕。亟謀還定而安集之。毋俾作慝。猶易爲力。不然。室家既絕。如彼棲苴。長厚之民。化爲凶險。則賊民興而禍亂作矣。

兔爰

古序。閔周也。

續序。桓王失信。諸侯背畔。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集傳。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辨義。續序之說。雖影附春秋傳。而求諸詩中。未見此意。故集傳不取。卽其所取諸侯背畔一語。於詩亦無當也。今按此篇及中谷。刻於揚水葛藟之間。本古序求之。亦作於平王之世。集傳謂其猶及見西周之盛。然則我生之初。尚無爲。其指宣王時而言乎。大學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正與是詩可相發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

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詩人閔周衰之不競而作此。言小人召禍而免其身。君子忠直以受其敗。如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良由我生之初。尚無爲。而羣小肆惡于其間。以致我生之後。逢此百憂而莫可挽救也。亦尚寐無吪。以待斃而已矣。餘倣此

兔爰三章。○尚寐無吪。有剝牀以膚之象焉。有致命遂志之思焉。所謂過涉之凶。不可咎者歟。

葛藟

古序。王族刺平王也。

續序。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辨義。古序甚明。續序亦是。朱樂證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即指此詩。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兄弟。凡族人皆是。如諸侯稱同姓爲兄弟之國也。遷居者于其新隣。以行齒相稱。尊於我者。謂之某父某母。長於我者。謂之某兄。其實外親而內疏也。○平王東遷。王族之從遷者。不得其所。而作此以刺之。言其聚族於宗周。如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本支相庇蔭也。今則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已可憫矣。乃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將何所託庇乎。餘倣此。

葛藟三章

采葛

古序。懼讒也。

集傳。蓋淫奔者託以行也。

辨義。古序灼知詩志。其提綱在辭氣之表。續序雖依序詁詩。而索解于字句之間。故求合愈離。至於此篇。序義與詩詞。迥不相蒙。訓詁之說。無可依傍。此其所以闕而不釋也。然與其指爲淫奔。毋若闕疑之爲愼。又況詩與序俱存。其義未嘗不可繹乎。大抵君子任事。不苟近功。庸主任人。每欲速效。此讒言所由興也。蓋進讒者。若俟其功建效立而言之。則其讒不行。故每逢迎君意。急而持之于旦夕之間。使聽者但見其目前之無效。而並疑其後此之無成。是以君子懼之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可為絺綌。發生於春分時。及夏至而材成。所謂三月也。蕭可供祭。霜露既降。正用蕭之時。所謂三秋也。艾可療疾。蓄之乾久則效。孟子所謂三年之艾也。○詩人懼讒而作此。言天下事。成之必有時。而讒言使覩成于旦夕。譬彼采葛兮。一日不見葛之成。如歷三月兮。既成矣。用之亦有時。而讒言使須用于旦夕。譬彼采蕭兮。一日不見蕭之用。如在三秋兮。既用矣。效之又有時。而讒言使責效于旦夕。譬彼采艾兮。一日不見艾之效。如逾三歲兮。則亦誰能任其事哉。

采葛三章

大車

古序。刺周大夫也。

續序。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辨義。大夫者。民之師帥。先王以車服命有德。俾之化民而成俗也。德不足而任政刑。其有愧于車服多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詩所刺者是也。誦末章所云。可見其為惡之心。未嘗須臾忘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刺周大夫不能化民以德也。言大車有檻檻之聲。毳衣有如菼之色。德足稱之。民豈不爾思乎。今但畏子不敢耳。大車有啍啍之貌。毳衣有如璊之容。德能宜之。民豈不爾思乎。今但畏子不奔耳。而其思奔之心。方死生以要之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且天日以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又安保其終于不敢乎。

大車三章

丘中有麻

古序。思賢也。

續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辨義。細繹詩文。未見賢人放逐之意。續序屬之莊王。殆與桓王同為傳說之訛耳。而集傳遂改為婦人所作。噫。一女同時而私二男。又疑二男各異心而私二女。何其甚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留。國名。子爵也。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留。鄭既取鄶。乃遷鄭焉

而野。然則畱子國。廢於西周之末。鄭從平王東遷。初處於此。其後乃食溱洧。此畱疑卽在陳宋之東者歟。嗟。嘆息聲。本言嗟彼畱子。而言彼畱子嗟者。倒文叶韻。與伐檀之淸且漣猗相似。猗。亦嘆聲也。○畱子者。東都畿內之諸侯。周衰國廢。故後人過其故邱。思其賢而作此。言邱中竟有麻矣。嗟夫。彼昔時之畱子也。嗟彼畱子。我願其來此之施施矣。邱中竟有麥矣。彼固畱子國也。彼畱子國。我願其來食於此矣。邱中竟有李矣。彼固畱之子也。彼畱之子。追思其賢。如貽我佩玖。常服之而不諼矣。

邱中有麻三章○或問子何所據而知畱爲國。子爲爵也。曰。詩言彼畱子國。是足据也。蓋稱其爵。則曰畱子。故承言來施施者。想見其衣冠瞻視。從容自得也。稱其封。則曰畱子國。故承言來食者。想見其受地有田祿。若楚茨抽棘南山疆理之美也。稱其人。則曰畱之子。故承言貽玖者。想見其賢聲之入人。佩服之而不能忘也。是卽序詁詩。皆脗合而無所齟齬矣。如必旁徵而遠引。則毛氏以畱爲氏。子嗟爲字。子國爲子嗟之父。集傳以子國子嗟。皆男子之字。果有他文可据歟。

三十篇○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故讀黍離而宗周之覆滅。有由然也。繼以平王之闇弱。轍欲不東。惡可得乎。然且民勞弗恤。于役刺之矣。加以君子陽陽。可閔哉。般樂怠敖。以自求禍也。政令不行。揚水刺之矣。加以中谷兎爰。可閔哉。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於時天潢之裔。以降爲皂隸爲憂。故葛藟刺之。而采葛尤有作焉。則是國有忠良。欲竭智效能。而每僵其阻執於讒口也。君德若是。關雎麟趾之化。不足紹於先王矣。而刑政以止奔。大車安得而不刺歟。鵲巢騶虞之德。益不可復見於諸侯矣。試誦邱麻之所謳思。豈非親賢遺澤。蕩然無有僅存者歟。

詩深卷之七

鄭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

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卽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辨義。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其風之淫也。今遡其初。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咸林之間。賜采曰鄭。迨王轍東而鄭與俱東。由是剪滅虢檜而居之。仍以懿親入爲卿士。漸而交惡交質。竟以蕞爾抗王師而犯順。又久之。王政益衰。齊晉秦楚。以其地當南北之衝。遂爲兵車盟會之所交爭。夫天下有道。萬國同風。疇敢變禮易樂以干天王之誅。而奚有於鄭聲。今以鄭之密邇畿輔。而無王若此。則其風變而樂淫。無足怪者。又何惑夫疏遠之侯。强大之國。侵敗王略。剪食弱小。而怨怒哀思之音。在在有作乎。然則序變風而次鄭於王。明其親且近也。所以謹世變者。深切矣哉。

緇衣

古序。美武公也。

續序。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集傳。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

辨義。鄭桓公旣死犬戎之難。然後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鄭亦自咸林徙封新鄭。而武公又爲平王卿士。此詩作于東遷之後。是專美武公。而與桓公無預矣。續序因敝又改爲之文。而兼父子言之。欲以明其考古之詳。適以彰其說詩之陋也。且以緇衣之宜爲國人宜之。誤尤甚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館。指私朝而言。還。由私朝而退食也。○鄭武公爲平王卿士。周人美之。言緇衣之宜稱兮。敝予請又改爲兮。服此以適子之館而治事兮。退食言還。予請授子之餐兮。倣做此。

緇衣三章○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詩。苟欲衣之食之而無一語及武公之賢。何哉。製荷爲衣。紉蘭爲佩。非不芳且潔矣。然佩諸西子之體則愈增其妍。施於無鹽之身則適形其醜。是故均此緇衣。自賢者服之。而民之爾瞻者。獨覺其宜焉。好焉。蓆焉。是此衣易得。而稱此衣之人難得。於是思及於敝。則

願改爲之。思及於服之以適館。則念其治事勤勞。不遑昃食。而欲授餐於還歸之際。噫。何其好爾之無射也。由此以推。衣食之謀。至瑣屑。亦至懇誠。長民者。恩勤之至。惟恐或授之飢。或授之寒。斯卽父母之心也。故其民之愛戴。咸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雖子弟之眷其父兄。何以加茲乎。

將仲子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集傳。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辨義。續序曰害弟。曰失道弗制。似尤莊公積感之成於殺矣。而其下文又自相矛盾。何則。祭仲之諫。欲公早除蔓草。逢君之惡。賊其天親。其可聽乎。公之不聽。姑待其惡積而自斃。忍毒之至也。豈小不忍乎。續序之陋如此。乃集傳遂主莆田鄭氏之說。斥爲淫奔。噫。詩在召南。雖有女思春以致外誘。幾於感帨吠尨。止謂之姑徐徐云爾。猶得稱貞潔。不幸而列於鄭。則雖畏父母。畏諸兄。畏人言。拒諸里牆之外。而不免爲淫奔。如此說詩。果可爲定論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仲子。祭仲也。樹木於我里牆園。比叔段已在莊公防範之中。姑俟其長而縱尋斧焉。非愛之也。若惡未著而狀母之愛子。則無以塞姜氏之口。服父兄百官萬民之心。所謂畏父母。畏諸兄。畏人言者也。○鄭莊公惡蔑天倫。詩人述其答祭仲之意以刺之。言將仲子兮。愼無踰我之里。無遽折我所樹之杞。以敗我成謀也。豈敢愛之乎。方樹而卽折。畏我父母之必有言矣。仲之忠諫

可懷也。父母之有言亦可畏也。餘倣此。

將仲子三章

叔于田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集傳。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辨義。繕甲治兵。不義得衆。俱本左傳。但子封曰。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謀料其不能得衆之辭。及後伐京而京叛。又可見叔之未得衆心矣。烏有國人悅而歸之之事。蓋此及下篇。詳敘叔之恒遊畋。耽晏樂。昵便佞。即莊公所云多行不義。必自斃之實也。況公之防叔甚謹。安知不密置腹心於其側。導之爲惡以至此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莊公縱叔段之荒亡驕奢。而詩人刺之。言叔有時于田。則巷無居人矣。豈無居人。不如叔也。費于奢遮。洵美且仁耳。叔于狩。則巷無飲酒矣。豈無飲酒。不如叔也。諸媚滿堂。洵美且好耳。叔適野。則巷無服馬矣。豈無服馬。不如叔也。顧盼自雄。洵美且武耳。

叔于田三章。○此篇本欲著其昵比羣小。酗酒馳馬之失。而借于田適野以反揭之。乃詩之工於立言者。是謂主文而譎諫。

大叔于田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集傳。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莊公縱叔段之騁田獵。而詩人刺之。言叔于田。乘乘馬。其御之善。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及叔在藪。火烈具舉。而猛獸駭怒。叔遂襢裼暴虎。使獻于公所。公傳命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蓋宛然以愛弟之道來如此。叔于田。乘乘黃。其馬之良。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及叔在藪。火烈具揚。而馳騁以逐禽。但見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御也。抑磬控忌。其射也。抑縱送忌。蓋縱之從獸無厭乃如此。叔于田。乘乘鴇。其駕車之制。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及叔在藪。火烈具阜。而田事將畢。但見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左右從田者。相與抑釋氷忌。抑鬯弓忌。蓋縱之驕貴自得又如此。

大叔于田三章○先王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即或用之。亦刈草爲防。納禽其中。焚之而射耳。夫蒐畜得民。周禮列於九兩。以其爲財用所自出也。今舉而揚且阜焉。則是燎原之勢。傷物生。絶民利。較騁馬禾稼中。百姓嘑呼者。又有甚矣。鄭人豈其愛之歟。

清人

古序。刺文公也。

續序。高克好利而不傾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集傳。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

辨義。此詩當以左傳所載爲正。續序公子素之說。未知何本。而于詩未有當也。蓋文公本意欲待師散以歸罪于克。及師散而克不敢不奔矣。夫以惡一臣之故。不惜久勞師衆以成其罪。豈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乎。春秋所以書棄其師也。此詩極形容其久而不召。是謂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鄭棄其師。而國人刺之。言始而清人駐防在彭。駟馬之介以馳者。旁旁不息也。二矛之載于車者。重英叠見也。于時河上乎翺翔。若以偵敵也。繼而清人移駐在消。駟介不馳。惟見麃麃之狀而已。二矛英盡。惟見重喬之懸而已。于是無所偵伺。河上乎逍遙而已。久之清人又移駐在軸。駟介之麃麃者。且陶陶矣。軍中之人。御在左而旋車。士在右而抽刃。將在中軍而作其容好。每日以師爲戲而已矣。

清人三章

羔裘

古序。刺朝也。

續序。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集傳。蓋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辨義。刺朝。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顯斥之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舍命不渝。言順受其正。而不以妖壽貳其心也。○詩

人風刺其朝列而作此。言羔裘之毛色如濡。洵乎直且侯矣。彼其之子。果能舍命不渝。庶與直順者相得耳。羔裘而以豹飾。取其孔武有力也。彼其之子。果其邦之司直。庶與武力者相稱耳。羔裘晏然而盛兮。三英粲然而明兮。彼其之子。果其邦之彥兮。庶與晏粲者相宜耳。

羔裘三章○舍命不渝。有守也。司直。有爲也。邦彥。有猷也。

遵大路

古序。思君子也。

續序。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集傳。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

辨義。此朋友思念之辭。詩意甚明。君子。學道者之通稱。續序不達其義。而指爲莊公。集傳力排序說。而斥爲淫婦。過矣。風雨篇同此。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不寁故。猶曰非旦夕之交。魗。棄也。○詩人思君子之久別。而作此以貽之。言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別意可謂厚矣。今子無我惡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成故舊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別況猶在目矣。今子無我魗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聯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朋友之交。雖出處語默。時位不同。而惟道義爲能久。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意氣之士。境過則情遷。故樂於新知。遂生惡故之意。睽于晤對。漸萌棄好之心。讀此詩而古道照顏色矣。

女曰雞鳴

古序。刺不悅德也。

續序。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

集傳。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

辨義。詩意甚明。續序集傳。均由不得首二句之解而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在手曰御。鼓之也。○士不悅德。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辭以刺之。言女曰雞鳴。可以興矣。士則綏之曰。姑俟昧旦。于時女與而又告之曰。子試興而視夜。明星既有爛矣。當是時。正可將翺將翔。弋鳧與鴈矣。子果弋言加之。我則與子宜之。既宜則言飲酒。而我與子之偕老。好合之情。當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豈但御杯酒之歡于旦暮哉。且子素所交歡者。我若知子之來之。請解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請解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請解

雜佩以報之。蓋隱風以賢賢易色、又欲捐棄譁囂、不為悅己之容、其規戒至為婉切矣。

女曰雞鳴三章

有女同車

古序。刺忽也。

續序。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集傳。此疑亦淫奔之詩。

辨義。古序之書美刺某人者。附庸則秦仲。公子則陳佗。邦君則衞鄭齊唐秦陳六國。共廿八君。必書美某公、刺某公。誘某公。在邶鄘。必書衞某公。在唐。必書晉某公。齊見于衞。曰齊桓公。魯見于齊。曰魯莊公。其明確不混如此。他如怨州吁。思伋壽。哀三良。詩辭明晰。皆一見可決。使此詩果刺世子。則當如秦仲陳佗之例而書鄭忽。若作于卽位被逐之後。則當書昭公。而其書法既不然矣。又如刺時。刺虐。刺朝。刺奔。刺亂。刺荒。刺衰。刺禍。刺儉。刺奢。刺貪。以及懼讒。疾恣。疾亂。思治之類。皆以一字括全詩。而此云刺忽。其書法則如一矣。忽者。慢也。輕也。不省事也。其事不同於奔。其行未至于亂。而邪辟既接于心術。輕慢遂發于形聲。故書曰忽。蓋主乎生于其心而言、則忽者亂之始。主乎害於其事而言。則亂者忽之終。凡古語或稱治忽。或稱治亂。當于斯辨之。

大抵古人立文嚴謹、各有確義。卽如孟子所釋流連荒亡之義、其解似創。而詩序書刺荒者二篇。皆從獸無厭之事。則非孟子之創解也。審此。而此以下四詩、續序誤解刺忽之旨。其陋不待辨而明矣。書刺之義、已見靜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二女也。孟姜。解見桑中。德音。卽佩玉之聲。○男遭女于道而悅之。故言有女同車。其顏皆如舜華。將翺將翔之際又見佩玉有瓊琚之飾。彼美其孟姜乎。洵乎顏之美、且佩之都矣。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又聞佩玉之將將。彼美其孟姜乎。卽此德音。令我思之不忘矣。

有女同車二章○詩意。如宋督目送孔父之妻於路曰美而豔。

山有扶蘇

古序。刺忽也。

續序。所美非美然。

集傳。淫女戲其所私者。

辨義。易曰。先迷失道、此詩及下篇是也。其所志不復知有德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都之姣見孟子。子充。殆古之體貌魁梧者歟○女自擇壻而

雖其人。故言山有扶蘇之菁葱。隰有荷華之芳潔。今閱人不見子都之姣。而乃所見皆狂且何也。山有喬松之聳拔。隰有游龍之疎放。今閱人不見子充之偉。而乃所見皆狡童何也。

山有扶蘇二章

蘀兮

古序。刺忽也。

續序。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集傳。此淫女之辭。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此詩卽老女歎之類。言其時過不可待。如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有以夫道倡予者。則予亦和女矣。餘倣此。

蘀兮二章 ○ 昔趙德麟所娶王氏女。暮年未嫁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照更回頭。其情思頗類此。雖內有怨女。由于不遇摽梅及時之盛世。而律以守己之道。則其志忽矣。

狡童

古序。刺忽也。

續序。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集傳。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斥其夫也。○此反目者之怨辭。言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不與言之故。使我念之不能餐兮。餘倣此。

狡童二章 ○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則輿脫輻矣。是以言食餐息于男女居室之事。其細已甚。而離德離心之禍伏焉。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褰裳

古序。思見正也。

續序。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集傳。淫女語其所私者。

辨義。思見正者。思見男女之正也。裳。幨裳也。士昏禮曰。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裧。裧卽幨裳。凡娶婦之車。后夫人以翟。卿大夫及士之妻皆用裧。但大夫以上。女家供之。士妻之車。則夫家自供之。後漢書。刺史舊典。傳車垂赤幨裳。及賈琮之部。命御者褰之。以遠視聽。梁曹景宗為領軍。出行嘗褰車帷。左右諫之。景宗謂所親曰。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是詩詠褰裳。謂開車之帷門也。說詩者因涉溱洧。遂以裳為下裳。以褰為揭。不知曲禮所云暑無褰裳。亦謂開之以受風。若涉水當云揭。不得云褰。揭。高舉也。揭竿為旗。西柄之揭是也。又或通褰為搴。按搴。拔取也。楚詞。

搴木蘭于中洲。史記斬將搴旗。皆拔取之義。與褰之訓開迥異。故五臣天台賦游氛高褰註曰。褰。開也。蓋褰裳者。士始往迎而婦車空。故開之。以別于迎來者。使旁觀之耳目不惑。即古人別疑之義。及婦從壻降自西階。而升車于門外。乃垂其裳。而壻爲之授綏御輪焉。溱洧。言其道之所經。非因涉水而褰裳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男悔婚而女思見正。故述己志以告之。言子惠顧前盟而思我。則褰裳涉溱以迎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求乎。但改適乃狂童所爲。尤而效之。是狂童之狂也且。其可效之哉。子惠思我則

褰裳涉洧矣。子不我思。豈無他士。但如此則狂童之狂也且。何忍爲之哉。

褰裳二章　○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皆賦。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蓋拜宣子之許已也。夫鄭小而晉主盟。故太叔以爲鄭之附晉。猶女之託人。亦既申之以盟好矣。今上卿修好來聘。是惠思而涉溱洧也。設棄我不思。則當今如齊如楚。豈無他人。但爲此則狂童之狂。實鄭所不敢出者。是以宣子感其意而許之。乃續序不遠思正之義。影附左傳。以大國爲解。箋疏遂舉而屬之突忽。集傳又斥爲淫女。而以末語爲譃辭。則是太叔以狂童譏宣子。不幾召怒而挑邦釁哉。

丰

古序。刺亂也。

續序。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集傳。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夫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辨義。雎雄生有定耦而不相亂。因以爲風之始焉。此以下。書亂者四篇。蕬恬然不知有從一而終之義。視氓蚩之婦。又爲下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俟巷。壻俟婦于門外也。俟堂。升自西階也。悔。悔盟之悔。背棄也。將。相將也。雞狗亦得將是也。○婦人怨其夫之棄己而思改適。故言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既正夫婦之禮矣。今乃悔棄予而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既申偕老之約矣。今乃悔退予而不將兮。是予之有美不彰。如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安能甘此抑鬱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可矣。餘倣此。

丰四章

東門之墠

古序。刺亂也。

續序。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集傳。門之旁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辨義。不待禮而相奔。猶爲夫婦。此則男女無別。故以亂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此女蠱男之詞。言東門之旁有墠。茹藘在其阪上。而子居在焉。其室則邇矣。但素無洽比而其人甚遠耳。東門之旁有栗。其下有踐家室。我所居也。豈不爾思。子自不我即耳。

東門之墠二章。○狡童作而丰繼之。同車扶蘇蘀兮作。而東門

之墠又繼之。始于忽。終于亂。堅氷之漸次也。然則雞鳴之不悅德。豈非履霜之始歟。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志未變也。上九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垂訓切矣。

風雨

古序。思君子也。

續序。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集傳。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詩人思君子之久不至。而貽此以招之。言當風雨凄凄之晨。聞雞鳴喈喈之聲。寤思爲之不夷。若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歟。況風雨瀟瀟之有聲。兼雞鳴膠膠之相雜。思益鬱而不瘳。若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歟。且風雨甚。則天雖明而如晦。雞鳴之聲。更喈膠而不已。此際之思。何由喜慰。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歟。益極言思甚而病。以冀其必至也。

風雨三章

子衿

古序。刺學校廢也。

續序。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集傳。此亦淫奔之詩。

辨義。孔氏疏。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今從之。學。國學也。廢者。人君不主其教。則師道不尊而士棄其業。非毀敗之謂也。宮門兩觀謂之闕。學宮者。師儒所萃。教化所興。凡講學養老訊囚獻馘諸大政。人君不時臨之。其有雙闕如宮門之制。宜矣。況城上安得有闕。今人在國曰城居。在野曰鄉居。諺語城對鄉言。城闕。猶云國學。所以別於鄉校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學子之所服。往。往教也。音。絃誦也。青佩。士佩瑞珉而青組綬。來。來學也。古之學者。時敎必有正業。三月。匝一時也。○鄭學廢而師儒作此以刺之。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思矣。縱我不往敎。子寧不嗣其絃誦之音乎。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之長矣。縱我不往敎。子寧不來學乎。蓋士習之輕挑兮。放達兮。竟在彼城闕兮。是以思子之心。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菁莪育材。先王萃天下之士于學。而董以師儒。所謂以賢與道得民者也。是故教術出于一。而人材由是興。菁莪廢而上無禮。子衿刺而下無學矣。夫教學之脈。不容一日而或絕。上弗收其權。則下必分其任。其正者。守先以待後。其邪者。非聖而橫議。此古今事勢之必然者也。然則後世之聚徒講學。其端兆不已見于此詩歟。

揚之水

古序。閔無臣也。

續序。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集傳。淫者相謂。

辨義。閔無臣者。其君之自閔也。唐文宗詩曰。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亦此詩之類也。今未知此詩作于何君。續序指爲閔忽。本沿刺忽之謬。但鄭人當公子五爭之際。兄弟若冦讎。而祭仲高渠彌輩。視其君之廢置弒立如奕棋。然則作此者。疑亦非昭卽厲也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鄭君閔無臣。而作此以告其所親暱也。言其孤微不足以制強臣。如揚之水不流束楚。是以終鮮兄弟。惟予與女之相倚也。女愼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而欲離間之耳。餘倣此。

揚之水二章。○漢獻以討賊託伏完而完終族。鄭厲以誅姦付雍糾而糾卽尸者。豈有他哉。其主惸惸于上。終鮮兄弟。而維予與女故也。夫以出口入耳之言相託付。非不密矣。其受託者。自矢無信人言。而欲竭智效力焉。非不忠矣。然一舉一動。不爲左右之所伺。卽爲妻子之所疑。其能倖免乎。魯昭公欲去季氏。子家以爲不可。卒之日入慝作。雖有子家。無如之何也。況昏庸之主。羣疑滿腹。每于其素所親信者。方媿媿焉。恐其信人言而背己。視子家以言旣出口。遂求匿于公宮以自明。其情可見矣。卒之所謀雖忠。而公厥弗用。豈非人實迋女之隱疑。橫踞于其胸而不解歟。

出其東門

古序。閔亂也。

續序。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集傳。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辨義。此所閔者。淫亂之女。非淫奔也。讀詩自見。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如雲。飾之麗也。如荼。容之皎也。○此詩閔冶容之誨淫也。言出其東門。有女之飾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也。蓋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而覊聆于斯胡爲哉。出其闉闍。有女之色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也。蓋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而牽情于斯奚益哉。

出其東門二章。○此篇當與有女同車參觀之。彼云德音不忘。是旣見而猶憶。此云匪我思存。則當見而不亂。逸志善心辨諸此。而所謂思無邪者可識矣。

野有蔓草

古序。思遇時也。

續序。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集傳。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辨義。思遇時者。思昏姻之遇合及時也。大昏必備六禮。其或阨于時勢。則殺禮爲昏。若不期而遇。故稱邂逅。綢繆曰。見此邂逅是也。夫禮本重于色。然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聖人必有以權其變。故任人以此問屋廬子。孟子謂其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此中輕重之權衡可識矣。惟衰亂之世。小民雖有昏姻之約。而或困于役。或窘于財。并不得遂其邂逅之

願。故此詩作焉。甫田詠總角。候人詠季女。皆曰婉孌。猗嗟咏魯莊曰淸揚。俱少好之稱。若因此斥爲淫女。其可乎。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此及澤陂。俱言有美一人者。定耦之稱。此則指其所聘而言也。○鄭民不得及時昏會而作此。言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滋長所以及時也。今我有美一人。年之少好。淸揚婉兮。安得邂逅相遇。適我室家之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及時所以滋長也。今我有美一人。婉如淸揚。正于歸之年矣。安得邂逅相遇。使有室有家而與子偕臧乎。

野有蔓草二章。○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之。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因引此詩曰。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蓋子路以中道相見。比于女之無媒。故孔子以爲木子之賢。而中道贈之。譬諸男女之邂逅相遇。雖非昏禮之正。不同無媒之合。若必待介紹升堂以相見。則人事無定。將終身不之見也。豈不爲失時乎。說詩者。反據此指爲朋友期會而作。誤已。

溱洧

古序。刺亂也。

稽序。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集傳。此詩淫奔者自敍之辭。

辨義。桑中書奔。以其期會行私言之也。此則采蘭祓浴。沿爲風俗。士不識閑家之節。女不守閨觀之貞。乘時並出。舉國如狂。士女雜沓。相謔相贈。恬不爲怪。非亂而何。每見通都大集。歲時故事。相與斂錢賽會。歌舞備陳。凡赴會來觀者。夫挾其妻。父攜其女。雖貴族士女。有盛飾而游者。豈非亂之所由生。與聖人錄此于經。而題曰刺亂。垂戒切矣。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既且以下。皆士勸女之往觀。而述所已見以動之也。○鄭俗淫亂。故里巷之民。歌詠國俗。而敘其士女問答之詞。言溱與洧。方春流之渙渙兮。士與女。方羣出而秉蕑兮。于時女之未出者。問士曰觀乎。士答曰既且。今且偕子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但見維士與女。伊其相謔。又贈之以勺藥也。餘倣此。

溱洧二章

鄭二十一篇○鄭徙新邑。武公其開國之君也。緇衣好賢。庶幾乃心王室者歟。繼以莊公。將仲子叔于田刺之。害弟嗇母。人倫廢矣。延及文公。清人刺之。惡臣棄師。刑政紊矣。羔裘刺朝。公族在位。奢僭無度。可想見矣。其風自上如此。遵路之思君子。雞鳴之刺不悅德。先王遺俗。猶有存者。乃士有同車之歌。女有扶蘇蘀兮之詠。志淫好辟。而狡童作焉。夫婦之道苦矣。褰裳思見正。民之性也。惟其不能正室。而丰作焉。加以蕩若東門之墠。淫辟之罪多矣。所以然者。風雨之思。無殊遵路。而學廢于子衿。則士習于挑達。蓋敎化衰微。風俗頹敗。匪一朝夕之積也。試讀揚水之閔無臣。乃知莊公紹德愧於緇衣。斯其臣踵之以擅朝政。忍湖施于母弟。斯子孫效之以事兵爭。何怪夫民不興仁。而習俗偷薄乎。猶且東門徒閔其亂。野蔓莫慰其思。士女之淫風。惡能不大肆于溱洧間哉。

齊

鄭譜。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

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辨義。周有天下。分土建邦。同姓之國。魯爲宗。異姓之國。齊爲大。此皆山東諸侯之望。而仁義禮樂所漸摩以成俗者也。及王道缺微。魯乃有頌。周公其衰矣。齊詩十有一篇。若色荒。若禽荒。厥親迎。恣內亂者。竟居其九。而魯亦並染其汚焉。然則先王之風化。所以經夫婦。厚人倫。于以刑百辟。而毋或封靡于爾邦者。今安在哉。蓋始于風敎之衰。終以人倫之廢。其漸然也。是故亂雅莫淫于鄭聲。而以齊風次之。有以也夫。

雞鳴。

古序。思賢妃也。

續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集傳。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晩。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據古序。變風作於厲幽之世。惟鄘柏舟。唐蟋蟀。秦車鄰。陳宛邱衡門。及檜詩四篇。餘皆東遷後之詩也。續序以此篇及還屬哀公。未知何據。鄭箋又指著與兩東方。皆當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之變風始作。尤屬附會。且續序以此詩陳賢妃警戒相成之道。集傳因分爲初告再告三告。但賢妃旣心常恐晩。聞蠅

聲。誤以爲雞聲。諄諄相告。則當雞之旣鳴。必夙興以待旦。不至又誤月光爲朝光。爲之再告。何肯遲至蟲飛薨薨之候。猶同寢於君側而三告之。果如其說。是口雖屢告。身實安卧。不留於逸欲者。斷不出此矣。況雞未鳴之先。必無蒼蠅之聲。何由聞其似者而以爲眞哉。蓋人臣雞鳴來朝。辨色入朝。人君日出視朝。皆常期也。今雞旣鳴。且有蠅聲。東方明。兼有月出之光。正末夏初秋。望後晦前之晨景。乃百蟲皆作。猶然同夢。詩人所以思賢妃也。大抵甘與同夢。子故予憎。其言抑暱。女蟲專寵之情形。宛然見於言下。是謂主文而譎諫。

鷄旣鳴矣。朝旣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昌。衣冠劍珮之盛。以辨色言之。○詩人憂其君之色荒晏朝。而思賢妃以告之。言雞既鳴矣。則來朝者既盈矣。今匪但雞之則鳴。且有蒼蠅之聲。東方明矣。則入朝者既昌矣。今匪但東方則明。先有月出之光。以故百蟲皆作。飛聲薨薨。予卽甘與子同夢。會朝者。且及朝歸之候矣。俟君不出。無庶以予故而子憎也。

鷄鳴三章

還

古序。刺荒也。

續序。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集傳。獵者交錯于道路。且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齊俗喜獵較。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子之還便兮。前日遭我乎峱山之間兮。相與並驅從兩肩兮。猶且揖我謂我之儇利兮。餘倣此。

還三章。○詩意揚人以譽己。不但謂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蓋曰子雖賢。尚遜我一籌耳。今詐之習氣宛然。

著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時不親迎也。

集傳。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

辨義。充耳之制。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其紞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然則此詩所刺者。蓋卿大夫之家也。禮稱國君冕而親迎。士爵弁。漢人亦稱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則其有充耳可知矣。夫弁冕所以敬大昏。今不親迎而徒盛其服飾。是逐末而忘本。故詩人

刺之。序書刺時。則不但齊俗爲然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靑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乎而者。僅此之詞。○時俗不親迎。故詩人託于婦至之詞以刺之。言不親迎而俟我于著乎而。惟是充耳之紞。則以素絲乎而。其所尚之者。則以瓊華乎而。服雖盛而豈禮也哉。餘倣此。

著三章

東方之日

古序。刺衰也。

續序。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集傳辨說云。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辨義。衰者風之衰。卽就詩敎言之。蓋風始于經夫婦。關雎之德。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其盛爲桃夭爲鵲巢爲車舝。風變至于此詩。其旨諧而弗莊。其僩狎而弗敬。則風敎之衰甚矣。續序以衰爲君臣失道。而斥詩爲淫奔。妄已。書刺之義。已見靜女。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在我室。媵既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其時婦在室中尊西南面也。履。躡隨也。履我卽。賓告具。壻乃揖婦卽對筵皆坐也。闥。房

戶也。在我闥。用昏之後。壻出脫服于房。婦亦脫服于室。壻乃入親脫婦纓。是在房戶之間也。脫寫曰發。揚子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是發卽脫服也。○此齊俗新昏者合卺之歌。言女年之少。如東方之初日兮。今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願履我而卽席兮。女容之盛。如東方之滿月兮。今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願履我而發其服兮。

東方之日二章

東方未明

古序。刺無節也。

續序。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集傳。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辨義。天地節而四時成。人君召令不時。卽無節也。續序因言未明求衣。以無節屬之興居。以不能辰夜歸咎于挈壺氏。逐句生解。陋甚矣。集傳之釋末章。似譏其君狂夫之不若。恐亦無是理。按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其言與無節相合。疑此亦刺襄公之詩。序主闡發其義。故書法如此。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人刺其君之召令無節而作此。言東方未明。顚倒以求衣裳。

可謂早矣。乃顚之倒之。自公召之。是猶責其不早也。東方未晞。顚倒裳衣。不爲晩矣。乃倒之顚之。自公令之。是猶責其太晩也。夫召令有時。譬如折柳樊圃以爲限。雖狂夫亦瞿瞿而不敢越。今不能辰夜。則臣下罔攸稟令。不失之夙。則失之暮。其何所適守乎。

東方未明三章

南山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集傳。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辨義。續序蓋以曷懷曷從。曷鞠曷極。解爲大夫不忍懷祿相從。坐視其鞠極。故云作詩去之。今玩前二章。刺其恃高縱淫而懷既嫁之女。不顧匹耦而從有夫之婦。語意猶泛。後二章。言及不可告父母。通媒妁。乃見其鳥獸之行。神人胥憤。若移而屬之魯桓。是輕詰元惡。聲討于被害之人。非情理之允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襄公淫于文姜。而齊人刺之。言其恃高位以求邪色。如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思魯道有蕩。齊子則由歸矣。既曰歸止。是既嫁之女也。曷又懷止乎。物各有耦。如葛屨五兩。冠緌雙止。今魯道有蕩。齊子則庸止矣。既曰庸止。是有夫之婦也。曷又從止乎。況蓺麻如之何。必橫縱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則齊子非可告父母者。曷又窮淫若此乎。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則齊子非媒可得者。曷又極欲若此乎。

南山四章

甫田

古序。大夫刺襄公也。

續序。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集傳。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辨義。此詩與衡門鶴鳴相似。衡門書誘。鶴鳴書誨。可知爲人臣陳善納誨之詩也。此則閑邪糾繆。義當書刺。然但書刺襄。恐讀者末由知其所刺何事。故特書大夫。而其爲廷臣風諫之作。讀序則知之矣。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襄公荒心于遠大。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量力而行者。必無田甫田。力不給而貪爲之。則維莠驕驕。維莠桀桀矣。度勢而謀者。必無思遠人。勢不通而妄求之。徒勞心忉忉。勞心怛怛耳。故事貴循序漸進。如婉兮孌兮。總角丱兮。乃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此豈欲速助長使之然歟。

甫田三章○春秋之初。其詩如此。見理分明。猶有先王之澤焉。

盧令

古序。刺荒也。

續序。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集傳。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齊俗競走狗。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家有盧令令。其人多豪俠而尚意氣。我知其美且仁也。家有盧重環。其人多矜貴而好修飾。我知其美且鬈也。家有盧重鋂。其人多材武而偲偲求。我知其美且偲也。

盧令三章

敝笱

古序。刺文姜也。

續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集傳。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辨義。續序謂此詩惡魯桓之微弱。集傳以爲刺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皆就敝笱生義。然不如古序刺文姜之確也。蓋魯桓不聽申繻之諫。而與姜氏如齊。其咎不在微弱。況詩稱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明指文姜之歸會齊侯而言。事在桓公被害以後。奈何以不能防閑惡之哉。至于魯莊卽位。去諸兒被弑中間八年矣。觀春秋所書。築王姬之館。會伐衛之師。次滑以謀紀難而不敢救。狩禚以會齊人而不知羞。受衛俘之歸。恐郕降之辱。而姜氏之往會齊侯者。又不一書而足焉。是魯莊忘親事仇。方謂殺父之大怨。請誅一彭生。卽足以除之。由此屈節媚齊。陷母于極惡。陰利其往來兩國以結歡。夫豈力不足于防閑。實不欲防之。而且縱之以逢其欲。昔人謂唐中宗。衛靈公。皆下愚。魯莊又有甚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其斯之謂矣。使其稍知痛父。但以母故。力不能防。則當襄弑姜燹之後。亦宜懲往易轍。乃姜死甫踰年。身自如齊納幣。加以觀社遇穀盟

扈。猶恐媚齊之未至。爲丹桓楹。刻桓桷。以侈逆婦朝廟之觀。而媚以大夫宗婦之覿幣。喪心至此。則其裕母蠱以事仇。罪狀益著。而弟以不能防閑譏之。惡足以蔽厥辜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文姜身爲國母而喪恥徇欲。時諺比人之無行者。有云破網裘髮。敝笱之刺。其義亦猶是耳。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此詩刺文姜之無恥也。言其敗防蕩檢。以放縱其淫惡。如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是以齊子歸止。盛其從者。出如雲之輕。至如雨

之騶。來如水之源源不絕也。

敝笱三章

載驅

古序。齊人刺襄公也。

續序。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馳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集傳。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辨義。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發夕于魯。齊人何從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簟茀者。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茀。因以知齊人目擊襄公之薄薄載驅。遂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錮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發夕。宵發也。○此刺襄公之無恥也。言其始而疾行載驅薄薄。急駕簟茀朱鞹以往。惟恐後期也。遙思魯道有蕩。齊子亦發夕而來矣。漸而徐行。四驪濟濟。垂轡瀰瀰。恬肆自得也。遙思魯道有蕩。齊子亦豈弟而至矣。及其既至。當汶水湯湯之旁。有行人彭彭之衆。而于魯道有蕩。與齊子共翱翔焉。雖指目環集而不顧矣。餘倣此。

載驅四章

猗嗟

古序。刺魯莊公也。

續序。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集傳。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魯莊公阿母意以事仇。故齊人因射事以刺之。言猗嗟貌之昌兮。形體則頎而長兮。揖讓則抑若揚兮。審固則美目揚兮。升降則巧趨蹌兮。是以射則臧兮。猗嗟才之可名兮。美目之揚。由氣之清兮。抑揚趨蹌。由儀之既成兮。是以射之臧。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矣我君之甥兮。猗嗟年之孌如兮。清揚婉兮。亦既舞則選兮。又能射則貫兮。則四矢之反兮。曷以禦外侮之亂兮。

猗嗟三章○諸兒之弑。兆已見於此詩。蓋國人之共憤也久矣。

當合刺無節以下細究之。

齊十一篇○太公之封于齊。豈非與稱其夾周禮以治其國者哉。自周德既衰。齊風亦變其上有色荒之行而雞鳴作。其下有禽荒之俗而還作。讀著而知其禮廢于親迎。讀東方之日。而知其化衰于正始。讀東方未明。而知其政令之無常。則是君臣朝野之間。相與簡棄禮法以從事。而南山之內亂。遂由是以興焉。猶且君心日荒于功利。而甫田刺之。民俗日趨于夸詐。而盧令歌之。先王之所以教者。益致消亡矣。乃敝笱載驅。罪大惡極。而秉禮之邦。不耻于爲役。此猗嗟所以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其斯之謂歟。又曰。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其序詩之旨歟。

詩深卷之九

魏

鄭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集傳。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案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辨義。魏之始封。及傳國世次。俱莫可考。惟春秋傳載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則魏亦武王下車之所封矣。迄魯閔公元年。爲晉獻所滅。蓋自平王初年至此。已百有餘歲。是其變詩七篇。亦作于東遷之後。今反覆誦之。類皆傷夫變古廢禮。貪利病民之所由作。是故諸國之風。衛以外。傷人倫之廢者莫如齊。而齊

以下。哀刑政之苛者莫如魏。此魏之所以次齊也。其國雖滅。其詩具存。觀其所以吟咏而哀思者。為民之性。先王之澤。于斯可見。聖人安得而不錄之。

葛屨

古序。刺褊也。

續序。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集傳。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辨義。續序於魏唐之首篇。獨詳其民俗。緣左氏季札觀樂之文。魏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唐曰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民。遂附會其說。不知唐魏之勤儉。由其地瘠民貧。異於

沃土故耳。夫水土之風氣雖殊。而王者道以德。齊以禮。則民行不囿于習俗。其好尚自無過不及之差。世教衰。民不興行。勤儉之風。遂流為褊嗇。沃土之民。遂習于淫侈。此所以國異政。家殊俗也。考鄭衛唐魏之俗者。當於斯乎察之。即如使女縫裳。亦違禮之小者。而詩人刺其褊心何哉。先王制禮。小大由之。有國有家者。本此制心。而循之以應酬萬事。則條理精密之中。有以裕其廣大和平之氣象。而措之則正。施之則順矣。昔子夏問政。孔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告之。然則心之所以褊者。欲速見小。乃其病本也。鄭譜以儉約之化。原於舜禹。豈非訓詁之陋識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此刺褊之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而非其時。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而非其禮。其意不過要之襋之。好人服之以美觀耳。自好人之外觀言之。提提安舒。宛然左辟。佩其象揥。非不美矣。維是褊急之心。欲速無禮。是以為刺。而可弗戒歟。

葛屨二章

汾沮洳

古序。刺儉也。

續序。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集傳。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辨義。國有六職。而婦功與焉。故王后有親蠶之禮。況其下者乎。雖然。三推三繅。所以不忘小人之依。而以身勞之也。至于利不可專。則受大者不取小。使偏于儉。斯難乎為下矣。孔子曰。儉則固。專言刺儉。則不中禮可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此刺貴家之女。而親臣妾之職。是偏于儉也。言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論其勤儉。美無度矣。美雖無度。而所親者。殊異乎公路之職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瞻其儀容。美如

英矣。美雖如英。而所事者。殊異乎公行之女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仰其人品。美如玉矣。美雖如玉。而所爲者。殊異乎公族之體也。

汾沮洳三章

園有桃

古序。刺時也。

續序。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憂其君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辨義。續序極支離。而集傳節取之。然所謂國小無政。求諸詩中。未見確義。又以園桃與歌謠。而無所取義。則詩情益泛濫而莫知所謂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況桃棘乎。公儀休相魯。不欲奪園夫之利。誠以君相者。導大利而布之民者也。惟導利之權總于上。公之而不私。則治野人養君子。分誼明而體統正。雖有貪夫。無可肆其侵奪。若使貴勢之家。下侵民利。析及秋毫。必至貧民之生計日蹙。此詩人所以憂也。書曰刺時。則豈獨魏俗有是哉。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歌謠以行國。即指此詩。曰驕曰罔極。言時人反責其侈肆不知節儉也。○此刺專利之詩。言貴家之園有桃。利其實之爲殽。是以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以風之。不知我者。將謂我本士也而反驕侈。彼人之勤儉是哉。子曰亦何其也。然則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其弊耳。餘倣此。

園有桃二章

陟岵

古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續序。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集傳。孝子行役。不忘其親。

辨義。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志。主于思親。非若揚水鴇羽。爲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讀此。可以見其善體親心。合凱風觀之。莫非先王之澤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

無死。

陟岵三章○詩意與小雅杕杜後二章相似。不註自見。

十畝之間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集傳。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

辨義。續序甚陋。集傳尤誤。蓋詩所以書刺時者。當時廢井田之法。於公田十畝外。稅其廛及私田。故魏民懷其舊俗而作此也。

十畝之閑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周人徹法。八家同井。中田有廬。蓋取公田百畝中之二十畝而八分之。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也。是故每夫一廛。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其制廬舍在內。公田次之。私田在外。詩言十畝者。公田也。其閒。廬舍也。其外。私田也。宅傍樹桑。匹婦蠶之。所謂桑者也。○徹田廢而民無以安其業。故語其同井者曰。在昔十畝之間兮。室廬所在。桑者于此閑閑兮。故日入而息。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饁彼南畝。桑者于此泄泄兮。故日出而作。行與子逝兮。而今安可得歟。

十畝之間二章

伐檀

古序。刺貪也。

續序。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

集傳。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辨義。詩意分明。集傳誤甚。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詩所刺是也。讀此知魏之井地廢。世祿猶行。與滕相似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猗。嗟嘆聲。三百廛。大國之卿田也。每井八夫。每夫一廛。助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出焉。故以廛計之。重民力也。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共三百二十廛。言三百。舉成數也。三百億。總秸之數。取禾者。兼總秸納之也。又三千二百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則四千八百石也。大約每井供八囷。每囷十五石。三百囷。亦舉成數耳。貆特鶉。所以供鼎實也。君子。有道之稱。○此刺貪夫倖祿之詩。言其矯飾虛聲。無濟實用。如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徒望河水之清且漣而猗嗟之。猶然坐糜廩粟。不稼不穡。

胡取禾於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此懸貆兮。彼君子兮。必不若是之素餐兮。餘倣此。

伐檀三章。○語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言任重致遠之具。修之在我。非將爲車而先問道之夷險廣狹以曲就之也。況肯枉用其力于河干歟。蓋舟楫非以行陸。輪輻非以濟川。持非其具。而倖有功者鮮矣。于此而轉嘆河之深。道之阻。欺世乎。欺已乎。不過貪得苟食之鄙志使之然耳。然則檀車豈不足以利天下哉。庸醫耳食古方。聞桂附之捷于已疾。而妄投于熱證。其疾益增。則嘆曰。非吾方之不古。而爾恙之難療。因之索貲弗已。即主人亦蔽于其說而莫之非也。三代以下。士之竊斯術以巧取于世者不鮮。有志爲君子者。烏可不三復于斯篇。

碩鼠

古序。刺重歛也。

續序。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集傳。民困于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顧。顧惜也。德。加恩也。直。伸愬也。勞。撫字也。永號。催科追呼之聲也。○魏民刺重歛。故託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自三歲以來習貫于女。而莫我肯顧。則竟成無厭之求矣。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庶爰得我所以安其業耳。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自三歲貫女。而莫我肯德。則無復加恩之望矣。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庶爰得我直以愬其苦耳。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自三歲貫女。而莫我肯勞。則不勝催科之擾矣。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女復誰之永號。而追呼不已乎。

碩鼠三章。○先王取民有制。而後人之更制重歛。必有其始。詩稱三歲貫女。則前乎此者未嘗有是。此春秋所以書初稅畝也。夫始望其我顧。謂惻然顧恤其身家。而仍循舊制也。莫我顧。則加徵歲爲常額。而民不得所矣。然猶冀于歲額之常。或孤貧復除。或凶年蠲免。是猶我德也。莫我德。而稱貸以益苦情不獲直矣。所冀者催科之中。猶存撫字。用一緩二。則猶我勞也。至于莫我勞。而追呼日迫。惟聞永號之聲矣。不得已而去之。有業可安。則得我所也。即不然。而苦情或可直也。又不然。而十室九空。永號之聲。復向誰追呼于旦暮也。噫。爲民上而使民至此。其謂之碩鼠也固宜。

魏七篇○孔子序詩之時魏之滅久矣而其詩尚在存亡之故可得而考焉夫國之亡也必先去其禮君德民風覘其一可以知其他是故褊若葛屨則使人不以道急遽而乖其所以序儉若汾沮洳則貴賤無等苛細而失其所以理其體亡矣於是貴勢之家專利自封而園桃刺之行役之民憂我父母而陟岵思之又況井地授田先王之大經大法而竟使十畝之間斯民不得樂其樂利其利焉當是時雖有善者難與圖存而且朝有伐檀之貪人雖有小惠民弗懷之而且野有碩鼠之重斂國欲不亡其可得歟

詩深卷之十

唐

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辨義叔虞以成王母弟受封於堯之舊都建國曰唐其子燮因晉水而改號曰晉或亦若衛土之稱沬邦及相沿既久遂名晉而不名唐焉至孔子序詩於其篇端悉繫晉而仍以唐題其國號何哉封建王者之大權也叔虞之封成王分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則帶礪之盟天府藏之與國無窮如之何其可改也使先王分土建

邦。而侯氏之子孫、擅改其封號、是大放王命以干天討、矣。故楚僭王號。而作春秋。仍書子。晉更國號。而序變風。仍書唐。其義一也。且諸國之風。棄王命而改封號者唯晉。不告王而分國專封者唯晉。釀弒君簒國之禍。而賂王襲封者唯晉。然則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序詩之垂訓大矣。其次於齊魏之後、即循前王分封之先後爲序。集傳以爲仍其始封之舊號、庶幾得之。若續序所云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遺風。已屬訓詁之鑿說。而鄭譜更爲洪水九年。殺禮救厄之論以附會之。其鑿尤甚。曷思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豈皆先聖之遺風使然哉。

蟋蟀

古序。刺晉僖公也。

續序。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集傳。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

辨義。續序集傳。均與詩之本旨相背。讀者辨之。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僖公荒于樂。而晉人刺之。言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暫樂。則日月其除。而嗣歲又興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敬思其居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居。則良士必瞿瞿而心驚矣。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則日月其邁。而無暇爲樂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周思其外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外。則良士益蹶蹶而震動矣。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則日月其慆。而百爲又起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遠思其憂也。如謂好樂無荒其憂。則良士宜休休以自逸矣。

蟋蟀三章

山有樞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集傳。此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辨義。續序之淺拙。于此篇可盡見其底蘊。朱子嘗論詩所以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子有車

馬子有衣裳耳。竊謂詩之能興起人者。由性情之感動。雖樵夫牧豎。當其觸物興懷。各有志之所之。以發于嗟歎。形于咏歌。即如孺子滄浪之歌。言最淺近。而意味悠長。聽之發人深省。緣其天機洋溢。活潑潑地故也。若別無意義。止取一二字之呼應為興。則誦者方厭其牽合無味。又何能使興起人處全在此。此論未免疑誤後人也。細玩此詩。比而非興。若舍是求之。則辭意汗漫無所歸宿。如續序之逐句立解而已。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晉人憂昭公之孤立將亡。而作此以刺之。言國之有人。如山有樞。隰有榆。惟所用之。今子有衣裳。可以章德。而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可以庸賢。而弗馳弗驅。一旦衆畔親離。宛其死矣。徒為他人是愉耳。又如山有栲。隰有杻。惟人取之。今子有廷內。可速諸父諸舅。而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可樂羣臣嘉賓。而弗鼓弗考。一旦宛其死矣。徒為他人是保耳。又如山有漆。隰有栗。惟人采之。今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而人之好我。且以永日。而和樂是湛。一旦宛其死矣。但見他人入室耳。

山有樞三章。○易稱亢之致悔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惟其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而喪亡隨之矣。自古亡國未嘗無人。興主之所取。皆亡主之所棄。觀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則他人是愉者。豈惟匯匯之貨力哉。即以貨力言之。鹿臺之財。鉅橋之粟。殷斂怨以聚之。周即資之以賚善人而服萬姓。人知財粟為紂物。不知善人皆紂臣也。或聚或散。或客或予。一轉移間。而仁暴異用。知此鮮不興。昧此鮮不亡。誦是詩者。其可不三復歟。

揚之水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集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彊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辨義。考左傳及史記。晉昭公當平王之二十六年。封桓叔于曲沃。沃雖漸彊。晉傳六世至緡。而後武公伐晉滅之。其先六七十年。晉人屢攻沃師而拒之。未有叛晉歸沃之情事。使當昭公時。國人皆欲叛晉歸沃。則桓叔早已得志。何待武公。續序謬解此詩。而集傳從之。誤已。竊謂詩人即物比喻。各有攸當。即如均此揚之水。然言不流束薪。可知強臣逆命于下。而威令不能行之。

若揚水之中白石鑿鑿則是強梁磐踞擧肘於內豈但不能流之而已乎桓叔雖強梗不臣分封在外非君側之惡與喻意不類且其恃強叛晉與師侵伐並非陰謀有何不敢告人之有細玩詩意殆爲潘父之將謀弒逆而作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子昭公也從子于沃不敢斥言弒逆也君子指賊臣之稱桓叔而言也○晉人知潘父將弒昭公以納桓叔而作此言其乘主弱而磐桓如揚之水中有白石鑿鑿將盜此素衣朱襮從子于

沃以獻媚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也揚之水中有白石皓皓將竊此素衣朱繡從子于鵠以邀功曰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也揚之水白石粼粼逆形已見而事急矣是以我聞其有命不敢以告人而來告于君也

揚之水三章

椒聊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集傳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辨義讀此益知晉人無叛晉之情而白石之非比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晉人憂沃之益強而作此以刺昭公言椒聊之實其蕃衍既盈升矣彼其之子其碩大既無朋矣然則無朋之勢將如椒聊且必至遠條且豈但盈升而已哉餘倣此

椒聊二章

綢繆

古序刺晉亂也

續序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集傳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辨義唐人遭亂而有新昏別之詩亦此篇之類也集傳沿續序而誤耳夫庶民雖貧既得遂其昏姻之願何至合昏之夕三星在天方束薪於野且束薪何以稱綢繆而詩意何所取興于束薪哉如謂其喜甚自慶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謔浪甚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晉民遭亂新昏者有別離之憂而歌此言此夜之綢繆如束薪

雖聚而必散、故仰見三星在天、而歎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也。子兮子兮。此身未分明。其如此良人何。此夕之綢繆如束楚。故仰見三星在隅。而歎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也。子兮子兮。相對如夢寐。其如此邂逅何。此夕之綢繆如束芻。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也。子兮子兮。夕昏晨告別。其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

杕杜

古序。刺時也。

續序。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集傳。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

辨義。續序穿鑿。集傳得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無兄弟者。不見恤于人。而作此以刺時。言有杕之杜。其葉湑湑以相蔭。今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之枝葉相庇也。嗟行之人。目擊踽踽之況、胡不比焉。人無兄弟。窮于無告矣、胡不佽焉。餘倣此。

杕杜二章。○生而無兄弟者天也。惟先王之世、本俗以安之、重兄弟之聯、八刑以糾之。嚴不恤不任之禁。而鄉田同井。比閭相賙。雖有孤生之民。亦自忘其睘踽之苦。迄於衰世。親睦道缺。而後其民視物愴懷、歎無兄弟之大可哀也。輔氏遂以爲有常棣之遺意。庶幾大序所謂厚人倫者、不知常棣所云永歎無戎。指急難外侮。援諸分義、非良朋所能助者言之。即如律法、五服之親、得相容隱。其兄受侮。弟可還毆。每有良朋。不從此例也。若此詩曰比曰佽、所望者里黨之周助。正先王所以敎厚。使指他人不如同父爲厚人倫、則將使人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以長偷薄之俗。烏可以爲訓歟。

羔裘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辨義。古者開國承家。子孫世及。而民皆服從其政教。歷久不渝者。無他焉。民之所居即其居。故厚下以安宅。而藏身無不固。民之所究即其究。故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詢謀鮮不同。及其變也。哀刑政之苛者。吟詠性情以諷其上如此。所謂達於事變。懷其舊俗也。豈非先王之澤哉。書曰刺時。其感深矣。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居居、謂居處、究究、謂究圖、居居究究、如于時處處、于時言言、疊文以足意也。○大夫浚民于私邑、而其民刺之言、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其所居久矣、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家、是念也。羔裘豹褎、自我人究其所究久矣、豈無他人、維子之舊好難忘也。

羔裘二章

鴇羽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集傳。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辨義。孟子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詩所刺是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時君奪農時以役民、而其民刺之。言我之不得所。如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皆由王事靡盬。使我不能及時蓺稷黍、則父母何怙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乎。餘倣此。

鴇羽三章

無衣

古序、美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集傳。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辨義。朱子辨說云。此詩非武公自述其請命之意、卽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序以爲美。則是獎姦誨盜。故特辨之、以正人心。誅賊黨。庶幾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以附于春秋之義、論可謂正矣。但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婦。自道其荒淫之實、無所耻諱。故正其失而書刺。至于亂賊之黨。乃當世之姦囘。具過人之才智、旣已悖逆君親。戕滅倫理。又相與昧心獻諛。以苟富貴、使不發其獻諛之罪。而但責其所美之非、旣失討矣。又指爲詩人陰刺之、將使讀者認賊黨爲忠良。徒欲歸罪於元惡、而反故出其黨羽。春秋之義安在。若更指爲武公自述請命之意。則賊黨益脫然于議外。所謂正得失者又安在。夫符命之作、美新室也。九錫之文、美魏公也。而作者之罪、遂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揜。此序之書法、亦若是而

已是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者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當時魯人書於史冊本以爲美事聖
人亦据事直書之然讀之者苟知仲子乃惠公之妾桓公乃弑
兄自立之人則王之歸賵錫命其非固不待言而宰咺榮叔身
爲王臣靦然銜命以來其庸鄙鮮耻之面目如將見之矣又如
趙穿弑君而書盾許止不嘗藥而書弑後世之人但知盾爲穿
兄而位則正卿止爲買子而手自進藥雖欲肆其無父無君之
心代爲辨雪而無詞可措焉蓋惟聖人有以洞燭其隱微善發
其情狀于以詔示來世俾姦回之人自懼其有欺難售無地自
容而廢然消沮斯之謂誅賊黨正人心故曰爲人君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夫豈不得其情徒忿
然書之爲讒爲賊遂能讋懾之使愳而不敢發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子武公也○武公旣請命而受服以歸故其黨美之言前此豈
曰無衣七兮不如今子之衣安且吉兮餘倣此

無衣二章○豈曰無衣云者言子力自足以取此不過餌此共
主之空名以箝制羣口而莫如子何耳卽此一語無君無王之
肺肝畢露矣莽操之竊國旣已廢弑由己又必僞爲遜讓願爲
周公而不能遂明農之志願爲文王而不能終服事之誠噫何

其自欺也此詩之情事雖殊鬼蜮之伎倆則一聖人錄之于經
所以揭其情狀昭示萬世故嘗稱患失者曰鄙夫譏舞佾者曰
是可忍忍則鄙鄙則忍千古小人之爰書定矣

有杕之杜

古序刺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辨義續序仍牽用杕杜篇以爲之說陋甚矣孟子曰悅賢不能
舉又不能養此詩之刺意如之集傳非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杜赤棠也其實酸澁噬飲食也○詩人刺武公之悅賢而弗能
養也言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而行人弗顧彼君子兮豈以飲食
而肯適我哉但君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以致其養也餘倣此

有杕之杜二章○堯養舜于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可見
人主之于賢將欲舉之必先養之然使其終不能舉則公養之
仕非君子來遊之本志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況并不能養
乎聖人錄此乃世變之大者變而彌下濁世公子以養士稱佳
方術雜技亦國士自命于是飲食之恩重而道德之風邈矣

葛生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集傳婦人以其夫之久從征役而不歸

辨義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今按此悼亡之詩而書刺獻公者續序所云好攻戰是也凡好戰之君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而弗顧陳此于其前有不怦怦心惻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其謂是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誰與獨處猶言何人伴孤寂誰與獨旦猶言誰適爲容皆引起歸于其室之意也枕粲衾爛蓋新昏未久者其居其室卽野域也○婦人悼其夫死於攻戰不得族葬故哭於其墓而作此以自矢言葛生蒙楚而蘞亦蔓于野矣予美亡葬于此其誰與獨處乎葛生蒙棘而蘞亦蔓于域矣予美亡此其誰與獨息乎痛思角枕粲兮予美所並也錦衾爛兮予美所同也予美亡此予亦誰與獨旦乎惟是夏之日冬之夜耿耿此心以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以待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而已

葛生五章○從一之義殉死者烈也而未免情之過待死者節也而全乎德之貞且遙遙百歲之身而固志不易節者之情不猶深於烈哉此死義撫孤所以有難易之辨也

采苓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獻公好聽讒焉

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獻公好聽讒而詩人刺之言苓生下隰而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有無信實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無遽以爲然則人之爲言胡得售其欺焉苦生田澤而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有無所與受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葑生園圃而曰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有無所從來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

唐十二篇。○唐叔受封。嗣以子燮而國號遂改。則王命廢而亂兆伏矣。傳及僖公。荒于好樂。蟋蟀刺之。殆當周道之傷乎。至於昭公。分國專封。孤立不振。而山樞作刺。其時揚水之賊臣。謀逆於內。椒聊之强族。逼處于外。則身弒而國亂矣。自是綢繆之新昏。離別堪哀。杕杜之孤子。睘踽可閔。民力浚于羔裘。農時奪于鴇羽。蓋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則無衣作而國易其主矣。夫武公以盜竊得國。而刺以有杕之杜。是不能與賢也。獻公繼之。葛生以刺好戰。采苓以刺好讒。而晉風于是終焉。是故晉之爲國。其主弱則內有篡弒之禍。其主强則外肆兼并之威。迹其所以然者。始而改封。繼而專封。終而賂封。晉固無王。而王綱之漸極于傾頹。有由然也。錄其國風。正其國號。所以謹封建之變者。意深哉。

詩深卷之十一

秦

鄭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辨義。秦之爲國。其始非子主馬汧渭之閒。以功受封于孝王。而

邑諸秦。則附庸之君也。宣王中興。命秦仲爲大夫。往誅西戎。王朝之大夫。受地視伯。則其爵亦埒于伯也。秦仲死于西戎。仲子莊公。奉命伐戎破之。王子以大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是其加地襲爵。皆命自天子也。及平王東遷。襄公送之。王詔以犬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逐。卽有其地。是其後賡有岐豐之地。由時王所命。較晉武之賂王竊國。晉獻之翦滅同姓以益其封者不同也。故孔子作春秋。書秦伯以其次國之君。爵不比於吳楚也。今讀其詩。家無人倫之禍。國無刑政之苛。而禮樂教化。及尊賢禮士之意浸微焉。然則聖人所以序詩之大旨。存乎此矣。若夫循其封國之次。列于魏唐之後。固明其爲有周一代之侯封。曷嘗以戎狄屏之哉。

車鄰

古序。美秦仲也。

續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集傳。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辨義。秦當孝王元年封附庸。小國之君也。厲王三十四年。秦仲嗣立。宣王元年。命爲大夫。六年死于西戎。其先在位十有九年。小國之君。豈無禮樂車馬侍御。續序但見有車有馬。及寺人贊瑟之文。遂以爲始有。蓋附合能夏則大之說。而以首兩篇當之。曷思鹿鳴燕飲。其樂通用于鄉國。何獨遺于附庸之君。況並坐鼓簧瑟。非國人所能與。奈何以爲創見誇美之乎。下篇同此。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寺人之令。使內小臣戒與者也。並坐。皆升就席也。鼓瑟。歌鹿鳴之三也。鼓簧。笙入三成也。〇秦仲燕羣臣。而其臣美之之言。羣臣來燕之早。逖而聞聲。有車鄰鄰矣。近而辨色。有馬白顚矣。于時未見君子。有寺人之令。以戒與燕者矣。凡此與燕者。如阪有漆。隰有栗。皆君所培埴。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正上下志交之日。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耋乎。又如阪有桑。隰有楊。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尤和樂且湛之際。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亡乎。蓋因燕而勉以撫時及事。美不忘規也。

車鄰三章

駟驖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集傳。此亦前篇之意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田而秦人美之言其往田也駟驖孔阜六轡在手于時公之媚子皆從公于狩焉及其田也虞人奉是辰牡辰牡孔碩於時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可謂驅禽以制而舍矢如破矣既田之後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爰命輶車鸞鑣載獫歇驕以休其力焉

駟驖三章○往狩而媚子從之既田而遊于北園長揚羽獵之風濫觴于此矣寺人之令卽此亦可參觀

小戎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車有三故兵車稱小戎以別于田車乘車且明其非元戎也如玉戎容玉色也德音猶言好音也○襄公以義伐西戎從軍者之室家思而不怨故詩人敘其事以美之言小戎俴收五楘梁輈造車之制善矣游環脅驅陰靷鋈續馭馬之法精矣于是設文茵貫暢轂駕我騏馵而將行人情値此將有離別可憐之色言念君子獨溫其如玉今則在其板屋是以思之而亂我心曲也方其始而送之四牡孔阜六轡在手僕執御矣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馬就道矣望其軍容則見龍盾之合觀其悉軾又見鋈以觼軜言念君子自是而溫溫者其在西鄙之邑矣方以何日爲凱旋之期胡然使我念之不置也念之則曰俴駟孔羣馬安其介矣厹矛鋈錞兵利其刃矣蒙伐有苑虎韔鏤膺器飾精矣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弧矢備矣言念君子枕戈待旦之心載寢而載興則厭厭良人必有秩秩之德音以報捷于旦暮矣

小戎三章

蒹葭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集傳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此詩之刺意如之其詞旨

坦易非如續序之鑿所謂伊人與白駒之詞一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每章前四語之旨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人以衰周多遺賢而刺襄公求之不以道也言時衰則亂生如蒹葭蒼蒼而秋已暮則白露爲霜而陰漸凝故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以潔其身也于此而求之不以道譬若遡洄從之道阻且長矣如以其道則是遡游從之固宛在水中央也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見幾早矣于此而遡洄從之道阻且躋矣若遡游從之斯宛在水中坻而豈遠哉餘倣此

蒹葭三章○陰始凝曰履霜四陽在上曰遯當卽此詩細參之

終南

古序戒襄公也

續序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集傳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辨義續序逐句求解但見其美而又不敢不合于古序故其說之迂曲如此卽此可見詩序之傳出于聖門續之者雖百求不得其旨而必遵守之其可廢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壽考老人也○襄公伐戎至于宗周其臣戒公慰民心以撫周地也言登彼終南以望尚何有哉有條耳有梅耳今君子至止周人見錦衣狐裘之服睹顏如渥丹之容喜相告曰其吾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耳故君子至止周人見黻衣繡裳之服聞佩玉將將之聲以爲吾壽考之人每念此不忘也豈可不丞

慰其望歟

終南二章○平王東遷以豐岐委之秦人而宗周遂淪陷于犬戎讀黍離所咏故宮茂草廟社邱墟則其他衣冠文物掃地以盡可想見矣昔唐人亂後早朝詩曰唯有終南山色在淸明依舊滿長安漢三輔吏士東迎更始光武時爲司隸老吏見其僚屬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三復此詩千古遭亂之情形宛然如見也

黃鳥

古序哀三良也

續序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遺命以三良從殉。而秦人哀之。言交交黃鳥。猶止于棘以樂其生矣。今誰從穆公。乃子車奄息也。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竟驅之臨其穴。惴惴其慄。情狀尙忍見乎。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回遺命以贖之兮。雖人百其身而不惜也。餘倣此。

黃鳥三章○破胎毀卵。則麟鳳不遊其國。是故鳥猶自樂其生。而人可知矣。夫營石槨以待死。則孔子歎之。以爲不如速朽。況驅無辜之善人以殉之乎。在穆公誠爲亂命。而阿意以從者獨何哉。蓋易簀所以正終。故曾元之愛親。不若童子也。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言附棺附身。一或弗愼。雖悔何追。而陷親于必不可補救之惡者。其罪尙可逭歟。詩曰誰從。所以咎穆公遺命之非。曰如可贖。所以著康公曲從之罪也。

晨風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集傳。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辨義。續序固不得詩意。但集傳因未見君子一語。斷爲婦人之作。因忘我二字。比諸扊扅之歌。豈其然乎。今附錄其歌。讀者審之。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憂心欽欽。言其情切瞻仰。時深祇惕也。○游士求用于康公。久而不得見。故作此以刺之。言其矢志向秦。如鴥彼晨風。投于鬱彼北林。有所擇而栖也。是以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今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蓋士各有材。如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惟君擇而用之。是以未見君子。憂心靡樂。今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餘倣此。

晨風三章

無衣

古序。刺用兵也。

續序。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集傳。秦俗强悍。樂于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

辨義。秦民之勇公戰。怯私鬭。由其後商鞅以峻法驅之使然耳。

若春秋之中世。王澤雖微。而豐鎬之遺民。俗尚豈同于戰國。未可據後事以論斷此詩。興師稱王。說見伯兮。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秦人亟用兵而其民刺之。言豈曰子之無衣。與子同袍。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戈矛。庶幾鋒鏑之下。與子同仇而相爲死耳。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矛戟。庶幾鼓進之際。與子偕作而不相離耳。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甲兵。庶幾遠征之役。與子偕行而不相棄耳。

無衣三章

渭陽

古序。康公念母也。

續序。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辨義。秦穆公納重耳于晉。康公時爲太子。奉父命送之。贈以路車乘黃。非康公念母而爲是也。及渭陽贈別之際。念母之不見。益覺見舅如見母。復解已佩以贈。并贈此詩。蓋天性之感。此際爲最眞。贈送之情。亦此時爲最摯。使無此情。則此詩不作。故序以念母書之。朱子辨續序我見舅氏以下。無所繫屬。不成文理。又一手所爲。是截念母之不見一句。屬之上文而止也。竊謂念母三句。連讀之。其文理乃相貫。若與下文不屬。則上文先不成文理矣。續序見此篇次于穆公已卒。康公卽位之後。故指爲追思前情。不知古序于一人之事。其先後序次多類此。讀鄘風衛文公。小雅周宣王。其意可得而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康公送舅而念母。故賦此以贈別。言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則將別矣。于時何以贈之。既有路車乘黃矣。我送舅氏。當此贈別之際。悠悠乎我思之長而不忍別也。又何以贈之。聊解瓊瑰玉佩以抒情。而情益難已矣。

渭陽二章

權輿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

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小失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辨義醴酒不設小失禮耳而穆生以爲忘道確然謝病以去庶幾介于石不終日者矣何至每食無餘且漸不飽尚繫遯而不能舍哉細玩此詩有類彈鋏之歌蓋游士所作也每誦秦風如蒹葭之伊人無道則隱天下之士也三良百夫之特一鄉之善士也而秦人不能用且不能容至于晨風權輿大抵習覇强之術欲依世主以立功名者耳覩士氣之卑而知王澤之湮熄矣聖人錄之謹世變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游士以康公養士之不終而刺之

權輿二章

秦十篇。秦仲嗣其先業而詩有車鄰可見君臣之間能勵勤圖治矣襄公當東遷之後畤田講武則駟鐵作秋奉義伐仇則小戎不怨其美亦有足錄惜乎承王命以有岐豐竟不能禮蒹葭之伊人慰終南之民望故文武之遺澤由是熄焉穆公雖霸

西戎而卒於黃鳥是縱無法以棄善人也康公繼之晨風之游士不收無衣之用兵有刺當是時秦晉交兵訖無寧歲民由渭陽天性之思不勝其功利人欲之惑耳終以權輿士賤君驕則仁義禮樂之說無由得聞安能不馳騖于詐力也哉

詩深卷之十二

陳

鄭譜。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卽其地也。

辨義。周武王以元女太姬妻虞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與祝薊並稱三恪。皆小國也。周衰風變。陳有宛邱。當厲王之世。先於諸國。迹熄詩亡。陳有株林澤陂。當定王之世。後于諸國。陳其變風之終始乎。迄今誦之。詩僅十篇。而荒淫冒色。哀樂失節者居其六。且風莫淫於鄭。猶皆民俗之汚。而陳則始之終之。君臣之間。

恒舞宣淫。然則次陳於變風之將終。豈非傷夫二南之化益遠。斯正始之道日衰。故其流極至于此歟。漢人嘗稱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今考其詩。君臣失德于上。其民相與刺之疾之。則是後世子孫。不能法胡公之不淫以至此。其咎不在太姬一婦人。而斯民之所以哀思怨怒者。尚可想其不忘先王之澤。漢人之說。無所取焉。况鄭子產謂陳。我周之自出。安得云太姬之無子與。

宛邱

古序。刺幽公也。

續序。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集傳。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邱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

辨義。商書風愆之戒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又制臣下不匡之刑。誠懼有國有家之人。養尊處優。恃以肆其心志。今此詩之鼓缶植鷺。不但于宮于室。而于宛邱。不但恒舞恒遊。而且無冬無夏。此豈委巷之人哉。昔成王遊于卷阿。進戒者曰。令聞令望。蓋恐人主輕出嬉遊。萬民瞻之則損望。四國傳之則損聞。詩云無望。正謂此也。然則序書刺幽公。本無可疑。辨說奈何聽其以謚惡得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湯放蕩也○幽公恒于遊舞而陳人刺之言子之蕩兮宛邱之
上兮以之快志洵有情兮而萬民瞻之則無望兮况坎其擊鼓
宛邱之下且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坎其擊缶宛邱之道且無冬
無夏植其鷺翿其蕩不已甚乎

宛邱三章

東門之枌

古序疾亂也
續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
于市井爾

集傳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
別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萇楚疾恣讀之淒婉而知
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誦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
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續序固未得其本旨而如集傳所註竟
雷同于芣苢不幾于勸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枌栩置社所樹之木因以名其社如漢人枌榆社之類其地高
平可以歌舞若後世之集于寺廟也子仲命氏也左傳胙之土
而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也子仲之子猶曰
臧氏之子非女子也婆娑子仲之家樂舞于其下非自舞也穀
且猶言勝日若不風不雨溫和清麗之辰皆是高平曰原南方
之原卽宛邱其地在陳城南三里市猶言集場擇日集衆以觀
舞因之成市也爾我衆辭若稱衙衙者曰爾來我往也○子仲
氏亟歌舞以惑衆而陳人疾之言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
子旣婆娑其下矣今當此穀旦于焉差之以集南方之原廢時
甚矣人皆不績其麻以觀市也婆娑棄業又甚矣其穀且于逝
也越以衆邁男女聚觀之際我視爾如荍以相窺爾貽我握椒
以相戲其瀆亂更何如哉

東門之枌三章

衡門

古序誘僖公也
續序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辨義愿而無立志言其生質如是非過惡也極得書誘之旨此
詩于六義爲比說見甫田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愁無㸑火卽泌
水樂飢之旨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僖公之臣誘之自立而作此言居國不嫌褊小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果能自强以慰民望則如泌之洋洋資其灌溉可以樂阻飢之衆矣設舍已而外求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乎

衡門三章

東門之池

古序刺時也

續序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集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辭

辨義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蓋當時之謠諺此詩正借其意而翻用之也刺時之義如靜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時人思得嘉耦而作此言東門之池其水清瀏則可以漚麻矣人之娶婦若彼美淑之姬則可與晤歌矣餘倣此

東門之池三章○娶妻必淑女此本心之明也純而不雜且不已焉雖關雎何以加此而又必先有其美既美且淑祇以快意于晤歌語言則是理欲交戰好德之心不勝其好色其所謂淑者亦若葉公之好龍而已是故誦其言可以知其志者莫如詩推而廣之聖狂王覇之幾于是焉分孟子所謂利與善之間也

東門之楊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辨義詩意分明序稱變風達于事變懷其舊俗于此尤顯然見之書曰刺時可想變禮之俗在在皆然小序甚俚集傳亦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牂牂蒼密之貌肺肺深老之色昏以爲期親迎以昏也○此刺昏姻之不以時也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既非仲春之時矣且親迎皆昏以爲期而今竟明星煌煌以迎也餘倣此

東門之楊二章

墓門

古序刺陳佗也

續序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集傳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續序因夫有傅相扶進之義遂以無良師傅爲夫也不良

之解。訓詁之學。其固陋每如此。不知稱佗曰夫。猶周郊婦人。尤尹固曰是夫也云爾。蓋詩人之辭意。坦易平正。本不難見。不得其意而逐字尋解。則失之遠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梅。墓之害也。已。罷斥也。歌以訊之。卽歌此詩。如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例。○陳人知佗之將危宗社。而作此以刺之。言除賊宜早斷。如墓門有棘。必斧以斯之。乃夫也不良。國人久已知之。知而不能。則疇昔之濡忍然矣。今其樹惡聚姦。如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而惡聲必張矣。故夫也不良。作此歌以訊之。使訊以予言而不顧。及顛倒思予不已晩乎。

墓門二章

防有鵲巢

古序。憂讒賊也。

續序。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集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

辨義。男女卽物起興。不過取諸耳目之近。若中唐有甓。非其見聞所素經。何忽馳思及此。況在心爲志。感物而動。卽借以發其志之所之也。今防巢卭苕。唐甓卭鷊。地殊物異。絕不相蒙。乃牽合以爲興。而又毫無所取義焉。蚓竅蠅聲。其音響亦必自有條貫。而人之爲詩。顧蕪穢雜贅如是。尚何足以稱六義之敎哉。夫忽鵲忽魚。忽園檀。忽山石。歸之者無不知其爲比也。此詩亦若是而已矣。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以捍水。其勢高。鵲必巢於高樹。防上有樹而鵲巢之。極言其高也。予美。喻其君也。○陳之大臣。憂讒賊之禍而作此。言其親貴。如防有鵲巢。彈射不易及也。若卭有旨苕。則人皆得而采食之。今誰侜予美以至此乎。使我心焉忉忉矣。又如中唐有甓。汚賤不宜加也。若卭有旨鷊。則人皆得而采玩之。今誰侜予美以至此乎。使我心焉惕惕矣。

防有鵲巢二章。○昔孟子謂故國必有世臣。而歎齊宣之無親臣。以其昔者進。今日亡而不知也。夫左右諸大夫之所可而可之。其所否而否之。甚至言可殺而殺之。則讒人得以侜張于其間。且置夕更。而尊卑疎戚之相踰。易如掌之翻覆。此豈朝廷之福哉。讀此詩。而知孟子之言蓋有本也。

月出

古序。刺好色也。

續序。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辨義。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從欲則心勞。児罔念作狂。莫甚于好色乎。此詩所以刺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窈糾。幽深纏結之意。懮受。紛擾外至而心受之之意。夭紹。促迫緊趁之意。皆言俗慮之多也。○好色者自託于舒懷。而詩人刺之。言當月出之皎兮。對佼人之僚兮。謂舒窈糾以自暢兮。適以勞此心之悄寂兮。當月出之皓兮。對佼人之懰兮。謂舒懮受以自遣兮。適以勞此心之慅動兮。當月出之照兮。對佼人之燎兮。謂舒夭紹以自寬兮。適以勞此心之慘切兮。

月出三章○聖賢之所謂樂者樂其性。庸衆之所謂樂者樂其欲。每見後世士大夫。託于玩物以消遣世慮。自命曠達。即如寇萊公悟將相功名之非已有。而反役其心志。傾聽于樽前之豔歌。斯之謂以物喜耳。夫人心無真得。則其百憂感心者。爲窈糾。爲懮受。爲夭紹。固不出于庸俗之牢欄。而其所藉以舒之者。樽前月下。非酒即色。益以入于人欲之坎窞。譬如乞秦和以解晉國。晉師方出境。秦戌將乘便而襲其國。然則均此心也。將以舒之。適以勞之。暢志之時。即梏心之候。是不亦可以已乎。聖人窮其病本。謂之好色。蓋曰樂而淫。是淫也。非樂也。未有淫而不喪其心者也。學者其可不惕然內省歟。

株林

古序。刺靈公也。

續序。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集傳。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蓋從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姬。而陳人刺之。言胡爲乎株林。爲從夏南也。然則匪適株林。特從夏南耳。於是乘我乘馬。既常稅于株野矣。又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焉。

株林二章○靈公淫人之母。以病其子。徵舒裕母之蠱。以蠱其君。詩以從夏南言之。而君臣之罪皆著矣。是故詩所以爲溫柔敦厚者。美其善而不溢。則無譽。刺其惡而不浮。則無毀。孔子所謂直道而行。非喜怒之私也。豈徒欲刺難言。姑隱躍于吞吐之間以爲忠厚歟。

澤陂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集傳。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辨義詩之辭意極爲分明合東門之池參覯之則刺時之義瞭然矣續序陋甚集傳亦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有美一人解見蔓草碩大如碩人碩女之稱以族類兼德性言之卷生質之美也儼容儀之莊也○此悼亡之詩言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之並榮矣今有美一人而相與不終傷心其如之何哉惟寤寐無爲涕泗如滂沱而不自禁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蕑矣有美一人其毓秀碩大且卷乃不得比于蒲蕑是以寤寐無爲中心悁悁而難割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矣有美一人其淑質碩大且儼乃不得比于蒲菡是以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不已也

彼澤三章○禮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循是推之喜怒哀樂之發莫不有天理之節文先王制禮所以節民性也是故寡婦不夜哭敎之別嫌明微謹于理欲之幾以坊乎性情之蕩佚而已子夏哭子喪明曾子怒之罪其溺私愛而不能以禮自制也自晉人滅理以徇情或居親喪而飲酒博奕或懷抱中物而悲不自勝且自謂情之所鍾甚或鄰女不相識而往哭之則性情顚倒其爲倫常之賊者將無所不至又何惑于荀粲之傷神孫楚之情文沈溺若彼乎此詩即荀孫之類聖人錄之而書曰刺時豈非欲人反求諸禮而得其性情之正歟

陳十篇○周道之傷始于厲王而陳之變風作焉宛丘之刺幽公枌栩之疾子仲君臣荒亂民無則矣繼以僖公衡門誘之毋亦終于柔靡不振乎于是池麻之彼美匪誠于悅德楊葉之昏期漸廢乎嘉禮則其道乖于正始可見矣陳佗之殺免代立當桓王之世覯于墓門所刺可知篡竊公行而王不討也覯于防巢所愛可知讒賊肆志而君不悟也由是好色若月出而株林且有作焉則其君臣之宣淫無度爲已極矣終于澤陂發乎情不止乎禮豈惟二南之化不可以興抑亦先王之澤將至於熄詩惡得而不亡歟

詩深卷之十三

檜

鄭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辨義周初分封檜曹皆小國故又次於陳東遷之初鄭滅檜春秋之卒宋滅曹先檜後曹此亦其次第也然變風終於檜曹序之取義尤有大乎此者周有天下宅鎬京以臨四方營洛邑以朝諸侯謂之兩都其大勢也及王德寖衰西都覆於幽而文武之道既傷東遷始於平而王者之迹漸熄又其大勢也今檜詩終於匪風其辭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傷西周之大壞故題其篇曰思周道所謂我覩周道幽厲傷之也曹終於下泉其辭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由東遷以後王綱日頹而强大肆其翦滅故題其篇曰思治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也合觀二國之風則詩教之由正而變由變而亡者可見卽王迹之由盛而衰由衰而熄者可見也豈非變風較國史爲尤重而聖人序詩之志實與春秋相表裏歟

羔裘

古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續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辨義考諸侯之裘制緇衣羔裘以視朝黃衣狐裘以息民錦衣狐裘以朝天子皆禮所宜服卽羔裘不宜以燕狐裘不宜以視

朝但當刺其違禮不得謂之好潔况禮稱燕朝服于寢則燕服羔裘禮也今詩文並無燕飲之意如以逍遙翱翔爲游燕則有荒湛之愆豈但衣服之潔續序但見如膏有曜指爲好潔陋甚矣按史記周至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又厲王初立諸侯不朝是夷厲時朝覲之禮漸廢矣檜亡於東遷之初故鄭譜謂其詩作于夷厲之世卽不盡然要亦西周時所作也小雅有菀柳亦諸侯不朝之詩而此詩辭意尤爲明確夫違道莫大于君臣諸侯不朝大夫去之傷人倫之廢于斯爲大矣昔王莽殺其子逢萌曰三綱絕矣掛冠去之其去與詩意頗相似然詩人所仕非篡逆所見尤遠大得不可則止之道而無悻悻之意可以想見

西周時之人物焉。古序於變風。以德書者唯衛武公。以道書者唯檜大夫。以仁書者唯莊姜。以孝書者唯凱風陟岵之子。誦其詩。論其世。知其人。隱。嚴矣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大夫之公服。逍遙翱翔。卽左右卒從。優游是戾之意。○檜君不朝。而大夫陳此以去之。言臣嘗羔裘逍遙以從君。君嘗狐裘以朝王。今豈不爾思乎。盛事不再。勞心徒忉忉矣。臣嘗羔裘翱翔以在左右。君嘗狐裘在天子之堂。今豈不爾思乎。大禮不行。我心實憂傷矣。且羔裘之色。則如膏矣。日出映之。尤有曜矣。君恩高厚。豈不爾思乎。大義難留。中心益是悼矣。

羔裘三章

素冠

古序。刺不能三年也。

集傳。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辨義。素冠素衣素韠。人所同也。庶見此子之欒欒慱慱而已。感子以思我。聊與同歸。聊與如一。可見我與子而外。人鮮能之。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爲此詩者。可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集傳以同歸如一。爲愛慕之詞。使詩人父母尚存。必不忍出此言也。如其永感之下。何以發此虛慕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氏曰。素冠。練冠也。蓋小祥之服。自鄭氏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遂解此爲大祥之冠。大祥有素裳。無素衣。因謂詩之素衣卽素裳。欲特創素字之解。不惜易衣爲裳以就之。不思白者稱素。何分絹布。繪事後素。豈皆指絹而言。鄭氏之好爲異說。此其最矣。且練冠乃有練衣。所謂黃裏縓緣是也。欒欒慱慱。練而慨然也。今仍從毛氏。○詩人見練服者慨慕之容。因感懷而作此。言庶見此素冠之子兮。覩其毀瘠。棘人欒欒兮。由其哀慕。勞心慱慱兮。庶見此素衣之狀兮。我心觸之而傷悲兮。冋念我之當此。聊與子同歸兮。庶見此素韠之容兮。

我心感之而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先王制禮。不但備其器物。習其儀文。又必有其禮容。容者。心之符。德之發也。以喪事言之。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斯之謂喪容。故孔子觀送葬者于衛而善之曰。其往如慕。其反如疑。此皆根心以發。容服相副。不能矯飾。禮之所以善。而善觀禮者。必于此乎觀之也。檜詩作于西周之末。在尼山纂脩以前。幾三百載。竊恐其時尚無短喪之俗。詩刺不能三年。謂文存質喪。有名無實耳。蓋人惟仁愛其親。雖鑽燧改火。而慱慱于中。欒欒于外。於是素其衣冠。所以飾哀也。若哀心已盡。不過一期再期。以至二十七月。斬之衰之。備衣冠而素之。實則容盛體充。泰然無所變於常度。其誰弗能此。能此而卽爲三年。三年云乎哉。夫不肖之民。仁愛不足。僅勉循夫中制。而子夏獨能引而致之于禮。賢者過于仁。每輕視三年者。惡足罄吾無窮之慕。而閔子獨能自割以禮。所以皆謂之君子。大抵周末文勝。喪葬之禮。易而不戚。詩人處西周之末。目擊其事。不勝憂歎。先王之澤。于斯可想。蓋世風之初變也。變之既久。賢智之過者。但見人皆勉強而不能自致。轉歸咎于先王禮制之迂。以爲吾思吾親。哀至則泣耳。苴竹何爲。吾慕吾親。沒世不忘耳。三年何爲。此則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或因毀滅性。以傷親之枝。或歌哭無恒。以

蕩名教之檢。于是而短喪者。亦往往有之。故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世風之又一變也。且至性之人不多得。則中材爲多。人人束于禮制。不惟賢者不敢過。而中材皆得引之以自致。卽甚不肖者。猶知所顧畏而能勉。一旦迂而廢之。彼且得明便其私。如柙兕之縱于原。又何惑夫相率裂冠毀冕以爲快。故延及晉人。而衣冠禮樂之中原。遂至陸沉。此則世風之極變也。如謂西周之季。時人思見一素冠者。渺不可得。而憂歎之。正恐論世之未詳。又何以得詩人之本旨歟。

隰有萇楚

古序。疾恣也。

續序。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集傳。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辨義。續序因詩言無室無家。而訓爲疾淫恣。思無情欲。謬且誕矣。昔師曠對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肆于民上。所謂恣也。政煩賦重。恣肆之大者也。使人不堪其苦。而歎其不如草木。疾痛之深也。集傳卽古序之確疏。奈何因續序之陋而并棄古序乎。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民憔悴于貪恣之政而作此以疾之言隰有萇楚旣猗儺其枝矣。且天之沃沃焉。樂哉子之無知。故柔順光澤若是也。餘倣此。

隰有萇楚三章

匪風

古序。思周道也。

續序。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辨義。檜近東都。而其詩之作。周未東遷。故思西歸。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詩人所以思也。當合羔裘參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懷之。懷諸侯也。好音。渙汗其大號也。○詩人傷周道之壞而思之。言時事擾攘。匪風而發揚兮。匪車而偈疾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怛兮。紀綱覆亂。匪風而飄旋兮。匪車而嘌搖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弔兮。然則誰能烹魚。必先漑之釜鬵。釜鬵滌而魚乃可烹矣。誰將西歸。所望懷之好音。好音懷而西歸者自衆矣。

匪風三章

檜四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綱之克正也。文武之道。備見于雅頌。其綱正之極乎。是故其變而無道也。必先不舉其綱。檜為周之小國。西周亡而檜亦滅。今讀其詩。羔裘作而臣不朝其君。素冠作而子不仁其親。萇楚作而上不惜其民。大綱倒矣。豈非周道之傷哉。於是匪風以思之。思雅頌之盛也。雅頌不可復。而黍離諸篇作矣。

詩深卷之十四

曹

鄭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邱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蜉蝣

古序。刺奢也。

續序。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集傳。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辨義。此詩所刺者。服美于人。故以奢書之。未有窮奢而能久者。故以蜉蝣比之。于我歸處。即吾不知所稅駕之意。所憂甚大。非爲一己。續序以爲昭公。固無可考。然亦必刺其君而作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出地鮮閱也。○詩人刺其君之好奢必亡而作此。言蜉蝣之羽。儼然衣裳楚楚而難久也。是以心之憂矣。未知於我歸處之何所耳。餘倣此。

蜉蝣三章

候人

古序。刺近小人也。

續序。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集傳。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辨義。集傳引晉文入曹之事。是仍以爲共公也。但此詩之指事。惟三百赤芾一語。其餘辭意。俱歸含蓄。故古序特書刺近小人以著之。凡閽豎厮養之屬。不過以供役使。而共公寵之。使頑童弄臣。赤芾乘軒。則其恃寵驕恣。可以想見。論語所謂小人難養。近之則不孫是也。史伯譏幽王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正與此同意。解者誤指爲僉壬布列職位。曷思諸侯之制。大夫五人。況曹之小。安得三百人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朝隮凡草木叢雜之處每于旦朝有霧氣蒸起也○共公近小人而曹人刺之言彼候人之職兮則荷戈與祋矣彼其之子柰何非其職而三百人皆赤芾哉維鵜不在水而在梁不能濡其翼也彼其之子品賤而衣尊亦不稱其服矣維鵜在梁不能濡潤其咮也彼其之子行汚而濫寵尤不遂其媾矣所以然者闇蔽則諂媚趨之如薈兮蔚兮之雜卉而霧氣蒸起焉南山所以朝隮也悅邪則方正遠之如婉兮孌兮之待字而幣聘不及焉季女所以斯飢也

候人四章

鳲鳩

古序刺不壹也

續序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集傳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

辨義毛氏因序書刺不一遂主飼子均平爲解但鳲鳩生穴中不巢生在桑非其飼子之所按鳲鳩名戴鵀又名桑鳩謂之織紝之鳥以其每當三春趨時應節來降于桑不降他木月令所謂戴勝降於桑也詩人借此以比民化于上如子從其母故母在則子在其下各章異木如鵲羽巢栩桑扈啄粟之類設言物之反其本性以爲比所以刺不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此刺道民之不一其德也言上帥則民從如鳲鳩降而在桑其子有七而咸在兮是以淑人君子之道民其儀一兮無不正之已也其儀一兮又本心之如結兮無不誠之意也今上帥而民不從如鳲鳩降而在桑其子別而在梅豈非反其所好哉是以淑人君子正其衣冠則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不敢

不一也道之不一則如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是以淑人君子其儀必不差忒也果能其儀不忒且正是四國況邇焉者何憂其離德乎且不一則如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是以淑人君子必一儀以正是國人也果能正是國人則胡不萬年況暫焉者何憂于離心乎

鳲鳩四章

下泉

古序思治也

續序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集傳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

遂與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辨義念彼周京四國有王所謂思治也續序甚陋集傳因浸彼念彼之相呼既以爲比又以爲興恐六義之敎未必然耳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念彼周京傷東遷以後之無王而念宗周之盛王也○世衰民困故思前王之盛治而作此言其生不逢時而憔悴于虐政如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是以愾我寤嘆念彼周京也又如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是以愾我寤歎念彼京周也又如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是以愾我寤歎念彼京師也念彼維何芃芃黍苗既逢長養之時而又陰雨膏之其暢茂可知矣四國有王既當有道之世而又郇伯勞之其樂利可想矣

下泉四章○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寒暑之循環弗已則亦氣化之盛衰爲之耳而古今之談治亂者必主乎人事之得失言之何歟均是人也泰則比于黍苗否則擬于苞稂豈無謂乎草莫美於黍苗人莫美於良善時當春夏所力勤而蒔植者唯此黍苗其課晴占雨亦惟冀黍苗是膏而稂蕭遂莫不資其餘潤以敷榮至于下泉凛冽之候黍苗已空不過摧殘之根蕭

不榮不實而天地閉矣是故聖王有作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淑必亟亟于安善良顯英儁美敎化移風俗而一時頑鈍朴鄙之衆咸相與耳濡目染循分寡過以樂其生於斯時也泰然自忘其爲苞稂曠復念及于下泉之冽及其衰也必先舉善良而剝喪之英儁而黜辱之仁義而消亡之風俗而汚染之於是衣冠毀裂禮樂崩頹求所謂彼都人士彼君子女渺然烟滅卽有殊尤亦且廢爲蕭艾同此頑鈍朴鄙之氓喘息于埶隘酷烈之餘求生弗遂免死未能而愾然哀號此詩之所以作也豈非人事之失使然哉

曹四篇○孔子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故天子之身庶人之所則傚周南所以爲王者之風也則傚遍于四國故召南爲諸侯之風皆先王之所以教也曹非周之侯氏乎先王齊明盛服而蜉蝣以刺者則服之不衷也先王取人以身而小人昵近侯人刺之則道之不立也先王正身以正臣民而鳲鳩刺其不一則自瞻視衣冠以及父子兄弟無一可則而象者凡此皆不能修身之故也侯度若是王德可知曹風若是四國可知豈非亂極當治之時哉於是下泉以思之思王者之澤也王澤不下究則迹熄而詩亦亡矣

詩深卷之十五

豳

鄭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辨義。豳以地言。周之先公。立國於豳谷。因以爲國號也。以詩言之。有風。有雅。有頌、雅頌之說、詳見甫田及豐年。風則七月之篇是也。以詩之入樂言之。風以逆暑迎寒、雅以祈年於田祖。頌以息老物。用之各有其所。而豳乃樂部之總名也。夫子孫作樂。而以先公之國名其部、何哉。周以稽事開國。后稷之業。公劉復能脩之。後嗣既有天下。追述先世之功德。與一代之禮樂。其爲民事而作者。以豳名部。志王業之所由開。以毋忘稼穡之艱難。亦若王者之風。命曰周南。諸侯之風。統稱召南。皆所以著明先王先公之德教。爲成王之基本也。及孔子序詩。頌繫諸頌。雅繫諸

雅。風繫諸風。譬若今人選詩。古風近體。各從其類。但風之所述者。先公之民俗。不可入于二南。故仍周禮豳詩之本名。而附以周公之詩。蓋義主乎序詩。則七月亦周公所作。豳詩亦周公所名。因而合編之。使讀者得以考見公之事實也。其列在國風之終。與商頌附于周魯之後無異耳。說詩者。遂以變風目之。且合邶鄘以下。名之曰十三國。鄭氏强爲出入之說。又三分七月一詩。以應風雅頌。則鑿空無理尤甚矣。

七月

古序。陳王業也。

續序。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集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辨義。成王沖年初立。周公陳此以教之。集傳甚明。續序牽引下篇。以爲遭變而作。鄭譜遂附會之。非也。此詩與篤公劉少異。彼詠祖功。故爲雅。此陳民俗。故爲風。平時以備瞽矇之誦。其入樂也。以爲逆暑迎寒之樂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于耜。自邑于田以治具也。曰爲改歲。言去改歲不遠。故承言入此室處。以終卒歲之意。○周公陳豳俗以訓嗣王。言七月流火而暑退。九月則寒至而授衣矣。自是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使無衣。又無褐。何以卒歲乎。故衣食必謀于歲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因之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是農功既居歲事之首矣。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其衣何自來乎。時當春日

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此一歲婦功之始也。其時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民間既無不蠶之婦。女心感時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雖貴族又誰不講于親蠶之務哉。且七月流火。八月卽萑葦以備用。至于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則飼蠶務劇。絲帛由此出矣。未幾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則布縷又由此出矣。凡此布帛。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所以爲公子裳也。可不知衣所由來乎。四月秀葽而陽盛。五月鳴蜩而陰生矣。八月其穫而物成。十月隕蘀而物彫矣。其時鳥獸氄毛。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所以爲公子裘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又獻豜于公也。可不知褐所由來乎。不但此也。五

月名斯螽動股以鳴。六月名莎雞。振羽以飛。七月猶在野。八月漸在宇。九月遂在戶。至于十月。乃名蟋蟀。而入我牀下焉。物猶避寒。民豈堪露處。而民無廣廈隩室之溫也。穹隙必窒。熏其鼠穴。塞北向。墐蓽戶。嗟我婦子。終歲勤動。今將曰爲改歲。亦可入此室處。聊以卒歲矣。若于耜舉趾以後。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因而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凡皆以奉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其間采荼以茹。薪樗以爨。凡皆食我農夫也。蓋果蓏草木。必及時收之。而况百穀歟。是以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一弗登。嗟我農夫。我田之稼既同矣。爰上入于邑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所由室處以卒歲者也。轉瞬改歲。則其始又播百穀矣。故統一歲之始卒計之。二之日鑿冰冲冲。陰閟而歲已終。三之日納于凌陰。陽亨而歲又始。由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薦冰。則舉趾求桑。皆始于此。然後九月肅霜而衣可授。十月滌場而稼可同也。繼以厲民飲酒。勞農而休息之。其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祝曰萬壽無疆。何非王業之基本哉。

七月八章。○篇中三稱公子。訓戒嗣王。致爲深切。蓋嗣世之主。生長深宮。嬪御盈前。而民隱之不知。垂裳御衮而物力之不惜。故惓惓言之。卽無逸所云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之訓也。如第述邠民之忠愛其上。何以獨諄諄于公子哉。又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周之井田軍制本諸此。私豵獻豜。周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本諸此。十月滌場之後。正勞農休息之時。而其民朋酒稱觥。然則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亦本諸此。故序以陳王業書之。至于日爲改歲。與何以卒歲相應。其始播百穀。又承改歲言之。或指此爲周正。非也。

鴟鴞

古序。周公救亂也。

續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集傳。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

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辨說。蔡氏書傳。以此詩爲周公避居東都所作。實朱子晚年所定。但未追改詩傳耳。然後人從集傳者甚衆。竊謂管叔若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則通國皆知流言造謗。出于叛人。事情易見。成王雖幼。何故反疑周公。况公聲罪致討。叛逆伏誅。流言之誣。更極昭雪。何故金縢未啟。成王猶未知公意乎。設謂管叔已反。又暗佈飛謗。舉國莫知流言所從來。則當是時。以武庚紀其叙者。既叛於外。不利孺子者。又謀逆於內。雖周公本無其事。而王

之疑忌方新。必不任公以兵柄。公何能以負謗未白之身。獨加
罪于二叔。而專兵以征之。故謂鴟鴞作于東征之後。則事情前
後矛盾而難通矣。盖武王既喪。四方安靜無虞。而流言乍起于
國。書稱管叔及其羣弟。乃史臣追敘之詞。在當日實不知何人
所造也。將不利孺子。亦史臣約畧之辭。在當日必影借近似之
說。深相汙衊。雖二公暨舉朝。皆信周公之無此。而形迹未明。非
口舌所可爭辯。故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自公居
東之二年。始廉得其實。所謂罪人斯得也。其為詩貽王。而托于
鳥言。正以其反形未露。故王既得詩。疑信難决。亦未敢誚公也。
及風雷感悟。迎公以歸。二叔自知陰謀既破。舉兵以叛。然後公

以王命征之。此則金縢大誥。鴟鴞東山。皆情理通達。而毫無疑
竇矣。大抵管叔以兄崩子幼。已之次序俱長。心懷覬覦。暗結武
庚。而所畏憚者惟周公。故先佈流言。使其君臣疑忌。內變必生。
祝鮀所謂管叔啓商。惎間王室也。設王因疑而壞公。則二叔之
計得矣。惟公處置得宜。幼主之疑猶未深。疾為引避。二公輔政
于內。朝廷安然無事。所以公雖出而二叔不敢發耳。或謂既取
我子。可為致辟管叔之證。不思恩勤鬻子。言二叔本王室至親。
乃附武庚以謀異。背親向疎。斯之謂既取我子也。若管叔致辟。
則武庚已誅。奄淮亦滅。何以云無毀我室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周公避居東土。既得流言之罪人。而為詩以貽王。言鴟鴞鴟鴞。
既取我子。能無毀我之室。以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而鴞能
取之。則禍必及于室矣。盖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惟恐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也。豈料鴞即取子于牖戶中乎。予
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勤勞若是。曰予未有室
家也。豈料鴞竟取子以圖毀室乎。今予羽既譙譙矣。予尾既翛
翛矣。予室仍然翹翹。懼為風雨所漂搖。予將奈之何哉。維哀音

之嘵嘵而已矣。

鴟鴞四章。○此詩意象似卷耳。而詞旨更明顯易見。或以艱苦
深奥目之。亦不善讀詩矣。

東山

古序。周公東征也。

續序。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
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
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
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集傳。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

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辨義。東征者。周公也。勞歸士者。成王也。但采薇遣戍。杕杜勞還。乃制爲常用之樂歌。凡戍邊行役。每歲一遣一還。例歌其詩。此則勞東征之士。偶一用之。不列於樂部。故與周公之詩。並附于豳。明其爲周公東征而作也。若指爲公勞歸士。則奉王命以討叛。有功言旋。公何爲私勞之。必無此政體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烝。衆也。九十其儀。指婦入寢門以後。諸禮儀而言。○此篇勞歸士。猶之杕杜也。言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當我東曰歸之時。我心已西向而悲曰。現在制彼裳衣。固可勿士行枚矣。但蜎蜎者蠋。烝在桑野以自適也。今我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而未即西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在道也。遙想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不埽而在室。蠨蛸無人而在戶。宅傍町畽。曠爲鹿場。想見熠燿之宵行。雖公爾忘私。不可畏也。而故園就荒。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將至家也。偶見鸛乘雨食蟻而鳴于垤。其婦亦聞聲念遠而嘆于室。因之洒埽穹窒。值我征之忽至。入門之頃。乍見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故園之景物依然也。而自我不見。于今已三年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既至家也。正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候。于時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以迎之。但見親結其縭以來。有九十其儀之盛。其新信孔嘉矣。而其舊有室者。相見之樂。更如之何耶。

東山四章

破斧

古序。美周公也。

緒序。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集傳。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吪。感化也。遒。堅固也。○此篇勞周公。猶之出車也。言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非不勞矣。但自周公東征。四國于是匡正。是一勞而

永逸也。其哀我人斯。亦孔之將矣。餘倣此。

破斧三章

伐柯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

辨義。續序自破斧至九罭。全不得詩意。集傳以此詩屬之東人因下篇亦有我覯之子而誤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此詩美周公之爲政。治法與治人兼善也。言治事必有法。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也。任事必有人。如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也。公惟用法如用斧。故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監故正以振新。豈執一之法哉。公惟用人如用媒。故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任人正以成已。豈偏信之人哉。

伐柯二章○用人如用媒。此義極精。凡六禮舉行。媒無不任其事。及籩豆有踐。媒不復居其功。易言坤之承天而時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理正如是也。

九罭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聞王將迎公以歸而作此。言九罭之魚。可以致鱒魴。若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豈可羅而致哉。試觀鴻飛遵渚。不過暫時來賓也。今公歸豈無所乎。玆幸而於女信處耳。鴻飛遵陸。時去亦或時來也。若公歸則不復矣。玆幸而於女信宿耳。是以不待羅

致而有袞衣兮。願無遽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感極而傷悲兮。

九罭四章○成王初立。洛邑未建。而九鼎已遷焉。使管叔搆逆時。民心一搖。則東土莫保。而天下之大勢分裂矣。周公避居。僅二年耳。而東人之愛戴。深入肺腑若此。雖有管叔武庚百輩。無能爲矣。然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磐石之固。非周公其孰能之。厥後成周旣定。卒命公後。毋亦順民心歟。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民心之繫屬。卽天命所由誕保也。豈非一絲懸六鑪者哉。

狼跋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集傳。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此詩美周公之勞謙。雖處疑謗而不貳也。言謗言忽加。疑忌隨起。如狼跋其前胡。載疐其後尾。惟公之本心。孫碩膚而不居。是以怡然順受。而赤舄几几也。狼疐其尾。載跋其胡。事勢之搶攘極矣。惟公遜碩膚而不有。是以坦然順應。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人雖至聖。不必免于疑謗。觀叔孫之毁仲尼。則叛夫造言。幼主懷忌。又何足怪。然疑謗之來。聖人能受之。而常人必不能者。何歟。人惟自信其是。而後不能受天下之謗。人惟自負其功。而後不能受天下之疑。周公相武王。永清四海。又受遺輔政。身係國家之安危。有大勳而無微疵者也。一旦流言加之。王心疑忌。使其少有芥蔕不平之意。能不爲盛德之累乎。詩人以公孫碩膚言之。旣能灼見周公之心體。尤善於形容聖人之氣象。蓋其心之欲然不自滿假者。不惟不自知其功。並未嘗自信其無過。故疑謗交至。從容引辟。適得乎時措之宜。于心無幾微之矯飾。于事無毫忽之乖方。此其氣象。即舜禹之巍巍不與也。又何是非榮辱禍福死生之故。能稍動其心哉。集傳以公孫碩膚。乃詩人愛之敬之。而立言有法。極圓融。其說不過忿嫉讒邪。爲周公之忠聖作周旋耳。纔有忿嫉周旋之意。則詩人之識見已淺。周公之氣象亦狹矣。

豳七篇○讀豳而知周公之相成王也。常則七月以陳王業。變則鴟鴞以救亂。迨風雷感悟之後。東山破斧以削亂。其寧四國。定兩都者。勤勞可知也。伐柯以致治。人法備舉。其兼三王。施四事者。規模可想也。然則所以能此者。豈有他哉。其居東也。至誠

動物。而九罭美之。衮衣繡裳。如瞻盛德之光輝。其遭謗也。安土樂天。而狼跋美之。公孫碩膚。想見勞謙之君子。噫。斯其所以爲周公歟。

詩深卷之十六

小雅

鄭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順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

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樂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懽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辨義。鄭譜所分詩之時世。及治內治外之說。皆主續序。所論樂之上取下就。又主左傳國語。今按小雅大雅。乃樂部之名也。蓋以詩言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曰雅。雅者正也。以樂言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凡燕臣及育材之類。皆王朝之政。一詩各言一事。而用之入樂。多達於邦國。并及鄉人。故其部謂之小雅。自文王至卷阿諸詩。陳天命。紀祖功。正君德。其政則王公之所坐論。其樂則鄉國不得用之。故其部謂之大雅。至其所謂變者。即取所言事理之相類者附之。試本序以觀詩。小大之別瞭然。不待求諸辭氣音節間矣。若夫序稱王政之所由興廢者。誠以有是政。必有行是政之實。因之發志於詩。播以管弦金石。使肅雍和鳴。上下交而其志悉同焉。故王政之興。恒必由此。設僅於燕饗會朝之頃。沿爲故事。則詩樂雖具。而志意弗

宣。斯王政之所由廢也。然則王政方興。二雅皆詩之至也。以形四方之風。遠邇莫敢不一於正也。迨夫正者廢而變者作矣。

鹿鳴至菁菁者莪

此正小雅也。共詩十六篇。又有義無辭者。其名有六。今爲一卷。

鹿鳴

古序。燕羣臣嘉賓也。

續序。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集傳。此燕饗賓客之詩也。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敎。宵雅肄三。亦謂

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辨義。燕羣臣。君行燕禮以燕朝臣也。至於侯國大夫來獻。而王燕之。列侯相與遣使聘問。而君燕之。則稱嘉賓。禮稱公與客燕。又稱四方之賓。及鄉飲賓與皆是。若燕臣。則詩之嘉賓。卽羣臣當之。續序稱爲忠臣。集傳專言賓客。而兼及於饗。皆誤已。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此燕羣臣嘉賓之樂。卽工歌之首篇也。言呦呦鹿鳴。猶和聲相召以食野之苹矣。今我有嘉賓。旣鼓瑟。又吹笙。當吹笙鼓簧之際。又或酬或侑。承筐是將焉。誠冀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周行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蒿矣。今我有嘉賓。平日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凡我君子。所當是則是傚。故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芩矣。今我有嘉賓。則鼓瑟鼓琴矣。所以鼓瑟鼓琴。願其和樂且湛。庶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而示

我之不吝也。

鹿鳴三章○燕禮所載工歌三。閒歌三。笙奏六。合樂二南。而曰正歌備。乃全樂之條理也。此詩首云鼓瑟。卽工歌也。吹笙。卽笙奏也。卒云鼓瑟鼓琴。卽合樂也。是作詩時。樂制已先定矣。蓋此樂爲燕飮而設。故王侯燕臣賓皆用之。鄉飲又用之。工歌以鹿鳴爲主。而四牡皇華。卽以類從。閒歌以魚麗爲主。而嘉魚南山。卽以類從。合以鄉樂。所謂關雎之亂也。鄉者。與敎與賢之地。宵雅肄三。以官其始。三載賓與。以求賢能。故鄉飲得用是樂也。凡行射禮。必先行燕禮。大射。則鹿鳴三終。而下管新宮。鄉射。則正歌合鄉樂。三笙一和以成聲。至於勞使則主四牡。遣使則主皇

華。與賢則主嘉魚。得賢則主南山有臺。皆由規制先定。設移此就彼而爲之。惡足云制作一代之禮樂哉。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菁莪育材。或有侯國通用者。若采薇。出車。杕杜。所以整六師。蓼蕭。湛露。彤弓。所以懷諸侯。天保報上。王朝大禮。均非侯氏所敢用矣。

四牡

古序。勞使臣之來也。

續序。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衆傳。此勞使臣之詩也。

辨義。使臣之來有二。一則來聘者。一則出使來復命者。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我心傷悲、憂國憂民。非內顧也。鵻。孝鳥也。末章專承將母以便行文。孔疏以爲母之恩意偏多、其見義如鼠入牛角。愈入愈狹矣。○此勞使臣之來。即燕飲工歌之次篇也。言四牡騑騑而不止。周道倭遲而甚遠。豈不懷歸乎。誠以王事靡盬。我心歷覽而傷悲、無暇內顧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乎。誠以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以勸勞、無暇私計也。如此而又懷歸者何哉。行邁之際。每見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是有孝順之性者也。我因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覺覩鵻而有懷矣。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是有孝謹之德者也。我因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不覺覩鵻而又有懷矣。然則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乎。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情。來諗于君也。

四牡五章。○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乃公與客燕之正樂。至其先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穆叔皆不拜。而韓獻子反使子員問之。可見用雅之失所已久。故晉人用之而不明其義也。燕容曰享。亦春秋時之變禮。

皇皇者華

古序。君遣使臣也。

續序。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衆傳。此遣使臣之詩也。

辨義。續序誤以皇皇爲禮樂之光華。不知詩意以每懷靡及爲主。故首章比喻之下四章詳言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騆。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諏。訪問以知其事。乃謀諸心。度諸理。詢諸人也。○此君遣使臣之詩。卽燕飲工歌之三篇也。言使臣之宣化。如暘春所到。則皇皇者華。徧及于彼高原下隰之間。是以駪駪征夫。每懷宣布靡及之憂也。由是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凡國計民生之利獘。必周爰咨諏以採訪其實焉。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凡所諏之利獘。孰興孰革。又必周爰咨謀。熟計而細籌焉。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凡所謀之興革。或緩或急。又必周爰咨度。酌古而準今焉。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凡所度之事理。宜於人情否。合於土俗否。又必周爰咨詢。求至當而盡

善焉。非以靡及爲懷。而能若是乎。

皇皇者華五章

常棣

古序。燕兄弟也。

續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集傳。此燕兄弟之樂歌。

辨義。國語及春秋傳。俱載富辰之言。一以爲周文公之詩。一以爲召穆公所作。當以文公爲是。但文公身遭管蔡之變。當其因制樂而作詩。不覺悽然感懷。言之懇惻。信乎情理所有。若專爲閔管蔡而作。必不以列於樂歌。何者。寫吾友愛之誠。而彰其失道受誅之罪。播諸管弦。施諸燕集。周公必有所大不忍於此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鄂。蕚也。脊令行則首尾俱搖。兄弟急難。如相容隱之類。國法亦

不罪之。禦侮。如不令之弟。見兄受侮而趨救。卽侮之者。不能斥其偏徇。若良朋則必指爲植黨矣。且救兄情切。雖還毆殺人。于法爲可矜。此皆所以扶天性厚人倫。而非良朋之分義所得與也。死喪相求。不言良朋無助者。朋友本有無歸我殯之義也。況怳也。烝。衆也。既具。猶言具來。非言無故也。孺者。純一無僞之意。賓朋會飲。非好修飾而多儀文。兄弟聚飲。非好簡樸而多真率也。由凡人及良朋。及妻子。皆極言其莫如也。○此燕兄弟之樂歌。言常棣之華。鄂以一本承之。不亦韡韡有光乎。觀此而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矣。設人不幸有死喪之威。惟兄弟則孔懷極不幸而原隰裒矣。亦惟兄弟求矣。此豈可槩之凡人。而不但凡

人也脊令在原惟首尾一身故搖則相應兄弟在急難惟思愛一本故忠則相扶雖有良朋而分不得與俔也永歎而已即不令之兄弟或鬩于牆而外則同禦其侮每有良朋而義不得與衆也無戎而已乃或謂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于斯時也雖有兄弟之親不如友生之樂曷思儐爾籩豆非不飲酒之飫若所燕者兄弟既具則和樂之中且多孺子之慕此豈友生所有而不但友生也妻子好合非不如鼓瑟琴要惟兄弟既翕其和樂且湛久而不渝是故宜爾室家乃能樂爾妻孥是妻子亦莫如兄弟也試是究之試是圖之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

伐木

古序燕朋友故舊也

續序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集傳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辨義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蓋上而王公雖諸父昆弟亦親不敵貴於是有族食族燕之禮以仁之親親也至于尚德則諸父諸舅兄弟均爲朋友故舊是故堯舜之甥舅爲賓主文王之咨虢詢虞皆朋友之交周禮大宗伯之職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是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詩是也可見此燕尊爲尊賢而設所謂天子而友匹夫也論仁義之等親親先于尊賢循九經之序尊賢又先于親親苟無其德雖諸父諸舅不得均預此燕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丁丁共力伐木之斧聲左右相應也許許共力舉木之呼聲聲起則力起聲止則力止故人衆而力無不齊即俗所謂號子非歌也阪者陂陀不平舉重于此或升或下尤須衆力皆齊此三者比意之次第也嚶嚶兩鳥鳴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言朋友之助如同力伐木其響丁丁而相應同聲之應如兩鳥偕鳴其音嚶嚶而相和夫鳥微物也當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要在始終一致使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善矣蓋和平有終如伐木而又齊呼許許以舉之則力益齊而重可勝也今我釃酒有藇既有肥羜即以速諸父而言歟寧諸父適有故不來微我之愆寘弗顧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即以速諸舅而敘

情。寧諸舅適有他不來。微我之疎遠有咎也。且朋友有終。又如伐木而舉之于阪。則力益奮而險可濟也。是以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卽與兄弟之無遠。誠念民之失德不終。每因乾餱以愆。若有酒則湑我。無酒亦酤我。於是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相與飲此湑矣。又何致于或遠哉。

伐木三章

天保

古序。下報上也。

續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集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辨義。詩中並不見受賜之意。其非謝燕之歌無疑。今按下報上者。國有大慶。及正旦令節。則羣臣相率朝賀。此大體所關。亦至情所繫。而禮樂之不可缺者。故於天子受朝。百官拜賀之際。而歌此詩。諸侯朝正。殆亦用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前三章言降福于天。則以百祿爲大。蓋富有四海者。天之命也。必罄無不宜。而後克受之。後三章言詒福于祖。則以萬壽爲大。蓋欲至于萬年者。祖考之心也。必是用孝享。而後能卜之。是則拳拳稱祝之意。規勉卽寓焉。以此報上。可想見盛世之堂廉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朝賀大慶之樂歌。言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矣。旣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又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焉。單厚多益。于何見之。天保定爾。必俾爾行事戩穀。凡屬人民。罄無不宜。足以受天百祿。是故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也。維日不足如之何。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其如山又如阜。如岡又如陵乎。其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乎。且爾惟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盡心禴祠烝嘗。以祀于先公先王。是以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也。卜爾萬壽。于何見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必使民之質矣。胥安日用飲食之常。羣黎百姓。又皆徧爲爾德。則無疆之休在此矣。然則萬壽如之何。其如月之恒。又如日之升乎。其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乎。

天保六章

采薇

古序。遣戍役也。

續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集傳此遣戍役之詩

辨義按續序所以爲是說者意以永清大定而後放牛歸馬戢干戈櫜弓矢九夷八蠻通道來貢安得尚有邊患故因文王有昆夷之患及專征之命而以此下三詩屬之豈非迂士之識哉鄭譜時世之說正出於此集傳載程子之言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

圉如今之防秋也其說極詳確此下三篇均當本是解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腓足肚也隨足以動如士之隨將所指麾也○此遣戍役之樂歌言此遣戍之時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遂計曰歸曰歸之時則歲亦暮止所以使我靡室靡家者玁狁之故非得已也所以使我不遑啓處者玁狁之故非樂戰也故以私情言之現今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思及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所以憂心烈烈者從此啓行在道載飢載渴其不遑啓處可知也即其初至邊庭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其靡室靡家更可念也若以公義言之此時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將來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皆由王事靡盬故不遑啓處也思及此而憂心孔疚報國之志我行其不來矣此非徒捐身以報國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鄂則承之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卒則從之試觀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君子之壯往若此我亦豈敢定居惟期一月三捷以克敵耳此不但恃勇以倖功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之所依即小人之所腓試觀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紀律之嚴整若此豈敢不日戒以玁狁之孔棘乎如是而克敵成功歸期即屆念及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於時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固感之以傷悲而上寧莫知我哀乎

采薇六章

出車

古序。勞還率也。

集傳此勞還率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況瘁愴怳憂勞之貌。如云壯士慘不驕也。載塗滿路也。○此勞還率之樂歌。言主帥出師之始。下令前軍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即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蓋王事多難。維其棘而不可緩矣。又下令後軍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各宜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其師出以律如此。此其軍容之壯。彼前旟與後旐斯。胡不旆旆以飛揚。而主率當此。尤覺憂心悄悄。即僕夫亦形其況瘁。其臨事而懼如此。此其主率爲誰。蓋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以出車彭彭。旂旐央央也。爰申命于諸軍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非窮兵也。其廟算先定又如此。故此赫赫南仲。玁狁之患于襄。而來歸疾矣。想其歸而在道。深冬時也。軍士感時而念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良由王事多難。故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之戒嚴也。其軍士之奉命急公如此。想其往而在邊。深秋時也。軍士之室家感時而思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念我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必也。既見

君子。我心則降。但念赫赫南仲。前此薄伐西戎。不勞餘力。今又何憂于玁狁乎。其威名素著。人咸知倚重如此。所以今當春日遲遲之候。卉木萋萋以向榮。倉庚喈喈以和鳴。一時采蘩祁祁之婦女。望見執訊獲醜。薄言還歸。皆相告曰。信乎赫赫南仲。玁狁又于夷矣。

出車六章

杕杜

古序。勞還役也。

集傳。此勞還役之詩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

夫邁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此勞還役之樂歌。言戍畢之時。正值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因念我為王事靡盬。繼嗣我日。而在外。今日月陽止。遂憐女心。必且傷止。蓋曰征夫此時。始畢戍而遑止矣。及歸而在道。又值有杕

之杜。其葉萋萋。因念王事靡盬。致使我心傷悲。現今卉木萋止。遂憐女心。必且悲止。蓋曰征夫此時。可計程而歸止矣。及歸而將至。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則春將暮矣。因念我為王事靡盬。必且憂我父母。父母之憂。蓋曰檀車敝已幝幝。四牡敝已痯痯。征夫諒亦不遠矣。乃竟匪載匪來。則父母之憂心孔疚矣。誠以歸期已逝。猶然不至。而憂子之心。必多為憂恤也。於是卜筮為之偕止。神明不欺。當亦會言近止。父母庶可自寬曰。征夫邇止矣。
杕杜四章〇此詩敘征夫在外。思室家父母之思已。後人多有為之者。究不能如詩之體情入微也。蓋室家有離別之情。故觸時感懷。其思幽細。至父母之愛子。明知戍有定期。故不憂于久別。而恒憂于罹患。及歸期已近。斯念其不遠。若期逝不至。則無窮之憂疑。畢集于心。所謂而多為恤者。愛子之至也。

南陔

古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白華

古序。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古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辨義。燕飲之樂。笙奏於堂下者有六。孔子皆序之於詩。且確指其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詞。古字亡與無通。即集傳有聲無詞之旨。但傳主笙奏言之。曰有聲。序主孝子相戒以養之類言之。曰有其義耳。夫既無其詞。則非詩句篇章。可誦可詠。何故嘗取其

義附于三百篇思詩者樂歌也有歌必有舞有舞必有名然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者皆籥舞之名乎試卽詩書以徵之鼓鐘曰鼓瑟鼓琴堂上之樂也笙磬同音堂下之樂也承之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謂籥舞之節與笙奏相應而不差也賓筵曰籥舞笙鼓言籥舞以笙鼓爲節而承云樂既和奏尤與禮之曰樂曰奏同也虞書曰搏拊琴瑟以詠卽堂上之鼓瑟而歌笙鏞以間卽堂下之笙奏以舞所以鳥獸咸之亦率舞而蹌蹌以間卽間歌每一歌一舞相間以作而舞必依笙奏爲節故直謂之奏南陔笙由庚云爾且詩言笙鼓書言笙鏞是笙奏之時鐘鼓亦交奏故周禮稱籥師鼓羽籥之舞商頌亦稱鏞鼓有斁萬舞有奕也凡徒歌不足以言樂琴瑟之專一不足以言和惟律以和八音舞以行八風八風之舞與音節協應從律而不姦則聲容並盛樂之大觀備矣凡樂事有三曰奏曰歌曰舞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此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也卽如祀天神則奏用黃鐘之調歌用大呂之調舞用雲門之舞調者如元人諸曲按其工尺則有譜而可奏塡以文詞則爲詩而可歌但歌貴人聲雖以六律爲音而琴瑟主之奏則按其調譜八音交宣翕純皦繹而節奏行乎其中舞者之動容卽依所奏之節而不得差池是雲門之舞以黃鐘之調爲節也然則工歌鹿鳴之三畢乃笙奏南陔之舞其舞者由南表以出執籥指麾作孝子相戒以養之象又奏白華之舞卽以舞羽爲白華象孝子之絜白又奏華黍之舞以舞羽爲華黍象時和歲豐之宜黍稷小雅肆三曰官其始者所以勸忠而求治也忠必以孝友廉恥爲本治必以務農蓄積爲本故象其義于舞以與工歌相備焉然後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之舞歌南有嘉魚則笙崇丘之舞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之舞舞所取象亦各有其義如序說蓋歌所陳者百禮備而衆賢升舞所象者陰陽理而萬物遂皆王政之功化所存故孔子序詩特取其義附著于篇次以示人及王德衰而廢缺從于總序中惓惓言之鹿鳴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可見笙奏之時堂下籥舞一回堂上承筐一次前後各三巡乃合樂二南以至于無算爵無算樂此又堂上堂下禮樂之交動而交應也又記稱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可見合樂亦有舞勺卽其舞名惟堂上堂下歌舞並作故曰合樂其詳見維清或以酌爲勺殆非也又鐘師所掌有祴夏笙師掌舂牘應雅以敎祴樂杜子春曰祴讀爲陔鼓之陔蓋據漢時行禮于太學罷出以陔鼓爲節而言之然則南陔諸舞皆名陔樂當笙奏之際又舂牘應雅以節之故亦掌於笙師漢猶近古陔鼓尚傳其遺制也此在

孔子正樂時必另有其譜不待于序詩中瑣言之自樂經闕亡遂無可徵據姑志所見以俟好古者

魚麗

古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續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集傳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時詩嘉魚以下為成王時詩其失甚矣

辨義燕飲之正歌工歌三篇鹿鳴主之嘉賓式燕是也間歌三篇魚麗主之物多備禮是也夫備禮必于物多豈侈陳水陸之珍哉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誠以天不生地不養則非合于天時設于地財之義是故備物所以致敬致敬所以行禮而禮之厚薄必差以年之上下年不順成物力耗微則宮懸徹樂八蜡不通一切大禮尚從減殺而況燕飲乎夫天地生萬物而人資以養者有三焉山林川澤田疇皆兩間自然之利故孟子論不可勝用者一不可勝食者二以為王道之興必始諸此也此詩就燕飲言之故專及魚與酒酒者釀精于穀豐年多稼為酒為醴烝畀祖妣而外百禮可得而洽也魚者聚族于水潛有多魚以享以祀而外炰鱉膾鯉燕飲可得而用也使非天心順地氣和萬物盛多而典禮何由該洽乎周之盛也禮成燕飲而其詩曰魚麗于罶及其衰也人鮮飽而其詩曰三星在罶咏一物耳而王政之興廢氣化之否泰於斯可見詩之蘊義宏矣哉續序識見淺陋固不足以知此其所云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者尤屬策士雜霸之謬談漢唐以後詩人文士每襲其說以告人主使人主信之其不為唐明皇之續者幾希矣試觀二雅中周召所述文武之德以告其君者為何如而肯以逸樂終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嘉者嘉之會也偕備也時禮以時為大也○此詩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乃燕飲間歌之首篇也言時和物阜魚麗于罶有鱨鯊焉君子有酒則旨且多焉魚麗于罶又有魴鱧焉君子有酒則多且旨焉魚麗于罶更有鰋鯉焉君子有酒則旨且有焉如是而物其多矣維其禮之嘉矣物其旨矣維其禮之偕矣物其有矣維其禮之時矣

魚麗四章。〇此詩自毛鄭以來。皆作六章。今案左傳載季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必不但物其有矣二句。故定爲四章。

由庚

古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

古序。樂與賢也。

續序。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辨義。本與賢之義。求此詩之用。蓋大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王。而王親定其論以官之。因賜燕於大司馬。而歌此詩。殆若後

世進士廷試之後。賜燕於禮部歟。與賢者。爵之。則與共天位。祿之。則與食天祿也。續序以爲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太平。彼亦習聞機衡馭臣。免死狗烹之陋。而妄爲此說耳。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烝。衆也。君子。王也。鵻。孝鳥也。以比吉士。所謂有孝有德也。〇王朝論進士之賢者以官之。而賜燕於大司馬。則歌此詩。卽燕飮間歌之次篇也。言所進之士。如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以來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也。又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以衆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也。蓋君子之垂意與賢。如南有樛木。甘瓠得以纍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今此萬邦多吉。如翩翩者鵻。烝然來思。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四章

崇邱

古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古序。樂得賢也。

續序。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辨義。本得賢之義。求此詩之用。蓋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而王再拜受之。亦歌此詩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此獻賢能書之樂歌。卽燕飮間歌之三篇也。言賢能之生。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今樂只君子得之。是邦家之基也。樂只君子。

而以得賢爲基。則我邦家萬壽無期也。又如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今樂只君子得之、是邦家之光也。樂只君子、而以得賢爲光。則我邦家萬壽無疆也、又如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今樂只君子得之、養賢以及萬民。是民之父母也。樂只君子而父母斯民。則聲教洋溢。德音不已也。又如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今樂只君子得此、以引以翼、何不眉壽乎、如是則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而令聞施於無窮矣。又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今樂只君子得此。輔之弼之、何不黃耇乎、如是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而福祿貽於子孫矣。

南山有臺五章

由儀

古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

古序、澤及四海也。

集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辨義。諸侯朝王。有燕有賜。下篇燕之。此篇賜之燕。以示慈惠。止及於在此之身。賜之則車服禮樂祭器恩榮。及於在彼之國。而臣民並受其福、故曰澤及四海、言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笑語。猶言溫旨慰諭也。譽處。猶言在此無射也。○此天子賜諸侯之樂歌。言侯氏之德可承恩。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湑兮。故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相與燕然以笑語兮。是以有譽以處此兮。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瀼瀼、故既見君子。以爲寵榮、以爲光耀。使其德自是不爽。且壽考之不忘矣。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泥泥。故既見君子甚安其豈弟之德也。本此以宜兄宜弟。則令德益壽且豈矣。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濃濃、故既見君子。賜以鞗革之沖沖、和鸞之雝雝、美哉此。萬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因而譏之。今按此詩所云宴語龍光、令德同福。豈華定所敢受哉。昭子但譏其不答賦。至於賦此詩之非。恬然不自知也。良由王綱不整、一切禮樂。諸侯僭濫。積久亦莫自知其非。蓋雅頌之不得所極矣。春秋書曰。宋公使華定來聘。夫宋公。則于周爲客也。使華定來聘。則與國之使也。此而享之。所謂公與客燕也。奈何賦蓼蕭歟。後人偶見華定有出奔之事。若昭子于九年前。卽預知之。何其陋也。

湛露

古序。天子燕諸侯也。

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露得陽以晞。而後物受其滋。酒及醉以止。而後人受其養。豐草之得露偏多。在宗之承恩更渥。前兩章之興意也。杞棘桐椅之特立。露雖重。不足以披之。令德令儀之自樹。醉雖甚。不足以困之。後二章之興意也。○此天子燕諸侯之樂歌。言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玆之厭厭夜飲。亦欲不醉則無歸也。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則沾潤最多。厭厭夜飲。而在宗載考。亦欲恩意之獨洽也。將愛酒之亂德乎。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非露所能靡也。顯允君子。平日莫不令德。其不爲酒困可知矣。將懼酒之失儀乎。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未嘗因露而傾也。豈弟君子。平日莫不令儀。其不因酒失儀又可知矣。

湛露四章。○左傳文公四年。賦湛露彤弓以燕甯武子。武子不答賦。以爲陪臣來繼舊好。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其時入春秋已百年。用雅之失所。武子獨能知之。自是而後。則益甚矣。

彤弓

古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集傳。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辨義。此詩所重在錫有功。先陳其彤弓旅矢於庭。而以饗禮行之。不得稱燕。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天子錫有功諸侯而饗之。則歌此詩。言彤弓弨兮。受言藏之久矣。今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以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餘倣此。

彤弓三章

菁菁者莪

古序。樂育材也。

續序。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集傳。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辨義。此詩舊序以爲育材。則意義顯然。即其用亦因之可見。若泛以爲燕飲。不惟辭意茫無可據。而亦莫知其何所用之矣。記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今按選士。即三年大比。所興之賢者能者。其書獻於王。其士升於司徒。如今之鄉貢。所取額數必進呈。而所取之士。未及授職。則咨送禮部也。及將任官。乃升於司馬。亦如銓選之掌

於吏部也。但三代取士。皆先教育之。然後官使。故其間又由司徒以升諸學。樂正教之既成。乃升於司馬而官之。凡樂正論士。必告王以升司馬。司馬辨論官材。必告王以親定其論。此與獻賢能之書。同一規制。葢取士之典。官人之權。恐兼諸天子。而非臣下所敢擅矣。然則司徒於其間。升選士之秀者於學。謂之俊士。又謂之造士。以其材可造就也。於是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而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相爲齒讓。則其入學也。必先釋菜於先師。而以禮見於大樂正小樂正。樂師。行禮有差。此詩卽其樂歌。故曰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旣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旣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

休。心逸曰休之休。大學所云定靜安慮是也。○此造士初入學。既釋菜而見於師之樂歌。言衆材之育於學。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故旣見君子。則悅樂而且有儀法矣。樂則滋潤之功不已。如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所以旣見君子。我心則喜也。有儀則培植之方甚廣。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所以旣見君子。如錫我百朋也。葢材而不敎。斯性質無定。如汎汎不繫之楊舟。載沉載浮。今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休其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 ○君子之教人。先使之欣然樂育。如草木之託根於善地。而生趣勃發。且其循循善誘。必有儀焉。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乃能深造之以道。而庶幾於自得。是故浸灌滋潤。如莪之在沚。廣大寬深。又如莪之在陵。由是欲罷不能。所謂我心則喜也。如取如攜。所謂錫我百朋也。由是知止有定。向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非如不繫之舟。汎汎浮沉。所謂我心則休也。讀大學。可以得古人爲學之序。誦是詩。可以見先王造士之方。學者其可不盡心歟。

鹿鳴至菁莪一十六篇又無辭者六

古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辨義。此序舊在六月下。今按其序次當在此。廢者。非廢夫詩與樂。而其實廢也。實廢則效缺。如鹿鳴之於燕飲。所以樂心而好

道也。廢於朝，則上下之志不交。廢於鄉，則齒讓之風以息。和樂安得而不缺哉。四牡廢而使臣不以禮。君臣之缺也。皇華廢而事君不以忠。忠信之缺也。君無咨諏之恩。臣無靡及之志。雖日歌四牡。奏皇華。無補於其缺矣。常棣廢而上不親親。兄弟缺矣。伐木廢而君不友德。朋友缺矣。況上不篤親。則民不興仁。上遺故舊。則民俗偷薄。此其一缺無不缺者。又可類推也。天保之報上。願其君敬天尊祖以迓庥祥。廢則君驕臣諂。自絕於天祖。福祿安得不缺哉。采薇遣戍役。故以征伐言之。出車城邊方。故以功力言之。杕杜體恤士卒。故以師衆言之。廢之則缺。其故可知也。上自郊廟。下及鄉閭。一切禮樂皆法度也。物多備禮。猶之衣

食足。則禮誼興也。人事既失。患氣頻興。水煩土敝。穀耗物凋。何暇議及禮樂。察此則魚麗廢而法度之缺可知矣。賢者。民之望也。嘉魚廢。不足以與賢。故賢者不安。下不得所也。賢者國之基也。南山廢。不足以得賢。故爲國之基墜也。菀柳曰。上帝甚蹈。由恩澤之乖也。無自瘵焉。是萬國之離也。非蓼蕭湛露之既廢乎。有道之世。征伐自天子出。故彤弓錫功。嘉其攘夷安夏也。彤弓廢而强大擅征。攘四夷則不足。侵弱小則有餘。諸夏所以衰也。禮儀自學校出。菁莪廢而上無禮。下無學。則禮儀蕩然矣。如是而小雅盡廢。中國不微者。幾希矣。此序惟南陔六首。古樂亡而無徵。餘則提領挈要。義蘊精深。與關雎序之總論全詩者相配。

其文亦與說卦序相埒。斷非二毛所能爲。朱子辯說乃譏其得失無足議。不亦惜歟。

詩深卷之十七

六月至無羊

此皆宣王之詩。所謂變小雅也。共十四篇。今爲一卷。

六月

古序。宣王北伐也。

集傳。成康既没。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載是常服。載於重車。出車所云胡之載是也。既成我服。師旅啓行。戎裝以齊部曲。聰號令。左傳云均服振振是也。若此月之中。始製戎服。則倉皇無備甚矣。整居。屯據其地也。焦穫。藪名。鎬。即鎬京。方。即程邑。皇矣稱萬邦之方是也。其時周都犬邱。在鎬方之西。説具斯干及魚藻。飲御諸友。陪燕之賓也。諸友中。尚表張仲。仲之位。未得爲陪賓。王嘉其以孝友爲吉甫所友。而特召之也。○宣王命吉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此其勞還之樂歌。言時方六月。棲棲然戎車既飭。即駕四牡之騤騤。載是常服以行。良由玁狁孔熾。故我是用急以應之。是以王于出征。能以匡王國之難也。然豈急而無備哉。比物四驪以齊其力。又皆閑之維則。

而車馬素強矣。維此六月。既成我服以整伍。而甲冑素精矣。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以啓行。而次舍素嫻矣。是以王于出征。能以佐天子而成功也。然豈備而無謀哉。四牡修廣。其大有顒。驅之薄伐玁狁。不難以奏膚公。而必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惟嚴翼以共武之服。故能以定王國。而不勞餘力也。蓋是役也。玁狁匪茹。竟整衆屯居焦穫。潛師侵鎬以及方。又至于涇陽。其孔熾若此。我是以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用急若此。夫惟有備有謀。但見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率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敵人遠遁矣。此其嚴翼以供事者誰乎。蓋能文能武之吉甫。萬邦皆以爲憲者是也。今吉甫賜燕

于王而喜樂。既多受祉矣。王尤念其來歸自鎬。未免我行永久。於是設飲以召御其諸友。而炮鱉膾鯉以燕之。其友侯誰在矣。觀張仲以孝友而獲與斯燕。則武功之本於文德又可知已。

六月六章

采芑

古序。宣王南征也。

集傳。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辨義。大將奉王命。率三千乘之衆以出征。而軍行在道。紛紛于新田。于菑畝。于中鄉。四出采芑以食人馬。必至所過之處。雞犬

一空。又臨敵而後衆干之肄習。此師亦曰殆哉。且軍始行而賦其事以起興。末章何以云蠻荊來威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采芑。治田也。凡田初耕反草曰菑。將成熟曰新田。中鄉。則極成熟者也。其車三千。天子六軍。革車千乘。則重車副車亦各千乘。凡簡閱。必皆訓練之也。師干之試。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春教振旅也。旂旐央央。辨旗物之用。中秋教治兵也。前二章詳方叔之車馬服飾。昭文章。明貴賤。習威儀也。其飛戾天。車驟徒趨之象。亦集爰止。及表乃止之象。陳師鞠旅。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也。伐鼓淵淵。三鼓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振旅闐闐。三鼓摝鐸。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此章言中冬教大閱也。○宣王命方叔南征荊蠻。有功而還。此其勞還之樂歌也。言其平日教戰有漸。如薄言采芑以治田。于彼新田。必先于

此菑畝。故時當中春。方叔涖止以教振旅。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坐作進退之節秩如也。于時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又有簟笰魚服之觀。鉤膺鞗革之飾。而威儀衆著矣。及其教戰漸熟。如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即可于此中鄉。故仲秋之時。方叔涖止以教治兵。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旗物之用。無不辨也。於時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而文章衆著矣。由是衆軍之進止整肅。如鴥彼飛隼。其飛則戾天。亦集則爰止。故仲冬之時。方叔涖止以大閱。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於時方叔率止。有鉦人焉。有伐鼓者焉。先陳師鞠旅而誓衆。然後顯允方叔。伐鼓淵淵以作之。則旗作而車徒皆

作振旅闐闐以坐之則旗弊而車徒皆坐其敎民有素如此茲值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惟此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但見方叔率止旗鼓所向執訊獲醜敵人聞戎車嘽嘽之聲嘽嘽而又見焞焞之盛軍威所震如霆如雷威懾服曰此顯允方叔卽征伐玁狁有功者而可與抗哉此蠻荆所以不戰來威也

采芑四章○古者井田寓兵或云八十家出車一乘或云出於邱則百二十八家或云出於成則八百家其說皆有故而總以八十家爲主如大國百里提封萬井每井八家以供千乘則八十家一車明矣然王畿方千里可十萬乘而僅稱萬乘何哉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合計方千里內方百里者已去三十有五自卿大夫之田及王子弟所食邑自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祿自郊廟燕饗及凡所以待諸侯者殆非三十有五不能給又朝請湯沐及閒田待封亦必倍於外州約去方百里之二十則僅存十之一耳昔孟子論侯國皆君十卿祿獨不言天子所自奉者今按此十之一爲方百里者十積之十萬井公田八百萬畝授廛八十萬夫天子所自奉殆取諸此故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言常祿也千里之內以爲御言一切他用也百里卽千里內十之一千里卽方千里內十之一曰官曰御王者食用之尊稱是天子供官之百里當一大國出車千乘因之立六鄉作六

軍而千里之御在四郊邦甸合之得萬乘故萬乘者畜衆之數平時訓練則八十家一車六軍者用衆之數有事征伐則成出一車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司馬之發兵八百家一革車十家或士或徒出一人爲正卒其雜卒二十五人副車重車各一乘卽隨之以具是十分僅用一也漢人倒革車一乘於三百家之下與通爲匹馬互異而異議橫生矣且京師地闊凡蒐苗獮狩大司馬率以敎戰而王親閱之止於六鄉其出自郊甸者卿大夫卽爲將帥以時訓練而總萬乘之籍於大司馬以嚴簡稽以備調遣其敎戰陣之法每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正卒必有重車一乘以載輜重副車一乘以備毀折用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爲雜卒合之共百人每當簡閱皆訓練之所以六軍之衆其車三千不如此則臨陣惡足用歟六鄉卽周禮邦中之賦田亦井授但每夫百畝外其公田十畝各就近納于天庾以供官孟子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也郊甸謂之野故遂人掌邦之野地遠戶繁乃總井之九百畝使八家朋納其一以供爲御所謂九一而助卽周禮四郊及邦甸之賦也若謂國中行貢野外行助決無是理矣故千里之內曰甸積之方三百二十里方百里曰國中六鄉也又二十里曰近郊六遂也又四十里曰遠郊又

五十里曰甸。所謂天子一圻也。圻出萬乘。十井一車。凡起徒役。家一人。正卒備焉。其餘爲羨。羨卒出焉。稍。縣。都。在甸外者曰采。畿內諸侯。在都外者曰流。解者誤以一圻爲方千里。不思戰國時。海內方千里者九。春秋之大國。安得多數圻乎。百里之國。公田八十萬畝。方二十里曰國中。公田三萬二千畝供君祿。又十二里曰野。公田四萬九千餘畝給他用。亦十之一。七十里之國。積之蓋五千井。方十八里曰國中。又加五里曰野。共五百零四井。三百井供君祿。餘給他用。亦十之一。五十里之國。二千五百井。方十四里曰國中。又加二里曰野。積二百五十六井。二百井供君祿。餘給他用。亦十之一。官祿經費。皆在其外。其用衆。大國

千乘。而制三軍。則用三百七十五乘。次國出車五百。而制二軍。則用二百五十乘。小國出車二百五十。而制一軍。則用百二十五乘。是皆二十餘井革車一乘。正雜百人。民力易紓。蓋衆建而少其力。已寓諸此。且王朝卿大夫亦各治其稍縣都之賦。皆家有藏甲。而在萬乘外者。若列國卿大夫之采地治賦。悉隸公徒。則私家不得有藏甲矣。凡王朝專征之命。不及於小國。遇有調遣。師旅爲多。即大侯三軍。非萬不得已。亦不盡起。及春秋之世。五霸摟伐。然後悉索敝賦以會時事。僭侈之末。公車千乘而用公徒三萬。猶循周制。成元年。爲齊難作丘甲。十六井用一車。古制變矣。哀十二年春。用田賦。則取十井一車而用之。竟同於田

與追胥竭作矣。又王制。海內九州。州方千里。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此與孟子班爵祿之說合。證以周禮大司徒及職方氏所掌。可互相發明。蓋建邦受地。有食數。有封疆之數。如州方千里。大司徒之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制與今直隸州相似。蓋人民土田。各食其所有。而隸小國於大疆以轄之。小國亦各有封疆。其隸於某大。或專屬。或兼屬。以疆辨之。附庸在其邦域者屬之。閒田山川在封內者主守之。此其星羅碁佈。四

分公疆。每疆三公。六分侯疆。每疆三侯。公侯各百里外。七分伯疆。每疆九伯。子男隸于公侯伯之間。又分方州之內。二十五爲子疆。百爲男疆。故職方氏於以周知天下。凡邦國皆小大相維。是謂封疆之數也。然列爵有五。而分土惟三。公疆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其食者半。去其零數。則每州十二公也。侯疆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食者三之一。並其零數爲六國。又三其三之一爲十八國。公侯皆方百里。故曰百里之國三十。伯疆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每方百里。建七十里之國二。其食者三之一。亦六國也。又十其所食三之一爲六十國。故曰七十里之國六十。子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謂四百里

一子故州有二十五子男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是也故州有百男子少男多班爵不同而受地皆方五十里合之百二十五國王制舉成數故曰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謂食數也其實地大者國少地小者國多故子男倍伯伯倍公侯大次小各食三千里其餘以爲附庸閒田此外名山大澤不在開方積算之中益州方千里是於壤地聯絡處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方百里集合之其中制域卽一國而方圓曲直尖斜險易廣狹長短各因地形山川在其境內皆不入度地居民之數非統合山川開方千里如百畝之田步計繩量也於是每州擇一公爲牧是謂八州八伯三十國爲卒擇七侯爲正十國爲

連擇二十一伯爲帥五國爲屬擇子男共四十二人爲長則職方氏所云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是也八伯又各以其所屬屬于二伯則周召之左右分陝是也又周禮九服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蠻曰夷曰鎭曰藩各方五百里合王畿千里計之則四方相距皆一萬里益王者聲教四訖內自都鄙邦國外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凡有血氣之人民方土所產之財用九穀六畜職方氏皆辨其數要以周知其利害此其包舉之廣與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曁無異且與漢人地志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亦相彷也若其所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歷舉揚荊豫靑兖雍幽冀幷諸州不及徐梁益其山鎭

澤藪川浸皆名山大川多隸諸夏是合王畿侯甸方三千里之地爲九州衆建五等共千有八百餘國十二載時巡觀嶽不越於此故書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也此外於越鬷戎萊介白狄淮徐夷之類其風土僻陋分地難拘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其列爵則極大者子極多者男故曰男服雖切近九州服事諸夏多不預列侯盟會是裔不謀夏其防謹諸此矣此外采次之衛又次之蠻服又曰要服猶于六年中預五服之朝此外夷鎭藩不過通賓譯錫土姓賜封號使各君其地各治其人通道來獻方物其君或易世但一朝以受命而已故孟子言海內方千里者九專指諸夏商頌稱海外有截則以外薄四海言之現

在蜀閩滇粵及西北諸部落均在周禮九州之外矣或疑禹平水土無遠不屆而弼成五服方五千里何反狹于周服今按禹之甸服卽邦畿其間用貢法量地遠近有納總納銍納秸服及粟米之差亦猶周人行徹有邦中四郊郊甸家削邦縣邦都之等也至于侯綏要荒中亦分九等如五百里侯服周亦仍之但去所謂百里采而擴二百里男邦爲甸三百里諸侯爲男是五等之建止此矣綏服之揆文敎者爲采奮武衛者爲衛猶近乎中夏要服之三百里夷爲蠻己鄰乎外邊又以二百里蔡爲夷荒服之三百里蠻爲鎭二百里流爲藩斯皆邊遠矣當禹會諸侯玉帛萬國是五服莫不畢至所以禹服狹周服廣者上古生

民尚少風氣渾沌雖水土既平禹跡所奄極遠而荒服以外蛇龍所居草木所植獸蹄鳥跡所交無人以實之孰爲君長自虞夏迄周初千有餘歲生人漸衆土地漸闢風教漸開故周公彷禹服九等之遺擴之皆五百里此人事氣化之自然非聲教之有廣狹也因論井田兵制故附志之

車攻

古序宣王復古也

續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集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

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既攻既同就出巡之車馬言之故承言徂東既好孔阜又主田獵而言故承言行狩兩之子皆指有司君子宣王也○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其臣作詩以紀之言王將出行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于是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焉既至東都閱彼田車則既好矣齊彼四牡則孔阜矣盍東有甫草王將駕言行狩于其地也故之子之執事于苗者選厥車徒其聲囂囂咸使建旐設旄以俟搏獸于敖也未田之先諸侯之來朝者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凡皆赤芾金舃會同有繹而不絕也會同之後退而比其決拾則既佽矣整其弓矢則既調矣維時射夫既同相率以助我舉柴焉但見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不失其馳

而天子有舍矢如破之善也既狩之後蕭蕭者馬鳴之聲悠悠者旆旌之色徒御則卒事而不驚大庖則頒禽有制而不盈其終始之盡善如此是故之子之執事于是行也有號令之聞無諠擾之聲以是張皇六師允矣君子展也王事之大成矣

車攻八章

吉日

古序美宣王田也

續序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集傳此亦宣王之詩

辨義此大閱之後遂以狩田也周自厲王初立至此五十餘年

不復若是之循禮有制故詩人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指車徒皆作銜枚而進以至鼓皆䮞車徒
皆譟之時而言也小豝大兕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也○宣王田
得其制而詩人美之言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於畤田車既好四
牡孔阜將驅之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也及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以齊其足力遂視獸之所同麀鹿麌麌之處而漆沮之從益天

子行狩之常所也既及其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或儦儦而趨
或俟俟而行或三以為羣或二以為友因之悉率左右鼓行而
進以燕樂天子之心但見鼓䮞徒譟之際既張我弓既挾我矢
或發彼小豝或殪此大兕其徒紛紛致禽而田事畢矣凡此所
致者以御賓容且以酌醴莫不各得其制也

吉日四章

鴻雁

古序美宣王也

續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
不得其所焉

集傳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
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之子有司奉王命以安集流民者也于垣治野則以田里安甿
者掌于遂大夫造都邑則量地辨物制域掌于縣師之類是也
百堵皆作官為經畫以安插之也哲人現在之有司愚人前此
之有司也○宣王命有司安集流民而流民歌之言其流離在
外如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而不休今幸之子于征念其劬勞于

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而還定之故此日之得所如鴻雁于飛
集于中澤頁由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所以前此雖則劬勞而其
究安宅也回念離散之始相率哀籲如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
此哲人則謂我劬勞而惻惻之維彼愚人反謂我之哀鳴為宣
驕而斥遠之何期得安宅如今日哉

鴻雁三章○厲王貪虐喜衛巫以監謗悅榮公以專利其都鄙
有司必多剝民以希上旨何恤夫民不堪命而紛然離散哉宣
王即位加意勞來有司莫不承流于下循行草野多方安集詩
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是也是故厲王在
上則有司皆愚人賢若宣王雖愚者不敢不勉于哲矣哲者洞

察民情。而周知其艱苦也。夫民方急而相率哀籲。不惟漠然無所動念。又忿其忤己。而斥爲宣驕。則是昏迷無知。非愚而何。然此豈追咎前此之有司哉。痛定思痛。猶如見其憒憒之面目。故言之親切。且深幸此日之有哲人。維此云者。蓋曰來何暮也。維彼云者。蓋曰推不去也。詩雖無一語及王。而王之美益見矣。

庭燎

古序。美宣王也。

續序。因以箴之。

集傳。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

辨義。既曰將起。又曰不安于寢。似于情理文法。俱有未穩。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晣晣。明盛貌。易稱明辨晣是也。○此美宣王視朝之早也。言王始而問夜如何其。則夜猶未央矣。於時初發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止者。已聞鸞聲之將將而尚遠也。繼而問夜如何其。則夜尚未艾矣。於時庭燎晣晣而盛明。君子之至止者。漸聞鸞聲之噦噦而徐近也。終而問夜如何其。則夜始鄉晨矣。於時庭燎有煇。而烟光相雜。君子之至止者。言觀其旂焉。正辨色以入之際也。

庭燎三章

沔水

古序。規宣王也。

集傳。此憂亂之詩。

辨義。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叛而襲王。王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乃得脫。在國人之叛。固由不堪暴虐。但既襲王出奔。又敢圍索太子。觀召公之以子代。是國人竟以召公子爲太子而戕之。民怨其上。至於斯極。桀紂未聞有此。洵千古創見之奇變也。其中豈無桀驁不軌之徒。挾衆倡亂。及共和之初。此輩自知罪大難逭。又聞太子尚在。必且相動以浮言。恐沉于衆。詩云。鴥彼飛隼。念彼不蹟。民

之訛言。豈非指此而言乎。又云。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則當是時。父兄百官。及邦人之不附逆者。必有殲厥渠魁之議矣。其論非不甚正。然細揆此際國中無主。事勢萬難。一加窮詰。脅從之衆。人人自危。大變必作。甚或九廟震驚。非善策也。幸而王及太子無害。姑爲鎮靜安撫。俾衆心解散。訛言自息。庶不動聲色而宗社以寧。斯爲遠慮。細玩詩情。殆因此而作也。其意在懲創前事。故以規王書之。所謂近臣盡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

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共和之初宣王未立民變未弭詩人欲王懲往事而進此以規之言亂民必歸于有主如沔彼流水無不朝宗于海亦必歸于所安如鴥彼飛隼載飛以求載止之所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所從生而欲窮治之曷思誰無父母肯束手以待死乎況前此之激而逆行如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而四溢忿而求逞如鴥彼飛隼載飛載揚而不休念彼之不蹟至此使我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豈曰置之不問哉但其逞而甫息如鴥彼飛隼率彼中陵以下集則民之相動以訛言寧莫之懲前事

而又興之乎爲今之計願我友皆敬而無失矣讒言其何自而興也。

沔水三章

鶴鳴

古序誨宣王也。

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共和之時宣王未立而大臣進此以誨之集傳曰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二章

祈父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又曰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又曰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

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倣此。

辨義鄭箋解此詩乃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孔疏因勇力屬于司右與虎賁連官故又兼虎賁言之其意皆就爪牙爪士生義所以鄭箋謂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又謂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也集傳改爲軍士怨于久役可謂獨得詩意矣然朱子又曰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

有征討。止用邛甸之民。是仍泥王之爪牙。不當用以征討。與孔鄭同意耳。竊謂先王容民以畜衆。如鳥之有爪。獸之有牙。內衛其身。外禦其侮。六軍何非爪牙。豈必區區司右八十人。虎賁八百人。始可稱之。且詩之刺意。並非謂予乃王之爪牙。司馬不當移用于征伐也。蓋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而有事征伐。必不得已而用之。采薇遣戍。杕杜勞還。既非窮兵黷武。而又往返有期。體恤備至。故軍士樂效其爪牙之用。卽宣王之北伐南征。亦庶幾合于衆正之義。及其晚年。佳兵貪禍。敗績姜戎。展轉六師于憂恤。室家離曠。而靡所止居。久役不休。而靡所底止。孤子失養。而有母尸饔。是何異裂爪毁牙。以逞怒于一擊。故此詩所刺。與鴇羽之曷其有所。父母何怙。同一怨思也。蓋宣王輕開邊釁。既與伐玁狁征蠻荆迥異。而主帥之不恤士卒。失律喪師。亦非復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之爲將。三呼祈父。刺意顯然。何嘗怨夫身備宿衛。不宜擲遣哉。鄭氏好爲穿鑿。固訓詁之陋習。而唐宋以來。竟莫有辨其非者。許謙且謂集傳或曰一說。于爪牙二字爲切。而得詩意。何其固也。又按序以此詩爲刺宣。本無可疑。集傳謂考之詩文。未見其必然。果如其說。關雎葛覃。何以考其必爲文姒。車攻吉日。何以考其必爲宣王。徒啓疑端以滋橫議。而于經義之得失無關。有志窮經者。烏可不知所決擇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宣王之末。用兵伐戎。久役而不恤士卒。故軍士刺之。曰祈父總帥六師。予皆王之爪牙。內外所資以捍衛也。胡展轉予于憂恤。使室家離曠。而靡所止居乎。祈父。予皆王之爪士。甘苦所望于體惜也。胡轉予于恤。使遠役不休。而靡所底止乎。祈父。亶不聰察矣。胡轉予于恤。使孤子亦久役失養。而有母之尸饔乎。

祈父三章

白駒

古序。大夫刺宣王也。

集傳。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賁然來思。猶語云高軒光降。毋。猶將毋也。○大夫憂賢人之決意遠遯。而陳此以刺王。言皎皎白駒。如其食我場苗。則可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而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矣。皎皎白駒。如其食我場藿。則可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而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矣。且使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則將勸之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因可戒

之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矣。今皎皎白駒。在彼空谷。飼以生芻一束。而蔑視乎苗藿。是其人之自珍如玉。而無意乎公侯也。毋亦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矣。尚何望其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歟。

白駒四章○駒食生芻而遺苗藿。人如金玉而薄公侯。皆形容賢士之樂道忘勢。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決非不義之富貴。所可籠致耳。而借白駒以相形。使語歸含蓄。此則詩教之妙。所謂主文譎諫者也。

黃鳥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辨義。周禮。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此掌野治民之常法也。又云。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則致新甿及待之之法也。故旅師曰。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宣王之初。安集流民。四方聞風者。皆悅而願為之甿矣。至是不得其所而思去。其託于黃鳥啄粟。言不能寬其征役。以地之媺惡為等也。不可與明。不可與處。言安擾教利勸任之者。皆不得法也。若民適異國。不得所而思來歸。何故歸咎于王。而列于變雅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宣王之末。新甿之征役。不復如下劑之約。故託言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既不我肯穀。我亦言旋言歸。復我邦族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于安擾之道。

皆不可與明。我亦言旋言歸。復我諸兄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于田里稼穡之務。皆不可與處。我亦言旋言歸。復我諸父矣。何苦離別其親戚。而又不蒙安輯哉。

黃鳥三章

我行其野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辨義。凡新甿甫來。與本地之民。素無洽比。故俾之聯為昏姻以畜擾之。此詩刺其不能以樂昏擾甿。而民俗之偷薄可見矣。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畜。畜援也。舊姻。指在我邦家者而言也。○此詩之刺宣王。亦新甿所作也。言我行其野。就蔽芾其樗以處。因樂爲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今爾不我畜。我亦復我邦家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蓫以食。因樂爲昏姻之故。言就爾宿。今爾不我畜。我亦言歸思復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以食。所以不思邦家之舊姻。而求爾爲新特者。誠不以爾之富。亦祇以思義或異于我邦耳。豈期不我畜如是乎。

我行其野三章

斯干

古序。宣王考室也。

集傳。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卽位。更作宮室。旣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辨義。文王作邑於豐。城郭宮室。猶然侯國之制。與古公之築室于周原無異。故曰。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及武王旣有天下。宅是鎬京。則邦畿千里之規模矣。故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由是傳世至懿王。王室遂衰。徙都犬丘。及于厲王。而周道大壞矣。宣王卽位。北伐南征。內修政治。外復文武之竟土。於是兩都安定。諸侯悉朝。而周道粲然以興。乃自犬丘復都于鎬。營建宮室。故魚藻次于衛武賓筵之後。其詞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亦宣王復宅鎬京之詩。飲酒落成而作。是故秩秩斯干。豐水有芑之遺也。幽幽南山。信彼南山之舊也。所謂似續妣祖者也。六月曰。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曰。來歸自鎬。崧高曰。王餞于郿。是北伐玁狁。南封申伯時。猶都犬丘。而遷鎬乃末年之事。詩所以序次于其終耳。又史記匈奴傳。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遂取周之焦穫。居于涇渭之間。又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徙雒邑。王謂之曰。戎無道。

侵奪我岐豐。可見自岐及豐。均爲戎有。鎬京孤危。因而東遷。自是則西都之宮廟邱墟。而黍離作矣。豈非有周一代興衰之大畧乎。讀詩者。不推論時世以求其義。而曰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更作之。或且以爲新宮。不思下管新宮。見于儀禮。乃周公所作。安得有宣王考室之詩。朱子不信古序。凡諸家說詩。有與序異者。每採入集傳。讀者不可不察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妣先于祖。當以集傳協下韻爲確。如父子亦或稱子父。況父母曰考妣。若稱祖妣。則似指王母而言。鄭氏以爲姜嫄后稷。最屬訓詁之陋。使詩詠祖妣。彼又將嵩屬之姜嫄矣。○宣王中興。復都於鎬。此其考室之詩也。言山川之形勝。則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宮室之鞏固。則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今而入此室處。惟願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謀矣。蓋營居勝地。乃似續妣祖之詒謀。是以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循妣祖之制也。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享妣祖之福也。但見外而垣墉。約之閣閣。椓之橐橐。自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是君子之攸芋者也。中而堂陛。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是君子之攸躋者也。內而宮寢。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君子之攸寧者也。於茲和氣鍾祥。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焉。吉夢維何。則維熊維羆。維虺維蛇也。爰命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由是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但見稟氣盛大。其泣喤喤。將來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而似續之無疆在此矣。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但見稟性貞靜。將來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而妣祖之德敍益光矣。

斯干九章

無羊

古序。宣王考牧也。

集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此宣王考牧之詩。言誰謂爾無羊。則三百維羣矣。誰謂爾無牛。

則九十其犉矣。其多若此。當其夕而返之。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而不觭。爾牛來思。其耳溼溼而不燥。其安和若此。當其旦而放之。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其順適若此。此豈無道以致之哉。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以隨其所適。旣殷勤不懈。又馴擾得宜。是以牛羊之多。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也。蓋惟人順物性。而人亦不勞。故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而有餘力焉。至于物解人意。而物乃益阜。故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旣升。而無耗敗焉。由是精神所感。牧人乃夢。衆而忽維魚矣。旐而忽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至賤之物。化爲至賤。實維兆夫豐年。而菽粟將如水火矣。旐維旟矣。統少之物。變而統多。室家從此溱溱。而戶口極于殷庶矣。

無羊四章。○此詩因考牧而作。故詞意歸美于牧人。夫牧之爲道。唯在人與物不暫違。而善順物性耳。至于物順人意。而牧事成矣。人君本至誠之心以牧人。而人皆體其心以爲心。下至牧人之賤。亦體此心以通乎物性。而精神所至。且兆夫富庶。何非誠意之所蘊蒸哉。駉之頌魯僖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定中之美衛文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其立言殆亦原本于此歟。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古序于鹿鳴諸篇後。總序其功廢致缺之故。傷周道之大壞于厲也。及宣王繼之。六月北伐。采芑南征。於是不失文武之境土。而車攻以復古。吉日以講武。安集流民。

鴻雁詠之。勵勤圖治。庭燎美之。周道于以復興矣。至其臣之輔之者。規以沔水。誨以鶴鳴。國實有人。是以人存則政擧也。及其末年。窮兵而有祈父之怨。棄賢而有白駒之刺。民隱不恤。而有黃鳥行野之歌。主德不能無遺憾焉。然而斯干考室。宗祏賴以奠安。無羊考牧。民物幾于富庶。可不謂一代中興之令主哉。

詩深卷之十八

節南山至鼓鐘

此幽王之詩。亦變小雅也。共十八篇。今爲一卷。

節南山

古序。家父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辨義。先王之詩教。使下以風刺上。故自公卿至於士庶。皆得陳其善敗。備瞽矇之誦。及其變也。忠直之臣。傷心時事之非。危言敢諫。悉託於詩。所以孔子序次之。列國則錄入變風。王朝則附於變雅。其詩猶後世之彈章。此篇則彈公輔而作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巖巖。積石不平也。不敢戲談。乃通篇之綱。集傳解爲畏威不敢言。誤矣。猗。美也。家父。賜氏也。○幽王任尹氏以亂政。而家父陳此以刺之。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可若彼巖巖乎。我故憂心如惔。直諫而不敢戲談也。如以爲戲

則前之防口者。國既卒斬矣。何用不監乎。蓋節彼南山之生物。猶有實其猗。今赫赫師尹。不平其政。將謂養民何哉。是故天方怒而薦瘥。喪亂弘多。民皆憤怨。出言無嘉。王曾莫懲嗟乎。夫尹氏身爲太師。是維周之氐也。秉國之均。當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今不弔昊天若此。王應罷之。不宜空我師位以妨賢路也。其空我師何也。秉國鈞而弗躬弗親。庶民既弗信矣。則其弗問弗事。勿任其欺罔君子矣。王式夷其心。式已其人。無小人殆。庶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而朝列淸矣。蓋惟小人罔上。以致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至心以察其奸。俾民之怨心闋息。君子如夷心以罷其人。使民之惡怒是違。

庶人心悅而天怒可回也今乃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我故憂心如酲痛夫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也豈惟百姓哉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而我瞻四方無國不亂蓋蹙蹙靡所騁矣此之莫懲而方茂爾惡閩我直言必相爾矛而取以相加矣如既夷其心既懌其直則閩我言之切中必如相醻矣細思昊天若此不平我王若此不寧豈可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乎今家父不避怨不避矛作此誦以究王側之訩惟願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也其可視爲戲談哉

節南山十章○此詩以不平謂何爲主蓋秉國均而不平其心則好惡頗辟用人必以小人殆而姻婭膴仕理財必卒勞百姓

而四方蹙蹙由是天方薦瘥民言無嘉是菑害並至也故平天下傳引之以爲辟則爲天下僇辟者不平而已矣

正月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亦大夫所作

辨義此篇彈宮闈褒姒是也前七章本天變人怨以進言雖危詞悚聽究未指實何事闕失所致及八章乃明言之蓋事關宮闈其措辭不得不爾然其剛直亦較節南山稍遜頗有憂讒愳禍之意下三篇亦當以此意求之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

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

惸獨。

幽王嬖褒姒以亂政。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天變而正月繁霜。我心旣憂傷矣。人怨而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又憂心京京矣。哀我小心。蓋時抱癙憂以痒也。夫父母生我。胡忍俾我瘉哉。特以變亂之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人皆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我故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而不惜也。蓋我之憂心惸惸。念我國之無祿。將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但哀我人斯。于何從祿。如瞻烏爰止。未知于誰之屋耳。故此日之天心。如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而易見。民今方殆。則視天夢夢。豈知天心旣克有定。靡人弗勝。彼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亦人之自干天譴而已。民岳之

可畏。如謂山蓋卑。實則爲岡爲陵。然則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乎。今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其實是非不辨。如誰知烏之雌雄。則亦人之自召民訛而已。我則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洵有倫有脊矣。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以侮之乎。㬈思我雖愚而言則忠。如瞻彼阪田。亦有菀其特。現今天怒之抗搖我邦。如不我克。彼應求我言爲則。如不我得而後可。若執我仇仇。亦不我言之是力。豈有及哉。是用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王試思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彼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乃赫赫宗周。褒姒以媚惑滅之。不亦哀哉。我今終其永懷。又如窘以陰雨。蓋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而覆敗必至矣。王今不悟。及

載輸爾載。請伯助予。亦已晚矣。王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旣可不輸爾載。亦可終踰絕險。王曾是之不加意乎。且王今所樂者。如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蓋藏身不固。則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我故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也。彼好莠自口之人。旣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皆若魚游淺沼。念我獨兮。憂心慇慇。王之孤危甚矣。猶且佌佌小人。彼旣有屋。蔌蔌鄙夫。又方有穀。是民今之無祿。一任天禍是椓喪之也。但哿矣勝其虐者富人耳。哀此惸獨。何辜而堪此厲政歟。

正月十三章。○集傳。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非慮其

將然之詞。竊謂此詩之情詞。如垂泣以道。卽其將斥褒姒。而先球之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何見其無憂懼之情。又詰之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何見其道已然之事。又借襯以指斥之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以見非慮其將然乎。況十月之交。集傳旣以豔妻爲褒姒。何故疑此爲東遷後之詩。吾不知以此屬東遷後之何王。但屬之幽王。于詩義何所乖。屬之東遷。于詩情何所合。在或人固不察于理。并不審于文。而集傳錄之。不過以見古序之不足信而已。不亦惜歟。

十月之交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辨義集傳釋胡憯莫懲曰。幽王曾莫之懲。則亦以此爲刺幽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

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彼月而微。蓋前月先有月食。故下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言不當食而食也。職競由人。指豔妻而言。悠悠。長遠也。我里。指西都內世受之田里而言。徹。通也。○皇父外結羣小。內結豔妻以亂政。遂乞封於向。爲自全之計。故大夫陳此以刺幽王。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矣。彼月而旣微。此日而又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矣。蓋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由于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況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乎。當此閉藏之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災異疊見若此。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乎。今人之莫懲者誰也。皇父以卿士總六官。因之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羣小布列。而豔妻以煽惑方處于內。亂政召災。皆由此輩也。抑此皇父。尤爲姦險。彼豈曰使民之不時哉。以我身爲王臣。胡爲我作。不卽我謀。竟徹我墻屋。

使田卒汙萊。猶且曰予不戕。役使之禮則然矣。其專擅威福如此。且皇父自謂孔聖。作都以出封于向。私自擇三有事。皆亶侯多藏之家。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又擇有車馬之富人。以居徂向。其罔上徇私如此。一切富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尚且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其貪恣虐下又如此。是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其噂沓相悅。背則相憎。主力皆由人以險助之。王寧不悟乎。卽以我作一事言之。悠悠世守之我里。近來凋敝。亦孔之痗矣。然四方卽有羨。我獨居其憂。民莫不求逸。我獨不敢休。正以現今天命不通。宜努力王室。我不敢傚我友之自逸也。奈何强我附彼以遷而王不悟哉。

十月之交八章

雨無正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集傳。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

辨義。暬御。近侍也。亦大夫之職。此詩爲進諫於幽王而作。序故具官以著之。名篇之義見詩綱。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天本廣大。故曰昊天。秋氣肅殺。乃曰旻天。故以疾威言之。周宗既滅。與天既訖我殷命相似。决辭也。遷于王都。如徂向之類。謂東都也。○饑饉之後。羣臣離散。故暬御之臣。陳此以刺王。言浩浩昊天。以生物爲德也。今乃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則旻天之疾威甚矣。王猶弗慮弗圖。是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竟任其淪胥以鋪乎。我觀今日之事勢。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矣。何也。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人心散亂至此。庶曰王知懼而式臧。猶且覆出爲惡。其何恃而不滅哉。王試思此日乃如何之昊天。而猶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矣。凡百君子之散去者。皆知各敬爾身。胡嘗不相畏。但不畏于天耳。其不畏于天何也。戎已成而禍機

不退。饑已成而民生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乃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畏天者顧如是乎。然則其各爲身謀何也。哀哉王所云不能言者。忠言也。匪舌是出。且維躬是瘁焉。王所稱哿矣能言者。巧言也。巧言如流。皆俾躬處休焉。故人皆謂當此而維曰于仕。則孔棘且殆矣。蓋直道則云不可使。必得罪于天子。如其枉道。亦云可使矣。必怨及朋友。此所以各爲身謀而離居也。王試謂爾何故遷于王都。彼將曰予未有室家。又且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王試再詰之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以待之。則其委禍於王之意可見矣。

雨無正七章

小旻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

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幽王惑于邪謀。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旻天疾威。敷亂于下土。皆謀猶回遹。何日斯沮以召之。猶且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矣。蓋小人潝潝相和。訿訿相詆。其情態亦孔之哀矣。謀之其臧。而不便己私。則具是違。謀之不臧。而適合己意。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哉。於是而卜之神。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詢諸人。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但見發言盈庭。各執一說。而是非成敗之實。誰敢身執其咎。如匪行邁而坐謀所之。是用不得于道而已。哀哉此日之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但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是用不潰于成而已。夫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其人不可不辨也。果其辨之。則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其謀不可不用也。苟不用之。如彼泉流。能無淪胥以敗乎。且小人慮短。但知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究亦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也。我覩今日之事勢。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王其可弗愳哉。

小旻六章

小宛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辨義。細玩詩情。殆與下篇皆太子之傅所作。蓋小弁作于既被放廢之後。此則因幽王嬖褒姒。寵伯服。漸有易儲之意。其傅亟欲以敬慎溫恭。無觸其怒。尤宜積誠孝以感動親心。故序書刺幽所以提挈綱領。且篇中壹醉日富。塡寡岸獄。明指幽王之昏虐而言也。昔孟子以小弁之怨爲親親。然使無此詩之積誠盡敬。則反己毫未修其子職。而遽出於怨懟。得云我罪伊何哉。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先人文武也○幽王將易太子而太子之傅作此以敎之言太子以藐躬當重任如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是以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創業之艱難爾當明發不寐務積其至誠有懷二人以感悟之也蓋人之齊聖則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必各敬爾儀以承順之少有失儀以觸怒則天命一去不復又來而先

緒斬矣有懷二人如之何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以承歡況太子之職乎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以變化況一本之恩乎教誨爾子必思式穀似之況諭親于道豈反不如愛子乎由是以懷二人者懷兄弟題彼脊令則載飛又載鳴矣兄訓其弟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矣爾惟夙興夜寐惟期無忝爾所生而積誠以悟親者在此矣各敬爾儀如之何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是失其性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是反其常也當是時人皆握粟出卜求自何能穀之道而爾可不敬乎必外謹溫溫恭人之容如集于木之將墜內存惴惴小心之志如臨于谷之將隕朝夕皆戰戰兢兢之時如履薄冰之將陷而敬儀以順親者在此矣

小宛六章

小弁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太子之傅作焉

集傳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

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

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幽王太子被放。其傅代之作此詩。庶幾王聞之而感悟也。言弁彼鸒斯。歸林而羣飛提提矣。今民莫不穀。我獨于罹。而無家可歸。何辜于天以遭此。我罪伊何以致此。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而可哉。蓋我之窮蹙無歸。如踧踧周道。一旦鞠爲茂草。是以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偶而假寐。忽而永嘆。維憂思以用老。且心之憂矣。抱疢如疾首也。從來子之事親。維桑與梓。尚且必恭敬止。故靡所瞻而匪父。靡所依而匪母。今我竟若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而無所瞻依焉。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而不祥至此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于其上。有漼者淵。萑葦淠淠于其中。我獨失所棲託。譬彼汎汎舟流。不知所屆。是以心之憂矣。并不遑假寐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以留其羣。雉之朝雊。尚念故耦以求其雌。我獨身遭放逐。譬彼傷壞之木。疾用無枝。是以心之憂矣。父母寧莫之知乎。所以莫知者何也。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不忍故也。今君子秉心。惟其忍之。我故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所以忍心何也。君子之信讒。既如或醻之。君子之不惠于我。復不舒緩而究察之。夫事宜究其顛末。如伐木則必掎矣。事宜究其情理。如析薪則必杝矣。今乃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豈非讒言之蔽已深乎。故讒之難防。如莫高匪山而可踰。莫浚匪泉而可入。所以君子無易由言。正恐耳屬于垣。有以窺伺而生讒也。

今讒言已行。我將告以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庶可究往事之虛實。但我躬尚不見閱。遑恤我之去後哉。

小弁八章〇篇末四語。谷風之棄婦亦用之。其情事蓋相彷也。

巧言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集傳。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

辨義。史伯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此詩所刺是也。續序以爲作于大夫。或然已。但即古序之書法考之。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五篇皆諫章也。小宛。太子之傅教以竭誠修敬。四月之作歌告哀。亦諫王而作。故書家父。書大夫。明夫下之刺上。本先王之詩教。而時值其變。侃侃直言。皆臣職所應爾。若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大東諸篇。但書刺幽刺亂。不具其爵諡。何人斯。則以蘇公刺暴公書之。蓋其正不黨邪。以致讒謫。因之閔時病政。憂憤鬱積。志固可悲。而聖人錄之。所以悼夫文武之道至斯而傷。俾讀者觀世變以考得失。非取其怨誹之合道而足爲後世法也。故書法之謹嚴若此。至於大雅之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皆攻其邪心。糾其敗德。培植根本。儼然師保陳謨。有伊訓無逸氣象。稽其作者。則召穆凡伯衛武芮伯之徒也。較之節南山至小旻五詩。雖慷慨不避忌諱。不過用人

行政之失讀者試比屬以觀則大小雅之別展卷可見孟子曰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世
雖衰亂而進言之人固各有本量焉屬之世尚有老成幽之世
則已降迄于平而人亡政熄詩亦因以亡矣誦其詩論其世知
其人豈不以此哉北山之什以下另詳于後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
天泰憮予愼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

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
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
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尰爾勇伊何爲
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僭始不信之言始入也涵含疑不發也祉之爲言止也讒曰盜
言猶云竊語也餤餌之也荏染柔木小木之繁枝柔屈不勝棟
梁者也往來行言道聽塗說傳聞無根之言也○幽王近頑童

以致亂故遭讒者作此以刺之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豈忍無
罪無辜之人亂如此憮使昊天甚威予愼無罪于天也使昊天
泰憮予愼無辜于天也然則生亂者誰乎蓋亂之初生由僭言
始入旣涵之而不發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竟信其讒矣君子如
不涵于初而怒以發之則亂庶遄沮矣君子如不信于又而斷
以祉之則亂庶遄已矣惟君子因涵疑而屢盟亂是用長焉君
子因又讒而信盜亂是用暴焉況盜言孔甘而易嗜亂是用之
爲餌焉是讒人匪其止共厥職徒維王德之病而已何則行事
有一定之法故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處事有不易之理故秩秩
大猷聖人莫之準理法以聽言則他人有心予能忖度之因而

奸狡無可逃匿如躍躍毚兔遇犬則獲之今王餤于盜言之甘
如荏染柔木而君子樹之何足任用也如往來行言而心焉數
之徒滋惑亂也豈知蛇蛇碩言必明目張膽以出自口矣若巧
言如簧不過喪恥竊語而顏之厚矣彼顏厚者果何人斯居河
之麋非高明之世家也無拳力無勇敢鮮丈夫之氣概也而職
爲禍亂之階觀其形之旣微且尰也爾勇伊何觀其爲謀之將
且多也爾居徒又幾何亦惟恃厚顏以生亂而已
巧言六章○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所謂浸
潤之譖也始于屢盟終于信盜無不行之明故也盜言者竊語
低聲人莫能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此可以悟盜言孔甘之

情態矣。若夫蚍蚍碩言。必出口于大廷廣衆。何有于如簧之巧。于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巧言之由于顏厚。卽此可推也。此詩乃照妖之鏡。有聽言之責者其三復之。

何人斯

古序。蘇公刺暴公也。

續序。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詩以絶之。

集傳。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絶之。

辨義。左傳。鄭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在王之爽鄭貳虢。由惑于讒譖。則蘇暴之情形。殆亦同之。唐人詩曰。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廻天不相讓。此之謂矣。自古小人害正。必有鷹犬承其指示。肆其搏擊。詩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又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又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則暴實授意于二人以擠蘇。集傳以爲不欲直斥暴公。誤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胡逝我梁。與毋逝我梁同意。比讒已以奪其位也。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言暴公平日經過入門。强爲笑語。而不露本來面目也。伯氏仲氏。所謂二人也。從暴譖蘇。故云及爾如貫。○此蘇公刺暴公之詩。言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旣逝我梁。獨不入我門。問其伊誰云從。則維暴之云也。二人旣從暴以行。誰爲此禍乎。使不爲此禍。胡逝我梁。竟不入唁我乎。始者暴之知我。不如今之云不我可也。夫始可而今不如。彼何人斯。胡前此逝我之陳。使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此其詭秘。不愧于人。并不畏于天矣。且聞聲不可見。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相隨逝我之梁。祇攪我心而已。攪我心者何也。平時爾之安行。亦不遑舍。今爾之得意亟行。乃遑脂爾車。曷乘脂車之暇。壹者之來以唁我。云何其盱望不入乎。使爾還而入。我心庶坦易也。還而不入。則心否難知。而禍機不測也。何不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爾旣不來。可見二人之相從。伯氏吹壎以倡。仲氏吹篪以和。及爾如繩之貫。諒不如始者之我知矣。我無以自明。請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矣。但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今爾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而行如鬼蜮。我故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情狀也。

何人斯八章

巷伯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集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辨義。幽王昏惑。蠱妻煽處。以致黜嫡屏子。則此人之被宮刑。殆事關帷闥。而讒人媒蘖其短以致之。其主持亦必出于宮中。篇內兩言誰適與謀。而又云謂爾不信。旣其女遷。其意可見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此遭讒而被宮刑者所作也。言其羅織細故以成大罪。如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矣。譸張虛形以成實禍。如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主與謀。而陰賊至此也。想其緝緝不絕。翩翩成羣。但謀欲譖人。以逢主者之意耳。宜愼爾言也。有時亦謂爾不信矣。其捷捷儇利。幡幡反覆。但謀欲譖言。以邀主者之寵耳。我豈不爾受。旣而其禍將女遷矣。即不女遷。而驕人得志。則好好甚樂。勞人受禍。則草草失常。蒼天蒼天。寧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乎。天如矜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而爲役不耻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其餘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汚也。亦投畀有昊以待天誅耳。所懼者。其讒將由此以加衆正。如楊園之道。可猗于畝邱。是以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尚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

谷風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集傳。此朋友相怨之詩。
辨義。朋友相怨。而書曰刺幽。著其民俗之偷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頹。風薄相扶而上也。○此朋友相怨之詩。言其同心相濟。如習習谷風。以致維風及雨之俱降。奈何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同力相扶。如習習谷風。以致維風及頹之俱升。奈何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乎。豈知安樂又將有恐懼之時。如習習谷風。被于維山崔嵬。草木榮暢矣。未

幾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安樂之不足恃若此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

谷風三章

蓼莪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集傳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辨義父母終天人子之大變然民當盛世家庭聚順生盡養沒盡哀此詩何由而作哉惟時值衰亂養生送死兩有所憾其父母又或迫于饑饉疾疫無與扶持不得其所以終故子心沉痛形于哀吟若此所以不得終養之故讀末二章乃見須合四月參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民莫不穀言同處亂世而禍未及于父母則猶有以自善也○民遭衰亂不得終養故哀思而作此言父母有子而不能養如蓼蓼者莪竟匪莪而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今若此乎又如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而今如是乎蓋子長大以奉親之老如罍多藏以給缾之需今缾之罄矣實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追思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是以孤子之身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也怙恃之恩何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是欲報之德如昊天罔極而況一無所報哉念我逢時不造如南山烈烈之高大遭飄風發發之急疾萬物摧殘矣乃民于父母猶莫不穀

我獨何爲當此害也又如南山律律飄風弗弗乃民莫不自穀我獨不能卒養之至此能不痛哉

蓼莪六章○以上皆西都之詩

大東

古序刺亂也

續序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集傳序以爲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辨義小東大東東都畿內大小之都邑也幽王無道西都之財力殫竭一切賦役取給于東都而貪讒用事放富差貧隱蔽西人刻剝東人讀此詩而王政之壞亂已極孟子曰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故序以刺亂書之。舊解以爲東方大小諸侯之國。獨不思三代封建之制。天子之賦役。取諸千里之畿。幽王雖昏虐。安能征斂于外侯。使杼柚空。酒漿竭以供之。續序以爲譚大夫所作。或屬傳聞。但杜預稱譚國在濟南平陵縣。則續序未足據。蓋自此至小明。皆東都之詩。故小明云。我征徂西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幽王政亂。東都之人困于賦役而作此。言兩都之賦役有定制。

如有饛然之簋飧。即有捄然棘匕之俎肉。所以我周之道。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之以行政。小人所視之以奉公。今則睠言顧之。令人潸焉出涕矣。以賦言之。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而財盡矣。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而民窮矣。以役言之。佻佻公子。亦行彼周行。而力困矣。此其供億無常。既往又既來。所以使我心疚而出涕也。夫苛政難加于疲民。如有冽氿泉。則無浸已穫之薪。故我之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者。誠以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今則東人之子。職其勞而不慰來。惟見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下及舟人之子。熊羆是裘。一切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其放富差貧如此。至于東人或以其酒。猶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亦不以其長。然則人力所成。不足以供。庶幾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以代照。跂彼織女。終日七襄于其傍以代織。而後可耳。雖則七襄。實不成報國之章。推之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不過載施之行。天豈能供爾無厭之欲乎。況舍人力而求之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猶未也。維南有箕。且載翕其舌。維北有斗。且西柄之揭。天不且助爾爲無厭之求乎。

大東七章

四月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集傳。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辨義。先祖匪人。通篇之綱也。春秋之例。大夫書人。既辭曰。宜民宜人。是人者。達官位事之稱也。三禮圖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嫡妻之子。詩言君子作歌。明其爲有家之嗣子也。蓋其先祖有功德于王朝。田祿承家。子孫世及。迨幽王之時。收其田里。不復爲其先祖立後。因作此以告哀于王。故序以大夫書之。覩其與言南國。與東都爲近。殆東都畿內之世家也。集傳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夫巳無所歸咎。而怨先祖之匪人。鄉黨自好者。不忍出諸口。而況君子乎。若孔疏謂作者自稱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此詩。則兒童之見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大夫以幽王收其土田。廢其先祀。故陳此以告哀。言君恩有隆卽有替。如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但我先祖非王人乎。胡寧忍予而廢其祀也。現今臣民凋敝。如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亦既亂離瘼矣。爰其祖祀之適歸者不廢耳。今我之恩澤窮盡。如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是民猶莫不自穀。我獨何害而禍及先祖乎。夫國家樹人。如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宜護蓄之。一旦廢棄之以爲殘賊。曾莫知其尤之何在也。相彼泉水。猶載清而載濁。我獨日構禍亂。其曷云能穀哉。夫故家爲庶民之望。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今我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而廢其世乎。是我之無所適歸。匪鶉匪鳶。何能翰飛戾天。匪鱣匪鮪。何能潛逃于淵。所望君恩培植。如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雖微不棄。況我忝承先祖爲王

朝之君子。此之作歌。維以告哀于王而已。

四月八章〇周有天下。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蓋先代之故國世家。恩澤在人。故興之繼之。而民心悅服。況一代之興。凡開國承家者。其先人皆有功德于朝廷。錫之爵土。爰及苗裔。與國無窮。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之謂也。及于幽王。故家巨室。官廢祀絕。於時凡伯刺其大壞而作瞻卬。有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觀此詩之告哀。及邱麻之思賢者可見矣。又何惑其人亡政息。而邦國殄瘁也哉。

北山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集傳。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辨義。自此至何草不黃共三十篇。舊分北山。桑扈。都人士三什。今讀衆序之首句。惟鼓鐘。賓筵。菀柳。白華。苕之華五篇。本序義以求詩意。顯有可据。餘序則書法淺妄。迥與詩意牴牾。細按其故。詩以什分。本無所取義。旻由秦禁挾書。藏詩者慮其久而淩亂脫亡。故雅頌分什。與十五風詩各記其篇章之數。以便考校。其後出之。獨此三什內。二十五篇之序。簡蠹文滅。古序另編。故序亾而詩在。及毛公爲詁訓傳。分置篇首。遂以己意補之。其首句之下。則小毛衞宏又增益之。即如此詩。自稱偕偕士子。又稱大夫不均。其非大夫所作明矣。補序但依四月之序。以爲大夫刺幽王。而續序則又本於孟子。今按詩刺不均之實。詳于後三章。其意與大東之東人西人勞逸偏異相似。殆亦東都人所作。首章所云。又與杕杜之三章正同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東都之民。供役于西都。過期而代者不至。故怨大夫之不均而作此。言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正還役抵家之時也。今偕偕士子。朝夕從事而不休。是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不得歸養矣。細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大夫不均。乃謂我從事之獨賢而久役之。四牡則彭彭不息。王事則傍傍不已。蓋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正當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方也。但未老方將者亦多矣。今逸者或燕燕居息。勞者或盡瘁事國。處者或息偃在牀。出者或不已于行。甚至居息者或不知叫號。盡瘁者或慘慘劬勞。在牀者或栖遲偃仰。不已於行者。或王事鞅掌。且不知叫號者。或湛樂飲酒。慘慘劬勞者。或慘慘畏咎。栖遲偃仰者。或出入風議。王事鞅掌者。或靡事不爲。何不均若是也。

北山六章

無將

補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辨義。補序多從篇名生義。今按荀子大畧篇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蓋影附之。而究未達其旨耳。集傳謂以大車興百憂。故解爲勞苦憂思之作。但細玩詩情。與齊甫田之前二章甚相似。恐爲比體。蓋大車任重。必駕牛以引之。非徒手所能扶。百憂紛雜。必循理以解之。非游思所能遣。則其比意。

蓋曰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必不勝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幽王用非其人。大夫陳此以刺之。言王無以小材任大職。如人無以徒手將大車。祇自塵兮。無益于行也。王無以小智謀庶政。如人無以私心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得于理也。餘倣此。

無將三章

小明

補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集傳。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辨義。補序之陋如前篇。而集傳亦誤。行役乃人臣之分。即二月西征。歲暮未歸。時未逾年。何至呼天以訴。涕零如雨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西。西都也。采蕭穫菽。十月也。十月言歲暮。非周正也。歲有四時。冬時爲暮。時各三月。季月爲暮。月各三旬。下旬爲終。憚。畏也。與言。感念也。○東都之大夫。行役至西都。以事獲譴于王。謫戍艽野。故作此以貽其僚友。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豈不察我之無罪哉。自我征徂西。遂獲譴以至于艽野。由二月初吉啓行。載離寒暑以迄今。心之憂矣。其毒亦太苦矣。每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之不釋也。何以見罪罟之不釋。昔我往矣。以初吉計之。日月方除。今曷云其還。而歲聿云暮矣。念我之孤

獨兮。我事又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之不暇生還矣。每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之不同也。何以見譴怒之不同。昔我往矣。以二月計之。日月方奧。今曷云其還。而政事且愈蹙以督責之。當此歲聿云暮。正故鄉采蕭穫菽之時。心之憂矣。惟怨自貽伊戚耳。念彼共人。必興言我之出宿。我豈不懷歸乎。畏此反覆之不測也。我之獲罪如此。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各宜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矣。嗟爾君子。無恒安息。各宜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庶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矣。

小明五章○此大夫之獲譴。或因行事。或因語言。皆未可知。以自貽伊戚求之。殆由風諫而觸怒歟。

鼓鍾

古序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辨義厲王無道淮南淮北諸夷悉叛幽之壞亂甚于厲安能鼓鍾淮上流連忘反哉按宣王封申伯于謝其地在今信陽州淮水出信陽州之桐柏山乃申地也史稱幽王廢申后逐太子立伯服太子奔申是申后蓋出歸于申與齊桓之蔡姬歸蔡宋襄之母歸衞相似以其旣與廟絶于禮不得仍居禁籞也此詩殆申后因出歸而作故以淮水自比鼓鍾將將卽白華鼓鍾于宮聲聞于外之意蓋琴瑟友之鍾鼓樂之先王所以正夫婦也淑人君子之思卽指淑女君子而今不能猶之安能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之美乎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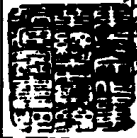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者鍾師掌金奏凡樂事先奏鍾卽孟子所謂金聲乃衆樂之倡也又鼓人以晉鼓鼓金奏而司馬致戰軍將亦執晉鼓鼛鼓以鼓役事而此詩亦云鼓鍾伐鼛是六鼓四金其用甚廣非金奏專用晉鼓而鼛鼓專用于役事也湯湯汎濫不由故道也湝湝逝水之聲三洲水岐所成也允如出姜不允于魯之允○申后被出而作此言已與王如鼓鍾將將以導和今竟若淮水湯湯之失道是以憂心且傷念昔淑人君子懷允不敢忘也且已與王如鼓鍾喈喈之和鳴今竟若淮水湝湝之不返是以憂心且悲念昔淑人君子其德必不回也且已與王如鼓鍾伐鼛之和奏今竟若淮有三洲之岐出是以憂心且妯念昔淑人君子其德必不猶此也蓋淑人君子之克諧如鼓鍾欽欽以聲之由是堂以上鼓瑟鼓琴堂以下笙磬同音以之歌二雅以之合二南以之籥舞皆不僭差而今何以不猶乎

鼓鍾四章○自大東至此皆東都之詩周之東西兩都各方數百里申伯封謝亦東都疆內之閒田也

節南山至鼓鍾十八篇○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按厲在位三十七年幽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幽之暴甚于厲其召禍亦烈于厲者厲虐而幽昏虐者未必昏而昏者無不虐是故師尹盜權于外而節南山作褒姒蠱志于內而正月作羣小豔妻內外勾結而十月之交作乃大夫邦君離心出居而彼昏弗慮故雨無正刺之潝訿盈庭淪胥以敗而彼昏胡底故小旻刺之壹醉日富塡寡岸獄而彼昏不知故小宛刺之由是家則小弁

之信讒。動搖國本。朝則巧言之信讒。亂罰無辜。大臣則何人斯之反側。鬼蜮晝行。小臣則巷伯之讒人南箕舌廣。由朝臣以及庶民。谷風之友。怨于棄予。蓼莪之子。哀其不卒。是遺俗之傷敗也。由西都以及東都。杼柚告空。而憚人不息。則賦役交橫。大東所由出涕也。盡瘁以仕。而先祖絕祀。則故家剝喪。四月所由告哀也。王事靡盬。而憂及父母。則勞逸不均。北山所由畏咎也。猶且大車之塵。昏日甚。小明之罪罟不收。於是鼓鐘作。而驪山之禍亦作矣。易曰。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其幽之所以名幽歟。

楚茨至車舝

此亦正小雅。皆王朝之政事。而其用較鹿鳴、菁莪諸篇稍次。故另序之。共詩十篇。今爲一卷。

楚茨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辨義。中庸稱周公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及下篇。正祀禮之達於諸侯大夫者。此篇云。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是啓土開國之規模。下篇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乃田祿承家之氣象。大抵爵列五等。皆歌楚茨以祀其先君。受地有田祿。皆歌信南山以祀其先人。至於祝版謚號。牲醴器具。制禮又有等級。樂以同之。俾各展其孝敬之情。禮以辨之。俾各止乎名分之所。蓋有道之世。禮樂自天子出者如此。此三重所以寡過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

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
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
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
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
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絜牛羊至祀事孔明。由迎牲及祭末而渾舉之也。執爨至笑語

卒獲。又自餈饎羹炊及旅酬爵無算而言也。孔熯至徂位致告。
乃歎述主人之式禮莫愆及告利成言之也。神醉尸起至廢徹。
又言尸出及徹器之事。然後祭畢而燕私也。集傳未甚分晰。讀
者宜細審之。○此有國者。祀其先君之樂歌。言楚楚者茨。言抽
其棘。自昔何爲墾此。使我務民事以藝黍稷也。今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則可致力于神矣。因之以爲酒食。
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庶幾以介景福也。有酒食。即有犧牲。其迎
牲也。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其割牲也。或剝或烹。既剝
烹之。或肆或將。始爲祝祭于祊。終焉祀事孔明。惟期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庶幾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祀事孔明如

之何。執爨者踖踖然。以煮以炊。乃爲俎以載牲體之孔碩。或燔
肉。或炙肝。凡既備矣。亞孝孫而獻尸者。君婦莫莫然。薦爲豆之
孔庶。由是爲賓爲客。獻酬交錯。此其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皆體
孝孫之心以爲心。是以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也。神保
是格如之何。自祝神及酳尸。我孔熯矣。而式禮莫愆。於是工祝
致神意以告曰。往賚孝孫。今此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其卜爾百
福。如期即至。如式不差。如幾則既齊既稷。何福弗至乎。如式則
既匡既敕。何福或差乎。凡此又永錫爾以極善。有時萬時億之。
多也。祀事至此。禮儀既備矣。鐘鼓既戒。樂亦備矣。孝孫乃徂阼
階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矣。迨神具醉止。皇尸載起。則鼓鐘

送尸。神保聿歸矣。其時諸宰君婦。各廢徹不敢遲而祭畢。然後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矣。但見樂具入奏于寢。以綏後祿。爾殽既
將。凡屬宗族。莫怨具慶。及既醉既飽。乃小大稽首以言曰。今神
嗜飲食。使君壽考者。以君之祀事。于禮孔惠而不逆。于祭孔時
而不慢。維其盡之矣。繼自今。願君之子子孫孫。勿替自昔之勤。
以引之於無窮矣。
楚茨六章○君婦莫莫。即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時也。廢徹後。則
祁祁旋歸矣。小大稽首。惟列爵五等。故諸父兄弟。以臣道稽首
而稱君也。鼓鐘送尸。集傳以爲奏肆夏。是矣。說者以肆夏即時
邁。多指此爲王之祀事。今觀楚茨抽棘。及執爨章所陳。非萬國

合歡以祀先王之氣象。且天子祀先。備載於頌。何以在小雅乎。按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驁夏。裓夏。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是鐘師掌鐘。鎛師掌鼓。而金聲爲主。故稱金奏之樂。又大司樂所掌。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樂師所掌。環拜以鐘鼓爲節。凡國之小事用樂。令奏鐘鼓。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樂出入。令奏鐘鼓。大司樂中大夫也。樂師下大夫也。鐘師鎛師。以中士爲其屬。故令以鐘鼓奏九夏。而或云令奏某夏。或云令奏鐘鼓。互文以見義耳。今卽九夏之序求之。意者大食三侑奏納夏。卒食徹于造奏章夏。環拜奏齊夏。小事用樂奏族夏。饗食諸侯奏驁夏。樂出入奏裓夏。歟。但既云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則其用甚廣。自王夏而外。如肆夏。則天子饗元侯亦奏之。大射納賓及獻公皆奏之。是不獨奏於尸出入。而其用亦達於諸侯。且大射賓出奏裓。公入奏驁。鄉射賓出亦奏裓。是九夏又有用於鄉人者。竊謂總名九夏而詳言之。不似詩篇之名。蓋鐘鼓爲大樂。凡奏某樂。先奏某夏。故多施於用樂序樂也。又樂師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采薺。殆卽齊夏。凡樂舞之儀。行應肆夏之節。趨應采齊之節。循是以鳴佩玉。行趨之節亦如之。以敎五御。和鸞之鳴亦如之。卽此以求他夏。殆

各有當焉。所以九夏多奏於出入及環拜也。又樂師職。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卽太師之帥瞽而歌射節也。鐘師又云。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可見工歌騶虞一終。鐘鼓亦按其調而奏一次。故鄉射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射曰。奏貍首。間若一。間者。鐘鼓與工歌間作。若一者。奏歌無二調。與奏黃鐘。歌大呂者不同。故直謂之奏騶虞耳。凡射者之動容。必與鐘鼓之聲相應。乃爲合節。故將射。則司射先戒之曰。不鼓不釋。言射儀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投壺亦然。故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由是觀之。九夏有譜無詩明矣。韋昭注外傳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杜子春曰。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其說未知何本。尚於事理無所碍。但子春以一夏止用於一事。詳考禮經。固可知其不然耳。若呂叔玉以肆夏卽時邁。而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如其說。九夏皆大也。將昭夏納夏。亦可云昭於大位。納於大位乎。又以樊遏爲執競。而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彼但見降福穰穰之爲多。簡簡來反之似止。而生此說耳。又以渠爲思文。而曰渠。大也。言后稷配天。爲王道之大。尤極無理。蓋三詩序次相連。而時邁曰肆于時夏。思文曰陳常于時夏。執競在

其中。遂指爲三夏。其餘無可置喙。則以爲亡之。此其臆說淺妄。最爲解經之蠹。故特辨之。以附此詩之末云。

信南山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集傳。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

辨義。此與楚茨。雖大指略同。而氣象之廣狹。名分之崇庳。儀制之隆殺。瞭然可見於言下。讀者自能辨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者。九州各有山鎭爲表志也。○此有家者。祀其先人之樂歌。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久矣。其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以承家。是故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乘地利者在是矣。冬。而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春而益之以霢霂。由是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而因天時者在是矣。疆埸翼翼以整飭。黍稷彧彧以茂盛。而盡人力者又在是矣。所以曾孫之穡。以爲酒食。以之畀我尸賓。庶幾壽考萬年也。田之所出。豈惟酒食哉。中田有廬。則疆埸有瓜。是剝是菹。主婦以爲豆實。獻之皇祖。庶幾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是故曾孫之主祀。降神而祭以清酒。迎牲而從以騂牡。以之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告純也。取其血膋。告殺且升臭也。是烝是享。香潔之氣。苾苾芬芬。祀事其孔明矣。所由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

甫田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辨義。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蓋即此詩。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可見也。大田。則秋報所歌。觀無害田穉。歸功田祖可見也。兩篇在于樂部。均名豳雅。與楚茨信南山之祀祖者迥異矣。籥章不言報者。此篇云以御田祖。迎神也。下云來方禋祀。設主而不迎神也。擊土鼓。龡豳籥。專以迎神。故逆暑迎寒。吹豳詩。御田祖。吹豳雅。祭蜡合聚萬物而索饗。如迎猫迎虎之類。乃吹豳頌。大田不迎神。故籥章不言報。即如琴瑟掌於瞽矇。在祈年作樂時。會其聯事。所以詩文有之。而非籥章所掌。則敘其職者不旁及也。又序以豐年爲秋冬

報。殆商頌也。而籥章獨言祭蜡。可見天子秋報。亦不迎神。是籥
章之職。豳風一詩。豳雅二詩。常吹其祈年者。豐
年亦一詩兩用。而專吹于祭蜡。報祭以大蜡爲重也。豳雅用于
凡國。其爵列五等明矣。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
社曰侯社。今按國社在公宮之右。所祭者土穀之神。乃地祇之
屬。侯社在東郊之藉田。所祭者司嗇之神。曰田祖。又曰田主。乃
人鬼之屬。此立祀所以有二也。然二者皆爲農事。可以通用此
兩詩。祈年則籥章吹此詩。迓田祖以祭于國社。猶之天子春夏
祈穀于上帝。卽以田祖從祀也。大田秋報。則各祭于其壇。猶之
天子秋冬報。另有豐年之詩。惟天子之祭太社。又有載芟良耜。

與侯國不同。其詳見周頌。又按諸侯祭社稷。國社也。子路使子
羔爲費宰。曰有社稷。后土爲社。柱棄爲稷。田主也。王制曰。天子
社稷皆太牢。兼太社王社言之。諸侯社稷皆少牢。兼國社侯社
言之。百牲之用。唯牛羊豕爲大牲。三者皆繫于牢。專用曰特牛
特羊特豕。三牲具曰太牢。書稱王祀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是
也。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也。天子秋
報社稷曰殺是犉牡。太牢也。此篇云與我犧羊。下篇云以其騂
黑。少牢也。其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故州長歲時祭祀州
社。黨正春秋祭禜。族師春秋祭酺。皆以祈報田主言之。雖各有
牲醴祝號。而無樂歌矣。烝我髦士。卽以樂田畯。古之農官。皆士

爲之。髦者。稱美之辭。蓋因祈年而樂以禮樂。故曰田畯至喜。由
是勞農勸民。慶賜遂行。二章所謂農夫之慶也。秋報之後。又勞
農以休息之。乃四章所云農夫之慶。蓋因祈而預祝之。卽祈年
之正文。解周禮者。以田畯爲先嗇。註詩者。以髦士爲士出于農。
皆誤矣。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
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
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以社。祀于社也。以方。凡社皆方壇。祭必除之。故下篇云來方禋
祀也。鄭康成好改易經文。見周禮秋獮云。致禽以祀祊。遂稱祊
當爲方。謂之秋祭四方。報成萬物。集傳因引爲此詩之註。竊謂
下言我田旣臧。以祈甘雨。而先言秋祭報成。詩人立言。不若是
無序也。○此凡國祈年于國社侯社之樂歌。言倬彼甫田。歲取
十千。因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自古旣有年矣。今適南畝。或
耘或耔。黍稷薿薿以茂。則當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樂之。故以

我齊明。與我犧羊。以舉社祭。以除方壇。誠以我田既臧。將行農夫之賞慶。是用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庶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也。於時曾孫來止以省耕。但見耕者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稱田畯之至喜。因之攘其左右之饟。嘗其旨否之味。但見禾易長畝。知其終善且有。所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惟願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以貯之。乃求萬斯箱以載之。其時黍稷稻粱之畢登。又行農夫之慶。神又報曾孫以介福。使萬壽無疆也。

甫田四章

大田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集傳。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騂。殷赤色。羊也。黑。豕也。夏用玄。商用白。周用騂。兼太牢少牢言。信南山之騂牡。亦少牢也。漢人於凡騂皆曰牛。誤已。○此凡國秋報國社侯社之樂歌。言大田多稼。其先既擇種。既戒具。則既備乃事矣。因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迨其苗既庭且碩。則曾孫之心是若矣。漸而既方既皁。既堅既好。則不稂不莠。而皆秀實矣。其間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禾於方稺。由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也。其間有渰凄凄。興田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無非神賜之均沾。故今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留爲寡婦之利也。於時曾孫來止以省斂。但見斂者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稱田畯之至喜。是用來於方壇以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而報賽之。庶幾以介景福也。

大田四章○祈年樂田畯。所以震動于其始。祭蜡息老物。所以休息于其終。故土鼓吹豳。爲神以迎。舉國欣欣。一張一弛。可以想文武之道矣。秋報不迎神者。以大蜡爲重也。

瞻彼洛矣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集傳。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辨義。集傳極爲得解。車攻之會同有繹。所云復古者此也。但非諸侯美天子而作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保其家室。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也。○此講武于東都。而諸侯朝見之樂歌。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以講武。則福祿之積如茨矣。是故韎韐有奭。以作六師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以身親戎備。由是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以會同。則福祿旣同矣。由是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也。

瞻彼洛矣三章

裳裳者華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

辨義。此篇與蓼蕭相似。下篇與湛露相似。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有慶。慶賞也。乘其四駱。慶以車馬也。左之右之。講武行狩。則諸侯爲射夫。左右天子以助舉柴也。宜之有之。言其射御之儀。無不宜且有也。似之。言慶以四駱六轡。與其所有相似。猶言賞稱其功也。○此講武旣畢。而賜諸侯之樂歌。言侯氏之有德有儀。如裳裳者華。其葉亦湑兮。故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惟我心寫兮。是以有譽以處此兮。且德之中正。如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故我覯之子。維其有文章之著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賜之加矣。且德之兼備。如裳裳者華。或黃又或白。故我覯之子。旣慶之以乘其四駱矣。乘其四駱。又賜以六轡之沃若矣。蓋助我舉柴之際。左之左之。君子之德儀。無不宜之。右之右之。君子之德儀。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慶之之物。亦似之也。

裳裳者華四章

桑扈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翰。羽翰也。屏翰。方伯也。百辟。各州之屬也。○此講武既畢。而燕諸侯之樂歌。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今君子之燕樂胥。足以受天之祜。是亦王國之羽儀也。交交桑扈。則有鶯其領矣。今君子樂胥。足爲萬邦之屏。是亦王臣之領袖也。既爲之屏。又爲之翰。凡茲百倅。奉以爲憲。誰不斂戢。誰不難愼。則其受福誰不那乎。卽此燕樂之際。觀兕觥其觩然。飲旨酒而思柔。克彼上交之匪敖若是。則萬福自來求之矣。

桑扈四章

鴛鴦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集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辨義。詩意分明。合觀白華之七章。灼然可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此天子娶后而遣卿往逆之詩。言前此求后。如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惟願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繼此得后。如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惟願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故今之承命往逆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惟願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惟願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四章

頍弁

補序。諸公刺幽王也。

續序。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辨義。此詩之意。尤極明顯。下篇昏。此篇冠。皆嘉禮也。讀之而兩都風俗之醇茂。所以形四方之風者可覩矣。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弁爵弁皮弁也酒殽如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醮辭曰旨酒既淸嘉薦亶時是也兄弟謂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也君子賓也期既筮日乃告期于賓也○父既冠子而醴賓以一獻之禮則歌此詩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而陳之爾酒既旨爾殽既嘉所戒者豈伊異人皆兄弟而匪他故也弱冠而扶植以成人如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終教之而我心悅懌也有頍者弁實爲何期而加之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所集者豈伊異人兄弟具來以成爾德如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是以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禮成而有臧也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三加矣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所醴

者豈伊異人皆兄弟甥舅之至戚今老至而冠子以著代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高年之死喪無日與至戚無幾相見是以樂酒今夕願君子維宴以盡歡也

頍弁三章

車舝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敎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飮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雖無好友自謙之辭蓋夫婦相成本有友道集傳解爲雖無他人則燕樂新昏本非他人行得與雅詩必不雜此諸語也歌徒歌也舞人舞也○此新昏用巹之歌言閒關設此車之舝兮思彼孌然之季女而往迎兮匪飢匪渴惟冀德音來括雖我無以爲好友亦當式燕且喜矣試觀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惟玆辰

彼碩女則有令德以來敎是以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也然則雖無旨酒爾當式飮庶幾雖無嘉殽爾當式食庶幾我雖無德以與女亦當式歌且舞以相樂矣蓋好德之獲益恒多如陟彼高岡乃析其柞薪既析其柞薪乃取其葉之湑然兮是以鮮若我之覯爾我心極爲輸寫兮願自今相與崇德如高山仰止遵道如景行行止並進不已如駕四牡之騑騑調六轡以如琴是故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也

車舝五章

楚茨至車舝十篇○周書曰所重民食喪祭葢王者之議禮能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必以三者爲本焉三者惟喪紀不用樂

故雅樂之詩用于內祭祀者天子而下有國則歌楚茨有家則歌信南山其間三時不害必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國社侯社祈以甫田報以大田凡此皆由王朝之公卿大夫達於列國而民德歸厚農力以事其上者覩此矣是故王畿者四方之極瞻洛之朝諸侯所以張皇六師裳華賜之次于蓼蕭桑扈燕之次于湛露而居中馭外之規模極于鴻遠矣至于鴛鴦以敬大昏始于天子則王化之基紹德于關雎也冠有頍弁以成厥德昏有車舝以正厥始自卿大夫達于士庶嘉禮行而和樂應之所以形四方之風者又無所不用其極也

詩深卷之二十

青蠅至采綠

此亦變小雅其詩之序次自厲以迄幽所以著西都覆敗之迹也共詩八篇今為一卷

青蠅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辨義集傳謂詩人以王好聽讒而戒以勿聽又云己與聽者為二人自古人臣告君雖其私暱未聞以己與君並稱二人者況戒王聽讒必忠臣良士也肯犯分而稱之乎今按此篇次於衛武賓筵之前與民勞板蕩在抑詩前者相似亦共和時之詩其時承厲之敗周召二公協心以輔幼主而相戒於聽讒宜矣厲宣之世召穆之詩為多作此者疑亦召穆之流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汙穢多止于樊籬間樊者內外之蔽也棘榛皆有刺故用以編樊○此輔政之大臣相戒于聽讒之詩言讒每生于闇蔽如營營青蠅每止于樊若豈弟君子其心坦易開明必無信讒

言矣。是故心蔽而讒入之。如營營青蠅。止于樊棘。由是讒人肆其罔極。遠之必交亂四國矣。又如營營青蠅。止于樊榛。由是讒人肆其罔極。近之且構陷我二人矣。

青蠅三章

賓之初筵

古序。衛武公刺時也。

續序。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辨義。此詩序次在魚藻之前。蓋亦作于宣王之世。蕩之刺厲曰。天不湎爾以酒。抑之刺厲曰。荒湛于酒。是厲王俾晝作夜。臣下化之。與商受無異。故武公入相而作此以爲酒戒。所以序書刺時也。續序以入相作詩。屬幽王之世。誤矣。君子之悔過。必引咎自責。卽如抑之兼以自警。何其明切。此云賓旣醉止。又云彼醉不臧。通篇全無反己之言。非悔過之作甚明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旣設。舉醻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旣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旣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旣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旣醉。不知其秩。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旣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

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筵。燕賓也。錫爾純嘏。謂祝致嘏詞。子孫其湛。指主人獻賓。及兄弟內賓以下而言。正飲酒時也。各奏爾能。旅酬也。時。以年之少長言之。康爵奏時。少者各爲其長舉觶。而少者先自飲以導之也。三章仍承燕飲言之。四章仍承祀飲言之。出尸出賓亦出。故曰受福。或醉。燕以醉爲歡也。或否。祭不以醉爲度也。〇厲王荒湛于酒。故衛武公入相于宣王。而作此以爲酒戒。言先王惟燕賓則用酒。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于時酒旣和旨。則飲酒孔偕而不亂矣。因之射以樂賓。鐘鼓旣設于

堂下。舉觶者逡逡而閒整。但見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各獻爾發矢命中之功。蓋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辭養于已也。豈貪飲乎。亦惟祭祀則用酒。是故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乃進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之盛大。然後祝致神意。以錫爾純嘏。則子孫其獲湛樂而飲酒矣。惟其湛曰樂。故旅酬爲上之際。使之各奏爾能。賓載手仇以挹酒。室人入又以加爵。蓋曰酌彼康老之爵。俾幼者以奏爾時而導飲于長也。敢及醉乎。若今之燕而飲者。賓之初筵。非不溫溫其恭。乃其未醉止。則威儀反反以顧禮。曰既醉止。遂威儀幡幡以輕數。漸而舍其坐以遷于他坐。屢舞僊僊而軒舉矣。且其未醉止。尚威儀抑抑以

强自愼飭。曰既醉止。竟威儀怭怭而互相媟嫚。是曰既醉。不復自知其常秩矣。又若今之祭而飲者。賓既醉止。載號載呶。擾亂我靜嘉之籩豆。其舉動屢舞僛僛而傾側。是曰既醉。不自知其郵。甚至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弗止。使既醉而尸出亦出。庶祭主竝受其福。若醉而不出。是謂自伐其德矣。故祭而飲酒孔嘉者。維其德將無醉而有令儀也。凡此飲酒。或以醉爲歡。或以否醉爲德。當其飲時。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誠恐彼醉不臧。不醉者反耻而避之。式勿使監史從而謂之。無俾太怠。則彼益肆矣。謂之則曰。匪所言愼勿言。匪所由愼勿語。如由醉之有言。罰之俾出童羖。蓋三爵之後。不復識憶。每至將無作有。矧敢多又而

不忘形乎。

賓之初筵五章

魚藻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辨義。續序因魚在藻蒲。而以爲失性。因在鎬而以爲思武王。與鴛鴦戢翼而曰交物有道。廐馬摧秣而曰奉養有節。其陋一也。

集傳但云燕諸侯。不詳其時世。今按。卽有邰家室。周人所自出

也。自土漆沮。周業所由大也。邰地在今陝西武功縣。於兩漢屬右扶風。公劉立國豳谷。卽邠州三水縣。在岐山之北。及亶父築室於周原。周之爲周始此。故曰肇基王迹。今岐山縣是也。文王伐密之後。徙都程邑。在今西安府之咸陽縣。程居岐南。故曰居岐之陽。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集傳稱在鄠縣杜陵西南是也。武王既有天下。乃建都鎬京。自周武至懿王初立時。凡七世。一百八十八年。而周道漸衰。徙都犬邱。史稱懿徙槐里。由秦并天下。改犬邱曰廢邱。及項羽入關。封秦降將章邯爲雍王。都於此。漢高祖三年。又改名槐里。其地在武功興平兩邑間。古路由郿地趨長安。出潼關。懿孝夷厲之世。一百餘年。王室大壞。未聞復都

鎬京。故宣王北伐玁狁詩曰。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又曰來歸自鎬。崧高封申伯于謝曰。王餞于郿。蓋其時猶都犬邱。故其詩如此。若宣王考室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又曰似續妣祖。誼以此詩所云在鎬飲酒。其爲末年仍都于鎬所作無疑。大抵小雅自鹿鳴至鼓鐘。乃王政興廢之大綱。自楚茨至何草不黃。則又以著夫兩都盛衰之由。讀者試卽信南山。瞻洛水。魚藻之在鎬。都人之尹姞。黍苗之南行。白華之北流。漸石之東征。詳考而細究之。庶聖人序詩垂訓之志。可以不没於後世也夫。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游而上出。則見其首。泳而下入。則見其尾。水靜深而藻蒲暢茂則魚益樂。地靈勝而宮室鞏固。則居益安。○宣王復都于鎬。諸侯來朝。而飲酒以落之。言魚在而在于藻。則有頒其首矣。王在而在于鎬。則豈樂飲酒矣。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矣。王在在鎬。則飲酒樂豈矣。在鎬之樂何如。魚在在藻。又依于其蒲。水勢之淵廣可知也。王在在鎬。又有那其居。王室之鞏固可想也。

魚藻三章

采菽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集傳。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辨義。續序數徵會而無信義。瞎用數舉烽火。至而無寇故事。因曰君子見微。謂幽王之禍幾伏于此也。其陋甚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葵之。傾向之意。○飲酒之後。又賜來朝之諸侯以遣歸。故作此詩。言采菽采菽。或筐之。或筥之。今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乎。雖無予之。有路車乘馬焉。又何予之。有玄袞及黼焉。蓋朝王受錫。如觱沸正出之檻泉。乃言采其中之香芹。今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是以有車馬之錫也。

且朝見之際。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以肅威儀。彼上交之匪紓。正天子所嘉予。是故樂只君子。天子以衮黼命之。則樂只君子。福祿由是而申之也。夫王畿賴列侯爲捍衛。如維柞之枝。其葉蓬蓬以相蔭。今樂只君子。能殿天子之邦。所以樂只君子之受錫。乃萬福所同也。自茲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無或有違心可矣。且列侯以王畿爲會歸。如汎汎楊舟。必大紼以纚維之。今樂只君子。天子之心葵之。則樂只君子。福祿由是膍之。自茲優哉游哉。亦是戾止。而無或有越志可矣。

采菽五章○寥蕭勉以修德宜家。而與王全盛之氣象自見。此則嘉其來朝。能尊戴王室。而中衰復振之意。亦宛然於言下。

角弓

補序。父兄刺幽王也。

續序。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辨義。細玩此詩。並無刺王好讒佞之意。以爲不親九族。使宗族相怨。似矣。然篇中所云不令交瘉。無良相怨。受爵不讓。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如塗塗附。及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等語。皆言其棄順效逆。遂貪長傲。如髦蠻之無倫敘。故我是用憂。則所云爾遠胥然。爾教胥傚。有類于教猱升木。非謂王不親親。使諸父昆弟相怨也。集傳之解五章曰。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正意喻意。牽合而無情理。恐詩人本旨。未必如是也。嘗考史記及國語。魯武公九年。來朝西周。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又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王卒立戲。是爲懿公。其後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宣王三十二年。伐魯誅伯御。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此事與詩之情意。正相符合。且魯本周之懿親。今武公請樹子於王。而并見其少子。不過溺愛之私。詩稱老馬反爲駒。卽老牛舐犢之喻。王從而立之。是教猱升木也。然則此其樊穆仲諫王所作乎。惜無他文可

徵。姑備一解。俟君子裁定之。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兄弟昏姻。猶言伯叔甥舅。兼同異姓之國而言。遠。忽遠不以爲

意也。一方。猶言一國也。巳。罷也。式。用也。屢。驕常多驕傲也。○宜王舍魯武公之長子而建其少。故樊穆仲作此以諫之。言騂騂和調之角弓。弛之則翩其反矣。故兄弟昏姻之國。王當張其綱維。無胥怨遠而至廢弛矣。蓋爾之怨遠矣。民亦胥然矣。況爾之教逆矣。民尤胥傚矣。今此令兄弟。本綽綽有裕也。一旦教逆而爲不令之兄弟。必交相爲瘉矣。交瘉。則民之無良。相怨于一方。但貪受爵。不知遜讓。至于犯順而已之。斯歸喪亡矣。彼溺愛少子者。猶老馬之反顧爲駒耳。不自顧其後患也。如食而但謂宜饇。如酌而但求孔取。豈復有遠慮哉。王愼毋教猱升木以遂其貪。如塗而加塗附以益其垢也。蓋君子有徽猷。小人皆與爲附屬。況兄弟昏姻而可怨遠乎。故禍亂之消于王明。如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若莫肯貶下而遺棄之。是用居之于屢驕以階禍矣。王明之已亂。如雨雪浮浮。見晛曰流。若如蠻如髦之無倫紀。則殘賊將作。我是用憂矣。

角弓八章

菀柳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集傳。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辨義。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足爲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之明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蹈。高遠不可親近之意。邁。往也。後予極者。窮極于將來。後予邁者。追咎于既往。凶矜。猶凶禍也。○幽王無道。諸侯不朝而作此。言諸侯之託庇于王。如有菀者柳。豈不尚期休息焉。今上帝甚蹈而難近。無自求親暱焉。俾予靖之。其後將惟予窮極于將來焉。又如有菀者柳。豈不尚期愒止焉。今上帝甚蹈。無自取瘵病焉。俾予靖之。其後將惟予追咎于已邁焉。蓋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而止耳。若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爲予往靖之。居然加以凶禍也。

菀柳三章

都人士

補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續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集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容儀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辨義。集傳極確。此及下篇。皆作於宗周既亡之後。但此作於西

都。黍離則東都行役者所作。當合黍終南叅觀之。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都。西都也。統畿內言之。周。指京城而言也。綢直。密直也。婦女血氣充盛。則髮光潤而綢直。形容憔悴。則髮疎稿而曲局。言從之邁。一言及而神與俱往也。○史記稱犬戎弒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平王東遷時。稱犬戎無道。奪我岐豐。則是豐鎬殘破。都邑凋零。昔時文物衣冠。變而被髮左衽。故詩人追思之而作此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常度。出言必有文章。行歸于周京。乃萬民所瞻望也。而今安在哉。彼都人士。其常服則臺笠緇撮矣。彼君子女。其婦容則綢直有如髮之美矣。今我不見兮。我心所以不悅也。彼都人士。其盛服則充耳琇實矣。彼君子女。其貴族則謂之尹姑矣。今我不見兮。我心所以苑結也。彼都人士。細觀其垂帶。而形貌厲然。彼君子女。端詳其卷髮。又如蠆尾之揵然。今我不見兮。甫言及而神從之俱邁矣。其實士之帶。匪伊垂之以飾觀。帶之循夫禮制。實則有餘。女之髮。匪伊卷之以競麗。髮之鍾于生質。實則有旟。今我不見兮。云何其盱望矣。

都人士五章○後世詩人。遭亂離而傷今。過都邑而懷古。其情思總不出此詩之範圍。然此詩追思盛美。備極形容。而語歸端莊。雖垂帶而厲。卷髮如蠆二語。近于穠縟。讀末章。乃益見其情思之正大也。若後人之追述其盛者。每多雜于淫靡奢麗。豈有他哉。政教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其積已久。而人心之漸染。遂由以形于吟詠。當其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未有不肖其夙昔所熟見者。是以讀其詩。可知其志。及其至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此。詩教之所繫。豈細故歟。

采綠

補序。刺怨曠也。

續序。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集傳。婦人思其君子。

辨義。集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辨說曰。此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是朱子解詩。本與補序同。但辨其非刺耳。續序主言幽王之時。則意以爲刺上。故朱子并辨之。後之說詩者。又多主行役過期爲解。郝敬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使其室家睽違。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曷亦思役民以五日爲期。甚不久矣。僅踰期至于六日。而銜怨之深。形諸風刺。以爲不近人情。爲人上者。不亦難乎。如其說。

豈先王之民。皆徇男女之大欲。偶有數日之違。而必怨乎。聖人錄詩以敎萬世。而解者之瑣褻至此。莫其達于政難矣。且以此篇爲怨曠。不過男女之私情。與蘩砧今何在無異。聖人必不以列於變雅也。夫天下有道。不惟君子和樂於上。小民恬熙於下。卽上下草木鳥獸魚鼈。莫不咸若。罔有天災。及王道旣失。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氣衰則育物不遂。而民弗聊生矣。上篇因都邑而思其盛。故以士女容服言之。此篇因郊野而嘆其衰。思其盛。故以草木魚鳥言之。讀之而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幾。想見於言下。語所謂田夫野婦。能言王道者。此類是也。

今悉正其解。讀者詳之。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周禮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綠藍亦疏材之類。采之以供染人之用。而掌染草者以時斂之。此婦人蓋臣妾之職也。凡染事以一日爲一入。如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之類。五日六日。猶五入六入也。詹足也。呂覽曰。不充則不詹。音近談。如澹臺之澹。本與藍叶。或以爲徒濫切。集傳云與贍同。叶則都甘切者。皆非也。魴魚不貪餌。故陽蠱曰。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鱮鰱也。亦魚之不輕受釣者。○幽王之亂。西都耗敝。故采物之婦人。嘆其衰而思其盛也。言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物產之耗甚矣。因念予髮之局曲。薄言歸沐之。寧復綢直有旟之舊乎。終朝采藍。不盈一襜。物生旣不旺矣。及其染色。往時以五日爲期。今六日而色猶不足。是地氣弗充而物力薄也。廻思往時物產之多。之子但于狩。言韔其弓以往耳。不患無禽也。之子但于釣。言綸之繩以往耳。不患無魚也。其釣維何。惟魴及鱮。亦投綸可得。維魴及鱮。特薄言其觀者。而他物之稱是可知矣。

采綠四章○讀此而知鎬京之王氣竭矣。讀苕華草黃。則東都之困敝又可知也。國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其弊乎。對曰。殆

于必弊者。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又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由是觀之。土敝物耗。雖曰氣化之衰。豈非人事之失致之哉。

青蠅至采綠八篇○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

始于厲乎。是故青蠅以戒信讒。賓筵以戒湎酒。傷其廢也。用能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鎬京宅而魚藻歌。諸侯朝而采菽作。廢者庶幾其復興矣。乃自角弓之綱紀弛于一方。繼以菀柳之離心。徧于萬國。遂使都人士女。雜于戎俗而終委之豢人。蓋人事既失。氣化亦衰。讀采綠而知西京之王氣歇矣。易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斯之謂歟。

詩深卷之二十一

黍苗至何草不黃

此亦變小雅。自宣以迄平。所以著東遷迹熄之由也。共詩八篇。今爲一卷。

黍苗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集傳。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辨義。經文甚明。集傳甚確。但以爲行者作此。則誤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召穆公既營謝以歸。而宣王勞之。此其樂歌也。言芃芃黍苗。則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則召伯勞之。其勞役夫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尚共趨所事。迨我行既集。蓋云歸哉。無久役也。其勞士卒曰。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尚共宣乃力。迨我行既集。蓋云歸處。不踰期也。是以役夫樂于趨事。肅肅謝功。爲召伯營之。士卒樂于

宜力烈烈征師爲召伯成之今原隰旣平泉流旣清所以召伯有成而歸王心則寧而燕勞之也

黍苗五章

隰桑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集傳此喜見君子之詩

辨義此詩序次於黍苗之後白華之前殆爲申伯而作蓋宣王封申伯於謝言南土是保者制荊楚以藩東都也故東都之人喜而稱美之崧高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其卽此詩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旣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申伯封于謝而周邦咸喜故作此詩言其德之庇蔭如隰桑有阿之美其葉有難之盛今旣見君子其樂如何乎又如隰桑有阿其葉有沃之光澤今旣見君子云何不樂乎又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之柔茂今旣見君子則德音于我乎孔膠矣是以相慶之至心乎愛矣遐不形諸稱謂矣而相感之深則又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乎

隰桑四章

白華

古序周人刺幽后也

續序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襃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集傳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

辨義史稱幽王三年得褒姒而嬖之遂生伯服五年黜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然則宜臼當此年已成立是幽王爲太子時娶申后生宜臼久矣靑宮元配雖非同處貧賤而有子承家無罪犯出一旦尊爲天子寵賤妾而屛逐之豈先王所以經夫婦哉亦

異于漢宣故劍之求矣周人傷之故怨褒姒而作此序書刺幽后褒姒也若申女被出已與廟絕不得仍從先君之諡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之子幽王也我我申后也與我以爲兄相似北流浸稻田比恩愛之移若滄海桑田須臾改也碩人申后也○幽王出申后立褒姒以爲后故周人刺之言申女事王如白華已漚爲菅兮白茅已釆爲束兮奈何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況其少承恩澤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豈期天步艱難之日之子反不猶夫前情哉艮由寵歸孌妾如滮池北流之水改而浸彼南方之稻田我是以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也念其往日勤勞頓成虛願如樵彼桑薪卬烘于無釜之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其一也況其德音莫違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久矣奈何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乎念其賤妾尊貴正嫡廢黜如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此又其一也況其正位宮幃如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相依久矣奈何之子無良二三其德乎夫妾賤則寵之者亦賤如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奈何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八章

緜蠻

補序微臣刺亂也

續序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敎載之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

辨義朱子辨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今按集傳雖不云刺大臣而以爲微賤勞苦蓋仍用序說矣又謂詩人爲鳥言以自比殆以正言其事則褊狹而託諸鳥言庶語歸含蓄而無傷于溫柔敦厚耳但鴟鴞語語皆爲鳥言而正意不露實乃託以自比若此詩自道之云遠以下皆詩人直敘其情事全非鳥言而謂之自比不知所比者又何事也將謂爲鳥言者乃鳥代人言乎均此情事人自言之爲褊狹而鳥代人言爲溫柔有是理乎集傳如此類者眞不可解也竊謂自此以下五詩皆平王東遷時所作其解詳見於後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後車王之屬車也○平王初立謀率其國人東遷以避戎寇國人不願從遷而作此言其安土于西京如緜蠻黃鳥止于丘阿今乘此從遷則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此皆王飲之食之敎之誨之之民也能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俱往乎又如緜蠻黃鳥止于丘隅栖託久矣今豈敢憚行但畏不能趨耳王能于飲之食之敎之誨之之衆皆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乎餘倣此

緜蠻三章○昔孔子讀此詩而嘆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雖推廣詩意以教人。然平王初立。廹於戎冦。遽舍祖宗鞏固之基。倉皇遷國。是謂曠安宅而弗居。不智已甚。孔子蓋傷之矣。大學傳借詩以明至善之當止。先引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贅一語。而繼以此詩。其意緒正相承耳。夫安土重遷者。凡民之本性。譬諸斥鷃卑棲。呴呴喈喈。一枝自足。而死于邱隅乎。自比黃鳥託意緜蠻。民情大可見也。盤庚遷殷。浮言羣起。而卒能敎其心腹腎腸。開導衆志。以新命于新邑。彼去危而就安。非平王之失計可比。至于太王遷岐。從者如歸市。所謂出幽谷。遷喬木。覩其衆心擁戴。卽肇基王迹之氣象。若夫後世遁于叛臣。

廹于強冦。輕擲廟社。烏奔鼠竄。一時父老子弟。依附隨行。而中道聞警。棄之以去。展轉狼籍。載在史冊。歷歷可考。詩曰。畏不能趨。畏不能極。又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當時之民。固已感及于此。卽此可想犬戎之猖獗。向非晉文秦襄。以兵勤王而衛送之。平王之不爲徽欽者。幾希矣。

瓠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集傳。此亦燕飮之詩。蓋述主人之謙詞。

辨義。此詩若果因燕飮而賦。則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古人非凶荒殺禮。必備物致敬。未聞王公卿士。瓠葉兎首以燕賓也。如以爲主人之謙詞。未聞主人謙以告賓。而自稱君子有酒者也。如如謂他人述之。則燕飮之際。主賓而外。又命何人代述之乎。此其說皆不可得而通。則非燕飮之詩明矣。若續序之支離。又不待辨而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之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瓠葉采烹。釀之爲豆菹也。先言菹者。祭既妥尸將食。則尸取菹祭于豆間。故承言嘗之者。嘗而後祭也。獻。主人獻尸也。酢。尸酢主人也。醻。主人醻尸也。獻酢醻皆言兎首者。獻則賓以燔炙從。因之有酢酬也。瓠爲菹。兎爲燔炙。極言物雖不備。祀不可廢也。○平王以西都殘破。謀欲東遷。其臣極言時事雖窮。廟祀難棄而作此。言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以爲菹。君子有酒。猶可酌言嘗之以祭也。有兎斯首。炮之燔之以賓從。君子有酒。猶可酌言獻之於皇祖也。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猶可酌言酢之以承報也。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猶可酌言醻之以坐奠也。奈何輕棄以遷歟。

孤蘖四章○話稱長歌之哀甚於痛哭。然則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此詩之類歟。過此以往。遂爲黍離矣。

漸漸之石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集傳。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也。

辨義。朱子辨說。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故集傳雖不斥幽王。而仍從序說也。今按征之爲行。如南征北征西征之類。漢晉以來。詩人皆然。序但見武人東征。類于破斧。遂以爲將率東征。

然宣王之征伐。屢見于詩。若夫幽平暗弱。未聞有征討之事。故謂莫知其何時。竊謂本序詩之篇次求之。東征卽東遷。武人則從遷之軍士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平王倉卒東遷。軍士之從遷者。不堪困頓而作此。言自西徂東。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行之勞矣。武人以倉廹東征。不遑爲一朝之計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行之沒矣。武人以避寇東征。更不遑爲出險之謀矣。其在道也。有豕白蹢。烝涉波而水已大矣。月離于畢。俾滂沱而雨更多矣。武人東征値此。不遑爲有他之備矣。

漸漸之石三章○明皇奔蜀。疲苦萬狀。蜀道難。雨淋鈴。可與此詩參觀之。昔公劉之遷也。乃積乃倉。乃褁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何其有備而無患也。此則不遑朝矣。不遑出矣。不遑他矣。噫。危哉。

苕之華

古序。大夫閔時也。

續序。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周既東遷。大夫閔時而作此。言其新遷依人。如苕之華。附他木而芸其黃矣。是以心之憂矣。維其傷矣。又如苕之華。其葉青青而雖久。早知我之如此。不如無生之愈也。試觀畜物憊而牂羊墳其首。水族耗而三星在于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況依人者。何以聊生乎哉。

苕之華○此篇當與兔爰葛藟參觀之。

何草不黃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集傳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辨義此及上篇。可以直接君子于役中谷有蓷矣。錄諸雅末者。欲著兩都之困敝使讀者比類以覩之。是故黍離閔西都。而列于王風之首。所以傷二南之化。自是而不復也。苕華草黃閔東都。次諸小雅之終。所以傷二雅之音。自是而歇絕也。蓋兩都之由盛而衰。其本末源流。固如是耳。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東遷之初。歲凶物耗。衆役繁興。周人苦之。而作此。言歲凶。而何草不黃。加以役繁。而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于以經營四方。豈能堪此苦哉。且歲凶甚。而何草不玄。行役久。而何人不矜。哀我征夫。豈獨為匪民乎。今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竟朝夕之不暇也。彼有芃者狐。猶率彼幽草以自潛。今有棧之車。獨行彼周道而不息。寧不哀歟。

何草不黃四章

黍苗至何草不黃八篇○周建兩都。以豐鎬為堂室。而洛邑則門戶。道里四達。而適均者也。車攻復古之際。封申伯于謝。保南土以藩東都。故王心寧于黍苗。貝翰比于隰桑。猶之重門擊柝。以禦暴客也。及白華既作。申侯弒逆。豐岐奪于犬戎。則司閽者引盜入室矣。當是時。鎬京雖孤。不失為邱隅。九廟依然。難廢夫享獻。乃緜蠻瓠葉之忠言。褻如充耳。而漸漸之石。倉卒東征。豈知大東之元氣已傷。斯苕華之依附不固。加以何草不黃。何人不行。救死猶恐不贍矣。所以偏安而倖存者。祖澤深長。天命未改耳。王政之廢者。安望其復興歟。

大雅

文王至卷阿

此正大雅也。凡十八篇，今為一卷。

文王

古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辨義。此及大明、綿，卽左傳工歌文王之三，而穆叔以為兩君相見之樂者也。序於此篇曰：文王受命作周。大明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綿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是三詩意緒相承，其為合用之樂歌無疑。卽此以求其用，殆六年五服一朝，而衆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歌也。昔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其指點咏歎之意，大可見矣。及周之衰，王不巡狩，侯不述職，小役大，弱役强，遂移此為兩君相見之樂，下至大夫報聘，亦復用之。穆叔雖覺其非，究不能深明其本始，良由周自東遷，及魯襄之初，已二百餘年。時人但覩兩君相見之用此，而習為固然。葢雅頌之不得其所，由來久矣。誦詩者，止據左傳以解詩，而未嘗本序以深思其義。竊謂三家以雍徹，孔子譏之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然則文王之三，又奚取於兩君之相見乎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陳錫，猶敷錫也。哉，始也。敬止，敬安所止也。藎，遺餘也。炊薪不盡曰藎。○此衆見羣后于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之受命作周以為首篇。言文王之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葢周雖舊邦，其命至文而維新，有周不亦顯乎，帝命不亦時乎。是以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以宗祀之也惟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天乃陳錫其命以始周又維文王孫子中命之使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爲王侯卽凡周之士豈不顯哉亦開國承家以永世也世之不顯由厥猶之翼翼葢天生開代之君必有興朝之佐思皇多士因而生此王國焉王國克生皆維周之楨幹是濟濟多士賴文王以寧也正惟穆穆文王於乎緝熙而敬安厥止大哉天命遂取諸有商孫子而轉屬之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矣乃上帝既命侯于周是臣服而已侯服于周由天命之靡常故殷士膚敏亦祼將于周京也卽今厥作祼將猶常服先朝之黼冔爲我王之藎臣王可無念爾祖乎無念爾祖在于聿修厥德果能永言配命庶幾

自求多福試思殷之未喪師亦克配享于上帝矣今宜鑒于殷之爽德天之駿命不易保也誠知命之不易則無遏絕爾躬以宣昭其義問又虞殷命興廢自天之故葢上天之載本無聲無臭也而已然之迹則甚明惟儀刑文王斯萬邦作孚矣

文王七章○此詩每四句皆折叠其詞意以作轉捩詠歎嗟歎其味無窮詩歌之有叠曲殆原本于此歟

大明

古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辨義朱子辨說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竊謂凡作詩以紀一人之事不能不詳其人出身之顛末此篇首陳天命而言殷適之不挾四方既提武王之伐紂爲綱矣然後敘文王所由生以至受方國卽序之文王有明德也又詳陳文之娶太姒以生武而伐商卽天復命武王也朱子不信古序故自文王至思齊或爲戒成王或爲歌文德或爲敘太王泰伯王季之德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使讀者茫然莫知作詩之本旨并雜然莫辨文意之重輕學詩者斷不可因集傳而棄古序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

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初載作合文始生之年太姒亦生也嘉止有子旣冠求昏而得莘女也旣曰維女俟興又曰無貳爾心非疑衆寡不敵也服事者文武之本心受率其旅如林武王必有戒衆無傷紂之令而帝臨無貳則八百國三千臣如出一口也涼作亮贊之决也○此亦衆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有明德而天復命武王者以爲大觿言明明之德在下斯赫赫之命在上是以天難忱斯不易維王試觀紂以天位殷適使不得挾四方可見矣天命之去商於何始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因之太任有身生此聖德之文王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來多福厥德不回遂以受四方歸

附之國也文主之有明德如此惟天監在下之明德有命旣集于周故當文王初生之載天作之合降生淑女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及文王嘉止大邦遂有子以應其求矣大邦有子其淑德譬天之妹於時文定厥祥乃親迎于渭而造舟爲梁以渡之實爲我周一代之王制豈不顯著其光哉蓋惟有命自天旣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故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使篤生武王而保右命爾燮和萬國以伐大商也燮伐之際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之兵勢維興王猶不欲肆兵以擊之衆咸贊之曰上帝臨女愼無貳爾心也但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如鷹之揚涼助彼武王肆兵以伐大商於是會兵之朝天下淸明天之復命武王又如此

大明八章

緜

古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玆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一

自土部封旣廢又自公劉啓土於沮漆也胥宇猶相宅也止居也時止得其時也鼛鼓以鼓役事本欲人聞鼓聲而趨事但其聲緩而不迫今民樂趨事故鼓聲反弗能勝之○此亦衆見羣

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者。以爲終篇。言周之由小漸大。如緜緜瓜瓞。故民之初生。自啓土于沮漆。延至古公亶父。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也。迨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以避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視其土宇。但見周原膴膴而肥饒。堇荼如飴之甘美。爰始爲立國之計。爰謀諸人而衆志僉同。爰契我龜而神告亦吉。則曰是可止矣。又曰止則是其時矣。我將築室於茲矣。當未築室之先。迺慰其民。迺止其衆。迺左迺右以定民居。迺疆迺理以經四野。迺宣其人力。迺畝其田疇。自周原之西。徂周原之東。周爰執事。而民安其業矣。及田功既畢。乃以營建召司空。乃以役事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

直。以正方位。縮版以載。以作垣墉。先以作廟之翼翼。而神安其祀矣。由是而築室。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莫不皆興。良由民樂趨事。鼛鼓反緩而弗勝。益自是非復未有家室之舊矣。因之擴其規制。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大衆有事。於是以攸行。而規模之鴻遠可想矣。當是時。狄猶侵擾。肆不殄厥慍。而立國強固。亦不隕厥問。久之地闢民衆。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息而不敢窺伺矣。古公之肇基王迹如此。延及虞芮質厥成之際。文王蹶然動其發生之勢。而天命集焉。於時王國多士。予曰有疏附以相率。予曰有先後以相導。予曰有奔奏以宣德。予曰有禦侮以折衝。夫是以不顯亦世。而與周匹休也。

緜九章

棫樸

古序。文王能官人也。

集傳。此亦詠歌文王之德。

辨義。官人之途。惟文與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各勝厥職。則官皆得人可見矣。是故南山有臺。以樂得賢。南有嘉魚。以樂與賢。若大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王。而王親定其論於朝以官之。則歌此詩。是雅樂之大者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辟王周王。文王也。我王。時王也。○此官人於朝之樂歌。故述文王之能官人以爲法。言其廣收賢能。如芃芃棫樸。既薪之。又槱之。是以濟濟辟王。多士或左或右以趣之。趣之於奉祀。濟濟辟王。左右奉璋以助祼。此奉璋峩峩者。皆髦士之攸宜於禮樂也。趣之於行師。淠彼涇舟。則烝徒矢共濟之力以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懷禦侮之志以及之也。其能官人如此。試觀倬彼雲漢。

自然爲章于天周王以聖德而享壽考何不作人而多士奮興
乎故賢能之多如英器之外而追琢其章內而金玉其相今勉
勉我王用之以綱紀四方其何施而不當歟
棫樸五章

旱麓

古序受祖也

續序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中以百福干祿
焉

集傳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

辨義受祖者祭則受福于祖也王者必以樂侑食膳夫之職王

齊曰三舉大司樂之職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是王齊必樂
食耳不聽常樂而特侑以金奏則工歌亦必異于常詞此詩蓋
其樂歌所以養其和平致其誠愨而交于神明故以受祖書之
易曰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所謂作人也詩曰干祿豈弟福祿
攸降以介景福求福不回序所謂受祖也能受祖則孝弟之至
光于上下通于神明外祭祀之用此不言可知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淸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王齊大食三侑之樂歌言瞻彼旱麓則榛楛之材濟濟矣豈
弟君子其干祿也卽以豈弟矣試觀瑟彼玉瓚黃流乃在其中
今豈弟君子正福祿之所降也蓋積誠之察於上下如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何不振作人心而奚假屖爭乎由是淸
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于神瑟彼柞棫則民所
燎矣豈弟君子則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不言而
葛藟自附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君子無私而神福自降也

旱麓六章

思齊

古序文王所以聖也

集傳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辨義此下六篇皆紀述功德如後代碑銘之類大抵思齊下武
有聲生民各紀於其廟皇矣靈臺各紀於其地也古人文章史
書之外唯詩最重後人易以碑銘紀贊體隨時變則不能故也
此詩僅百字耳序書文王所以聖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想其
屬辭之精神斷非秦漢間人所能識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
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
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痛僅五十七字而寃之所以聖者蔑以加矣乃後人猶有爲冗贅者多見其不知量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思媚誠之於思也○此詩紀文王之所以聖也言勤思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惟思媚于周姜以敦京室之婦道此聖德所自出也及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聖教所由始也然則文王之聖何如乎本誠孝以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因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此心所推暨也其神人胥格如此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即不顯亦若臨之即無射亦常保之其時出當可而顯微無間如此雖身蒙大難肆戎疾不殄矣而文明柔順之德光大不瑕惟其聖性安安不待舊聞亦式于度不待諫諍亦入于善故常變無遺又如此是以悠久成物肆今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惟古之人至誠無斁故譽髦斯士也非文之所以爲文歟

思齊五章○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祭則如在欲知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之氣象當合文孔求之商頌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意亦如是而味其辭意微有安勉之分

皇矣

古序美周也

續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集傳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辨義周即周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是也其大意蓋曰四方四國甚大且衆矣此不過草木叢雜之區耳乃天心克饗一經啟闢而受命既固由於此太伯默順天心以讓王季而篤慶錫光明類長君由於此文王繼之靡悔之德以受帝祉伐密而岡陵泉池胥歸我有由於此伐崇而四方之無侮無拂又由於此蓋周之爲周肇迹於遷岐故作詩以美之易稱王用享於岐山此詩殆紀於享祀之地歟自漢以來受命之君必於其發祥之地錫之美名表其靈異皆人情所不能已者因而文之以禮樂斯爲一代之制作序以二字提其綱而通篇之文勢如湧出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

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者猶嗜也。憎嫌也。式廓規模也。串與貫同通也。夷平也。古公遷岐。本以避狄。舊解貫夷爲混夷滿路而去。于事勢情理。大不合也。立厥配。言作君以配上帝。卽下作對之意也。姜女非配于遷岐之日。且維此一語。于上下文義不貫。舊說似誤。奄徧也。○此紀周原之美也。言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每鑒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獨我先世。上帝之心者之。但憎其式廓之僻處。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焉。其始作之屛之者。其菑其翳也。修之平之。則其灌其栵焉。啟之闢之者。其檉其椐也。攘之剔之。則其檿其柘焉。惟帝遷明德以宅此。遂使深阻之區。串通坦夷之載路。是天自立厥配。以安民。而受命既固矣。久之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故帝之作邦作對。卽自太伯王季而定之。蓋太伯然順天命。以讓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以讓德之光。故能受祿無喪。沿及後嗣。而徧有四方也。受祿無喪如之何。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而稟性淸明。又能不蔽于物。而貊然淸靜。其德音。其德所以克明也。克明則智。臨克類仁。育克長。義正克君。王此大邦。克順于天人。克比于上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其身既受帝祉。遂施于孫子而不替焉。靡悔受祉如之何。帝謂文王。其心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道岸。豈貪人之所有者哉。乃密人

不恭。敢距大邦之命。無端侵阮以徂共。王乃赫然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共之旅。遂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之望矣。蓋天下之望。久矣。依其在京。及侵自阮疆之役。所陟者卽我高岡。人無復矢兵于我陵。皆願依之爲我陵我阿也。亦無復飮馬于我泉。皆願依之爲我泉我池也。友邦之歸心若此。因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雖大統未集。居然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矣。帝又謂文王。予懷明德。不飾外而大其聲以色。不逞欲而長其侈大以變革。不恃識。不恃知。舉動悉順帝之天則。豈挾已之私怨者哉。故帝謂文王。義當詢爾仇方。其同爾兄弟之國。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可也。始而率臨衝之閑閑。伐崇墉之言言。

雖執訊連連。而攸馘安安。自是類于出師之始。及是禡于所征之地。惟冀是致之。是附之。而人不疑其葸弱。四方之大畏其力者。所以無侮也。繼而奮臨衝之茀茀。攻崇墉之仡仡。是伐之。是肆之。是忽之。是絕之。而人不疑其暴戾。四方之小懷其德者。所以無拂也。何非由周原百里而興者乎。

皇矣八章

靈臺

古序。民始附也。

續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集傳。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

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辨義。附。歸附也。詩稱庶民子來。於樂辟雍。言近者之悅。呂氏謂述民樂之詞是也。序書民始附。則指四方歸心者言之。蓋文王既伐於崇。作邑於豐。乃建靈臺。設辟雍。其時三分有二。而德化猶未洽於天下。故以民始附書之。猶易言不寧方來。此其挈要示人。固非箋疏傳註之可例觀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又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辨說乃謂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已久。不亦誤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文王既遷於豐。建靈臺。設辟雍。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作詩以紀之。言經始靈臺之日。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雖經始戒以勿亟。而庶民如子之來。轉若神靈之助也。時而王在靈囿。民咸曰。美哉。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時而王在靈沼。民咸曰。美哉。於牣魚躍。觀近民之悅。而遠民之歸心者。誰能禦之。由是建學以作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民咸曰。於論鼓鐘乎。於樂辟廱乎。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之逢逢。知矇瞍之

奏公。觀近民之樂育。而遠民之向化者。又誰能禦之。

靈臺四章

下武

古序。繼文也。

續序。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集傳。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辨義。周人尊王迹所肇基。追王太王王季。即太祖太宗也。文王誕膺天命。撫有方夏。廟稱文世室。即世祖也。故周祖文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廟稱武世室。即世宗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言其廟祀。皆百世不遷也。武王戎衣戡亂。

故廟謚曰武。而武非不優於文。此詩特表其克繼世德。所以序
書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嗣服。後嗣也。○武王既升祔而祀功德於廟。故敘其克繼文德
者。以為首篇。明武王之非尚武也。言下視武力者。維我有周。以

我周世有哲王。所以三后在天。王復配之于京。皆不祧之祖也。
王配于京。由世德之作求。故能永言配命。以成王者之孚。既成
王者之孚。遂為下土之式。惟其永言孝思。而孝思維則。於天下
也。故下土之媚茲一人。應之惟此順德。然則王之永言孝思。昭
哉可示嗣服。而世為則矣。爰祀之以昭茲來許。俾世世繩其祖
武。庶幾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者不替。則四方之來賀
者亦不替。自茲於萬斯年。不亦遐久有佐乎。
下武六章
文王有聲
古序。繼伐也。

續序。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辨義。書曰。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卽皇矣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是也。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篇之書繼伐是也。
蓋文王三分有二。伐崇之後。卽當伐紂。湯既征葛。因而放桀。自
是事勢如此。惟文王以服事殷。武王繼之。又養晦十有三載。至
於耄年。然後東征。此我武所以于湯有光。而孔子稱周德之至。
獨與唐虞之際並論也。易謙之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其
文王之謂歟。非武王孰能繼之。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有聲。指謚文言之。遹。紹述也。王公。王心之公也。王后維翰。文王
時為方伯。四方皆倚為屏翰也。○此亦祀於武王之廟。故述其
武功之繼伐。以為終篇。明武王所以謚武也。言文王所以有聲

者。由祇遹先德而駿乎有聲也。既祇遹以求厥寧。即能祇遹以觀厥成功。追號文王。信克君哉。蓋自文王受命。有此征伐之武功。當其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天下歸心矣。尊曰文王。信克君哉。雖當是時。築城不過伊淢。作豐不過伊匹。原匪棘其觀成之欲。而遹追先德以來致其孝。其誰不仰王后以爲君哉。況王之公心。伊濯然共見。即此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賴王后維屏翰。又誰不奉王后以爲君哉。由是武王繼之。自豐水東注于河。維禹之績所治。四方攸同。大會于孟津以伐殷。共尊皇王以維辟。豈非皇王之君德哉。由是偃武修文。建鎬京之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豈非皇王之君德哉。是故考卜世之長者。唯

皇王因宅是鎬京。以臨四方。其兆則維龜正之。其功則武王之武實成之。廟號武王。信克君哉。然則其以武成之也。如豐水有當芟之芑。武王豈得不以繼伐爲事乎。自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皆丕承之烈所佑啓也。謚曰武王。信克君哉。

文王有聲八章。○武王奉天命。順人心以伐商。非一已之私事。當時大會孟津。必先與友邦相期約。及如期畢會。而不期自至者。又有八百國。大抵僻處遠方。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類皆是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正指東征時。自豐水順流而下。大會于孟津言之。乃繼伐之正文。自是皇王維辟。投戈講學。故又以鎬京辟廱言之。乃說詩者。解爲見豐水而思禹功。又謂武功可以配禹。豈非以辭害志之甚歟。

生民

古序。尊祖也。

續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集傳。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故有以異於常人也。又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辨義。此詩是紀所以尊祖之故於廟。以示後嗣。集傳前說得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姜嫄。帝嚳之上妃。詳見長發。蕭脂。祀先也。軷以祀行。外祭也。舉五祀之一以槩其餘。○周公既郊祀后稷以配天。因紀其始生之祥。教稼之功於廟。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在昔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偶履帝武之敏而歆動。及歸于攸介攸止之處。竟載震而有娠。遂載夙而別居。乃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也。其始誕彌厥月。先生之子。如達之易。既不坼不副。亦無災無害。以

赫厥靈異。因疑之日。上帝之心。得毋不寧乎。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以無人道而居然生子也。於是誕寘之隘巷。則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則會伐平林者阻救之。誕寘之寒冰。則羣鳥覆翼之。及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道。而其靈益赫矣。由是收養之。誕實匍匐。其狀克岐克嶷。及以就口食。卽愛蓺之荏菽。且所蓺者。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其故何也。誕后稷之穡。有輔相天地之道。上世黃茂雜於豐草。稷乃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始而漬之。實方實苞。因而播之。實種實褎。漸而吐華。實發實秀。久而成熟。實堅實好。終而收穫。實穎實栗。故以功卽有邰家室。而世修稷職焉。其教稼也。誕降嘉種之供

祭者。維秬維秠。可為旨酒。維穈維芑。可為粢盛。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而成民以致力於神者由此矣。誕我祀如何。教以杵臼之利。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教以炊爨之方。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既為酒食。因之載謀載惟。取蕭祭脂。以祀先祖。取羝以軷。以祀外神。凡皆載燔載烈。以興嗣歲之田功。故今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但香臭之信時哉。蓋自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也。

生民八章○孔子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屯次乾坤。剛柔始交而物生也。男下女曰咸。則人道之感也。然則太古之初。粒食之祖。感帝武以降祥。

奚必以無人道之交而疑之。況胎卵濕化。二氣之變合。生生無窮。而妖祥亦或附之以發。但人見雀入大水為蛤。則常之。人化為熊。則異之。虎之生豹則常之。人之生蛇則異之。而拘迂者闢之。且爽然勿信。試問鼠生於其首。蚘生於其腹。果何道之感。則習而不察。是又惡足與言天地之大歟。

行葦

古序。忠厚也。

續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集傳。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辨義。積序支離。集傳得之。蓋此詩及下篇。皆燕毛之樂歌。此篇云。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肆筵授几。即楚茨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莫怨具慶也。以祈黃耇。即以綏後祿也。下篇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爾殽既將。即楚茨之既醉既飽。爾殽既將也。高朗令終。公尸嘉告。即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也。籩豆靜嘉。威儀孔時。即孔惠孔時也。自孝子不匱。及從以孫子。即子子孫孫。弗替引之也。但諸侯之祀先。正祭歌楚茨。燕私亦歌之。其備事於一詩。無有二樂。故曰樂具入奏。若天子之祀宗廟。文世室。歌清廟。武世室。歌執競。先王先公。歌天作。禘歌雝。祫歌有瞽。其美盛德。告成功。各有樂章。與諸侯迥異。燕毛乃合歌此二詩。又射以侵賓。亦與諸侯不同。此雅頌所以各有其所。而大雅與小雅。又各有其所也。周道親親。故以忠厚書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道傍之茅。同根叢生者。故取以爲興。○此燕毛之樂歌。故敘其親親序齒之志。以爲首篇。言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矣。今我戚戚兄弟。同在廟中。莫遠具邇。卑幼則或肆之筵。尊長則或授之几矣。既肆筵。又爲設席。既授几。又有緝御以代之。飲之則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食之則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侑之以樂。則或歌或咢。娛之以射。則敦弓既堅。四鍭既鈞。及舍矢既均。乃序賓以賢焉。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及四鍭如樹。更序賓以不侮焉。誠以宗廟之祭。曾孫維主。有此酒醴維醹。因之率我子弟。酌以大斗。以祈父兄之黃耇。惟願黃耇台背。相與以引以翼。於我同登壽考之維祺。而歲奉烝嘗。以介景福於弗替也。

行葦四章

既醉

古序。太平也。

積序。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集傳。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辨義。昔之說詩者。皆謂既醉備五福。迄今誦之。願其令終。而曰有俶。則檢躬之無闕可知。稱其攸攝。而曰孔時。則髦士之攸宜可知。君子有孝子。而曰不匱。則嗣亂之賢胄可知。周道至此。如日之中。如月之盈矣。序書太平。慶之也。抑謹之也。又以別乎無

其實而後言之者。夫豈訓故云乎哉。續序附會孟子。陋甚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爾類。謂類於爾者。猶言肖子也。○此亦燕毛之樂歌。故述其小

大稽首之情。以爲終篇。言今日之燕。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惟願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惟願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蓋昭明極於有融。則高朗以享令終。令終既有俶矣。此公尸所嘉告也。其告維何。籩豆既靜嘉矣。朋友攸攝者。又能攝以威儀。是可嘉也。威儀既孔時矣。君子更有孝子。尤可嘉也。孝子之誠不匱。則願永錫爾類焉。其類維何。惟願室家之壼。使君子萬年。永錫福祚之胤。以繩祖武也。其胤維何。惟願天被爾祿。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以傳無窮也。其僕維何。惟願釐爾女士。釐爾女士。乃從以慈孫孝子。而無非爾類矣。

既醉八章

鳧鷖

古序。守成也。

續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辨義。天子繹賓尸歌絲衣。燕尸歌鳧鷖。假樂。其說詳見絲衣。守成者。守祖父之成於勿墜也。入廟不思敬。奉先不思孝。是謂忘本。忘本之人。惡可與守成。今積誠孝之心。以祀先王先公。至於公尸燕飲而不匱。由是福祿來成。無有後艱。蓋下篇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必以此心爲基本。故以守成書之。書云。予小子夙夜毖祀。乃成王之所以爲成也。每見說易者。不察神道設教之

旨。遂疑聖人以權術馭世。竊謂一陰一陽。往來於天地之間。體物不遺者。天之神道也。因之播五行於四時。寒暑以序而不忒者。誠之不可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此之謂也。聖人觀象於此。以制祭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無非一誠感通。百神咸格。由是下觀而化。奏假則時靡有爭。追遠則民德歸厚。此皆不賞自勸。不怒自威。是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而況於守成乎。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

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來宗于宗皆指宗廟也○此燕尸之樂歌故敘其燕樂公尸之志以爲首篇言鳧鷖寧於在涇願公尸之來燕來寧亦似之故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庶幾公尸燕飲福祿來成也鳧鷖宜於在

沙願公尸之來燕來宜又似之故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庶幾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也鳧鷖處於在渚願公尸之來燕來處又似之故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庶幾公尸燕飲福祿來下也鳧鷖會於在潨願公尸之來燕而悉來於宗又似之蓋旣燕於宗正福祿攸降之所故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也鳧鷖悅於在亹願公尸之來止熏熏又似之是用奉旨酒以欣欣薦燔炙之芬芬庶幾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也

鳧鷖五章

假樂

古序嘉成王也

集傳疑此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羣匹舊章之在方策大綱小紀各從其類也○此亦燕尸之樂歌故述公尸之嘉告者以爲終篇言公尸嘉樂我君子有顯顯之令德能宜民宜人以受祿于天旣保右命之又自天申之從玆干祿而得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皆能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則天之申之未有艾矣蓋不愆則威儀抑抑以自

治不忘則德音秩秩以有常因之無怨無惡率由舊章之羣匹必能受福無疆永爲四方之綱由是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外而百辟內而卿士莫不媚于天子人之所以宜也由是君臣交勉不懈于位以爲民之攸墍民之所以宜也

假樂四章○威儀所以定命故成王顧命惟以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諄諄致戒益與修辭立誠皆修身之要也此詩嘉成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則其得力於學修者深矣後此惟睿聖武公可與同揆當合抑詩參觀之

公劉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集傳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辨義此詩之公劉。與無逸篇所稱四人廸哲。皆繼體之君。能不忘稼穡之艱難。均嗣王之生則逸者。所當效法也。戒者。儆戒無虞也。有過而主文譎諫。則書剌。無過而隨事致警。則書戒。遏欲於未萌。格非於未發。使人主之心。優游厭飫於舊聞。而後事至不惑。物交不引。此古大臣之先務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卽。

于京卽豳居。追尊之詞也。單猶奇也。三單。三萬有奇。卽大國三軍也。度其隰原。井牧其田野也。○召康公述祖以戒成王。言篤哉公劉。其在戎狄之閒。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然後廼裹餱糧。于橐于囊。無非思輯其民。用光其國。故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以遷國焉。篤公劉。既遷之日。于相斯原。其民既庶。其畜既繁。既順適其心。廼宣布以處。而無失所永歎者。於是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拊循之。其時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至今傳爲宗器者是也。篤公劉。民居既安。又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而望之。乃覯于京之形勢。遂于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以安身。于時廬旅以柔遠。于時言言以出令。于時語語以咨衆。而建國之規模定矣。篤公劉。國邑既定。則于京斯依。其臣蹌蹌濟濟以朝。因之俾筵俾几。卑幼既登筵。尊長乃依几。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而上下之體統立矣。篤公劉。久之而所啓之土。既溥既長。既景廼岡。以正四方。又相其陰陽之向背。觀其流泉之蓄洩。以興地利。其軍三單。以立兵制。度其隰收原井。徹田爲糧。以正賦稅。又度其夕陽之地以廣之。而豳居允荒矣。篤公劉。又久之而于豳斯館。以通賓旅。涉渭爲亂。以利往來。取厲取鍛。以足器用。所止之基。廼益有其條理。爰是近悅遠來而人愈衆。爰是通工惠商而財愈有。或夾其皇澗以居。或遡其過澗以處。則止旅廼益稠密。又相與芮

鞠之卽矣。

公劉六章○乾坤初闢。人物屯蒙。而屯利建侯。主之以初者。長子也。蒙利求我。主之以二者。中德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其理備於此矣。公劉遷國之初。亟亟於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巘降原以拊循之。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建國之初。又亟亟於俾筵俾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有父子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措。所謂以亨行時中而養正也。此其氣象。豈乘時草竊。剏據一隅者。所能庶幾歟。

洞酌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言皇天親有道。饗有德也。

集傳。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傳曰。豈以强敎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學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辨義此詩比而非興。集傳引表記以釋豈弟之義。乃此詩之正旨。若大學傳以好惡同民釋南山有臺。言仁人之能愛能惡。合民心之公也。以辟則爲天下僇釋節南山。言其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民之性也。蓋南山有臺。義主得賢。節南山則刺幽王之用師尹。故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務在公好惡以用人。遂兩引之。然則旨固各有當矣。續序蓋影附左氏汙潢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以爲說耳。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行潦。道上之流水也。塈。塗塈垣墉。亦新其汙染之意也。○召康公舉化民成俗之道。以戒成王。言王者之移風易俗。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以澄之。卽可以餴饎。而化爲醇醲。此豈弟君子。所以爲民之父母也。由是此感彼與。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更可以濯罍而去物之汚。此豈弟君子。所以爲民心之攸歸也。由是咸與維新。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更可以濯漑。而無汚

不滌。此豈弟君子。所以爲民德之攸塈也。

洞酌三章

卷阿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言求賢用吉士也。

集傳。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

辨義。詩意分明。集傳極確。續序之陋益見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卽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升山陵、遠眺望之時也。○召康公因成王之游，歌以陳戒。言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而來。今豈弟君子，來游來歌於此，臣亦因之以矢其音焉。當此太平無事之日，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臣所願者，豈弟君子，謹身節欲，俾爾彌爾性，似先公之酋，固而壽考維祺矣。當此車書一統之盛，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臣所願者，豈弟君子，存誠主敬，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而至治馨香矣。當此重熙累洽之餘，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臣所願者，豈弟君子，勵勤戒惰，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而受福無疆矣。一要親正人，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使之以引以翼，則豈弟君子，動無過舉，而四方爲則矣。一要謹威儀，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使令聞可聽，令望可仰，則豈弟君子，聲名洋溢，而四方爲綱矣。一要簡用賢才，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而亦集爰止者，蓋有道以來儀也。今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以禮樂使之，則莫不願宣力効忠，以媚于天子矣。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而亦傅于天者，必高以展其苞采也。今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以車服命之，則莫不願承流宣化，以媚于庶人矣。試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惟梧桐有菶菶萋萋之美，斯鳳凰發雝雝喈喈之聲。然則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此如菶菶之梧桐，鳳凰所樂于棲止也。臣之矢詩不多，維以遂王之歌，庶幾於賡歌之盛事云爾。

卷阿十章。○此詩合旅獒、叔觀，皆旣濟之濡有衣袽終日戒也。然則說魚麗者，以爲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豈不謬哉。

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序大雅者首文王，著其受命作周也。武王纘之以燮伐，大明所以歌也。太王荒之以肇基，緜所以詠也。聖德之受命，豈適然哉。是故棫樸之官人，旱麓之受祖，無非型儀乎文德。試誦思齊，則知文王之所以聖矣。夫皇矣美周，文王亦由方百里起耳，及其伐崇作豐，建靈臺，設辟廱，民始附矣。然後武王承之，下武繼文，有聲繼伐，則天下大定矣。然後周公成之，制禮作樂，尊祖若生民，敬其所尊也；忠厚若行葦，愛其所親也。豈非武周之達孝乎。當是時，大化翔洽，歌旣醉而知太平之

有道歌鳧鷖而知守成之有人故假樂君子者成王之所以為成也若夫因事陳戒如公劉泂酌阿卷諸篇召公之述祖陳善以輔嗣王者尤拳拳焉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其斯之謂歟

詩深卷之二十三

民勞至召旻

此變大雅也刺厲五美宣六刺幽二共十三篇今為一卷

民勞

古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集傳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辨義厲王既流於彘召公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有四年厲王崩宣王乃立此詩蓋作於共和之世故追刺厲王之任羣小肆殘虐以警戒同朝共懲前事曰爾曰女曰小子非有所耑

指之人故曰大諫也序書召穆刺厲以提其綱則當時之情事皆躍然於言下若汎言同列相戒不過傍文訓詁安能使誦其詩者得以論世而知人乎自此至召旻集傳尤多沿誤宜逐章逐句詳辨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厲王出居。宣王未立。故曰以定我王。爾勞。卽指保護太子。共和行政而言。蓋羣臣皆與有力也。陰邪之氣曰慝。式用也。而式之式。規模也。玉成就之意。玉不琢不成器。故以成女爲玉女也。○共和之時。召穆懲厲王之用羣小以致敗。而作此以大諫其同朝。言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康。必先惠此中國。乃能以綏四方。故務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之冒進。而仕路以清。式是遏止寇虐。彼曾敢不畏明乎。然後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休。必先惠此中國。以爲民心所聚。故務無縱詭隨。以謹惛怓之或聽。而言路以清。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民憂於紛更。庶幾無棄爾勞。以爲王休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息。必先惠此京師。乃能以綏四國。故務無縱詭隨。以謹讒人之罔極。而善類不傷。式是遏止寇虐。無俾作慝以害正。惟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而君子樂進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愒。必先惠此中國。俾民之憂心盡泄。故務無縱詭隨。以謹汙行之醜厲。而貪酷不作。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正刑之敗壞。則戎雖小子。而規式弘大。不但小康之可期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安。必先惠

此中國。俾國無有凶殘之人。故務無縱詭隨。以謹邪黨之繾綣而解散之。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正道之反覆。此皆王欲玉女於成者。是用作詩以大諫也。

民勞五章。○此詩備列小人之情狀。而所以無縱之者。亦曰謹而已。無良者。姦險之人。其機譎以深巧。於欺君父。非明哲莫能燭照。故承曰惛不畏明。惛怓者。利口之人。其辨慧以捷。喜於變是非。紛更政令。爲民大苦。故承曰無俾民憂。罔極者。讒口之人。其性狠以妒。果於陷忠直。陰邪摧傷善類。故承曰無俾作慝。醜厲者。卑汙之人。其心貪以殘。樂於作苛酷峻法重斂。變亂先王之正刑。故承曰無俾正敗。自古否之匪人。婦寺而外。大略不越斯四者。四者之與於世。無論在野在朝。或遠或近。富貴熱中。其氣類必娶於投合。故皆謂之詭隨。惟其詭隨。則黨與拳援。附趨洽比。不富而學如。故總謂之繾綣。至於繾綣。則同惡互濟。肆其凶殘。無非寇虐之事。而三綱顚倒。五常乖離矣。故承曰無俾正反。是其諄諄於無縱者。正欲孤其黨援也。而無縱之本。又莫要於謹。凡在我者。絶喜怒好惡之偏。一切皆謹其幾。使之無間可乘以入。庶以解悖而日漸消沮。否則少縱卽逝。而滋蔓難圖矣。吾觀漢唐及宋明之代。其間羣邪孔熾。皆君子之不謹。有以成之。夫欲遠小人而不孤其黨。譬諸不抽薪而揚湯以止沸也。不謹諸己。更何異戒虎狠之肆餂。反平非毀柙以縱之歟。

板

古序。凡伯刺厲王也。

集傳。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辨義。此亦追刺前事。以大諫其同朝。而詩意與前篇逈異。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揆。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宗子。太子也。指宣王而言。集傳以爲同姓。沿誤之甚也。○凡伯懲厲王之顚覆厥德以致敗。欲同朝務懷德以輔太子。而作此以大諫之。言上帝板板以反其常。下民卒癉以受其禍。皆由出話不然。爲猶不遠以致之。蓋作事靡聖。則管管無依。又不實於亶以盡厥心。猶之未遠。皆由於是。是用作詩以大諫也。以出話言之。天之方難。無然憲憲以自欣。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以自怠。果其辭之輯矣。則民之洽矣。辭之懌矣。則民之莫矣。奈何不然之話而出於身乎。以爲猶言之。我雖異事。及爾同僚。今我卽爾謀。竟聽我囂囂。不思我言維服。愼勿以爲笑也。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奈何不遠之猶而好自用乎。故所諫乎不實者。天之方虐。無然謔謔以放誕也。今老夫灌灌而誠朴。小子蹻蹻而虛驕。是匪我言耄。而爾用憂謔也。豈知可憂者多。勢將熇熇以長。則一敗不可救藥矣。且所諫乎靡聖者。天之方懠。無爲夸以飾己。毗以隨人也。現今威儀卒迷於身。而不知自檢。善人載尸其位。而不能有爲。民之方愁怨殿屎。則莫我敢揆度其所以然。皆由典型喪亂。蔑所資藉。故管管至此。曾莫法聖以惠我師乎。然則天之以常道牖民。如壎如篪之有倡必和。如璋如圭之有判必合。如取如攜之有求必得。而攜且無待於曰益。其牖民亦孔易矣。豈眞板板乎。惟民之多辟。爾愼無自立辟以導之耳。無自立辟

如之何。价人譬如維藩。大師譬如維垣。大邦譬如維屏。大宗譬如維翰。必懷德者維能寧之。故宗子者。建德之本。譬如維城。乃藩垣屏翰。所恃以固也。愼無滅德立辟以俾城壞。愼無城壞而藩垣屏翰之皆壞。以致獨處。斯可畏矣。其必敬天之怒。無敢不賓以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靡聖以馳驅。常思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則所以懷德者不越此。而輔宗子者卽在此矣。

板八章。○厲王大壞。其周道之蠱乎。飭蠱必有事。故前篇務於遏虐者。夬也。必以京師爲本焉。揚于王庭。以慰民望也。此篇務於懷德者。復也。必以宗子爲本焉。初之修身。以爲卦主也。何以遏虐。謹已而已矣。何以懷德。敬天而已矣。心法治法。一以貫之。故變大雅諸作者。其學識本原。皆非節南山以下之大夫可及。此大小雅之所以異歟。

蕩

古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續序。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

辨義。續序之陋不足論。而集傳亦誤。厲王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周室所以大壞也。及流彘之後。召穆與周公。共和行政。以輔太子。使不大鑒厲之覆轍。掃除其跡而更張之。奚由幹

父而用譬。然天王出奔。臣心之至痛。處君臣父子之間。指斥君父。警告臣子。於我心有戚戚焉。尤非所以誨嗣王也。於是借託祖訓。咨歎殷商。乎號以發其志。故序於戒同朝者。必書刺厲以挈其綱。於此則以傷周室大壞書之。使讀者知其借殷傷周。而作者不言之苦衷。乃躍如其可悟。故曰。本隱以發難顯之情。則書法各別也。夫古人光明俊偉之懷。當其憂極有言。不禁敷布心腹腎腸。先之以號呶。及其相克相遇。又不禁笑言啞啞。無非中直所發。然或比諸物。或鑒諸人。又能直而不絞。此則好學之功。有以和平其血性。故不自蹈於無禮。詩以六德爲本。此之謂也。學者有見於此。庶詩教之溫柔敦厚。可以洞徹其本原。如第心薄其非。不欲顯言。因之微文冷刺。聲東擊西。則敦厚之根已絕。縱委蛇於文辭。無異嬉笑之難受。甚於怒罵。又何溫柔之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疾威震怒也流言猶訛言也以對謂言悖而入如厲王虐國人謗王是也。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故稱祖訓之咨殷者以戒嗣王而先本天命以發其端言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降命本有恒也獨至疾威上帝則其命多辟矣蓋天生烝民其命所以匪諶者降中則靡不有初反道則鮮克有終人事辟天事安得不辟哉我聞在昔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之暴曾是掊克之貪曾是使之在位曾是使之在服此乃天降滔德以禍世女復興起是習而力用之則天益怒於上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當秉用義類今彊禦肆虐民多懟之故造爲流言以對也寇攘用事於內以剝民故侯詛侯祝靡屆靡究也則人盡怨於下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衆怨以爲己德是不明爾德於時無背無側惟爾德不明以致無陪無卿則臣皆離心離德於其朝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爾惟不義則從而用之旣愆爾止又且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則荒淫日益無度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政令如蜩如螗之亂鳴如沸如羹之翻覆小大皆近喪亡人尚乎由此而行以致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則海內無不騷然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凡此禍亂匪上帝降喪之不時惟殷不用舊以召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聽而用匪人匪彝故大命以傾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命之傾不但人政之非也人亦有言凡木顛沛之揭起者枝葉尚未有害而察其根本實先撥絶焉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何以異此然則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爲人後者可勿懼哉

蕩八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實有是理集傳訓疾威爲暴虐謂其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誤甚已蓋人者天之心故天人之氣呼吸相通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程子曰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其感應不忒如此時當否之將傾則聖賢應運以生所謂有命無咎疇離祉也豫順之天也及人事失於下穢德腥聞於上則邪氣奸乎其間而星變日蝕山崩川竭水旱瘥札感之以興其鍾於人者姦臣醜子哲婦賊民皆天降之滔德泰之將否遂嗣嗣不富以其鄰焉自古有國有家者將亡之妖孽莫大乎此惟至誠炳於

幾先。能修省以消去之前。知之道。所以足貴也。視天夢夢者。女與是力。而覆敗立至矣。是故降衷有恒者。終古而不易。孔子曰。性相近是也。若上智下愚之不移。泰有獨鍾之秀。否必有多辟之命。多辟之至。秉性凶殘。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天既生之。必將敷毒於國家。而不使伏匿老死於牖下。豈非上帝之疾威使然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淑慝皆然。故積慶積殃。惟人自召。凡天人感召之故。理不離氣。然則其命多辟。曷嘗有戾於性善之旨歟。

抑

古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集傳。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辨說。此詩之序。有得有失。夫曰刺厲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

目其君。而爾女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又朱子語類。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

辨義。序義本與國語符合。集傳既以賓筵爲飲酒悔過。遂謂此篇亦因荒湛而自警耳。但篇中屢呼小子。爾之女之。及所云謹侯度。喪厥國。聽我謀。無大悔。即序所謂自警。辨說概指爲刺厲。以譏序說之失。既誤矣。又指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顚覆厥德。荒湛於酒。概爲自警。是取厲王無道失國之事。加諸睿聖。尤大誤矣。如謂睿聖自警之辭。不嫌太過。然詩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言天方艱難。又言取譬不遠。若非刺厲。何所指乎。如謂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曷思刺人以自警。猶見不善而內自省也。今一篇之中。始於刺人。終歸自警。胡爲不可。竊謂武公之享年最久。厲流宣興。幽弒平遷。皆其身所親見。厲

王崩。宣王立。修政蓋愆。公以懿親入爲卿士。懲祖德之大壞於厲。追刺其失以自警。責成之卿。志在乂安宗社。輔翼周室。故無競維人者。周頌之前謨。敷求先王者。康誥之遺訓。戒戎作。遏蠻方。質人民。謹侯度。乃心無不在王室。至其所以自警者。微言精義。固悚切於心身。而湛樂不可從。淪亡尤可懼。取譬不遠。時深戰慄。是則此詩之所由作。而與民勞板蕩桑柔並登大雅者也。序書武公刺厲。亦以自警。正明其與民勞之戎雖小子。板之小子蹻蹻。桑柔之告爾誨爾。意在刺厲以警人者不同耳。今必去其刺厲者。以爲獨得詩意。將使誦是詩者。於逃亂顛覆諸失。以爲實事。既與有斐之君子不倫。以爲設言。又與通詩之語意不

洽。且侯國之詩。列諸大雅。益啓說詩之疑。竇如謂亦聿既耄。可爲年九十五之證。然則亦既抱子。豈武公年近百齡。始抱子乎。況在史言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可見下文所敘規典諫箴道誦。及作懿戒。皆平昔所有。惟老至猶不忘交戒。故冀凡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觀侯包言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則是詩非作於既耄明矣。又史記年表。武公即位於宣王之十有五年。辨說稱在三十六年。殆屬偶誤。而以證此詩之非刺厲。又因誤而致誤矣。且厲者暴虐也。人惟毀禮義以自暴。而後虐施於人。故恣睢躁妄。乃貪虐之病源。今謂詩未箴其膏肓。而諄諄威儀詞令。爲緩急失宜。豈未思厲之所

以諡厲乎。君子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是故不僭不賊。則鮮不爲則。無言不讎。則萬民靡不承。所謂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而辨說發之。則平日所講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安在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敎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出話承二章謨猶命告言之聿忽也。衛武公入爲宣王卿士傷先王之明刑大壞於厲故刺其失以自警言抑抑威儀維心

德之廉隅外見也故人亦有言靡有哲而不可愚者蓋庶人之愚亦職維稟賦之疾若哲人之愚亦維斯威儀之乖戾則哲無異於愚矣昔先王之訓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誠以自强於人道則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於是訏其謨以定命遠其猷以辰告敬愼其威儀維民之法則皆德之隅也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尚何德隅之有女雖欲湛樂是從獨弗念厥紹之重罔敷求先王之訓克共明刑乎夫迷亂顚覆肆皇天弗尚而棄之矣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俱亡也其必夙興夜寐內之洒掃庭內以肅朝儀維民之章表外之修爾車馬弓矢戎兵以振國威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於是信以質爾

人民敬以謹爾侯度用戒乎不虞之偶誤質人民必愼爾出話謹侯度必敬爾威儀使之無不柔嘉設出話不愼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必不可爲也惟思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更思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果能言不悖出則無言不可讎德不悖施則無德不可報以之順於朋友及於庶民小子俾子孫繩繩相繼萬民靡不承幾則質人民者得矣至於威儀尤不可僞飾也視爾友於君子輯柔爾顏似乎不遠有愆然相在爾室尚期不愧于屋漏無曰爾室不顯莫予云覯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敬戒若此則辟爾爲德其心俾臧俾嘉矣本之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斯德隅之外著不僭不賊人鮮不以爲則矣

此其自然感應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也若飾外以欺人如彼童牛而角實虹小子耳德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所尚乎柔嘉者荏染柔木言緡之絲以爲弓是剛以柔爲地也故溫溫恭人實爲畜德之基其維明理之哲人則性質溫恭告之話言卽能順德之行其惟不明之愚人則性質暴戾覆謂我言之僭差是克念罔念民各有心人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於乎小子念女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矣獻思民之溫恭而靡自盈滿誰則夙知而反暮成乎且所鑒乎湛樂者昊天之命孔昭我生靡以安樂爲事也視爾生之夢夢我心深爲慘慘是用誨爾諄諄愼毋聽我

藐藐而曰匪用爲敎。覆用爲告虐也。借曰未知。則歲月逾邁。亦忽既耄矣。雖欲春成。又何望乎。於乎小子。告爾先王之舊止。必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現今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我之取譬于顚覆者。其鑒不遠。昊天之所弗尚者。其應不忒。此厥不聽。而回遹其德。則俾民大棘矣。

抑十二章。○威儀三千。以修身也。然必敬以直內。愼獨之至。不愧屋漏。乃能以心攝身。而動必由禮。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本隱以之顯。剛健篤實而輝光。是謂德隅。由是大而化之。則動容周旋。從容中禮。盛德之至也。德又必以溫恭爲基者。所以馴其血氣之粗暴而和柔之。蓋乾乾惕若。如履虎尾者。敬也。其不陧人而亨者溫溫恭人。履和而至。所謂柔嘉也。天地之道。內健而外順。內剛而外柔則泰。反是則否。君子之定命于威儀亦然。敬愼者。內之剛以健。溫恭者。外之柔以順。形神交泰。是謂崇效卑法以行其典禮。崇效曰智者。見性以明心。則可與知幾。可與入德。可與上達。故曰哲人。使稟姿聰穎。而不明本性。言非禮義。謂之自暴。故曰靡哲不愚。又如內弛敬畏。而外治威儀。顓孫之堂堂。文勝則史。魯昭之習儀已亟。的然而日亡矣。又如忠信之人。固可與學禮。其或貌不思恭。色不思溫。則血氣孔張。徑情以求自遂。動容貌。出辭氣。必暴慢鄙倍之弗遠。雖內無慝志而質勝則野。豈非德基之先圮歟。

桑柔

古序。芮伯刺厲王也。

集傳。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

辨義。此亦宣王既立之後。刺厲之往事以警同朝。其五章所云告爾憂恤。總承前四章之意。誨爾序爵。總挈下十一章之綱。乃通詩之樞紐。蓋削亂必以賢。而邪者不盡退。賢者不能升。此序爵所以急也。篇中曰朋友。曰爾。曰女。若待漏院記之稱相君。鄭羔裘所稱彼其之子。似有所指。實無所指之人。使君子見之。可以內省而益勉其所無。小人見之。則未有不內慚面熱者矣。詩意分明。集傳多誤。讀者辨之。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
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
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
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指宣王時南北諸征伐而言也。土宇。國之
土宇。衆傳訓爲鄉居。大誤也。自西徂東。指兩都而言。我圉。卽東
西之疆圉。滅我立王。厲王也。此惠君。宣王也。彼不順。追刺厲王
也。聖人。通明之人也。瞻言百里。猶易言需於郊也。旣之。旣往也。
陰。隱也。涼。薄也。○宣王旣立。修政盜懲。芮伯欲在朝之臣。同心
進賢黜不肖以削亂。故刺厲王之前失以警告之。言周道之盛。
如菀彼桑柔。其下之蔭侯旬。一旦捋采其劉。以致失蔭而瘼此
下民。我故不殄心憂。惟愴怳之塡胸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乎。
現今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以征伐者。由前此亂生不得夷。靡國
不泯滅。至於民靡有黎。具禍以燼也。於乎有哀。國步於斯爲頻
蹙矣。國步旣蔑。所資藉。天心又不我將養。則事勢靡所止凝。雖
欲云徂。亦何往哉。君子實思維之。秉心本無爭競。果誰生厲階。
使至今爲梗也。故我之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者。正以我生不辰。
逢天心之僤怒。自西都以徂東都。靡所定處。多矣我生之覯痻。

孔棘哉我東西之疆圉也。國勢至此。必能爲謀又爲愼哉。則亂
之況者斯可削之。我今告爾憂恤。正欲誨爾序爵以辨賢也。使
削亂不以賢。譬如誰能執熱。逝不以水濯其手。其何能淑。亦載
胥及溺已耳。在賢者目擊時艱。如彼遡風之人。亦孔之僾然氣
塞。卽民有仕進之心。而外度諸世。亦荓云吾力之不逮。惟好是
稼穡。力民事以代祿食。相與愛稼穡之維寶。樂代食之維好而
已。蓋其所云不逮者。覘之於天。則天降喪亂。旣滅我立王。又降
此蟊賊。使稼穡卒痒。哀恫中國之人。具贅卒荒。至於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之禍。其誰敢進而受其敗也。又覘之於君。維此惠君。
爲民人所瞻者。秉公心以宣猶。必考愼其輔相。維彼不順。自獨

俾臧而不用賢。自有肺腸而不從善。以致俾民卒狂。其誰甘進而枉其道也。又覌之於友。君子和樂於上。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今朋友甚譖。各愼私見。而不胥以穀。故人亦有言。此日之仕路。進退維谷。其誰肯進而亂其羣也。正維此知幾之聖人。皆瞻言百里之外而不進。維彼愚人。覆狂肆以喜於冒進。匪自言其才力不能。且謂胡斯天人之足畏忌哉。由是彼爲善之。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是民之貪於禍亂。寧爲荼毒以殃國也。故治亂之由人。如大風有隧。或和或暴。多出於有空大谷之中。維用此良人。則作爲式穀而治出焉。維彼不順之用忍心。則行以中藏之汚垢而亂生矣。今日之亂。正如大風有隧。皆貪人之敗類以致之。益乍聽其言。則捷於應對。試覆誦其言。實如醉人之妄語。王既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正以從之。類安得不敗。民安得不狂哉。前事如此。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矣。旣之不咎。陰女所爲可也。反以予戒將來而赫怒乎。曷思民之罔極者。每職爲涼薄。又善於反背。凡爲民不利。則如云不克而必勉之。凡民之回遹。則職競用力而引進之。其涼薄如此。故民之至今未戾者。職此貪盜爲寇虐也。責其涼薄曰不可。覆自背本心。詈詈君子。其善背如此。今女雖曰匪予之涼且背也。但我既作爾歌。以發其情矣。何不共指爲戒而反赫怒歟。

桑柔十六章○自古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詩中縷縷言之。可謂曲盡。而摘發小人之情狀。又有與民勞互相備者。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卽王安石之執拗自是。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遵也。征以中垢。卽否六三之包羞。若李林甫之腹劍。秦檜之東窓秘謀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小人之天資刻薄。無不以惡爲能也。不然。安得民爲繭絲。肉作鼓吹乎。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言小人之悅邪好諛。無不姦宄是崇也。不然。安得妄名松壽。人善狗嗥乎。覆背善詈。言小人之毁正排賢。無不自背本心也。不然。魏了翁僞君子。眞德秀眞小人。何忍出諸口乎。且小人之於君子而不善詈。善詈而不出善背。安得黨錮之禍。欲悉舉善類而空之歟。

雲漢

古序。仍叔美宣王也。

續序。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云云。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辨義。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董子曰。雲漢之篇。大旱之歌也。今按宣王志存撥亂。遇烖憂思。故仍叔述之。使女巫歌以請命。所謂祝史信辭。非同矯舉。序書美王。嘉仍叔能將順其美以成之也。君子成人之美。況

於事君乎。小人反是。則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無所不至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
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
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
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寧丁我躬。從集傳或曰災當我躬之說。則通詩之意朗然。畏去。
卽承不我遺而言之。○宣王遇旱憂思。故仍叔美其有畏天恤
民之志。而作此以爲大雩之歌也。言倬彼雲漢。其光昭回于天。

王瞻之而歎曰。於乎。何辜今之人。自天降喪亂以來。加以饑饉
薦臻。我之爲民請命。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其既卒矣。天寧
莫我聽乎。現今旱既大甚。而蘊隆之氣。更蟲蟲其熏烝。由初旱
迄今。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矣。設后稷不克
救。上帝不臨享。與其耗斁下土。寧災丁我躬以受天罰也。且旱
既大甚。則不可推去之。我之兢兢業業。如霆如雷之震懼者。哀
此周餘黎民。必至靡有孑遺也。今昊天上帝。則并不我遺。無怨
矣。然胡不相畏先祖之祀。將于斯摧滅。豈但不我遺而已乎。且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止之。覩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以逃死者。
誠知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也。今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無怪矣。然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摧滅。而亦恝不我助乎。且旱既大甚。滌
滌山川而水草俱枯。旱魃爲虐。如惔如焚而熏灼不已。我心之
憚暑。其憂心如熏者。在羣公先正。則不敢代我以聞也。然昊天
上帝之鑒臨。寧俾我遯其外。而亦漠不我聞乎。且旱既大甚。我
之黽勉顧天。而畏於亡去者。細思胡寧瘨我以旱。曾不知其獲
罪之故也。祈年既孔夙。方社亦不暮。在昊天上帝之尊嚴。則不
暇爲我虞度也。然敬恭明神。亦宜無所悔怒。奈何皆不我助不
我聞乎。且旱既大甚。散無朋友之綱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以
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其助我以聞者。靡人祈禱之不周。無或
不能而遂止。亦宜天之矜察也。瞻卬昊天。我更云如何之憂悝

乎。今乃瞻卬昊天。依然有嘒其星。是則大夫君子。當更昭格以無贏。卽使大命近止。亦必無棄爾成也。此何求爲我哉。惟盡人以戾庶正。而俟命于天耳。瞻卬昊天。曷惠其寧乎。

雲漢八章

崧高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

集傳。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辨義。此下三篇。均因餞送而作。詩文甚明。昔周有天下。營建兩都。鎬京扼西陲之要。洛邑據天下之中。此云南土是保。烝民云城彼東方。梁奕云奄受北國。皆中興復古之日。準時度勢。遠猷經邦。用弼我丕丕基。非苟且目前之計。故序書美宣王以挈其綱。則作者丁寧之深意。藹之而躍然於言下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旣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申伯。二伯也。故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之出封。蓋仍兼方伯也。

庸。民功也。上言世執其功。下言申伯之功。皆指此言之。集傳訓城。鄭箋訓功。皆誤。郿。詳見魚藻。周邦。東都也。○宣王封申伯於謝。以保南土。尹吉甫美其事。故當王餞申伯。而作此以贈行。言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而姜氏世主其祭。是以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光大之。維申及甫。實維周之良翰。四國于焉蕃蔽。四方于焉宣化也。維茲亹亹申伯。王欲纘其先世之事。使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乃先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俾得世執其功焉。何謂世功。王旣命申伯。式是南邦。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建國以民功爲本也。是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以正賦稅。然後王命傅御。遷其私人。以立室家。迨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而民安

其業。因之有俶其城。以建國都。因之寢廟既成。既成藐藐。以奉先祀。於是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則膺建於上公之車馬矣。當王遣申伯以路車乘馬之時。遂誥命之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茲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哉王舅。爾當南土是保也。誥命之諄切如此。今則申伯擇期信邁。王親餞之於郿。自是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矣。想其就道之後。貰斧所需。則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必能式遄其行也。想其就國之日。申伯番番。既入於謝。率此徒御嘽嘽。周邦必咸喜而相謂曰。戎今有良翰矣。不顯申伯。親則王之元舅。賢則文武是憲。何難翰我周邦乎。益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從前揉此萬邦。久矣聞於四國。其誰不知之。故吉甫體王餞之心以作誦。其詩之蘊義則孔碩。其風之婉而善入則肆好。于以贈送申伯。申伯勉乎哉。

崧高八章

烝民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在古人本合言之。詩則分引之。○宣王命仲山甫城齊以保東方。尹吉甫美其事。故因山甫出祖而作此以送行。言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此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今天監有周。能昭格於下。乃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以佐之。懿哉仲山甫之德。形諸外者。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主於中者。小心翼翼。良由古訓是式。以擇其善。遂威儀是力。以修其身。是以能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也。蓋王命仲山甫。外則

式是百辟內則纘戎祖考之舊職王躬是保入則出納王命以司王之喉舌出則賦政於外四方之政爰是宣發焉其倚任之重如此夫肅肅王命仲山甫既將之邦國之若否仲山甫又明之此豈無本而然哉惟其既明於察理且哲於知幾以保其身於無疚乃能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也我聞人亦有言柔性含容則物至能茹之剛性發強則物至能吐之維仲山甫溫恭可親柔矣而非道難悅亦不茹也嚴正可畏剛矣而以虛受人亦不吐也惟不吐而一夫勝予不侮鰥寡也惟不茹而萬人吾往不畏彊禦也非明哲而能措諸身者剛柔合德若是乎是故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之偏於剛柔者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此其明哲所獨造愛莫助之所以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豈非保身之效歟今仲山甫又以賦政出祖但見駕四牡之業業率征夫之捷捷而每懷靡及者山甫也四牡彭彭而壯盛八鸞鏘鏘而和鳴者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而寵錫之也至於覩四牡之騤騤聞八鸞之喈喈念仲山甫徂齊而欲式遄其歸者則吉甫也爰作誦以送之穆如清風之深長誠知仲山甫之永懷靡及而歌此以慰其心耳

烝民八章○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即德基之溫恭小心翼翼即爾室之敬慎威儀是力即德隅之抑抑古訓是式又推本於學以窮理即敷求先王之明刑也既明且哲柔不茹吐不剛又推本於知幾以入德即其惟哲人順德之行也於此可見古人齋德之方無二術矣然此詩大旨尤以明哲保身為要領蓋守身守之本也況居王躬是保之職者乎閑邪存其誠而後能格君心之非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後能補袞職之闕學古有獲道積於厥躬而後能獻啟心沃心之益管樂為師保乃克俾厥后蹈道若成康未之或有也蓋明以晰理則擇善精而制行於中正哲以知幾則愼動早而省括於微眇保身以敬事一人其則不遠故古大臣務之否則不學無術縱勵匪懈於夙夜而所教非所受教婦寺之忠必敬必戒亦匪懈也奚所取於師保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所謂柔則茹之也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所謂剛則吐之也此皆性質之偏非君子之德君子之保身順於理不役於氣故能中立而不倚孔子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由是觀之可見此章所言正明哲保身之實下章因歎其德之拔萃於烝民而以補袞終之明其敬事一人者皆本諸此也昔之說詩者以明哲保身匪懈事主劃為二事其解保身又牽於利害死生以為言即極圓融其說而義實粗疏矣又解柔茹剛吐為世俗之人侵吞柔懦畏怯剛暴果爾則柔不吞剛不怯鄉黨稍知自立者能之惡足稱鮮舉之德況茹納也吐棄也以不侮為不茹鰥寡義猶可通若以

不畏為不吐強禦則費解殊甚將謂有則必錄犯則必校乎大非盛德之事且詰姦鋤暴非師保之要務何故略言其大者而諄諄於此又與上下文語意雜而不貫其失詩之本旨甚矣

韓奕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能錫命諸侯

集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辨義此篇非因初立來朝而作詩文甚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玄袞公服非侯服殆以方伯加等也鉤膺金路也而有鏤鍚亦特賜如玉路之制胥語辭燕譽即式燕且譽也○宣王加命韓侯為北伯以率北國如先王之舊制尹吉甫美其事故因王命顯父餞之而作此以贈行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其下有倬其道韓侯由之以來受命王親命之曰茲特命纘戎祖考之舊戎能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則朕命必不移易爾尚榦正不庭之方以佐戎辟可也其爵命之特進如此其始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乘之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及王錫韓侯則有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

厄其車服之加等如此今則韓侯出祖出宿于屠王命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其餞贈之光榮又如此于時籩豆有且侯氏燕胥可無言以贈乎以韓侯之娶妻言之則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也前此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亦顯著其光乎但見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與王室有昏姻之故如此以韓之國土言之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每為韓姞相攸獨謂莫如韓樂益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得此令居韓姞所以燕譽也其享國之富饒如此以韓之建國言之溥彼韓城在昔乃燕師所完以其先

祖受命於先王因是百蠻而長之其來久矣故今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以爲方伯所謂纘戎祖考者也因以其方伯之職實墉實壑以固封疆實畝實籍以正賦稅乃率所屬之國獻其貔皮赤豹黃羆以歲修職貢於王則所謂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者也韓侯其無廢王命哉

韓奕六章

江漢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集傳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辨義此及下篇皆紀功旂常之作與六月采芑勞還者不同故登大雅首章敘行師之事水陸並進而淮夷來服二三章詳言善後事宜措置精詳後篇賞召虎之武功而虎所稽首對揚者惟期矢文德洽四國是豈漢唐以下之大將所及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榦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來求來求順也來鋪來陳款也○宣王命召虎平定淮夷經營告成而賞其功尹吉甫美其事故詩以紀之言其舟師則汎江漢之浮浮武夫滔滔然順流以下惟匪安匪遊以用命而淮夷皆來求順矣其陸師則既出我車既設我旟惟匪安匪舒以赴

功而淮夷皆來陳款矣因之就江漢湯湯之地率武夫洸洸之衆經營其四方以告成功于王今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定時靡有爭而王心載寧矣此其告成者誰乎蓋淮夷據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討平之遂式辟四方以復侵土因徹我疆土以正田稅歸土匪奪所有以疚其人徹田匪貪所出以棘己欲惟欲于王國來歸極耳由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而境土悉定矣王乃策命召虎曰凡茲來旬來宣之功在昔文武受命則召公維榦今汝無曰予小子亦維召公之職是似之既能肇敏女功我當用錫爾祉茲釐爾圭瓚及秬鬯一卣我既告于文人錫爾山川土田爾當奉此瓚卣于周受命且自召祖以告命也于時虎拜稽

首以受策稱天子萬壽以謝賜虎乃再拜稽首。對揚王之休命。曰王簋廟器以作召公之成。臣既祝天子萬壽矣。更願明明天子。令聞日益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則萬年無疆之休也。

江漢六章

常武

古序。召穆公美宣王也。

續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辨義。續序每從篇名生義。鄙倍者甚多。此猶近理。但此詩言宣王自將。則常者太常也。天子在軍。建太常之旗。今紀其功而以

常武名篇。即王奮厥武。天子之功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三事。承率淮浦。省徐土。不留處而言也。○宣王自將以平淮徐。故召穆公美其事。而詩以紀之。言赫赫乎。明明乎。王命卿士以帥師。則南仲是其大祖。位大師而字皇父者是也。其愼選大將如此。命之整我六師。而部曲必齊。以修我戎。而兵器必利。既敬既戒。而臨事必懼。乃能惠此南國也。其師出以律如此。王又謂尹氏。策命程伯休父。左右陳其行列。遂誓戒我師旅曰。此行取道所由。先率彼淮浦。次省此徐土。大兵所到。不淹留。不久處。惟

玆三事。務就緒而無忽也。其誓約嚴明如此。蓋是役也。赫赫業業。乃有嚴天子之親征。故王但舒徐以安行。既匪紹。亦匪遊。而徐方已繹絡騷動矣。惟軍威之震驚徐方者。如雷如霆。徐方所以震驚也。其先聲奪人如此。由是率彼淮浦。但見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兵厚集淮濆。就執醜虜。而截彼淮浦。悉爲王師之所矣。由是省此徐土。但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之疾。如江如漢之順。止則如山之苞。動則如川之流。緜緜不絕。翼翼不亂。其智不可測。其勇不可克。以此濯征徐國。而徐方服矣。蓋惟王猶允塞。不尚譎謀。徐方所以既來也。今徐方既同。乃天子自將之功。而王不居功。但言四方既平。故徐方慕德來

庭耳。于是喜徐方之革心不回。王曰旋歸。豈非不留不處者哉

常武六章

瞻卬

古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集傳。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辨義。大壞如易稱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蓋指君德言之。正月亦刺幽王之嬖褒姒。然多爲危詞以悚聽。而無弼違之實。視此之直攻邪心。辭無寬假者。遠不逮矣。又集傳於大小雅。凡言旻天疾威。旻天不惠之類。多解爲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否則指爲訴之於天。旣失古人恪謹天戒之義。且啓後人無所忌憚之心。讀者亟宜辨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敎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惠。順也。塡。塞也。蟊賊。喻女蠱也。介狄。言女戎也。○幽王大壞。而凡伯陳此以刺之。言瞻卬昊天之心。則不我順。以致氛氣孔塡不寧。降此大厲。亦旣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矣。猶任蠱賊肆其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則天心安得順哉。卽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脫之。顚倒若是。總由哲夫則能成城。而哲婦必至傾城。今乃美厥哲婦。使之爲梟爲鴟。是婦有長舌。維大厲之階。不寧之亂。匪降自天。而生自婦人也。凡長舌而匪敎匪誨者。時維婦寺而已。非蠱賊而何。彼窮人以忮害變忒之術。旣譖差於始。則終竟必背之。豈曰爲惡不極。女又謂之伊胡爲慝。譬如賈人三倍言價。君子亦以是識其詐。況婦人本無公事。竟休其蠶織以謀之。王奈何不識哉。今不思天何以刺我。何神之不富我。反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則是忽天戒。旣不弔不祥。近女戎。又威儀不類。加以忌忠直。而人之云亡。邦國必殄瘁矣。現今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又復人之云亡。我益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又後人之云亡。我益心之悲矣。試觀觱沸檻泉。維其源之深矣。若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蓋大厲之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不得不憂耳。夫藐藐昊天。無不克轉禍敗而鞏固之。爲今之計。必無忝皇祖。庶可式救爾後。可不悟哉。

瞻卬七章〇自古有妖色者。必有妖心。是謂哲婦。而一言以蔽之。則曰鞫人忮忒。蓋其心既極忮嫉。又極機變。蠱昏庸之志氣。以美其長舌。而人之逃於譖穽者必鮮。所以能鞫人也。今教以識之之法。亦一言以蔽之曰。譖始竟背。凡言之確實者。終久必驗。若其始本無實不信。其究竟亦必大謬不然。而溺愛者。又曰伊胡爲慝。是謂之其所親愛而辟。則莫知其子之惡。矧昏主之

喪志於哲婦乎。於是取譬以明之曰。賈人言價至於三倍。君子雖長厚。亦以是識其貪詐。爲其大不近乎物情。顯而易見也。況公事本非婦職。而休蠶織以謀之。意欲何爲哉。此皆昏庸之蔽溺。老臣之苦衷。可謂提耳示事矣。集傳多誤解。而謂婦寺能以智辨窮人之言者尤誤。夫婦人深居宮禁。固不能窮人以辨。況其長舌。正以有意無意。不露形迹爲工。史稱褒姒不好笑。雖百方悅之不可得。噫。此其妖心莫測。豈徒關辨是尚歟。

召旻

古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續序。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集傳。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辨說。此篇蟊賊內訌四語。急砭其隱微深錮之疾。不知其玷。我位我貶。則斥其舉錯之謬亂也。一曰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再曰不云自頻。不云自中。又曰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則言之益爲深切矣。小旻詞極直悚。而止於人政之非。未探本於君心。試與此詩並讀。大小雅之氣象自別。崧高至此。續序皆陋。而此尤無理。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幽王大壞。而凡伯陳此以刺之。言旻天疾威於上。故天篤降喪。瘨我以饑饉。使民卒流亡。我居之圉圉。卒歸荒蕪也。天所以降茲罪罟者。正由蟊賊之婦。內訌其心。昏椓之臣。靡共其職。凡此潰潰回遹之人。王實使靖夷我邦。天安得不怒哉。猶且皋皋訿

謔。王曾不如其玷。至於兢兢業業。憂國之誠。孔填於胸而不寧。則我位孔貶。黜陟顛倒若此。以致禍亂之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又如彼棲苴之無根。我相此邦。蓋無一不潰止矣。維此邦昔日之富。不如今時之疚。維今時之疚。又不如玆日之潰。是愈下之勢也。爲今之計。譬彼疏糲。斯可治之爲粺。王胡不自替今之疚。以還昔之富。反職其怳然可憂者。斯引而長之。則是全弗自反。如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之不入。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之不出。亦既溥斯害矣。又職其怳憂者。斯弘而大之。獨不懼烖及我躬乎。在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昔之富。昔之人爲之也。今也日蹙國百里。今之潰。今之人召之也。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乎。其如王之不用何。

召旻七章○前篇終於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既可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之理。尤可見古人之轉禍爲福。計人事之修悖。不計氣化之盛衰。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言氣化之必然也。然而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則人定之能勝天也。此篇終于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是又毅然以天下之安危爲已任。蓋曰。君能無忝皇祖。則召公之事。臣請與在廷勉爲之。賢哉凡伯。可謂不愧箕比矣。若夫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雖曰遭時愈艱。而才力不逮昔人。以致束手。亦隱隱具見於言下。噫。西周之末。東遷之初。豈非世運暨人材升降之大幾歟。

民勞至召旻十三篇○厲王在位無刺詩何哉。先王之教。庶人謗。如于思之謳。澤門之詛。艾猳之歌。及斗粟尺布之謠。有似於詩。而不能六德爲本。六律爲音。故曰謗焉。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時忠直之臣。寧爲面折廷爭。而未肯陳詩諷刺。不欲觸其所忌也。迨奔彘之後。周召共和行政。懲前事以戒同朝。民勞主于遏虐。板主于懷德。序故皆以刺厲。提其綱。蕩以警告嗣王。故借殷傷周而託于祖訓。抑以責戚入相。故刺厲自警。而戒於淪胥。桑柔亦刱已往。蘊將來而作。故備賢黜不肖之志。尤拳拳于序俊。此皆賢聖之徒。相與戮力

王室。輔成君德。於時遇災憂思。雲漢美之。即禹湯罪已之心也。用能北伐南征。削平禍亂。崧高之保南土。烝民之城東方。韓奕之牽北國。所以綢繆牖戸也。江漢遣將。常武自將。淮夷既平。徐方亦同。則文武之竟土無不復。蓋中興之功。斯爲盛矣。乃繼以瞻卬召旻。哲婦傾城。百里日蹙。而皇祖之所締造。召公之所啓闢。其亡也忽焉。噫。興之實難。而覆之甚易。豈不哀哉。

詩深卷之二十四

頌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

辨義頌王者有事于郊廟及社稷山川之樂歌不獨宗廟而已周頌正也魯頌變也商頌附也今列爲三卷

周頌

鄭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

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辨義周王者有天下之號也作樂以昭一代之功德而頌興焉鄭譜所言頗見大意三代以來郁郁之文惟周爲盛及周之衰諸侯僭竊禮壞而樂亦崩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嘗取其詩而序之以教學者以傳後世天之未喪斯文則文武之道此其極軌也去聖既遠欲考夫樂之得所者已弗可得然幸詩序俱存學者能遵序以究詩之義因即詩以求樂之所亦庶幾可見其大意焉舊本分列三什今合之爲一卷凡三十一篇

清廟

古序祀文王也

續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辨義孔疏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于經無所當今考祀之時節先儒皆據洛誥以從續序但誥稱王祀于新邑序則主攝政而屬之周公誥稱文武並祀序則求合古序而獨云率以祀文此可見其影借洛誥爲說而難信爲實事矣昔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非九年稱王之邪議所能涸然

則武王既有天下乃追王三后而中庸稱周公成追王上祀之禮止及太王王季先公是祀文之禮樂武王早已成之蓋當十有三年四月來自商至于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其時追王三后因命周公作清廟以祀文王顯相多士指冢君百工言之對越在天以王號尊崇言之駿奔在廟所謂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又作維天之命以告太平卽偃武修文列爵分土垂拱而治之類也在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之曰羣后百工朝聘于豐者必衆今文崩已十有三年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之蓋秉文之德心悅而誠服夙昔號稱友邦一旦改號更制相與肅雝

濟濟駿奔在廟此豈勢力所能驅歐哉或乃指爲詩歌之所感動舍文德而歸美周公非續序有以誤之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武王歸自商至於豐率羣后百工祀于周廟追王文王而作此爲奉祀之升歌言於乎此穆清之廟有肅雝之顯相有濟濟之多士其平日秉文之德今當對越在天相與駿奔走在廟不亦顯乎不亦承乎惟文德之無射于人有若斯也

清廟一章

維天之命

古序太平告文王也

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辨義朱子辨說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竊謂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文義甚明集傳據春秋傳以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也讀者誠平心察之果經文之訛乎抑春秋傳之誤乎況文謨丕顯武周親承而祇適之今對越在天忽爲疑望之辭曰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是誣文也恤我者尚未知何以而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是自誣也察此則序傳之得失著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大也溢我流溢以及我也收之收太平之功也○此武王大告武成之時以太平告文王之樂歌言維天之命於乎深穆而不已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與天無間也是故德之流行大以溢及于我我太平之功我其收之矣繼自今惟駿惠我文王之德俾世世曾孫篤之于勿替矣

維天之命一章

維清

古序奏象舞也

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辨義。先儒皆稱象箾南籥爲文王之樂。今按燕禮。合樂二南。若舞則勺。鼓鐘亦稱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以南卽指二南。而勺乃其籥舞之名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可見南籥爲文舞。故十三舞之象箾爲武舞。故成童舞之。朱子辨說。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然詩中亦未見祭文王之意。如指肇禋有成。爲祭文之證。則緝熙文典。亦可爲奏象舞之證。況我武維伐以淸四海。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以爲奏象舞之歌。尤屬意理明切。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淸以奏之。然則升歌淸廟畢。堂上閒歌維淸。則下而管象。所謂象箾也。

堂上合樂二南。則堂下舞勺。所謂南籥也。

維淸。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淸。肇禋。皆二字爲句。維淸以永淸四海言。肇禋以還岐言。周之王迹。太王肇之。文王成之。周之所以爲周也。故曰維周之禎。○此奏象舞之升歌。言維四海之永淸。皆由緝熙文王之典。蓋自還岐肇禋。迄用文之武功。以有成。實維周之禎也。

維淸一章

烈文

古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集傳。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辨義。維淸以上。成于武王。自此篇以下。皆周公相成王所制作。序書成王卽政。而時世昭然矣。卽政者。武王之喪。旣踰年。月正元日。成王改元卽政。羣后畢朝。以受命也。國君薨。樹子必以嗣立。請命于天王。故踰年卽位。若未踰年。雖列于會。止稱子。未卽位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王崩。則嗣王祇承顧命。出畢門。立應門之內。南面以受方國之壞奠。稱予一人以報誥。旣卽位。乃反喪服。及其踰年改元。稱卽政。改元乃初政之大者也。是日見于祖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是也。見祖不用樂。行月朔之祭。以告事。諸侯皆助祭。遂受命于廟。故述前王之不忘者。爲此詩以戒

之。說詩者。多稱爲周公攝政之七年。致政成王。今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古制也。嗣王幼。大臣攝政。託六尺之孤。亦古所有也。然謂公當成王免喪。致其總已以聽之政。有閔予小子諸篇可據。公雖致政。王實孺子。萬幾裁決。無弗仰成於公。有君奭篇。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可據。若自武崩至營洛七年以來。公竟踐阼以朝諸侯。漢人雖載此說。詩書並無明文。以理揆之。霍光不學無術。未聞有此。而況於周公。以事考之。公遭流言。居東二年。王迎公歸。又東征三年。七年已去其五。誰爲孺子踐阼乎。況王聞流言而疑。啓匱見書而泣。旣非童蒙無知。穆卜之日。王與大夫盡弁。是王雖幼而已冠。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

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按天子七月而葬。然則武崩在往年之冬十有二月。故葬於此年之夏六月。卽成王元年也。由是推之。流言辟居。在元年之春。出郊迎公。在二年之秋。免喪朝廟。在三年之季春。其時武庚方叛。故有拚飛維鳥之比。蓋成王當此年已十六。何需公踐阼七年之久。然後致政哉。又按洛邑既定。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往。是王自歸宗周。命公留保東都。書序稱唐叔得禾。王命歸周公於東。以公在東都故也。留東之後。又七年而薨。故誥末云惟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卽承上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言之。公薨。王復命君陳尹東郊。諄諄以法公爲訓。厥後康王又命畢公保釐東郊。言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其文甚明。漢人謬解命公後爲立後於魯。指七年爲追紀攝政之歲月。更本之以申序義。舛甚矣。

烈文辟公。錫玆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玆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功也。文。德也。辟公以功德受封。故曰錫玆祉福。惠。順也。戎功。卽指烈文言之。前王。武王也。○成王改元卽政。祇見祖廟。諸侯皆助祭。故作此詩以戒之。言惟有烈有文之辟公。得錫玆分封之祉福。俾順我無疆之道。子孫保之。今能無封殖侈靡于爾邦。

則維王其崇之。念玆開國之戎功。使繼序其皇之。蓋先王無强維人道。故四方其訓正之。不顯維盛德。故百辟其儀刑之。此列爵分土所由來也。於乎。前王親賢之澤。永不忘矣。

烈文一章。○周有天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同異姓之辟公。皆以功德受封。故前王不忘者。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也。大學傳兼樂利言之者。封建井田。事相表裏。親賢作輔。子孫保之。則小人之樂利在其中矣。此詩大旨。與康王報誥之語意正同。

天作

古序。祀先王先公也。

集傳。此祭大王之詩。

辨義。周之王迹。肇自大王。康以文王。子孫遂保之以有天下。于是追王大王王季。所謂先王也。自祖紺至后稷。皆上祀以天子之禮。所謂先公也。其奉祀皆用此詩爲升歌。故敘述致王之由。所謂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故作此爲祀先王先公之升歌。言天作高山。始于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更從而康之。所以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乃保之以有天下。而得以王禮上祀也。

天作一章

昊天有成命

古序。郊祀天地也。

集傳。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辨義。朱子辨說之闢序者。一云。合祀天地。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竊謂王者祀天于圜丘。在南郊。祀地于方丘。在北郊。故曰郊祀天地。卽宋人亦稱北郊。非合祀之謂。若以專言郊祀譏之。則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其可譏久矣。蓋社之祭。達于庶民。郊之祭。主乎天子。是故言王者所以制禮之義。則郊社皆統于帝。誠以冬至荅陽。夏至荅陰。氣雖對待。而理實流行。惟對待。故乾南坤北之位定。惟流行。故其神妙萬物者。帝出乎

震。致役乎坤。震于四德。則乾元統天。于三男。則長子承嗣。故曰。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由是致其奉祀之誠。天地皆謂之郊。而昊天其子之分尊矣。中庸詩序。其言皆出孔子。似不得于彼僅曰省文。而于此竟譏厖瀆也。一云。一詩兩用。則此詩言天而不及地。若于方丘奏之。於義何所取。夫王者之祀天地。二至異時。方圜異位。蒼黃異色。器幣異物。六變八變異樂。祝版名號異稱。所以辨異者既至矣。若其發于詩歌。則兩大之德業。浩蕩難名。不敢瀆也。于是吟咏在我之精誠。以昭格于上下。志氣感通。初無二致。何故祀天之歌。不可以祀地。若謂詩專言昊天。則自古帝王躬膺歷數。皆稱受命于天。不聞兼

稱受命于地。譬如庶人雖專祀其母。稱嗣子以告。必曰承宗于父。稱名以告。必從父姓。王者之事大父大母。何獨不然歟。一云。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今按國語並未以詩言成王爲王誦之謚。其釋成字之義有三。如屬之二后。則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嗣武受之。又養晦十有三年。故孔子稱周德之至。與唐虞之際並論。是謂始于德讓也。及燮伐之際。散財發聚。大賚四海。封墓釋囚。反正由舊。惇信明義。興滅繼絕。孔子亦云。信則民任。寬則得衆。是謂中于信寬也。由是放牛歸馬。偃武修文。鎬京辟廱。無思不服。是謂終于固龢也。成王以幼沖嗣立。不愆不忘。固守成之令主。若謂其德讓始之。信寬中之。

固龢終之迹。其在位之始終。何所指實以分受此三言。而謂叔向所云故曰成者。蓋言成之所以謚成。不亦誤乎。一云。詩言天命及文武。各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乃至五句而後已。其不爲祀天地而祀成王。無可疑者。不思舊解成王爲二后受命以成王業。則不敢康以下。皆二后之事。何止一句。今欲指成王爲王誦之謚。則下文縱有千百語。何難遷就以屬之。而卽此謚其非祀天地。無異訟者自辨而自證之矣。一云。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豈有周之後王。獨不得褒顯其先王。吾謂周之後人。自可顯褒其先。然孔子贊武周之達孝。必稱郊社禘嘗。誠以制作一代之禮樂。莫大于郊禘也。今此詩祀天地者。改爲祀成

王雖詩禘太祖者。改爲祭文王。是周文郁郁。而郊禘之樂歌獨闕。周公之制作安在哉。一云。毛鄭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在毛鄭之曲附已意。信有之矣。但詩序俱存。今遵序以讀詩。繹詩以合序。理明辭順。並無迂滯僻澀之累。奈何棄毛鄭。并棄古序乎。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基。承藉也。宥。寬裕也。密。嚴謹也。緝熙。二后之繼明也。○此郊祀天地之樂歌。言昊天有成命。我二后受之。成王業而不敢康。夙夜基藉天命于宥密之衷。於乎。惟二后繼緝熙光。克殫厥心。肆今其安靖之。而告成功于郊祀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此皆言舞言奏而不言歌。蓋未祭之先。求神之樂。求天神曰降。樂以六變爲度。求地祇曰出。樂以八變爲度。然後皆降皆出。可得而禮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正祭之樂。於是有歌焉。其歌殆卽此詩。但其旋宮。一用大呂調。一用應鐘調。有不同耳。

我將

古序。祀文王于明堂也。

集傳。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辨義。自漢以來。議明堂者。衆說紛厖。惟考諸經傳古記。則事理之明正可据者有八焉。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王都之城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城內之道也。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居其中也。然則市朝一夫以下。承言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其爲王之朝堂明矣。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一夫百步也。市朝之間一夫。以建王宮。夏后氏名其堂曰世室。修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飾以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名重屋。惟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與夏異。周名明堂。

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各二筵。又與殷異。餘不言者。皆仍夏制可知矣。蓋此但舉南面之堂言之。故月令言天子夏居明堂。嚮明之堂也。左个右个。堂左右兩偏之宮室也。朝見在明堂。治事在五室。退息則居左右个。東曰青陽。春居之。西曰總章。秋居之。北曰玄堂。冬居之。俱倣此。惟規制悉如明堂。故考工記不言。猶之經涂九軌。則緯涂不言自見矣。左祖亦止言廟門闈門。不及堂室。其制亦如朝堂。故東曰青陽太廟。南曰明堂太廟。西曰總章太廟。北曰玄堂太廟。廟各五室。天子于四仲月居之。以順時序。而每年時祭郊社。多在仲月。尤于散齊致齊爲宜。但太廟之左右个無宮室耳。故合考工記月令兩說。明堂

之本制見矣。凡諸侯來見。春朝于青陽。夏宗于明堂。秋覲于總章。冬遇于玄堂。各從王四時之所居。至于六年五服一朝。必南面以聽天下。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南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以上位次。殆所謂九階。而在周書五服一朝之內。九采在應門之外。乃周禮之要服。六歲一見者。故亦預五服之朝。是謂明堂之位也。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其下亦有明堂。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家語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覲乎明堂。

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合此三說。明堂之本用又見矣。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也。合此三說。可見明堂本以朝諸侯。而祀文配帝。乃周公以義起之。蓋周之王業。生自后稷。故思文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成于文王。故我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且天與帝。非有二也。稱其廣大生物。謂之天。而稷功之大克配之。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稱其臨下有赫。謂之

上帝。而文德之顯克配之。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近郊曰農郊。配稷于郊。以祈農事也。南面聽政曰嚮明。配文于明堂。以受方國也。祖宗功德。因時制作。以光顯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以爲大孝也。又按冬至郊天。載在周禮。不言配祖。惟啓蟄而郊。配以后稷。則經傳歷有明徵。至於明堂配帝。孝經。樂記。祭義。均未言祭在何時。大抵六年五服一朝。乃舉行之。猶之十二載時巡。歌時邁。三年祫。歌有瞽。五年禘。乃歌雝也。漢唐宋諸儒。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當之。今按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短長。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言選擇牽牲也。及季秋。則大饗帝

饗嘗祭犧牲。皆告備于天子。卽宰祝復命也。故下文又言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其文義一貫。至爲明晰。而漢人割裂之。嘗爲嘗于羣神。指大饗爲徧祭五帝。後儒因指爲明堂大饗。皆臆解無據之甚也。且漢人見生民之序書尊祖。孝經之文稱嚴父。又稱周公其人。遂謂配天以祖。配帝以父。此程子與陳氏。形氣尊親之說所從生。而諸家明堂配以禰廟之議所由起也。今考孝經以郊稷宗文並承於嚴父之下。何嘗劈分父祖。周家制禮。成于周公。故稱周公其人。若明堂享帝。必時王爲祭主。非周公祀之。設義取配父。成王主祭。宜

配以武王。何故不禰其父而禰其祖。蓋訓詁家之害義。附會者之穿鑿。每多類此。窮經者不可不辨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尊也。右之。降鑒之意。若如集傳降而在此牛羊之右。則鑿矣。典。常法也。時。是也。指文王之典言之。○此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我將我享。以昭事。維羊維牛以升香。維天其降鑒而右之。蓋我惟儀式刑文王昭事之典。日靖四方。伊今錫嘏之文王。殆既在右而歆饗之。繼自今。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是文典。保之而勿敢斁也。

我將一章

時邁

古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集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辨義。此詩之用有二。王將巡守。則用以告祭。猶人子之出必告。既至方嶽之下。又歌此以柴望。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餘皆如岱禮是也。此如桓一詩。而講武初出。則用以類祭。既至而表貉。則用以禡祭。集傳易爲祭告。既失其本義。又不言柴望。則疎漏尤甚。巡守固有朝會之事。然此詩爲告

祭柴望而作。乃祀典之大者。故載于頌。非朝會時亦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式序在位。兼君公大夫師長言之。○此巡守而告祭及柴望之樂歌。言我以時巡邁其邦者。惟昊天其子之故也。蓋天實右序有周矣。必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而明無弗治。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幽無不洽。庶幾允王維后。以述右序之事也。天既明昭有周。使式序在位。必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而武畧不試。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而文教覃敷庶幾允王保之以繼明昭之志也

時邁一章○此上三篇一郊祀一配享一告祭柴望皆祭天也故襄載之呂叔玉以此詩爲肆夏執競爲樊遏思文爲渠謂之九夏之三鷹說無理已于楚茨辨之矣

執競

古序祀武王也

集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又云此昭王以後之詩

辨義此詩不次于天作者武崩之後廟成升祔乃有樂歌也集傳謂其祭武王而兼成康如用于祫祭則羣廟之主皆在何故獨頌三王并不及文考如用于時祭則昭穆異位何獨合祀三

王于一室如非合祀而分歌之則不顯以下皆頌成康之辭何以歌于武世室乎且昭告神明各有功德今成康父子兩世竟如史策記事之例合併稱之加以總贊求諸周頌商頌別無類此者豈周自昭王以後獨有之乎殆不然矣餘說見商頌那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成康成康世之功永清大定是也奄徧也徧有四方若無思不服及通道蠻夷也○此祀武王之樂歌言執心自強者惟武王無或强之者惟武烈豈不顯哉成茲康世之功遂上帝是皇以君四海矣自彼成康以來東西南北奄有四方而垂拱脩文之治更斤斤其明焉故今象昭其功德以奉祀九夏奏鐘鼓之喤喤六成奏磬筦之將將錫嘏受降福之穰穰降福既簡簡而甚大威儀益反反而加謹庶神之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於不已也

執競一章

思文

古序后稷配天也

集傳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

辨義此祭雖在南郊而與圜丘異地與冬至異時蓋二至郊祀天地答陰答陽特祀也此則啓蟄之郊周以禘事成王乃祀稷

配天以報本每歲于其始播穀時舉行之故生民敍后稷之事至以興嗣歲即承言卬盛于豆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孔子對定公郊祖配天之問曰萬物本乎天言孟春爲生物之始也人本乎祖言后稷爲生民之始也魯人所僭者即此郊故記稱以孟春郊祀上帝孟獻子亦言郊祀后稷以祈農事郊而後耕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如堯稱文思也立如立達之立○此孟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言思文后稷其功克配彼天誠以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也在昔貽我來牟之種乃上帝命之以率育乎烝民民生既

立由是無疆此爾界皆得陳常道于時夏矣

思文一章

臣工

古序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集傳此戒農官之詩

辨義助祭卽春郊之祭蓋孝經所云各以其職來祭者明堂配帝則羣后述職春郊配天則歲事來辟故詩稱來咨來茹也既郊又助耕帝藉乃遣於廟而以此詩戒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羣后百工也在公廟中也釐成下文所戒是也保介鄭箋以爲車右集傳以爲農官之副今按介有副義但月令稱天子耕藉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殆非農官車右之屬竊謂太保爲正少保爲介耕藉大典公卿列辟皆隨王助耕而王躬是保者職當輔王行禮因爲參乘故曰參保介之御閒四之日舉趾則耕耤當在二月如何新畬省耕也錢刈草鎛拔草夏芸也奄觀銍艾省斂也所謂先王親也○諸侯助祭于春郊者既助耕帝藉遂遣于廟而戒以此詩言嗟嗟臣工各宜敬爾在公王于此釐爾成法故來咨而來茹之嗟嗟自今保介耕藉時辟卽維暮之春爾歸亦又何求當省視如何新畬耳於皇來牟其時將受厥明更祈明昭上帝迄用新畬以康年因命我衆人庤乃錢鎛以夏耨庶屆秋斂而徧觀銍艾也

臣工一章

噫嘻

古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集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

辨義此既耕藉而祈穀亦在仲春至仲夏又大雩帝以祈穀實蓋一詩兩用也月令謂以孟春元日祈穀者秦人不配祀后稷故卽以啓蟄之郊爲祈穀其實啓蟄而郊告以春及而將有事

於耕也郊而後耕脩人事也耕而後祈人事脩乃俟命於天未耕而祈非禮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蓋來牟之誤觀季春又爲麥祈實可以見之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周以稱事成王也昭假指春郊言之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集傳謂猶言格汝衆庶誤矣率是農夫耕藉以率之也耕藉則庶人終畝由是駿發私田終三十里亦服爾耕蓋上率之下亦服之集傳以亦爲皆服非也十千維耦正美二萬人也詳具載芟○此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言

噫嘻。我先人以穡事成王業。既昭格爾于郊祀。遂親耕以率是農夫。使播厥百穀。由是駿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亦服爾耕。而十千維耦之並出。能無祈于降康乎。

噫嘻一章○千井之私田。八十萬畝。積之方三十里。集傳謂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由誤解野外九一國中什一之義。其畧已見采芑。蓋孟子言必自經界始。卽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也。春秋傳曰。井衍沃。以田言之。三農稼穡以生九穀也。牧隰皋。以萊言之。園圃樹藝以毓草木也。大司徒以室數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萊在其中。故遂人之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二。萊一田二也。中地食者半。田萊各半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萊二田一也。田供食。萊供用。田萊必相兼。則井牧不相離矣。遂人須田里。餘夫亦如之者。餘夫授田皆二十五畝。設以一夫之廛田萊須餘夫亦辨地之上中下。而四分以授之。須以一井八夫之數。則三十二分以授之。使同養公田。四人承十畝之稅。三十二人承八夫之稅。其他征役倣此。萊以毓草木。如漆麻蓏菓薪蒸之類。數口之家。非此無以給用。而按畝計算。樹藝不如稼穡之利。大約上萊五十畝。中萊百畝。下萊二百畝。俱當田二十五畝。合八夫之萊。當二

夫之田。載師掌其任土之法。而園稅出焉。天子供官之百里曰國中。以廛里任其地。卽夫一廛也。以場圃任園地。卽萊地也。其餘王之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公邑之田在甸。所謂千里之內以爲御也。郊甸以外。皆卿大夫士之采地。家邑之田曰稍。小都之田曰縣。大都之田曰畺。而載師以廛里場圃任其地者。悉如國中。蓋其任地之法。國中五畝之宅無征。其園地。每廛二十而一。近郊之園。每廛十一。遠郊之園。二十而三。甸稍縣都之園。皆無過十二。唯其間漆林之征。二十取五。至于宅之無征。均無異于國中。所謂廛無夫里之布也。田萊之列于九賦。或國中。或四郊。其待用不同。而田賦供九穀。廩人倉人掌之。萊賦貢草木。若麻縷漆絲之類。大府內府掌之。其計皆總于司會也。授田萊之法。方里而井。上地四旁各附園地三畝。得萊四百畝。每夫五十畝。中地四旁各五畝七步。得萊八百畝。每夫百畝。下地四旁各十畝。得萊一千六百畝。每夫二百畝。廛居中。公田次之。私田又次之。萊在其外。此井牧之大畧也。孔子曰。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蓋兼上地之田萊計之。三井之地。千有八十步。每井而埒之。故十夫有溝埒三而矩以方之。故四井爲邑。由是五十里而都封。則六百二十五邑。百里而有國。則二千五百邑。讀家語者。以千步而井爲句。其語遂不可曉。轉疑文必有誤。不亦舛乎。所謂必自經界始者。經其遂溝

洫澮之域以爲界也。凡水之行于地中。源有近遠。流有分合。勢有淺深。行有緩急。道有迂直。時有長消。歲有旱潦。唯因勢利導。則蓄洩可資。而斷難强水以就吾井牧。是故遂縱溝衡。因而洫縱澮衡。遂衡溝縱。因而洫衡澮縱。何也。坤輿大勢。水歸東南。聖人則之以作溝洫。南其畝者。水經北入東。其畝者。水經西入。其制。總田八萊二之稅曰十夫。夫間旣有遂矣。必有溝以納遂之流。溝長十井。所謂井十爲通也。其間埒以井之十夫。則上溝下溝遞相承。至于百夫。又有洫以納溝之流。洫長十里。所謂方十里爲成也。其間埒以通之百夫。則上洫下洫遞相承。至于千夫。又有澮以納洫之流。澮長百里。所謂十成爲終也。其間埒以成之千夫。則上澮下澮遞相承。至于萬夫。乃專達于川矣。由一澮至十澮。廣長皆百里。故曰方百里爲同。同間之澮。各載其名。亦以名其鄉與遂。縣與都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禹貢之導衆水。鉅細弗齊。皆自山出。畇畇原隰。乃在其下。雖大若江淮河漢。總曰百川。地險而非人力也。人力所營務順地防。行所無事。逞智則鑿。執一則拘。故古聖王必盡力焉。集傳以爲萬夫之地。四旁有川。是僅方三十三里有奇之地。于中四面繞之以川。如洲如渚。每川如此。不但國之中地脉斷。塗軌絶。且兩縱兩衡。水由何來。由何往。其解萬不可得而通矣。經界旣正。井牧以定。因之以任地事。令貢賦。及凡稅斂之事。必于居民之所

聚。則始于四井爲邑。蓋東作則于中田之廬。秋成則入邑中之宅。故五畝之宅。田邑各半。凡司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所宜地以爲法。每歲懸于邑閭以示之。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于邑以時催徵之。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雖度地居民。所聚有衆寡。不過卽邑之規制以擴之耳。因之國中立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四郊立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鄉遂雖異名。所以度地居民者。無異于邑邱甸縣之法也。由是稽其人民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故其制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每鄉一軍。每遂亦一軍。甸邑采地或師或旅。各以其地與民制之。每邑三十二家。制以爲比爲鄰爲伍之法。六分五家而餘其二。所以備舍也。卽如國中方百里共二千五百邑。以家一人制六軍。用七萬五千人。每邑餘二家。得五千家。凡有征役。小司徒稽其貴賤老幼廢疾之當舍者。卽于斯權之。凡此者。王畿如是。侯國倣之。然則均此井牧。而必差以國中郊甸縣都。又鄉遂異名。官職異號者。曷故哉。王者居中馭外。以邦畿爲本。型家欽國。以六鄉爲基。故國中者。建極之根本。服其水土。親其九族。享其九廟。卜其百世。與其賢能。施其政教。于此焉在。荒政所聚。保息所養。本俗所安。三物所教。八刑所糾。五禮六

樂所防。于此焉先。故風化之流行。始于鄉人。溢于郊甸。漸于都鄙。而後足以四達于邦國。是以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官中。諄復言之。昔公劉遷豳。瞻彼溥原。則于時處處。古公遷岐。周原膴膴。則築室于茲。先儒乃謂國中地狹。難以井授。毋亦未之思歟。

振鷺

古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集傳。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辨義。此篇次于噫嘻豐年之間。亦同諸侯來助春郊之祭者。二王之後。於周爲客。故仲春祈穀之後。然後遣歸。覩有客之信宿

授縶可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鷺。水鳥。春分時來在田澤間。秋分時去。此詩正春分時也。西雝。辟雝在西郊也。戾止。館之于此也。○二王之後。來助春郊之祭。而歌此于廟以遣歸。言當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之時。我客戾止于此。其威儀亦有斯脩潔之容。是其平日在彼。既能無惡。而久留在此。又能無斁。惟願旋歸之後。庶幾夙夜自愛。以永終斯譽于不衰耳。

振鷺一章

豐年

古序。秋冬報也。

集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辨義。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卽周禮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因以名其野與其社是也。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指此言之。甸師掌耕耨王藉。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故古者戮人于社。亦指此言之。非右社也。古之能平九土。殖百穀者。曰田主。亦曰田祖。天子爲藉于南郊。王社在焉。祀神農爲田主。尊曰先嗇。以司嗇從祀。百辟之有益于民者曰司嗇。侯社主之。大夫以下。成羣置社。祀卿士及古田畯之屬。亦如五嶽視三公。則大夫不得

旅。各循其分也。唐人稱古者鄉先生死而可祭于社。指置社言之耳。籥章之職。國祭蜡。吹豳頌。序言冬報。卽大蜡以報嗇。禮言豳頌。卽指此詩。此序兼言秋報。而籥章止云祭蜡。非其所掌。與豳雅一例也。但甫田大田。一祈一報。詩文甚明。今噫嘻祈上帝而無報。豐年報先嗇而無祈。何哉。諸侯祈年。則御田祖以祭于國社。天子祈穀。則以先嗇從祀于上帝。不復以后稷配之。蓋后稷當夏殷之世。其祀不過司嗇。周人王祀稷爲太祖。三年祫。五年禘。四時孝享。又于每歲孟春。郊祀配天。則并不稱先嗇。尊祖也。田主神農。卽月令所稱其帝炎帝。乃周禮五帝之一。故春夏祈穀。從祀上帝。重農也。至于冬至郊天。特祀以報本。不得以先

嗇與之。所以另有豐年之詩。郊特牲。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以報嗇。此冬至報天。十二月報嗇之明證。則秋報之主先嗇明矣。聖王之制祭祀。法施于民。及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報功也。然而凶荒殺禮。八蜡不通。裁之以義也。若夫祀之有所有報。聖人不敢以施於天祖。誠以恩深罔極。故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皆人之至性所發。設有功則報。勢必無功則不報。豈事天祖之道乎。至于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宗廟祀先。所以厚人道。報本非曰報功。不以年之上下爲豐殺。是故社祭土主陰氣。以祀地言之。家主中霤。國主社。曰示本。亦以土神言之。此其尊天親地。敎民美報。邱乘供粢

盛。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畢作。亦如郊之祭。以大報本反始言之。與田主之社不同。故社有四義焉。一曰祀地。天子主之。二曰社稷。達于諸侯。三曰中霤。達于大夫。四曰田主。達于庶人。又按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大抵命侯社置社。皆飲酒勞農以休息之。其侯社之樂歌。亦止用大田。不同于天子之頌。自魯人郊祀后稷。則思文。噫嘻。豐年。皆僭用之。此孔子所以與于蜡賓而嘆。其春秋書郊。亦有正月四月五月九月不一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此秋冬報先嗇之樂歌。言豐收之年。多黍多稌。我因之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以之爲酒爲醴。自烝畀祖妣而外。又以周洽于百禮。神之降福洵孔皆矣。

豐年一章○此上五篇皆本農事。故彙載之。

有瞽

古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集傳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辨義。既曰合乎祖。則此爲祫祭之樂歌無疑。必言始作樂者。兼發詩意也。蓋周公成文武之德。始作樂而合乎祖。因爲此詩。以告成功于神。故篇中敘樂獨詳。使苐書合祖。則讀者于先祖是聽一語之外。不知其諄諄于樂之爲何故矣。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其後遂爲祫祭之升歌也。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而樂工備。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而樂懸備。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備。凡既備矣。乃從奏之。簫管因之以備舉。但聞金奏作而喤喤厥聲。八音諧而肅雝和鳴。先祖庶幾是聽矣。即我客戾止者。亦永觀厥奏之成也。

有瞽一章○那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有瞽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與韶舞之虞賓在位同意。蓋樂以昭德。故能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舜以匹夫受天下于堯湯伐夏武伐商皆以征誅得之前代帝王之胄降爲藩臣相與奉璋助祼聞樂聲之和奏而無纖芥不平之意非甚盛德孰能臻此乎

潛

古序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集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潛當主集傳或曰藏之深一說爲精若作槮解之則蘊義淺薄矣○此季冬薦魚春薦鮪之樂歌言猗歟漆沮之水其中潛有

多魚今以時取之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奉之以享以祀庶幾以介景福也

潛一章○周頌至此天地位萬物育氣化人事交際其盛當合魚麗觀之若視爲寢園薦新之故事豈誦詩逵于政之訓歟

雝

古序禘大祖也

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辨義漢以來議禘祫者不一說而三年祫五年禘不王不禘則百家無異議周至武王始王天下周公相成王制作禮樂合萬國之歡心舉行禘祭故推本王功而日假哉皇考綏予孝子也

太祖后稷也生民之祖也其所自出帝嚳也以其祖配之文王也祭法云周祖文王受命之祖也禘嚳因及姜嫄配以太姒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議者或稱禘小祫大或稱禘不及羣廟之主或稱以其祖配卽指后稷㨿之以禮是皆不然設禘果不合羣主是五年居期設嚳主於稷廟以祀之而各廟仍如時祭常儀耳禘禮之大三代重之孔子稱之豈苟簡若是且嚳稷父子也庶人燕賓猶知父子不共席曾聖王追遠事死如生而特制子配父食之禮乎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毁廟及羣廟主皆合食于太廟由是觀之禘必祫而祫不禘此大小所由分也祫者合也合十數代之祖孫父子于太廟羣昭羣穆太

祖至尊餘皆合食于其前親親也由是逵于諸侯及其太祖逵于大夫及其始祖焉禘者帝也惟王者體太祖敬所尊之志以祭其所自出故嚳稷分昭穆受享羣廟毁廟亦合食于前而又于其中尊功德最盛之文王以配嚳此則親親而寓崇德之意惟王故禘惟德故王仁率親義率祖厥旨深遠矣長發乃商人大禘之詩二章之玄王太祖也三章以下詳述湯功與皇考昌後之旨一也契之後十三傳至湯而獨稱相土烈烈尊相土以配嚳與右烈考一也彼稱有娀此言文母義互見也彼云降予卿士此云宣哲維人皆以功臣從享言之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宣哲維人。如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也。烈考。文王也。祖有功。故稱烈考。曰烈考。曰文母。爲武王稱之。敬其所尊也。細玩其文意自見。○此禘太祖之樂歌。言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者。相祀維辟公也。而天子之容。尤穆穆然深遠矣。於乎當正薦廣牡之際。合歡心以相予肆祀。皆假哉皇考之功。有以綏予孝子也。蓋同其[illegible]心德。則宣哲維人作之君師。則文武維后。是用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俾奉茲大祭。既右烈考以配嚳。亦右文母以配姜嫄也。

雝一章。○此上三篇。大則祫禘。小則薦魚。又在時祭之外。故棄載之。昔魯三家以雍徹。其用頌于失所之中又失所矣。若謂此詩乃徹祭所歌。亦名爲徹。則鄭箋之沿誤實甚。按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正以時祭羣廟。及祫禘太祖。各有詩歌。如清廟祀文。執競祀武。初獻歌之。徹俎亦歌之。禘以雍獻。亦以雍徹。但及徹。則鐘鼓送尸。于是樂師帥學士以歌徹。在樂工既得代匱。而有事爲榮。亦以逮賤也。使雍詩專爲武之祀文。而周禮之歌徹即此詩。則羣廟皆有徹俎。樂師之帥學士以歌者。何獨文廟。如亦歌于羣廟。則祀文之詩奚取于羣廟之堂乎。

載見

古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集傳。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辨說。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辨義。率見昭考。經文甚明。非指載見爲始見也。後代人臣。受恩先帝。其以事入覲。每多請謁陵廟。皆臣子之至情。不容自已者。諸侯佐武王平定四方。列爵分土。今廟成升祔。侯氏以時朝覲于王。稟請法度。因率之以見廟而歌此詩。烈文辟公。即前王不忘之意。以孝以享。以月祭之禮行之也。凡宗廟之樂歌。所以告神明。至于羣后助祭。皆臣分之常。序爵序事。在侯氏宜以與祭爲榮。集傳乃謂烈文之錫茲祉福。子孫保之。出自諸侯之惠。雍之廣牡。又薦自諸侯之手。此之綏多福。緝熙純嘏。亦云歸德于諸侯。是天王祭其宗廟。盥薦不由已。錫福不在神。而光榮悉生色于侯氏。天子若寄生焉。何異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况于祀祖乎。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辟王。成王也。○武王既祔。諸侯來朝者。王率之以見廟而歌此。言其以時載見辟王者。曰求厥章也。但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鞗革有鶬路車乘馬之所由來休有烈光矣爰率之見于昭考以孝以享庶幾以介眉壽使我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凡茲烈文辟公亦得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也

載見一章

有客

古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集傳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辨義此亦既見廟而將歸所作詩辭甚明序特提其綱耳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淫威淫降威也○微子來見祖廟而歌此以遣歸言其始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而來威儀則有萋有且之敬愼左右則敦琢其旅以率從也既至之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猶恐其遽去也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焉今其行矣爰薄言追之命左右綏之曰逆天者既有淫威順天者降福孔夷威福惟人自召豈或濫哉

有客一章○此上二篇皆見廟所作與助祭不同故乘載之昔商將淪喪箕子詔微子出廸欲其存此身爲宗祀遠計故曰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而孔子仁之及武庚叛而商祀岌岌矣微子之命周之盛德也微子處此殆有不安于心者故以降威降福之理告之蓋曰遏惡揚善我惟順天休命不以私意與也其至誠待物則一哉王心至公無我則大哉王言非周公孰能作之

武

古序奏大武也

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辨義有瞽序云始作樂即此樂也但彼乃祫祭之升歌此則奏大武之樂章故另次于此今案春秋傳叙楚子引詩首云武王克商作頌其辭則畤邁也次云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此詩也再云其三賚也再云其六桓也未指此詩爲首章克商作

武雖畤有先後其事相因傳豈不知武之爲謚乎但大武自始出至六成而止桓既爲六章則此云卒章者終章之句也凡作樂象功詩言其事琴瑟以歌之在于堂上舞象其事笙鏞以奏之在於堂下將奏其舞必先歌其詩故曰奏大武也凡觀樂者既聞歌以知其志又觀舞以察其容若左傳叙季札觀樂歌與舞判不相屬其妄甚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此奏大武之升歌言於皇武王無或强之者維武烈蓋允文文王既克開厥後及嗣武受之遂勝殷以遏劉而致定乎爾功矣

武一章

閔予小子

古序嗣王朝于廟也

集傳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

辨義此蓋朝祖時命工歌之琴瑟以詠而不用鐘鼓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永世克孝以纘緒言皇王以付受之重大言○成王既免喪朝于廟而歌此以告祖言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之纘緒既永世克孝矣我惟念茲皇祖之神時時陟降庭止

庶幾維予小子之心夙夜無不敬止於乎皇王之業遺大投艱予小子繼序思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

訪落

古序嗣王謀于廟也

集傳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將扶也陟降承上下言之○既朝祖而謀于廟又歌此詩言今日訪予始政必能率是昭考於乎其程悠哉朕之征邁未有艾也即扶予就之正恐繼猶判渙況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其惟紹庭訓于上下以陟降行事于厥家或可率休矣皇考之德以保明其身乎

訪落一章

敬之

古序羣臣進戒嗣王也

集傳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辨義當日歌此詩于廟一進戒一受戒必有行事之儀式與歌節合誦之自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既謀而羣臣進戒王拜受之又歌此詩羣臣進戒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爾身陟降以行厥事天皆日監在茲也王遂拜受之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自今聞戒庶幾日就月將俾學有緝熙于光明更望弼是仔肩之重常示我以顯德之行而勿倦也

敬之一章

小毖

古序嗣王求助也

集傳此亦訪落之意

辨義訪落是謀脩身之實學求助是濟目前之事勢其文意各別顯而易見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旣受戒而求助又歌此詩言予其懲前而毖後患凡事莫似予之使蜂竟自求辛螫也蓋其始信彼爲桃蟲耳今乃拚飛而維鳥現在未堪家多難茲予又集于荼蓼羣臣其何以助我乎

小毖一章○此四篇皆免喪朝廟而作故彙次于此讀詩者皆知荓蜂求螫以比武庚又云作小毖時管叔已誅不思東征有

三年自武崩至免喪二十七月之中如之何已誅管叔況予又集于蓼其爲蠢動方始灼然易見苟知免喪時武庚始叛則鴟鴞金縢諸情事皆在東征之前旣可不辨自明即大誥所云羣臣皆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其情事均可想見而此詩非泛然作之矣尤須玩其語語歸過于己若三叔監殷成王始爲之而不由于昭考其立言極醇摯而有體要也

載芟

古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辨說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

辨義此篇祈下篇報詩意甚明社土神稷穀神土爰稼穡厚生之本與祀后土以爲社祀柱棄以爲稷而樹主于野者不同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即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考工記所謂右社郊特牲所云國主社示本也天子祭天地噫嘻曰十千維耦者萬夫也天子祈上帝則歌之非諸侯所敢用百里之國君祿三萬二千畝次小者遞殺其制祿雖豐取諸三千餘室而足不能逮于萬夫之奉諸侯祭社稷甫田曰歲取十千者千夫也諸侯祈社稷則歌之非卿大夫所敢用大國之卿田祿三千二百畝下此者遞殺其制祿雖豐取諸三百餘廛而足不能逮于千夫之養此云千耦其耘下云以開百室社稷之祭卑于上

帝而達于諸侯故下不可僭上而上能兼下至于犧羊㹀牡其分亦復截然以別尊卑以秩祀典雅頌所以各有其所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百井有洫稅田萊之稅曰千夫以上中下三家之可任者爲率正羨二千人故曰千耦千井有川可以類推耘者除草木根株播穀尚在下文集傳以爲去苗間草誤也隰萊地也畛田畔也

媚依。彼此慰勞。若冀缺之相敬如賓也。緜緜其麃。以上。是春時
事。自載穫以下。皆祈年之正文。○此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
言載芟其草。載柞其木。其耕土乃澤澤而解散矣。由是千耦其
耘。以除根株。或徂隰。或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莫
不並出。故飲食之聲。有嗿其饁。耕者思媚其婦。饁者有依其士。
而治田之人力盡矣。由是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而播之。旣播厥
百穀。其實函土氣而斯活。但見驛驛其達而苗生。或有厭其傑
而先長。至于厭厭其苗。則生長皆齊。因之緜緜其麃。則苗間草
爭。而種植之人力又盡矣。所祈者。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
秭。以之爲酒爲醴。自烝畀祖妣而外。又以洽于百禮。燕賓。則有

飶其香者。邦家之光也。養老。則有椒其馨者。胡考之寧也。凡此
所祈。匪此有此。匪今斯今。神之佑我。振古卽如玆矣。

載芟一章

良耜

古序。秋報社稷也。

集傳。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者。
其詳見于豳風及大田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辨義。凡因農事而作者。大抵皆爲豳頌。但用之各有其所耳。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
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
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
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荼蓼朽。黍稷茂。是盛夏時事。穫之以下。則秋收也。百室。百夫也。
○此秋報社稷之樂歌。言畟畟良耜。俶載南畝而穀播矣。播厥
百穀。實函斯活而苗生矣。婦勤于饁。則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
饟伊黍也。男勤于畦。則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也。迨荼
蓼朽止。則黍稷茂止。爰是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
如櫛。以開百室而入之。今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敢用殺是犉牡。
有捄其角之周正。竭誠奉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所以報神功
而興嗣歲也。

良耜一章

絲衣

古序。繹賓尸也。

續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集傳。此亦祭而飮酒之詩。

辨義。繹。明日又祭也。賓尸。卽又祭之事也。故卿大夫之與正祭
同日者。止謂之賓尸。天子諸侯之明日又祭者。乃謂之繹賓尸。
讀此序。則知繹賓尸。不得劃爲二事。讀此詩。及儀禮有司徹以
下。可知賓尸不得混爲燕尸。蓋大雅之公尸燕飮。又在賓尸之
後。亦惟天子之賓尸燕尸。乃各有樂歌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此繹賓尸之樂歌。言士之將事也。冠服。則絲衣其紑而鮮潔。載弁俅俅而恭順。視濯。則自堂徂基以告具。視牲。則自羊徂牛以告充。舉鼏。則鼐鼎及鼒以告潔。由是奉兕觥其觩然。酌旨酒而思柔克。惟不諠吳不侮敖。則神錫以胡考之休矣。

絲衣一章。○此上三篇。社稷小于郊廟。繹賓尸輕于正祭。故又殺次于此。

酌

古序。告成大武也。

積序。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集傳。此亦頌武王之詩。

辨義。武以奏大武。堂上之升歌。如燕樂有鹿鳴之三也。升歌畢。堂下奏樂。舞者序立于綴。遲之又久不出。以作待時事之象。其樂聲與舞人久待之節相應。亦如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之舞也。然後堂上閒歌酌。舞者出于綴。一人總干山立。象武王之事。其餘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志。卽詩中是用大介。實惟爾公允師之意。是謂始而北出也。然後堂上閒歌桓。舞者作戰勝。及諸侯奉武爲君之象。卽詩中克定厥家。皇以閒之之意。是謂再成而滅商也。然後堂上閒歌賚。舞者作已下車。未下車。列爵分封之象。卽詩中時周之命之意。故序言大封于廟。春秋傳言其三。是謂三成而南。言武由朝歌至洛。自北而南也。然後堂上閒歌般。舞者作疆理田里之象。疆理必表山河爲界。卽詩中高山翕河。裒時之對之意。是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然後堂上再歌酌。此時武樂將畢。舞者左右行列俱坐。故記曰。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亦卽爾公允師之意。是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然後堂上再歌桓。舞者仍前序立于綴。作投干觧甲。垂拱偃文之象。亦卽皇以閒之之意。是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故春秋傳亦稱其六。此與堂上閒歌魚麗三篇笙奏以舞由庚崇丘由儀。又相似也。然則其舞必有名義。如南陔之類。按左傳稱金奏肆夏。樊遏渠。射禮稱下管新宮。祭統稱舞莫重於武宿夜。疑樊遏渠三者。皆大武六成之舞名。故晉人金奏肆夏。遂奏樊遏渠之舞。新宮亦舞名。故射則堂下以管奏之。凡奏樊遏渠及新宮諸舞。卽各依閒歌之聲調爲節。故其閒歌亦或稱新宮。而宋公賦之。惜樂譜既亡。其次序莫可考耳。序於桓書講武類禡。般書巡守祀嶽瀆。蓋一詩兩用。如與賢得賢之例。武序於前。酌四篇序於後。亦如鹿鳴魚麗諸篇。或在常棣前。或在杕杜後。蓋其所取義者。序詩非以序樂。以正樂又自有譜也。

詩深　卷之二十四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造。猶作也。爾公允師。猶言維師尚父也。○此蓋大武始而北出之閒歌。其五成亦歌之。故序書告成大武也。言於鑠王師。前此遵養時晦。今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蓋作周之命。我文考旣寵受之。故蹻蹻王功之造。載用有嗣。亦實維爾公之左右厥辟。允堪師保耳。

酌一章

桓

古序。講武類禡也。

續序。桓。武志也。

集傳。此亦頌武王之功。

辨義。類禡于上帝。惟天子親出講武乃歌之。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此蓋大武再成之閒歌。六成復綴亦歌之。而又用于講武類禡也。言伐暴以綏萬邦。屢獲豐年。皆由天命匪懈。故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寵之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革殷命而皇以代之也。

桓一章

賚

古序。大封于廟也。

續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集傳。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殆三成而南之閒歌。故序云大封于廟也。言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是文德之繹思在人者。故我之徂征。維求天下之大定。今則分土列爵。時周之命矣。於乎。尚其繹思勿忘也。

賚一章

般

古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集傳。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于河以周四嶽。

辨義。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謂燔柴以祀天也。其望秩于山川。則望祀四嶽河海也。此詩不以祀天。而集傳兼柴言之誤矣。況時邁旣兼柴望。何以又用此詩。蓋望秩是天子燔柴時望祭之陪祀上帝也。此則各遣官至其地而祀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詩云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寔然有震疊之義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允信也。猶謀也。翕合也。○此蓋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之閒歌其巡守而遣祀四嶽河海亦歌之也。言於皇時周。巡守而陟其高山。則嶞山之狹而長者。喬嶽之高而大者。無不周。宣佈允猶。則翕于河之行遠而不失其信。是以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皆時周之命也。

般一章○集傳。般未詳。竊謂古字般與班同。然則始而北出。其民簞食壺漿以迎。故酧者酧酒犒師之義也。此則南國是疆。其或取班布爵命于人神而名之歟。

周頌三十一篇○伐崇作豐之日。雖未稱王。而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故克商歸豐。率庶邦冢君受命于其廟。淸廟祀之。明其誕膺天命。撫有方夏也。維天之命。以告太平。明其大勳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也。維淸以奏象舞。又明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予克受非予武也。是故周祖文王。尊有功也。及成王卽政。烈文以命助祭之諸侯。其時六服承流。周公相之。制禮作樂。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明堂配帝。有我將以昭文典之式刑。告祭柴望。有時邁以重天子之巡守。武王旣祔。有執競以明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之世德。所以成文武之德者至矣。周以農事開國。始于后稷。於是啓蟄之郊。歌思文以配天。而諸侯以其職來祭者。臣工以遣之。春夏之祭。歌噫嘻以祈穀。而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振鷺以遣之。其秋冬。又有豐年以報先嗇。所以

無忘敎稼之功者至矣。至于時祭之外。三年祫歌有瞽。冬春薦魚則歌潛。五年禘則歌雝。所以報本追遠者。無所不用其極矣。其閒武廟初成。諸侯始見而載見作。微子初封。來見祖廟而有客作。昭德象功。舞大武以享先祖。而武作。或一用。或常用。無非有事於宗廟也。嗣王旣免喪。閔予小子以朝于祖。訪落以謀于廟。敬之以進戒。小毖以求助。無非敬畏于天祖也。由郊廟以及社稷。載芟良耜之祈報是也。由正祭以及繹祭。絲衣之賓尸是也。由升歌以及閒歌。始出歌酌。五成亦歌之。告成大武也。再成歌桓。六成亦歌之。又用于講武類禡也。三成歌賚。大封于廟也。四成歌般。又用于巡守以祀四岳河海也。讀者必遵序以求之。則周公之所作。孔子之所次。庶幾不蕪沒於衆說云爾。

詩深卷之二十五

魯頌

鄭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致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閒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

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魯宋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辨義詩之有頌王者所以交於神明雖繼體之王苟無不祧之德猶不能有矧魯侯國也其君惡得而作頌僖公生君也其臣

惡得而頌之孔子魯人故序詳變風變雅之所由作而不及于頌然以為沒其實則無以垂鑒後世爰次魯于商周二代王者之間以著其僭而讀之者可即此以觀世變矣此春秋之志也

駉

古序頌僖公也

續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集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辨義周首清廟祀文王也商首那祀成湯也未有以頌書者于此書曰頌僖公則魯以侯氏而竊王者祀神之大典施諸考牧

其罪不待貶絕而自著蓋後世生人之有頌作偭于斯矣續序
淺陋固不足以知此但所云行父請命史克作頌之說或有所
傳耳漢人止見行父史克之見于春秋一在文公六年一在文
公末年遂謂魯頌作于僖薨之後曾不思有駜曰自今以始歲
其有泮水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閟宮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其非追頌之辭灼然易見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
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
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
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
無邪思馬斯徂

夏官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大抵朝祀所乘尚其色彭彭容力
俱盛也故曰斯臧戎事齊力伾伾任重多力也故曰斯才田馬
驁馬皆宜齊足而齊足又有疾行健行之別繹繹者行不停蹄
易所謂作足故曰斯作田事宜之祛祛彊健貌行地無疆故曰
斯徂役事宜之○僖公考牧而其臣為之作頌言駉駉牡馬牧
于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之駕車彭彭然容
力俱盛惟我公思無疆故思馬斯臧也餘倣此

駉四章

有駜

古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集傳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辨義此燕飲之詩而魯人謂之頌正以在公明明頌其臣有道
也有穀詒孫子頌其君有道也實有之歟文武為君周召為臣
不敢自謂其美未之能行而美諸形容歟臣以頌于君是謂面
諛況其臣兼以自頌歟僖公在位三十三年稽春秋所書未有
善狀昔夏父弗忌將躋僖公展禽譏其犯順不祥僖不明而躋

之亦不祥是僖之未有明德魯人已有定評惡足以稱有道且
以閟宮例之此頌殆亦作于晚年其臣事之不為暫矣自今以
始歲其有則前此之虛耗可知不慚而夸不愧而樂不規而諛
小雅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魯僖之君臣乎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此序所以直誅其意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
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
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

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每章首二句。敘來燕所乘。與車鄰同意。非興也。鼓者。鼓燕樂之舞也。穀。祿也。○僖公燕其臣。而其臣頌之。言羣臣之來。有駜有駜。駜彼乘黃。惟其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而公燕之。故舞羽之羣伏。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以節之。雖既醉而猶言起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其平日夙夜在公。今則在公飲酒。故舞羽之羣作。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以應之。必盡醉而後言旋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其平時夙夜在公。今乃在公載燕。爰相與頌曰。願自今以始。歲其有。俾君子有穀祿以詒孫子。于胥樂于無已兮。

有駜三章。○此詩氣象。不但與鹿鳴迥異。而亦遠不逮泰仲之有車鄰。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此之謂矣。

泮水

古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集傳。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辨義。建學以育材廣敎而獻馘訊囚。非所先務也。魯人既修泮宮。公臨釋菜。一章。始來而羣臣從之。二章。既至而進多士以敎之。三章。飲酒以落之。當是時。其臣相與稱願。宜在泮言泮。乃自五章以下。惟是克服淮夷。獻馘獻囚。津津不已。獻馘則願多士桓桓以征之。而不告于訩。斯其功必獻。獻囚則願属弓矢車徒以克之。而式固爾猶。斯其四卒獲。又終以淮夷服而來獻之實多。然則所以修泮者。雖藉口敬明其德。實則修武而非修文。尚刑而不尚德也。所以敎多士者。雖藉口克廣德心。實則欲其爲善戰之虎臣。訊囚之士師也。所以建學造士者。止以服淮夷。而區區欲服淮夷者。利其有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也。是謂甘言悅耳而乖于道。虛美薰心以長其驕。臣姑妄言之。君姑妄聽之耳。昔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則孔子切責之。宋牼欲以利說秦楚之罷兵。則孟子極譏其號之不可。况人臣告君。而譸張爲幻至此乎。序之書法。蓋曰。此但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不惟無志于明德。又曷嘗有志于克淮夷哉。徒見其無知妄作。以陷僭竊之罪而已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敎。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

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不告于訩。猶言不告敗也。○僖公既修泮宮而釋菜。遂飲酒以落之。其臣爲之作此頌。言思樂泮水之告成。薄采其芹以釋奠。故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羣臣無小無大。皆

從公于邁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故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徐聞其音昭昭。蓋既至而訓飭學子。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故魯侯戾止。釋菜畢。遂在泮飲酒以落之。羣臣相與進頌曰。從茲既飲旨酒。惟願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也。順長道。則願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是自求伊祜也。屈羣醜。則願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自今既作泮宮。由是淮夷攸服。將見矯矯虎臣。在泮獻淮夷之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淮夷之囚也。虎臣獻馘如之何。教茲濟濟多士。克廣公之德心。將來桓桓于征。逷彼東南。軍威之盛。烝烝皇皇。不譁吳。不輕揚。不告于訩敗。則能在泮獻功矣。淑問獻囚如之何。張角弓而其健觩然。發束矢而其聲搜然。驅戎車之孔博。率徒御之無斁。既克淮夷。必能問囚。孔淑而不逆也。惟式固爾猶。則淮夷之囚卒獲矣。試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尚懷我以好音。況憬彼淮夷之有知。有不來獻其琛。及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乎。
泮水八章。○漢唐以下頌禱之詞。大都類此。

閟宮

古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集傳。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

下及于僖公耳。辨說。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辨義。復周公之宇。承大啓爾宇而言。作詩者主意在此。序故据事直書之。朱子從漢人之解。謂魯舊有姜嫄后稷之廟。此詩因復修而作。遂譏序謬指土宇爲屋宇。竊謂記稱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祭統又稱成康賜以重祭。外則郊社。內則嘗禘。皆漢人記禮者所附會。何也。記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是言周公制禮。所定明堂朝見之位次。故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

其來朝之三公諸侯伯子男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各有位次又申之曰此周公明堂之位其文極明解者指為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朝諸侯並稱成王賜禮樂以世祀之妄甚矣大抵明堂位自明諸侯之尊卑以下祭統自鼎有銘以下皆漢人中以已說又雜取所聞于魯衞後世之事附會言之究與前文迥不相蒙今反覆此詩詞意旁考經傳史書魯有郊禘始于僖公其事甚明無可疑者史記魯世家惠公卽位于平王三年卒于四十八年既在東遷後矣外紀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處魯為墨翟之學然則惠公以前魯無郊禘況王使角往而公竟止之則平王未允其所請可見也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魯僭郊禘在周道傷于幽厲之後王轍已東與外紀所載無異也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駒對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使魯當開國之初受禮樂之賜于先王子孫世守則與春秋之世諸侯大夫私相僭竊者迥異駒為魯臣祖宗故事豈不知之何得為此言以復其君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今魯人上遡后稷所由生至于文武無非侈陳其盛設郊禘大禮出自前王酬勳之特典寧不極意鋪張而

所述成王之告叔父止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其大啟之宇亦止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左氏傳祝佗語萇弘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其言與詩所敘述相彷而皆不及郊禘則成王無非分之賜甚明也魯自伯禽以下莊公以上誰非周公之孫承祀之君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獨稱莊公之子為之作頌今按春秋由隱桓莊閔至僖公三十年以前共九十三年未嘗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四月為始歷宣成襄定哀以郊書者遂有其九可見魯之郊禘惠公始請之至僖之末年而成之春秋所書合諸詩言猶書保魯其時世情事無不符也昔商、、為高宗特建不遷之廟而作殷武此詩末章與殷武末章正同蓋僖公既行郊禘特建后稷之廟故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非舊有而復修之明矣然則續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不但請頌而并請郊禘今按隱桓莊之世經書王使至魯者歸賵一錫命一求賻一求車一來聘五而魯以如京師書者絕無焉莊元年以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餘載及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卽春秋所書合諸

續序請命之說殆因周公來聘使公子遂隨之如周以請命既得請遂如晉者晉爲盟主不敢不告也昔周公留相王室食采于周者亦公之子孫魯人所爲因周公以請與若然惠公請于平王而未允僖公請于襄王而事成主其事者行父助之請者周公閱奉使者公子遂作廟者奚斯作頌者史克而漢人移平襄之事屬之成康誤矣夫僖公卽能復周公之宇不足解其僭郊禘之非況頌其能復非眞能復也不過飾功以掩罪實則欲益而彌彰古序之有徵而顯志而晦豈不與春秋之書法相表裏哉此詩分章與長發殷武同非有脫句也今正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

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僖公既僭郊禘遂作后稷之廟其臣爲之歸功于能復周公之宇而作此頌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何由作之哉遡自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惟天降之百福使樹藝黍稷重穋稙穉菽麥以徧有下國俾民稼穡故粒食之溥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無此疆爾界奄有下土纘禹治水之緒后稷之功如此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休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爰敦治殷商之旅克咸厥功周之王天下如此我周公

之相成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之開國如此、今則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其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者。春則郊祀皇皇后帝、配以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故帝稷之降福既多。而光前若此。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矣。及其秋而載嘗、先以夏而楅衡、牲有白牡騂剛、酌有犧尊將將、味有毛炰胾羹、器有籩豆大房。樂有萬舞洋洋。由是孝孫有慶以承嘏。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如日不虧。如山不崩、如地不震。如川不騰。其三卿以壽考作朋者。亦受福如岡如陵也。公之舉行郊禘如此。惟其治賦。則公車千乘、備其朱英綠縢。二矛重弓、以之行師。則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率茲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乃以功告至于廟而承嘏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而壽考者相與為用也。俾爾昌而大。俾耆而艾。又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也、公之攘夷輔周如此。故以其山川土田附庸言之。泰山巖巖。乃魯邦所瞻、惟公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魯侯之功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惟魯侯是若也。此由天錫公純嘏、使眉壽保魯。居常與許、盡復周公大啟之宇。故今魯侯燕喜。下有令妻。上有壽母、禮羣臣。則宜大夫庶士。愛百姓。則邦國是有。其

享國既多受祉、又黃髮而生兒齒。於是祀祖配天以行禘祭。采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斲松桷之有舄。建路寢之孔碩。以奉太祖。而新廟遂奕奕壯觀矣、此蓋奚斯承命所作。其制孔曼且碩。萬民瞻之、其心莫不是若也。

閟宮九章○周人禘嚳而祖文王。詳見雝詩。魯人既郊稷配天。遂建后稷之廟。因而禘稷所自出。配以周公。故漢人稱其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此外魯公之廟、猶之文世室。武公之廟。猶之武世室。其不祀文武者。彼固自託于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先公后稷。未嘗追王其號、且啟蟄之郊、與冬至郊天不同。即三望亦止于淮海岱宗。本在魯之封內、曾不思郊禘望祀、皆天子之禮。而魯人僭之。孔子所以屢傷之也。家語。定公問曰。古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報本反始。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于啟蟄之郊、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公曰其言郊何也。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今按公首問何故郊祖配天、故子以本天本祖。配上帝。明天道之理告之、其非諸侯所敢僭明矣。次問郊

之莫同子又告以郊之祭本爲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于啟蟄之郊則又祈穀于上帝是冬至大郊不但魯人所無而天子亦不以祖配矣二者皆天子之禮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又兆邱于南祀稷配天名雖託于降殺禮實僭擬天子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義極嚴正如此公又問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天子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既卜獻命庫門之內將郊天子皮弁以聽報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畢止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

旒凡此皆冬至大郊之禮魯人所無故此詩止言龍旂承祀六轡耳耳乃漢人附會于明堂位之下稱成王賜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而集傳亦節取其略豈不舛乎又按時祭有四而三年祫五年禘之在何時當以王制爲主凡當祫之年天子春禴則犆而不祫夏則先祫後禴秋則先祫後嘗冬則先祫後烝蓋三時各增一祫祭矣禘必兼祫其禮亦倣此諸侯無禘祭而得祫祭故春禴亦犆祭惟夏禴一犆又一祫秋則即以嘗爲祫冬則即以烝爲祫詩言秋而載嘗蓋即嘗祭爲禘祭不純乎天子也但魯以周公爲太祖當祫于其廟祫稷已非而禘嚳則尤非且諸侯五廟魯公

武公安得有不祧之世室春秋書成公五年二月立武宮是前此已入祧廟至是又踵僖公之僭而託于鞌功以立之亦行父爲之主噫魯有郊禘始于惠而成于僖然則宰讓請命于前行父請命于後皆周公之罪人也仲子以手文爲夫人而有三桓季友即以手文爲世卿而專魯政皆妖孽之先見者也案僖公元年公子友獲莒挐賜以汶陽之田及費季孫始此四年冬公孫茲帥師侵陳叔孫始此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孟孫始此是三家以軍功爲世卿皆始于僖詩稱三壽作朋即指三桓蓋僖公首僭郊禘故此詩鋪敘其功而三桓亦以功臣從享於大禘試即魯人之逆祀躋僖及桓僖親盡不毀叅

禰之其情事昭然矣又按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曰禘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三年喪畢乃致新主亦吉祭也閔公二年五月莊公喪未畢而致主故書吉禘于莊公哀姜大故應絕而僖公八年致之于廟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譏其非禮也又禮記于夏祭皆稱禘今按致主必序昭穆以告于太祖之廟諸侯惟夏祭得一犆一祫因大其事而皆名曰禘乃東遷以後之僭稱其實惟天子致主得以禘禮行之諸侯宜致以祫祭而夏祭則必以禴爲正名耳

魯頌四篇○周有天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侯衆矣王室既

卑強大兼并而見于春秋猶百七十餘國今其有詩者王豳之外邶鄘皆爲衛作實計之僅九國耳無風者豈唯宋魯如謂戎蠻不采則秦何加于吳楚弱小不登則陳曹非大于滕薛許蔡滅亡不錄則魏檜猶先于虞虢六蓼且二公皆有功王室而燕無詩二王皆于周爲客而杞無詩胡爲吳楚則云棄之以示貶宋魯則云不陳之以示褒均之無詩而褒貶各異提提憣憣果何所据曷思東遷之後王不巡狩侯不述職而諸國有詩誰實陳之然則詁訓之見本無異于童觀而諸儒信焉惑亦甚矣今觀魯人四詩駉以考牧猶彷彿定中之美衛文有駜泮水閟宫三篇文過飾功直與無衣之美晉武等耳乃魯人不謂之風而侈然謂之頌此魯所以無風也孔子不復削之唯因其實而著之此序詩所以同春秋之法也非天子不議禮魯而有頌則禮樂自諸侯出矣況其所頌者揚詡鋪張造無爲有蓋秦皇漢武之頌功高于堯舜王莽曹操之頌德比于文周其端兆已開于此聖人序詩垂訓將以遏人欲之横流故書法極于嚴謹若夫思無邪孔子引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述之此如爲富不仁雖陽虎之言而不以人廢耳誦者第見其並列周商遂謂聖人必有取焉詩之失愚豈不信歟

詩深卷之二十六

商頌

鄭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集傳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于宋脩其禮物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

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也。商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辨義。鄭譜之謬有三。一曰時有作詩頌之者。是未思商頌乃嗣王祀先之廟樂也。一曰列之以備三頌。是未思魯非王者之後。而僭擬商周。故列之以示譏。非頌必三而後備也。一曰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是未思巡狩以行列侯之慶讓。述職以聽時王之黜陟。設陳其詩。即嫌于貶黜。則曷爲巡所守。述所職乎。集傳不從古序。故云多闕文疑義。今本序求之。文未嘗闕。義無可疑也。夫詩三百。正變備載。既可考有周一代興衰之故。又附以商頌五篇者。夏殷之禮。杞宋無徵。文獻不足故耳。其幸有存焉。附而傳之。好古之志也。左傳季札觀樂之文。於歌頌曰。盛德之所同。竟若詩在孔子之前。魯僖之頌。舊與商周合編。並稱周樂。其僞造無理。灼然易見。而說詩者信之何歟。

那。

古序。祀成湯也。

續序。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集傳。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辨義。此篇當與執競參觀。蓋湯武皆始王之君。大濩大武所以象二王之功德。奏其樂以奉祀。則美盛德告成功。即於樂聲發之。是故形以思成。承祭者之志意所凝也。樂以象成。受祭者之精爽所寄也。奏樂昭假。正以綏我思成。而志氣穆穆於厥聲中矣。然則喤喤將將。如見其降福之穰穰。即綏我思成也。威儀反反。即溫恭有恪也。既醉既飽。即顧予烝嘗也。大抵樂歌篇質。各有感格之精意。與冥漠相質對。中庸曰。質諸鬼神而無疑。此正聖人制祀禮之本。而樂歌即由是以出。蓋詩者志之所之。及其發聲成文。動天地。感鬼神。皆誠之不可揜也。後人事鬼。亦有詩歌。然不過摛文者隨其思力所至。搆譽美之詞。以之詔告几筵。無異於面諛。既雖與鬼神之精氣相召。在主祀者伏聽之。明知其非事實。而精神已散矣。又何能綏我思成乎。又況其心本無愾僾之思者乎。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置。設懸也。言鞉鼓以概其餘。奏鼓。金奏之鼓。起樂也。赫。發氣滿容也。穆穆。深遠之思。非美樂聲也。先民。即指烈祖。故閔馬父以

爲先聖王之傳。恭溫恭朝夕。猶言雍雍在宮。執事有恪。猶言肅肅在廟。此言其恭恪傳自先人。又所以思成之本也。○此祀成湯之樂歌。言猗歟那歟。旣置我鞉鼓。乃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於時湯孫奏樂以感假。其綏我思成者。聽鞉鼓之淵淵。嘒嘒之管聲。旣和且平。依我堂上之磬聲。無非功德所象昭。於赫湯孫。其志氣穆穆於厥聲中矣。由是鏞鼓有斁之交作。萬舞有奕以備陳。我有嘉客觀之。亦不心氣之夷懌矣乎。樂之奏假如此。且我所以思成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平居則溫恭於朝夕。入廟則執事之有恪。我今傳其恭恪以承祀。庶幾顧予烝嘗。喜其爲湯孫之將而歆饗之矣。

那一章○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子孫之祀其先祖亦然。我先人溫恭有恪。我能祇遹厥志。罔敢失墜。則奏假有本。先人顧之。樂其有賢子孫也。如其顚覆厥德。而徒潔茲牲醴。以奉烝嘗。寘漠有知。且不顧而唾曰。非吾孫也。如是則神其餒而惡能祀厥祖哉。此詩其作於太甲之世歟。其在率德改行之後歟。然則非伊尹仲虺之流。孰能爲之。

烈祖

古序。祀中宗也。

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辨說。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

辨義。書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厥享國七十有五年。史稱其有桑穀之祥。懼而脩德。商道復興。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是中宗之德。能感人心。召天和。復興商道。足爲一代不祧之宗。故此詩所以美諸形容者。無一不與其生平之行實相肖。辨說止據詩稱湯孫。卽斷爲祀成湯之詩。然則周人稱文孫者。皆告文王乎。且及爾斯所之指中宗。猶周公之稱若爾三王也。集傳解爲歌者稱主祭之君。或又附會之謂歌工稱主祭者曰爾。代先祖稱之曰湯孫。代主祭者自稱曰我曰予。獨不思登歌祀祖。正賴主祭之精誠。一氣昭格。歌工不過

如讀祝之人耳。設援祝告祖。不爲祭主之自稱。而託諸讀祝者之口。人有不識其妄乎。况方語祭主曰。及爾斯所。卽又代祭主告其祖曰。賚我思成。不愈妄乎。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旣載淸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耉無疆。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湯也。爾。中宗也。斯所。廟也。○此祀中宗之樂歌。言嗟嗟烈祖。旣有秩斯祜。申錫於無疆。今又及爾斯所而世祀之。是故旣

載清酤以獻。如發其清明之氣。賚我以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雖奏假無言。而載其和平之感。時靡有爭心。於斯綏我眉壽。俾黃耇無疆。而申錫亦同于烈祖矣。蓋爾惟盛德感人。故約軧錯衡。八鸞鶬鶬。皆合厥歡心。以假以享也。爾惟盛德格天。故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俾薦厥馨香。來假來饗。降福無疆也。於斯顧予烝嘗。以受湯孫之將。而斯所永配於烈祖矣。

烈祖一章。○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故紹德則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今又及爾斯所矣。若其爽德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噫。萬世之嗣王。其監於茲。

玄鳥

古序。祀高宗也。

集傳。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辨義。集傳不主高宗。固屬說詩之慎。但詩稱武丁孫子。則既在高宗之後矣。又稱武王。其爲高宗無疑也。何則。商人無諡而不諱。太甲。祖乙。武丁。取義十干。猶之其諡耳。武丁之稱武王。猶成湯之稱湯王也。集傳以武王爲湯號。謂其後世亦以自稱。今考成湯別號武王。並無他書可據。長發因載旆而稱武王。猶下武因配命而稱成王之孚耳。若即據之以爲湯號。則周武亦可云別號成王乎。其他玄王扮王。果皆號乎。況一代王者始祖之號。

後世皆得襲之以自稱。求諸商以前未之聞。商以後未之聞。而獨創見於集傳。然歟否歟。如其然也。武丁亦湯之後世。武丁孫子。可以自稱。獨不可稱武丁乎。至于後嗣祀其先王。自稱其武無所不勝。足以服諸侯。奉黍稷。甚非繼志述事。善則歸親之道也。嘗考書稱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讀殷武之奮伐。其氣象與常武等。是高宗值商運中衰。蠻夷背畔。大畧與周宣之承厲相似。宣王中興。其功莫大於復文武之境土。今誦此詩。內固邦畿。即悉此京師也。外域四海。即以綏四國也。景員維河。類於斯干南山之考室。來假祈祈。類於車攻會同之復古。然則高宗之中興。亦莫盛于復前人之境土。是故宅殷土。則遡自玄鳥之生商。有九有。則肇自武湯之正域。於以見其祀祖配天。不失舊物。足爲有殷不祧之宗。其通篇意緒相承。總以頌功爲主。而語無泛設也。祖宗功德。各視其躬所樹立而頌作焉。所以廟焉而人鬼亨也。夫豈泛然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而已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其語渾含。若露中衰之意。非爲人後者祀先之道矣。十乘。蓋以諸侯之長各率其屬者言之。如虞書則十二牧。王制則八伯及二伯之類。○此祀高宗之樂歌。言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卽宅茲殷土之芒芒。及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遂分方以命厥后。而奄有九有矣。嗣是以來。商之先后。皆受命不殆。今則又在武丁孫子焉。武丁孫子之繼統。由武丁之爲王。功德靡所不勝。故茲龍旂十乘。助我大糦是承。惟其中興建極。內則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外則開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來假。來假祈祈。依然正域之舊也。景山周員。維河深廣。依然殷土之固也。由是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豈是不祧之宗哉。

玄鳥一章。○以上三篇。猶周之有清廟。天作。執競。彼以制作之先後爲序。此則循其世次。皆時祭之樂歌也。

長發

古序。大禘也。

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辨義。此詩是禘非祫。詳具雍詩。蘇氏之說。最爲得之。雍詩主言祭祀。而不敘先祖。故以禘太祖書之。此詩歷敘先祖。而不言祭祀。故以大禘書之。序之提綱。皆類此也。又按清廟祀文。止嘆其德之無斁。至于文德之所以聖。則有思齊以紀之。執競祀武。止美其烈之無競。至于繼文繼伐之事實。則有下武有聲以紀之。天作祀先王先公。止陳其追王上祀之由。至于后稷公劉古公季歷之功德。則有生民豳詩皇矣以紀之。他如文王之三。暨篤公劉諸篇。敘述先世者。不一而足也。商頌十二亡七。文固不足。究未聞商人別有雅詩。惟樂歌較詳于敘事。二代之制作。質文異尙。卽此亦可想見。如第指辭之繁簡。而疑商頌反多于周頌。毋乃未探其本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稷稱思文近于堯契稱濬哲近于舜一則屯之經綸育物之仁
也一則蒙之時中成物之智也外大國是疆謂粥成五服外薄
四海咸錫姓建長也有娀卽簡狄若大任摯太姒莘也將
養也帝堯也堯老舜攝之際禹平水土契爲司徒商所由生也
玄王承濬哲言之如舜稱玄德也桓撥勇于自治也受小國大
國司徒掌建國邑因受其政達其敎典也海外解見采芑齊徇
齊也降生也不遲猶曰早歲史稱湯百歲在位三十祀是七十
而後王遲遲躋年也小球大球朝聘之執圭小共大共享禮之
庭實駿厖馬也中葉猶云中身震業指夏臺之囚言之書云肇
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是也○此大禘之樂歌言濬哲之德維商故能長發其祥當洪
水芒芒之世禹敷文命于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其時
有娀女方年高將養帝乃立其子爲司徒以掌敎而生商焉蓋
濬哲之玄王能桓武以自治既爲司徒受小國之政由是達其
敎受大國之政由是達其敎惟其自治者率履不越故其敎人
者遂視其民既感發以應之沿及相土其功烈烈而文敎所布
海外亦有截矣嗣是以來帝命不違傳世至于湯而徇齊蓋湯

降不遲聖敬卽已日躋及昭格遲遲之久惟上帝是祗而不懈
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其始命爲方伯受小球大球之朝聘爲下
國綴旒而係屬之是以荷天之休不競不絿以應事不剛不柔
以接物故能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也受小共大共之享獻爲下
國駿厖而負載之是以荷天之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以安小
不戁不竦以抑强故能百祿是總也及其奉命伐夏以武德之
王而載旆有虔恭之志以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雖夏之
肆虐如苞有三蘖以附之皆莫自遂莫自達而九有之歸商益
整齊而有截於時韋顧既伐遂及昆吾夏桀而天下定矣猶憶
昔在湯之中葉慍于非辜有震且業惟其允也昊天之子故震
業不害又降予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以革夏命此大禘
之禮所由行也

長發七章○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
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
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五帝本紀
其說亦同可見摯堯契稷皆嚳子也孔氏書傳堯年十六以唐
侯升爲天子至在位七十載時年八十六由是推之稷契皆堯
異母弟其年又少于堯當堯老舜攝時命爲司徒后稷其年殆
皆八十上下而簡狄尚在蓋百齡有餘矣詩言方將卽百歲曰
期頤之意鄭氏以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殆聽解而

無據也。

殷武

古序。祀高宗也。

集傳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辨義。集傳極確。但謂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其義尚隱而未發。今按天子七廟。一爲太祖。如商祀契。周祀稷是也。次之則開國之初祖功宗德。如商之成湯太甲。周之文王武王是也。三者皆百世而不遷。此後惟高曾祖父四廟五世服盡。斯以次而遞遷矣。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人之言也。及其後

世。又有中宗高宗。亦以功德世享。然則天子九廟之制。殆起于商之中世。故集傳以爲特爲賦。是故周人監之。以酌中。太祖而外。追王太王王季。及文武二世室。廟祀不遷者。已居其五。繼以高曾祖父二昭二穆。而九廟備矣。諸侯五廟。卽以開國之君爲太祖。若齊魯之祀太公周公。亦百世不祧者。其餘四廟。遞遷亦同于天子。大夫三廟。及其三代而止。士一廟。及其一代而止。故大夫士惟有大宗之室。以合其族。不得各立不遷之廟以奉其先。誠以報本追遠。仁孝之志無窮。而制禮秩祀。其名分各有所止。設王者之廟數可以意增。則典祀各豐于昵。將何所底止乎。或疑必如周制。使後世亦有賢如大戊武丁者。何以待之。曰成康之命德。宣王之中興。不聞別建不遷之廟。爲人後者。繼志述事。屈於所尊也。然三年祫。五年禘。雖視時祭有疏密。而祧廟未嘗闕祀。況諡以尊名。史以紀實。其賢者。後嗣之所誦法。其不賢者。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廟數者。禮之所生。有親親之殺。亦有尊賢之等。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撻伐也。曰撻彼。又曰奮伐。極言其天威震動也。○武丁中興商道。子孫祀以不遷之廟。號曰高宗。此其始祔之樂歌也。言撻彼以殷王之武。奮伐乎荊楚。罙入其阻。由是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洵不愧湯孫之緒也。爰述祖以命之曰。維汝荊楚。特居國之南鄉耳。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況女荊楚。敢不至哉。自荊楚既至。凡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者。咸以歲事來辟。而述所職曰。勿予禍謫。予之土田治而稼

稽匪懈也是故天命降監以畬其德下民有嚴以畏其威惟其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于政事外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內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但見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其身旣壽考且寧而詒謀之遠又以保我後生也故今崇其廟貌陟彼景山採松柏之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其松桷則有梴其旅楹則有閑自是寢成孔安而世享于勿替矣

殷武六章

商頌五篇○合觀商周之頌凡宗廟之升歌必其君有特立之功德與一代之王業相關而足以廟享于百世者然後有之若繼體守成之主雖賢如成康其後嗣奉祀惟器幣羽數循用王者之禮樂以將事不能皆爲作頌也商頌固多亡闕今其存者那祀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皆時祭之升歌大禘之有長發猶周頌之有雝也殷武惟用以升祔故聖人序詩另次于其篇末讀詩者能恪遵序義則辭氣古奥之中意理灼然可睹於以論世而知其人殆庶幾乎

詩深二十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爲古序而以其餘爲續序次列集傳次列辨義於集傳多所攻難而所立異義不能皆有根據